

佛說阿彌陀經要解講記

界詮法師



# 佛說阿彌陀經要解講記

界詮法師二〇〇六年春 講於太姥山平興寺

## 目 錄

一、緣起	一
1、講經的緣起	一
2、淨土思想和淨土經典	二四
3、淨土宗在中國的弘傳	三二
二、正文	八四
佛說阿彌陀經要解	八四
1、序分	二四五
一二通序	二四六

1.2 別序.....	二八二
2、正宗分.....	三〇七
2.1 廣陳彼土依正妙果以啓信.....	三〇九
2.2 特勸眾生應求往生以發願.....	四五〇
2.3 正示行者執持名號以立行.....	四八五
3、流通分.....	五九八
3.1 普勸.....	六〇一
3.2 結勸.....	六二九
三、結說.....	六七五

## 一、緣起

### 1、講經的緣起

各位比丘、比丘尼、居士男、居士女，大家晚上好，阿彌陀佛！今天我們開始一起來學習、研究淨土法門。這淨土法門多少年來也想比較深入細緻地探討一下，今天總算有這麼一個因緣。我們先來討論《阿彌陀經》，這部經曾經講過兩次。第一次講是在八六年，我曾經好像跟大家提過，那一次給我印象很深。從來沒講過課，也沒講過經，我竟然上大座講經去了，有兩三百人聽，聽到後來只剩十幾個人了，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教訓。過去也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以為自己在佛學院讀了兩天書，就能開始講了。講說佛法要契理契機，只是契理不契機那叫「談玄說妙」，不應眾生的機也沒有用。如果應機而不契理，我上一次講了，那簡直是瞎聊天、胡說八道。那一次講既不契理也不契機，他們給我送上去，後來當悅眾的人都跑了，我就自己下來了，搞得灰溜溜的那個樣子，所以說印象很深！

第二次講，是九六年在福州跟居士們約略談了一下，沒有很深入。過去對淨土法門的了解比較簡單一點，我認為《阿彌陀經》有什麼好講的嘛！有人把《阿彌陀經》譯成白話解，我說《阿彌陀經》本身就是白話文，還有什麼白話解呢？看得比較簡單。但我通過這幾年的學習，覺得自己過去很可笑、愚癡、顛倒。

這幾天因為要講，就把有些材料整理一下，搞得很辛苦。我一天寫九個小時，弄得飯都吃不下去，睡覺都捨不得睡。我想如果一張一張發給大家，大家就扔掉了。我專門整理成一個小冊子，也就是《無量壽經》的一些內容。我寫了有五十二頁紙，大概十幾天就把它寫完了，一天要寫四五千字。完了以後呢？昨天想想，今天要講《彌陀要解》了，趕緊把年內寫的一些材料拿出來一看，我說這個材料怎麼可以呢？又重新寫，之前的寫的不要了。昨天和前天，兩天又重寫了。前天寫了十四篇，就是這樣的紙寫了十四篇。這一篇大概有四百多字，寫得我這胸口都發悶吶！我說要死了，馬上要講課了，材料還沒整理出來，拼命趕！

過去寫的東西，我覺得實在是太笑話了，這說明我們人在不斷地進步。我自己覺得是不斷在進步，過去看的東西，現在認為那完全是沒有用的，過去一些材料現在都不想要了，我說這東西怎麼可以跟人家講？通常會有這麼一種想法。所以說我們對佛法的學習真是深入，有不可思議的一種感受、體驗。這幾天就這麼稍微整理了一下，系統一點，是這樣子。

既然跟大家講，我們在座的諸大德都是了不得的一些人才，如果我在這裏胡說八道，那也不好，對吧？平時跟居士聊聊啊、扯扯啊，那是隨便的事情。諸大德，耽誤大家的時間，如果說沒有像樣的東西告訴大家，這是很罪過的事，所以比較害怕。

最近做這個事，大體做出來《彌陀要解》和《無量壽經》，要告訴大家的一些內容，整理了一下。《觀經》

還沒開始。還好大家成就我在後山這麼偷閑，我才有辦法去做。如果說不住在後山，根本就整理不下來，因為打閑又太多了。這個找那個找，根本就弄不出來。我在後山早上三個小時，下午三個小時，晚上三個小時，根本就沒有人去干擾，才有辦法去做這個事。

通過這麼一學呢，淨土法門確實有很深奧的道理。如果說我們不認真深入地了解它，只是認為念佛法門也就是老太婆、老齋公念念而已，那是不夠的。我們會這麼認為呀！我二十多年來一直學教啊、學戒啊，講學、做事、建寺廟，時至今天內心感到有點虛，不實啊！做了這麼多事情，好像跟生死都沒有什麼相干。人命無常，說不定哪一天說走就走了，對吧？最終要有一個歸宿，所以才去研究淨土法門的一些內容。

我們和平興寺十多年來，一直都在研究戒律，今天應該要導歸淨土，也就是我們通常講的「持戒念佛」。因為戒是定、慧的橋梁，是定、慧的保障，也是住持佛法的一個幢相，莊嚴佛法的瓔珞。如果沒有戒律，佛法當然也就顯得不莊嚴，也比較散亂。那就好像航海的航程一樣，我們常常看到，航程中到了一些地方上面會立一個燈塔。為什麼要立燈塔呢？就怕觸礁，觸礁會沉沒。我們學戒也是如是，如果沒有戒，你就會觸礁沉沒，因為你失戒的緣故就會墮落。佛法不莊嚴不說，你自己會墮落，所以需要戒律。戒律就像佛法中的燈塔，是這樣。我們知道方向應該往哪裏走，就不會觸礁了。再說，沒有戒律，佛法的壽命就沒有了，所以毗尼是佛法壽命，這個我們是不能動搖。不是說現在改成念佛，戒律就不學了。誰說

不學了？我們依然在學。但總有一個導向，所以說學戒目的在於修定和修慧。

從外來說，戒律是幢相、瓔珞、燈塔，從我們自己內心的修行呢？要知道說，因戒而生定、生慧，所以定、慧是我們的根本，是目的。戒是方法途徑，通過持戒，然後更好地去修定、修慧。如果沒有定、慧，就不能夠斷除煩惱。因為持戒常常會卡在那兒，很煩惱啊、很焦急啊：「我破戒如何是好啊！」所以必須要有定、慧來引導攝受，這樣才能夠圓滿菩提。

要成就佛道，法門有無量。法門這麼多，要修哪一法？我們這裏說是念佛淨土法門，為什麼一定要講念佛法門呢？不講參禪、修密等等呢？那只能闡述我自己的一些觀點。

第一、時至今日念佛者多。也就是說用念佛法門，才有辦法攝受更多學佛的人。不分道俗，現在都是以念佛為行持的入手，為何呢？末法障緣諸多，修行又很難遇到明眼人在指示，這樣很容易誤入歧途！現在廣大的居士，念佛的非常普遍，非常的多。雖然現在也有少部分居士去持咒，大多的居士是在念佛。如果我們出家人不懂得念佛一些原理，又如何去指導他們呢？我那天不是講嘛，自己不念佛，常常會勸別人念佛，勸居士念佛，念佛的一些道理、原理，心態要如何調整呢？本來念佛是平安無事的，很多人念佛也出狀況了，如何去調整這個事呢？要告訴人們，所以我們要這麼去倡導念佛。

第二、本人出家的環境耳濡目染，它的導向自然是念佛法門。我在這裏的小廟出家，他們都是念佛。我剛剛出家的第二年，唯一看到的註解，講一些道理的，就是《龍舒淨土文》。我看看：哎呀，這個好啊！

念佛可以得度生死，這麼好的事！在內心有這麼一個萌芽的種子。當然了，對於其它的法門，我們是至尊至敬。

我曾經在佛學院讀書的時候，所學的是側重於般若系統，自己好樂三論「性空」思想。因為我這記憶性也不好，記不來那麼多名相，三論只是講「緣起性空」大體的一個思想，不會偏差也就可以了。這樣當然就對禪學的思惟修呢，多少產生一些好樂，平時行持上也以靜坐、離相為好樂。但是靜坐歸靜坐，常常會怎麼樣呢？終究很難深入。坐在那裏，靜是靜了，妄想看也看見了，但是進一步下去又如何呢？不坐依然是雜念紛飛，狂心也難止，所以選擇念佛為行持一個歸向。這是第二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說學的人多，第二個是因為所處的環境。

第三個，就跟我後來到廣化寺去親近圓拙老和尚有一定的影響。圓老正好，一個是親近弘一法師，另一個是親近印光大師，所以他老人家也是提倡「持戒念佛」。我在他身邊七年，無論是他的為人風範，還是處事的態度，寺廟的風格等等，都受到很大的影響。我們的所作所為遠不及他老人家的一點一滴了，但是多少在內心當中受到一些影響，所以說對戒律和淨土就有一個好樂，在他老人家的影響下有一點兒好樂。

我常常看見有這麼一句話，在《大集經》裏面說：「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度生死，唯依念佛法門，得度生死。」那也就是說其它的法門不是說不能夠得度生死，就是比較難，要上根利器才可以。難道說

淨土法門就是下根的嗎？它是三根普被，三根都攝，下根也攝，上根也攝，是這樣一個情形。乃至像我這下根人也能夠契入，得度生死才有一線希望。

那麼今天與大眾一起來研究學習呢，我們要真正地去做，要真修實學，也就是真修實行，這樣才可以。如果是有益於淨土念佛法門者，我建議大家，每天至少要念一萬聲佛號。一萬聲佛號不是太久，越多越好。這樣久而久之呢，才能夠有念佛的一個種子，臨終才會有所把握。往後可能還會有一個不定期的加行作法，就是說在短期的幾天當中呢，要常住的配合和護持，就是拼命地念，或者念上一百萬聲佛號。為什麼趕這個數字呢？你不念，你不知道念佛的奧秘所在。念有什麼好處，不念有什麼壞處，這麼加行乃至念十萬聲。大家一天念十萬聲，能不能扛得下來啊？在有可能的情況下，到時間我們會試試看。當然如果說對淨土法門只是聽聽，我也不反對，不做勉強，只是旁聽，那就隨緣。

從學習的角度，從我們的教理，我們所要講的淨土法門這些內容呢，肯定會偏讚念佛法門。像《地藏經》一樣，你講《地藏經》的時候，它會偏讚地藏王菩薩。然後你講《文殊般若經》，它會偏讚文殊菩薩。你講《普賢行願品》，會偏讚普賢菩薩。肯定會是這樣，講淨土法門肯定會偏讚淨土法門。大家也不要覺得驚奇，你這麼一說，那其它法門都不好。誰說不好？都好！但是淨土法門本身它蘊含了很多，譬如說像《華嚴》奧妙的道理都在裏面。

那從粗淺的文字上看，你說《淨土三經》怎麼會有《華嚴》的一些妙理所在呢？《華嚴》所說的，

聲聞都不了解啊，只有法身大士才能夠了解這些事情。《三經》誰都懂得這個義理呀，我們淺人當作淺法看，平常，其實它裏面包含了很多奇特的奧妙所在。

《華嚴》談到「十玄門」，淨土經論裏面也能夠體現出來。怎麼體現出來啊？《無量壽經》和《觀無量壽經》，它說到諸樹、寶樹以及道場樹，一個樹當中可以顯現十方無量無邊的諸佛剎。你要見十方無量無邊的諸佛剎，在那個樹上你就能看見了，是這麼一個道理。乃至一食頃，吃一頓飯的時間，就可以遍歷十方佛剎。然後一朵蓮花當中，它開出無數葉的蓮花，每一葉當中又化出無數佛，佛當中又放無數的光，這說明什麼？就是《華嚴》的道理，廣狹自在無礙，一多相即，大小相融，以及事事無礙的法界道理。一棵樹是一，顯出眾多的佛剎在裏面。「一多相即」就是說在一個地方，它就體現出無數的諸佛剎在那兒，很短的時間可以遊歷十方諸佛剎。因為你得到諸佛的本懷，所以都一樣，很短的時間它就可以變很長——就是《華嚴》所講的，以一念為無量劫、無量劫為一念。所以說這就蘊含着《華嚴》的道理。

再者，我們看《阿彌陀經》裏面所講的種種莊嚴，也就是正報、依報種種莊嚴。《華嚴》所講的種種莊嚴無盡，十方佛剎的種種體現，這是我們所體會到的一切眾生心。這一個心當中，《觀經》裏講說「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我們這心一轉過來即同如來，與如來所具的萬德是一樣的。《華嚴》所講的是地上法身大士，他能夠體會到諸佛所具足無量的德。在淨土法門當中具足無量德，也體現在正報、依報的

莊嚴上。那我們這一念心轉過來跟佛一樣，你就能夠跟彌陀一樣，等同法身大士。那麼怎麼樣呢？永不退轉！極樂世界所有的正報、依報莊嚴，你也能夠感受啊！那心就轉過來了，跟法身大士的境界完全就相同了。所以這樣跟《華嚴》是一樣的，「事事無礙」。

像後期的很多大德，註解上都引《華嚴》的一些道理，尤其是《彌陀疏鈔》，蓮池大師引用很多《華嚴》的道理。因為相攝，從理性來講是完全相同的。你仔細去看，真是如是！那麼淨土當中有跟《法華》相應的嗎？有沒有《法華》的道理啊？所以你不讀《華嚴》，不知佛法之富貴；你不讀《法華》，就不知道成佛的道理。這兩部經是最無上的！《法華經》本身說，諸經當中《法華》為第一。我們現在也有人弘揚說《無量壽經》是第一。《無量壽經》沒有講，在經文本身沒有講說我這部經是第一，可是《法華》有講是第一，因為它講成佛嘛。淨土法門現在也會歸到《法華》這個道理上來，也就說與《華嚴》和《法華》是相通的。

淨土念佛是三根普被。上根的人，文殊、普賢、觀音、勢至，他們都發願往生。觀音、勢至已經在極樂世界了，普賢十大願王也導歸極樂。在《文殊般若經》裏面，也發願到極樂世界去，所以說這是善根！同樣導歸極樂，下根的呢？下至五逆十惡，愚夫愚婦，無不依念佛而得度生死。《觀經》裏面講地獄現前了，臨終有善知識在那開導你，你念佛念十聲，相續不斷，就能夠往生，所以說上根和下根它是這麼普攝的。

淨土法門是以「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為其宗旨。發心是基礎，執持名號是行持的根本。發心是基

礎，所以說淨土法門要發大心才可以的。這樣所謂發菩提心，以執持名號爲方法，即能夠頓入不退轉。所謂「不退轉」，經裏面講說「阿鞞跋致」，這一生你就能夠進入阿鞞跋致不退轉。一生一句名號，持下去就能夠達到不退轉，不假方便，入一佛乘。

正如《無量壽經》裏面所講的：「如來以無盡大悲，矜哀三界，所以出興於世，光闡道教。欲拯濟群萌，惠以真實之利。」給眾生真實的利益是什麼呢？成佛呀！那跟《法華》所講的「佛以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完全相同。所以《無量壽經》裏面講說，佛以無盡大悲出現於世，他是爲什麼呢？哀憐三界的眾生，所以要救度這些眾生。給眾生最好、最實惠的東西，那就要成佛呀！《法華》說有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爲什麼呢？開示眾生，悟入佛之知見。有佛的知見，才能夠見性成佛呀。那麼這裏所講的真實之利，這不是小利益，給點米吃啊，給床被蓋啊，不是這樣的，真正真實的利益是解脫生死。這麼一來，這兩部經是一致的，不相違背。不是說淨土法門有意去跟這兩部經高攀、搭訕，不是這樣，它義理真是如是！

至於《法華》，有講「開權顯實，會三歸一」，「唯一佛乘」的宗旨。淨土經論當中有沒有呢？彌陀的悲心本願，他普攝一切眾生。只要至心信樂欲生彼國，十念、一念即得往生。佛說你只要至誠地念，即得往生。生即不退，就能夠證悟無生，永補佛處，一生補處。「永補佛處」，即是令一切眾生成佛，這不是相通嗎？所謂「開權顯實」，就是說過去三乘教那是方便，現在《法華》講的一佛乘是真實。那麼淨土經論當中說，你只要念這一念佛號，你就能夠成佛。得不退轉，就是告訴你最方便、最捷徑。是

這樣讓你一生就能夠成佛，這就是相同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我這麼一說，修禪的、修密的呢，乃至學其它教的人又如何來理解呢？淨土宗的祖師有一位永明延壽禪師，他一天要做一百零八件佛事。他持咒、看經、禮懺、念佛，很忙啊，然後他叫「萬善同歸」。他說你修一切法門，用心回向都一樣，所以成爲一代祖師。無論是修禪、修密，對於念佛法門應該不生障礙，你照樣持咒，照樣參禪。

爲什麼呢？禪是佛心，參禪是觀心，觀心的修法，它叫「思惟修」。思惟什麼？思惟此心念，明心就是見性。禪堂裏面常常講說要明心見性，見性則能成佛。參禪是力求開悟，開悟是什麼？在教理上說叫「見道」。見道完了，修道、成道，是這樣的。你不見道，你不知道啊。意思說像我們修行要找一個方法，找門路。門沒找着，怎麼進入啊？所以必須要找到那個門。譬如我們進法堂，一定要知道那門在那兒。你想進來，要知道有一個門進入，你不知道門乃至旁邊的方便門，門都沒找着，你說怎麼辦呢？所以說他要開悟，開悟然後知道怎麼修。

見性了他有信心，念佛即是念心！念佛也是念心，佛非心外的佛。你不要理解這個佛是心外的，我們要會歸自性彌陀啊。心非佛外的心，心、佛要把它相連起來，也就是所謂「是心是佛」。我們這一念心就是佛，具足了佛性，我們要去開發這個佛性，「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一念心不離當下自性，也不離當下自心。先見心，然後才能見性。我們先念心才能夠明性，最後才能談得上自性彌陀。

你心都抓不住，怎麼去見自性彌陀呢？就難了，所以念佛要從事持達理持。蕩益大師一再強調這個事情，我們往後學《彌陀要解》裏面，就告訴我們這個道理。什麼叫從事持達理持？我說一天持一萬聲，持十萬聲，那是事持。你事都不去做，你說：「哎呀！自性彌陀，我念它幹嘛？自性彌陀就對了！」你怎麼去顯發自性彌陀？自性彌陀，就是一切眾生皆具佛性，都是佛，那你為什麼沒有佛的無方大用呢？十力、四無所畏之功德沒有啊，沒有開發出來，沒有顯發出來。你總是要修行去顯發這個自性、自心，所以要通過念佛。念，要達到一定的程度，所以說我們現在真修實幹的人太少了！

我出家這麼久了，快三十年了。要真正找到一個像徹悟大師講的，真為生死發菩提心的人，實在是太少了，都是晃晃悠悠地修。到目前為止，一些老和尚，我看看都是懂些道理而已。一些學教理的老法師們，道理他懂得不少，真正去修他又放不下。我所見到的也就是楮樓的青蘆老和尚，他算是真修實幹的人。我八幾年就認識他了，第一次見到他是八四年，他跟我講的話非常的誠懇。他很小就出家，十幾歲就出家了，沒懂得很多文化，舊社會也沒讀什麼書，然後自己去修行。他拜了個師父是趕經懺的，很年輕，三十幾歲就死了。後來人家告訴他不要趕經懺，趕經懺會短命的，他就好好地修行，就念佛。他跟我講說：「你出家如果不修行，你就白出家了！」他說：「你一定要好好地修行，才不會枉費你出家！」他講得很誠懇，神情體態告訴你，他是真心的流露。後來接觸幾次，他懂得很多教理，我覺得很奇怪，這老和尚沒學過教理，怎麼會懂得很多教理呢？他懂得很多普賢的法門，就是《行願品》裏面講的一些道理。

他不識字，可是他懂得很多道理呀，他就是自己內心所修的。後來到九幾年了，他告訴我說，因為他有種種因緣，要回到家鄉去修復一個小廟。

他曾經住過終南山，跟白光法師兩個人，一人一邊。這兩個人後來我去打聽了一下，他們都認識。他們平時很少來往，有一年乾旱沒有水，恰恰兩個人同時找水，從兩座山找到一個地方來了，這樣子就見面了。但是他們住山的，生活十分艱辛，那個修行方法對我們來說，實在是很大的一個勉策。白光法師告訴我說，他住山有十幾年，住在山上生活非常的艱苦，後來都沒鞋穿！冬天冰天雪地，終南山很冷啊，冰天雪地他赤着腳，那個腳踩下去就裂了，雪裏面都有一個個血印。他說下了幾場雪以後，大概快要過年了，山上挖一些草藥背到長安去賣，賣了以後就換一兩斤油，差不多一斤油吧，然後一兩斤鹽，他就要過一年的生活。過年了，他就買一點白麵回去，糊弄糊弄算過年了。他平時吃什麼？吃洋芋。洋芋是什麼知道吧？土豆。他告訴我吃洋芋、吃苞穀，苞穀就是玉米，平時都吃這些東西。他說煮菜用的油不能倒着用的，他用什麼呢？用草，拿一根草棍插在油瓶裏面，然後就鍋裏面點兩點。一斤油要吃一年，你想想看！只能這樣點兩點，然後弄一點鹽，吃一吃而已，非常艱苦。他說乃至飛一隻鳥來，他覺得很親切。是這樣，住山是非常艱苦的生活。

青萱老和尚他也是這樣，過着艱苦的生活，後來文革被趕下山。回到家鄉以後，才知道他母親往生。這樣，他回來在他母親的墳上哭了三天三夜，也就是說我道業未成，母親往生都沒回來送往生，他心裏

很難受。後來就在家裏當樵夫，一邊砍柴，然後每天晚上念佛、放蒙山，回報他母親的恩德。這樣持續了十幾年！

後來八幾年才到瑞雲寺，我碰到他。然後九幾年，我忘了哪一年，他跟我講說：「我過去念佛，能夠做到怎麼樣呢，晚上睡覺我還很清楚知道在念佛，睡夢都能夠念佛，然後平時日常念佛那不用講了。」他說：「我這兩年晚上不會念佛了，就是睡覺不會念佛，沒有感覺我在念佛了。」他說這功德沒有了。我就勸他說：「你趕緊吶！不要去搞這修建的事情，你趕緊念佛呀！」後來他就去閉生死關，閉了九年。我們那年還去了，就是非典那一年去的。他提前大概十多天就預知時至，他沒告訴人家我預知時至怎麼樣，把所有吃的東西，人家送的一些東西拿出來。他九年跟護關的人只講過一次話，說我肥皂和手紙沒了，只是這麼講一次，平時都沒有講話的。那一天跟他把小窗戶打開，在那等，等護關人來，他說：「我不吃這些東西了。」護關的人說：「你怎麼不吃，留着慢慢吃唄！」他說：「我以後再也不吃了。」護關的人也不知道，沒去理會什麼意思。

後來過了幾天，最後一天他就打聽常住的一些事情，然後自己把關門打開了。因為關門外面有鎖，裏面也有鎖，他自己開開了，叫外面的人也把它開開。然後叫護關的人和兩個居士，管廟裏財務的居士一起進去，到他房間去。那麼講了一兩個小時的話，然後念念佛，後來就這樣念佛往生的。他告訴人家說：「我念佛往生以後八個小時之內不要通知別人，八個小時以後才能告訴其他人知道。」護關的人也死腦

筋，他就沒有告訴，連廟裏的人都沒告訴。下午兩點往生，一直到晚上晚課做完。他晚課是吃完晚飯才做，做完了念一支香佛，這樣才告訴說老和尚往生了，廟裏人才知道。是這樣一個情形。

第二天晚上已經很晚，十點多了我們才知道，打電話說老和尚往生了。我們早晨一早就去了，真正是我這一生當中遇到一個真修實幹的。他往生表現也是非常好，所以說一個人真正能夠念佛往生啊！你修行要有所成就的話，給人家增上多少的信心！你不要怕說我度眾生度得少了。他沒有給人家授皈依，弟子都沒有的。那天去了很多人，因為非典，福鼎路口所有的公安都出動了，不讓進去，把通往那個村莊的公交車都給停了。然後人們都走路去，夜間趕路。四月份我們已經開始安居了。所以說他以德去感人，使人增加信心。你真實地去念佛呢，就能夠有這麼一個效果。

所以說真正實修的人太少，要有真正實幹的人啊！現在在家居士，你別看他愚夫、愚婦、老太太，他們真正往生的時候表現得很不錯，有些真正預知時至。我們出家人為什麼少呢？沒有老實地修，我們又接受信施，這裏面有一定的原因所在。懂了一些佛法，反而會世智辯聰，覺得自己懂了很多道理，沒有死心塌地去修行。我們要真心地去修啊！要從事到理，你自然而然的從事就能夠達到理。這樣事理圓融，都會歸於自性了，念歸於心。心明則性顯，十念、一念都能夠往生不退，一生補處。所以說念佛與參禪不相違背，這兩者都是修心地的事情。

那麼持咒修密呢？「密」，是什麼呢？密咒是佛菩薩從禪定當中所發之秘密言句，禪定當中發的一

種信號，有不測之神驗。「咒」又稱為總持，又叫陀羅尼，「持善不失，持惡不生」，有這麼一個效果。持咒的目的要在於三密相應。現在持咒的修法，有些也是方便度化，叫你持多少萬、多少萬。現在人們不管相應不相應，滿這個數而已，本來要三密相應才能夠消除業障。就像念佛一樣，本來要念心的，要理持才能夠見性。必須要從事持才能夠達理持，一下子理持確實很難。後面我們會跟大家介紹，慧遠大師他就是理持，他不是像現在執持名號這樣來的。那麼念咒本身也是這樣，現在只是方便起見，只是告訴大家數量。本身要三密相應才能夠消除業障，以顯性來成佛，他要即身成佛呀。彌陀名號，若聞、若念也是滅無量罪，這也是一樣的。阿彌陀佛的名號也就是無上的妙咒，執持名號即得可以往生極樂世界，花開見佛，悟無生忍，這跟密咒所講的也不相違背。

至於其它宗派的修法，他們也不相違背，有許多共同之處。《觀經》就是《觀無量壽經》，修十六觀法，而其它宗尤其講修觀。十六觀中，前十三觀叫「定善」，後面三觀叫「散善」，後面我們也會跟大家介紹的。我們一個一個來，首先唯識。唯識是修唯識觀，講的是萬法唯心、萬法唯識。通過修唯識觀，會歸於心，轉識成智，這是他的目的。轉識成智是什麼？轉凡成聖，成佛嘛。念佛也是要消除煩惱，去除妄念，達到成佛啊，所以不相違背。

三論所講的是諸法緣起，性空無體，會歸於諸法實相、諸法的體性。《往生論》裏面有一句話：一句歸一法句，一法句歸清淨句。清淨句者，諸法實相。所以說你能夠消除妄念，最後歸於一念清淨，那

就是諸法實相的理體。究竟也是一樣的。

天台是講的空、假、中三觀，即假、即空、即中，一念心當中具足三觀。那麼始末的修法它歸於止觀，修的次第還是歸於止觀。天台大師以及後來的一些大德，如幽溪大師、知禮大師、蕩益大師這些，無不歸於念佛法門。天台智者大師本身，你們那一張紙裏面就有他的註解，《阿彌陀經義記》有沒有，對吧？智者說、灌頂記都有，乃至明大佑述、幽溪鈔的那個《圓中鈔》，這都是學天台教的人對淨土法門的倡導，後面我們還會跟大家介紹。

再看華嚴，我們上面講了華嚴「十玄門」的道理，跟彌陀的經典都是互相切入的。華嚴是修法界觀，十玄門、理事無礙。淨土宗很多事相上，我們去看就了解了，「光中化佛無數億」那就是華嚴的道理，是相入的，只是沒人去這麼提它而已。

律是共修，不用講的，三學之一，哪一宗、哪一派都少不了律。律本身也沒有律宗的，一切法門的共學，因為以戒為首。其它修定、修慧都是相同的。

所以淨土宗與八宗不相違背，可謂方便有多門，歸源怎麼樣？一條路！是一樣的。到根本上是一樣，但是方便、方法有種種。去北京坐火車也可以，坐飛機也可以，坐汽車也可以，自行車也可以，三輪車也可以，走路也行啊。都能夠到達那個地方，但是方法不一樣。看你怎麼快，坐飛機快那要有錢，對不對？坐宇宙飛船更快呀，那沒辦法坐，太快了，福建到北京怎麼去坐啊，對不對？再往後我們就有機會

上太空遊去了，如果我們修行修成功了，比那個更快，比宇宙飛船更快。《阿彌陀經》裏面說「一時頃」，早晨吃飯那個時間，他們去了多少地方！十方國土他們都去供養了。然後「飯食經行」，吃飯那個時間他們又回來了。你說哪個地方沒玩過，哪個地方沒去過，我告訴你，到極樂世界成佛，你哪都可以去。你想去哪就去哪，暢遊十方諸佛國！那好自在，又不要花車旅費，又不要考慮住宿的問題，這些問題都不要去擔心，修成功了樣樣都有，多好的事！所以完全是一樣的，只是方法上不一樣而已。

淨土法門特別強調信、願、行，由信而起願，由願而導行。難道說其它法門就不講究信、願、行嗎？其它法門沒有有淨土法門這麼強調。因為你沒有信，很難去念佛，太枯燥了！念着念着，覺得這是老太太的事情，通常是這麼想的。也就是說如果不信，又如何有願心去行持呢？信自心是佛，就像參禪要相信自己是一樣，你要看到自己，見性成佛。你不相信自心是佛，怎麼去參禪？肯定要信吶！信心要有願，所謂的願是什麼？起疑情。我們要見到這個性，然後拚命的用功，別的什麼都不想，把疑團生起來。

密咒要不要信呢？你沒有信，這咒怎麼會有利呢？肯定要相信上師，他相信上師等同於佛，就先要稽首皈依上師，然後才皈依三寶。沒有上師我沒辦法了解到佛法呀，所以說他信上師，對上師不能有一點點的懷疑，你要懷疑就很難產生效果。

我們顯教，漢傳的佛教對師長評足論頭的，哪個怎麼樣啊，如何這般吶。在藏傳佛教是不允許的。你依止哪個上師，不能講上師的過失。你要講上師的過失，就不能得到效果。你要絕對相信，全身心依

投於他，所以叫身、口、意三業供養。所謂三業供養，你不是說着玩的。身、口、意三業，就是我這個身體都屬於你上師的了，上師要你幹嘛就幹嘛！跟密勒日巴尊者一樣，我身、口、意供養上師，上師說好啊，如此這般，我要建廟你建去吧。建完了，不行，拆掉，那邊建，那邊建……你是屬於我的，我就要這麼去指使你。所以這話不能隨便講，「我三業供養你」，沒兩句話就惱火了，跟上師吵架了，那麼可以？你要絕對相信才可以。信密咒有不可思議的神力，所以她才持。所謂密，你要相信這個密意才可以。

信唯識可以轉識成智，要知道相信有妄，相信有大圓鏡智可以轉。你不相信，你怎麼修唯識觀？三論講修空觀，要信萬法緣起性空。你不相信萬法緣起性空，你怎麼修空觀？你要確確實實相信！然後天台是百界千如、十法成乘、一心三觀。如果沒有信，你如何去修這個止觀？一心三觀如何去修，對不對？然後如果不信法界緣起、事事無礙，又怎樣去修法界觀呢？肯定要信吶！所以信是佛法的通途，而不是淨土法門獨有的，但是講這一宗特別強調這個信，你要信才可以！

《阿彌陀經》裏面說「當信受我語，及諸佛所說」，你要相信。「若有信者」，怎麼樣？《阿彌陀經》裏面說「若有信者，應當發願」，你有信你應該發願往生。短短的《阿彌陀經》，有四次在勸人家應該往生。「若有聞說」，乃至後面勸「應當發願往生」，有這樣，所以說信是進入佛法的根本！《大智度論》說：「信爲能入，智爲能度」。《華嚴》也講：「信爲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沒有信怎麼入啊？

我們今天在座的如果沒有信，沒有信仰佛法，很難在這兒。門口外面住的人，他多少有一念心聽聽也好，對吧？他有信。如果完全沒有信，他很難進入佛法。所以願和行各有差異，信是一樣，都信這個。

願和行有什麼差異呢？針對法門的不同，所發的願自然就不同了。願不同，導致行也不同。十方諸佛，所願所行都不同，也就是說他因地所發的願不一樣，願不一樣，行就不一樣，而導致的果也自然就不同了。十方國土合在一個國土多好呢？因為願不同，所行的就不同，國土的莊嚴、行事也不一樣。有阿閼佛的世界、有藥師佛東方琉璃世界、極樂世界，這不一樣，成就眾生的方法也不同。因為什麼？願不同。這我們要了解，所以學一切法門的心態，我們學習念佛法門的心態，要把它弄平了。你說那我持咒怎麼辦呢？你這淨土法門這麼好，七說八說我動搖了，怎麼辦？又沒有害你，對不對？沒勸你退道心，勸你成佛啊，對吧？你持咒的目的是成佛，你參禪的目的想成佛，那麼念佛也告訴你成佛啊。一念往生，即得不退轉，哪有不好啊？

再來說我們這個世間的痛苦，極樂世界的快樂。所以我們在此之前先講《地藏經》，作爲一個比較。我們爲什麼要有淨土，十方諸佛爲什麼要有淨土？《無量壽經》講佛矜哀三界所以出現於世，來救度這些群萌。眾生在三界當中苦啊！三界如火宅，生死有長遠，六道有痛苦，所以佛發願以淨土來攝受眾生。淨土到底有哪些殊勝？我們後面要學的，這個世間的痛苦，三途的痛苦，在《地藏經》一一顯明了，有如此的痛苦啊！

正因為這個世間有諸苦而沒有快樂，這個快樂是短暫的，那麼極樂世界「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是這麼一個比較。那裏用現在話說，就是環境優美淨化，也就是它的依報莊嚴。生活淨化什麼？不要爲了衣食去忙碌。彌陀四十八願裏面就有，爲了衣食這個問題，他給你考慮好了，你思食得食，思衣得衣。那麼到極樂世界怎麼還想吃穿呢？是針對我們這個世間的人，怕覺得說到極樂世界我到哪裏買布去呀，我哪買衣服去呢？他說你不要擔心，你想穿就有，因爲他以法服著身。就像《法華經》裏面講的，如來以什麼爲衣？忍辱啊，柔軟心爲衣呀。你到那裏去，自然這就是衣了。你有慈悲心，你想吃，他有無上的法悅。我們吃飯每天都念「禪悅爲食，法喜充滿」，最好能夠禪悅。到那裏自然就有得吃了，告訴你，想吃就有得吃。最好的那個碗啊、鉢器呀，就現在你的面前，然後最好的飲食就裝滿了。你想吃，你就吃唄。不像我們吃得苦苦惱惱：哎喲，這個又不合口，那個不合口。他根據你的需要，北方人，他就來北方的小米粥；南方人，大米稀飯就來了。樣樣都有，你想吃什麼，四川人、湖南人、江西人，就來辣的。沒那麼麻煩，弄調料，行堂端過來端過去。一切都是自然的，所以說生活清淨。不像我們一天到晚奔忙！「人爲財死，鳥爲食亡」，我們爲了賺錢搞這個搞那個。那你就不要去擔心這些事情了，所以說經濟也淨化了，人情、身心都淨化了。

「諸上善人，聚會一處」，沒有壞人住在一起。你不要每天關門，又怕這個、怕那個。我住在後山，那老鼠來了，有時候想想：嗯，是不是來人！擔心害怕，因爲這世間惡，有惡人嘛，有劫賊啊。那個地方，

諸上善人都是修行人，因為在這個地方修的程度不一樣，到那裏去都是善人在一起，不會危害，不會互相嫉妒，障礙，麻煩……我們這個世間的有錢人，沒錢的人會嫉妒，甚至比更有錢的人他也会嫉妒。你買個好車，他想盡辦法把輪胎的氣給你放了，旁邊給你刮一道痕。你有好車，刮一道痕讓你難受，很多城市裏面就有發現這樣的事情。為什麼？他看好車，他心裏難受，他嫉妒。看你有錢，他難受。如果你沒錢，他看不起、瞧不起你；有錢，他嫉妒你。你說這多麻煩！有錢歡喜，還不好嗎？不行，他嫉妒你，希望你破產。誰家裏死了怎麼樣，得個什麼怪病，他就高興。這世間人不是善人吶！到那裏去沒有這些事情，不會恐怖。

你看現在社會有很多恐怖主義者，動不動哪個地方就給你爆炸，九一一、七一一，什麼這樣那樣子，是不是？那裏沒有，身心淨化，沒有怪病。去年是雞年，今年是狗年，通常說雞犬不寧、雞飛狗跳，是不是？不得安寧。不過學佛人也不要丟心這些了。人家說那禽流感完了，會不會狂犬病？難說！你東養西養，養那些怪狗，現在狗很多不要了，那野狗多得要命！現在人家狗也不敢吃，過去有人吃，現在沒人吃了。哪個城市那狗都泛濫成災，到處拉屎，它拼命繁殖，沒人管它。說不定那個狗就得了狂犬病，咬一下就咬死人，所以說我們世間就有種種病痛。現在怪病多得不得了啊，有的名字都說不來，那些怪病又出現了。到那裏去沒有啊！心也健康，身也健康，問題是這樣，所以我們要去那裏。如果那裏一點都不好，跟世間一樣，我們去幹嘛呢？對不對？

爲什麼要修淨土呢？因爲黑暗需要光明。我們世間黑暗，黑暗有兩個意思。晚上看不見也是黑暗，世間的汙染、雜染煩惱這也是黑暗。這個地方有種種苦難，苦難要得到安慰！

戰爭需要和平！戰爭始終沒有停啊，西方國家跟中東一些國家始終過不去，一個是基督文明，一個是穆斯林文明。現在很多衝突，基督徒多得很。基督徒多呢，那個穆斯林也多，很多國家全民都是信伊斯蘭教的，每年朝聖常常會發生踩踏事件。天主教、基督教，這個世界的幾大宗教，他們排名第一，信徒最多。第二是回教，第三是印度教，第四才是佛教，佛教徒少啊！從整個世界來看是少，我們看佛教徒不少，但是他們（其他宗教）發展快得不得了，拼命地在傳播。

佛教比較保守，不願意去傳播，不願意去講法，信徒就少。很多居士林，一些寺廟，很少有法師到那裏去開示，信仰的人就少了，沒有人去講法，這就很困難。本身信教的態度就不太一樣。每個教都想統領天下，積極性很高，那麼你必須要全民都信才可以統領天下。佛教徒說你愛信不信，我才懶得去做政治的這個事情。釋迦牟尼佛本身是太子，他太子都不當了，國王都不當，捨俗出家了，他還哪裏管這些事情？所以說這態度不一樣，佛教徒很少跟人家去打仗、打架，其它宗教衝突常常有。因爲這樣始終沒有安寧，所以說這個世間沒有和平。

現在伊朗說是有什麼核武器，美、英目標要對準伊朗了，準備用武力去降伏它。然後伊朗全民皆兵，進入戒備，準備迎戰，就這麼用武力解決。他們先進的國家打仗賺錢，倒黴的國家一打仗就完蛋。你看

印度經常喜歡跟人家打仗，一打就窮得一塌糊塗，但還願意打仗。就這樣，充滿戰爭，所以希望和平，這個世間就是這樣。到極樂世界去你根本就聽不到什麼打仗，這個名稱都沒有，對吧？惡名沒有，聽不到惡名。

動蕩需要安穩！我們始終動蕩，怕人民幣貶值、油價上升，現在煤氣一罐多少錢？一百多塊錢，小煤氣罐呐！這是多麼動蕩的事情，不安呐！汽油價格拼命地上漲，那老百姓窮的人怎麼辦？像城市裏面怎麼過日子啊？那燃氣也是問題啊，城市斷水、斷電、再斷氣。人斷氣了肯定完蛋，現在燃氣要真「斷氣」也完蛋了，沒辦法過日子。鄉下人還好，實在不行，撿點兒柴火燒燒還能過日子。城市裏水、電、氣一斷，你就完蛋了，癱瘓了。這就是一些動蕩。

貧窮需要富足！我們這地方貧富差距很大，窮人多就會劫賊四起，種種搶劫就會產生。到那裏去沒有這些問題，所以說富足。

我們生命短暫，所以要永恆！因為短暫，想修行的時候他就死了。你要想好好地享受這個世間，我們世俗人從小努力開始讀書、創業、成立家庭，等你要享受的時候，死亡的警鐘敲響了，沒辦法永恆。到那裏去壽命無量劫。

我們這世間煩惱需要解脫！怎麼斷煩惱呢？修行又很難。生死需要得救！我們生死、輪回，多痛苦啊，到那裏去就能夠得救了。無知所以要度化！我們什麼都不懂，知的非常有限。到那裏去，具足智慧，

有六神通，一切都知道。

淨土，它總的特點是和平、永恆、清淨、快樂。正因為如是，所以我等要念佛修淨土法門。

## 2、淨土思想和淨土經典

那麼下面跟大家介紹淨土的種類到底有多少，怎麼會有這個淨土呢？諸佛淨土都是不同，那都是因為佛的本願不同，淨土也就是佛本願的結果。由於菩薩在因地修行時期所發的廣大弘願，將來成佛的時候，他就成了果德的莊嚴，所以這個願又叫「本願」。本願所成就的淨土，他是願力功德所成，而不像我們這個世界，一磚一瓦去建設起來，它是功德所成。

很多人說大家都去西方極樂世界，往哪呆啊，住在哪呢？買菜怎麼辦？怎麼上廁所？擔心這些問題，這是世間人的知見，所以說我們要有佛的知見，你就不會擔心這些問題了。無極之身，哪裏還有這麼多麻煩呢？哪裏還要洗澡，用不着這些了，他徹底解脫了，沒有這些事情。解脫什麼？解脫世間的種種困惑、困累，這些沒有了，所以才叫淨土。沒有這些事情，那是功德所成就，你不要怕沒地方呆。我們這個世間是什麼呢？業力所感，眾生造業所感得的國土是這樣子。我們建個窩，想盡辦法建啊、挑啊、弄啊，才有得住。那裏是功德成就，你怕大家都去沒地方住，你這擔心完全是不懂得道理了。

往生到那裏的人到底有多少呢？算不出來。佛告訴我們到底有多少，「非是算術所能知之」，不是算術所能夠知道的。《阿彌陀經》不是跟我們這麼講的嗎，沒有辦法去知道是多少。不光是說我們這裏

有人往生，十方國土都有人念佛往生到極樂世界去。極樂世界是功德所成，所以有很多人！而不是說受到局限，沒地方坐、沒地方呆。你放心好了，那是功德所成。換句話說，大家都下地獄，地獄沒地方呆怎麼辦？唯心所成啊。告訴你，你業有多大，每一個人都見那麼大的床，在那床上受罪，大家看到都那樣。唯心所現，唯識所見，淨土法門亦復如是。眾生心所具的德，跟諸佛完全一樣的——無量的性德，遍滿法界，所以說是一樣的。不是局限這個地方，而是無邊的寬廣。

極樂世界人的身體，不是我們這樣小小個的。阿彌陀佛的身體有多大，你們每天念，有多大，居士們？「紺目澄清四大海」，是不是這樣？他的眼睛就像四個大海一樣那麼大。「白毫宛轉五須彌」，五座須彌山那麼大。你說那頭有多大，腳有多大，想不起來呀！因為我們沒看過那麼大，所以你去觀想就很難。《觀經》裏面說修觀就很難，後來佛說那就觀丈六吧，你觀丈六好了，報身相你觀不起來，你觀丈六應化身。所以說那個地方如此之殊勝！那是佛的本願功德所成就。「本」有「因」的意思。所謂本願，「本」者，本因，有因必成果，有果必有因。世間的一切現象，有因必定會導致結果，結果必定有它的原因。你為什麼貧窮？一定有原因的。某人為什麼富貴？有原因的，這是因果。你不要說哪有因果，沒看見。怎麼沒看見？你身邊的人為什麼貧富差距那麼大，那個人傻傻的，怎麼就賺大錢呢？那麼鬼精靈，他就賺不來錢呢？有因有果啊！所以說因果歷然。菩薩因位修行願的因，所以有成佛的果德、淨土的願果，這樣願因和願果相應成就。

本願的特點，他不是今生今世發願能夠成就，而是經歷了生生世世長期的修行，才能夠實現他的誓願。我們剛學過《地藏經》了，地藏菩薩之所以今天能夠成就如此的功德，分身於千百億地獄當中去度化眾生，那是他因地發的願。婆羅門女、光目女，他為成就一切眾生，從發願開始，經歷累劫的修行，而能夠成就今天的功德。所以彌陀的淨土，也是因為彌陀的本願而成就。

菩薩所有的一切修行發願，總願是一樣的。所謂總願就是四弘誓願，依四諦——苦、集、滅、道而發的四弘誓願。因為眾生苦，所以要去度眾生；因為眾生有煩惱，「集」是煩惱，所以要斷；「滅」是涅槃，是無上道，我要去證；這個「道」，就是種種法門，我要去學，所以才發四弘誓願。這是共願，是相通的。

別願就各有不同，數量非一，內容各具特色了，因為個人因地的修行不一樣。《阿閼佛國經》裏面講，阿閼佛曾經發了二十願。《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裏面說，發了十善願。《藥師經》裏面講發多少願？大家都熟悉，十二願。《普賢行願品》發多少願？十大願。然後《悲華經》裏面講，釋迦牟尼佛發五百願。《無量壽經》阿彌陀佛發多少願？四十八願。

所以他們願不一樣，有多少。共願當中有別願，都是為了成就眾生，發願的目的都是來成就眾生，所以淨土有多種。有阿閼佛的淨土，阿閼佛的淨土，根據後漢支婁迦讖翻譯的《阿閼佛國經》裏面講，東方有個妙喜世界，有一尊阿閼佛在彼世界說法。那麼這阿閼佛是何許人呢？在《法華經·化城喻品》裏面有這麼講，「過去有佛，名大通智勝」，大通智勝如來，「國名好城，劫名大相」。這位大通智勝如

來在成佛之前，是當國王的，後來出家修行了。他未出家的時候有多少個孩子啊？十六個，十六王子。那麼這十六個王子，他們一起發願出家，都出家了。第一個王子叫智積，後來授記在東方做佛，號阿閼如來，國名為妙喜，或者叫歡喜。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和阿閼佛，他們曾經是兄弟。何以見得是兄弟啊？就在《法華經》裏面講的。十六王子當中最後一個是釋迦牟尼佛，第九個是阿彌陀佛，他現在已經在西方極樂世界成佛了。

他們原來是兄弟，之後不知道過了多久了。所以說阿彌陀佛成佛以來已經十劫，那是從跡而說，而不是從本。釋迦牟尼佛成佛已經多久呢？兩千多年，對不對？《法華經》說在塵點劫以前，他已經成佛了，只是垂跡來世間度化眾生而已。現在印度菩提樹下成道，只是這麼一個過程而已。如果他們是兄弟，一起作為王子，然後一起發心、一起成就，就是已經非常久遠了。這是後話。這是阿閼佛淨土。我們為什麼要介紹這個，因為它有互相連帶的關係了。

彌勒淨土，是根據《彌勒下生經》、《彌勒上生經》以及《彌勒成佛經》這些經典。彌勒淨土叫什麼淨土？兜率淨土。過去和近代也有不少人發願往生到彌勒淨土的。玄奘大師他就發願往生到彌勒淨土。太虛大師往生哪裏？他也發願往生彌勒淨土。以前還有《諦觀全集》，作者是何許人呢？演培老法師，他也是這樣發願往生。也有不少人發願往生彌勒淨土。

《彌勒上生經》裏面有這麼一句話：「若有精勤，修諸功德，威儀不缺，掃塔塗地，以眾名香妙花供養，

行眾三昧，深入正受，讀誦經典。如是等人，應當至心，雖不斷結，如得神通，應當繫念，念佛形像，稱彌勒名。如是等輩，若一念頃受八戒齋，修諸淨業，發弘誓願，命終之後，譬如壯士屈伸臂頃，即得往生兜率陀天。」一食頃他就往生到兜率天去了。《彌勒所問本願經》（《大寶積經·彌勒菩薩所問會》）裏面也這樣講說。他要修什麼呢？要修十善，要成就十善。「若有眾生，薄婬、怒、癡」，也就說你淡薄貪、瞋、癡才成就十善。然後，「我於爾時，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它是這樣。

還有藥師佛的東方琉璃淨土，念藥師佛也可以往生到琉璃世界。琉璃世界的藥師佛說，你到東方來可以，旅遊一趟，之後他又派菩薩把你送到極樂世界去。他說你到那裏去深造更好一點，你想來東方琉璃世界看看也是可以，就有這樣。

我們這裏所要介紹的是阿彌陀佛淨土。現存的經典記載阿彌陀佛的事跡以及阿彌陀佛淨土的，我那天講了，有二百三十多部經典提到這樣的事情，也就說大約占整個大乘經論的三分之一這麼多。那麼最早傳入到漢地的彌陀淨土信仰的經典是什麼呢？就是《般舟三昧經》，也就是東漢支樓迦識翻譯的。除了《四十二章經》以外，中國最早翻譯的一整套完整的經典是《般舟三昧經》。《四十二章經》只是根據這麼一個義理選出來四十二章。

最早在東漢翻譯的《般舟三昧經》講到彌陀淨土的事情，有這麼一句話，你們聽聽可以：「若沙門、白衣，所聞西方阿彌陀佛刹，當念彼方佛，不得缺戒，一心念若一晝夜，若七日七夜，過七日以後，見

阿彌陀佛。用是念佛故，當得生阿彌陀佛國。」這是《般舟三昧經》裏面提到這樣的事。因為它不是專門講念阿彌陀佛往生的事情，所以沒有收在淨土經典當中，它主要講三昧，講三昧的種種功德。

後來相繼的還有《悲華經》、《一向出生菩薩經》、《法華經》、《鼓音聲經》等等，此類的經典不是專門敘述彌陀信仰的一些經典。

那麼最具影響的也就是「三經一論」。我們通常知道的三經一論，後來因為又加了其它的兩部或兩章的內容就成為「淨土五經一論」。僅僅《觀無量壽經》的翻譯，就有十二種之多，現在留存的情形是「五存七失」。所以說人們對淨土法門的信仰，早期就已經有了。我們手上有一張紙，也就是淨土法門的根本經典，這裏總共合起來有六部，即五經和一論。五經，其實完全是闡述淨土的，那麼就前面三部：《佛說無量壽經》、《佛說阿彌陀經》、《佛說觀無量壽經》，這三部經；《普賢行願品》和《大勢至菩薩圓通章》這是後來才加入的，後面會跟大家介紹為什麼有這麼幾部經典。

那麼《阿彌陀經》有哪些譯本和註釋呢？先來了解譯本的情況，中間一本（指求那跋陀羅譯本）已經失傳了。我們現在每天所讀誦的《阿彌陀經》，是鳩摩羅什翻譯的。還有一部《稱讚淨土佛攝受經》，是玄奘大師翻譯的。不妨看看，他們翻譯的風格不同，乃至語句用的不一樣。譬如說羅什翻譯的「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亂」，那麼玄奘大師翻的是「繫念不亂」，他沒有講「一心不亂」。「繫念不亂」，你念佛心不要亂就可以了，說的不太一樣。羅什大師翻譯的是六方佛讚歎，那麼玄奘大師的翻譯是十方佛

來讚歎，這有詳略的不同。求那跋陀羅翻譯的那本已經失傳了，現在留傳的只有這兩本，只有這兩本對照一下也好。我前一段時間把淨土五經對了一下，也就是說把五本放在一塊，一段一段地對照，對得也挺辛苦的，看看五本他們有什麼不一樣，然後又跟會集本再對一下子，這個到時間再說。

下面是註解，《阿彌陀經》有哪些註解呢？《阿彌陀經》註解很多，實在是多，古代的註疏也好，現代人註的也好。我建議大家看早一點的更好，我這裏推薦隋、唐、宋、明，清我都沒給大家介紹。近代人講的呢，就是參考一下也可以，看之前的古德註疏會更好一點。這裏尤其重要的是《圓中鈔》和《彌陀疏鈔》，這個比較深。《彌陀要解》，我們要學的就不用講了。如果有機會看看窺基大師的《通贊疏》挺好，他有他的一個風格，我認為解釋的挺好。就這麼幾種，其餘的你們就自己看看、翻翻，因為註解很多。這是淨土宗的根本經典以及註釋，我們現在通常所看到的根本經典是「五經一論」。那麼淨土宗所根據的「五經一論」，是怎麼來的呢？又是誰提倡的呢？也就是說淨土宗本來是不成宗的，一直到宋朝才有人提出來淨土宗，在此之前只是有這麼一個念佛的修法而已。所以這樣的提法所依據的經典又是如何，我們需要做一個了解。

「三經」大家都知道，也就是《佛說阿彌陀經》、《佛說無量壽經》和《佛說觀無量壽佛經》。這三部經隋唐以前已經廣為流布了，也就是說它們在翻譯以後就慢慢地流傳，讀誦啊、講說啊，漸漸地多起來了。那麼後來就把這「三經」訂在一起，通常叫「合刊」，也就是合刻在一起，就好像一個鼎三

個足一樣，相輔相成。爲什麼這麼說呢？小本就是《佛說阿彌陀經》，我們通常說《阿彌陀經》，可以從信門入，《阿彌陀經》尤其強調信，但也有講到願和行：「若有聞者，應當發願」，「若有信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這些都有願；「執持名號，若一日……七日」，這就是行。但是它尤其強調信——難信之法，「若有信者……」等等。大本《佛說無量壽經》尤其強調願，從願門而入，因爲四十八願就產生在大本的《無量壽經》當中。《觀經》尤其強調成就三昧、修觀，前面十三觀是叫「定善」，後面三觀叫「散善」，這裏也講到願和行，但是尤其強調三昧。三經合修，也就是我們所了解的「淨土三資糧」：信、願、行都有了。

一直到了晚清，就是清朝末年，有個叫魏承貫的居士，將《華嚴經》中的《普賢行願品》補進去，當時就合刊爲四經。他爲什麼把《行願品》加入進去呢？他說「《普賢行願品》乃《華嚴》一經之歸宿」，還說善財童子五十三參遍遊諸國，後來遇到普賢菩薩，普賢菩薩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這是很重要的。明朝的蓮池大師也說「盡法界爲一念，故爲念中之王」，所謂「念」呢，法界爲念，這是最好的，因此是「念中之王」。他說修淨土如果不讀《行願品》，對於教理就會偏而不圓，他一直在強調要念《行願品》。所以說修淨土的人要學學華嚴，華嚴的境界跟淨土思想很多都是相攝入的。一直到了民國，印光大師也非常贊同把《行願品》編入淨土四經當中。印光大師有講過這麼一句話：「此一卷經，爲《華嚴》一經之歸宿。華藏世界海，淨土無量無邊，而必以求生西方爲圓滿佛果之行，可知念佛求生西方一法，

原自肇起《華嚴》」。他是這麼讚歎《普賢行願品》的重要性，這樣一來就成為「四經」了。

後來印光大師又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納入淨土的根本經典，也就是一直到民國才提倡《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這是印光大師所倡。他說《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是淨宗最上、最好的開示，所以將其編到四經當中，就這樣合起來為「五經」。他在「五經合刊」的一個序當中有講到說：「此經（《念佛圓通章》）實為念佛最妙開示，眾生果能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以念，豈有不現前，當來必定見佛，近證圓通，遠成佛道」。他是這麼來讚歎，所以就成「淨土五經」了。這樣我們了解到，晚清的魏承貫居士把《普賢行願品》編入淨土中，然後到民國的印光大師又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一起編進去，通常稱為「淨土五經」，其實《圓通章》只是《楞嚴經》的一章而已。

《往生論》就不用講了，因為它是修淨土唯一的一部論。其它的宗派都有經有論，有菩薩造論。那麼《往生論》是哪位菩薩造的呢？是世親菩薩造的論。這部論一直都受歷代祖師的推崇，這是無可置疑的，所以就成為了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淨土五經一論」。將來如果有哪位大德再看見哪部經好，又再編進去那就難說了，因為經典裏很多都有講到淨土法門的事情。

### 3、淨土宗在中國的弘傳

下面跟大家介紹淨土宗在中國的弘傳。你們手中都有幾張紙，有這麼一張紙大家就會比較方便看。所謂淨土宗它原先不成宗的，後來才成為宗。那麼淨土法門早期是怎麼去弘揚的，乃至一直到現在，成

爲我們目前所了解的淨土宗，這個我們也需要了解一下。

第一個呢，一個法門的流傳首先要有經典的根據，要以佛說的爲依憑。你不能說想建就建一個什麼宗，這樣就變成邪教、邪說了，是不可以的。淨土經典的弘傳，唐朝《開元釋教錄》裏有這麼一個記載：最早是安世高翻譯的《佛說無量壽經》，有兩卷，他是在東漢的時候來洛陽翻譯的。可是這部經已經失傳了，沒有了。因爲在過去有戰火，不像我們現在可以拷貝到光盤裏面，過去沒有的，只是手抄而已。你放在哪個地方，如果遇到戰火就沒有了、失傳了，很可惜！

接下來有一位支婁迦讖，他是在公元167年來到洛陽，來得蠻早的，佛教傳來大概百來年時間。按照通常官方的記載，佛教傳來是在東漢明帝永平十年，是這樣的一種說法。其實在此之前已經有佛法傳入，根據史料的記載，當時在民間已經有佛教了，這裏就不用說了。真正有文字記載的，就是公元前2年，西漢時佛法已經傳來。我們這裏看到，官方記載支婁迦讖來華是公元167年，佛教傳入如果是按永平十年，從公元67年到167年，就是過了一百年以後他來到洛陽，因爲洛陽過去是首府。

在東漢靈帝光和二年，他譯出《佛說般舟三昧經》，《三昧經》裏面有提到阿彌陀佛的一些事跡，但不是專門講，主要講三昧的事情。隨後他又譯出《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這部經的經題和趙宋法賢法師翻譯的《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這兩個經題合起來正好是夏蓮居會編那個經的經題（《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他把這兩部經的經題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說支婁迦讖的「佛說無量」這四個字，

他把「無量」兩個字取消了，避免重複，又取法賢法師譯的「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然後接下去是「清淨平等覺經」，是這麼來的，把兩部經的經題合在一起。

然後三國時期支謙也有一個譯本，是在三國吳的時候，我們通常叫「吳本」。將來學《無量壽經》會告訴說「漢譯」和「吳譯」，「漢譯」就是支婁迦讖翻譯的，如果是「吳譯」那就是支謙翻譯的。他譯出什麼呢？名字很長，叫《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這麼長的一個名稱。

也是三國，曹魏的時候，三國不是有吳、魏、蜀這三個地方嘛，印度有個沙門叫康僧鎧，翻譯了《佛說無量壽經》，也就是我們現在所流通的，以及一些大德們作的註解都是根據這一本。因為它比較完善，四十八願比較明確。

那麼鳩摩羅什大師翻譯的什麼呢？《佛說阿彌陀經》。根據朝代的遠近這麼下來，也就是到東晉的時候，有鳩摩羅什翻譯的《佛說阿彌陀經》以及《十住毗婆沙論》。《十住毗婆沙論》裏面也提到淨土法門，如「易行道」和「難行道」就出於此。北涼曇無讖翻譯的《悲華經》，也講到念佛法門的一些事。再後來，到了劉宋，晝良耶舍所翻譯的，也就是我們現在所了解的三經其中的一部叫《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簡稱《觀經》。

發給你們的紙上，底下有兩個名字搞錯了，是我沒弄好。北魏菩提流志跟唐菩提流支，這兩個名字正好倒一下子就對了，北魏是菩提流支，然後唐是菩提流志，這是兩個人。北魏到唐有好久的時間，他

們不是一個人，「流支」和「流志」那兩個字對換一下，「菩提」都是一樣。北魏菩提流支，他譯出來的是《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往生論》，簡稱《往生論》，或者叫《淨土論》。

到了唐朝，玄奘大師翻譯的《稱讚淨土佛攝受經》，這就是《阿彌陀經》的不同的譯本。有機會大家最好能夠把它讀一遍，了解他們翻譯的風格有什麼不同，裏面的詞句有哪些不一樣的。比如羅什大師譯的叫「一心不亂」，到了玄奘大師譯的是「繫念不亂」。唐朝還有菩提流志譯的《無量壽如來會》，出自於《大寶積經》當中，這本譯的內容也很廣。到了趙宋，有西域的法賢法師翻譯的《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總體上有這麼個次第下來。

關於《無量壽經》的翻譯，從漢到宋有十二個譯本，它們的版本都不一樣，現在僅存下來有五本。我們剛才從上面看下來，就有這五本：先是漢、吳（東漢的支婁迦讖翻譯本，三國吳的支謙翻譯本）；接下來是三國曹魏（康僧鎧翻譯的《佛說無量壽經》）；再來是東晉（鳩摩羅什翻譯的《佛說阿彌陀經》）；然後是唐（玄奘大師翻譯的《稱讚淨土佛攝受經》）、宋（法賢法師翻譯的《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這五本。其它七本已經散失了。其他還有一些涉及到淨土法門的經典，還有很多，像《華嚴》、《法華》、《楞嚴》，一一都提到彌陀淨土的一些事情。

從漢到宋歷經了八個朝代，有十二本翻譯，說明說在當時人們是很重視《無量壽經》的。因為梵本不同，

就找不同的梵本來翻譯。從漢經歷到宋，漢下去是哪個朝代？三國啊，「秦漢三國晉統一」嘛。漢、三國，下面是西晉、東晉，再下來是隋、唐、五代、宋，經歷了這八個朝代，《無量壽經》一直有人在翻譯。

下面介紹淨土思想的信仰以及它的弘傳情況。經典翻譯過來，究竟有沒有人去相信呢？有西方極樂世界這麼好的地方，看看有沒有人去修呢？如果沒人修，到現在就已經沒有人去信仰它了，是不是這樣？要有人去繼承它才可以啊。從東漢末年淨土經典的翻譯以及流傳情形來看，中國的信眾潛修者不乏其人，也就是說是在那裏修的。從印度的一個外來文化思想傳到中國來，要在中國紮根，它要經過一個漫長的時間才可以。一下子傳來人家就接受，這不行的。

就像天主教、基督教一樣，傳到中國來中國人不接受，一直到康熙年間還被禁止，不允許他們傳教。早在唐代的時候，也有基督教傳入的記載，但是很快就被中國人給取消了，當時就認為這個教在中國根本就不適應，為什麼呢？跟中國文化不相合，因為他不拜祖宗，連祖宗牌位都扔掉。那麼中國人尤其是重視紀念，逢年過節都要燒點紙，煮點好吃的，擺在祖先的牌位面前供一供、念一念什麼的，他要表達這樣一種追思。可是基督教沒有，這點對中國人來說那是很難接受的，尤其是它的一些文化思想很難接受，所以被禁止了。

佛教也是一樣，印度有印度人的文化方式、宗教信仰，當時傳到中國來也是很困難的，要去弘揚它也是很困難。所以說從漢一直過了三國到晉，真正的信仰才鋪開，在此之前還很難。比如說戒律，到了

三國時期才有人去受戒，在此之前都沒有的。佛教傳入以後，經過漫長的時間，讓中國人接受，慢慢跟中國的文化相融合，現在已經成爲缺少不了的。譬如說「世界」這兩個字就是起源於佛教，現在誰也不知道「世界」這兩個字是我們佛教的。「世」是遷流爲義，「界」是間隔爲義，這是佛教裏面來的。

現在（2006年）的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他前幾天在無錫開會作了個報告，那個報告文字寫得非常好，他引經據典，完全像一個法師在講開示一樣。那個報告我有一份，有一個法師看到這麼好的報告，他說拿給我們本地的一些宗教幹部看看，能不能寫出這麼好的文章。他寫得實在是好，引經據典。下個月不是要在杭州召開「世界佛教論壇」嗎，他鼓勵大家去參加這個盛會。他說現在要講和諧社會，希望大家和平相處，這就要從心開始，從我們這個心開始，他談得很好。佛教有關講心的，他引經據典，很多地方都把它引出來。奇怪，他怎麼會了解這麼多的東西：《楞伽經》怎麼講，《楞嚴經》怎麼講，《維摩詰經》怎麼講，《華嚴經》怎麼講，引了很多。他是在作報告，我看像法師講開示一樣。

他提到佛教的淵源，就引用「世界」這兩個字是來源於佛教。他說佛教跟中國的文化往往是相連的，「芸芸眾生」、「因緣」等等，這些詞都是佛教的。中國文化裏原先也沒有什麼「芸芸眾生」、「因緣」、「世界」，這都是來自於佛教，所以說佛教跟中國文化已經相結合了。

我們現在了解到，從東漢末年淨土經典傳來，當時就有人信仰。那麼最早發願求生西方淨土的，到底是什麼人呢？是一個居士，他因爲有非常好的往生瑞相，所以被記錄下來了，但是一般沒有被人家發

現的呢，恐怕還有人。這個居士是西晉時候的人，叫闕公則，在於「晉武之世」，就是晉武年間的時候，大概就是265年到274年這段時間。他是在洛陽修行的，因為當時洛陽的佛教很興盛。這個人也有一定社會影響和地位，估計是這樣，為什麼呢？他往生了以後，那些出家人和在家人就在白馬寺給他做超度，「設會於白馬寺」。這個超度不是我們現在打打普佛之類的，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早晚課，只是大家去給他誦經，這裏說「其夕轉經」，就是說那天傍晚給他念經。「轉經」，《地藏經》裏說要轉一遍或轉兩遍這樣轉。中夜的時候，空中有歌唱的聲音，就是唱讚的聲音，音聲非常好聽，在空中嫋嫋動聽。大家都往空中一看，「仰見一人，形器壯偉，儀服整麗」，就是說長得很壯，衣服穿得非常的整齊好看。這個人在空中就講話了，他說：「我是闕公則，今生西方極樂世界，與諸菩薩共來聽經。」意思說你們不是在誦經、念經嘛，他說一起來聽經，他已經往生西方了，有這麼一個記載。

接下來也有一個居士，東晉永昌年間，也就是公元二百六十多年到三百多年，看來當時並不是很多人。這位叫衛士度居士，他往生有種種瑞相，聞到天樂啊、見花啦，這樣的一個情形。

前面的都是居士，接下來講兩個出家人，覺明和妙行。這兩位當時被人家稱為菩薩，但是那個時候也未必像我們現在講的受菩薩戒，可能發心是行菩薩道。這兩個人因為身份比較低，很貧寒，就很厭世，他們跟別人的身份比不上。每個朝代、每個國家都有等級制度，就像過去有所謂的奴隸和奴隸主，然後再往後就有地主和資本家，這麼些名字的不同。現在是叫老闆和工人，名稱不一樣，它總有這樣的一個

等級，社會總是有這樣一個差異。這兩個人覺得說，這人活着這麼苦啊，沒什麼地位，人家瞧不起，那就好好念佛，反正有這麼多經典，就看看經典、念念佛。他沒有念很長時間，然後「七日七夜，心開見佛，坐脫生西」，他坐着往生，已經很了不起了！

再往後到西晉，有一位禪師，修禪的，叫竺僧顯。他當時是修禪打坐，後來得了一場病，病得很重、很厲害，他就念佛，念念佛呢，這病就好了。突然間就見光、見佛，就這樣端坐往生了。西晉還有個叫竺法曠法師，他是最早開始立彌陀像、塑彌陀像的，讓人家去拜、去供養，也是他最早講《無量壽經》的。東晉還有位支道林，也是位法師，這都是外國的一些出家人。支道林是修般若的，當時「六家七宗」都是講修般若，他也造彌陀形像。

到了東晉慧遠大師，這個大家都知道，於廬山開始啓建白蓮社，當時出家人和在家人合起來有一百二十三人，共同在彌陀像前發願立誓，共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而且慧遠大師還叫劉遺民寫《西方發願文》，大家一起發願往生，有這樣的事情。開淨土最初的一個端緒，就是慧遠大師開始，我們往後介紹慧遠大師事跡的時候再提。

到了梁朝，有道珍法師，開始是專門講《涅槃經》的，後來他是專門念佛。道珍法師為什麼會從講《涅槃經》又轉為念佛呢？他有一天在修禪的時候，在入定，又好像在做夢，看見海上有一只船很大很漂亮，船上有一群人，穿的衣服很漂亮。他就問說：「你們去哪裏呀？」他們說：「我們去西方。」然後他說：「我

也跟你們去，搭你們的船行不行啊？」那船上有個人說：「你從來都不念佛，也不念《彌陀經》，你怎麼能去呀？」這樣子他一出定、一醒來呢，《涅槃經》他就不講了，就專門誦《阿彌陀經》。誦了多少呢？一下子就誦了兩萬遍。後來臨終的時候見種種瑞相，見到西方的銀臺來接引他。這是梁朝的道珍法師。

再往後，北魏曇鸞大師，這位大家都知道，他是給《往生論》作註解的。修念佛法門，我們下一段要學的就是曇鸞大師的《往生論註》。曇鸞大師十五歲就出家了，很小就出家了。他本來要想給《大集經》作註解，註了一半突然間生了一次大病，病得很厲害，就快要死了。這時候他就想：這人假如說能夠不死就好了。他想求長生法，像中國的歷代帝王一樣，他想盡辦法求長生不老。這長生不老跟道教就有很多息息相關的事情，因為道教煉丹，說人可以不死，有種種做法。歷代的佛教被滅都跟道教有一定的關係，因為道教他們覺得佛教歷來都受寵，影響更大，道教是土生土長的土產，怎麼沒人歡迎呢？他們就在帝王面前講佛教的種種壞話，引起帝王來滅佛。然後他們告訴帝王修丹、煉丹，這樣的作法。佛教的被滅跟道教往往有一定的關係。

曇鸞大師因為生了一場病，病了以後從一個叫陶弘景的道士那裏得了一本仙經，有十卷之多，本來想好好煉煉丹長生不老去了。正好到了洛陽，遇到菩提流支授給他《無量壽經》。他就問菩提流支說：「佛教有沒有長生不老，永遠不死的一個修法？」他說：「《無量壽經》就告訴你，往生到極樂世界，那壽命永劫，這多好！」他看了以後非常地歡喜，就專門去修淨業，所以後來他作了《往生論注》。他臨終

的時候能夠向西方作禮，為什麼向西方作禮呢？因為他看見西方來了一大長隊的人拿着幢幡寶蓋來迎接，就是阿彌陀佛來接引他啊！「幢幡寶蓋自西而來，天樂盈空」，這是歷史的記載。大家會問說：「有這麼好嗎？我們都沒看見吶！」那你幹嘛不生在那個時代，對不對？好的事情要把它記錄下來。這是北魏。

到了隋末唐初就是道綽大師，他生在隋代，主要活動在唐，是修般若的。他本來是講《涅槃經》的，已經講了二十四遍《涅槃經》，講二十四遍也是非常了不起的。那時候他已經三十多歲了，有一次在山西汶水石壁玄中寺。玄中寺你們去過了吧？半壁掉在牆上的那個寺廟。他看見玄中寺裏面有一個碑，碑文上記載說曇鸞大師修淨業往生的種種瑞相，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幢幡寶蓋自西而來，天樂盈空」這樣的一個事情。他就很感動，回來以後他《涅槃經》不講了，般若也不修了，專修淨土法門。他每天念七萬聲佛號，坐的時候面必須要朝西的，不會背對西面。道綽大師講《無量壽經》講多少遍，看見沒有！我們實在是沒辦法，這些祖師們怎麼講的，光《無量壽經》講二百遍吶！我看念二百遍都很辛苦，他講二百遍《無量壽經》，勸人念佛，而且他還造了念佛珠，讓很多人拿念佛珠掐着念佛的，就是從他那裏開始的。他臨終的時候也是見佛，空中散種種花，來接引他往生，這是道綽大師。

這兩位大德，本來對淨土宗有相當大的貢獻。從曇鸞大師開始，他就依《十住毗婆沙論》所講的，我們在修行當中有易行道、有難行道，曇鸞大師就開始提倡「持名念佛」。到了道綽大師，他又講說在這個世間修行有兩種，就是聖道門和淨土門。聖道門就是通途的修法，淨土門就指的淨土念佛法門，是「橫

超三界」的修法。這兩個人本來應該編入淨土的祖師當中，而且他們兩個往生情形也是非常的殊勝，可是後人把這兩個人給落下了，沒有編進去。我們現在的淨土十三祖裏面，就沒這兩個人的名字。既然沒編，我們知道有這兩個大德就好了。現在人寫書啊……，你看現在社會上的人，就是不太信仰的人研究淨土法門，說這兩個大德被編入「冷宮」。他說本來對淨土法門貢獻是很大的，怎麼祖師裏會沒有他們的名字呢？他說編入「冷宮」了。管他們怎麼說，我們知道這兩位大德是很了不起的。

到了唐朝的善導大師，他也是很小就出家了，後來正好遇到道綽大師在講《觀無量壽經》，聽了一座以後他非常的歡喜。歡喜到什麼程度呢？這裏面講了一句話：「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他說修其它的很難成，修這個法門可以速超生死，因為《觀經》修觀，他很高興。善導大師後來念佛時，念一聲佛號嘴巴就發出一道光明，所以他住的地方叫「光明寺」，後人也稱他「光明大師」。受他的影響，唐朝念佛法門非常的興盛，我們後面等講到善導大師略傳再看。

前面說了唐朝的道綽大師、善導大師，以後還有慈潛大師。慈潛又叫慧日，他的一些思想跟善導大師稍稍有點不同，但是他的影響也是很大的。他到印度去求法，在印度求法歷經了十三年，曾經在西域遭遇困頓，沒得吃、沒得喝了，就拚命在那拜佛，拜着拜着，感得觀音菩薩的感應。觀音菩薩就在空中現紫金色相，在那裏指示他說：「你回去要好好的念佛，弘揚念佛法門。」有這麼一個事情，這是慧日法師的事跡。

唐朝還有承遠、法照、迦才、懷感、大行、少康、法常、智儼、吉藏、窺基等大師，他們就算不是專門弘揚淨土的，也旁代提倡淨土法門。吉藏大師，他作了《無量壽經義疏》，還有《觀無量壽經義疏》。窺基大師，還註有《阿彌陀經通贊疏》，智儼大師也講了《念佛寶王論》等等。

到了宋代，各宗的祖師也相繼地信仰淨土法門，尤其禪宗法眼宗第三代的永明延壽禪師。他本來是修禪的，還作了「禪淨四料簡」，這個大家知道吧，也就是「有禪有淨土」，乃至「無禪無淨土」那四句話是他講的（註：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為人師，來生作佛祖。無禪無淨土，鐵床並銅柱，萬劫與千生，沒個人依怙）。永明禪師非常倡導念佛法門，而且有「萬善同歸」的倡導，也是淨土宗後來的祖師。

律宗的元照律師我們都熟悉，就是為我們現在學習的「南山三大部」做註解的元照律師，他也有淨土經論的註解，並且他誦持《觀經》。後來他結蓮社，蓮社的名字叫「蓮花淨土念佛社」，結這麼一個社來跟大家一起念佛。華嚴宗的四祖清涼大師，他提出「五門念佛論」。天台宗的幽溪大師作《阿彌陀經圓中鈔》。之前還有唯識宗的窺基大師，他作了我們剛講的《阿彌陀經通贊疏》。三論宗的吉藏大師作了《無量壽經義疏》、《觀無量壽經義疏》等。他們都在倡導淨土法門，也就是說唐宋時期淨土法門的弘揚達到了一個頂峰。

到了明代，明代四大高僧大家都知道吧，就是蓮池、蕩益、紫柏、憨山，這四位大師非常了不起。

四位當中有兩位是淨土宗後來的祖師，即淨土宗的八祖蓮池大師和九祖蕩益大師。紫柏、憨山在修禪之餘，在他們的一些著作中也勸人家念佛。

在清代有三位淨宗的祖師：截流、省庵、徹悟，還有其他的一些大師。還有弘揚淨土的一些著名居士，如彭紹昇、魏承貫這兩個人，他們有會集《無量壽經》。歷史上有四種《無量壽經》的會集本，其中兩個是出在清代。

到了近代有印光大師，他是極力倡導念佛法門，這比較近，我們都知道。而在民國期間還有諦閑、圓瑛、慈舟、弘一、興慈、倓虛等法師，這些大德都在提倡淨土法門。還有居士如楊仁山、范古農、江味農、梅光羲、胡松年等等，他們也都在弘揚淨土。

下面我們來了解下淨土十三祖是怎麼建立起來的呢？淨土宗的祖師跟禪宗的祖師不太一樣，禪宗祖師是一代代心心相傳的，他是把法傳給下一代，代代相傳。譬如說達摩祖師把法傳給二祖慧可，二祖在初祖那求法給他安心，是這麼傳的，一直傳到六祖。六祖往後，不傳衣鉢依然傳法，一直到現在。我們現在反而傳衣鉢不傳法了，他沒有法，光傳衣鉢。所以禪宗有這麼一代一代的見面相承。可淨土宗的祖師彼此不見面的，你看慧遠大師跟善導大師見過面沒有，他們怎麼見面呢？一個是東晉，一個是唐朝，他們根本就沒見面。所以不是像禪宗那樣師資相授相承的，而是宋、元、明以及近代逐漸推選形成的，是後人推選說這個人應該是祖師。

立祖之說最早也是始於宋朝才開始。南宋的時候有一位宗曉法師，他曾經立「蓮社六祖」，他當時只是叫「蓮社」。既然有蓮社這麼個團體念佛，那麼誰最先提倡的，總有一個祖師吧。蓮社開始肯定是慧遠大師為始祖了，是這麼來的。接下來有善導、法照、少康、省常和宗贖等祖師。這個字（贖）念「zé」，這個字很難查的，一般的字典沒有這個字。

當時宋朝又有一位法師叫志磐，他立「七祖」。上面是六祖相承，下面他列七祖。七祖跟六祖有什麼不一樣呢？我們來對比一下，慧遠、善導，接下來本來是宗曉立的是法照，他把法照往後移，把承遠加到法照的前面去了；然後是少康，少康後面本來是省常，可是志磐大師他把延壽加進去，然後是省常，他把宗贖刪掉了，增加了承遠與延壽。我們後人現在所看到的淨土宗的祖師，就是根據他這麼排列下來的，大致上是這樣子。

到了元朝，廬山東林寺有位普度法師。當時元朝出了一個亂子，從宋開始有個白蓮教，他們假借佛教的名義做種種非法的事情，像斂財、姪欲種種行為，於是引起民間以及朝廷對佛教產生很大的反感，並且朝廷對佛教也有所禁止。因為白蓮教在那裏活動，宋、元曾經有一段時間禁止佛教的活動和發展。這位普度法師非常了不起，他就寫文疏到朝廷去，講佛教跟白蓮教不一樣，要區別開來。為此他撰有《蓮宗寶鑒》，這個名稱大家可能有聽說過，他撰寫了十卷《蓮宗寶鑒》呈給朝廷，去澄清這個事情，所以後來又恢復了佛教的活動，也就稱為「白蓮宗」，這個名稱從這兒開始。

有了白蓮宗慢慢地變成淨土宗，因為白蓮宗無非是要修念佛的，念佛是要去到一個清淨的國土，這樣從白蓮宗慢慢地演變，就有了「淨土宗」這個名稱。那麼後面到底誰把它改叫「淨土宗」呢？無從可考，是慢慢地、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就好像我們的早晚功課，到底是哪一個人立的呢？乃至把《阿彌陀經》作為一個課誦，到底是誰講的呢？不知道，無從可考，但是事實已經是這樣了，已經通行。但是當時對於定祖之說還不是很流行，大家對這個事情還是比較模糊的。

到了清朝中葉，就將宗曉和志磐兩位大德所編的那些祖師的名字，和「淨土宗」這個名稱相提並論了。既然有宗就要有祖師，因為每一個宗派他都有祖師。其它宗派的祖師差不多都有相承，就淨土宗沒有。當時有一些修禪的人說：你們淨土算什麼宗！也沒有師承關係，你們的一些著作也不成個系統，祖師也沒有禪宗的多。禪宗祖師確實多，那五宗開出去有多少啊，多少代多少代的！他們說淨土宗沒那麼多祖師。因為在民間修行淨土的多，居士成就的就更多一些，一般也沒有把誰當成祖師，相關的記載也比較少。後來又加了蓮池大師為淨土宗八祖。到了清朝道光年間，有一位悟開法師，又推選蕩益大師為九祖、省庵大師為十祖、徹悟大師為十一祖，是這麼來的。

那麼到了民國年間，印光大師又稍微改動了一下，他又把截流立為十祖、省庵為十一祖、徹悟為十二祖。是他把自己編為十三祖嗎？不是啊！也是他往生以後，後來的四眾弟子把他推舉為十三祖，是這樣的。淨土宗祖師沒有自己立自己的，因為淨土宗不可以這樣的。禪宗可以，因為有祖師的印證，你

活着就可以立祖師，像禪宗五祖弘忍大師把衣鉢傳給六祖，當時慧能大師他還是個在家人，他就給予印定，是這樣子。

現在也有人想當淨土宗的十四祖，有這樣那樣的一些事情。有些信徒也是推舉啦，那要受到天下修淨土法門的人公認才可以，大家覺得說他有這個德，有這個分量才可以。不能說隨便舉一個人，你說是幾祖就是幾祖對吧！印光大師，大家覺得有目共睹，他修行修得那麼好，《文鈔》的影響也很大，這樣才被推為祖師。

我們現在打念佛七，通常所念的就是這十三祖的名稱，如廬山東林遠公大師，又如長安光明導公大師——也就是善導大師。這個名稱前面的部分通常是地址（如「廬山東林」），先說的是他所住的山的名稱（如「廬山」），後面說的是他晚年所住寺廟的地方（如「東林」）——也就是他在那個地方往生，發生種種瑞相，後人就這麼稱呼而已。但是很多大德住了很多寺院，不一定是一個地方。

下面跟大家介紹一下十三位祖師的一些事跡，簡單地提一下。

第一位是慧遠大師，他是東晉時代的人。這些都有史料，你們聽聽也就可以了。他是哪裏人家知道嗎？山西雁門婁煩，也就現在山西代縣那個地方的人。慧遠大師不是一般人，他的文學功底非常的好，他寫的一些著作，我們看了很費勁，看不懂，他中國文化的底子非常好。他十三歲就開始到處去遊學了。過去不像我們現在，辦學校去讀書，上小學、初中、高中，到處去學，那時沒有這樣的，只有私塾，跟

哪一個人學一學而已。之後他二十一歲就到道安大師座下。

慧遠大師的師父是何許人？道安大師。道安大師何許人吶？非常了不起的一個人！道安大師十二歲就出家了，出家以後因為他長相不怎麼莊嚴，他師父就叫他去出坡。道安大師的師父是什麼人？佛圖澄，佛圖澄有神通，他經常有這樣那樣的一些事跡。那麼他師父就沒去在意他，你小孩子隨眾出坡幹活去，就這樣而已。

道安大師是有驚人的智慧，一天就能夠把一部經背下來。當時只是一卷而已了，大概那麼幾千字，他一天就背下來，第二天給他兩卷，他一天又背下來了。他在勞動的時候，他說：「師父，你能不能給我一本經看。」他師父說：「你好好幹活，看什麼經。」他一直吵着要看。「好，要看拿去吧！」，他師父就給他一本。看完了，第二天晚上回來就還給他師父，他說：「師父，我看完了。」他師父說：「你不會看非得要看經，這麼快又看完了。」他什麼時間看的？他一邊幹活，然後休息的時候就看經，就把它背下來了。他說：「師父，那換一本吧。」「看不懂你又換一本？好好好，換一本給你，兩卷，多一點，不要老吵着要換！」第二天晚上回來又還給師父，他師父說：「你不看了？說你不會看怎麼又要看呢？」他說：「師父，我看完了。」「看完了？裏面說些什麼？」他說：「我都背下來了。」他師父說：「真的嗎？那背給我聽聽看。」果然一字不落背下來了。後來他師父說：「你不要幹活了，你好好聽經學經去吧！」是這樣子。

道安大師對佛教的貢獻非常的大，譬如說出家人以「釋」爲姓是始於道安大師。他早期定了佛教的一些制度，一直延續到現在。譬如我們現在寺院裏要唱讚、做佛事，一個人代表大家去上香，就是他提倡的。原先是每一個人去燒一支香，如果很多人，幾百上千人，每個人燒一支香不是浪費很多時間嗎？後來改成派一個人代表大家去上香。還有一些唱食法啦，等等的做法，都是道安大師的創制。講經分成序分、正宗分和流通分，也是從道安大師那裏開始。這些做法跟後來從印度普遍翻譯過來的一些經典是完全相符的。《增一阿含》裏面就講四姓出家皆以「釋」爲姓，跟道安大師所提倡的完全是一樣，當時經還沒翻譯過來。他有這麼大的一個智慧，非常了不起！

慧遠大師拜道安大師做師父，你想想看，肯定要成才的對吧！當然師父成才弟子不成才，那也多得很；有的師父不成才弟子成才，這樣的人也很多。這樣呢，慧遠大師二十四歲就可以升座講法。我們在座二十四歲的有沒有？二十四歲開始上臺講法了。

後來過了若干年以後，道安大師被長安的前秦君主苻堅抓去。苻堅盡找一些人才，哪裏有人才就去抓。對鳩摩羅什大師也是這樣，苻堅聽說龜茲國有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他就想去挖掘，於是派大將呂光去找他。他覺得這位道安大師是個人才，也要想辦法去挖掘，道安大師不去，就硬把他抓起來。因爲道安大師正在東部，尤其在華北一帶弘法，然後把他抓到長安去了。所謂「抓起來」就是利用他，意思說你這麼好的一個人才，應該幫朝廷做事，不是要害他，是這樣的。

這麼一來，道安大師門下聽法的一些弟子，就四處流散了。包括慧遠大師，他也想離開到南方廣東一帶去，路過江西九江，順道去看看廬山，覺得那是個好地方。九江去東林寺不遠，以前做公共汽車五毛錢，現在不知道多少錢，總之是很近。慧遠大師就去廬山看看，風景很好，過去也不是風景區、遊覽區什麼的，沒有這樣的，他就想在那裏安營紮寨，就住下來了。這麼一住就住了很久，一直住到現在，看見沒有——東林寺依然留到現在，跟慧遠大師有一定的關係。

慧遠大師的智慧非常地高深，他入住廬山不久就作了一部《法性論》。這部論後來被羅什大師看見了，羅什大師當時在長安，慧遠大師在南方江西這麼遠的地方，就流傳到長安去。因為過去佛教的一些交往，如果哪個地方有大德也會互相交往的，有人就拿給羅什大師看。羅什大師看了以後感歎說「邊國人未有經，便暗與理會，豈不妙哉！」所謂「邊國人」，我們華夏叫「邊國」。在佛教而言，五印度叫「中國」，我們這兒叫「邊國」。他意思是說：邊國還沒有佛經，可是在這邊國的人，所講的道理跟佛經竟然是一樣的。他說這是很奇妙的事情，是這麼讚歎的。

慧遠大師的著作很多，他還作了《沙門不敬王者論》，有五篇，這比較有代表。在慧遠大師之前，漢地的出家人見到帝王都要下跪的，要行跪拜禮，過去都是這樣。這個跪拜一直到清朝末代皇帝爲止才結束，在此之前所有老百姓見到皇帝都要跪拜的。出家人也不例外，也是老百姓啊，見到帝王都要跪拜。慧遠大師查了經論裏面所講，在印度很多帝王都拜佛、拜出家人，到了中國出家人要拜帝王，他就覺得

不合理。他就闡述僧人修道的一些胸襟，講這麼一句話說：「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他說：我們穿的衣服是袈裟，不是朝廷穿的衣服，我們吃飯的那個鉢盂跟在家人的飯碗也不一樣。出家人叫做方外、塵外之人，為什麼一定要叫我們去拜皇帝呢？他就引經據典，說明說在印度佛教本來是這樣的。這樣一來，當時帝王也就同意了，從那開始出家人可以不拜帝王了。所以我們要感謝慧遠大師，他有這麼大的智慧，敢這麼講，搞不好要殺頭的，是不是這樣？但是他敢這麼講啊！

他又啓建蓮社，最早提倡建蓮社念佛。在廬山前面挖一個池，這個池現在還在，開鑿池塘種蓮花，當時種的是白蓮花，現在那個地方還有蓮花的。在蓮池裏面刻有十二品蓮葉，它隨着水旋轉。可能是活動的，可以沖的，沖到那裏蓮花就旋轉了，一天十二個時辰，兩個小時轉一瓣。那時候不像現在有時鐘，就根據蓮花旋轉的時間，制定修行念佛的時間，分晝夜作行道的一種節制。這在當時稱爲「蓮漏」，就是蓮花的「蓮」，漏水那個「漏」。當時蓮社有僧俗一百二十三人共期往生。

慧遠大師一生見過三次佛，就是西方阿彌陀佛他見過三次，見了一開始都沒有講，到快要往生的時候，他告訴弟子說我見到過佛。他活到八十三歲，要往生的時候也現種種瑞相，後來他是坐化而終。

慧遠大師住在廬山有多久呢？三十多年。大家都知道他三十年沒有出虎溪。我還以爲虎溪有多遠呢，虎溪就是東林寺門口不遠的一個小小的溪。他就到那爲止，無論送什麼人，送客就到那兒他就回去了，

沒有出來過。就這樣安住一個地方，所以他才寫了很多的著作，帶動很多人修行。所謂的念佛法門是從他那裏開始的。

但是慧遠大師修行的念佛法門，跟我們現在的修法不太一樣的。因為他所屬的時代背景、環境不一樣，那是般若興盛的時代，修般若、修禪學。那時候的禪學也不是像我們現在的禪堂，禪堂的規矩也不是從那時候有的，禪堂的規矩是從唐朝以後才有的。所謂說修禪，就是如來禪的修法，也就是說他以禪觀來念佛，靜下來在修什麼觀呢？觀想念佛、實相念佛，這是從他開始的，沒有像現在這麼一句一句地喊着念。他是依什麼呢？依《般舟三昧經》，強調念佛三昧之要。他是講究自他二力兩者結合。淨土思想到了後期，通常我們現在是仗他力的多。他強調自己修，然後仗佛的願接引往生。這是慧遠大師的事情。

接下來是善導大師。善導大師生在隋朝的大業九年，也就是公元611年，他主要活動於唐朝。善導大師到底是哪裏人，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是安徽人，另一種說他是山東人。出人才大家都要，是不是這樣？現在通常說是安徽的泗州，也有人說是山東的臨淄。他是年少出家，他的一生可以歸為兩句話：一個是「歸心淨土，勤篤苦行」，另一個是「弘揚淨土，悲心願切」，是這麼一個人。

他剛出家主要是研究《法華經》、《維摩詰經》等等，後來因為見到西方變相，就改變了自己修行的方法。祖師們見到一件事情就會改變他一生的修行方法，像道綽大師，他本來是講《涅槃》、修般若的，後來看了一個碑文，只是看一個碑文吶！我們現在碑文看得多了，誰去改變我們的一生？也沒有啊！

他看到曇鸞大師的碑文中往生的事跡，他就馬上改變了修法。那麼善導大師也是看了西方淨土變相，就說把它畫出來，阿彌陀佛在那講經說法，還有一些往生的種種事跡。他就改變他的修法了，依《觀經》修十六觀行。在貞觀十五年的時候，也就是公元709年，大師二十九歲，他在玄中寺見到道綽大師講《觀無量壽經》的事情，就竭力去弘揚淨土法門。

善導大師念佛，不是像我們一般這樣悠悠晃晃地念佛。他念到什麼程度呢？冰天雪地，就是寒冰的天氣念佛，念到大汗淋漓，念到衣服都濕了，他就非常苦切的在那念吶！所以說，他後來才會念一句佛嘴巴放一道光出來。我們念念看看有沒有光？除非拿個手電筒在那照還差不多，是不是這樣？他是這樣的，他說人生實在太苦啦，一定要超脫生死！他一生當中非常的勤儉，穿的是破爛的衣服。善導大師三衣鉢從來不給別人拿的，他走路從來不看女人的，所以說他念佛才有這種種的瑞相。

在善導大師的傳記裏，有人說他是爬到樹上，掉下來摔死了，這個是錯誤的。他說念佛可以往生，然後他從樹上這麼跳下來摔死了？那是他在講《觀無量壽經》的時候，他說臨終的時候，能念佛都能夠往生，旁邊有一個男子就問他說：「那我現在念佛能不能往生呢？」他說：「能啊！」那個人就爬到樹上去念「南無阿彌陀佛……」「嘯」，跳下來，摔死了，是這樣的一個事情。後來有人就錯誤地說善導大師從樹上摔下來摔死了，不是這樣的。等下大家不要去跳啊，那就麻煩大了，沒這個把握不要這樣做。

善導大師他手寫《彌陀經》寫了多少，你們有沒有聽說？十萬卷吶！用毛筆抄《阿彌陀經》抄了十

萬卷，也就是我們說的十萬本那麼多。一百本我們都抄不起，是不是這樣？人家是這麼一種信仰，看見沒有。他作了《觀經四帖疏》以及《往生禮讚》等等，《觀經四帖疏》我們往後要學的。善導大師在《觀經四帖疏》裏講到，「三心」爲往生的正因，也就是至誠心、深心和回向發願心這三心是往生正因。

所謂「三輩九品」，到底什麼人是三輩九品往生呢？在隋朝也有個叫慧遠的大師，就是淨影寺的慧遠大師，他說聖人是上品上生，是要三地以上，三地到七地的菩薩才能這樣。如果是中品和下品呢，都是初地以上才可以。那麼善導大師極力反對，說那都是凡夫往生的。他說佛就是對凡夫講的，所講的、面對的都是大眾、十方人民，十方人民哪裏說是有賢聖呢？既然說是三地以上了，他還要念佛往生幹嘛呢？他隨意可以往生，就不需要這樣，所以說那都是凡夫往生，這往後我們還會講到。

善導大師說修行過程當中分五個正行：所謂讀誦、觀察、禮拜、稱名、讚歎供養。讚歎、供養合一，這也是善導大師提出來的。第一個是讀誦；然後是觀察，觀察就是修觀；還有禮拜，禮拜就是懺悔；還有稱名、讚歎和供養。他說這五種行當中，只有稱名是正行中的正行，其它都成爲正行當中的助行——幫助稱名念佛。也就是說在此之前都是觀想和觀像念佛，到了善導大師，他是極力提倡我們現在的稱名念佛。

他說觀想和觀像念佛沒辦法普被所有的眾生，因爲眾生很忙，哪有什麼時間坐在那裏觀想和觀像？他觀不起來呀。《觀經》裏面說，觀阿彌陀佛的像要那麼大，你怎麼觀吶？觀不起來。經中說一朵蓮花當中

出無數的蓮花，一朵蓮花當中又出了三十六億百千佛。蓮花當中怎麼化三十六億百千佛，你怎麼去觀想？沒辦法觀想的。

那麼後來善導大師就提倡專門持名。持名有很多根據的，不是說沒有根據：《彌陀經》裏說「執持名號」，就是說持名念佛的；彌陀的四十八願當中，就有講持佛名號而往生。所以說他尤其讚歎持名，這麼一來淨土法門就能夠普及、普遍。到現在為止，我們能夠這麼普遍地念佛，這麼多居士男、居士女能夠持名念佛，是善導大師極力提倡持名念佛往生的結果。這是善導大師。

再來是承遠大師。承遠大師是四川人，他二十四歲時，出蜀到荊州玉泉寺出家，在玉泉寺依惠真長老剃度，以後他就住到湖南南嶽衡山去了。衡山當時有個叫通相律師的，就向他求受具足戒，跟他學律。學律學了不久以後，他就遇到慧日法師，也就是我們剛才講的慈潛大師。慧日法師給他講說《無量壽經》，叫他專門念佛。本來他有出來參學了一段時間，後來又回到衡山去了，建了一個小小的精舍，叫「彌陀臺」，自己在那裏專門苦修念佛。有人供養他就吃點飯，沒人供養就到山上找點野菜、野果吃，是非常苦修的一個人。

後來大家是怎麼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呢？那是法照大師的原因。法照大師在東林寺修禪的時候，入定看見阿彌陀佛身邊站着一個人，衣衫襤褸，穿得破破爛爛，他問說：「這是什麼人站在那裏呀！」回答說：「那是南嶽承遠大師。」他想：這麼厲害呀！現在人還活着，就有像隱在阿彌陀佛的身邊，一定要去拜

見一下。後來法照大師就到衡山去拜見。

承遠大師確實是在山上一個人住，穿的衣服非常破爛，也不像我們現在會洗洗澡。曾經有一個人去找承遠大師，看見承遠大師本人，他以爲是承遠大師的侍者，他說：「你搞得這麼髒，穿得破破爛爛的，你怎麼照顧你師父啊？」承遠大師也沒說什麼，笑一笑。後來一打聽，才知道這就是承遠大師本人。

法照大師後來就到衡山來找他，拜見他，他就告訴法照大師念佛法門的事情，後來法照大師也就在南嶽衡山住下來了。我們等下再講法照大師，接下去就是法照大師了。法照大師後來被宮廷召去，因爲他會「五會念佛」，聲音很好，唱得很好聽，他就鼓勵宮廷人念佛。後來法照大師被命爲國師，他是受學於承遠大師，所以說承遠大師是國師的師父，那還了得！朝廷就命名承遠大師所住的地方叫「般舟道場」，我們現在禮祖說「南嶽般舟承公大師」，「般舟」就是皇帝命名叫「般舟道場」，是這樣子。然後在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他召集底下的弟子，跟他們一一地告假後就往生了。這是承遠大師。

接下來是法照大師，他也是唐朝的，他早期是修禪，後來他受學於承遠大師。在大曆二年，也就是公元767年，在南嶽雲峰寺，快要過堂時，他就拿出鉢——過去不像我們現在鉢是擺在那裏，鉢要拿回去的。他把鉢拿出來，怎麼樣？現五色祥雲，在鉢裏面現了一個世界，有一座山，山裏有很多寺廟，其中一個寺廟有一個石門，旁邊有條水溝，寺廟上面寫着什麼字？「大聖竹林寺」。我們去過大聖竹林寺那個地方，大聖竹林寺原先是很大的，就是我們現在去的竹林寺這一邊，它右手邊那座山過去原來都是寺廟，很大

一個地方，現在還有很多瓦礫。

這樣的景象在鉢裏顯現得十分清晰，時間還不短，有十幾分鐘。他覺得：我怎麼這樣呢？他懷疑呀，不敢相信，他覺得這肯定是錯覺。然後過堂吃飯，吃到一半，那個鉢又顯出這樣：五色祥雲出來，又有一座山，亭臺樓閣非常的莊嚴，而且還有文殊菩薩在那裏說法。一直到他吃完以後，這景象才消失。他就問其他的出家人，他說我見到這麼一座山，他沒有講說我見到瑞相了，他說有這麼一座山，有這樣的寺廟，應該是哪裏呀？有去過五臺山的人說，那是五臺山，五臺山就是那個情形。四大名山當中，我認為五臺山實在很闊氣，那個山很渾厚、很大的。峨眉是秀，那五臺實在是闊氣，我看那寺廟也是很壯觀。後來他想去朝拜五臺山，一直沒有去成，從湖南到山西很遠。過去走路的，不像現在坐飛機，「嗖」一下就到了，沒那麼簡單，一直沒有成行。

之後過了兩年，法照大師離開南嶽，到現在的衡陽，當時叫衡州，有個湖東寺，住到那裏。他就鼓勵大家念佛，念着念着呢，整個寺廟都有一圈五色祥雲，又有瑞相顯現，亭臺樓閣又出來了，而且見到阿彌陀佛和兩位菩薩——觀音和勢至。這個景象持續多久？四個小時，這個瑞相實在是很久，他也沒有跟別人講。

這樣過了一段時間，他遇到一個出家人，白髮蒼蒼的樣子，就對他說：「你不是早就要去五臺山，怎麼到現在還不去呀？」他說：「五臺山那麼遠，路途又遙遠，我又不識路，怎麼去呀，有很多障緣吶！」

那個老和尚就跟他講：「你只要決心去，一定沒有障緣，誰也阻擋不了你！」說完話這個人就不見了。他就覺得很奇怪，後來想：既然是這樣，肯定是菩薩示意要我去五臺山。

之後他就去了，他約了幾個人一道去朝五臺山，走着走着快到五臺山，又見到這種景象。他怎麼老見呢，我們一次沒見着啊！他又見到種種景象，見到文殊和普賢菩薩，那個場面很大，很多人在那裏聽經聞法。他就過去請示文殊菩薩說：「這末法時代我應該修什麼才好啊？」文殊菩薩告訴他說：「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意思是所有修行法門都不如念佛。文殊菩薩又說：「我於過去因念佛故，得一切種智。」文殊菩薩這樣告訴他，並且教他念佛的一些方法，完了以後這個景象就沒有了。他就在五臺山住了一段時間。

後來他想既然有這麼一個因緣，就想建竹林寺，但是一直沒有機會。之後有個老和尚就跟他講說：「你屢次見到五臺山這個景象，你為什麼到現在不跟人家講啊？」他說：「我講了人家相信嗎？」他說：「你要講，你為什麼不講呢？」過了一段時間他又沒講，那個老和尚又出現：「你怎麼不講啊？你見到那個景象，你要講出來給人家聽啊！」然後他就講了，一直敘述這個過程。後來終於有了機緣，他就興建大聖竹林寺，在大聖竹林寺就提倡「五會念佛」。

這「五會念佛」具體怎麼念呢？據說現在已經失傳了。不過說現在還有人「五會念佛」，聲音平啊、揚啊、緩啊、急啊，念四句「南無阿彌陀佛」，後面一句是「阿彌陀佛」。到底說這五句念完了，後面一句「阿

彌陀佛」，還是說四句一直念，念完了轉爲「阿彌陀佛」？你們說什麼是「五會念佛」？竹林寺據說現在還是五會念佛，不知道是不是，也搞不清楚，我們這裏從竹林寺也來了不少人。反正當時是這樣，據說失傳了。他傳了大概有五六百年的時間，現在也有在念，所以說他的影響很大。後來唐朝德宗的時候，把他迎到宮中，敎人家念佛，故此說當時稱他爲國師。而且他還作了五會音聲的曲調，用譜把曲調記錄下來，可能後來也失傳了。這是法照大師。

法照大師接下來是少康大師。因爲淨土宗的祖師們都是後人編入，匯集而成的，所以年代上並不連續。少康大師是浙江縉雲縣人，少康大師生下來，一直到七歲都不會講話。七歲不會講話，在座的有沒有啊？他一天坐在那裏就笑笑，不講話，但是其他方面都好好的，就這樣子。有一天，他母親領他到附近有一個靈山寺去拜佛，拜着拜着他母親就問他說：「中間坐的是什麼佛啊？」他突然間講話了，他說：「那是釋迦牟尼佛！」他講話了！他母親知道這個孩子肯定是善根深厚，就把他送去出家了。出家沒有白送啊，當祖師了。

很多祖師大德都有一定的因緣，他先學《華嚴》以及《瑜伽》，後來在洛陽白馬寺的大殿裏，見到什麼呢？佛放光，光裏面出來善導大師坐在上面。後來他就發願專修淨土法門。到了晚年，南下到浙江的新定那個地方，新定是一個縣，我們現在禮祖不是有「新定烏龍康公大師」嗎？就是他住在新定縣的烏龍山，在那個地方建了一個道場念佛。

平時人家供養他的錢，他拿去幹什麼呢？在村莊只要看見有小孩子或者有什麼人在那裏，他就勸說：「你念一句佛，我給你一個錢。」過去不是一塊錢，是一個錢，念一句佛給一個錢。後來大家知道說，附近有一個老和尚經常會給錢，很多人就排着隊去念佛。慢慢地，念一句給一個錢給不起，然後念十句給一個錢，再往後念一百句給一個錢，那也有很多人，周圍老百姓都念佛了，他是這麼去化度的。

這位少康大師被稱為「後善導」，他念佛的時候，念一句佛嘴巴出一尊佛像，「南無阿彌陀佛……」，佛像一直連着出來，是這樣的一個瑞相，因此後人稱他為「後善導」。所以說少康大師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德。

第六祖是永明延壽大師，永明又叫延壽，他本來是河南人，後來遷到浙江的餘杭。他出家前做什麼你們知道嗎？就是現在的稅務官。他當稅務官把自己所有的俸祿，也就是現在講的月薪、工資，全部拿去放生。自己的錢用完了，又把公家的錢也拿去放生，這樣本來稅收上來的錢，他都拿去放生了。公款是要繳納的，用現在話說要交到國庫去，他都放生用完了。後來查下來說這錢都把它用來放生了，這樣挪用公款也可以呀！然後有人告狀，就把他抓起來，關到監獄裏面去，他就在監獄裏面打坐。

當時有個叫錢文穆王，下令對看監獄的人說：觀察那些抓起來的人，看他在監獄裏面的神情如何，如果他害怕、恐懼就把他殺掉，如果他神情很自然，不害怕，就把他放了。這也是個奇怪的事情！因為永明大師他放生了，他覺得我救那麼多眾生的命，替你們這些人去做了好事，所以他在裏面一點兒都不

害怕，神情自若在那裏念佛。後來看監獄的人就告訴當地的官員，他說：「那個人一點兒都不害怕，還在那裏很自在啊！」於是就把他放了，以後他就出家去了。

永明大師後來也是禪宗法眼派的第三祖，也是禪宗門下的。他早期是修《法華》，拜法華懺的，有一天拜着拜着，那個桌子上擺了很多蓮花，就像我們這前面擺了很多蓮花，有一朵蓮花沾在他手上，怎麼弄它都掉不下來，很奇怪。後來他想到底要修哪個法門呢，到底要修淨土念佛，還是要修禪觀呢？定不下來，他就做了兩個闔，「闔」聽懂吧？北方人聽得懂，南方人聽不懂。做了兩個闔，在那兒抓，他想：我抓到哪一個，就修哪個法門。七次都抓到念佛，修禪定一次沒抓着。這樣呢，他就潛心於念佛，修淨土。他早期是修禪的，「四料簡」就是出於永明壽禪師。但是按現在人講，他修得很難，怎麼修得很難呢？一天要做一百零八件佛門的事情，也就是說他要做好多事啦，念佛、拜懺、持咒，這些東西都算進去。他要持《大悲咒》、《尊勝咒》，還要念佛、禮懺，他拜佛以外還專門拜懺，還誦《法華經》，還有《心經》，還要打坐，還要跟居士開示，跟廟裏的師父開示，還要放蒙山施食……你看見沒有，要做多少事情？所以說他這個叫「萬善同歸」，把所有事情通通回到極樂世界去。

到了晚年，他一天要念十萬聲佛號。如果要念十萬聲佛號，上面的事情就做不成了，一天才多少時間，他晚年一天就念十萬聲佛號。到了臨終的時候，他焚好香以後跟大眾告假，他說：「大眾師父我要走了。」他們說：「你去哪裏呀？」他說：「去我該去的地方。」然後盤着腿就這樣坐化往生了，是這麼一個大師。

他作了《宗鏡錄》，我們這裏還有，廟裏擺了很多《宗鏡錄》，就是永明壽禪師作的。《宗鏡錄》裏敘述了很多內容，禪、淨、教都有，有一百卷之多。還作了《萬善同歸集》，永明壽禪師是「萬善同歸」，他說修哪一宗、修哪個法，通通歸到極樂世界去。他說不相妨礙，沒有問題，所以說他尤其側重於淨土法門。他後來還作了「四料簡」：「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爲人師，來生作佛祖」，他有這樣提倡修禪。如果說「無禪有淨土」呢？他說「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大家都去了，也沒問題。如果「有禪無淨土」呢？「十人九蹉路」，怕會很危險，「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怕有些境現前，就是《楞嚴經》裏面講的五十陰魔現前你就不知道，就會導致出差錯。「無禪無淨土」，就是不修什麼，也不信仰的人，會怎麼樣？就很危險了，鐵床、鐵柱就下去了。這是永明壽禪師。

第七祖是省常大師，省常大師事跡比較少，傳記裏面也比較少。他是浙江錢塘人，七歲就出家了，十七歲多他就受具足戒。到後來他在什麼地方呢？杭州昭慶寺，我們叫「杭州昭慶常公大師」。他專修淨業，也結蓮社，當時有這麼一千多人，一起發願念佛往生。他說「我與一千大眾、八十比丘」，也就是說四眾裏面在家人多，有八十個比丘，沒有講到比丘尼，八十個比丘和一千多在家信眾一起發願往生。要往生的那天，他端坐在那念佛，念着念着，突然間很大聲地喊起來：「佛來了！」然後他就往生了。這是省常大師。

第八祖是蓮池大師。蓮池大師是哪個朝代？我們剛才講的省常大師是唐末宋初的人，蓮池大師是明

朝人。蓮池大師還有一個名字叫「株宏」，他還有一個「字」誰知道？佛慧。他出家不是很早，三十多歲才出了家。他是書香門第，很有文化的一個人。他鄰居有個老太太，整天坐在門口拿個念珠在念佛，他就問那老太太：「你整天念佛，念佛有什麼效果啊？」她說：「我也不知道。」她說：「我的丈夫因為念佛，往生的時候很自在，沒有一點兒痛苦，所以說我也念佛。」就這麼一句話，對他啓發也挺大，他想念佛原來是這樣，然後他自己也誠心想好好地念佛，記在心裏。

到了二十七歲，他父親去世了，三十二歲，他母親也去世了，他就感覺人生實在是太無常了。後來他就跟他的妻子湯氏決別，要去修道，怕他妻子不同意，他就寫個字條放在那兒，讓他妻子看見，看有什麼反應。他說：「恩愛不常，生死莫代，吾往矣，汝自爲計。」他妻子什麼反應呢？她說那你就去吧，「君你先行，我自有安排。」這多好啊！妻子恩愛，大家都這樣就好了，是不是這樣？你們回去也寫個字條？那麻煩大了，這要不得，你們的先生或者老婆都找我算賬，麻煩大了，對不對！那要看因緣，你們因緣成熟了可以這樣子，因緣不成熟的話也不行。對家庭和社會的義務要完成，完成差不多了，要好好地修行，不要去牽累那麼多的事，否則你就會沒有解脫時了。

在家修行真是有點兒困難，爲什麼？有一個家啊！你看「家」字上面是寶蓋頭，底下那個是「豕」，豬圈給它圈在裏面，有自由嗎？就沒有自由。有一個家，你就不得自由，你整天無論去哪個地方，心總是繫念着家人。我們出家，住在哪裏都行，有緣我住在這兒，沒緣我背包走人了，很瀟灑啊！出家人沒家，

處處都是家，他有他瀟灑的一面。

居士就說：「你們出家人整天東跑西跑幹什麼？好好住一個地方不好嗎！」我們的祖宗就是這麼規定的，佛說比丘住一個地方最長住三個月，住三個月要挪一個地方，哪怕你住一個房間，住三個月也要搬一次房間。常住師父覺得整天搬房間煩人，其實這才符合佛制。你不願意搬，他叫你搬，這樣是符合佛制。佛告訴我們最長三個月，那最短多長時間呢？沒有一定。最長三個月，安居期間沒得搬，所以住三個月，平時要經常搬，哪怕你住在哪棵樹下，跟那個樹有感情了都不行的。「我喜歡這棵樹，哎呀，這個樹好好喔！」這不行，產生執著了，對住處產生執著，貪著住處，眾生會這樣子。

你看在家人修一個家，他七裝修、八裝修，搞這樣的樓梯，那樣的廁所，還要那樣的馬桶，一天到晚東搞西搞，是不是這樣子？有錢人裝修一個廁所，要花幾十萬？五十多萬啊！那廁所只是拉大便用的嘛，你搞幾十萬幹什麼！錢拿去做其他有用的事還不好？他要擺闊，眾生執著那個住處。

所以說有那個家，你就會繫心於此處，修行就比較難。不信？你們在家人是不是這樣？是啊，對不對！好不容易來聽聽經，等下你就要回家了。我們回房間也叫「回家」，那心就不一樣。你們的心不一樣，就會想着家，牽牽掛掛，對修行就有障礙。兒子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啦，找不到合適的對象啦，找對象你又要幫忙參考一下，這個女的怎麼樣，合適不合適啊，然後你在那裏瞎摻和。兒子或者女兒說：「到底是我結婚，還是你結婚嘛！你管那麼多。」然後你總是要管：「這個人我看了不滿意！」那兒子很滿意，

你硬是不滿意，是不是？我們有很多牽掛，很多障礙，家就是這樣子，所以你真正要出家才能夠修行啊！

蓮池大師決意說：我要出家修行。他出家了以後，他的妻子隨後也去出家了，當比丘尼了。你們家能夠這樣也好，你們出家，老婆去當比丘尼。或者你出家，你的老公去當和尚，兒子當小和尚，女兒當小尼姑，對不對！那不能這麼幹，麻煩大了，是不是這樣？蓮池大師要出家的時候作了《七筆勾詞》，棄家了。《七筆勾》很有名的，就是說在家所有的事情，七筆全部勾完，功名利祿什麼的一切事情全都不要了，放下了。所以你看，真心出家，就要放下一切。

出了家以後，家裏還弄一間房子，然後跟兄弟爭執什麼的，諸大德千萬不能幹這種事。你出家就要堵住後路，沒家可回，什麼都不要，一下子跟兄弟姐妹勾完：「我這一間房子就送給你們處理去，賣掉！」你就沒得回。你說：「先留着，萬一我要回來呢？」「萬一我要回來」就麻煩了，你有退路啊，到時間你真的就想回來。

十多年前，有個小沙彌跟我出家，他父親送來的。我說：「你是真出家還是假出家？」我問他父親：「你到底怎麼想的？」他說：「他能出就出，不能出就回去唄！」我說：「你肯定出不成家」。果然，倒回去了，倒駕慈航。我說：「你作爲父母一定要施加壓力，讓他回不來，這樣才可以。」他要繫心於佛門吶！而且你出家不能敗壞家裏的名聲，以及佛教的名聲，必須要是這樣子。我們自己出家的人，也要做這麼一個斷路，要把路斷了。你不能說：「那香火沒了怎麼辦？我這一房，那紅線牽不下去了。」你收徒弟

多得很，紅線多得要死，你牽那個紅線幹什麼，對不對？必須要這樣的。

我當時出家，我父親說：「你要出成家，你回來，我第一個把你媽活埋了，第二個埋你。」他說是我媽把我給帶壞了，讓我去出家。然後他就跟我媽說：「你自己注意啊！兒子去出家出不成，第一個先埋你，第二個埋兒子。」所以我一出家就沒有想回去，到現在為止我沒想回去，我現在都老了吧，對不對？你必須要沒有退路才可以，像蓮池大師一樣，全部勾到完。既然出家，父母如果身體健康你也不要常回家，為什麼？人家現在唱歌不是說「常回家看看」嗎？那是世俗人，我們好好地修行，就是對父母最好的報答。如果他們有病痛，我們應該去看看，這是作為兒子應盡的一份心意，理應是如此。如果沒有什麼事情，不要三天兩頭回家看看，再在家裏住住啦，那樣是不行的。

過去也有個小和尚，他父母真心希望他出家，然後他媽媽又整天希望他回去。後來我說：「你這樣不好啊，他會出不成家的。」她說：「我想他！」我說：「想他你到廟裏來看他。」他很小，因為在廟裏有這麼多制度管他：早晨要早早起來，吃得又不好，睡得又不好，玩得又不好。回到家裏去，父母百般地呵護，煮好吃的彌補他，早晨睡到很晚起來，他就會覺得還是家裏好。她不信，後來他父母趕他出來他也不出來了。後來他爸問我怎麼辦？我說怎麼辦，都是你自己搞的。問我怎麼辦，那只好涼拌嘍，對不對？他就會有繫縛、繫念，因為我們畢竟是世俗凡人，對這世間有種種眷戀，所以你必须斷這樣的一個心，出家要斷這樣的心，像蓮池大師一樣，我們學古德要這樣學！

蓮池大師受了具戒以後，就到處去行腳參訪，很辛苦的。他開始都是修禪的，在唐、宋、元、明那個時候，禪宗非常的興盛，禪門出了很多大德，幾乎都是以修禪為背景。看我們淨土宗的諸大德，都是從修禪而轉為淨的，歸宿於淨土。諸位！大家修什麼都不妨，「萬善同歸」也是挺好的。有個老禪師告訴蓮池大師一句話，他說：「勿貪名利，唯一心辦道，老實持戒念佛！」他記住這句話了，所以說他就不貪名利呀，一心辦道，老實持戒念佛。

到了晚年，他就住在雲棲。雲棲那個地方實在是好啊！去過吧？就在杭州，離靈隱寺不遠，現在很方便，有個隧道一過去就是了。那個竹林實在非常的漂亮，毛竹長得很漂亮，現在成了旅遊的一個景點。蓮池大師很會找，找到那麼一個地方。他原先住在那裏，在那裏念佛修行。當時那裏有一隻老虎，經常會傷人，老百姓找蓮池大師說：「這隻老虎，你有什麼辦法呢？」蓮池大師就給它皈依說法，後來那老虎就走了。

還有一次，大家都知道：祈雨。那年天乾旱得很厲害，老百姓說：「上一次他能夠趕走老虎，這一次天不下雨，請他老人家出來給我們求雨呀！」蓮池大師說：「我哪裏會求雨，這個東西怎麼求我哪知道，我只會念佛啊！」他們說：「你只要給我們下雨就好，管你念什麼！」老百姓也不懂啊，只要下雨就好。他說：「我哪敢保證下雨，念佛哪裏會下雨，我經常念佛也沒有下雨呀！」全部的老百姓，整個村莊的人都去跪在那請他，那怎麼辦？那就去唄！他拿個小木魚，老百姓田裏的莊稼都乾枯了，他走到哪裏雨

下到哪裏，轉那麼一大圈，到處都下雨了，是這樣子，他有這樣的一個德！

他生活非常的簡樸。然後他要往生之前半個月呢，他就跑到附近的一些居士那裏，挨家挨戶跟人家去告別，他說：「我要走了，我要回去了。」居士也不知道，「你回到那裏去呀？」他說：「我要回家了。」他們說：「你這麼老了，你還回家？」他說：「我要回該回的那個家。」有些居士就知道，有些居士不知道。有些弟子就挽留他：「你這麼有威望一個大德，能夠留在世間常利益眾生不是很好嗎！」他就跟人家講說：「老實念佛，莫換題目就好了，到時間就跟我一樣。」

他寫的《阿彌陀經疏鈔》，義理非常的好，我們下一階段想跟大家一起來學習，義理確實有點兒深，我能不能講得了還是個問題，現在正在考慮。因為我看了兩遍，裏面還有一些不太通得過的地方，求求阿彌陀佛加持加持，看看能不能學得了。《彌陀疏鈔》比較長，確實是很好，你看到那個，真是說對彌陀淨土以及彌陀的境界，有一個非常開闊的胸懷。他還有個《竹窗隨筆》流行於世，蕩益大師就是因為看到他的《竹窗隨筆》，後來他的一些思想有所改變。蓮池大師就是提倡專門念佛，但是他有融匯各宗的思想，他說念佛含攝一切功德，那就在《彌陀疏鈔》當中體現出來，他說阿彌陀佛這個名號能召萬德。

下來九祖是蕩益大師。我們所學的這本《彌陀要解》就是他老人家寫的，我們要學他的這個內容。蕩益又叫「智旭」，智慧的「智」，旭日的「旭」，他又號「西有」，別號「八道人」，他是江蘇吳縣人。他父親到了晚年沒有生兒子，就念《大悲咒》，念着念着就感得因緣生了蕩益大師。藕益大師七歲就開

始吃素了，十二歲讀儒家的書，這是中國的傳統，早期都要讀儒家的書，如《三字經》、《論語》、《中庸》、《大學》，他要讀這些書。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他就覺得佛教和老道完全不需要生存，他就想要滅佛、滅道。那麼十二歲以後，他就開葷了。他讀了這些書以後，就不吃素了，就吃葷酒，作《辟佛論》——要把佛辟掉的意思，叫做《辟佛論》。

到了十七歲，他偶然的機會讀到蓮池大師的《竹窗隨筆》和《自知錄序》。讀了這兩本書以後，他就把那個《辟佛論》給燒掉了，他知道原先的一些做法是錯誤的，就改悔了。不久以後又讀到《地藏經》，讀《地藏經》以後呢，就準備發心要出家了。所以說，我們出家人聽到《地藏經》如果無動於衷啊，實在是……我看快變成「斷善根」的人了，對吧！這個《地藏經》是很啓發人發心的，讓我們知道地獄苦的事情，要發心出世。

他二十二歲就開始念佛，當時他也不懂得參禪。二十三歲他聽講《楞嚴經》，聽了「世界在空，空生大覺」這兩句話以後，他就產生一個疑團。禪宗裏面不是要生起疑團去參嗎？這兩句話就是生起他的參究內心的緣起。然後他在佛前發了四十八大願，決心要出家。

蕩益大師是到二十四歲才出家的，在此之前，他還沒出家就開始研究佛學了。二十四歲時，三次夢見憨山大師，他就想去見憨山大師。憨山大師法號叫德清，他在廣東，江蘇離廣東還很遠。過去要走路的，沒那麼方便，他沒辦法去拜憨山大師。憨山大師的一個門人叫雪嶺，雪就是下雪那個「雪」，山嶺的「嶺」。

後來他就從雪嶺法師那裏出家，雪嶺法師給他起名字叫「智旭」，也叫「蕩益」。雪嶺大師是誰大家也不太知道，可是他的徒弟這麼有名氣——就是蕩益大師。據說蕩益大師是在雲棲的塔前落的髮，所以後來他一直稱蓮池大師爲和尚。在「五重玄義」前面，他開始也是稱「蓮池和尚」。因爲他很仰慕蓮池大師，可是沒有機會親近他，所以說只是在他的塔前落髮。後來他就以這樣一個形式，也稱蓮池大師是剃髮和尚，但實際上他是在雪嶺法師那裏剃髮的。

二十五歲時，他到餘杭的徑山。徑山寺，你們去過沒有？我去過徑山，山路要走很遠的地方。那個道場也是挺好，旁邊有一個村莊，以前不知道有沒有，現在有個村莊。現在住的出家人不是很多，因爲它畢竟是很偏僻呀，那個住持也是非常老實的一個人。它那個禪堂修得也蠻好，禪堂不是很大，蠻好。住持帶我們去參觀，裏面就一個人在那坐香，一個人跑香，然後一個人坐香，也挺好的。蓮池大師在徑山修禪的時候，住的第二年就在那裏開悟了。之後他就開始閱藏了，尤其對律方面他很重視，蕩益大師很有名的一個律學著作是什麼？《重治毗尼事義集要》，很有名的。

二十六歲，他受了菩薩戒。他看了律以後，就不敢受比丘戒，那麼受了菩薩戒，稱自己爲「菩薩沙彌」。他說我只是一個沙彌而已，不夠比丘的資格格，恐怕也做不了、做不到啊！而且像弘一大師所主張的那樣，他們也有共同的一些看法。到了四十六歲他又得了戒體，通過禮占察懺而感得相好，因感相好而得戒體，他是以這樣的方式得戒的。

到二十八歲的時候，他母親病得很厲害，就想去救他母親，怎麼也沒有辦法！他想：我出家這麼久了——其實也不久，二十四歲出家，二十八歲他母親病了——我母親病這麼重，救母親却一點兒辦法都沒有啊！他就痛徹肺肝，內心非常的痛苦。後來他母親就去世了，他把母親送葬以後，就在山上結了一個小小的茅棚在那裏閉關，一方面是守孝，一方面是在那裏自己修行。

閉關修行的過程中呢，他得了一場大病，他在此之前也都是修禪、閱藏。得了大病以後，他覺得：我沒辦法，一點兒自己做主的能力都沒有啊！後來他就發心念佛。我看這些大德裏面，很多都是因為生了大病以後，發心念佛往生西方的，這樣的比較多。他在山上閉關大概有兩年就出關了，出關以後就跟隨一個叫雪航的大師學律，所以後來他也是隨緣地弘揚戒律。

蓮池大師三十二歲又開始學天台，三十七歲以後就開始著述，跟人家講說。他住的地方也沒有定，到處隨緣。到了晚年，蕩益大師活得也不久，五十七歲，很短。你看這麼一位大德這麼早入滅，實在可惜，人命無常了，也沒辦法！所謂晚年，他要歸宿一個地方，就住在杭州北天目靈峰寺。那個靈峰寺我也去過，那地方很遠，不過實在是好，過去真是修行的一個好地方，大德們也很會找，找到那麼一個僻靜的地方。但是現在那個地方也開發旅遊了，廟裏沒人去了，前面修了一個公園老老大，弄些亭臺樓閣讓人家去參觀。《彌陀要解》是他在四十九歲的時候寫的，他花了多長時間寫成呢？據說是九天就寫完了，九月廿七開始，到十月初五就寫完了。

他到五十七歲就圓寂了，當時是面西結跏趺坐。他往生時有點特殊，盤着腿，快要斷氣的時候舉個手，然後就往生了。他往生以後並沒有立即就荼毗，沒有馬上火化，可能是我們現在講的裝缸。放了三年以後，開了缸一看呢，他原來剃的是光頭，開缸時頭髮把整個耳朵都蓋上，那個臉就跟活人一樣。荼毗以後，他的牙齒和舌頭完好，也就是他所講所說是符合聖意，跟羅什大師一樣舌頭不化。他本來臨往生的時候，告訴他底下的門人說，他死了以後骨灰磨成粉，撒到各個地方去喂鳥這樣子。後來人家說，他這麼好的瑞相，就沒有拿去扔掉，還建了個塔，現在這個塔還在靈峰寺。

他的《彌陀要解》和《靈峰宗論》非常有名，而且還有《淨土十要》。你看藕益大師二十四歲才出家，五十七歲就入滅了，可他的著述很多，有四十八種之多，三百多卷。寫了這麼多的著作留給後人，而且他修行又修得那麼好。他所講的念佛，即圓即頓的心宗，一切歸於心，我們從《要解》當中就能夠看得出來。

第十祖是截流大師。截流又叫「行策」，他的父親跟憨山大師是好朋友。憨山大師入滅了三年以後，有一天他父親就夢見憨山大師到他家裏來，不久就生了截流大師，所以他們始終認為，截流大師是憨山大師再來的。截流大師是二十三歲出家，他是清朝人，在康熙三年（1664年，39歲）的時候，於杭州的西湖旁邊有個小河渚上面，自己一個人住在那裏靜修，專修淨業六年。後來住在虞山普仁，我們現在禮祖不是說「虞山普仁」嘛，他在虞山普仁那個地方結蓮社，所謂結蓮社就是組織很多人一起念佛。他打佛

七不是我們現在講的打五個七、十個七，他一打打三年，打三年的佛七，這樣子。他五十五歲就入滅了，也不是很長，但是種種瑞相，跟諸大德也是一樣。這是截流大師。

第十一祖是省庵大師。省庵又叫「實賢」，也叫「思齊」，江蘇常熟人，現在還有常熟這地方吧。他七歲就去拜師父學佛，很多大德都是七歲，吉藏大師也是七歲就去學佛。然後十五歲剃度，二十來歲就依一個叫紹曇的法師學教。二十八歲的時候，他在靈鷲和尚那裏參禪，參禪參的是「念佛是誰？」到了清朝，參念佛禪也比較普遍，早期就很少，因為念佛法門一普遍，就問念佛到底是誰呀？後來他有所悟，有一天，他說我夢醒了，告訴大家：「我的睡夢已經醒來了。」之後他又在真寂寺閉關閱藏念佛，也就是說白天閱藏，晚上念佛。

一七一九年（三十四歲）到阿育王寺拜舍利，先後五次燃指供佛，五次燃指指頭都燒到完吶！在阿育王寺，他經常宣講《遺教經》和《彌陀經》。尤其每年的佛涅槃日他都講《遺教經》，追思佛陀。後來他住杭州的梵天寺，就謝絕諸緣專門修淨土了。

在一七三三年的時候（四十八歲），佛成道日，也就是臘月八日，他就對弟子們說：「我明年四月十四，要去一個很遠的地方。」他說：「我要長往了。」此後還有幾個月時間，他就開始閉關念佛，一天念十萬聲。所以說這個十萬聲，很多祖師都能念，現在也有人提倡說每天念十萬聲，說明說這個佛號多念還是有意義的。到了第二年（1734年，四十九歲）四月初二，他本來說十四日走，初二他就出關了。

十二日去跟大眾告假，十三日把所有的事情交待清楚，十四日五更，他自己去沐浴更衣，然後坐化。他活了多久呢？才四十九歲呀！看見沒有，四十九歲。我明年就該死了，我明年就四十九歲了，是不是這樣？可人家是道業已成吶！所以說人命無常，你說要多少歲走不一定。當然省庵大師已經修成了，早一點往生也是個好事，免得在世間受苦！

省庵大師作了《勸發菩提心文》，這個是很有名的，這個《勸發菩提心文》我也講了很多次了。還有《淨土詩》、《續往生傳》等等。省庵大師的思想尤其是痛斥那些狂禪，痛斥狂禪，指歸淨土。他說實修沒關係，如果你光是嘴巴講禪，什麼都不要啊，什麼相都不要，那就要痛斥。他尤其強調要精進修行，先求自度，然後才度人，他說你自己都沒度，怎麼度人呢？比較困難，對吧！後期才有這麼一些思想。

第十二祖，徹悟大師。徹悟又叫「際醒」，還有一個名號，知道嗎？夢東禪師。現在不是有本書叫《夢東禪師遺集》嘛，那就是徹悟大師所作。他是河北人，二十二歲大病了一場，後來他就想，這人世無常，應該要去出家。我們很多人也病了很多次，也沒發出家的心，是不是這樣？後來他就廣學多參，早期是學《圓覺經》、《法華經》、《楞嚴經》，率眾參禪，後來因為又病了一次，就專門念佛了。因為念佛，病突然間好了，後來就專門皈命於淨土法門。

嘉慶五年（四十歲），他在紅螺山資福寺，我們現在禮祖的時候會唱「紅螺資福」，就是他所住的地方，住在那裏有十多年。嘉慶十五年（50歲）二月，他就開始準備後事了。他什麼時間往生的呢？十二

月十七往生的。他二月預知時至，就準備好了所有的事情，他往生時也有種種瑞相。

他對修淨土法門總結有十六個字，大家知道嗎？「真爲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這是非常有名的，現在很多地方都寫這個偈頌在那兒。他說要真爲生死，發起菩提心來，要以深的信和願來持佛名號，鼓勵後人。這是徹悟大師。

最後一祖是印光大師。目前爲止到十三祖，我們現在所了解的，包括史料當中所了解的是印光大師，以後的十四祖、十五祖不知道是什麼人。印光大師是清末至民國期間的人，他是一九四零年才往生的。印光大師又叫「聖量」，號「常慚愧僧」，他後來在一些書裏面都寫「常慚愧僧」，他覺得很慚愧呀！他是陝西人。

印光大師跟蕩益大師有一點相同之處，他也是傳承於儒家思想，也是要辟佛的。他開始不信仰佛教，後來突然有一次生病了，所以說印光大師常常講，修行一定要帶三分病，沒有病你道心起不來，因爲他自己生過病，起道心了。他因爲病了很多年，後來覺得搞不好跟我要滅佛有關係，他就痛改前非發心出家了。後來他就在終南山的蓮華洞寺，禮道純和尚出家。

他出家那地方我還去了呢，還很危險，差點兒遇到狗熊被弄死。我是跟本通師一起去的，他懶得爬，我一個人爬了很久，上面又起霧了，路又走錯了。下來人家告訴說：「不得了啊，山上有狗熊啊，會咬死你啊！」還好我去了沒什麼事情。那地方跟過去完全不同啦，很偏僻的一個地方。

因爲印祖年紀很小的時候患有一種病，什麼病？他眼睛有毛病，就是患了眼疾。出家以後，他在湖北一個蓮華寺當照客，他當照客的時候幫忙常住曬經，照客通常什麼都幹，這也幫忙，那也幫忙。六月六是曬經日，過去經是線訂本可以曬的，用的宣紙好曬，宣紙怕潮，你一曬它就好了。如果現在我們那個書啊，用膠的紙，你一曬它就脆了，不能曬。

如果有管藏經的人，我告訴你：像南方的季節，要到秋分以後，那個門才可以開的。尤其這一段時間，門不能開，潮氣很大，你得關緊緊的，就沒什麼問題。南方這個天氣有潮氣，大家也不知道什麼叫潮氣，他看看這天氣挺好，到處門窗開開，完了，裏面地板全濕了。你要看看溫度，如果說外面很熱裏面很冷，這種情況下它就會有濕氣。然後你要摸一下玻璃，有時候這裏起霧，裏面玻璃是濕的，趕緊把門窗打開；如果外面玻璃是濕的，要趕緊把門窗關起來。你不能說通通風嘛，一通風裏面全部濕了，外面濕氣就進來了。曬經也是這樣的，要到秋分以後，老大德們告訴我們：那時候空氣會稍微乾燥一點兒，你可以打開讓風吹一吹。

我們現在藏經都是用膠沾上的，你一曬它就脫膠變形了。所謂精裝本，那個殼很硬的，你一曬就變形、脫膠，不能曬的，線訂本的可以曬。你看過去的老藏經，現在一些古叢林底下還留下了一些殘本，都是文物。你到西園寺、靈岩山寺去，他們都有留下來那些版本，很珍貴，但那些不讓借的，只是放在那裏供養。這些線訂本可以曬。

印光大師在曬經的時候，得到一本《龍舒淨土文》，於是知道了念佛法門，給了他很大的啓示。印光大師字寫得很好，他有寫一個對子「念佛方能消宿業，竭誠自可轉凡心」，他經常會給人家寫字。後來在受大戒的時候，在戒場說他會寫字，很多人就請他幫忙寫。因為他本來有眼病，又寫字過多，他眼睛幾乎要瞎掉了，這麼嚴重！後來他就拼命地念佛，念着念着，眼睛突然間好起來了，他就覺得念佛的功德難思難議。

二十六歲，他就到北京紅螺山資福寺，也就是徹悟大師往生的地方，進入念佛堂專門念佛了。在那裏念佛念了三年，有剩餘的時間他就看經，修行還是需要學習。念佛也好，經教也通，印光大師是最突出的一位大德。你以為說他什麼都不懂，其實他看藏經，在普陀山閱藏經看了多久，二十幾年吶！

所以說一定要學教，不要着急着去修，否則你修出了狀況也不知道如何來處理，真是這樣子。你要多學一些教，你才知道怎麼辦。實在沒文化的人沒有辦法，有文化的人，你一邊修一邊要學一點兒道理，才有一個方向，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你才能夠突破得了。年輕時候你不學，老了學就來不及了。那個「老大德」在後山閉關，閉着閉着就出狀況了。因為他沒學教，就不懂得怎麼辦，什麼道理都不懂，這個關就過不了，卡在那了，就出問題了。你要修行它就出問題，你不修行，悠哉悠哉的，它什麼事都沒有，真是這樣子。

所以印光大師他一邊在念佛，一邊在看經教。三十三歲時，他因為護送藏經來到普陀山的法雨寺，

在藏經樓一住就住了二十幾年，在那裏深入經藏，也爲他後來寫《文鈔》打下了基礎。他這《文鈔》也不是故意去寫的，有人寫信來問一些問題，他就寫信回答，之後把這些信稿收集起來，就成了後來的《文鈔》。他還幫人家寫序，他的文學底子也很好，是這樣子。

晚年他到蘇州報國寺閉方便關，到一九三七年去了靈岩山，他其實在靈岩山的時間不是很久，三七年去的，四零年往生，閉生死關念佛的。當時到靈岩山去親近印祖的人實在是非常的多，沒地方睡，走廊到處都鋪起來。對於這樣的一個大德，能夠親近他、拜見他，乃至跟他說句話，大家都覺得很珍惜！他的一生非常的刻苦，非常的簡樸，他尤其強調惜福。

弘一大師也是這麼強調惜福的，弘一大師前半生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時間，都是在文學藝術當中度過的，後來出家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一出家他整個變了一個人。所以說我們要決心出家的人，真是要捨掉一切才可以。有心出家的人，你們看看弘一大師的傳，人家是怎麼走出家這路的，怎麼當一個和尚的。不是說我們有意去學他出名，是看他怎麼修行的，人家是怎麼看破世俗的。他那麼有名氣，一下子說放下就馬上放下。他是有妻子的人，在天津的時候據說有兒子，後來不怎麼來往了。他在日本認識了一個女子，彼此也非常相愛。

他遇到佛法想出家，好像很戲劇性的，一個朋友告訴他：「你既然覺得寺廟那麼好，和尚那麼好，你就出家去唄！」跟他開個玩笑。他說出家就出家，誰怕誰啊！如果就好像某人一樣：我死就死，我死

給你看！那就麻煩了，是不是這樣？你去死給人家看幹嘛呢？有本事你好好修行，修給人家看。然後他真的就出家了，一出家他就完全變了，變成一個老和尚。

如果你們看過電影《一輪明月》，就知道實在是很大的一個變化。所以說要出家就不要拖泥帶水。我那裏還有一片《一輪明月》，人家寄給我的。但是電影中他後半生時間演的也不是很多，有點兒太短了，太快了，只那麼一個多小時一生都完了。你不能說出家了，然後這裏又割捨不下啦，那裏還放不下啦，這樣那實在是：雞屁股拴繩——扯蛋！是不是？你要出家就乾脆一點、快一點，你不要這樣又不行，那樣又不行。

後來弘一大師在家時那位相愛的日本妻子去找他了。她說：「找李叔同。」他說：「李叔同已經沒了，現在是弘一。」她說：「你怎麼說出家就出家了，那事情也沒一個了啊！」他說：「世間很多事情是不了了之。」「若覓了時無了時」，他說：「不妨不了了之。」這句話我覺得很好，世間的很多事情，你要去了，了不完，不妨以不了了之，這樣子就了了。你說我家庭怎麼解決啊？怎麼解決？解決得了嗎？你解決不完吶！怎麼辦？不了了之，就決意出家了，理應是這樣子。

我們看民國的幾位大德，也是非常的了不起！可是我們都沒有機會見到他們。我們現在悠悠晃晃地來了，還覺得挺得意、挺高興。現在遇到大德都難，真正的大德我們沒遇到，民國這幾位這麼有修行的大德我們都沒遇到！你看太虛大師，還有弘一大師、印光大師，非常有名，但是我們沒見到，現在才來了，

太晚了。我們看淨土宗歷來這些這麼有修行的大德，我們都沒遇到，禪宗的就更多了。

印光大師強調惜福，淡泊名利，平實無奇，他什麼都不追求，他發願不收徒弟，也不當當家，也不作住持，是這麼一個人。弘一大師也是一樣，他也不當當家。弘一大師的生活，當然他的「格」會更高一點，他都沒辦法到僧團裏面去生活。他在僧團當中通常住另外一個地方，在南普陀是住在一個阿蘭若上面，在泉州他也是另外住一個地方，只是跟大家一起誦戒或什麼的。他覺得很多是不如法的事情，他是一個要求自己很嚴格的人。到湛山寺，人家請他去講戒，人家另外給他做的飯菜送到房間，他一看，這跟大眾吃得不一樣，他就不吃了。第二天簡單一點兒的飯菜，他還不吃，後來把大眾菜打去他才吃。所以說大德的一些風範，我們應該學習，不要去講奢侈、排場、風光，去幾星級賓館，如何這般，那都是消受福報的事情，大德們是我們應該學習的！

印光大師到一九四零年（八十歲）冬天預知時至，到臘月初三，他就對大眾開示，尤其強調淨土法門，他說：「淨土法門沒有什麼別的特殊之處，大家只要至誠懇切，無不蒙佛接引，帶業往生。」到了初四早上，一點半他就起來了，起床了他說：「念佛見佛，決定生西！」然後他就站起來了，他說：「蒙佛接引，我要走了！」是這樣。而且他也囑咐當時那個大德，叫妙真，妙真方丈，他還沒升座，正在籌備讓他升座的事情。因為印光大師在靈岩山沒有當住持，他推選妙真和尚，他說：「你住持道場一定要弘揚淨土。」靈岩山到現在為止還是弘揚淨土。他說：「不要學大派頭，要老老實實當和尚，把廟管好就行了，不要

學大派頭。」

圓拙法師受印光大師的影響也挺大的，他在廣化寺也沒有當過方丈，也沒去升座。我記得圓拙老和尚他還搭縵衣，他一直搭縵衣，他說弘一大師也搭縵衣，所以他也搭縵衣。我們有一段時間也學着搭縵衣，讓人有不少譏嫌，後來就沒搭了。人家說：「他搭縵衣到底是沙彌、居士，還是什麼人？」因為我們在廣化寺當班首，走在前面。人家說：「他又是班首，然後又搭縵衣，走前面，我們搭七衣的人走後面。」七說八說後來我們就沒搭了，我說這裝也裝不像，學人家學得又不像。圓老他是這樣的，是這麼一種情況。印祖還特別強調「誠」和「敬」。他說在佛門當中，一分恭敬就得一分利益，消一分業障，對佛法要誠心誠意。還要常懷慚愧，所以他自己也報着一種慚愧的心，以這樣的名言鼓勵後人，要慚愧、要敬、要誠。

這是淨宗的十三祖，跟大家介紹到這兒，我們現在接下來就要看《要解》。《要解》的文字多少有一點點深，居士學起來可能有點兒困難。我過去常常跟居士講法，也就是講一些通俗的，很深的沒辦法講，居士聽不懂，很多老太太聽得都睡着了，就很困難，沒辦法。所以這次你們居士只是旁聽一下就可以了，聽不懂不要緊，種一個善根。我們主要面對的是出家師父，如果太淺了，出家師父他們也聽不下去。居士當中學得有所深入的人，那麼正好契機。這裏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要解》我曾經講了三分之一，也發心想講，但是對淨土法門也沒什麼很深的了解和研究，只

是憑自己的一個直覺想跟大家講講，沒講下去。什麼原因呢？我們中途出了一個沙彌，這個沙彌原來在家身份蠻好，大學畢業，還當過航空站的副站長，來出家的文學底子也蠻好。我每次講《要解》的時候，他老干擾我，我講着講着，他「嗖」一下站起來，他說：你這樣講得不對，講得如何如何。因為他學得是什麼呢？日本的淨土真宗。我們到時候講《無量壽經》的時候，會跟大家講到淨土真宗的，尤其講攝生三願當中，我會作一個比較詳細的比較。他那種說法我們也早晚會受到影響，他現在在某省專門弘揚淨土真宗，搞不好有人會涉及到這些事情。我們作為出家師父會遇到這種情況，如果有人提出來我們怎麼去看。

當時他提了很多問題，因為我對淨土真宗沒有去研究，也沒有了解，所以沒辦法反駁他。後來因為這件事，我就看了很多真宗的書，尤其跟中國傳統的淨土思想作一些比較，找出它的一些問題出來。它尤其強調只要信就可以，就跟其它宗教一樣，信者得救，念佛不念佛那是次要的事情。我們看到《要解》裏面說，你品位高下就看你持名的深淺，這很關鍵。淨土真宗完全是相反的，而且提倡第十八願是至高無上，說十九願和二十願那都是懷疑心修諸功德，往生品位低，十八願往生才高，說十念乃至一念那是最好的。

當時他就這樣，我一講到涉及心性的事情，他就說：「你完全是依託於彌陀信仰，不要講這些心性的事情。」我就卡在那兒了，吵得要命怎麼講嘛！講課跟人家一起吵，怎麼講？講不下去啊。我們其中

有一個比丘後來要揍他，老住的人可能還記得，九七、九八年吧，要打他好幾次。那個人後來走了，走了我就沒繼續講，興趣給搞沒了，就停下來沒講，是這樣子。

這一次但願不要有什麼障礙，我們能夠一起把它學習完。現在估計也沒有這樣的人，有這樣的人也不怕，我們講道理嘛！當時我道理講不出來，真的沒有去研究它，實在是很慚愧的一個事情。所以講經說法一定要學會一些道理才可以，你沒有學道理去上臺，那就下不了臺了。當時我就被他卡在那兒了，搞得很不好意思，就講不下去，當時人也不是很多了，有這麼一個狀況。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跟大家一起來了解一下《要解》。我剛才講它的文字稍微深一點兒，你們居士搞不好會看不懂，尤其前面這「五重玄義」。「五重玄義」本身就很深，而且它的文字又晦澀。很多人反映說：佛教的東西好是好，就是文字看不懂。那只能說你書讀得少了一點，另外對佛教深入得不够，你稍微有一點點深入，你就能夠了解。

不怕大家笑話，我讀書也算是高中畢業，但是我剛出家的時候，《彌陀經》看不懂。因為我學得的是簡體字，繁體字一點兒都沒接觸，我就看不懂了。蓮池海會的「會」字都看不懂，可笑吧？哎喲，你怎麼連「會」字都看不懂呢？現在告訴大家沒有關係，當時也不好意思講了。所以說沒讀多少書，真正看起來是有點困難。後來慢慢學習了以後，這《彌陀經》從文字上也不難理解了。從義理上，我們讀了《要解》，以及讀了《彌陀疏鈔》，你就不敢小看《彌陀經》，不會覺得它淺了，它真是有很深的義理所在。

## 二、正文

### 佛說阿彌陀經要解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西有沙門智旭解

「佛說阿彌陀經要解」，這是一個名稱。這個名稱中「佛說阿彌陀」是別號，「經」是通稱，所有一切經都有「經」，如《華嚴經》、《法華經》都是經，那是通稱的。所謂「要解」，因為當時有好幾本給《彌陀經》作註解的，都叫做「疏」；像蓮池大師的叫《疏鈔》，幽溪大師的叫《圓中鈔》，又都是「鈔」，爲了區別於這兩位大德，藕益大師就用「要解」來區別於其它的題目。他對這兩位大德的著作也比較推崇，在「五重玄義」前面他有提到這樣的事。「要」就是緊要，綱領性的解釋，而不是很細緻、很詳細地說明。

這部《要解》後來也有人給它作了註解，民國比較有名的兩本註解，一個是圓瑛大師，另一個是寶靜大師，都給《要解》作過註解。後面還有一些人給《要解》作註的，法藏法師也有講過《要解》，他只是講五重玄義，現在這個本到處也有流通的。如果說要看《要解》的註解，看看圓瑛大師的，我認爲他說的比較簡單利索，沒有多餘的文字，直接告訴你這句話什麼意思。如果你們需要的話，可以查查圓

瑛法師對《彌陀經要解》的解釋，好像叫「講義」（《佛說阿彌陀經要解講義》）。

然後「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姚秦」是一個朝代的名稱，在西晉。姚秦這個皇帝是何許人？是姚興，姚興之前是叫姚萇，姚萇之前是符堅，符堅是前秦，爲了區別於前秦所以叫姚秦。據說鳩摩羅什大師是龜茲國人，當時的小國家很多，過去在新疆和西域交界的地方，有一個叫龜茲國，他是那裏人。人家聽說這個人很了不起，羅什大師七歲隨他母親就出家了，開始學小乘，後來又學大乘，他非常有才華，當時國王還勸他還俗，有這樣的事。

符堅聽說龜茲那地方有個很有才華的人，叫鳩摩羅什，就派呂光去攻打龜茲，帶了一些兵去征服，想把鳩摩羅什劫持走。我們前面也講到，道安大師也是被他執去，有才華的人他都要。他不是綁架，他是要這個人。那麼呂光去攻打龜茲，大獲全勝之後，就迎羅什在涼州，涼州就是現在的甘肅那個地方。

到了涼州以後，呂光聽說符堅被姚萇殺死了，他就住在涼州，不願意回來了。我們通常說「一朝君子一朝臣」，呂光也不是姚萇的大臣，他就不願意領羅什回去，就在涼州那安營紮寨，自己建了一個小王國，在那裏住下了。住下不久，姚興又把姚萇給殺死了，姚興即位，又派兵去攻打涼州，姚興也重視人才，要引羅什來。這個時候呂光已經死了，他的侄子呂隆即位，但是寡不敵眾，姚興派兵去很快就將呂隆攻滅了，羅什就被請到長安來。

當時姚興待以國師之禮，請入逍遙園西明閣，也就是現在的草堂寺，鳩摩羅什大師就在那個地方翻

譯經典。過去西安是佛教的重鎮，也是中國文化的重鎮。漢、唐是中國最文明的時代，那時候佛教也極其興盛。羅什大師在中國翻譯上有非常大的貢獻，他翻譯的經典有九十八部這麼多，三百九十多卷。可是在涼州那個地方被困了很久，也是很可惜的一個事情，如果早一點來那就更好。我們看佛教歷史上的一些高僧大德，實在會很感歎。

羅什座下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弟子叫僧肇，羅什讚歎他說是「秦人解空第一」，也就是當時的漢人解空第一。佛在世時，誰解空第一？須菩提是解空第一。他讚歎說「秦人解空第一」，就是秦國的人裏面有這麼上根器的人。可是這僧肇大師命很短，三十一歲就去世了，也很可惜。我就想，他如果活到八十一歲，那對佛教貢獻不知道有多大，寫多少著作，你想想看！他活了三十一歲，現在留給我們的就是一部《肇論》（由《物不遷論》、《不真空論》、《般若無知論》、《涅槃無名論》四篇短論組成），僧肇大師的《物不遷論》、《般若無知論》，那讀起來實在是不一樣，有一定佛法基礎的人讀起來實在是不一樣，內心那種感覺就不同。我原先也學了，大家不是有聽了嘛，感覺如何？雲裏霧裏，不太明白了？那有機會一定要再學學了！

道宣律師不是感得天人送供嘛，他跟天人打過交道，他有問天人，佛當時做的袈裟到底是什麼個樣子的。甚至問到天人說：鳩摩羅什為什麼這樣翻譯經典？羅什大師跟玄奘大師翻譯經典的風格為何完全不同？天人回答說：羅什是過去七佛時就給人家當翻譯的，七佛以來他就翻譯經典，所以說完全不同的，

他敢這樣。他後來火化的時候舌頭不爛，證明他翻譯的經典是正確的。據說現在在草堂寺，還有個羅什大師的舌舍利塔，有機會你們到西安去拜拜。

到西安去，就能實在地感覺到那是佛教原先的一個聖地，到處都是聖人、祖師、大德，每一個廟都是大德們住過的地方。華嚴宗在那裏，唯識宗在那裏，淨土宗在那裏……到善導大師那個地方，當時念佛很殊勝的地方，感覺就不同了。現在看看那廟真是很漂亮，西安的一些廟修得真是很好，古色古香，很多都是仿唐建築，格局都很好。西安那個城也是很好，就是交通太擠了一點兒，古城不能夠建高架橋，如果說你要磨煉耐性，到西安去住，車根本就開不了，就那樣子。

玄奘大師的翻譯完全是依照梵文直譯，羅什的翻譯他就很大膽，根據中國人的需要，中國人好簡，不喜歡太啰嗦，鳩摩羅什翻譯的《摩訶般若經》其實也就可以了。如果讀玄奘大師翻譯的《大般若經》的話，讀着讀着大家會覺得怎麼樣？哎喲，一會兒又數一遍，一會兒又數一遍：十八不共法、四無所畏……讀着讀着，六百卷實在是很辛苦，但是偶爾看看也好了。我們這幾部經都讀過了，安居期間都讀了，今年想讀讀《般若經》，讓大家有一個感觸。幾部大的經典讀一遍，以後我們就專門讀一部經典也可以。我最近也想盡辦法請《大般若經》來讀，讀《般若》開智慧呀！太虛大師讀《大般若經》讀着讀着就入定了，希望我們讀讀能也入定，如果入的是睡眠定那就麻煩了。

我們這裏是說《阿彌陀經》是由姚秦三藏鳩摩羅什大師翻譯。然後「西有沙門智旭解」，「西有」

是說西方有極樂世界的意思，這是他自己起的名字，「智旭」也就是蕩益大師，他師父給他起的名字。蕩益大師的傳，前面我們也約略看了一下，也知道一些簡單的歷史了。

我們現在看原文，因為時間不多了。在講「五重玄義」之前，前面有這麼一小段文字，意思是說他為什麼要寫《彌陀要解》，他的用意何在。先跟大家講一下，你們手頭現在拿的這個版本的《要解》，跟其它有些版本在文字上有一點點的出入，可能有人刪改過了。大體上沒有什麼出入，主要就是前面這一小段有所改動，後面基本上沒有什麼差別，改動的地方我會跟大家提一下子。

解：原夫諸佛憫念群迷，隨機施化。雖歸元無二，而方便多門。

「原夫諸佛憫念群迷，隨機施化」，「原夫」就是原來，「夫」在這裏沒什麼意思，是語氣詞。原來諸佛是憫念眾生，「憫念」就是悲憫、哀念。諸佛悲憫勝過父母念子啊，我們從諸經當中到處都能夠看見佛悲憫我們。因為悲憫，他才會示現來這個人間成佛，不辭勞苦地來度化。你看《地藏經》，佛一次又一次地囑咐地藏菩薩，你一定要度這些眾生，乃至他們修一沙、一掃、一毛的善法，你都要去度化他，所以說佛有無盡的悲憫。在《無量壽經》裏面也說：「如來以無盡大悲矜哀三界，所以出興於世」。

為什麼憫念眾生呢？眾生迷呀，叫「群迷」。為什麼叫「群迷」呀？有很多迷惑，不是一種迷惑，我們的迷惑實在是太多了：執著世間、貪著人身、貪著名聞利養等等，導致我們的真性不能顯發，我們本能的智慧被掩蓋住了，所以叫「群迷」。佛的哀憫勝過我們的父母，那父母的憫念呢？你們在家居士

做父母的，對子女那種悲憫心啊……

我前兩天在今年第六期《讀者》上看見一篇文章，非常的感動！文章中說黑龍江佳木斯那邊有一個年輕人，大學剛剛畢業，開始找到一個很好的工作，突然間被診斷得了白血病。他的父母非常艱苦地供他上大學，父母都是平民百姓，撿破爛，後來自己經營小小的一個廢品收購站，這樣供他兒子。他兒子總算讀畢業了，兩個人的苦日子也算熬到頭了。然後得到通知說兒子得了白血病，他兩個簡直肝腸都要斷掉了，就把家裏唯一的一個小房子賣掉，那個小小的廢品站也賣掉了，再借了一些錢，趕緊去治他兒子的病。但是那個病說要花二十幾萬，如果要換骨髓，甚至要五十多萬，他們實在付不起這筆錢。可是他兒子非常懂事孝順，他說既然治不來就要不做這個事情了，父母爲了培養他已經花了很多錢了，如果再病治不好，反而給他的父母增加更多的痛苦。爲了救他的兒子，他父親怎麼講？他找醫生說：我身上哪個器官，只要兩個是一樣的，你就把它切下來拿去賣掉，然後救我的兒子。如果我能活下來，我還要陪伴着我的兒子。這叫悲憫心！

我當時看了那篇文章我都流淚了，真是很感動，他兒子也非常懂事。父母都是這樣，是不是這樣？佛勝過父母，你想想看，佛對我們眾生，是以怎麼樣的一種悲憫心懷來度脫我們。就像《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說的，如母憶子，如子憶母，這樣才會相應。佛在憫念眾生，可是我們顛倒迷執不肯修行，告訴你這麼好的一個修行方法，我們不肯修，那是什麼？白搭，是不是這樣？

佛隨着眾生群迷不同，「隨機施化」，隨着眾生不同的根性，施設種種的法門。對上根利器的人，就講上根利器的法，應機不同，所講的法也不一樣。所以你跟居士講太深了，他聽不懂；跟出家人講太淺了，他覺得聽了沒味道，應機不同。初出家的，你跟他講太多的道理，他也覺得很費勁。

最近他們沙彌、淨人學《行事鈔》裏的一些內容，他們就苦惱不堪。如果說你一下讀懂了，你就不覺得我那麼講的可貴，知道嗎？我花了十年時間去講啊！你一下子就看懂了，那我被你太小看了，是不是？你看不懂是正常，看得懂就不正常了。你知道那些個比丘們學三大部學得多辛苦，他們一天到晚聽啊聽啊，讀那文字實在是有點兒困難。有一點文化的人還好一點兒，但是對於它的義理，如果剛接觸佛法也是有點困難。如果你知道他們在搞什麼，這麼難的事情，他們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那麼你去做飯、去護持他們就覺得心安理得。所以說這機不同，說教就不同。眾生的根性、根機不一樣，佛的施化自然就不同了。

在家居士喜歡拜懺，他一拜懺他就來精神，你說光念佛或者聽聽經，他就沒精神。如果平興寺這麼多人，給你拜《梁皇懺》，我看居士會多得要命吶！我們拜完懺以後，有些居士說你們接着再拜一部，我們給你錢。我說你如果給我一百萬差不多，後面建房子錢不夠，一百萬能解決一切問題呀。你給我十萬、二十萬我都不幹，常住沒有這種風格，不做這個事情。這個如果一打破了，我們就忙不過來了，知道嗎？平興寺這麼多和尚給你拜懺還了得，他們都是持戒清淨的人吶！然後大家都拿來拜，一拜我們這人都拜

跑了，划不來，是不是？居士他喜歡這樣，所以說有這麼一個法門去接引居士。叫居士打禪七，他就沒辦法了，養息香一個半小時坐在那裏不動，居士坐得要死的咧，他就不行了，念佛居士就很好樂。所以說這根性不同，佛就隨這些不同的根性，施化種種的法門。

「原夫諸佛憫念群迷，隨機施化」，因為隨機施化，所以下面有種種法門產生。「雖歸元無二，而方便多門」。「元」是原本，也就是指本來的真心。「歸元」就是歸到自己原本的真心，真心只有一個，所以「無二」，只有一個歸處。儘管達到的目的是一樣，而方便有很多的法門，採取的措施、辦法、途徑有很多，叫做「方便多門」。比如到法堂，哪個門進來都可以，都可以到這裏面來，叫有多門。

解：然於一切方便之中，求其至直捷（即心即佛）、至圓頓者（即佛是心），莫若念佛求生淨土。

「然於一切方便之中」，這裏面要看哪個方便比較好，比如說住在前面的人，樓上下來那就遠了，就不方便了，所以說方便當中要看哪個最適合。你住在哪個地方，從哪個最方便的門進來，住老人院從那個門進來快，住那邊從這個門進來快。「求其至直捷、至圓頓者」，這有四個字：「直捷」、「圓頓」，「莫若念佛求生淨土」，就是信佛念佛，求生淨土。

這一段有兩句，分上下。前面一句說一切法門所達到目的是一樣，方便有種種，但是方便當中最最快的，「至直捷、至圓頓」，不如「念佛求生淨土」。「捷」就是快的意思，又有近義，就是抄近路那個「近」。用的方法、手段，就是要講究快捷，這是「直捷」；還有一個「圓頓」。在念佛法門當中有種種修法，

有實相、有觀想、觀像以及持名，這麼多種法門當中，最簡易，又最穩當的莫若持名念佛。

這個《要解》，印光大師極其讚歎。如果大家看過印光大師的一些著作也就知道，他讚歎《要解》到什麼程度呢？他說如果古佛再來給這部經做註解，也不過如此而已！他這麼讚歎：「理事各臻其極」，「臻」就是「至」加個「秦」字，「爲自佛說此經以來」，從佛講這部經以來，「第一註解」，最好的註解，「妙極、確極」，用這兩個詞。他說實在是好得很，又非常的準確，準確到頂峰造極了。「縱令古佛出世」，古佛如果再來，「重註此經，亦不能高出其上矣！」這讚歎已經讚歎到頂點了吧，古佛再來註解這部經也不過如此，以後也不會再超過這樣的註解，他對蕩益大師這個註解讚歎之極。

當然蕩益大師寫這個註解，花了九天時間就寫完了，等於他內心的一種等流。四十九歲寫的，九月二十七動筆，十月初五就寫完了，前後只不過九天時間。他九天時間寫完了，如果我們真正要把他的《要解》學懂、學透，我看九十天也學不完。九十天如果學得完，受用也是無盡的。它裏面的義理非常的好，尤其後面「五重玄義」當中的體、宗，講的極其圓滿，一切佛法的義理都含攝在裏面了。就好像智者大師「九句談妙」一樣，一個「妙」字，把所有的義理都攝到裏面去了。

我們先看解釋。第一句「至直捷」，爲什麼說「至直捷」呢？「至」就是到頂了，就是最好的了。你看淨土法門，但稱名號卽生淨土，而可以證得佛果。它不經過什麼彎路，不經餘趣，一生就能夠成辦。所以蓮池大師講「持名爲要」，彌陀的四十八願「統括凡聖，廣大恢宏」，他是這麼讚歎。《觀經》裏

的十六觀法主伴俱攝，「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這一切的理都沒離開這一心持名。因為以心來持名，這個心就能作佛，持這個名號就能夠達到成佛。因為名能召德，佛具足無量的德，他經過無量劫的修行而成就了淨土，所以他以這個名號來接引眾生，隨大家方便。

如果說淨土很好，去得很不方便，那就沒辦法廣攝眾生。譬如說北大、清華的校園很好，院系很強，裏面什麼系都有，讓你能夠成才，諸多好處。但怎麼才能夠去呀？要考得上才行。大家都喜歡去名牌大學，每年考大學考完了以後，很多人選擇復讀。本來分數線夠了，他說不夠北大、清華，不去上，然後再讀一年，一定要等到去北大、清華。北大、清華的分數線很高啊，每年都在變化，大多數都去不了，去得了也不好去。如果極樂世界很好，但是去得很不方便，就沒辦法普攝眾生。所以他告訴你最簡單的辦法，你念這一句名號就能夠去那麼好的地方。大家會懷疑：有這麼好的事情啊？天下就有這麼隨便掉下來的餡餅給你，所以說叫「難信之法」。《彌陀經》後面就說難信，《無量壽經》也說這樣好的事情難信。一生持這個名號，就能一生成佛，就能夠成佛，有這麼好嗎？我們往往會懷疑，很難相信。

其實這一句名號就能夠具足萬德，念這一句，「以彌陀即是全體一心」，彌陀的心包括眾德，我們的這個心也包括眾德。可是這個眾德顯發不出來怎麼辦？依這一句佛號來開發內心。心能夠包眾德，眾德裏面就具足了常、樂、我、淨。淨土究竟是跟涅槃一樣，它講常、樂、我、淨，不講無常、苦、空、無我、不淨。具足這麼好的一個事情，你念這一句佛號就可以達到「常、樂、我、淨，本覺始覺，真如

佛性，菩提涅槃」這麼多的功德。「百千萬名」，就是我們經裏面所有講功德的一些事情，「皆此一名，攝無不盡」，蓮池大師講「攝無不盡」，一句名號都包含了。

如果弘揚淨土流於偏激的話，有人就這麼想：一切教都不要去學了，就持這一句名號，這句名號具足萬德啊，三藏十二部留給別人學，就提這一句名號。這是偏激，不是說沒有道理，是有道理，但是在因地的時候你必須要懂得很多道理，你才會把這一句佛念好。如果說你不懂得道理，這句佛號就很難念得好，會念得不踏實，會懷疑、害怕。

你看我們昨天跟大家介紹的十三位祖師，他們都懂得教理、參禪，甚至他們已經開了悟以後再來念佛，他知道這個不可思議的道理，他才有辦法念得下去。你不信你念念看，你念着念着就感覺枯燥無味，念着念着自己懷疑自己，「阿彌陀佛……」，念來念去都不知道念什麼東西了。你一天念十萬聲，都不知道那佛號念的是什麼。

現在有一些台灣來的，他們組織打那個什麼七，一邊跳一邊念，念到後面就變「阿彌土匪」，變成這樣子。他念的很快，「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土匪」，念着念着他就懷疑說，我這念着變「土匪」能往生嗎？所以害怕，對不對？那是名號，要知道通過這名號如何來攝心。這一句名號當然包括一切，你也要通過學教、參禪、打坐乃至修密，通過這樣的諸功德來顯發，你才能有辦法念下去，要不然很難念下去。

我前幾天跟大家講，過去凡是跟居士講，常常都勸大家念佛，可是我自己沒念，真沒念，我依然念我的《大悲咒》。從去年開始我才放下念《大悲咒》，改成念佛，爲什麼呢？念佛方便啊！念《大悲咒》，中間跟人家講一句話，完了，念到一半，這一遍又沒了。「南無喝嚧怛那哆嚧夜耶……」念念念，念到一半，人家叫一聲「界某人」，完了，不知道念哪了，然後那遍又沒了，又得重新開始。或者你念念念，人家打個電話，又沒了，會有這種情形。念佛就沒有這樣的問題，「南無阿彌陀佛……，嗯，你說吧！南無阿彌陀佛……好，好！南無阿彌陀佛……」這樣可以，方便啊，不耽誤事情，你心裏就不會着急。念《大悲咒》，念着會很着急，但是你不能說念大悲咒不好，也好。《大悲心陀羅尼經》就說到，你持誦《大悲神咒》，臨終的時候想往生哪個國土都可以，也可以往生。有人說我很喜歡念大悲咒怎麼辦？放不下就繼續念唄，以此功德回向，就像永明壽禪師一樣——「萬善同歸」。你看他一天做多少事，做那麼多事情通通回到極樂世界，所以說他臨終的時候是那麼好，這是可以的。

所謂說阿彌陀佛「全體一心」，這一句佛號就是在我們心中念起來的，「明明歷歷」，能很清楚地知道，即使念「阿彌土匪」，你心裏想的是「阿彌陀佛」。這樣「迴然獨照」，你多少有幾句會回觀到內心來，那麼佛號以外沒有我的心，那個佛號就是我的心，我心外也沒有佛號。什麼意思呢？佛號外沒有心，那個心就是佛號，沒有兩樣，你能念起來的那個佛號，就是你的心在那念。這樣是「真念佛者，唯色唯心，唯觀唯境，一名一字，無非實相」，所以說「全體一心」，這是蓮池大師講的全體就是一心。所以你不

要擔心，那就是完全顯發我們內心的功德所在。

因為念佛要念到無能所。我們現在有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你要做到能念的心外無有佛為我所念，你單單立立就這麼一句，不分能所，所念的佛以外無有一個心在那裏念佛。念佛念心，念心念佛，這是一個，念佛的心當時就是佛號。為什麼能夠起來這個佛號呢？就是我們的心，所以說佛號以外沒有心，心外沒有佛號。

這樣才能夠理解《觀經》裏面所講的「是心是佛」。「是心」，這個心就是真如心，冉冉生起的真如心。「是佛」，就是覺性，我們覺性回光返照，我在念佛。是佛是眾生，「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是佛」就是佛性，「是眾生」就是覺性，一切眾生皆有覺性。即妄即真，你以為念佛妄念紛飛，那個妄念即是真心，就是那個真如心，沒有兩個。不是我們的妄心去掉以後，再找一個真心來，不是這樣。本明妙心，那個妄念就是了，你看見妄念，就看見清淨心。你之所以能夠看見妄念，已經找到真心了，當下就是真心。

「即空、即假、即中」，這是天台的三觀同時具足了。因為我們自己有自性的彌陀，這樣就能夠會歸到念自性的彌陀，不要念外面的彌陀。所以說千經萬論勸我們要念彌陀，念什麼？念自性，因念彌陀方顯自性，這句話很重要！因自性彌陀，故勸人念彌陀；因念彌陀，方顯自性彌陀——這是互相關聯。

如果自性沒有彌陀，就好像參禪，你自性沒有佛，你怎麼去見性成佛？你要相信我就是有佛性，要這樣一種心，這樣你念佛的功德就大而且快。我念的是自性彌陀，因為我自性有彌陀，跟彌陀的功德是完全

一樣，「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跟諸佛沒有纖毫的差別，是這樣子。能理解吧？能理解就好，不理解也沒關係。

有人可能懷疑：這自性有彌陀，我心裏面有彌陀嗎？你有能念這個心，你就跟彌陀一樣的，有覺性你才會念彌陀的嘛，這就是自性有彌陀呀，所以佛在勸我們念彌陀。你自性沒有彌陀，你怎麼才能夠往生呢？（拍撫尺木，「啪」一聲）這個聲音在哪裏啊？「反聞聞自性」，你為什麼能夠聽到聲音？因為你有識，八識當中有「聞」這個能力，外面有聲音你才聽得見，如果說你沒有聞這個心，你就聽不見，有聞性所以能聽到外面的音聲。我們自性有彌陀，借彌陀那句名號來開發我們本心的自性，所以說因為自性有彌陀，就勸人家念彌陀。換句話說，因為念彌陀，才能顯自性彌陀，借這一句佛號來顯我們自性的彌陀，這樣去相應。所以說往生去西方很快，臨終一彈指頃就往生了，因為跟彌陀相應，這個時候心相應了，手臂屈伸一下就到蓮池，就這麼快。為什麼？相應，不去而去，生則實不生，當下就是，是這麼一個道理。正因為如是，才勸我們顯發這個自性。

「唯心淨土」，因為唯心有淨土，極樂世界所描述的那個正報、依報莊嚴的地方，我們內心都具足，可是沒開發出來。因為唯心有淨土，所以勸我們求生淨土；因為求生淨土，所以悟到唯心淨土。我們內心具足的功德，跟佛完全全是一樣的，但是沒有顯發出來，怎麼辦？求往生啊。去那裏，十萬億佛土莊嚴的很，你當下跟彌陀相應，就能夠感受得到，這麼莊嚴的功德你就有了，為什麼？從內心開發出來了，

完全一樣的，這是「唯心淨土」。所以說淨土法門它不是在外面，外面求不得，萬宗千宗都是一模一樣，都是內心心地的法門，只是借這一個方便、一個辦法、一句佛號來開發我們的內心，顯發我們的「自性彌陀」和「唯心淨土」。

這樣因心是佛，方乃「是心作佛」。因為我們心裏面有佛，才能夠去作佛，你心都沒有佛，怎麼去作佛啊？這個礦裏面有金，才能夠煉成金子，礦裏面沒有金，爛泥巴怎麼會煉成金嘛！我們心是佛，所以才以心作佛，因為心可以作佛，方顯自性就是佛、自心就是佛。但是如何顯發這個自心是佛呢？告訴我們要執持名號，以執持名號來顯這個心就是佛。念念無間不分，這樣雖不分，不是很明白知道這個理，但是必定往生。所以我們要學：哦，念佛原來是這樣啊！要不然你念着念着就會覺得：這阿彌陀佛也是麻煩，他找個東西給人家念念念，幹嘛呢？念了他也不來一下。其實就在我們自心當中來顯發，只是告訴我們這麼一個方便的法門而已。

所以說在《文殊般若經》裏面叫「一行三昧」，所謂「一行三昧」就是「念佛三昧」。「修是三昧者，不取相貌，繫心一佛，專稱名字」，這是《文殊般若經》裏面講的。「隨佛方所，端身正向，能於一佛，念念相續，即是念中，能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這就是顯發我們自己的自性，使自性顯現出來。在「五重玄義」的「體」和「宗」當中，還會講到這樣一個理性的問題。佛法講到最終，都是會歸到我們的理性上來，都是這樣。所以說這樣才是「直捷」！你看見沒有，就持這一句名號，你就能夠見性成佛，

而且一生就能夠成辦了，這麼好，所以印光大師才如此讚歎。

第二句「至圓頓」，「圓」就是圓滿，「頓」就是很快，區別於「漸」。像六祖大師那就是頓悟，他不需要漸漸地來，他一下子就開悟了，很快，還沒剃頭已經開悟了。念佛的人善根、福德與佛本來是沒有兩樣，全攝佛的功德成自己功德，念佛就是借這句名號，把佛的功德攝為成為自己的功德。就是說一聲稱念，能夠怎麼樣呢？「圓轉五濁」，雖為凡夫，他能夠高登補處，現在是凡夫，可是你這一念成就了，能從事持達理持——後面會告訴大家什麼叫事持、理持。從事持達理持，這一生就可以轉五濁，我們在五濁當中就能夠轉五濁。雖然是凡夫，就能夠登補處，一生到那裏去就永遠不退了，就能跟佛一樣。不假方便，與佛同證無量光壽，你老實把這句佛號念好了，不需要其它的什麼方便，跟佛的無量壽、無量光是完全一樣的。這樣修因必成果覺，我們現在在修因，一定能夠成就佛的果覺，圓滿無缺，究竟成就，所以叫「至圓」，也就是最圓滿的了；不假漸次，不需要漸次，頓超頓成，所以叫「至頓」。這樣「至圓」、「至頓」，所以說是「至圓頓」。

「至直捷」、「至圓頓」旁邊還有兩句小字，分別是「即心是佛」，「即佛是心」。我們前面講了，之所以是「至直捷」，是捷徑，因為你念佛的心，這個心就是佛，所謂「即心是佛」。同樣的，「即佛是心」，這個佛就是我們的心，離開這佛以外沒有我們的心，這樣才叫「至圓頓」。雖然是妄心，你在念佛的時候，這個心就是佛了，這叫「圓頓」。所以說在一切修行的方法中，在一切方便當中，念佛是最快、最圓、

最頓的，「莫若念佛，求生淨土」，不如念佛求生淨土。

解：又於一切念佛法門中，求其至簡易（不簡機務）、至穩當（不假方便）者，莫若信願專持名號。

一切念佛法門當中，有四種念佛：實相、觀想、觀像、持名。像初祖遠公大師，他們那個時候是以實相念佛，能念、所念了不可得，因為他學般若，要契證能所雙亡。這樣念我們念不來呀，所以下面告訴我們，「又於一切念佛法門中，求其至簡易、至穩當者」，念佛最簡易，誰都念得來，所以說念佛是普攝三根。再怎麼傻瓜的人都可以告訴他念佛，如果「南無阿彌陀佛」念不來，那就念「阿彌陀佛」，這誰都念得來。你又不是周利槃陀伽尊者，怎麼念不來？不至於說六個字都記不得了，是不是這樣？但稱佛名，無須觀想，不需要觀想參究，簡單易行，隨時都可以念。

我告訴你，你念佛最好要記數，如果不記數就比較散。我前一段時間不記數，想起了念，想起了念，後來去記一下數，要念一萬聲，發現要花蠻多時間念才能念到一萬聲。你記數它有個任務，不完成就不敢睡覺，一定要把這個數字完成了，這樣才好一點。如果隨念，我想起來就念，想起來就念，然後想不起來就不念了，就沒有一個必須完成的任務。所以你要給自己定一個功課，我一定要完成這個數字，這樣久而久之你就會形成習慣。我上一次跟大家開玩笑，你腳踢到別的東西，或者摔了一下，你就念「阿彌陀佛」，不要說「哎呀媽呀！」要不然就「哎呀媽呀！阿彌陀佛」，對不對？第一句出來就不一樣了，你老念老念它就不同了，要造成這麼一個趨勢，然後你在臨終的時候才有辦法念，甚至睡夢當中你才會

想起來念佛。你都不念，隨隨便便吊兒郎當念念，你睡夢就不會念，平時也不會念。必須要這樣子常常念，要當成定課來念，因為它方便、簡易啊！

你吃飯都可以念，不耽誤時間。念《供養咒》之前，沒開始你就快念一百多聲，甚至兩百聲。就用那個小小個的計數器，聲音不響的，你放在手掌人家看不見，你就捏唄！捏、捏、捏「南無阿彌陀佛……」，很方便，拿個串珠也是不方便。如果有會響的，壓一下「曄嚟！曄嚟！」那會吵人的，不要用。就用那個沒聲音的挺好，非常方便，人家根本不知道你在裏面念。有事情了，你揣到身上也沒人看見，或者放在手裏，或者放到兜裏，隨便念。

你定一個課再念，記數你才會完成，要不然你完不成。久而久之，你就知道念佛的一些妙用何在，非常簡易，一日、七日、十念，乃至一念皆得往生啊！念佛不是說要念多少，來跟阿彌陀佛搞交易：我念這麼多啦，你應該給我往生啊！它不是這樣子，看你心情如何，一日乃至七日，臨終十念乃至一念，都可以往生。這有經典根據的，乃至一念皆得往生，講的時候我們同時找根據給大家看，出處在哪裏，這樣好一點，踏實一點。因為我們印的「淨土五經」還沒來，大概過幾天這書就會來了。

「莫若信願，專持名號」，有信有願，稱名必定往生，你一定要相信。你說：「有那麼好嗎？我才不相信！」這樣去不了，你要真相信。後面會告訴我們怎麼信，信些什麼，蕩祖在《要解》裏面講有六信。你要真正的相信，有信你自然會發願往生，沒有信的人你怎麼叫他往生呢？你到外面對工地的工人

說：「你要不要去往生？」他說：「我不去，這世間待着好，好好的日子不過，幹嘛一定要念佛去往生，到陌生的世界多恐怖！」他不去，他沒有願。爲什麼沒有願？沒有信。有信必會發起願來，這樣你有信、有願，就會稱名，必定往生。已經有願，《彌陀經》裏面說「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都能往生，皆得不退轉，所以說發願持名，臨終定生淨土！

小字說「不簡機務」，你不要去簡擇什麼樣的人，做什麼樣的事情。如果你觀想念佛，那你要坐下來，修日輪觀、水觀、種種觀，你必須要有個環境才能觀想。如果你實相念佛，要靜下來你才能夠去修，對吧？而持名念佛「不假方便」，它不需要借助着其它的什麼辦法。

解：是故淨土三經並行，古人獨以《彌陀經》爲日課。豈非持名一法，普被三根，攝事理無遺，統宗教無外，尤不可思議也哉！

「是故淨土三經並行，古人獨以《彌陀經》爲日課」，這個大概從宋開始，就把《彌陀經》列入爲我們每天的念誦。其它的經典，《無量壽經》太長，怎麼背？背那個就有點困難了。《觀經》也有困難，《觀經》尤其講修觀，恐怕不契現在眾生的機。《彌陀經》又短又好念，如果自己念《彌陀經》，最長大概念十分鐘就念完了。《彌陀經》好念不好記，經常念你才會記得，你不經常念，那《彌陀經》很難記的，你一不小心就不知道念哪裏去了。

我今天早上也坐在那裏念，念着念着，我說剛開始怎麼就念完了呢？然後又開始第二次，第二次開

始也沒多久又念完了，我說六方佛怎麼又沒念了呢？它有個「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接下去是六方佛，後面有一個「稱讚諸佛不可思議功德」，我把兩段搞混了，就到「三藐三菩提」就下去了。所以要記，這也是攝心的一個辦法。人家善導大師寫了十萬遍，我們誦它十萬遍也好啊，對不對？大家最好能夠發這麼一個願，這樣更好一點，所以這裏說淨土三經只以《彌陀經》爲日課。

「豈非持名一法，普被三根」。因爲《彌陀經》裏面講執持名號，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亂，那麼臨終的時候，佛與聖眾肯定來接引往生，這麼好！「普被三根」，就是說上根的人，你是大智慧的人可以修，你心更定，直接就會歸於「唯心淨土，自性彌陀」，直接就契入了。那麼下根的人，就老老實實地相信，老老實實地念，諸多的老婦人、老太太，她們就往生了。她就相信念佛好，她真的就往生。就怕世智辯聰的人，世智辯聰的人就很困難，他有疑：可能嗎？有那麼方便？天下有這麼好的事情？他就百般計較，放不下：我這個事情沒做完，我那個事情要做一做，我要修一修啦，參一參啦，弄一弄啦。我告訴你，你這一輩子就搞不定了，還不如那些老老實實的人，就這麼一句話佛號他就搞定了，真的往生了。他往生了，我們還在輪回，還在那裏掙扎、顛倒，懷疑能不能去……

蕩益大師到晚年才寫《要解》的，五十七歲往生，四十九歲才寫的。在徑山他已經開悟了，這祖師他已經開悟了，他明白道理，所以告訴我們不會有錯的，就怕我們不相信。念佛法門「普被三根」，正因爲是這樣子，所以是很好的一個修行方法，我們不要世智辯聰。

「攝事理無遺」，所有一切「事」和「理」都包含在內，從「事」達「理」。自性彌陀、唯心淨土那就是「理」，「理」通過「事」去做、去修，都包含了。「統宗教無外」，宗是什麼呢？尤其指的是修禪的叫「宗」。過去「宗下」指的是禪，那是直指向上的宗乘，它不落思量分別，那叫做「宗」。修禪不落思量分別，第一念是正確的，你要思量第二念就不對了。

過去有個祖師，有人問他：「那個石頭雕佛像可不可以啊？」他說：「可以啊！」第二天問他：「這個石頭真的雕佛像好不好？」「不可以啊！」為什麼？起分別了，石頭被人家坐過了恐怕不恭敬啦……如何這般，有思量了。思量計度，那是煩惱執著，有執著你就有生死，所以說要不落思量。禪宗是這樣，只持此一念心，靈光獨耀，淨土宗把這個都包含了。

所謂「教」是大乘、小乘，偏、圓，頓、漸，權、實，這都是屬於教。天台裏面有藏、通、別、圓，賢首五教義裏面小、始、終、頓、圓，這都是屬於「教」裏面所講的，意思說這一句佛號都全部包含了。但是修行有方便、有快捷，淨土法門就是快捷。在龍樹大師的《十住毗婆沙論》裏面說有兩種道，一者是難行道，二者是易行道，他把念佛判攝為易行道，好行。曇鸞大師說難行道唯是自力，無他力的加持，易行道是靠彌陀本願的力，這樣分易行和難行。到了道綽大師，說有聖道門和淨土門，淨土門就是念佛法門，聖道門就是通途的修法。善導大師叫漸和頓，他分漸教和頓教，因為《瓔珞經》裏講漸教萬劫修，通過萬劫的修行才證得不退轉，《觀經》、《彌陀》等經所講的是頓教，是菩薩藏。祖師們是這麼判攝的。

那麼蕩益大師在《靈峰宗論》裏面說，出三界火宅，有橫出和豎出兩途。須依靠自力按照通途去修法，要一點一點地斷惑，漸次地斷，然後超生死，名爲「豎出三界」。這就好像一個竹筒，一隻蟲鑽到竹筒裏面，它要出來，就得一截一截往上咬，咬到最後出來，那是「豎出」。這樣事情比較難，功夫是漸次來。如果是佛力接引往生西方者呢？名爲「橫出三界」，是易事。這個事情容易，就好像旁邊咬個洞直接就出去了，不要通過一節一節的上，這是《靈峰宗論》裏面的說法。印光大師說，仗自力修行叫通途法門，仗佛力修行名特別法門。

我們寫在白板上的，淨土大德們是這麼把一代時教歸類，所以有聖道門和淨土門、難行和易行、自力和他力、豎出和橫出、漸和頓。一個是苦，一個樂。所謂「苦」，自己要苦修；淨土法門簡易，修得容易，叫「樂」。一個通途法門，一個是特別法門，這是不一樣。所以才如此讚歎：最直捷、最圓頓、最簡易、最穩當。這樣就把事、理、宗、教，全部都包含在內了。「尤不可思議也哉」，這樣實在是不可思議呀！這一句佛號包含這麼多圓滿的道理，所以「不可思議」。

解：註疏代不乏人，世湮所存無幾。雲棲《疏鈔》，廣大精微。幽溪《圓中鈔》，高深洪博。如二曜中天，有目皆睹。特以文富義繁，邊涯莫測。致初機淺識，信願難階。

後面這一段文呢，跟原先蕩益大師寫的文有些出入，有些字可能是經過人們修改的，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核對。下面說是「註疏代不乏人」，有一些本寫作「古來註疏，代不乏人」，這裏刪了「古來」兩個字。

就是說《彌陀經》自翻譯以後，有不少人去作註解的，「代不乏人」，歷代都有人。那麼「世湮所存無幾」，「世湮」，很多事情經過時代的遷變，已經湮沒了、沒有了。其他本裏是「世遠就湮」，世後面還有個「遠」，然後加個「就」。按照我們這個文也沒有關係，就是已經沒了的意思。下面「無幾」，是說在明朝的時候留下來的已經不是很多，當然在清朝、民國時給《彌陀經》作註解的也不少。

「雲棲」，別的本是「雲棲和尚」，因為蕩益大師在蓮池大師的塔前落髮，所以稱蓮池大師為「和尚」。雲棲的「《疏鈔》」，就是《彌陀疏鈔》，「廣大精微」，它真是廣大精微，篇幅很長，內容很多，旁引博證，叫「廣大精微」。「幽溪」本來後面有個「師伯」，「幽溪師伯《圓中鈔》」，「師伯」兩個字，人們也把它給刪了，前面「和尚」也刪了。因為蕩益大師也是天台的傳人，他三十二歲開始學天台，幽溪大師跟蕩益大師的師父可能同一個輩份的，將他稱為「師伯」。

幽溪大師是何許人，知道嗎？幽溪大師的名字叫傳燈，傳燈大師。幽溪就是天台高明寺那個地方，那個地方實在是好啊，那個道場也實在是好，好修行，前面一條溪非常幽靜，古德會選擇好地方，可是現在都是在作經懺。幽溪的「《圓中鈔》」，就是《彌陀略解圓中鈔》，明朝的大佑大師作的略解，他作的鈔，叫「《圓中鈔》」，怎麼樣呢？「高深洪博」，很多天台的義理都包含在內了，他說「高深洪博」。一個是「廣大精微」，內容多；《圓中鈔》稍短，但高深，一般人看不了。

本來下面應該是「蓋如日月曜中天」，現在改成「如二曜中天」。「二曜」就是像太陽、月亮一樣，「在

中天」，他非常讚歎這兩個本，諸位如果有心學淨土法門的話，這兩個本一定要看一看。我再推薦的就是窺基大師的《通贊疏》，可以看一看，能夠對《彌陀經》乃至淨土法門有一個圓滿的了解。「有目皆睹」，太陽和月亮，有眼睛的人都會看見，就是說有願意學的人，你去看看這兩本，你就知道了。

「特以文富義繁」，它們的特長主要是什麼呢？「文富義繁」，講的義理實在是太多，你看《疏鈔》實在是很多，文很多，《圓中鈔》義又很繁。「邊涯莫測」，找不到邊，到底說些什麼就不知道了，一般人沒辦法去了解。本來是有個「或」字，「或致初機淺識」，這個「或」字他刪掉了。「致初機」，導致初學的人，「淺識」，就是學教不是很深的人，「信願難階」，信、願很難生起來。這個「階」是漸次的意思，「難階」就是很難趣入。學佛有個漸次，我們先相信，然後發願，有這麼個過程，看這兩本很難生起「信」和「願」。

解：故弗揣庸愚，再述《要解》。不敢與二翁競異，亦不敢與二翁強同也。

所以，「故弗揣庸愚」，「故」下面本來有個「復」字，復次的「復」。「故復弗揣庸愚」，蕩祖自己謙虛了，他說我雖然沒什麼智慧，在這裏不怕自己愚鈍，「再述《要解》」。就是說這兩者（《疏鈔》、《圓中鈔》）雖然是好，內容廣播、義理精深，但是初機的人就很難發起信、願，所以蕩益大師說不怕自己很愚鈍，我再來作《彌陀要解》，「弗」就是「不」的意思。

他的《要解》有什麼特點，跟這兩個註解有什麼不同呢？「不敢與二翁競異」，「競異」就說不敢

與這兩位祖師完全不一樣，「競異」就是爭不同、標新立異，我自己搞自己的一套。現在人寫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的見解，哪怕你這個見解不太符合實際，人家也說你有見解很好，可行、可學。如果說你老一套，人家說你這沒有什麼新的見解。我們學佛最好遵循佛菩薩、祖師，他們怎麼講就怎麼去做，不要太多標新立異，那搞不好就偏離佛法了。我們老實一點，佛怎麼講、祖師怎麼講，我們怎麼做就對了。「亦不敢與二翁強同也」，他說我也不一定完全跟他相同。「強同」，勉強相同。就是我不是跟人家完全不一樣，但是我也不一定跟他完全相同，兩可之間。

原來的本裏面，下面還有一段是譬喻的文：「譬如側看成峰，橫看成嶺，縱皆不盡廬山真境，要不失為各各親見廬山而已」。「譬如側看成峰，橫看成嶺」，就是說同樣看一座山，橫看是嶺，側看是峰，就不同了。你同樣看一座山，比如在太姥山，也是這樣的。這個是根據蘇東坡的詩來的：「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因為你自己在廬山裏面，你怎麼會知道這個山是什麼樣子，你遠一點看才知道。所站的角度不同，自然看得就不一樣。譬如說我坐在這裏，你們從那邊看我的，跟在這邊看、中間看的就不一樣。「遠近高低不同」，就是說各人看法不一樣。他說，還好大家都已經進入廬山了，意思說都深入了解《彌陀經》的內含所在。中間有這麼一段，這一段也刪了。

解：將釋經文，五重玄義。

「將釋經文，五重玄義」，也就是說將要解釋經文「如是我聞，一時……」，但是在此之前先把這

個題目解釋一下。因為蕩益大師是天台傳人，必須要遵循天台解經的方法。天台的解經方法先以「五重玄義」解釋，通過「五重玄義」的解釋，了解這部經講什麼，先把總綱了解，這裏非常了然清楚了，後面再解釋經文，依文看看也就明白了。

這「五重玄義」是：名、體、宗、用、教，五個字是簡稱，本來是：釋名、辨體、明宗、論用、判教。這是智者大師解經的一種方式，後來凡是學天台的無不延續下來。先是「釋名」，「名」就是經的名題，以什麼樣的一種形式作為經題，因為經題有七種形式：單三、復三、具足一。單三就是人、法、喻三種，有以人為名的；有用法為名的，像《涅槃經》用法為名；有以喻為名的，《瓔珞經》、《梵網經》那就是用譬喻來的。然後有人跟法合在一起的，法跟譬喻合在一起的，這個大家一般都懂得。甚至三種都有的，如《大方廣佛華嚴經》，人、法、喻都有了。知道這個經的名字以後，它的體是什麼呢？那就要「辨體」，這部經講眾生的心體。開發這個心體，所以要行，行就是持名、念佛，所以要「明宗」。體就是眾生的心體，宗就是如何去行。那麼「全性體以起觀宗，全觀行以歸心體」，這是一個相互關係，你知道它的體，知道了體性是什麼，然後怎麼才能夠證得這個體，那叫做宗。那麼這個經的用是什麼呢？第四種是「論用」，「用」就是宗體的作用是什麼，有宗有體，他要達到什麼目的呀？生善滅惡，它能夠生善滅惡，念一句佛號，消多少多少的業，有這樣的作用。另外，天台還要知道這部經到底是大乘還是小乘，五時當中是什麼候說的，就是第五「判教」。這是「五重玄義」。

解：第一釋名。此經以能說、所說人爲名。

我們先看「第一釋名」，第一個是解釋名。「此經以能說、所說人爲名」，《佛說阿彌陀經》、「佛說」是什麼佛呢？釋迦牟尼佛是「能說」，「所說」的是阿彌陀佛。《阿彌陀經》、《無量壽經》，其實這兩個名字是一樣的，一個是梵語，一個是華語，所以通常人們稱小本、大本。小本就是我們現在要學的，大本是《無量壽經》。《無量壽經》也就是《阿彌陀經》，其實是一個本，只不過一個廣本，一個略本，《彌陀經》是略本，《無量壽經》是廣本。爲了區別，一個叫梵語，一個叫華語，是這樣區別開來，其實是一樣的。這個我們了解了，你學《無量壽經》，解釋「五重玄義」就簡單了，其實兩個本是一樣的，一個大本，一個小本。那麼「釋名」是什麼呢？《佛說無量壽經》和《佛說阿彌陀經》就是一個，能說、所說人都是一樣。

解：佛者，此土能說之教主，即釋迦牟尼，乘大悲願力，生五濁惡世，以先覺（自覺）覺後覺（覺他），無法不知、無法不見（覺行圓滿）者也。

「佛者，此土能說之教主，即釋迦牟尼」，你看這個《要解》實在是文字非常簡練，一般的註解他要把佛解釋一通。關於佛的解釋，我們都看過八百回了，然後又重新解釋：佛是覺，覺什麼？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又重新數一遍，像《大般若經》一樣數一遍，對不對？《要解》就直接說，這個地方所謂佛就是釋迦牟尼佛。

「乘大悲願力，生五濁惡世」。所以《地藏經》裏面講，釋迦牟尼佛在這個五濁惡世來成道度眾生，十方諸佛讚歎：哎呀！釋迦牟尼佛真是了不起，竟然在那個地方，你還能呆得下去，還有辦法去教化娑婆世界那些五濁的眾生！他們是剛強難化、難調難伏。諸佛讚歎釋迦牟尼佛來這裏，但他沒辦法住太久，爲什麼？住太久他沒辦法，眾生很難生起信心。

我們通常說我要去參學，我要去修行！有得參學他不參，他非得：我要去別的地方去了，我要去修了……這兒不是很好修嗎，對不對？這不是講教理給你聽嗎？我要去哪裏啦、我要幹什麼啦……這就是剛強，我們的心性無定啊，是不是？告訴你這個辦法是很好的修行方法，「我覺得不行」，你比釋迦牟尼佛還厲害？釋迦牟尼佛告訴你這樣修啊！滿益大師他是過來的人，他告訴你念佛是最好，至圓頓、最直捷、最簡易、最穩當，你修不修？「我覺得不行」，那表示你比他還厲害？眾生就是煩惱啊，你不得不相信，這五濁眾生是剛強、難調難伏！我們在這裏聽聽覺得蠻好，等下回去又忘記了，念佛又念不來了，是不是？遇到事情我們煩惱又來了，難調難伏，這五濁眾生就是如是。

這裏說「以先覺覺後覺，無法不知，無法不見者也」，他解釋的方法跟其它通途的不一樣。「以先覺」，他自己已經覺悟了；對於還沒有覺的人，「覺後覺」——這就是「自覺覺他」。然後「無法不知，無法不見者也」，沒有不知的事情，覺行圓滿，他徹底圓滿了，這就是佛了。

解：說者，悅所懷也。佛以度生爲懷，衆生成佛機熟，爲說難信法，令究竟脫，故悅也。

「說者，悅所懷也」，佛說《阿彌陀經》，說的是什麼呢？「悅所懷」，為什麼叫「悅所懷」呢？他終於把阿彌陀佛那個地方的事情告訴給眾生，也就是他正要說的這個事情，暢懷地把它說出來了。他希望眾生能夠得度，把最快、最方便的方法告訴你——在這裏說是難信之法，總算有機會說出來。「悅所懷」，他以這種喜悅的心說出來。

「佛以度生爲懷」，佛自己成佛，然後以度眾生爲懷。「衆生成佛機熟，爲說難信法」，衆生成佛的機成熟了，眾生要成佛了，念這一句佛號就能一生補處成佛，所以「爲說難信法，令究竟脫，故悅也」，機成熟了，說這非常難信的法，就念這一句佛號就能成佛了，不是很難信嗎？所以說它是「難信」。而且能讓眾生究竟解脫，而不是說給你一個糖吃，舒服幾天過幾天又沒有了，他讓你究竟解脫。這是佛說，爲什麼要說這樣？把他心中所懷的事情闡述出來。

解：阿彌陀，所說彼土之導師，以四十八願，接信願念佛衆生生極樂世界，永階不退者也。

「阿彌陀，所說彼土之導師」，彼土就是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是極樂世界的導師。這部經是說他那裏的事情：他是怎麼發願的，那個國土又如何的莊嚴。《彌陀經》開始就說，去此十萬億佛土，有一個世界叫極樂。爲什麼叫極樂？「無有眾苦，但受諸樂」，這麼好的地方。接下去他就敘述依報的莊嚴，那裏有什麼好啊？很好玩啊，眾生貪玩嘛。有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八功德水，你要洗澡也可以，樹林漂亮得很啊……你想去哪裏，「清旦各以衣祴，盛眾妙華」，你就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吃飯的時間你又

回來了。去那裏那麼自由自在，不像我們去哪裏就要搭車、搭船好麻煩，那裏好得很吶！

那裏還有鳥叫，有人覺得那不吵死人嗎？那裏的鳥叫都是和雅之音，表各種法的，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那有人說：極樂世界怎麼還有鳥呢？不是沒有三惡道嗎？四十八願中第一願就是沒有三惡道啊，怎麼會有鳥？阿彌陀佛把這法音宣佈出去，只是「變化所作」，那裏惡道的名字都沒有，「何況有實」，沒有這些事情。這是依報莊嚴。

然後正報，「何故號阿彌陀」，為什麼叫阿彌陀？彼佛光明無量、壽命無量，有無量的光明、有無量的壽命。以及他的弟子有多少呢？聲聞弟子「非是算數所能知之」，那裏的菩薩眾「亦復如是」。到那裏去怎麼樣？都是一生補處，「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到那裏去又不會像我們這裏有互相合不來的、互相煎熬的，彼此瞪大眼、瞪小眼、蹣腳的，都是怎麼樣？「諸上善人俱會一處」，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佛把這麼好的地方說出來，那怎麼去呀？「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七日，一心不亂」，阿彌陀佛會來接引你去，你不要擔心，就這樣去。不但釋迦牟尼佛這麼說，六方佛也在讚歎，玄奘大師翻譯的是「十方佛」都在讚歎。佛說我是說的真實之語，「說誠實言」，沒有騙你們，這麼好的地方你去了就不退轉！所以說「眾生聞者，應當發願」，「若有信者，應當發願」，聽到了，應該發願往生到那裏去，你還在那裏懷疑什麼呢，猶豫什麼呢？

有人說：我自己修修，打打坐，還比較好一點。念佛是無上深妙禪，跟你打坐沒什麼衝突，而且你念就能夠往生，你修禪開悟還要怎麼樣？見道，還要修道、證道，還要這麼個過程。來生還有隔陰之迷，你一投胎全忘記了。諸大德，你說：「我來生再來、再修，我一定要開悟。然後我自己去遊十方國，不要仗阿彌陀佛的力量，我自己去。」好啊，末法修行哪有那麼簡單！惡緣諸多呀！退緣很多，這就很難！

這麼多的退緣增上緣，這麼多讓你退道心的地方，你怎麼好意思想呆下去呢？還捨不得去，在那猶豫：我這個事情沒搞完，我那個東西沒弄完，如何這般。弄得完嗎？你弄得完你弄去，你接着弄，十輩子、永劫都弄不完。你無始劫已經在這弄了不是？一直在這世間弄，弄到現在還弄不完！你說：「弄不完我接着弄，弄完了我再念佛。」弄完了死翹翹了，我告訴你，你就念不了了，是不是這樣？這裏告訴我們極樂世界這麼好，意思說：這麼好你去不去啊？諸大德，這世間有退，說是這樣容易，真正行起來退緣很多，這世間惡緣很多，真是這樣子。所以才讚歎極樂世界如此之好啊，敘述「彼土之導師」那裏的情況如何。

「以四十八願」，我們學《無量壽經》才會看到是怎麼發這四十八願，是針對我們眾生的需要而發的四十八願，來攝受我們。如果沒有這四十八願呢，我們往生也是很困難，我們往生憑彌陀的四十八願。他已經成佛了，若不得誓願，「不取正覺」，他已經取正覺了，說明誓願已經實現了，所以你放心好了。接下來，「接信願念佛衆生生極樂世界」，有這樣一個前提在那裏，「永階不退者也」，到那裏去，

永遠一級一級升上去，乃至你下品往生的人都「永階不退」。極樂世界殊勝就在這裏，下下根的人，造五逆十惡，只要臨終有機會念佛，你都能夠往生到那裏去。那裏是凡聖同居淨土，我們是穢土，什麼事情都有，因此我們這裏有退。

我們在這聽聽經，覺得：好啊，通過你這麼一說，也蠻好的，不妨我明天也去搞個念佛計數器捏一捏。捏了一段時間，有人說：「哎呀，這個咒那麼好你不念，藏地那多殊勝，那上師加持你不去，你就在那兒念念不忘，能夠念往生吶？帶業不能往生，要消業才能往生。」你想想：嗯，有道理，我還得消業往生。然後就修其他的去了，是不是？所以有退。有人說：參禪是上乘，能見性成佛，你念念不忘，念到什麼時候才能成佛呀？你想想：對，還是打坐好。然後你坐在那兒，沒多久一直點頭，睡覺了，對不對？這個世間就是有退，如是而已，到那裏去才會不退。後面會講到什麼叫做「不退」，什麼叫做「有退」。

這樣的情形我們世間出現的太多了，「扭秧歌」，何止「扭秧歌」啊，都是「向後轉」，不是「往前進」，是「向後轉」，是不是這樣？「立正，向後轉」，完了，走了，往後退了，是不是？修行修行，你沒真正去修也不知道修行到底怎麼回事。有人說：「哎呀，修行就是這樣修就完了嘛！」修一輩子沒有消息啊！你會有信心嗎？困難吶！

我出家快三十年，到現在還稀裏糊塗在這裏，跟大家這麼開玩笑，你看見沒有。一直講啊、講啊、講啊，也沒辦法完全讓你們進入彌陀的願海。如果我有本事：「你不相信啊，極樂世界在這兒（伸出手掌），你

看吧！」有本事就這樣，你不得不信，當下你就跪下來。但是我沒這個本事，講了半天，天花亂墜，花也沒掉下來啊。人家講天花會亂墮，我們都沒墮，你能不退道心嗎？很難吶！依然還是煩惱習氣什麼都有，惡緣的習氣一來，都去了……很多人勸我到外面去做事情，去哪裏當方丈啦，我說我害怕。我現在還有一點點道心，如果我去了，一滾滾的沒道心了。

我這個話不是給你們泄氣，要積極為眾生，要荷擔如來家業，每一個人都擔負起來，道心不能退，什麼都有了。為眾生做的所有事情，《地藏經》說一掃、一毛、一沙的事情都要去做。為什麼要泄氣？為什麼要懶惰？你憑什麼懶惰？為什麼無聊、空虛、寂寞啊？苦哈哈，難受啊……你生死未了，你還在那裏苦哈哈，一天到晚沒事幹閑轉悠，東轉西轉，你轉什麼？這麼好你去修啊，念佛要念，從事持達理持，你怎麼會無聊呢？念《彌陀經》念十萬遍，一天佛號持十萬遍，不就完了嘛！你沒念完，沒念完別睡覺，是不是？有事做啊，怎麼會沒事做，怎麼在那苦惱，苦惱幹嘛？

但是我沒本事勸大家能夠生起這信心，我這樣的本事都沒有。諸位，你能不要求往生嗎？能不去極樂世界嗎？像我這破爛嘴巴，要學多少年你知道嗎？上臺嘩啦嘩啦地講，要幾年的鍛煉，才會變成這樣破破爛爛的嘴巴。但是我只是這樣講講而已，鼓動鼓動，完全讓你轉變自己的心，我沒這個本事。佛菩薩他就能做到，不行我加持你。很多人叫我加持，我說怎麼個加法？怎麼「加」才讓你有「持」？我沒這個本事啊。他說：「摩一下頂。」我說摩一下頂有什麼用啊？搞不好會傳染病的。他有皮膚病，摩一

下把我傳染了，我東摩西摩又把傳染病傳給你了，是不是這樣？沒這個本事。

這樣你不得要求往生啊，諸位！不是我在這裏吹自己的牛，像我學這麼一點點，要花很多時間才會像我這樣。但是我這一點本事對你們來說，實在也是沒辦法！我沒本事、沒辦法，是不是？所以說你不得不往生啊！你還在那裏猶豫：我再來，我再修。看你這一輩子到底還有多少時間在那裏折騰？沒辦法，對不對？極樂世界是如此之好！

你說：「我阿彌陀佛念好了就好了，我也不要學。」你不學你念得下去嗎？你知道說：原來是這樣啊，彌陀有這麼大殊勝的功德，因為四十八願在那裏招引我們。你有這樣徹底去理解佛的慈悲本懷，你才能夠安心地、踏實地去念佛，把生命託付給佛：我完全信，我要念佛求往生。要不然你會在那裏懷疑，念着生煩惱，搞不好要麼就跳海，要麼就跳樓，這樣就很困難。你要了解：原來是這樣，佛是如此讚歎，祖師也是如此讚歎，你才有足夠的信心。要不然你沒有足夠的信心，就很困難！

解：梵語阿彌陀，此云無量壽，亦云無量光。要之功德智慧，神通道力，依正莊嚴，說法化度，一一無量也。一切金口，通名爲經。對上五字，是通別合爲題也。

下面「梵語阿彌陀，此云無量壽」，看見沒有，《無量壽經》就是《阿彌陀經》。「亦云無量光」，《無量壽經》裏面有十二個名號，乃至無量光，因為它突出壽命和光明。本經裏面也有這樣說，「彼佛何故號阿彌陀？」「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然後「彼佛壽命，無量無邊阿僧祇劫」，

這就體現壽命和光明，這兩者都是無量。

「要之」，就是簡要地說，「功德智慧，神通道力，依正莊嚴，說法化度，一一無量也」，都是無量。他的功德無量，正因為他功德無量，所以成就無量的眾生。你不要擔心到那裏去沒地方住，他的功德無量、智慧無量，你要什麼那裏就有什麼。「神通」，所謂三明六通；「道力」就是十力、四無所畏，一切都具足了。

他那裏的依報、正報都是莊嚴。先看依報，那裏「黃金為地」。大家說黃金那麼多，我們拿幾塊回來多好啊！世間的人認為黃金是最好的，所以用黃金來彰顯依報的莊嚴。黃金就是堅固的意思，不可破壞，那裏的依報是不可破壞的，就像黃金一樣的莊嚴，而不是真正的黃金。如果到處都是黃金，那不刺眼嗎？到處金黃黃的、硬邦邦的多難受啊，一點兒都不人性化，是不是？實在沒有辦法用語言去形容、去描述那裏的莊嚴，只好用黃金來彰顯。

再看正報的莊嚴。有人會說：「大家到那裏去全部都一色的了，那認不出來誰是誰怎麼辦？」長相都一樣，都是男相、童子相，這麻煩了，誰是誰呀，搞錯了，搞混了，是不是這樣？你又擔心太多了，意思是說到那裏身體是無有差別，沒有長得好看或難看的差別。我們這個世界有好看、難看的，個子高的、個子低的，眼睛看不見的，然後又暴牙的啦……等等。那裏沒這些問題，就不需要去分別好醜啊、根本不具足啊……等等，這些問題就沒有了。所以那裏是「依正莊嚴」。

在那裏「說法度化」，到那裏去你想聽法隨時都有的聽。不像我們這裏，居士要聽《彌陀經》，從大老遠跑來，還要叫車，聽完了等下還要跑回去，多辛苦！過一段時間採茶季節到了怎麼辦？要採茶，撥茶芯，一斤好幾塊，聽經聽不成，怎麼辦呢？這個時間就有限，沒辦法滿你的願，到極樂世界那裏去，你想聽就有得聽，不想聽它就沒聲音了，用不着去關它。你說他一直講，不是吵死人了嘛！你想聽它就有得聽，你不想聽就沒有，是自然的。因為什麼呢？功德所成，由心所現，就沒有這些問題了。你說我還有錄音帶，沒時間也可以聽。但是親自來這裏聽跟聽錄音帶，感覺肯定不一樣的，現場有立體感，你聽錄音帶就沒有立體感，就差了很多。以上的種種殊勝都是無量，所以說「一一無量也」。

「一切金口，通名爲經」，就是佛所說的全都是金口一言，佛所說的全部叫做「經」。「對上五字」，「五字」是「佛說阿彌陀」。「是通別合爲經題」，「經」是「通」，「佛說阿彌陀」是「別」。所有一切經都叫經，像《涅槃經》、《華嚴經》、《法華經》等等都叫做經，這是「通」；前面的題都各自不同，這是「別」。這樣「通」和「別」合起來，就是我們這部經的經題：「佛說阿彌陀經」。

解：教行理三，各論通別，廣如台藏所明。

「教行理三，各論通別，廣如台藏所明」，這句話比較難懂，難懂也必須要講。「教行理三，各論通別」，也就是說「教」有通有別，「行」有通有別，「理」有通有別。「廣如台藏所明」，這一般出在台教裏面，就是天台藏裏面會談到，我們這裏只是跟大家提一下，什麼叫做「教通」，什麼叫做「教別」，也就是教、

理、行「各論通別」。

一部經所講的、所解釋的，譬如說此經所講的「信願持名」這些道理，那就叫做「教」。與諸經不同，那就叫做「教別」了；同名爲「經」，所以說是「教通」。這能理解嗎？他講的只是「信願持名」，別的經不講「信願持名」，這就與其它經不同了，叫「教別」；但是這都是佛說的經，是通，叫「教通」。依教起行叫做「行」。依這一部經所指示的去修行，它不是觀想，也不是觀像，不是此二種，這部經告訴我們持名念佛，只是持名，這個行跟別的行有別，那叫做「行別」；但是無論是修哪一種，都是同歸極樂，就是「行通」，這行是通的、一樣的。行中也是有通又有別。

依行所契之理——按照教所講的去行，能夠契合諸佛的道理，這就是「理」。這個道理當中按說應該不會有別，那麼爲什麼這裏說有別呢？他所證得、所往生有四土的差別，有凡聖同居土、方便有餘土、實報莊嚴土和常寂光淨土。因爲念佛的人業障不同，信的程度也不一樣，所發的願也不一樣，念佛也有淺深的不同，消業自然就不同了，就有智慧、有愚鈍，你往生到那裏去，就有四種淨土的不同，這叫「理別」；但同樣都可以往生，四土都不離開我們的唯心，所以說是「理通」。所往生的、所證的理有四種差別，乃至三輩九品都有別，但是同樣是一心念佛，這個理是一樣的。

這叫「通」和「別」，從教、行、理各有所謂的通別不同。這是第一點，「釋名」。

解：第二辨體。大乘經皆以實相爲正體。

下面「第二」點是「辨體」。知道這名字了，那麼這部經主要講些什麼呢？它要達到一種什麼樣的目的呀？如何爲體呢？「大乘經皆以實相爲正體」，《大智度論》說，大乘經典都以實相爲經的正體。大乘經典都是要令眾生證得實相的理，所謂實相就是理——根本的理性。實相是什麼呢？實相本來就很難理解的，離心緣相、離名字相這叫實相，實相無相、離相，但是強名爲實相。

那麼實相如何來領會呢？卽相、非相。《金剛經》裏面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見到一切相，要離一切相的妄想、執著，你就能夠見到諸法的本體。所謂「卽相、非相」，好像金就是理體的實相，把金做成種種器皿，做戒指、耳環、手鐲，又譬如金杯子……它做成種種器皿，就成有相的了，但是這些相離不開它的本體，都離不開金。無論做金手鐲、金戒指等等，它體是一樣的，相有種種差別，體只是一個。金做成器皿，器有種種相，戒指跟手鐲就不一樣，手鐲跟耳環又不同，耳環跟項鍊又不一樣，這就有很多相，然而這很多相都離不開金的本體。

本體就是理，諸法的理性是一樣的，可是有千差萬別的相。因爲這些相呢，是我們把名字安上去，叫戒指、手鐲、項鍊等等，那是我們安上的名字，它不是真實的。一切萬法的種種名言也好，它的本體也好，都不是實在的。要離開這個相，就能夠見到它的本體。如何離開這個相呢？你要通過修行，離開種種的執著，證得這個理性才能明白。下面「體」就是講這個道理，證得我們自己的理性，這個真心是什麼？我們講佛性，或者真心、真性，「自性彌陀，唯心淨土」，都是講這個實相的道理。

「辨體」這一部分稍微深一點，聽不懂的人只好種一點善根了，大家聽得懂就更好，我就講得稍微慢一點。首先要知道什麼叫做實相，實相簡單地說就是「理」，就是道理，法的理性、法的本體，以及我們眾生心的心體、心的本體。眾生心的本體是什麼呢？因為通過修行能夠去發覺，讓這個心體發揮作用，把心體開發出來，與十方諸佛是一樣的功德，依正莊嚴也跟十方諸佛是等同，所以我們要去把它開發出來，這就叫做體之理性。所有的大乘經典都是要說明這麼一個道理，《彌陀經》也是大乘，也是要以諸法實相為體性，所以這裏說「大乘經皆以實相為正體」，《大智度論》裏面也是這麼說的。

解：吾人現前一念心性（學者須如此深研，痛拶不可徒落在語言作道理領過），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非過去、非現在、非未來；非青黃赤白、長短方圓；非香、非味、非觸、非法。

那麼什麼是「實相為正體」呢？「吾人現前一念心性」，就是我們這一念心性，無論現在是真也好、妄也好，就這一念心性。

這一念心性在哪呢？你說在內也不對，在外也不對，在中間？哪是中間呢？離開內外，哪裏是中間？我們執著有一個內、有一個外，實際上內不可得，外也不可得。「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不在我們的心外，也不在我們的心裏。這一念心不能認為是肉團心——我們的心臟。如果心臟就是我們這一念心的話，現在很多人移植心臟，把別人的心臟移過來，裝在你的心臟上，那麼你的思維什麼的都變別人的了。事實上並不是，所以不是那個肉團心。如果是肉團心，那麼心臟移植就錯亂了，所以不是在內。

如果是在外，在外面的哪個地方呢？在身體外面也不對呀。如果在中間，離此內、外兩者，哪個地方是中間呢？所以說都不可得。

那麼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都不可得。也不是過去、不是現在、不是未來，「非過去、非現在、非未來」，這是從時間上講。前面是從空間上講，空間有分內、外、中間。我們從昨天到今天，從今天延續到明天，這就是三世，過去世、現在世和未來世。我們前生、今生、來生也叫三世，昨天、今天、明天也是過去、現在、未來。我們上課之前那就是過去，現在正在上課是現在，上完課了就是未來。

再來更短一點兒：我們起一念心，剛剛起一念就成為過去了，還沒有起的念頭是未來，現在在哪裏？離過去和未來，現在不可得。這個大家能了解吧？你起心動念了，我這麼一句話一講，你一聽，稍微注意一下就成為過去了，是不是這樣？下一念是什麼？我下一句話還沒講，你不知道是什麼，這是未來。現在是什麼呢？現在不住啊，也就是說現在是無體的。

再說時間本來就沒有體性，就是說時間和空間是我們的一種假設。愛因斯坦說：所有的物質、時間、空間，都是人們的錯覺，科學家也提出這樣的講法，現在人家相信這個時間、空間、物質，所有一切都是人們的錯覺，這個錯覺就是佛教說的「妄想」。我們認為是這樣，那就是妄想。比如說你這一堂課聽得懂，感覺很快，四十五分鐘很快就過去了；如果你聽不懂，就覺得很長。我們兩堂課合在一起上，一個半小時，聽不懂就很長，聽得懂就很快。所以說時間的長和短只是我們的一種思維、意識的作用。你

痛苦的時候覺得時間很長，快樂的時候覺得時間很快。時間本來就是這樣，它是無體的，隨着人們的意識轉變而轉變。

我們出家常常說「回」到俗家去了，住了幾天到這來還叫「回」來，到底哪個地方是「回」來呢？都是我們的一種假設，哪兒都叫回來，對不對？你回去，父母見到你說：「你回來了。」住了幾天到這來，常住的師父說：「你回來了」，是不是這樣？所以說沒有一個固定的時間和空間，都是我們的一種假設而已。

那麼這個心呢？過去也不對，過去心已經過去了。我們說《金剛經》常常講「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過去心已經過去了，未來心還沒來，現在心不住，到底哪個心是呢？哪個心都不是。雖然哪個心都不是，可是我們現前就有這一念心，大家在那裏聽課，有心在那裏，也有思維。這些是我們的妄想，還沒見到真性。這是從時間和空間上說。

接下來是說顏色和形色。「非青黃赤白」，這是從顏色上講。心沒有什麼顏色的，我們之所以能夠看到顏色是光的作用，如果燈光全部閉掉，前面擺的這一盆花到底是什麼顏色呢？你就看不見了。這是因緣和合的作用，我們知道這花裏面有五顏六色。我們看到這個花是什麼色？有點紫色又不太紫，紅又不太紅，是不是這樣？我們心去看它了，知道有那麼個東西。

現在唯物主義者說物質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因為有一個東西在那裏，然後我知道有東西在那裏。

你沒有心去看，你怎麼知道這東西在那裏？因為有心去分別，才知道那個花是什麼顏色。不能說什麼是第一、什麼是第二，這兩者不能排前後。

我們的心不能說就是那種粉紅色，如果心是粉紅色的，那白的怎麼辦？然後再看紅的呢？看黃的呢？心變黃色了？你看見什麼顏色，都是我們隨物而去緣，隨着外面的景物去緣、去分別好壞，所以說這一切都是隨我們的心去分別而已，好壞都是我們心念的作用。當你一個人很痛苦的時候，你根本就不在意這一盆花到底是什麼顏色，對吧？如果說突然間我們的父母死了，或者在家人突然間兒子死了，你很痛苦的時候，對這個花就一點兒興趣都沒有，不知道它什麼顏色。所以完全是我們的心念在緣着一切萬物的作用，隨外面的境而轉。

心本來不是固定應該是什麼顏色——這是顯色：也不是「長短方圓」——這是形色。我們看這個杯是什麼形體？圓的，是個圓柱，不是圓球。這個撫尺呢？它有點兒長，有點兒像小棺材一樣。你問在家人這叫什麼名字？「撫尺」不叫「胡扯」啊，撫尺拍一下子能夠靜眾。所以說這個長短方圓都是隨我們心去緣、去看、去認識的。心也不是這樣，在內也不對，在外也不對，種種顏色的心也不對，心有長短方圓也不對。長短方圓是比較出來的，圓是跟方比出來的，長是跟短比出來的。你說這個東西是長是短，你們能說它是長是短嗎？看跟誰比，你跟電線杆比它就顯得很短，你跟大米比它就顯得很長。這是比較出來的長短方圓，我們命名它為「長短方圓」。如果只是一個東西，它沒有什麼對比，你就不知道長短

方圓，對不對？你說我個子高還是矮，要看跟誰比，跟延\*師比稍微高一點，對不對？這就是「長短方圓」。

「非香、非味、非觸、非法」，就是說不是我們的六根所緣。「香」是鼻子所緣，「味」是舌頭所緣，「觸」是身所緣，「法」是意識所緣。上面是說顏色，顏色是眼所見，當然也要說到耳朵所聞的音聲。遇到好吃的，快開飯時候我們經常會覺得：哇！今天味道很濃，不知道大寮煮了什麼東西。這就是「香」。如果說只嗅到香，其它東西不懂得，我們心就變香的了，那臭的呢？上廁所拉個大便死臭死臭，那心就是臭的？也不能說臭的，隨着境我們的心就生起種種分別了。

然後味道，嘗嘗是甜的還是鹹的，然後你吃一下，這叫做「味」。「觸」是接觸、感覺。今天感覺冷還是熱，我們後山跟下面比較差三度，下面房間看一下是十三度，在後山那個小房子只有十度，差這麼多。我們有這個身體才有感覺，才有這個接觸。「法」是意識所緣，法有很多，就是法塵。

解：覓之了不可得，而不可言其無；具造百界千如，而不可言其有。

「覓之了不可得」，你要從這些地方去找，找不到心啊！你說這朵玫瑰花是紅的，我心在這兒，我認識紅的，然後我心在花這個地方找，你找吧，找個心出來，找不到啊，所以說「覓之了不可得」。如果我吃到味道，有香啊、有臭啊，你在香、臭裏面去找你的心，能找得着嗎？也找不到。

「而不可言其無」，找不着，你不能說沒有，確實看得見它。譬如這個花是紅的，我們的共識當中知道是紅的，你不能說它沒有，大家都有個認知。我在這裏講話大家都聽見了，你不能說沒聽見，聽見

了音聲，但在音聲裏面找那個心也找不着。這個杯子是圓柱，我們認識它是圓柱，你在圓柱這裏找心找得着嗎？找不到。找不到能說心沒有嗎？如果沒有心，怎麼知道它是個圓柱，甚至知道它是個杯子呢？沒有認識，你怎麼知道它是撫尺？但是你在這找心能有嗎？哪個地方有心啊？不能說它有，不能說它沒有，佛法妙就妙在這裏。世俗的學問就研究這些東西，而佛法認為這些不能說有，也不能說沒有。

「具造百界千如，而不可言其有」，這是屬理具事造的事情。「具」是理具，「造」是事造，理具足了而能夠現出世間種種百態。「百界千如」這是天台的講法，因為五重玄義是依天台而來的，蕩益大師本來就是天台的學人。

「百界」是根據十法界而來的，地獄、餓鬼、畜生、人、修羅、天這是六趣，加上聲聞、緣覺、菩薩、佛四聖，稱為十法界。每一界當中都不一樣，地獄是地獄的形體，地獄的罪相不一樣。人道當中，人差不多都是一樣的，都是站着走路，都是兩隻腳，兩隻眼睛長在鼻子上面，鼻孔朝下，嘴巴在鼻子底下，差不多是這個樣子。當然也有黑人、有白人，有黃頭髮、黑頭髮，有藍眼睛、黑眼睛等等不一樣，但是總的樣子是一樣的。人趣是相同，那麼鬼趣就不一樣了，鬼跟人就不相通了，所以說有十法界。

十法界的每一法界又互具，也就是說你這一念心，如果起貪、瞋、癡的心，那就是地獄、餓鬼、畜生的業；如果你起戒、定、慧的心，那就是三善道，乃至成佛；你修六度那就是菩薩，修十二因緣是緣覺，修四諦那就是聲聞，修一佛乘那就是佛了，就不一樣。這一念心有可能是善、有可能是惡，所以說十法

界互具，十乘以十，就有一百，叫「百界」。

根據《法華經》，又有十如是：性、相、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這十種。如果教理沒學得很深，一般人記也記不下來，如果學過天台、學過《法華》就知道「性、相、體、力、作……」。就是說每一件事物，每一類的眾生它都有它的特性，本具的性是什麼，然後眾生有他的相，有他的形體，有他的力量，有他的作用，一切都有因、有緣、有果、有報，這九個一直到最後都全部具足，就是「本末究竟」，這十種。那麼十法界當中，每一法界都有這十種，剛才說十界互具是百界，百界再乘以十是一千如是，所以是「百界千如」。

我們這一念心當中就有「百界千如」，都具足了，都包含在內。也就是說你的心或許是善，或許是惡，種種都有，能夠造出這樣一個十法界的情形，就是「百界千如」。「而不可言其有」，「有」在哪裏呀？很難從形體上、事相上能找得出來。

解：離一切緣慮分別、語言文字相；而緣慮分別、語言文字，非離此別有自性。

「離一切緣慮分別，語言文字相」。「緣」，就是心去緣它。那麼緣這個心怎麼緣呢？這個心體沒有辦法用我們的妄念去緣，也不是我們的思維去想象的。「慮」，就是考慮。「緣慮」而去「分別」：心是長的？圓的？方的？沒辦法。所以《大乘起信論》裏說：「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都不可得。

這聽起來可能有點辛苦，到底是什麼東西呀？這個心是非常的妙啊！你說它大，它大得不得了。譬如說你們現在住在這裏，一想起家鄉，想起你的家，馬上就到你們家了。你家是什麼個樣子，你想想看，馬上就到家了。你不用去坐火車、坐飛機，你一想、一動念就到家了。你想起家人的面貌，一想就出來了，快吧！你眼睛一看那個虛空有多大，都能夠看得見，廣大無邊，所以說這是妙用無窮的事情。我們要把這個妄念去掉，把真心顯現出來，這真心顯現出來，那就跟彌陀完全是一樣的。

講這些是告訴我們，心體到底是什麼東西，不是思維啊、「緣慮分別」啊，也不是「語言文字相」，說是說不出來的。有人說：「成佛、開悟到底是什麼樣子，你說出來。」那能說得出來嗎？你們中午吃什麼菜來着？有人叫觀音菜、有人叫彌陀菜，長得疙裏疙瘩的，切成小片的。好吃不好吃？什麼味道？說出來讓那些沒吃過的人同樣感覺一下，有可能嗎？沒辦法。草莓是什麼味道？草莓酸酸甜甜，又不是糖塊的甜，也不是喝醋的酸，那是什麼味道？你嘗一塊才能夠知道。你光文字上說那個酸酸甜甜，讓對方完全體會那個酸酸甜甜，有可能嗎？所以說佛法唯證乃知，不是文字上說出來你就能明白。

現在人去「論開悟」，開悟是修行證得的，你去「論開悟」，怎麼去論、去講呢？能講的開悟，已經不是開悟了。有人說：「那不對啊，釋迦牟尼佛不是開悟了之後把它講出來了嗎？」那是化導眾生的，一種方便，你說這是「論開悟」那也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把那心體講出來，我證到的是什麼，是沒辦法講的。

佛也是這樣講，在《金剛經》裏說，你以為佛有說法，即為謗佛。佛說我沒有說一個字，眾生有執著，佛把它給你掃掉。你說：「沒有說法，佛怎麼度眾生吶？」有啊，有說法度眾生吶，對佛法要恭敬、要尊重、讚歎吶！只是你一定不要執著在文字上，所以說佛法也不在這書本裏面，但是不能離開這書本。不能離開文字，但是不在文字當中，又通過文字而證得。所以禪宗裏面才有「如指指月」。月亮在哪裏？用指頭指月亮，月亮在那兒。如果你就光看指頭，得不到月亮；你要離開指頭看月亮，就得到月亮了。光看指頭沒有用，只是通過指頭而得到月亮。禪宗裏面有《指月錄》，這「指月」很好吧，是這樣的。

《金剛經》裏面也說「如筏喻者」，就是過河需要有個竹排、船才能渡過去，到對岸了，你再把那個船背起來走，那不是很累嘛。那東西要扔掉，不管它了，你走過去就對了。所以依佛法而證我們的心性，不是文字相裏面有佛法。但是你不能說：既然不是文字相，那就不要了。不要，你怎麼能證得？沒辦法證得啊！所以說「而緣慮分別、語言文字，非離此別有自性」，不是不要，不要你也得不到。上面說不是「緣慮分別」、「語言文字」，但也不是離開了「緣慮分別」、「語言文字」，另外有一個自性可得的，也就是「不即不離」。

解：要之離一切相，即一切法，離故無相，即故無不相，不得已強名實相。

「要之離一切相，即一切法」。「要之」是總的來說，《金剛經》講「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也就是要離開那個妄想執著的相。「離一切相，即一切法」，離開相，理在哪兒呢？就在這裏，理不能

離開事。什麼叫理離不開事？比如說建房子，建房子有建房子的原理，怎麼去製圖紙，地基怎麼做，你要建幾層，鋼筋怎麼配，鋼筋要多粗、多大，然後石子、沙要放多少混凝土才能夠攪拌得起來，這是理論。工程師通常懂得理論，實際叫他去操作他也做不來，理是知道，但是實際事不同，所以你知道這個事，理就包含在裏面。

如果沒有這個理論就去做，那個事做得會怎麼樣呢？那房子就會建的危險、可怕呀，就會倒塌了。如果煮麵條的話，涼水跟麵條一起下，會煮成什麼樣子？我也煮過一次，我說奇怪，人家煮麵條一條一條的，我這煮得渾渾的。沒煮過，不知道，這道理不懂啊。如果你不懂這個道理，事情做出來就糟了。燒米飯，涼水和大米一起下，有沒有問題？你們煮過了，沒問題，是不是？那熱水燒開再把米放下去有沒有問題？也沒問題呀，這個理是這樣子，對吧！你懂得這個理做這個事，事就做得圓滿；你不懂得理你去做了，就做不好。

福州有一種線麵，煮的時候放很多鹽巴下去，你就吃不了了，線麵就會很鹹。北方沒有這個線麵，線麵煮得很快，煮完了撈起來然後過涼水，你吃進去就沒那麼鹹，你要懂這個理。你說：「我懂得那麼多幹嘛，我就做就對了」。這樣做你肯定要失敗的。修行也是這樣，你要懂得這個道理，然後去修行，你就不會走錯路、彎路。就好像有人說：「我修行就好了，懂那麼多道理幹什麼。」這就很難修得好！好像建房子，我就隨便建，我願意建多大就建多大。有人說：「你幹嘛不建木頭房子？」我說：「木頭房

子建五六層，建得上去嗎？」也可以啊，但是建上去能住那麼多人嗎？上面要住好幾千人不是塌下來了？沒辦法，對吧！所以說要懂理與事的一種關係。

這樣「離一切相」，「一切相」就是妄相，虛妄執著的相；「即一切法」，就是它的理體，就是理。這裏講說「離一切相」，就是去掉妄相和執著，就是它的根本真理。所以說二諦要圓融，俗諦就是一切法，有名稱、有相狀；真諦就沒有相狀、沒有名稱，這些名稱是我們給它安立上去的。

這叫什麼東西（拿起杯子）？大家一看就知道，我們的共識之下是個「杯子」，這個杯子是假名的安立，它不是實實在在的。我拔朵花，你們說這叫什麼花？我就叫紅花。你們叫什麼花？康乃馨。我叫「心乃康」行不行？看見它心裏乃能健康，這是我們給它安上的名字而已。你一定說這就叫康乃馨，那外國話不叫康乃馨，你一定說是這樣那就不對了。只是假名的施設，你一定執著是這樣，那就是錯誤的。所以隨着眾生的觀念，很多都是錯誤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名字，出家人有個法名，有個在家名，你們在家人也有一個名字。那名字都是後來父母給你起的一個名字，出家人的都是師父起個法號。這個名字就安在你的身上，你不能說它沒有用，一叫它就起作用了。我誇誰誰高興，罵誰誰不高興，是不是這樣？罵哪個人名字說「你不是人」，他說「你才不是人！」不是人，是菩薩不是很好嘛，對不對？但是說執著那個名字，對某人來說有作用啊。俗諦上有作用，真諦上來說它本來就不是這個名字。

比如我叫「界詮」（與「借錢」音近），有人說：「界詮、界詮，搞不好就向來要錢，借錢，不還了！」我師父他不懂普通話，起名叫「界詮」。我說名字叫「界詮」，好像整天跟人家借錢，一輩子沒錢花，叫不好就變成這樣子。福鼎話叫「界川」（與「疥瘡」音近），等下變「疥癩」了……那個字念「quán」，它叫成「chuān」了，隨便叫啊，對不對？很多人到平興寺來找「界川」，客堂有些師父不認識，說：「我們這沒有叫界川的。」完全是一個假名嘛。它有一定的作用，我聽到「找界川」，就知道找我了。你們說那個「界川（疥瘡）」在我身上哪個位置？怎麼哪個都是啊，哪個都不是很多了嘛，眼睛也是、鼻子也是、嘴巴也是、頭也是、身也是、腳也是，那麼多「界川（疥瘡）」，那真是成「疥癩」了，那是生瘡了。就是說有一定的作用，只是俗諦上的安立而已。所以說你要知道這「一切法」，就要「離一切相」，不要認為說這個東西就是實實在在，那都是假名的安立。

「離故無相」，相離所以就無相。它本來沒有名字的，一切法本來就是沒有名字，依名字而起作用，世俗諦、世俗世間的真實是如是，所以「離故無相」。那麼「即故無不相」，相即就無不相。一切相都是自然的，就是有這些相。桌子有桌子的相，凳子有凳子的相，房子有房子的相，床鋪有床鋪的相，都有它的相，但是這些相都是假的。

房子是什麼相？你們說房子應該是什麼相？中國的寺廟有中國寺廟的一種形式，外國的寺廟有外國寺廟的形式。我們到那爛陀寺看看，它那牆實在是厚，好幾米寬。那牆那麼寬幹什麼呢？有人說如果當

時不建那麼寬，現在也就留不下來了，如果窄窄的一點點，早就搞沒了。說得也是啊，不然那麼寬的牆幹什麼，遺址依然是那樣。

中國人就沒有那麼建。你看你們北方那個磚，就像我們這裏做的米糕一樣，方方整整。我們工地那個磚，送給你北方人都不要是不是？一個地區、一個地區就是這個樣子，我們這個爛磚買還沒地方買，你送到北方去填地人家都不要。我們到五臺山看那個磚，實在是漂亮啊！它四個角就是四個角，三個角人家都不要，那個牆砌起來就不用粉刷，平平整整，那些青磚非常的漂亮。它有這個相，通過這些相組合起來，成了一個房子。你說那房子是什麼樣子？有大房子、有小房子，都是人們的一個概念而已，沒有一定，所以「無相」、「無不相」。

「不得已強名實相」，所以說實相本身是沒有名稱的，只是強安立叫實相。實相離一切相，怎麼還叫「實相」呢？勉強安這個名字。如果我們這些人都沒有名字，平興寺兩三百人都沒有名字，那怎麼辦。你打電話說找誰？這東西是誰的？不就亂套了嘛！勉強安上延\*師、果\*師，什麼什麼師，他就不會錯掉。這是延\*師，一提延\*師，什麼個樣子，有個相啊！但是延\*原來是不是就是這樣呢？沒有延\*，哪有延\*？假名安立叫這個名稱而已，勉強安上叫「實相」，這樣理解吧？

解：實相之體，非寂非照，而復寂而恒照，照而恒寂。

「實相之體」，這個實相的體又是什麼呢？「非寂非照」，勉強理解為「寂」，就是理解為空好了，

「照」就理解爲有。這個體非空非有，你講它空，但不能說是頑空，不是空無一切。《心經》裏面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就是說它是名稱的安立，眾因緣和合的一種相，所以說它是空。佛教講空是這個意思，而不是說「空空如也」，什麼都沒有，不是那個空無一切。

我們的名字是空的，爲什麼？沒有實體呀，沒有實實在在的。「界詮」在哪兒呢？在這兒？這只是一個人，我在家不叫這個名稱，出生二十年以後才換了這個名字。現在叫我在家人名字我還有點不習慣，曾經一個在家的同學突然間叫我在家的名字，我說這名字聽着有點熟，可是又不習慣。我說：「我不叫這個名字。」他說：「你怎麼不叫這個名字？」我說：「身份證給你看，我身份證不叫這個名字。」他叫我的在家名字，我說不對，不是叫這個名字，慢慢地就改過來了。只是強名，它不是空的，也不是有；不能講它空，也不能講它有。

那麼在心體的作用，只能用「寂」、「照」來形容：「寂」就是寂滅，它不動；「照」，它有作用。「非寂」，不是停止在那裏不動；「非照」，也不能說它有什麼變化。

「而復寂而恒照，照而恒寂」，而又怎麼樣呢？「寂」就是不變、不動，而能夠恆在隨緣的變化。心體本身是寂滅的，沒有變化，是一種純然的、寂靜的狀態，可是隨着外面的境物來了，它就會有作用，所以我們隨緣就會有種種差別。佛成佛了，因爲眾生的緣故，就會隨緣去度眾生，就會「寂而常照」。雖然證法身而寂滅，可是隨眾生而去度化，就有照的作用，「照」就是隨緣，隨着眾生的緣。「照而恒寂」，

雖然他隨緣去度眾生，可是他的本心不動，法身理體本來是不動的。

解：照而寂，強名常寂光土；寂而照，強名清淨法身。又照寂強名法身，寂照強名報身。又性德寂照名法身，修德寂照名報身。又修德照寂名受用身，修德寂照名應化身。寂照不二，性修不二，身土不二，無非實相。實相無二，亦無不二。

下面說「照而寂，強名常寂光土」，淨土裏面有四種淨土，常寂光土境界最高，唯有佛住常寂光土，煩惱全部斷完了。「照而寂」，就是說他隨着眾生去變化，但是這個理體依然是不動，勉強叫「常寂光土」，只是一種命名而已，為度化眾生需要這麼命名。

「寂而照」，不動而能夠隨緣。「強名清淨法身」，上面是說報土，底下是講身。「身」就是佛所證清淨法身的本體，「土」就是他能夠住到常寂光的淨土當中。因為你證得這樣的理體，證得這樣的法身，才能夠住那樣殊勝的一個妙土。「清淨法身」，就是隨眾生隨緣顯現，而法身常清淨。

「又照寂強名法身」，照而寂名為法身。法身是什麼樣呢？是以法為身，以理性、理體為身，理充滿一切，所以法身遍滿一切處，法身是無相的。「寂照強名報身」，報身是有相的，它有無量的莊嚴，後面還會講這些三身的事。報身到底是什麼呢？報身非常的莊嚴，而且有自受用和他受用，不是說成佛成個什麼東西都沒有的。所證成的理是無相，因為證這個無相的理，才能夠成就莊嚴的報身。

「又性德寂照名法身」，「性德」就是我們本具的德。有個「修德」，有個「性德」，下一句就是「修

德」。「性德」就是本具的功德是寂照，所以名為法身。它是本具的、不動的，但是隨着眾生需要而隨緣，這樣名為法身。「修德寂照名報身」，因為通過修，功德圓滿了，這個報身才能夠顯現出來，所以「修德寂照名報身」。

「又修德照寂名受用身」，從寂滅上說，他自己有受用，自受用身住在無量的三昧當中。這是從報身當中開出叫受用身，自受用非常的清淨。「修德寂照名應化身」，但是要去度眾生，要現應化身，就要去變化。應身裏面有示現受身，或者是隨類變化，那都不一定，隨眾生的需要。像釋迦牟尼佛在印度誕生示現受生，這也是屬於應化身，因為他證得法身的理體，報身功德也圓滿了，為了度眾後的需要，所以現應化身。

「寂照不二」，寂和照不二，雖然寂滅而能夠隨緣去度化眾生，這兩者不能分開。「性修不二」，「性修」就是性德和修德，這兩者沒有兩樣，因為它們完全統一了。性德本身具足了這個功德，通過修而顯出來。性德由修德而顯，性德具足修德方顯，性德有功修德方顯，通過這樣修而具足，那麼這兩者就不能對立。「身土不二」，因為證得法身才能夠住常寂光土，所以常寂光土和法身這兩者不能分開來。所以「無非實相」，這一切都無非是實相的理體。那麼「實相無二」，實相的理體沒有二，就是單一的，理只有一個；「亦無不二」，這理體顯在事上有千差萬別。「不二」就是差別，「無不二」就是沒有差別，理體就是這樣。

解：是故舉體作依、作正，作法、作報，作自、作他。乃至能說（釋迦）、所說（彌陀），能度（佛）、

所度（生），能信（心）、所信（法），能願（欣厭）、所願（極樂），能持（三業）、所持（名號），能生（三寶）、所生（四淨土），能讚（釋迦諸佛）、所讚（彌陀依正），無非實相正印之所印也。

「是故舉體」，舉這個體，實相的體。「作依、作正」，「依」是作依報，「正」是作正報。極樂世界的依報和正報莊嚴，依報就是它的國土啊，七寶行樹、八功德水、鳥啊、樹風啊等等，這都是屬於依報；到那裏壽命無量，無有種種缺陷，那就是正報。「作法、作報」，作法身、作報身。「作自、作他」，作自受用和他受用。報身有自受用和他受用：自受用就是住在寂滅禪定的理體之中；他受用是佛為登地菩薩所顯現無量莊嚴的身，尤其十地菩薩。十地要到等覺菩薩，還有生相無明沒有破盡，如果只是卡在那裏，就不能成佛，所以佛現無量的報身相讓他們看：你成佛才能夠有這麼莊嚴的相，讓他羨慕，去修行，所以說是他受用。

「乃至能說、所說」，「能說」是釋迦，「所說」是彌陀，我們這部經就是釋迦說彌陀那裏莊嚴的事情。「能度、所度」，佛是「能度」，「所度」的是眾生，所以旁邊小字說能度是「佛」，所度是「眾生」。「能信、所信」，「能信」的是「心」，「所信」的是「法」，知道持名念佛能夠往生不退，這是法。「能願、所願」，「能願」這裏有「欣」和「厭」，就是欣求極樂、厭離娑婆，都是屬於「能願」。你發願要離開娑婆，發願要往生極樂，有個「欣」和「厭」，「所願」的都是要去極樂世界。「能持、所持」，「能持」的是我們的身口意三業，身拜佛、心觀想、口持佛號；「所持」的是佛的名號，這裏尤其強調名號，《彌

《陀經》是執持名號的。「能生、所生」，「能生」，就是憑什麼能夠往生極樂世界呢？憑信、願、行這「三資糧」。「所生」的是四淨土，根據你修行的淺深，看你生到哪一個土，是凡聖同居土、方便有餘土、實報莊嚴土，還是常寂光淨土。「能讚、所讚」，「能讚」的是釋迦以及諸佛，釋迦牟尼佛以及六方佛都在讚歎極樂世界如何莊嚴；「所讚」的都是彌陀的依正莊嚴。

「無非實相正印之所印也」，所講的都是實相的理體，講了那麼多無非讓我們眾生要見自己的本性，跟彌陀的本性相應，這樣我們才能夠往生到極樂世界去。就像那個印，那些文件沒有印不行的，印了以後才有用，所以「無非是實相正印之所印」。上面所講的這些寂啊、照啊，報身、法身，常寂光土等等，都是爲了令眾生證得這個實相的理體。證這個理體要採取什麼辦法呢？底下「明宗」才會講到。

這一節可能會稍微深一點，需要慢慢去體會。簡單地說體就是理，眾生本來就具足這個理，現在如何讓這個理能夠開發得出來，你要通過信、願、行去做，信、願、行具足，這個理就能夠顯現，才能往生到極樂世界，正報、依報跟彌陀完全是等同。即使是下凡，下凡就是下等的凡夫眾生，往生到那裏去，往生到凡聖同居土，所依止的也是跟彌陀同等一樣的正報、依報莊嚴——這就是理性，完全是理性的一種顯現，理性顯現才能這樣。所以說到地獄裏面受種種罪苦、種種形狀，也是我們的心性所現，因爲你沉淪下去了，這個本性——本來的體性，被妄想執著遮蓋了，隨着業力受報去了。往生極樂世界是善業所牽引，到那裏去的種種情形是莊嚴的。

這個理要通過宗顯現，體是理、宗是行，體爲宗所依。沒有這個體，我們的宗旨是什麼呢？宗旨總要有一個所依啊，你做這個宗旨，目的是幹嘛呢？所以體是宗所依。宗是顯體，下面那個宗是爲了顯這個體，宗和體不即不離。有人說那只是一個，這裏說兩者缺一不可。必須要有個目的——體性是什麼，然後我去做，達到這樣的一種目的，這兩者要把它分開來。

解：第三明宗。宗是修行要徑，會體樞機，而萬行之綱領也。提綱則衆目張，挈領則襟袖至，故體後應須辨宗。

下面到「第三」點「明宗」，「明宗」相比較而言還是很重要的。天台解經就是用「五重玄義」把一部經的思想都攝在其中，「五重玄義」把關鍵的都放在「明宗」部分，因此「明宗」的內容就是這一部經的宗旨要義。淨土法門，我們如何去起信、發願、念佛，也都在「明宗」這一部分告訴我們。「明宗」是講信、願、持名，來作爲這部經的宗旨。

「宗是修行要徑」，「徑」就是路，我們這個路要怎麼走。知道這個體了，我們眾生具足的這個體跟彌陀是一樣的莊嚴，寂、照完全是一樣的，可是沒發顯出來，不能顯現作用怎麼辦呢？所以要採取辦法，下面宗是行的要徑。

「會體樞機」，「樞」是樞紐的「樞」，就是老式的門轉動的地方，上下各有一個洞，門兩頭頂在那裏，靠那個東西門才能轉動，把它卸掉門就關不起來，那個叫做「樞」。現在新式的合葉門，其實也可以算樞。

「機」是指弓箭要射出去必須要有一個架，這麼一拉箭才射得出去，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機關」。「樞機」用現在話說就是關鍵，它的關鍵在哪裏。所謂「會體樞機」，就是說會這個體要知道它的關鍵所在。

「而萬行之綱領也」，是一切行持、一切修行的一個綱領。「綱」就像網上面必須有個粗的繩，魚網上面有個繩，粗繩一拉那個網就起來了，所謂「綱舉目張」，「目」就是網，很多小洞的網。「領」就是衣領，衣服你拿別的地方不知道怎麼穿，領子一提就好穿了。「提綱則衆目張」，綱提起來，魚網一提，其它的次第就知道怎麼弄了。漁民撒網怎麼撒？他把綱抓住，然後撒下去。「挈領則襟袖至」，領一提起來你就知道衣襟在哪裏、袖子在哪裏。穿衣服必須要把袖子套進去，你袖子不套進去怎麼穿？這就要拿領，就是說要清楚這個次第，知道主要的和次要的。「故體後應須辨宗」，上面講體，體講完了以後，要知道這個宗是什麼。

解：此經以信、願、持名爲修行之宗要。非信不足啓願，非願不足導行，非持名妙行不足滿所願而證所信。

「此經以信、願、持名爲修行之宗要」，這句話就是「辨宗」所講的。上面所謂體是以實相爲理體，「辨體」也就是辨實相。實相是什麼東西呀？離一切相，卽一切法，眾生本來具足却看不見。說是看不見其實也看得見，怎麼看？你能夠作用的心就是。你現在能夠聽，能夠說話，像我能夠在這說話，那就是真心在作用，能夠思維分別、吃飯、睡覺、行走等等。能夠跟人家講話，人家講你好你會高興，人家罵你

你會不高興，那是什麼東西？那就是我們心體的作用，每個眾生都有這麼一個心體。我們有很多妄念執著，去掉妄念執著，那個心體就是真如實相了。爲達到這個真如實相，所以我們要去修行。怎麼樣才能達到？淨土法門所講的信、願、持名，信、願、持名是修行的一個宗要。

「非信不足啓願，非願不足導行，非持名妙行不足滿所願而證所信」，這句話是一個相連的關係，信、願、行是淨土的三資糧。信，五根以信爲首：信、進、念、定、慧；《百法》的十一個善心所也是以信爲首：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等等，這都是以信爲首。一切萬法也是以信才能夠進入，尤其是淨土法門，如果說你不相信極樂世界，不相信彌陀的大願，不相信釋迦牟尼佛所講的法，不相信你念佛能夠往生，你怎麼會去發願呢？發那個願幹嘛？因爲我們不相信基督教所講的那樣，上天堂就得永生，所以我們不會發願到基督教堂去，也不會發願生天堂。不信你怎麼會去發這個願呢？也不會導那個行，今天禮拜天我們就沒去呀，是不是這樣？因爲沒有信，所以沒有願，沒有願就不會去行。

信有淺有深，所以發的願就有大有小，那麼修行就會怎麼樣呢？有勤有惰，信得程度不同啊。你看我們淨土宗的歷代祖師們，他們信成那樣子，信得誠懇。善導大師在那樣寒冷的天氣，念得衣服都會濕掉，而且念到嘴巴發光。我們在那兒念，一天到晚盡想着哪天發光，你永遠發不了光。他是至誠懇切地相信、發願在那兒念，是德行所感，你要追求那個東西肯定得不來，因爲什麼？執著相。你有執著那個東西，那本身就是煩惱，怎麼會得到功德呢？就很難了。所以說要信，不信不足啓願，願就發不起來。我們在

這裏講，但願大家能夠乃至分地相信淨土法門，偶爾也會念幾句佛，這樣金剛種子種下去，早晚會在蓮池相見。

「非願不足導行」，沒有願，它怎麼會引導你去行持名呢？這個地方所謂「行」就是講持名。「非持名妙行」，念一句佛號就能夠一生永不退，這叫「妙行」，沒有這個妙行，「不足滿所願」。你說我有願，有願你不修什麼願？這個願就是虛願，不能滿了。你相信而發願，然後持名，「而證所信」，這才證明你相信。如果你不持名就不能說明你有願。

就像有些在家人說：「心到就可以了，燒香也不用燒，拜佛也不用拜，我心到就好了。」你沒有去做，怎麼說明你有相信呢？你必須要很虔誠、誠懇地把那三柱香插在香爐那裏去，才能說明你有信。你說：「我心到就好了。」心到是沒有錯，從理上說是沒有錯，但理要從事上顯嘛。煮飯，我知道了，不用煮，我心到就好了。明天中午大家過堂吃飯，典座師父說：「我今天心到了，你們吃吧！」吃什麼？吃空氣呀？你要去做呀，你心到，要煮好給大家吃啊，吃得飽飽的，你有這個行為來說明你內心世界是如何，對吧？所以說沒有行就不能說明你有願和信，正因為很誠懇地去修了，說明這個人有願望、有信仰。

解：經中先陳依正以生信，次勸發願以導行，次示持名以徑登不退。

「經中先陳依正以生信」。「經中」就是本經《彌陀經》。「先陳依正」，先講依、正二報。本經不是先講依報莊嚴嘛，先說「何故名爲極樂」，然後「彼國無有眾苦，但受諸樂」，那個地方有哪些情況？

好到什麼程度？你看那樹種得很漂亮——「七寶行樹」，上面還有網——「七重羅網」。有人說：「樹種得密密麻麻，然後外面七重網網住我們，多不自由啊，出不去怎麼辦吶？」那是表示一種莊嚴，到處掛滿那種莊嚴的相，不是給你網住了，你不用害怕。

又有「八功德水」，水在《彌陀經》裏形容得很簡單，在《無量壽經》裏就講得很詳細。下到那個水裏，你要熱它就熱，要冷它就冷，你願意到腳它就到腳，然後到膝、到腰、到脖子……，你願意多深就多深。這水怎麼會這樣呢？功德所成，心意所現，所以你願意到哪兒就到哪兒。同樣的「八功德水」，有人到腰，有人到脖子，有人到膝蓋而已，隨着眾生的心念而不一樣，這就說明「一具足多」，跟《華嚴》一樣，「一多相即」，同樣的水，隨着眾生的心念不同而產生了差異，不相妨礙。

而且那裏還有種種的鳥叫，令你能夠念佛、念法、念僧，心不散亂，是這樣子。不像我們山上那鳥叫得很恐怖，「咕——」，有人嚇得不得了，說怎麼鬼叫了呢？天要下雨了，還有鳥叫「嘰嘰咕咕，嘰嘰咕咕——」，叫得讓人恐怖、害怕，毛孔悚然。那裏的鳥叫出來都是勸你念佛、念法、念僧，它念得好聽，比那個念佛機念得還好聽，念佛機有時候會有噪音。極樂世界是如此的莊嚴！

講這些令我們相信阿彌陀佛的光明無量無邊，他的壽命無量無邊，他的弟子有無量無邊，弟子的壽命也是無量無邊。敘述這些正報和依報莊嚴，讓我們覺得那個地方確實是好啊！好有個比較，那個地方才是真正的快樂，所以說這些正報、依報莊嚴，讓我們相信。

「次勸發願以導行」，「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這不是勸發願嘛，知道了、聽說了就要發起這樣的願來。《彌陀經》裏面「眾生聞者」乃至「眾生聞是說者」，都要「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這就叫行。既然聽說了，聽說這麼好，然後執持名號，七日乃至一念就能夠往生。

「次示持名以徑登不退」，接下來是講修行怎麼修，告訴你辦法。極樂世界如此之好，怎麼去？憑什麼去？買什麼票？說明年坐飛機票可以打一折，打一折是多少啊？原來一千塊，一折一百塊就可以坐飛機了，去北京一千六，那一百六就可以去北京了。這下多好啊，你們出門就坐飛機，一百六十塊錢就到北京了，是不是方便！這念佛法門就這麼一句佛號，持名念就可以讓你成佛，你看比坐飛機還要方便，對不對？

所以說那裏地方那麼好，要方便好去呀，不方便去也是不行，對吧？太姥山蠻好的，但是來這裏不方便，只有汽車，火車沒有、飛機沒有、輪船也沒有，不方便，是不是？要是什麼都有，你想坐飛機有飛機，然後又有火車了，又有汽車了，又有輪船了，那多好！那就不是太姥山了，那就成上海了。清華大學好啊，成就你去哈佛、去牛津，世界各個地方都可以去。那麼好，要方便好去才行啊。你說我隨便考十分也能去，然後能夠成就做博士、碩士，成就那麼高的科學家。考十分能去，那大家都去了，那要建多大一個地方？雖然好，但是不方便去。

有些法門很好，但是不方便、不好修，就沒辦法普遍接引所有的眾生。之所以說淨土法門殊勝，佛

讚歎難信的緣故是什麼呢？方便，好修。就這樣持名號，乃至你造業都可以往生。有人說：「造業可以往生，這樣就放心造業了，拼命造，有什麼關係？」舊業造了，你不能再造新業，你再造新業那就不可原諒了，沒有道理呀！所謂造新業，你這個心就不一樣，信就不行了嘛。所以這裏說「持名以徑」，「徑」就是指這路很直、很小，路很直就不要走彎路了。

我們常住很多師父去秦嶼鎮，順着公路走，你說累不累？那就不是徑路。走小路，就直直下去。你們有時候拐到半嶺那裏去，那都不是徑路。直下到洋裏，洋裏還有一條路，從那個神廟那裏直直出去，不要拐到公路那邊去，那又遠了。神廟那裏有一個學校，從那裏直直出去，再從高速公路底下穿過去就出去了，那叫徑路。你不懂得，前面知道徑路下山，然後又拐到公路，又轉一圈過來，那不是遠了嘛，對吧？下一次直直下去，到神廟那裏再穿過去。你們也不知道哪個村是哪個村，有人住了十幾年也不知道哪個是洋裏，哪個是半嶺，哪個是太姥洋，反正有這幾個村。洋裏叫太姥洋，嶺頭那個地方也叫半嶺，搞不清楚沒有關係，你只要走徑路就對了。那麼這個地方講說「徑登不退」。

解：信則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願則厭離娑婆，欣求極樂；行則執持名號，一心不亂。「信」，下面有幾種信很重要，信是前提嘛，沒有信怎麼去修行啊，所以說有「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這是三對六信，「信自」、「信他」是一對，「信因」、「信果」是一對，「信事」、「信理」是一對。每兩個一組，因果、自他、事理，這樣相連着。藕益大師從這六個方面來說明如何起信。

通過學習，希望大家能夠產生少分的信。不能說完全信，完全的信是很難了，而且我也沒這麼大的本事使大家能夠完全的相信，只能生起少分的相信。兩三百人在聽，假如有三分之一的人產生信心而發願念佛，我們也感到高興。乃至更少，六分之一的人產生信心，發心念佛往生，也是一個很好的事。再降低一點，哪怕有十個人，甚至有一個人，像廣欽老和尚那樣念佛有這麼大的效果也好。所以講「信」這部分要多講幾句話，關於一些事證多談幾句，使大家真正了解應該怎麼起信，所以這部分也比較重要。

尤其講「信理」，這個理怎麼去信？理最難講，理本來不能講，硬要把它講出來很困難，但是理又很重要，沒有這個理怎麼去實行這個道理呢？我們所講的千經萬論，都要讓我們去明這個理，證這個理。如果說這些理我們不了解，如何是好呢？

上面是六信，然後我們看願，「願則厭離娑婆，欣求極樂」，所謂「願」要「厭離娑婆」，你要想離開這兒。你如果覺得這世界蠻好啊，也有好住的，也有牛奶喝，睡的也很美，鈔票也有，黃金也有幾塊，家人也挺疼愛我，然後兒子也孝順，如何這般，樣樣順心，你覺得蠻好，你就沒有厭離娑婆，對不對？偶爾兩個人吵架了，你就開始厭離娑婆了：哎呀，這個世間苦啊！趕緊念佛往生。哪一天老公對你挺好：哎呀，這個家蠻好的。你又不去了，那你這個不是厭離娑婆，你要厭到底呀！他那好不是真好，過幾天又揍你一頓，你又覺得不好，是不是這樣？一點點不順他的心，他就不高興了，經常打架、吵架，對不對？這世間人就是這樣，那感情建立在什麼樣一種程度上？所以說你要厭，不能給你一點兒好吃的，你就忘

乎所以了。

經裏面講，好比人掉在枯井裏面，井上面有個藤，老鼠在那咬，井底下還有蛇，還有醉象要追來，這麼恐怖。然後上面掉下幾滴蜂蜜：哎呀，好吃呀！他忘記了本來的恐怖。世間本來是很恐怖的，生命無常，有一點點五欲的快樂，他就忘記了，這五欲有一點點快樂就覺得蠻好的。世間痛快嗎？有一點點，對不對？你肚子餓了沒得吃，吃頓飽飯，這下好了，你餓得半死很痛苦啊，有得吃你就高興。我們山上的師父下去，到福鼎吃碗蘭州拉麵，哎呀，那高興，美得很吶！然後再買一碗帶回來，下一次再吃。過幾天又想吃沒得吃了，客堂告假又不肯，痛苦就來了是不是？那是小痛苦，大的痛苦還很多啊！

世間人有一點點快樂，他就忘記了痛苦，厭離娑婆的心不是很強。身體健康的時候，你就不記得了。身體生病的時候趕緊修，我一定要厭離娑婆，「阿彌陀佛……」趕緊念，念着念着，吃兩天藥病好了，他又不念了。這就不是厭離娑婆，對吧！你要真想離開，這個世間真是痛苦啊，「欣求極樂」，那個地方實在是好。你徹底相信彌陀所發的願，釋迦牟尼佛所講的是真實的，叫「欣求」。

「行則執持名號，一心不亂」，要「執持名號，一心不亂」。這個「一心不亂」，你持這個名號就不要再散亂了。玄奘大師翻譯的本裏叫「繫念不亂」，你就念那個名號不要亂，說什麼泰山塌下來，你都不動搖，就念那個名號，甚至證得念佛三昧。當然從淨土法門普被三根來說，下輩往生不需要真正能夠證到念佛三昧的禪定功夫。如果都是這樣，那就不是方便法門了，都能夠證入禪定，那就不是要仗

託佛的願力。

這是總體的信、願、行。

解：信自者。信我現前一念之心，本非肉團，亦非緣影（學者須從者裏，死盡偷心，不可草草）。豎無初後，橫絕邊涯。終日隨緣，終日不變。十方虛空微塵國土，元我一念心中所現物。我雖昏迷倒惑，苟一念回心，決定得生。自心本具極樂，更無疑慮，是名信自（以心性爲自）。

下面一個一個解釋「六信」。我們先看「信自」，要相信自己啊，我們常常相信不過自己。很多出家的老人家，告訴說你念佛能夠往生，他說：「哎呀，我的罪業深重，不可能啊！修修來生到個好人家就不錯了。」這就是信不過自己，同時信不過彌陀，彌陀說你乃至一念都能來，他說：「哪有那麼好！」不相信。你好好念佛，真能夠消業呀，念一句佛號能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啊！他說：「能消那麼多嗎？」不信。你現前這一念心只要去念，你就能夠往生。他不信！但是他照樣念，可是信心不足，這就很恐怖，他不一定往生。所以要學教，之所以要學教的原因就是這樣。

很多人在修修修，問他：「你真能往生嗎？」「那就看阿彌陀佛安排嘍！」很多人都這樣，你問他能不能往生，他說：「我沒有把握。」沒有信自，也沒有信他，這信本身就信得不圓滿。你要信到完全能夠說：「我念佛真能夠往生，這一念心真能夠往生。」沒幾個人敢講，你要他講，他講的不是那種鏗鏘有力：「應該沒問題……」你問他：「有沒有問題？」「看看嘍，看我修得怎麼樣以後再說嘍……」

所以很難發起這樣的心！在這裏大聲答一下是沒有問題了，但是回到房間，那又說不來了。

「信我現前一念之心」，就是我們上面所講的，我們的理本身就是具足的，我們具足這個理，實相的理都有的。那行小字說「學者須從者裏，死盡偷心，不可草草」，「死盡偷心」就是說你要相信這裏，要相信我們眼前這一念心。「本非肉團」，不是我們身體裏面的心臟。那個心臟像還沒開的蓮花倒掛過來那個樣子，什麼叫蓮花倒掛過來？芭蕉後面開了一個坨坨，就像心臟一樣，那麼蓮花還沒開的時候，它是這樣子倒過來，我們心臟就像是這樣。這裏說「非肉團」，就是不是肉團。「亦非緣影」，也不是我們心裏所緣的外面那種影像，「影」就是不實的東西。

「豎無初後，橫絕邊涯」，從橫和豎兩方面來講：「豎」，不能說有前有後，這個心念無前無後，從時間上不是過去、不是現在；「橫」，從空間來說它沒有邊涯，我們緣這個心沒有邊際。「終日隨緣，終日不變」，這個心整天隨着緣，可是這個心始終是沒有變，心體是沒有變。

「十方虛空微塵國土，元我一念心中所現物」，這個比較難理解。為什麼說到極樂世界去那麼快，而且一食頃就可以遊遍十方所有國土，一個佛土那麼大、那麼遠，那怎麼遊啊？這裏就是怎麼樣呢，大小長短，一切都無有障礙了，就是《華嚴》裏面講說「事事無礙」，都是我眼前的一念心，這一念心全部都具足。它是一種隱現，顯現出來具足的功德。所以說一動心，十方所有虛空的微塵國土早就已經具足了，你去則無去，不要這麼辛苦忙得到處跑。從事上說，好像早晨用衣來盛眾妙花去供養，只是眼前

顯現出來而已，所以說一切都是我們眼前所現。

「我雖昏迷倒惑」，我們現在雖然是昏迷、顛倒、迷惑，還沒醒。「苟一念回心」，「苟」就是如果，如果一念心回轉了。「決定得生」，決定能夠生，我們現在心還沒有真正決定啊。

「自心本具極樂，更無疑慮，是名信自」，你要相信自己決定能夠生，那是自心本具的萬德。他所有的國土都在我這心念當中具足，何況極樂世界？佛為什麼能夠現十方國土啊？因為心念具足本然的德性。「更無疑慮」，你不要再懷疑，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眼前這一念心就跟十方諸佛的心是完全一樣的，十方諸佛所具無量無邊的德，我們內心也同樣具足，只是還沒顯發出來。我們現在把這個心回轉過來，一定要往生到那裏去。那麼極樂世界的果，我們內心的因，因因果覺相應，就決定能夠往生。這樣是相信自己。

解：信他者。信釋迦如來決無誑語，彌陀世尊決無虛願，六方諸佛廣長舌，決無二言。隨順諸佛真實教誨，決志求生，更無疑惑，是名信他（以教爲他）。

相信自己沒問題了，再要相信他，所謂「他」指的什麼呢？相信釋迦牟尼佛決定沒有誑語。你首先要相信佛，有人說：「有沒有佛呀？佛沒見着怎麼相信？要摸得着、看得見我才相信。」又有人說：「極樂世界那麼好，在哪裏呀？誰去過呀？怎麼證明這個問題？」麻煩了，就卡在那了！是啊，誰過去呀？阿彌陀佛什麼個樣子啊？那麼大誰見着了啊？乃至釋迦牟尼佛誰見到了呢？他就不相信了，沒辦法。

釋迦牟尼佛確確實實兩千多年前就在印度誕生，怎麼會不相信呢？他說：「我沒見到。」那漢武帝你見到啦？劉邦你見到啦？「我在電視上看到。」那我們佛教電視裏面也有啊，電視裏也有演釋迦牟尼佛啊！「那是歷史記載。」對呀，我們經典不是有歷史記載嗎？在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那麼幾個偉人，唐朝的李世民，你見過李世民嗎？他說：「沒有。」沒有見過你相信不相信有李世民，相信不相信有漢武帝劉徹？他說：「那我相信。」你同樣不是沒見過嗎，為什麼相信，對不對？

你爺爺的爺爺你見過嗎？你沒見到你爺爺的爺爺，你相信不相信呢？「那肯定相信。」為什麼？你同樣沒見到嘛。你說一定以見為事實，那沒見的事情多了，神舟六號飛到天空上去你見到啦？「我在電視畫面見到了。」人家躲到哪個地方，然後過幾天回來你相信嗎？你相信，「因為那是科學呀！」科學都是暫時的，對不對？現在人家美國已經可以在太空中住三四十天，我們只是轉幾圈趕緊回來，人家已經在太空住，停留在那了，你相信嗎？以後人可以搬到太空去住，你相信嗎？「那不可能。」你覺得不可能，現在人家已經實現了，到月球上面去了你相信嗎？所以你不能以見沒見到來認定。

釋迦牟尼佛他確確實實有啊，你不信到印度去看看嘛！「看看也就幾塊破磚爛瓦，那有什麼好看吶！」能說明事實是這樣啊，對不對？你到北京去看故宮，故宮只是沉澱的一些東西，你相信當時那些明朝、清朝的帝王在那裏辦公，你見過沒有嘛？你也沒去呀！你即使就是在當時的清朝和明朝，老百姓不可能去紫禁城，你也進不去呀，那你相信不相信？你沒見過相信不相信？那事實擺在那兒，那房子擺在那兒

呢。你相不相信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曾經在裏面？「那兒有房子。」那對呀，印度那裏有舍衛國王舍城吶，人家有那個地方，就有藍毗尼園，釋迦牟尼佛就在那個地方。

印度的小學生就要讀這樣的歷史，我就問他們說：「你們印度人了不了解有那麼一位釋迦牟尼佛？」他說：「我們歷史裏面都有，我們的課本裏面都要讀這個。釋迦牟尼佛他不是一般的偉人。」他說「不是一般的偉人」，他們老百姓都有讀的。你不能說「那孔夫子你見過啦？」孔夫子留下的著作在那裏，誰也沒見過孔老夫子，有著作在那裏，你憑想象畫個像啦，怎麼樣啦，是不是這樣嘛！釋迦牟尼佛有這麼多著作在那裏，你能說他是假的？沒有？虛有？對吧！你要相信，你實在不相信沒辦法。

釋迦牟尼佛所講的有沒有道理，你要去考察一下。相信釋迦牟尼佛有，你才有辦法相信釋迦牟尼佛所講的法，他講說的這些道理是不是真實。譬如說釋迦牟尼佛講世間是無常的，你相不相信無常呢？一切因緣和合、假名安立，這是真理，確實是如是啊，對吧！告訴這個法門本身就是很難信！

「信釋迦如來決無誑語」。佛有五種語：真語、實語、如語、不誑語，還有不異語。他「無誑語」，是真實的，真語、實語就是真實語。如語就是不變，不像我們，今天講的明天不承認了、不買賬了，「我哪裏有說這樣的話」，我們常常會這樣子，忘記了，這就不是如語。因為不如語，所以就有誑語，誑語就是騙人，不真實的。我們眾生的心念會變化，今天這樣想，明天就不這樣想了，那都是正常的。想得很好，做得不一定是那樣。不異語，前後不會轉變。佛是這樣，所說的都是真實的。

「彌陀世尊決無虛願」。彌陀世尊所發的願是誰告訴我們的？所以說我們要感謝釋迦牟尼佛呀！沒有釋迦牟尼佛，我們怎麼知道有這麼一個極樂世界，怎麼知道念佛得救、一生補處。是釋迦佛告訴我們，有極樂世界這麼一個地方，彌陀世尊所發的願是沒有虛願的。「六方諸佛廣長舌，決無二言」，六方諸佛當然離我們稍微遠一點，不太了解。這些佛都出廣長舌來讚歎這樣的事情，這樣沒有二言。

「隨順諸佛真實教誨，決志求生，更無疑惑」，這樣名為「信他」。你要徹底相信釋迦牟尼佛所講的，彌陀所發的願，他的教誨是真實真實的，然後我決定要「決志求生」，就不會產生疑惑了，要這樣相信才名為「信他」。首先要相信自己念佛，我這一念心跟諸佛的心是一樣的，通過念佛我就能夠往生。這是誰告訴我們的呢？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這就是說信自、信他，這兩者要這樣相信。

解：信因者，深信散亂稱名，猶為成佛種子，況一心不亂，安得不生淨土？是名信因（以念佛為因）。

接下來是信什麼？「信自」、「信他」之後是「信因」，「信因」其實跟「信自」有點相同，也是在我們自身方面信這個「因」。「信因者」，這裏說要「深信散亂稱名，猶為成佛種子」，「散亂心」都可以成佛，更何況能夠達到「一心不亂」，那「安得不生淨土」？有什麼證明散亂心可以念佛成佛？《法華經》中講：「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這有經來證明散亂心念佛都可以成佛。這就是「因」。

阿彌陀佛與釋迦牟尼佛在大通智勝王佛那個地方是兄弟關係，當時他們十六個人都一起發心，現在

都成佛了。阿彌陀佛在呵護我們，十方諸佛也在呵護我們，可是我們就沒感覺出來。《法華經》是這麼講，淨土經論也是這樣講，淨土的因跟《法華》的因，其實是同一個人、同一體的。《法華》是諸經的精髓，所以淨土也是諸經的精髓，它們都是一起出來的。阿彌陀佛是在大通智勝王佛那裏發心，現在是在西方成佛了，而釋迦牟尼佛是十六王子的最後一個，他也成佛了，所以這是有因。

我們跟諸佛也有因。我們都讀過《法華》，正因為我們有成佛的因，這個種子才讓我們有機會接觸到《法華》，乃至聽到《法華經》的名稱，所以有因。如果過去一點因都沒有，完全沒有因，今天我們不可能學佛，不可能信佛，也不可能到法堂來，我們也不可能了解到淨土法門。要相信這就是因！正因為我們有這個因，今天就有這個緣了。過去我們自己種下因，今天又有這個緣，有因有緣，一定感果，一定能成佛。《法華》告訴我們一定會成佛，淨土也告訴我們一生就可以成佛。有這些經證，佛無虛言，所以我們要相信這樣的一個因，沒有因一切都不可能。

如果因種得不深，也不可能聞到佛法、聞到《法華》、聞到《彌陀經》，因為什麼？因為是難信之法。《法華經》中說難信，為何難信？因為是一乘了義，個個眾生都可以成佛，所以難信。凡夫眾生怎麼能成佛？《彌陀經》說你要念佛，淨土經論裏說念佛一生就可以成辦。這兩者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難信，都在講成佛。這麼難信，而我們多多少少今天坐在這裏有點信，但是信得不夠透徹，為什麼？因為剛強難化。

本人也是剛強難化，為什麼？到現在還在這悠悠晃晃，跟你們一起坐在這裏。你們坐下面，我坐上面，

都差不多，我們也沒差多少。諸大德也是剛強難化，到現在還是半信半疑：嗯，有點好，還可以。還不是完全全身心地投入，即使遇到了也擦肩而過，淨土法門這麼好都擦肩而過，因為因種得不深。所以我們在這裏要熏習，反復學、反復熏習。過去有因，就像種子，種下去讓它成長，讓它長起來，長得粗壯壯，這要靠我們的培植，用佛法去熏習才可以。

如何才能夠做到讓這個因成長呢？我們要修，要有願心不捨，這個願發起來就不要捨掉。願心就是成佛的心，這就是菩提心，用這個願成佛的心去修行不捨。要多念佛、多拜佛，就能消掉宿業，消宿業就沒有障礙，臨終沒有障礙即得往生。念佛不是要念多少，只要願心不捨、信心不捨，乃至一念即得往生。

那這麼好，臨終就等着念十聲，一念不就往生了嗎？不消宿業、不懺悔業障，臨終就有種種障礙、障礙，故此我們現在要練習，要訓練自己保持這個願心和信心不失。時常要熏習，要多念佛，不要讓它失去。平常要無有間斷地在訓練，願心要發起來，要念佛。

建立信心，念佛是一個因，還有一個，就是要相信彌陀度眾生的因。我們自己要念佛，這是一個因，能消宿業；再有你要相信彌陀有度生的因，他曠劫修因而成就淨土的殊勝。他因為過去有這個願而去修行，成就莊嚴的國土，現在來成就眾生。譬如說，我們法堂建起來了，今天大家才能夠住在這裏聽聞佛法。如果沒有這麼個法堂你怎麼聽？去哪裏聽？彌陀國土已經成就，所以可以接引眾生，只要我們「至心信樂，欲生彼國」。你要徹底地去相信，欲求往生，不單是有信，而且要有願，「至心信樂，欲生彼國」，

那就是要有願去生，這就是因。

我願意去，也是心，也是因。那裏好是好，我不想去，那麼你這個因跟彌陀的因不相應。彌陀有這樣的願在那裏，吸引眾生，牽着眾生去，你不能三心二意、搖搖晃晃，乃至疑惑心。疑惑心可不可以往生？《無量壽經》裏面說，乃至疑惑心念佛都能夠往生，但是要到邊地疑城裏面去——所謂「胎生」。這個「胎生」不是母胎生，是生在蓮花裏面。你見不到佛，也聞不到法，但是在裏面沒有什麼痛苦。在那裏讓你磨，磨到你信心堅固了，蓮花就開了。因為你疑惑心，自然感得這樣的業報，不是彌陀懲罰你。一切都是隨業所感，因為疑惑心，你感得只是在這麼一個蓮花苞裏面。你在花苞裏哪一天疑惑心去掉，完全相信彌陀的願，花就能開。你已經去了，但是有疑惑心的業種子在那裏，所以必須要在那個地方等候蓮花開，才能夠聞法。所以疑惑心也都能夠往生。

淨土法門很殊勝，如何生起信心來呢？這個信心怎麼生呢？是不是有點難呢？我相信極樂世界真好，我想去呀。這個不是說想生就能夠生起來，亂吹牛是沒有用的，真正想去不是那麼簡單的，相似有一點說我真的想去，這還有可能。首先你要厭離這個地方，把這個地方、這個世界要認識透，才知道極樂世界的好。

厭離心生起來是不是小心小量呢？那十方諸佛菩薩不是都說要在這個五濁惡世當中度眾生嗎？你一定要厭離這個地方，那不是聲聞人視三界如火宅，小心小量嗎？乃至討厭生活、討厭人群、討厭現實，

我躲開這個地方，然後厭離世間，做事都不用做了。常住讓我發心，我厭離！我足夠地厭離心，所以你要做什麼事情我都不做了，行堂也不用做了，地也不用掃了，我厭離！

你搞錯了沒有，我們先要從事入手，所以要厭離。厭離什麼呢？厭離不是像失戀那樣子：唉！沒有希望了，這個女的現在不要我了，或者說那個男的現在不要我了……我失戀、我失意了，然後我出家給你看，要不我就死給你看。你以為我不敢死啊，我去跳海！這樣就糟糕了，你的心厭離厭到哪裏去啦？你沒有真誠地去體會人間苦在哪裏，苦到底是什麼樣？我要擺脫這種痛苦，所以我要發心，乃至覺得我苦，眾生也苦，要這樣體會。

過去西藏有個喇嘛，他修行修得很好。有一天他在那講經，外面有一隻狗。裏面很多聽法的，外面擺攤放了很多東西，像我們門口擺攤有好吃的東西，那隻狗死活想要吃。有個小喇嘛就拿個棍子趕那隻狗，趕不走就打它，一打它坐在上面講法的那個喇嘛就滾下來了，他說：「你打得我好疼啊！」怎麼會這樣呢？他完全是佛對眾生的這種同體大悲，他悲心是如是。在他那裏，打眾生就是打我，他有這樣的心。

你認為只有我苦，眾生不苦嗎？眾生這麼多苦，我自己也苦，怎麼辦？怎麼擺脫？只有念佛往生！我到那裏去留學、去深造，然後我再來，現在實在是沒有辦法。有辦法嗎？很難吶！這麼多人聽我講，聽得津津有味，我完全讓你信到徹底把一切都放下，投入彌陀願海有可能嗎？沒辦法，我沒這個本事，所以很難，你不得不去往生，你要徹底體會到人間真的是苦啊！要怎麼樣呢？願離苦！

我們往往嘴巴說苦，一點都沒感覺到苦。像小孩子，你說苦而他不覺得苦。老和尚告訴他苦，他也說：「苦啊，苦啊……」苦什麼？苦沒東西吃，苦沒快餐麵泡，對不對？那個苦就像隔靴搔癢，棉襖穿得很厚，裏面癢，抓了有用嗎？我們本地人常說「腸胃癢在外面抓」，不能真正徹底地產生作用。你哪裏癢抓哪裏才有效果，裏面癢抓外面有效嗎？多少有一點，但是不能解決問題。你心裏那個量生不起來，很難生起來。

這不是閑話，過去有個小女孩才十七歲，她愛上了我一個出家的學生，愛得死去活來。開始我認為不可能，世俗人怎麼會找和尚呢？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我那時候也很天真，後來果然有這樣的事實發生。這個事情怎麼辦呢？我私下就找這個學生，我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呢？你要當和尚就不能跟她來往。」後來幾天沒來往，那小女孩她就找上門來了。她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呢？你怎麼可以拆散我們呢？」我說：「他是和尚，他是我的學生啊！」她說：「那我跟他相愛。」我說：「你相愛不能愛到佛門來呀！」那怎麼辦呢？我說：「有兩條路，要麼你愛就回去愛，要麼就斷絕關係。」

之後我問那學生：「你到底愛不愛她？」他說：「愛是有點愛……」我說：「有點愛怎麼辦？你想當和尚必須一刀兩斷，藕斷絲都不能連的，你必須要這樣！要麼你真的喜歡她，你就帶回去。」可能免費的，這樣少花點錢。然後他在那左考慮右考慮，我說：「給你一個禮拜考慮，你考慮清楚了！」一個禮拜之後他就找我說：「我決定一刀兩斷，好好當和尚。」我說：「那好啊，你跟對方說清楚。」

後來那個女眾哭了不知多少天，哭完了以後說：「既然你要當和尚我也沒辦法，我會一直等你，等你哪一天有機緣我們再成爲眷屬。」她等了不久就另外找了個男孩子。爲什麼會這樣？她覺得你既然不要我了，我就另外找一個人給你看。她不是相愛，只是說懲罰自己也懲罰對方。

再過了若干年，也就是兩三年前，有一次她又碰到我，她叫我：「法師啊！」我以爲她恨我，她原先叫我「法海」。我又不是成心地去拆散你，我只是把道理說給你聽。這是事實，不是我編造的。這一次再見到我，她沒罵我，也沒叫我「法海」，她叫我「法師」。我說：「你怎麼不叫我，法海，了？」她說：「您原先講的一些話很有道理。」我也跟她講了一些事情，我說：「男女的事情，你現在覺得很好，若干年後你就不覺得好了。」後來她說：「真是這樣，這個情和愛是很苦啊！」我說：「這個真諦你終於明白了。」

這個人現在有一個女兒了，她跟後來那個人結了婚，又離婚了。現在她自己單獨生活，過得很不愉快，生活得就有點玩世不恭的樣子。她說：「這人活着實在是太苦了！」我說：「我當時告訴你苦，你又不相信。」人都是這樣，要真正體會到苦才會產生厭離心。

這樣看，我們出家人多少明智一點，看得比較清楚一點，知道那個圈圈是很苦的。我小時候就這麼認爲，也沒有誰教我，從十幾歲開始我就這樣認爲：男女之間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有時候兩個人好得不得了，有時候兩個人拳打腳踢、叫苦連天。搞不好她娘家人又帶一幫過來，打完幾天兩個又很好。這

樣實在是很痛苦，我很害怕！

我生活在農村，看到周圍都是這樣，沒有一個說很好的。我不要這樣子，但是不知道有當和尚這條路。後來在十三歲的時候，我媽帶我去廟裏，我感覺這個好啊，這種生活好！他們一個人多自在，每天念念經。然後我整天就模仿，拿個碗模仿着敲。

人的善根因緣不一樣，通常我們出家人都認為那是很苦的事情。小和尚、小沙彌太小，不想出家，他們不懂。開始他覺得廟裏好玩，大和尚帶着小和尚玩。可他到了一定年齡，對世俗那一套內心完全不了解，他就想步入社會。等他步入社會了，就會說：「法師啊，真的很苦！」開始我告訴他：「這樣很苦，你不可以去。」可他偏偏好樂、喜歡，他說：「我真的喜歡，怎麼辦？」我說：「你實在喜歡你就去唄。」現在告訴我：「真是苦啊！」我說：「你才知道苦，苦的還在後頭呢！」他要真實體會那個苦才可以。如果說他這樣苦一陣子，再來出家就不一樣了，他的厭離心就能生起來，世俗生活不過如此而已，情況就不同了。

你要真實去體會，對於名、利、色才能夠放得下，要不然放不下。我們要去觀察，觀受是苦，我們自己感受，然後對別人的那種感受也覺得苦，這樣才有同體大悲。如果說沒有經過這一番的考察，怎麼會有同體大悲？我自己沒有苦，他們夫妻打架打他們的，我又不是他們的一份子。我們要有同體大悲，跟他們一樣去感受：他們這樣是很痛苦，這樣煎熬很痛苦。要這樣認為，悲心才能生得起來。

如果沒有去觀察，搞不好就會提也提不起來，放又放不下去。即使在佛門當中也會扭扭捏捏，說放下也放下了。所謂放下，是求不得。「趕經懺那個東西我不喜歡！」其實你會嗎？你去幹啊！他不會。你去賺錢，打水陸上座坐臺？他不會。然後他說：「我沒興趣，不喜歡。」當然有一部分人是沒興趣，看到人家賺紅包心癢癢的，只有這樣扭扭捏捏，這不行，那又不行。看別人這個不修行，那個不修行，都是貪名奪利，如何這般。心始終是彎彎曲曲、扭扭捏捏，這樣永遠見不到佛，也不知道佛法的樂趣。

有一些道心的人，就躲在象牙塔裏面，象牙塔小小的，很清靜，他就躲在那。躲在那幹嘛呢？專門看別人犯戒，看別人不修行。你要跟他相處，一天拉着長臉，跟誰都處不來。為什麼？他覺得說：你們都貪名逐利，什麼都放不下，你們看我都能放下。他會這麼認為。其實這樣對不對？心擺不平，對佛法的修行沒有樂趣，學習佛法也找不到樂趣。學也相似地學，整天擺本書在那，也沒看進去，找不到學習的樂趣。為什麼？他不知道真正的苦在哪裏！與真正的苦比較一下才有樂。你根本就沒有苦，沒有去體會別人的苦是什麼，那你只會觀察別人這樣不是、那樣不是，唯獨不會觀察自己的不是。

所以要觀受是苦，你本身就是苦，為什麼不生起這種心來？心不能扭曲了，要擺平了，認識這個世間，認識這個人生，然後生起信心來。你不能說我什麼都能不貪，什麼都能放下。只是要不到而已，也就是不好意思伸手要，卡在那個地方，上也上不了，下也下不來，這就很麻煩！這種人太沒感情，不知道人間是怎麼樣的，做事的人是如何做的，沒有去體會人家的苦處、難處在哪裏。只是覺得別人做事不對，

這樣的人他就躲在象牙塔裏面。

再一個，感情太豐富修行也修不了。有一種人感情太過豐富，跟林黛玉一樣，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見到事情：哎呀，很感動啊。感動完了呢，一片空白。他也整天感動，聽了這個很感動，聽了那個也很感動。但是感動完了呢，還是癱在那兒，不能前進。整天眼淚汪汪，那也不是辦法。所以要真正去體會人生苦在哪裏，找找自己苦在哪裏，我為什麼有這些痛苦，我遇到苦怎麼辦呢？你不能去跳海，那海填不完的。要發心，道心生起不來不覺得很苦嗎？

世間人苦，我們要觀察到。當老闆的人你羨慕，很好啊，有錢啊。但你知道當老闆的人他有多痛苦嗎？他要支撐企業、公司，那些員工看見他像哈巴狗一樣，搖尾巴，走過去了就會說：「什麼東西？」轉眼就罵他。要他錢的時候看見他畢恭畢敬，他走過去，就罵他，講他壞話：「給我們工錢又少、補貼又少、幹活又多……」如何這般。當老闆也不容易，回到家裏他要當老公、要當爸爸、要當兒子，這些事情他都得扛。在公司員工數落，回到家裏妻子數落。兒子也要找他麻煩：「開家長會你都不去！」老爸說自己忙。「你一天到晚忙，我生病你都不管！」苦不苦啊？他也苦啊！

女人苦不苦？男人在外面風花雪月，你又不肯吭氣。他能拿錢回來啊，他不拿錢回來你什麼也沒有，還是忍着吧。「聽說你的老公在外面找誰找誰了！」她就裝作不在乎：「哎呀，不要亂說了！」其實心裏好難過，知道這死鬼最近一段時間都不回來。痛苦啊，是不是？這人活着本身就是有諸多的痛苦。

痛苦怎麼辦？要發心真正地去念佛。你不能抱怨現實：「我要早知道他是個偽君子，不如當時就出家，不嫁給他了。」這樣講真是沒有用，兒子都生出來還講這樣的話。要麼說：「我早知道這個鬼女人我就不娶她了，當時講得那麼好，兩人那麼相愛，可是現在她又另外偷漢，還不如我當時就去出家了！」可是你當時下不了決心，覺得她很好、很愛你啊，世間多少好話你們兩個都講盡了，現在不行了，卡在那裏過不去了。痛苦啊，怎麼辦呢？事到如今，現實是這樣，趕緊念佛！

知道苦，才要念佛，擺脫這個痛苦。如果說一點痛苦都沒有就讓你出家，你連心都生不起來。所以信心要生起來，觀苦是第一要門。你不觀苦，信心生不起來的，也難以體會彌陀所攝的大願，你也會不知道他的意圖所在。為什麼彌陀會發這樣的大願？因為眾生有苦。自己沒感覺到苦，我們怎麼知道彌陀的大願，彌陀之所以要攝受眾生呢？所以我們出家才會沒有道心，也沒有求法的心、做事的心。內心寂寞，苦哈哈，竄寮不能竄，講話不能講，怎麼辦？實在是苦啊！趕緊到極樂世界去，那裏人多好聊天，諸上善人你願意找誰講就找誰講。

道心生不起來就是一件很苦的事情，什麼都不想幹。團體這麼多人，二百人在那裏管，多不自在，想去搞精舍、想自由。去問那些搞精舍的人，自由了嗎？想修行要找地方，找到了沒有？這麼好的《彌陀要解》，他又不學，這麼大冷天，下着雨，背着包下山去了，要去幹嘛？「我要找佛法修行去。」這不是佛法是什麼？一句佛號提起來，那不是修行是什麼？無上的勝妙禪、所有的法藏都在裏面，難道這

不是修行嗎？所以說苦啊！你們看看人家背包你不覺得苦嗎？心無法安住下來，冒着大雨下山去，幹嘛？找地方修行學法去。哪找去？這裏不是很好，修行念佛嗎？念不下去，苦不苦？找到了嗎？誰也沒找到。

不順心就想找一個順心的地方，諸位順心了嗎？這個世界很難順心啊，想順心其實哪一樣都不順心！找解脫，解脫了嗎？沒有。想閉關，閉不住怎麼辦？功夫用不上怎麼辦？關門打出來？心都破碎了，粘也粘不住，拼都拼不成了，怎麼辦？有這樣的啊，出了幾年家以後心都碎了：找精舍我也沒錢，找不着；找地方修行也修不了；聽法又沒地方聽；藏地很好，沒錢我又去不成……到藏地去還是學漢地的理論，只是持咒不同而已，其它的理論都是一樣，然後重新再學藏語，難道就不苦嗎？

現在告訴你《彌陀要解》蕩益大師講得這麼好，但是學不了。學不了就開始打算：要到別的地方去安居，這個地方太啰嗦，一天到晚信信信……關鍵是你沒信，有信就有救了，你沒信才沒救呢！那個心就不會粘不起來、拼不成了。這樣心碎了怎麼辦？活不下去就死給你看，實在粘不住、拼不成了，就死給你看——跳海。不要啊！要投心彌陀願海！

你那個苦切的心把它放下來，去念佛，這就叫做「信因」。乃至散亂心地念佛，你都能夠往生，為什麼不相信呢？信不起來就是苦，既然知道苦就趕緊信佛、念佛，這樣不是很好嗎？不要把這些東西變成惡性循環，要把它變成善的循環。再不能這樣流浪，我們已經流浪好久了，就是沒有信。對佛法沒有信心，對自己沒有信心，不知道原因出在哪裏，對世間的觀察不夠，信心生不起來。

這個地方告訴我們要「信因」，《法華經》告訴我們要深信散亂心稱名都能夠成爲種子。《觀經》裏面講說五逆十惡臨終能夠念佛，是「一心不亂」嗎？入了三昧嗎？沒有，他能夠往生！要相信這個是很難、是不容易，但是這裏告訴我們，不能完全相信，但少分的相信還是要生起來，這叫「信因」。因要了解，散亂心念佛都能夠往生，更何況「一心不亂」呢？要相信彌陀的願招引眾生這是不虛的。通過觀察世間的苦、人生的苦生起這個信心來，信心生起來才能發願、才能念佛啊。

解：信果者，深信淨土，諸善聚會，皆從念佛三昧得生，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亦如影必隨形、響必應聲，決無虛棄，是名信果（以已生者爲果）。

「信果」容易理解，「信果」就是念佛必定有結果，念佛是因必定會導致結果。所有一切都有因有果，如是因感如是果。「深信淨土，諸善聚會，皆從念佛三昧得生」。我們要徹底地相信，所有往生淨土的人都是諸上善人聚會在一起。他們都是怎麼去的呢？都是從念佛三昧而生。就「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什麼它會長什麼的，做這個事就必定導致那個結果。我有信心念佛就能夠往生，就好像種什麼長什麼一樣。「亦如影必隨形」，我們有影必定隨這個形走，底下有影就是隨着形，形走影也走，是必定相隨的。「響必應聲」，爲什麼有響呢？有發出聲音才有響。「決無虛棄，是名信果」，決定不會虛設、棄捨我們。這要信因、信果，這兩者是相連的。

後面這兩者「信事」、「信理」有點難。「信事」還可以，「信理」就有點難。但是這兩個非常的

重要，這個了解了，對佛法也就了解了，對彌陀整個的法門，以及對《華嚴》整個道理就能夠明白了。這個要花點力氣，大家慢慢來理解，我慢點講。這是很關鍵的部分，這個了解了，信心才有辦法生起來。完全不了解就很難生起信心來：怎麼會有極樂世界？極樂世界這麼遠的地方，我又怎麼去呀？怎麼會現前呢？一念就能夠生，怎麼生呢？種種懷疑，那就很難了。信自己、信彌陀、信因、信果都沒問題，但是怎麼去呀？念佛我念了，怎麼才能夠去？十萬億佛土那麼遠，我坐什麼東西去？這些都是問題，如果這些問題沒搞清楚，有人問你說十萬億佛土在哪裏，誰去過？你就容易卡在那，人家說那是假的，沒有的事情，你就不敢反駁人家了。「信事」、「信理」就告訴我們這些道理。

所謂「事」就是非常具體，看得見、摸得着、聽得到的，可及可觸的，叫做「事」。譬如說，這日光燈可及可觸。日光燈為什麼會亮呢？這裏面有理，所以事跟理要連着講，雖然分開要連帶着講，凡事都有一定的道理。這日光燈是什麼道理它會亮呢？一個玻璃管怎麼會亮起來呢？有它的道理，理在裏面，它有電子這個理，所以說不捨事求理。你不能捨開事求理，廢事執理是不可以的。理在哪裏？理在事修上來體現。要求這個電子從哪裏現，要說明它有電，就必須有一個燈管在那裏，這才顯現出來裏面有電這個道理。電視機之所以能夠顯出圖像，原因在哪裏？為什麼能夠顯像呢？這裏面就有一定的道理，有電路接收就是理所在，所以理要在事上面顯。

換句話說，理就在事當中。電子不是在管上面嘛，我們看不見那個電子是什麼東西，可是它能夠顯現。

所以說真理是摸不着，但是有它的作用。再比如電視的頻道，搖控器一按就換一個臺，那旁邊那個臺是不是在旁邊等着呢？這摸也摸不着啊，沒等着怎麼它一捏就來了呢？往生就是這麼個道理，北京那邊的臺到我們這裏一按就出來了，十萬億佛土不遠，也是這樣的一個道理，所以說「卽事卽理」，這就有無限的道理在。

如果理了解得不夠，事就難以圓滿；理了解得多，那麼事情才算圓滿。譬如說做豆腐，有一定的道理，你不懂這個道理亂做：黃豆磨完了，然後石膏放下去，或者鹵水放下去，豆腐就點出來了？點不出來的，磨完了以後你要去加溫才行。你石膏放兩碗，或者鹵水倒個半桶，能點出來嗎？要懂這個理，理不明白事就會做砸了，事與理就是這麼一種關係。

只知道日光燈的原理，知道燈管壞了怎麼去換，甚至去研究這個日光燈，那你只了解日光燈。其它還有霓虹燈、碘鎢燈、探照燈、節能燈等等，這些有不同的原理，你都掌握了，哪一種都知道，照明這一類都能夠了解，就觸手可及，做得很順當。相反，你不知道這個原理就麻煩了，做事就不圓滿，只知道日光燈，其它燈就不知道了。理要了解的多，事才會圓滿，這樣才能夠「理事相卽」，理和事才能夠相卽。這樣也就談到「事事無礙」，就是《華嚴》裏面的道理。

如果你「執理廢事」，只知道理論，但是對事情沒有經驗，認為知道理就好了，「自性彌陀，唯心淨土」，幹嘛跑得那麼遠去求極樂世界？這就是「執理廢事」，沒有去實踐。「自性彌陀，唯心淨土」沒有錯，

怎麼顯現這個「自性彌陀，唯心淨土」呢？彌陀有那麼莊嚴的正報、依報、無量壽命、無量光明，你有嗎？你顯現不出來，所以說得從「事」入手。建房子的理論我們都知道，鋼筋要多粗，看那個柱子要多大，如何配，那個圈子要做什麼樣，沙要放多少，石子放多少，一包水泥在裏面怎麼配比……理論都懂得了，我們不去做、不操作，永遠是紙上談兵。

另一方面，操作要通過理論的指導，事才做得圓滿。告訴我們怎麼設計，怎麼比配去做，這樣房子建得就沒問題。要知道做豆腐要點多少斤的黃豆、要磨多少漿、燒到多少度，然後把它拿出來要晾到什麼程度才開始點。包括做豆腐乾怎麼做，豆腐還可以做豆腐乳。怎麼做的理論不知道，怎麼也做不出來。不要理就只是去做，就會做得一塌糊塗，這就要與理論相結合才可以。

所謂「萬法唯心」，三界性相不離我們當下這個心，不出我們介爾一心。下面這個「信事」裏面就有談到這個問題，我們把大的義理先跟大家講一下。一切萬物都沒有離開這個心，萬相都沒有離開心。六道眾生各自認識的世界都不同，譬如說我坐在這裏，你們一看就知道是誰，而且都認識，那通過什麼知道我是界某人？必須有感觀，有眼睛、有耳朵，然後腦子清楚，精神沒有分裂，在這樣的共知之下，你知道這是界某人。

外面這幾天有好幾隻野狗，你問它臺上坐的是誰，它知道嗎？它會搖搖尾巴，它不知道，也說不來。這就是共同認識的不同，感知的世界自然就產生了差異，六道眾生的業不同，所認識的都不一樣。這樣

講大家恐怕還不理解，我們講「理」的時候再來看，這個一定要讓大家多少有一點明白。

解：信事者，深信只今現前一念不可盡故，依心所現十方世界亦不可盡。實有極樂國在十萬億土外，最極清淨莊嚴，不同莊生寓言，是名信事（以境爲事）。

我們先看事，「信事者，深信只今現前一念不可盡故，依心所現十方世界亦不可盡。」這就說明說我們的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從時間也好，過去、未來、現在；從十方來說，它沒有邊際，有多遠心就能夠緣到多遠。只是現前這一念，也就是天台講的，這一念心具足「百界千如」。有可能起壞的念頭，有可能起善的念頭。我在這裏講經，「這法師講得蠻好的，他是不是什麼菩薩再來」，證明你起恭敬心了，就得到利益。「這小子胡說八道，說些什麼騙人的東西」，「我看搞不好他是一個阿修羅再來」，這就起壞的念頭了。

我們這一念心當中，有可能是這樣，有可能是那樣，十法界當中它都具足了。心就如此廣普！我們有時候起善念，有時候起惡念，一切都在這一念當中具足了。有時候起貪心，有時候想不要貪了：哎呀，好的就讓給別人唄。都是我們的一念心。

現前這一念心不可窮盡，想到過去的事情會想得很遠，但是過去世我們不記得了。就這一生當中，你一想，一剎那，動一個念頭，想到童年的時候。再動一個念頭：假如我活到八十歲，那個時候拄個拐棍，如何這般。如果去過美國，你一想，一動念頭，馬上到美國了，快不快？它是沒有邊際的。去過印度的

人想想印度，那印度人到處拉屎，一想大便那麼多，那鏡頭就出來了，很快的。那裏霧那麼大，在霧裏面拉大便沒人看見，一想就出來了。我們不用跑，沒有比心念更快的了，這就是說我們現前這一念不可盡。

「依心所現十方世界亦不可信」，因為都是以心所現，以心所變，這個問題等講「信理」的時候再詳細說。「實有極樂世界在十萬億土外，最極清淨莊嚴」，因為「信事」不講唯心，但是正因為我們的心念是這樣不可盡，就有不可盡的世界存在。因為大家的共業所感，彌陀的願以及眾生跟彌陀的願相應，所以感得那麼一個極樂世界。「不同莊生寓言」，這不是寓言，「莊生」就是莊子。在《南華經》（即《莊子》）裏面有講，最初有一個人很渾沌——「渾沌」不是街上吃的，北方叫「餛飩」的——所謂「渾沌」是說他眼睛、鼻子、七竅都沒有。後來有人可憐他，就為他開七竅，把七竅一開這個人就死掉了，這個事情就是「寓言」。誰也沒有證實有「渾沌」這麼一個人，這是叫做「莊生寓言」，屬於《莊子》裏面的。「是名信事」，確實有這個極樂世界。

解：信理者，深信十萬億土實不出我今現前介爾一念心外，以吾現前一念心性實無外故。

下面是「信理」。如何去十萬億佛土這個地方？要信理，「事」與「理」相結合才不會產生障礙，就不會卡在那裏了。這麼好的地方，我怎麼去？要相信理，也就師說彼土不出這一心以外。這裏說要「深信十萬億土實不出我今現前介爾一念心外」。什麼叫「介爾」呢？隨時隨地一剎那的心叫「介爾」，隨時隨地我們都有可能起心念，就是沒有離開我們當下這個心念。

那麼這個世界怎麼會不出我們「介爾一心」以外呢？「以吾現前一念心性實無外故」，這個十萬億佛土沒有超出當下這一念心，因為我們這現前一念心性實在是沒有限制。「無外」也可以說「無內」，無外無內，沒有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我們的心就如此之廣。正因為這樣，所以十萬億佛土的極樂世界因為我們的心如此之廣，就在我們的心念當中。也就是說，極樂世界不出眼前當下這一念外。

這個心是很難理解的！唯物哲學家認為物質是第一性，如果有極樂世界，必須看見才可以，實實在在的，才能夠相信。你根本就沒有看見，只是說這個心，他怎麼相信呀？我們也很難相信十萬億佛土有一個極樂世界，一念心就能夠去。這個困難的事情怎麼相信呢？這要了解十法界眾生所感受的世界完全是不同的。不要說十法界，就是我們人法界當中，大家器官都差不多是一樣，我們共同認知這個世界是相同的。但是有器官不好的人，他認識的世界跟我們就不同了，也是不出這個心念。

譬如一個瞎子，你問他：「這朵花是什麼樣子？」我們知道這朵花生紅的，拿給瞎子說：「你看，我給你一朵紅花。」他接過去：（做盲人摸花狀）上面有點大，下面小小的，中間這裏還有個東西（花蕊）擱在這兒，這叫紅花。我們告訴說：「不是，紅花在這兒呢（引導盲人只摸花朵部分）。」哦，軟軟的是紅花。然後再換一朵花，你說：「換一朵花，這個不是紅花，這叫粉紅。」他說：「我摸的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差別。」這兩個顏色完全不一樣，我們看的完全不一樣，這是我們共同認知。

我們從小開始，跟着老師讀書，乃至父母教育說：「這是紅的。」小孩子不會講話，給他一朵紅花，

告訴他知道這是紅花、這是粉紅。他就慢慢開始訓練，這是紅的，這是粉紅，是這麼認識開始的。我們共同認識這是紅的，乃至這是白的。你問小孩子：「誰告訴你的？」「媽媽告訴我的！」媽媽開始就告訴這是紅的、這是白的。後來讀書的時候老師也是這樣教，現在小孩子課本裏面都有圖片，它有紅的顏色在那兒，小孩子知道：跟我媽媽講的是一樣的咧，這是紅的沒有錯，我媽媽教得沒有錯，然後這是白的沒有錯。這是共同認知。

可是一個盲人他一摸完全是一樣，我們說不一樣，他說一樣，你說得清楚嗎？所以共同的認知當中就有不一樣，因為器官有不同。必須在六根具全，語言文字完全相同的一群人當中，所認識的世界是差不多相同的。

印度人說：「<sup>Namaste</sup>！就是「你好」的意思。印尼人說：「<sup>Terima kasih</sup>！」「帶你媽看戲」，這句話好記啊，要不然說「打你沒關係」。印度人說「<sup>Namaste</sup>」，我們說「你好」，這文字不一樣啊。共同認知的語言當中，他們的生活圈是這樣。你要跟我們中國人講「<sup>Namaste</sup>」，「幹嘛，你說什麼？」或者說「<sup>Terima kasih</sup>」，「你才帶你媽看戲呢！」不認同的情況下沒辦法呀！所以世界在共同認識的這個感覺上是一樣的，也就是說類似、相同的認識，約定俗成，通過語言共同認知這個物體，我們是這麼去認識的，所描述的這個世界是相同的。

譬如說我講一句福鼎話：後腦勺（福鼎方言發音），後腦勺是哪裏？你們聽的是什麼？聽懂才知道後腦勺。後背心（福鼎方言發音），後背心是哪裏？這是共同認知的語言才可以，然後要跟你們講說：「你

幫我後背心抓一抓。」「你說什麼？」「後背心很癢，幫我抓一抓！」「抓哪裏？抓什麼？」「後背心啊！」彼此語言不能理解不是很麻煩嗎？必須要共同認知的情況下，認識的世界是這樣，所有的福鼎人都知道「後背心」是什麼意思。

我們共同認知的，這是白色的，這一群人當中認為的世界是這樣子。這個世界客觀存在白色，我們都認識說這白色是客觀存在的，這是事實，但是必須要客觀相同、語言相通才可以。譬如說，同樣認識這一堵牆，我們認為這就是一堵牆。可是如果在高倍的顯微鏡底下去照，它只是粒子，一粒一粒組成，裏面空隙很多，還有很多空隙。所以那些中陰身乃至鬼神，這個牆它一看不是牆，一個空隙的東西它就穿過去了。所以對鬼而言這牆擋不住它，它看到是空隙的，而我們看是堅實的，擋在那了。這就是共同認識的不同。

水我們見到是水，魚看到是什麼呢？宮殿乃至空氣，魚沒有水不能生活。餓鬼看見水是膿血，這在認知上就不同了。我們的床鋪是「美的夢」，要把豬放在「美的夢」上睡覺也睡不來，它要在豬圈裏面乃至給點稻草，那才是它的「美的夢」。房間佈置得再好，它享受不來，這就是共同的業不同，它享受的世界就不一樣了。

世界不一樣的原因在哪裏呢？不同種類的眾生所感受的世界是不同的，是業力決定的。業力導致它會有不同，狗啊、牛啊、馬啊、羊啊都是不一樣的，它們的感知不同。羊啊、牛啊看見草就覺得好吃，

這是它的飯。有種草很利，會割人的，一不小心就會割個口，各個地方的叫法不同。牛看見覺得好吃，它那舌頭沒問題，「哧哧哧」地就吃進去，我們吃吃看？這就不一樣，因為業不同，感得的報體就自然不同。這個業是哪裏來？心所造的。心所造不同的業而感不同的報，感觀也就不同，所認識的世界就不同了。

我們這一類人共同的業，感得娑婆世界，看得都一樣。你哪一天往生了，就跟彌陀本性一樣了，感知的那個極樂世界如此莊嚴，也都一樣，這就是唯心所現。這樣了解了吧？有沒有一點點懂？這樣推理，每一類的眾生看法都不一樣，認識的就不一樣。比如說，吃葷的人抓個豬頭、牛頭鎖在冰箱裏，偶爾會打開看看，蠻好的，沒壞，放在那兒。如果說我們大寮放個豬頭，就會天下大亂：哎呀！平興寺冰箱裏面有個豬頭！因為我們這一群人有個認識：我們學佛的人應該是怎麼樣的。

再比如說，作為人而言，覺得一些動物，豬啊、牛啊可以打個腿什麼的放在冰箱裏，我們有沒有把人腿放在冰箱裏？人的腿剁一個放在冰箱裏，然後拿出來看看，煮着吃，嚇都嚇死了。你們家裏如果有個人的腿、人的爪爪放在裏面，你不是嚇死了？可是那個狼看見那個爪爪很好，覺得可以美餐一頓，它不認為人腿不能吃。這就是認識的世界觀不一樣。

又比如說一個人，有兩個人認識他，一個跟他他是情人，另外一個跟他他是仇人。同樣一個人，這邊情人見到他，覺得好好啊，就像天上的月亮掉下來一樣，高興啊、談說啊；那個跟他他是仇人的，看見他就

想把他吃了。同樣的一個東西，但是世界觀不同，所認識的物質、物體自然就不一樣了，這就叫做「妄想分別」，各自緣起的心相也就不同。這樣互相交融、互相執著、互相交織，這叫「重重無盡」。我們共同認識的法界叫娑婆世界，這裏面很多重，很多眾生的業力都不一樣、認識也都不同，可是我們都組成這麼一個世界了，所以叫「重重無盡」。

華藏世界重重無盡是因為諸佛菩薩所斷的煩惱不同，或者所破的無明不同，導致各自所認識的世界就不同。我認識是這樣，他認識是那樣，各自不相妨礙，這叫「事事無礙」。娑婆世界也事事無礙，法住法位，都沒問題。比如說這房子裏面有磚、有水泥、有鋼筋，鋼筋還在鋼筋那個位置上，磚還是磚那個位置上，水泥只是黏在它旁邊，黏着它的還是水泥，水泥裏面有沙，它還是沙。乃至木頭裏面釘個釘子，好像這個釘子釘在木頭裏面去了，但是釘在裏面還是釘子，木頭只是擠個縫而已，沒有連在一起。這就是《百論》裏面講的，鹽不能鹹菜。菜鹹還是鹽鹹呢？我們說菜很鹹，應該說鹽很鹹。鹽和到菜裏面去了，我們吃的菜就有點鹹，其實還是鹽鹹，這叫「法住法位」，不相妨礙。菜裏面放糖、味精了，吃得很好吃，吃的是味精和糖，還不是菜本來的東西，互相不妨礙，這叫「事事無礙」。

因此，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為什麼沒有差別？信心是一樣的，這真如心是完全一樣的。可是佛與眾生所認識的世界不同，如果說哪一天認識跟佛一樣，就進入佛的法界；認識跟其它的眾生一樣，那就進入眾生的法界——這也是重重無盡，相互交織。所以我們在念佛的人，以彌陀的世界相互招感，也

是重重無盡。彌陀在念眾生，眾生在念彌陀，這樣才能夠相應。佛一直都在念眾生，可是眾生沒感覺佛在念我們。千經萬論都講佛的悲憫心，想盡辦法希望眾生能夠回到他的本心來，可是眾生流浪生死……今天告訴我們這個道理：眾生念彌陀，彌陀念眾生——這樣兩者就交融在一起了，極樂世界的莊嚴就能夠成就。因為兩者相應，像磁跟鐵一樣，合在一起了。

這裏說《彌陀經》跟《華嚴經》是完全一樣，所以我們要先了解《華嚴》，再了解《彌陀》。十萬億佛土怎麼一下子就去了呢？那麼遠怎麼去呀？我們就知道《華嚴》的十玄門裏面，多少、遠近只是一個概念而已，所以這裏說「介爾一心」，只是認識的不同而已。

譬如說今天大家剃頭了，剃頭的頭髮，我們認為到處掉的都是頭髮。如果放在顯微鏡下面去照，頭髮是什麼東西呢？它有角有稜的，是一節一節的，我們的眼睛就看不出來。顯微鏡再往下照，它是電子，電子小到誇克，誇克是最小的了，再往下是能量。通過儀器認識的物體，和我們共同認知的世界，自然就不一樣。

那麼十萬億佛土又如何不出我們的一念心性呢？本來說佛與眾生的心性完全是一樣的，諸佛入眾生心想當中，這樣就無有距離了。但是因為我們有時間、有空間、有物體等等的分別，就不一樣了。譬如說\*\*師和我這裏隔了兩排桌子，大概有三四米這麼遠，桌子在那兒，他就過不來，這就有空間的障礙。

有他、有我然後中間還有物就障礙住了，所以我們就有空間的障礙。還有時間的差別，現在馬上要下課了，

一會兒就要睡覺了，有時間的觀念。我們有時間、有空間的分別，所以眾生的境界它就分開了，差距就拉大了。

就我們前面講的那個喇嘛，為什麼人家打狗他會疼呢？底下有一個侍者在那裏說：「你怎麼倒下去了？」他說：「外面有人打我。」侍者說：「不可能，好好的，沒見人打你。」「不信你看看。」袈裟拉開看，真的有一條痕。他能夠跟眾生完全交融在一起，同體大悲，才能夠這樣。這樣他就沒有時間的距離，也沒有空間的距離，物、我都沒有，完全融入到同體大悲之中。

這樣講大家或許不能理解，其實我們普通人裏就有這樣的事情。譬如說當母親的人，兒子如果摔了或者被人打了，做母親的常常會心疼，兒子身疼母親心疼。兒子如果生病了，母親會很着急，完全交融在一起，沒有距離了。局外的人會認為他病跟我有什麼關係，可是作為母親不一樣，完全是同體。兒子如果生病住院了，很難受、疼痛的時候，母親坐在旁邊一定很難受、很疼痛，飯都吃不下，覺都睡不着，這就是同體，沒有距離了。

十萬億佛土就這麼近，進入佛的境界並不是很遠，之所以說一彈指就能去，是完全跟佛的心性交融在一起，所以說「去時不遠」。所謂「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去哪兒只是心性的一種交融而已，這樣極樂世界那種狀況就出現了。往生的人為什麼見到瑞相呢？因為見到彌陀的心性與自己的心性交融在一起，就見到這個事相，所以說不離我們這個心性。

萬法唯識，爲什麼萬法唯識？是不是給我變個東西出來？不是這個意思。我當時學唯識也不明白什麼萬法唯識、唯識所現，估計老師也沒學懂。這幾年，因爲看這些經論，一直在琢磨，這些道理是怎麼回事呢？看看祖師大德們的註解，所謂共同認知的情況下，我們認識的世界是這樣。就像剛才我比喻的，白、紅是我們共同認知，唯識所現。因爲有眼識，眼識見到這東西要九種緣，要經過光線等等，才能夠見到東西，在共同認知的情況下，說它是紅和白的；但作爲一個盲人來說，沒有這樣的認識。音聲對一個聾的人只能用比，天地萬物是用比的，五個指頭，個、十、百、千、萬來比，天地萬物都這樣比（作手語狀），他認識世界是這樣子。我們不知道比什麼，剛才不講你們不知道我幹什麼。他們共同的對音聲的認知只有這樣。但是這個手勢要通過老師教他到底什麼意思才能明白，你看「千手觀音」（舞蹈名）那些人都是聾啞人，她們通過節奏，老師在旁邊跺腳、比手勢，她們是在感受而不是聽音聲，靠的是指揮。她們看不見，一跺腳就換，再一跺腳再換。有靠聽見的，有靠觸感的，所以認知的世界不同，這就叫唯識所現，而不是變一個東西出來。

在共同認識的情況下，這一類眾生認同的世界是這樣，換一類眾生就不認識。抓個螞蟻放在這兒，它不知道這是花，乃至螞蟻放到我們身上，他也不知道我們是人，因爲共同認知不同。這就叫「十萬億土實不出我現前介爾一念心外」，沒有超出心的範疇。因爲這個心念裏面就具足了無量的功德莊嚴，跟彌陀完全一樣，不是在心外面去取，只是沒開顯現出來而已。「以吾現前一念心性實無外故」，離開我

心一念以外就沒有一個極樂世界，完全是我們心性所具足。

解：又深信西方依正主伴，皆吾現前一念心中所現影。

「又深信西方依正主伴，皆吾現前一念心中所現影。」這就了解了剛才說的「唯識所現」。因為我們已經達到了以信心念佛與彌陀的本願完全相應，交融在一起，這個時候極樂世界的彌陀以及諸大菩薩的那些境界，正報、依報莊嚴就能夠顯現出來了。這裏的「主」就是彌陀，「伴」就是諸大菩薩。依、正莊嚴全部顯現，乃至我們到那裏去身體變得非常莊嚴，都是眼前所顯現的影像而已，這就叫做「理」。

我們帶着這樣一個理去念佛真是功德無量，所以念佛要多帶一點理來回歸自性：我自性就跟彌陀的心是完全一樣，諸佛心與我心完全是相同的。這樣交融地去念佛，這一念就消無量無邊的業！我們或多或少要學一點教，然後去念佛就不容易起顛倒，功德增長也快。這就是會修的人快，不會修就慢的原因。首先要相信，我們眼前這一念心有這樣的理。我剛才跟大家講的唯識的道理，認識的世界，存在的客觀事實，這個世界的不同。大家可以慢慢去琢磨，是不是這樣呢？是這樣，就應該相信極樂世界就有這麼一回事！

但是有那麼個地方讓你去求，事與理如何相結合來求呢？這要等下面再講。事、理如何來相應？既然是本心自性的彌陀，為什麼我要到十萬億佛土以外去求彌陀呢？就是前面講的，單有理沒有事——執理廢事，事就不圓滿。如何去體會？只知道有電子不行，有電子必須要有燈管才能顯現出來。知道了做

豆腐怎麼做，真要把豆腐做出來還要有通過事。第一堂課我們就講了，因為我們自性有彌陀，所以要稱念彌陀，通過念彌陀來顯發自性的彌陀。先告訴我們十萬億佛土外有這樣一個世界讓我們去欣求、去仰慕，然後到時間明白了十萬億佛土其實就在我的心念，這就不相妨礙了，理事就能夠無礙，遠近就沒有差別。

**解：全事即理，全妄即真，全修即性，全他即自。**

對於這個理具的功德，我們要如何產生一個圓滿的見解呢？下面說「全事即理，全妄即真，全修即性，全他即自」，這有四個「即」，「即」就是相即，也就是無有差別的意思。

第一個是「全事即理」，「事」即是「理」。也就是說這個理從哪兒顯現？怎麼才能夠顯現這個理？我們本身理具了十萬億佛土以外的諸佛菩薩的境界，要怎麼來顯現呢？要從事修入手，即事而能夠即理。「全事」，所有的事就能夠顯現它的理。那麼怎麼去做呢？從自心。自心達到一定的程度，跟佛的心性完全一樣，無有差別。再說自性當中的彌陀和極樂世界，這是依、正兩種，都是從自己的內心當中顯現出來的。從自己念佛這一句佛號當中去切入——就是從事去切入。如果說不從事去修，理也不能夠顯現，你不能說要證這個理就從理切入。下面就說，如果是「執理廢事」或「執事廢理」，都是不圓滿，要從事當中去體會這個理。

其次，「全妄即真」。「妄」就是妄想心，妄想心就是虛妄分別，有種種眾生、佛、法界、時空等

等的差別，這都是我們妄想執著的。十萬億佛土以外的極樂世界本來不遠，就在我們心性當中，但是因為我們有妄想執著，極樂世界就如此之遙遠。明白妄想即是我們的自性心生起來，我們信他，「他」就是彌陀，信到沒有自我為止，也就是說信到極致、忘乎所以、能所雙亡、自他不二，這樣才能夠「全妄即真」。我們所看的經論裏面都是講「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這又如何相即呢？體會到煩惱性即是菩提性，煩惱性不可得，煩惱性即是空，所以就是菩提性；菩提性亦是空，求生死不可得，這就是涅槃性——這就是「全妄即真」。

這要如何去做呢？還要從最笨拙的執持名號開始。有人說：「你傻啊！你這麼聰明怎麼去修念佛法門呢？」你就在那兒動搖了，那我修一個高的法門，修得上去嗎？就會在那兒顛倒。你不管人家說什麼，就這麼死心塌地修，這樣時間久了，就能夠即妄即真，就沒有妄念了。本來我們一天到晚都有很多的念頭，這些念頭就是妄念，把這些妄念轉過來念佛，從事持達理持，這樣「全妄」才能夠做到「即真」。

這一念的心性本身就是理，這是理法界；現起種種的妄念、事相的差別，是事法界。所謂「全事即理」，就是達到理事法界無有障礙，《華嚴》當中叫「理事無礙法界」。我們後面會講到「我心遍故，佛心亦遍」，那就是「事事無礙法界」。我的心遍滿一切，諸佛心也遍滿一切，互不相礙。乃至四種淨土的往生無有差別、無有障礙。後面會談到凡聖同居土跟方便有餘土、實報莊嚴土，他們都一起住在那裏，互不相障礙，這是「事事無礙法界」。

什麼是「理事無礙法界」呢？我們起妄念，那就是「事」，這個事跟理不相妨礙。我們具足了理性，理就在那兒，所以叫「即」。我們會起種種妄念、執著分別，產生事相的千差萬別，那就變成事了。現在把事會歸回理上來，把所有一切妄念，也就是妄想心的種種差別會歸到真心上來，這就是「全妄即真」。怎麼理解從妄想心會歸到真心，種種差別的事相就能夠泯滅為理呢？就好像我們做夢，佛經裏面常常比喻，做夢被老虎咬了。現在老虎大家很少見到，也不太可能夢到老虎，不過夢到蛇、夢到被狗咬，這可能常常有，現在遇到狗的情形很多，或者夢到被追，乃至被惡人追。那麼在夢當中實實在在這些境界，就會很害怕，乃至被狗咬了腿或者咬到脖子，會拼命去擺脫，在夢中它是真實的。等夢醒來了，狗在哪裏？蛇在哪裏？所以是「全妄即真」。醒過來的當下，那個如幻如化的夢境就不可得了。不是說把它消滅掉然後才醒，或者醒來後再把夢的境界去掉。沒有一個真實的醒，醒了那個夢境自然就沒有了，這叫「全妄即真」。

我們在做夢的時候實實在在，我們現在大夢還沒醒，執著世間的種種妄相，以為是實實在在、是實有，那就叫「妄」；告訴我們一切法只是一種虛妄相而已，理是不可得的，這樣全妄即是真性。

接下來一句是「全修即性」。「修」就是努力去修行，「修」的目的在於顯發自心的清淨性體，讓性德的智慧顯現出來。所謂的「修」，就是顯發自己的自性，而不是從外面求得一個什麼東西安上去，然後把智慧開發出來。自性本身已經具足，但是要靠緣去顯發，所以我們要去念佛、要去修行。在「修」

的時候本身就是「性」，也就是說能夠念佛是從真性流出，又會歸到我們的真性當中，這就是「全修即性」。

第四句，「全他即自」，「他」是指彌陀，也就是把彌陀的功德轉為自己的功德。現在十萬億佛土以外有一個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正報、依報如此莊嚴，光明無量、壽命無量，我們把他的功德回歸到自身。我們自己有無量的光明、無量的壽命，無始劫來一直到現在我們的心性還在那兒，沒有泯滅，只不過沒有顯發出來，所以我們自己的性跟彌陀完全一樣，全他即是自己。通過事修達到極致，努力到極點，妄想脫落，這樣他土的彌陀與我們自性的彌陀完全一致，去此不遠很快就能顯現出來，這就是「全他即自」。

解：我心遍故，佛心亦遍，一切衆生心性亦遍。譬如一室千燈，光光互遍，重重交攝，不相妨礙，是名信理（以法界爲理）。

接下來，「我心遍故，佛心亦遍」。我心遍滿一切，我的心念到底有多寬、有多廣呢？無有窮盡。我們上幾堂課都提到，你想到哪個地方、哪個角落，只要稍微動一個念頭就到那了，非常的廣普。這個心跟佛心一樣，所以他能夠在很短的時間遊遍十方國土，只是一個念頭而已，因為在內心本身就具足這個理了，這就叫「事事無礙」。「佛心遍故，我心亦遍，一切衆生心性亦遍。」我心是如是，佛心如是，衆生也是如是，這就叫做「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完全是一體的。「一切衆生心性亦遍」，「心性」就是理法界，這個理是相通的，我的心、佛的心、衆生的心，這都是同一體性。

下面這個譬喻也是說明「事事無礙」的道理：「譬如一室千燈，光光互遍，重重交攝，不相妨礙，

是名信理。」「一室千燈」，可以理解成很多燈。我們這個法堂裏沒有「千燈」，現在很多寺院、殿堂供的有「千佛塔」，一小尊一小尊佛像上面有個小燈，按一下按鈕它還會轉。每一尊佛是哪個居士供養的，寫個名字放在裏面，那尊佛好像就是那個人了，那就有一千盞燈。兩邊加起來就等於兩千盞燈，兩千盞燈互相照，你分辨不出來那個光是哪個燈射出來的光。譬如說，在我們這個法堂裏，每個人在那裏坐着，這裏面的燈光照過來，你說是哪一盞燈照過來的呢？都有，分不清楚。也就是說我們這個法界，乃至華藏世界的諸佛心性所緣的世界，各自緣自己的，不相妨礙。

「一室千燈，光光互遍，重重交攝」，這就像《華嚴》的十玄門當中所說的因陀羅網，因陀羅網上的無量寶珠互相映射。有些寺廟不是搞那個「華藏世界」嘛，什麼叫「華藏世界」？中間擺一尊佛，四面鑲上鏡子互照，這邊看過去是很深，四面到處都是。我們人站在那裏也是，到處都是我們一個人，相互映照。這個相帶着另一個相，那個相又反過來照，互照互遍，不相妨礙，這叫「重重交攝，不相妨礙」，這是叫做「理」。這個理遍一切處，不相妨礙，理性完全是相等的，眾生心、佛心都有理。這個理所緣的法界雖然不同，但它不相妨礙，就像燈所互照一樣，所以說理是相同，「是名信理」。

信理的主要目的、義理講些什麼呢？眾生心性具足無量無邊的功德，十萬億佛土以外的那個世界就是我們心性本身具足有的，不需要外求。具體怎麼顯發呢？那就要念佛，通過念佛，才能夠顯發自性。十萬億佛土的心性在我們自性當中，跟彌陀的十萬億佛土世界完全相契入，完全一樣，這是說明「理」。

要顯這個理，下面就要願，接下去這一小段就是講願。

解：如此信已（此下明願），則娑婆即自心所感之穢（此即理之事），而自心穢，理應厭離。極樂即自心所感之淨，而自心淨，理應欣求。

「如此信已」，這樣相信了，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完全的相信，相信念佛能夠往生，相信諸佛所說，相信散亂心念佛就能夠達到往生的結果，相信從事修就能夠顯理性，信上面這六信以後，「則娑婆即自心所感之穢」。知道一切都是我們自心顯現，一切都是眾生的法界，每一類眾生所顯現的世界不同。放生池那些魚的世界跟我們的世界一樣嗎？如果一樣，我們就到放生池去住了。就是因為不一樣，每一類眾生的世界不同，所現的淨和穢都不一樣，清淨的或不清淨的，都是眾生心所顯現出來的。你認為好或者認為不好，都是自己心性的虛妄分別，是眾生的業感心識所現，所以這裏說娑婆也是自心所感。

我們共業所感的世界和共同器官所認識的世界是完全相同的，器官必須是一樣的，共同認知的情況，下是如是，那麼這個世界就相同了。比如大家都感覺大便臭，不可能感覺大便很香，把它當檀香油一樣，在底下燃個燈在那兒熏，讓它散發香味。眾生的共業都是認為那是很臭的，所以說我們娑婆世界共同認知的情況下都是一樣的。但修行不一樣，世界觀改變了，就不同了，無所謂穢與不穢，都是變成清淨的了。天人看水就變成琉璃了，我們看就是水，餓鬼看見是膿血，所感的世界不同，所見都是不同的，同一類

眾生所感的世界是如是。所謂「自心所感之穢」，「自心所感」的這個世界是不清淨的，眾生共業是如是。

「而自心穢，理應厭離」，自心所感得不清淨的世界，理應要去厭離。其實厭離的是自心，不是要把世界給毀滅，把心轉過來這個世界自然就轉了，唯識叫「轉識成智」。把識虛妄分別轉變成智慧，那麼外面就充滿了清淨，就不會那樣了。我們看娑婆世界是這樣，諸佛來看它是清淨的。他是應化身示現到世間來說是不清淨，因為他看到眾生是如是受罪，所看是如是。就如同地藏菩薩到地獄去，對他來說並不苦，可是眾生所感的業是苦，必須要應化才有那樣的感覺。自心所感的世界不清淨，「理應厭離」，這個「理」是應道理來說，應該要厭離，厭離這個世間的不清淨。如果認為世間還好，還可以住，內心就沒有產生這種厭離。

「極樂即自心所感之淨」，這個極樂世界也是我們自心所感的清淨，沒有離開我們自心以外。「而自心淨，理應欣求」，我們的性心是清淨的，我們理應要讓它顯發出來，才有跟諸佛等同的世界。

解：厭穢須捨至究竟（此即事之理），方無可捨。欣淨須取至究竟，方無可取。故《妙宗》云：取捨若極，與不取捨亦非異轍。

下面說「厭穢須捨」，捨到什麼程度？「須捨至究竟，方無可捨」。這兩句比較不好理解。上面說不好的要捨，好的要去取，有一個取、有一個捨，但只要存在取捨就有得失、就有彼此，很難會歸到自心上來。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喜歡的、不喜歡的，就有兩個對立的東西，就不能夠完全平等會歸到自

性上來，所以要「厭穢須捨至究竟，方無可捨」，捨到究竟就無可捨了。「欣淨須取至究竟，方無可取」，無可取、無可捨，那就沒有取、沒有捨，這樣理性才能平等。

《妙宗鈔》裏就有這麼一句話：「至理微妙，不垢不淨，無取無捨」，達到究竟的境界，沒有可取可捨。如果取捨到了一定的程度，這裏說「取捨若極，與不取捨亦非異轍」，達到一定程度，就能夠不取不捨。那就是《心經》裏面所講的「無無明，亦無明明盡」，因為本來就沒有無明，還有什麼無明斷盡這回事呢？「無智亦無得」，這要做到「能所雙亡」，沒有能取的心和所得的法，這才是究竟。

但是我們從最初開始，怎麼能夠達到這種境界？要厭離這個世間，覺得這個世間實在是不好，不可久留，有種種穢惡的事情，要把它捨掉！捨要真心地把它捨掉，這個放不下，那個又放不下，這個留一點，那個留一點，那不是「捨至究竟」，這樣還有可捨。最終捨到真正沒什麼東西可捨了，才是真正放下，這樣才算捨。要厭離，覺得世間可怕、恐怖，要捨掉，你不能有所執著。

在宋朝有這麼個公案，這個公案大家可能不少人都了解，如果有看書都會知道。宋朝有一對夫婦，家庭過得很貧寒，丈夫到山上砍柴拿到街上去賣，換點柴米油鹽回來吃。有一天，他老婆就嫌他太貧寒，她就偷漢，她就越過警戒線，到外面去勾引別的男人。這個男人在外面也賺點錢，經常給她一點錢花，她經常就去勾引他。後來她老公慢慢地就發覺了，有人告訴他說：「你老婆有不軌，你要小心吶！」當然他跟武大郎又不一樣了，武大郎後來也沒去出家。知道這個事情他就放在心裏，照樣砍他的柴。

有一天他跟老婆講：「我今天要挑一擔柴到比較遠的地方去賣，價錢會賣好一點，可能今天會回不來。」他老婆說：「那好，那你就去吧，兩天三天回來都無妨。沒事，家裏我會料理好。」這個女人就通知那個姘頭：「我老公出門去了，你趕緊到我家來住一天。」那個男的就來了。

可是挑柴這個人只是騙他，他去了不一會兒就回來了。那個死鬼害怕跑不出去了，就躲在床鋪底下了。打柴的出去買了一些肉、一些酒回來。他老婆很緊張地說：「你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他說：「是啊！我今天走到半路就有人把我柴買了，挑到那裏去也這麼多錢，很近賣也這麼多錢，我就把它給賣了。我就買了些酒肉回來改善改善生活。」他老婆又高興又害怕：怎麼辦呢？這個死鬼沒出去啊！她說：「我去做點飯菜。」就去煮了幾碗菜，也把酒熱一下子。

這時候，丈夫就拿把刀往桌子一拍，「趕緊出來啊！」那個姘頭嚇得不知如何是好，沒辦法只好出來，他老婆也知道這個事情，於是就出來了。「咱們哥們出來喝點吃點。」丈夫的那把刀「啪」就扔在桌子上，那男的被嚇的說：「兄弟有話好說，不要這樣，我以後不敢了還不行嗎？」丈夫說：「沒事！我們今天喝點，一個很重要的事情要拜託你。」他說：「那好說，好說，沒問題，只要你不砍我什麼都行！」

就這樣喝完了也吃完了，丈夫說：「你姓什麼來着？」他說：「我姓王。」「姓什麼？是不是王八蛋那個王！」他說：「沒錯！就是王八蛋那個王。」丈夫說：「好了，現在我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拜託你，我要出一趟遠門，出門我就不再回來。」他說：「兄弟！你千萬別去死，我以後不來還不行嗎？」「哦，

不行，你以後要常來，這個就是你的家了」，丈夫說：「我的老婆就交給你了，你既然喜歡她，她也喜歡你。我這人也沒什麼用，現在就公開地轉讓給你了，我現在要去出家修行去了。」那個姘頭就嚇得跪下去說：「不要這樣啊！這樣萬一你不出家回來揍我一頓怎麼辦吶？」丈夫說：「我不再會回來，真的，一言為定！我真的就要去出家去，這個就交給你了。」

這樣那女的也喜歡不是正好嘛，他真的就走了。他就修行去，專門念佛，後來念得一心不亂。正因為他修行得有一定的成就，所以把這個事情記錄下來。那個女人後來就跟那男的一起生活，那個男的引過來好吃懶做，什麼也不想幹，後來兩個人雙雙要飯去了。要飯要到某一個地方，聽說她原來的前夫修行修得很好，就去找他了，他說：「要麼你就去出家，出家修行去當尼姑去。」後來聽說那個女的也去出家了。

這裏講的什麼意思呢？你要捨就要真的捨掉，你不能說捨了又捨不掉，弄把刀給人家砍個半死，然後又回來了，這樣就要不得。這裏的所謂「捨」，要捨到無所捨，「捨至究竟，方無可捨」，捨到究竟，真正捨掉世間的一切！

下面「欣淨須取至究竟」，這個「淨」要達到究竟的境界，不分你我，這樣才是平等。「方無可取」，這樣才無所取。這也有一個公案：在宋代，大家都知道佛印禪師跟蘇東坡，這兩個人既是好朋友，也經常作對。他們作對不像我們這樣瞪眼睛、吹眉毛，不是這樣子。他們就經常評理，看兩個人誰高誰低，

講得有理沒理，經常這樣。作個對子啦，「一屁過江來」啊……等等的一些事情。他們兩個人經常一起打坐，有一天蘇東坡就坐在那兒問佛印禪師：「你看我坐在這裏像什麼呢？」佛印禪師說：「你像一尊佛。」蘇東坡就很高興。然後佛印禪師說：「那我像什麼呢？」蘇東坡看看佛印禪師，剃個大光頭，又很胖，大胖墩兒，他說：「我看你有點像牛大糞。」佛印禪師說：「好極了！」他覺得佛印禪師總算被我批駁倒了，你說我是佛，我是你是大糞，你接受了吧。

蘇東坡回去沾沾自喜，找蘇小妹跟她說：「小妹，我今天總算贏了佛印老禪師。」蘇小妹學佛境界挺高的，她就問：「怎麼贏了？」他說：「我坐在那兒問他我是什麼，他說我是一尊佛。然後他問我他是什麼，我就看他那麼胖還剃個大光頭，我說他是牛大糞。他也沒話可說，我就這樣贏了。」他妹妹告訴他說：「你這下輸到底了。」「爲什麼？」她說：「你的心本來就不清淨。他是禪師，心清淨，所以看一切都是佛；你心裏面穢雜，不清淨，看人家是大糞，所以你輸了。」後來蘇東坡自己想想也是，我把別人比喻成不好，說明自己內心就是不好；我把別人比喻成好，自己內心也充滿美好。

對這一點，我們在生活當中也有經驗，如果說我們願意去讚歎別人，似乎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其實你沒虧什麼。如果我們去貶低別人，似乎在抬高自己，其實是你自己吃虧了。如果別人不理你，你就不吃大虧了？《遺教經》裏說，如果送東西給人家，人家不要怎麼辦？拿回去呀！你罵人，人家不接受，就是自己罵自己，所以我們不要在一點點事情上認爲自己贏了，怎麼怎麼樣了，其實你是吃虧了。你罵

人家，人家不理你，罵了也白罵，自己又拿回去。認為我罵他他沒話可說，這下我贏了吧！其實就是虧了。通常我們認為達到一定的境界，達到究竟的境界，其實未必。所謂達到究竟，要無可取，沒有一法可取，這就符合《心經》裏面所講的，無有一法可得。《金剛經》裏面也是如是，燃燈佛給釋迦牟尼佛授記未來成佛，正因為無一法可授、無一法可得，所以燃燈佛才給他授記未來成佛。什麼樣才算究竟？你真正放下了才可以，所以下面就告訴我們不能執事或者執理，這就是防止我們所謂「不執著的執著」。

「不執著的執著」是什麼？「哎呀，我對那個東西根本就不在乎，無所謂了，那個普佛錢發不發給我都沒有關係了。」之後又問：「今天發多少錢？」有沒有這種情況？如果說你無所謂就不要去問多少錢，「你們最近發多少錢啊？」哪天打齋沒在，就去問：「今天打齋發多少錢？」「五塊錢」「那無所謂啦！」五塊錢當然無所謂啦。要真正放下，怕的是「不執著的執著」！自己認為名啊、利啊這些我都不執著了，我都不貪。那是你得不到而已，甚至說不好意思伸手要，只是這樣而已。

一個真的正修道人，是來者不拒，去者不執著。來了當下承擔，必須要這樣。你不能說我厭離世界、厭離娑婆，我什麼都不想幹了，現在只好等死了。這就完了，消極、悲觀、厭世，搞不好就死給你看，跳海給你看，麻煩就大了。關於取捨，佛教所說的境界到底是如何呢？要從一定的理上明白才可以。

下面是《妙宗鈔》裏面講的，「故《妙宗》云：取捨若極，與不取捨亦非異轍」。《妙宗鈔》是哪位大德作的？四明知禮，也是天台的祖師。他為智者大師的《觀無量壽經疏》作的《妙宗鈔》，也不妨

看看。一個《圓中鈔》、一個《妙宗鈔》，都是從天台的角度來解釋淨土經論。這裏講說「取捨若極」，達到一定頂峰的時候，跟不取捨是一樣的，完全了知一切都是幻相的人不會覺得我有一個東西放下。所謂「捨」，捨之極就沒有什麼東西可捨；所謂「取」，取之極，完全明白這個理性，心性明白顯現出來的，也就沒有什麼可取的，無取無捨。正因為凡夫有取有捨，認為外面的法是實實在在，才會去取捨，完全認識這個道理，達到一定的頂點，就不會這樣。

解：設不從事取捨，但尚不取不捨，即是執理廢事。既廢於事，理亦不圓。若達全事即理（信），則取亦即理（願），捨亦即理，一取一捨無非法界。故次信而明願也。

「設不從事取捨，但尚不取不捨，即是執理廢事」，意思是說不取不捨不是說現在就卡在那兒什麼都不幹了，從事上也要去做，我們必須要「從事取捨」。有人說十萬億佛土以外有佛世界，這個佛世界不是在我自心嗎？「自性彌陀，唯心淨土」，我們還去求外面幹什麼呢？你怎麼顯發出來？極樂世界如此莊嚴你怎麼沒有呢？可以先從事修，先要相信如幻的極樂世界：我要去取捨，因為我現在也是作如幻如化的佛事，念如幻如化的佛，去證如幻如化的果。等完全明白所謂的如幻如化即是真實的常樂我淨，就證得那個理體了。

娑婆世界有種種汙穢，我們要把它捨離，要從事相開始，真正不貪著這些。如果不這樣呢？「設不從事取捨，但尚不取不捨」，如果說不從事上去取、去捨，假如不從事上修，從現在開始就不取不捨了，

這就是「執理廢事」。

那麼「執理廢事」又有什麼過失呢？「既廢於事」，把這個事情給廢了；「理亦不圓」，理也不能圓。我上一次跟大家作了種種譬喻，做豆腐、建房子都有種種道理，這個理要在事上去做才能夠圓滿。事不做，理怎麼去顯發？理就在事當中。

「若達全事即理」，「達」就是知道，如果完全知道「全事」就是我們這個理，「則取亦即理，捨亦即理」，捨也是理、取也是理，都無妨於取捨。所以說「一取一捨無非法界」，取也好、捨也好，都是法界，隨拈一法無非是法界。

「故次信而明願也」，因此講完信這一段講願，從前面「如是信已」到這個地方為止叫做「願」。願什麼？願離娑婆、願求極樂。雖然上面六信當中，尤其強調「信理」的重要性，理是眾生本自具足，但是怎麼去做？這就要取要捨。既然是理，怎麼還有取有捨呢？要從事修入手，知道事即是理，不相妨礙，「全事即理」。既然知道事即是理，捨也是理、取也是理，取捨全是理，所以與法相應、不相妨礙，這叫「願」。

解：言執持名號一心不亂者，名以召德（信則便信，擬議則不堪），德不可思議，故名號亦不可思議。名號功德不可思議，故使散稱爲佛種，執持登不退也。

下面是「行」。臨終就是靠信、願、持名，下面就是「執持名號」。「信」我們知道了，「願」要欣求極樂和厭離娑婆，下面是「執持名號一心不亂」。爲什麼要「執持名號」呢？接下來就說這名的功德。

在四十八願當中，有十二願都是講彌陀名號的功德。彌陀所發的願說，我這個名號就有這麼大的功德所在。第十七願說：我的名號十方世界諸佛都會知道、都會讚歎我的名號，未來的眾生聽到我的名號都有種種的利益和功德。因為彌陀在因地所發的願，果德上就有不可思議的功德，所以稱「名以召德」。

我們世間是「名能召物」，但是「名不即物」。比如說火，「火」是個名稱——火柴棍一劃就有火，打火機一壓就有火，火即是名。你講的這個「火」它不即是物，如果我說「火」這個名就是火的話，那嘴巴就要燒下去了。我說「水」，這裏面裝的有水——這裏面裝的東西，化學式是「 $H_2O$ 」，叫做「水」，水會氣化的，加熱以後它就變成水蒸氣。「 $H_2O$ 」也是化學裏面的代名稱而已，我們叫「水」也是代名稱。我們嘴巴說的「水」並不就是杯子裏所裝的這個東西。

那杯子裏裝的這個東西是不是實實在在的水呢？你說不是水，那怎麼不是水，這就是水，不是水我就潑過去了。所以在禪宗裏，隨便說一個東西出來，就說你不對，「開口即錯，動念即乖」。那真是水嗎？餓鬼看見它就不是水，它喝不了。目連尊者看他母親渴得很，拿水給她，水就變成膿血了。眾生的業感不同。大家有沒有看過螞蟻喝水的？幾乎沒看見螞蟻什麼時候喝水。你說這螞蟻沒喝水口挺渴的，這水拿點給螞蟻喝，給螞蟻窩倒一杯水吧。它不需要水，這水給它就是災難。那魚是離不開水的，離開水就等於沒有空氣一樣。如果拿個玻璃罩或者拿個塑料袋把我們的頭蒙住，看能受得了嗎？沒有空氣我們就會死，魚離開水就跟人離開空氣一樣。

這只是名字而已，「名不具實」，可是這個名它能召物。如果說現在水沒了，我說：「我要水，你們給倒點水。」大家就跑去拿開水瓶，水馬上就來了不是？所以這個名它能夠召得物。前面擺的這些是花，是不是花？今天這盆花好像換了，昨天我拔的那個花沒了。花也是個名稱，這裏面很多種花也是我們安上的名稱。（拿起一束花）這叫什麼花？你怎麼說是「滿天星」呢？「滿天星」是這樣？我看這叫「蜘蛛網」。因為我們給它取的名稱是如是，所以說名能夠召德。

念彌陀的名號，因為彌陀有不可思議的願在那裏，然後我們念彌陀的名號就會想到彌陀。當然，周利槃陀伽尊者甚至念掃把也開悟了，那我們念掃把看看有沒有用？如果能至誠至心地像周利槃陀伽尊者那樣念，搞不好也會開悟。我們說念佛可以成佛，那禪宗什麼都不念他就不成佛了？過去在禪堂念一句佛號讓你挑水去洗禪堂，那不是洗禪堂而是洗你的念頭，是因為我們起心動念，洗禪堂是表這個法。

念彌陀名號是因為我們有妄念，有妄念才要提起正念，讓這個妄念消失，不要起來，這樣就能夠顯發我們內心的自性彌陀，把那個功德顯發出來。我們通過想，念到十萬億佛土以外的彌陀的這個名號，我要往生到那裏去，通過這樣念而顯發自己的內心，借這一句佛號來顯發，所以說這名它能夠召種種德。

我們世間的名都可以召物，念彌陀也就能夠召這個德。就像每一個人都有名字，叫誰名字誰就來。我們過去常住有誰的電話都用廣播叫的，整天叫「某某人電話……」，然後某某人就來了。後來叫得吵死人，這麼多人有電話打來。很多名字有點諧音，聽不清楚到底叫誰，兩個人都來了，常常會有這種情況。

這就是名能夠召人，起這麼一個作用。

「德不可思議」，我們執持名號就能夠召德，這個德是不可思議的。旁邊的小字說「信則便信，擬議則不堪」，信就能夠達到這種效果，但是不要去議論它、去想它、去講它，因為這是不可思議的。「故名號亦不可思議」，德不可思議，所以這名號功德不可思議。

「名號功德不可思議，故使散稱爲佛種」，什麼叫「散稱爲佛種」？我們在「信因」當中就看到散亂心念佛都是成佛的種子，「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所以說散亂心稱名都是成佛的種子。這樣「執持登不退」，執持名號就能夠登不退轉，要相信散亂心念佛也可以達到不退轉，我們現在就是在散亂心念佛。

解：然諸經示淨土行，萬別千差。如觀像、觀想、禮拜、供養、五悔、六念等，一一行成，皆生淨土。「然諸經示淨土行，萬別千差」，很多淨土經論裏面都有講念佛，《文殊般若》講一行三昧，《觀經》叫我們去修種種觀，有種種差別。「如觀想、觀像」，有種種不一樣的修行方法，以及「禮拜、供養、五悔、六念等」，這都是所講的修不同的法門，這樣「一一行成，皆生淨土」。

我們先看「禮拜、供養、五悔、六念」，這是說修的法門不同。這裏「禮拜、供養、五悔」就相當於普賢的十大願王，「禮拜」就包括「禮敬諸佛」和「稱讚如來」；「供養」正好是普賢十大願王第三大願——「廣修供養」；所謂「五悔」是指的：懺悔、勸請、隨喜、回向、發願，它通稱爲五種懺悔法了。

「五悔」記下來沒有？現在有人專門用電腦，紅外線直接射入，我告訴你這樣一輩子都學不出來當法師。當法師要眼快、耳朵要快、心要快、嘴巴快，要四快。你什麼都不去學，若干年以後要去查五悔：哦，這五悔當時我有聽到了，但是記不起來五悔是什麼東西。我現在告訴你，你就不要去查去看了，你以後講《彌陀要解》就知道五悔是什麼，就出來了。笨一點有好處，直接用電腦就記不得啦！電腦會壞的、會故障的、會被病毒侵犯，你就麻煩了。

「五悔」當中的「懺悔」正好是普賢十大願王的第四——「懺悔業障」；「勸請」是十大願王的第六「請轉法輪」和第七「請佛住世」，這都是屬於勸請；「隨喜」是普賢十大願王的第五「隨喜功德」；「回向」是第十「普皆回向」；「發願」就是剩下的第八「常隨佛學」和第九「恆順眾生」，要有願才能夠「恆順眾生」。這五者都能夠達到滅罪，故此稱為「五悔」。

懺悔本身就能滅罪。有了「請轉法輪」和「請佛住世」這樣勸請的願心，那就像普賢菩薩，乃至一切善知識都要請他住在世間，請他講法，因為講法、聽法就能夠增上善心，達到滅罪的作用；又因為眾生會起嫉妒心，煩惱心重，現在生起隨喜的心，嫉妒煩惱的心就沒了，這不是滅罪嗎？然後把一切的功德回向給法界眾生，像《地藏經》裏所說，我們所作的一切善事都要想起回向一切法界眾生。最後是發願，我們看普賢菩薩的願有多大，地藏王菩薩的願有多大！所以要隨佛所學，隨一切善知識所學，有一點の善法都要跟他學，這樣才有辦法去隨順眾生、利益眾生。這是「五悔」的修法。

「六念」大家都知道：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戒、念施。首先，佛是導師，告訴我們種種道理，所以要念佛。爲什麼要念法呢？諸佛都要遵從於法，佛都以法爲師，五分法身都依法而生起，所以我們要尊重法。僧是人天的福田，佛法依僧而傳、賴僧而弘，所以佛法僧都要念。我們念觀音菩薩名號，念文殊、普賢菩薩，那就是念賢聖僧；以及念諸羅漢等等，都是念僧。爲什麼念天呢？它有兩種意思：第一，修善法才能夠生天，壽命長遠、獲得快樂，如果念三途就造三途的業；第二，《涅槃經》裏面的「天」，指的是涅槃天，所謂完全自在安樂。念戒就是清淨三業。然後要念施，普濟有情，施有財施、法施、無畏施，這種種我們都要去憶念。這些都是修行的方法，也就是要把念頭住在這些善法上去。

那麼《觀經》裏有三種往生，跟這裏所講的是什麼關係呢？三種往生的正因是修三種福業：第一是「慈心不殺，具諸戒行」；第二是「讀誦大乘方等經典」；第三是「修行六念，回向發願」。這就跟這裏所說的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以說求往生離不開這些修法。《觀經》第十九願當中說，往生要修諸功德、具足戒行等等，就說明這裏的修法不能捨。

現在居士的團體都比較複雜，來一個法師來說一個願，居士也是挺苦的，一會兒這個人跟你講一個法門，一會兒這個法師來又講一個法門。居士說：「我到底信誰的呢？很麻煩！」你們做在家人也是痛苦，不去聽又不好，受了菩薩戒，方圓四十裏都要去聽法，你不去聽法又犯菩薩戒。有人來講法，這個這樣講，那個那樣講，怎麼辦呢？我這兩天到居士林去給他們授在家戒去了，稍微跟他們講深一點的義理又

聽不明白，淺的整天講，三皈五戒我講多少回了，沒有八百回起碼也幾十回了，整天那幾句話講來講去，實在是不想講。有的居士說：「我第一次聽。」我說：「你第一次聽，我不知道講了多少回了。」

有些居士就問我：「有人說不能念《大悲咒》。某某法師說：如果要專修淨土法門，家裏只能供阿彌陀佛，其它佛像都不能供，其它經典都不能誦，連五戒都不能受。」我說：「誰說的？」他說：「某某法師說的。」我說：「我不知道。」我又不能說其他法師說的不對，他也是法師啊，要說人家不對那就是抬高自己。我說：「好像沒有這麼說吧！經裏面不是說要具足戒行嗎？」你看看三輩往生、九品往生裏面怎麼講？中輩中品往生裏面說：持具足戒、沙彌戒、八關齋戒乃至一日一夜，都是修行的資糧。我說：「沒有說不要持戒吧？五戒不要守就可以往生了？」當然五逆十惡也能往生，但是你不能說我造五逆十惡等臨終十念往生，到鐵蓮花裏面去待十二劫也沒關係，只要我能去就行。你要能去也行啊，問題是你有沒有把握你臨終的時候就沒問題，要死的時候，正好遇到有個善知識站在你身邊？

有些居士常常說：「師父啊！我死的時候你要來念佛啊！」出家師父也說：「好啊，好啊……」萬一你要死的時候，正好那個善知識在上海，或者在美國，怎麼辦？你別斷氣，等他回來？這就很困難了，你沒辦法。你突然間腦瘀血了，突然間血管爆炸了，善知識在那裏再多也沒有用，怎麼念？這不就困難了？所以說帶業當然是可以往生，但不是鼓勵你現在戒都不要持就去往生。沒問題啦，拼命去造業，那叫「執理廢事」。有人認為自己念佛了什麼都不要了，認為理具了不就對了，抓住彌陀的願不放。彌陀的願不

是這樣的，要去修的。所謂三輩往生、九品往生，在往生的正因當中就告訴你應該怎麼去做才能夠往生。要往生是沒有錯，但這要通過正因去實現。哪個學校很好，你要考試才能去那個學校。哪個國家很好，你想進入那個國家，比如美國很好，大家喜歡去美國，去美國要怎麼辦？要簽證，這得看人家簽不簽給你。我昨天剛剛聽到電視裏面的消息，說在中國當護士月薪比較低，現在要申請到外國去當護士，月薪比較高，光申請辦理的錢要十八萬。十八萬在中國也夠吃夠喝了，十八萬存到銀行，稍微省一點用，或者做生意，把錢貸給人家，一輩子也沒多長時間，吃飽睡足了就夠了唄。當護士都是女的，花十八萬到外面去當護士，語言不通還要重新學語言，你當護士要扎針話說不來怎麼辦呢？重新學語言，重新開始……這人總是有種種的追求，只是人們的一種思想觀念而已。但是說你去哪個地方，它總有一些辦法去。

極樂世界那麼好怎麼去？念佛怎麼才能去？要有很好的心態，還要了解這個道理，才能夠念佛往生。你也不能「執事廢理」，理不要，就要這樣做、那樣做，那就執著了。比如初出家的人覺得不倒單很好，倒單浪費時間，睡眠太多，就不倒單。坐在那裏會磕睡、會打盹，拿個繩子綁在床上，搞不好吊死我告訴你，這事情我幹過。磕睡怎麼辦呢？我就拿個繩子綁在頭上，釘在床後面的橫杆上，繩子太鬆會滑下來，就勒在脖子上了，搞不好真的會吊死的。這樣的所謂不倒單等於換一種方式睡覺，你坐在那裏睡覺睡得不實，明天起來就沒精神，站在大殿一直打瞌睡。沒精神你怎麼辦？

修行要有精神，要睡足了、吃飽了，吃兩頓飯就把它吃飽。過午不食是對的，那兩頓飯就要吃飽，

還要睡好，晚上睡六個小時也不算多。你說我六個小時都不需要，真有本事那就四個小時，再有本事兩個小時，好好躺下去睡覺，十二點睡到兩點起來。明明不行，硬綁個繩子坐在那，哎呀，實在是拜託，哈喇子一直流有什麼用啊？第二天一點精神都沒有，看經書在那看了半天，人家看完一卷了，你一頁還在那兒，不知道說什麼，這事情我都幹過。看經書幹嘛呢？要明理呀。沒精神看書怎麼看？都不懂得那道理是什麼，甚至字都看了，可是不知道說些什麼，又重新再來，你看看花多少時間。念佛也好、誦經也好精神提不起來，《大悲咒》念得破破爛爛，不知道念到哪一句……

如果說你用功用得成片了，完全沒有睡眠，你躺在那裏不難受嗎？不是打妄想嗎？這要用功用得成片，完全沒有睡眠，真正會打坐、會入定才行。不要說入定，哪怕有輕安，就可以代替睡眠。你打坐打得很好，就可以代替睡眠，少睡沒有問題。為什麼禪堂的人一天到晚就睡得很少？他打坐啊，很淺地說這是可以養神的，神養好了就沒問題。

窺基大師在那入定入多久？他本來要等迦葉佛來，然後去幫迦葉佛弘法，結果坐過頭了，連釋迦牟尼佛都入滅了，還在那坐。玄奘法師用引磬敲，引他出定，他說：「我要等迦葉佛來。」玄奘大師說：「釋迦牟尼佛都入滅了，你還稀裏糊塗在那等。」玄奘大師告訴他：「你這麼老了怎麼辦，趕緊到長安去吧，投胎重新再來。」人家可以入定這麼久，才能夠不要睡眠，我們不要隨便學人家。

肚子餓得要命，人家吃一餐我也吃一餐。所有供養、結緣的錢你都不要，反而送到醫院去買草藥，

飯不吃吃草藥，換一種東西吃。自己把胃弄壞了，埋怨大寮的師父：「這死鬼！味精放那麼多，油放那麼多，都是你害的！」自己不吃，該吃的不吃，去買快餐面吃，胃不壞掉才怪。有的「日中一食」的，實在晚上餓得不行了，偷偷地弄個快餐面藏在衣服裏，回去泡着吃，開水也沒開，就那麼吃了，吃着吃着久而久之就完蛋了。飯要吃飽、吃好，覺要睡好，修行修好，你就沒煩惱。

「執事」和「執理」都不對。所謂「執事」，執著有一個事相在。那有人說：「我不要執事，也不要執理，戒也不持了，持戒幹嘛呢，戒是自心的功德嘛！」你又錯了，又執理了。所以要從事入手，戒要持得圓滿，身、口、意要讓它清淨，該做的要去做。然後要會歸到理上，修戒的目的是要發慧，爲了更好地修行才持戒，要不然身、口、意散亂很難修定，所以要持戒。對於那些聖人、諸佛菩薩，他們無所謂戒不戒，理性本身就具足，不會違犯。所以說「執事」或者「執理」都不可以。要知道「卽事卽理，卽理卽事」，理就在事上，通過修事而達到理。如果不通過事修，理怎麼能夠實現出來呢？要這樣來對待，生活裏面都是如是。

居士們也是這樣，在家裏燒香，今天有沒有燒，佛堂那裏有沒有燒，那都是事。你燒香、供佛、拜佛目的是幹什麼？顯理，斷除煩惱。多燒一支、少燒一支，執著那個相幹嘛？有燒就對了，理是這樣，那就沒問題，不要整天卡在那。過去一個老太太說：「我念佛坐在床上，這個腿伸出去念佛行不行啊？腿彎進來，靠在床上念佛行不行啊？」念佛念成這樣那就太困難了，執事執得太過頭了。念佛是在念心，

念心在成信，成信在成佛，無非是這樣。二六時中都不要忘記這句佛號，甚至上廁所心裏在要想着這句佛號。爲什麼要執著這些小小的細節，卡在那兒通不過去呢？這就麻煩了，就完全執著事了。所以執事昧理不可以，執事廢理也不可以，事明白了，理上亂來也不行。只有這樣事理圓滿，念佛才念得好。

解：唯持名一法，收機最廣，下手最易。故釋迦慈尊，無問自說，特向大智舍利弗拈出，可謂方便（行經）中第一方便，了義（教經）中無上了義，圓頓（理經）中最極圓頓。

下面「唯持名一法，收機最廣」，雖然種種修行的功德都能往生淨土，唯有持名這一法，收的機最廣，所有人都可以念佛。上根的人念佛當下就是念自己的性、念自己的心，不需要去想別的，這樣就會歸理性，跟禪、密完全沒有分別，當下就是。下下根的人告訴他執持名號，一天念十萬、五萬，叫他執持名號。「下手最易」，後人所有關於淨土法門「下手易，成功高」的說法，就是根據這《要解》而來的，下手最容易，誰都可以念佛。

所以「釋迦慈尊，無問自說」，沒有人問自己說，《彌陀經》是「無問自說」。在淨土的三部經中，哪一部經最早說，哪一部經最後說呢？佛本身也沒有交待，但是根據我們去看、去研究，應該是《觀經》比較早。《觀經》所對的是韋提希，那個時候阿闍世王還不信佛，要殺他的父親（頻婆娑羅王），然後他母親（韋提希夫人）去搭救他（頻婆娑羅王）。到了《無量壽經》，阿闍世王信沒信佛呢？他不是拿幡蓋去供養嗎，阿闍世以及五百長者子領着一群人去供養佛，所以他是信了的。

《彌陀經》比較短，跟另外兩部經不在同一個地方講的。另外兩部經是在王舍城講的，一個是在靈鷲山（王舍城附近），一個在王舍城。《觀經》是佛飛行到王舍城的宮中去爲韋提希講的，《無量壽經》是在靈鷲山講的。《彌陀經》是在舍衛國講的，地點不同，所對的人不一樣，所以就略說了，只是簡單地說，不需要有人請問，佛直接了當這麼講了。「特向大智舍利弗拈出」，它的對機者是舍利弗尊者，而《無量壽經》是阿難尊者請問的，佛當時有放光，講《彌陀經》就沒有放光，這裏對機的人不一樣。

因爲念佛最容易下手，所以佛直接就向尊者舍利弗講出來，「可謂方便中第一方便」。這裏有三句：「方便中第一方便，了義中無上了義，圓頓中最極圓頓。」所以不要把淨土法門看簡單了，我們沒有去學，會認爲《彌陀經》有什麼好講的，《彌陀經》是不是太簡單了，誰都懂。你看現在凡是佛學院的法師出來講淨土法門的有多少人？少之又少！要麼他們就講中觀、唯識，因爲義理深廣。如果說你要問：「法師，你講什麼課？」「講唯識課！」他講得特別大聲。「你講什麼經啊？」「我講《地藏經》。」聲音很小。《地藏經》有什麼好講的，人們是這麼認爲的，覺得講《彌陀經》太沒出息了。

淨土法門的道理不淺呐！講「六信」很多居士都聽不懂，都不知道在說些什麼。前幾天浙江的幾個居士聽着聽着都在後面打瞌睡，就回去了，講什麼也不知道，他說：「這個東西聽了也沒什麼用。」理都不明白怎麼去做呀？就好像開車，在什麼情況下踩剎車，在什麼情況下踩油門，這個理要明白。去年好像有一個剛學會開車的人，開車到北京十三陵去，帶着一家人黃金周去旅遊，遊着遊着把車開到十三

陵水庫去了。怎麼開的呢？他看前面有人，本來要踩剎車他踩油門了，「咚」一下就掉下去了。車裏有他的兒子、母親、老婆和他自己，一家人只有他跟他老婆兩個人活了，兒子跟他老媽掉下去起不來了。他和他老婆坐前面，他兒子和老媽坐後面，前面擋風玻璃弄開了，他和他老婆就爬出來了，他兒子和老媽就卡在後面出不來了。

理都不懂你怎麼修？有人說念佛要懂那麼多理幹嘛？當然了，你能夠死心塌地信仰到底，你說念這一句佛我完全相信，那你不需要了解這麼多理。但是就怕你世智辨聰，放不下來，有點相信又有點懷疑，這個最麻煩，這就要了解這個理。我相信念佛能夠往生，念佛也念，但是念的恆常散亂，念幾句過幾天又覺得懷疑：這樣念念能夠往生嗎？我這樣念阿彌陀佛能來嗎？就會懷疑，所以要了解這些理。我們學的《彌陀要解》講的就是這些道理，等到後面我們講到經文，它就是將我們內心所顯現的一些功德莊嚴描述出來而已。你不要說極樂世界「黃金為地」，我心裏怎麼會有黃金呢？我們要了解事理如何去圓融。這裏說念佛法門是「方便中第一方便」，為什麼呢？念念乃至一念就能夠成佛，不落二乘，不是方便嗎？不要想那麼麻煩，這樣那樣具足眾多條件，其實不需要，為什麼？因為它是難信之法，很難相信。所以說念佛有成佛的方便，有不落二乘的方便。

那麼為什麼說它是「了義中無上了義」呢？經典有了義有了義，不了義就是方便說。《法華經》是了義，那麼過去的教法都是方便說，三乘是方便，一乘是了義，這就是讓你一乘成佛。「發菩提心，

一向專念」，就能夠成佛，所以說是「無上了義」。

所謂「圓頓中最極圓頓」，它不落漸次，不需要次第地來，叫「圓頓」。這一念就能夠往生到極樂世界，徑登四土，證三不退，哪怕到凡聖同居土去都是三不退。所以說它是「方便」、是「了義」、是「圓頓」。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要學這個道理，才能夠安心地念佛，知道淨土法門不是那麼簡單，也不是通常我們所看到的大家不願意去講，覺得講了沒有面子，不要這麼認為。

**解：**故云明珠投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古人圓極語）；佛號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也。

下面講這個比喻說：「故云明珠投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佛號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也。」這句話是出於中峰明本國師的三時繫念當中，藕益大師把它引到這兒來。中峰明本國師的三時繫念中有這麼一句話，意思說有一種珠投到濁水當中，能夠使濁水澄清。這是什麼珠我們沒見過，大家都知道明礬，水如果渾濁的話，把明礬放在水裏面，水自然就會沉澱，有沒有做過這樣的試驗？這是生活當中的事情。可能當時有這麼一種說法：水渾濁了，可以根據化學反應，或者物理反應，或者電波的反射作用，這明珠使水和污垢能夠分離出來，使污垢沉澱下去。這裏講說「明珠投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這是一種比喻。下面說佛號，因為亂心的緣故，我們才要執持這一句佛號，讓這個亂心就清淨下來、平定下來，這是佛號的功德。

**解：**信願持名，以為一乘真因。四種淨土，以為一乘妙果。

這裏講說「信願持名，以爲一乘真因」，「信願持名」這是因。然後往生到「四種淨土，以爲一乘妙果」，這裏講說是一乘，跟《法華》一樣同屬一乘功德。所謂「信願持名」，我們現在念佛，要「發菩提心，執持名號」。按照《無量壽經》所說，因爲是發心來持佛的名號，故此能夠成佛。在《彌陀經》當中也是這樣，你只要執持名號就能得到阿鞞跋致不退轉，這就是「一乘」的「真因」。因爲念佛往生得不退轉，將來就能成佛，能夠補佛處，就是「一乘真因」。

往生「四種淨土」，下面「力用」當中也提到四種淨土，就是凡聖同居土、方便有餘土、實報莊嚴土和常寂光淨土這四種淨土。因爲念佛的人信、願以及持名有淺深的不同，信的有淺深的不同，所發的願也有淺深的不同，行的也有淺深的不同，所以往生的品位就不一樣。就好像我們在座的在這裏學習《彌陀要解》，同樣在一起學習，有人聽了歡喜，有人聽了只是覺得一般而已，有人聽了莫名其妙，不知道在講些什麼——昨天晚上就有人說：「不知道昨天講些什麼呀！」有人聽了歡喜，真正起歡喜心了，去行了。我看最近有不少人在用念佛的計數器，證明我推銷產品還可以，不少人拿在手上壓，有壓總比沒壓強，總比你在那講閑話、打妄想強吧！念念多好啊，乃至以散亂心念佛，我們將來都會在極樂世界相見。回想當時在平興寺這麼念，你們就會感謝我推銷那個產品。

那麼執持名號爲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功德呢？這裏還要跟諸位再講一下，就是稱彌陀名號，而能夠將彌陀的名號轉爲自己的功德。佛的功德怎麼會成就自己的功德呢？彼佛的功德成就，他是爲了攝受眾生。

佛爲什麼成就這麼大的功德？佛爲什麼要發那麼大的願？他目的是幹嘛呢？是爲了攝受眾生。他所修的一切都是爲眾生，就好像父親要去賺很多錢，搞很多事業，他是爲了子女的受用才會這樣。作爲子女自然而然就會接受父親的財產，享受他勞動的成果，自然而然會是這樣。念佛名號亦復如是，佛既然成就這麼好的一個果德來成就眾生，那我們當然就可以受用他的功德。

這讓我又想起聖凱法師講的一個說法，叫「結構性煩惱」，「結構性」在這裏也可以用得上，這是因과의互相影響。譬如說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很英明，政策做得好，會影響到一國的百姓。像我們中國現在這麼穩定，老百姓當然就很歡喜，不像別的國家一直動亂、戰爭。一國的政策執行得好，大家自然而然就會受到影響。佛也是如是，他能夠成就這麼一個國土來成就眾生，眾生自然而然就受他的影響了。

一國的國主英明甚至會影響到鄰國。換句話說，鄰國喜歡打仗，相互都會影響，你看那中東好幾個國家，他們就喜歡打仗。印度窮得那個樣子，他還準備很多軍火、很多錢去供應打仗，你要打我也不認輸，也要打，這自然就會受到影響。印度人口現在是世界第二，他說要超過中國，你們中國十三億，我現在已經十一億了，再過兩年就要超過你，要幹到世界第一。這下就麻煩了，他的國土面積是我們的三分之一，超過那不就是更完蛋了。十四五歲的女孩就要生孩子，照這種趨勢我看以後十歲就要生孩子了，那不是更貧窮了？總之一個國家的做法會影響老百姓。

我們通常說個人的因果個人了，個人的生死也是個人了，個人造業個人去承受，怎麼會影響到別人

呢？個人吃飯個人飽啊，如果能影響到別人，我就不吃了，你們吃我飽，或者說你們別吃，我吃你們飽，能行嗎？話不能這麼說，個人的因果個人了是沒有錯，這是警惕我們個人要承擔自己所造的業因果。但是個人所做的事情真的會影響到別人。怎麼會這樣呢？譬如說一個人感冒了，他就會影響到別人，有沒有發現？你說：「你感冒你的，我感冒我的，與你何干？」有人感冒，就會影響到別人，你咳嗽、打噴嚏、打哈欠，旁邊那個人就受影響。你說：「我打我的噴嚏，我咳嗽我的，跟你有什麼關係？」它影響別人，它吵啊！這就叫「結構性煩惱」，你不想那樣，那個人影響到你。

佛菩薩為什麼要去度眾生呢？諸佛菩薩是同體大悲，這些眾生因為受苦，就會影響到諸佛菩薩那種悲心，自然而然就會去度。所以說你要打其他的眾生，菩薩自己身上會痛，他是同體大悲，就會受到影響。如果我們這裏有一個人是肺結核晚期，現在傳染得很厲害，那麼他旁邊那個地方就沒有人去坐了，對吧！他吃剩下的東西給你吃你敢嗎？他就影響到你，你不得不相信會影響，這是「結構性」的問題。

又比如說一個人的情緒問題，假如我一天到晚拉着一個長臉，看見大家就瞪眼睛，翻白眼兒，看見常住所有的執事都對他們跺腳、拍桌子，這些執事做事能做得下去嗎？他們會想：好像我哪裏又做錯了，法師不高興，我只好收包走人了。哪裏錯了，你又不講我，光整天這樣跺腳、拍桌子，我怎麼做事呢？他問說：「我哪裏做錯了沒有？」「沒有！你做得很好啊（生氣的語氣）！」你說影響不影響？你不能說我的情緒關你什麼事，它影響到別人了。

反過來，你一天到晚眉開眼笑，人家看了也舒服，你笑呵呵的，人家做事人也有勁。你的部下他就感覺：還是可以，我沒犯什麼錯，他都笑呵呵的。如果你整天氣呼呼的，部下的人肯定想：我哪裏肯定做錯了，你又不說，那我怎麼過日子？這情緒就會影響到周圍人，這就是「結構性」的問題，你不能說一點影響都沒有。所以說我們要去影響別人呢，自己愁眉苦臉，心裏難過的事情最好把它藏起來。藏不住了多少會流露一點，不要發泄得太厲害，讓別人難受。自己難受不夠，還要讓別人跟着你難受，這樣就麻煩了。情緒會影響別人，傳染病也會傳染到別人，這就是有影響。這就是所謂法界緣起，互相影響，所有一切事情它都不是孤立的存在。

極樂世界的彌陀之所以發這樣的願，就是要用功德成就智慧的眾生。就好像建立醫院、招聘醫生，目的是治療病人。不是說醫院有了、設備有了、醫生有了，就叫做醫院了，總是要成就治療病人。醫院成就了，病人就會到那個地方來，寺廟建成了，出家人就會到寺廟來。寺廟就看得好不好，寺廟搞得不好，整天吵吵鬧鬧的，人家就不住在你那兒了，這是同樣的一個道理。入醫院有入醫院的手續，進寺廟有進寺廟的手續。去醫院看病，大醫院要排隊掛號，然後要劃價、交錢、取藥等等一系列的手續。到寺廟去也是一樣，它是一個團體，也要這樣一些證件介紹等等，必須這樣。到極樂世界去呢？有最極方便，是以名號作為條件，能夠持名號就能來。

《正法念處經》中，佛有四種方法來度眾生：第一個方法是說法。第二個是相好光明。佛要讓地上

那些法身大士斷最後的一分生相無明，要現他受用身，現無量的莊嚴讓他看。菩薩要百劫修相好，要攝受眾生。我們來這裏常住的人，如果說哪一個掛單的人長得莊嚴一點，大家就說：「今天來掛單的人很莊嚴。」然後長得不怎麼莊嚴呢，大家就說：「最近來了幾個奇模怪樣的人。」長得莊嚴就有攝受力，大家喜歡看，就會多看幾眼，一看白白嫩嫩的，就有這種攝受力，所以說相好光明也是度眾生的一種辦法。第三種是神通變化。現在沒有神通，因為修密法多少有一點神通，所以他那個號召力就很強，眾生的好奇心很強，他就以這種辦法來度眾生。第四種就是名號的功德，其實這個名號就能夠度眾生，《正法念處經》裏面就有說明。

對於第一種，以說法度眾生，現在我們都很難遇到這些賢聖說法的了，尤其居士要聽法比出家人聽法還要困難得多，為什麼呢？爲了生計，很辛苦、很麻煩，一天到晚工作很繁忙，要聽法就沒有機會，師父到他們家裏去講經說法機會也少，相對在寺廟機會多一點。就算我們出家了，要遇到賢聖說法也很難。第二相好光明，我們現在只是看到佛的形相塑得蠻莊嚴的就不錯了，真正遇到那個相好光明就難了。神通變化也難，唯有以名號的功德來度化。

再做一個譬喻，名號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功德所在呢？就好像一人家裏有個兒子，這個兒子也不是很大，十幾二十歲這樣子，他不太懂事，有一天跟他的老爹就吵架了，吵得很厲害，拍桌子、摔凳子：「我再不認你這個老爹了，再也不回到你這個家了，我再也不做你的兒子了！」這樣就出去流浪去了，不是

有一首歌嗎，「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流浪的日子很難過，想故鄉啊、想爹娘啊。他爲什麼會想爹娘？在外面流浪種種辛酸，吃盡了苦頭，他才想到：我原來那個爹娘，那個家還是好的。他必須吃盡苦頭才想回家，想回他又不好意思回，他原來跟他老爹拍桌子說我不認你這個爹了，也不認這個家，更不做你的兒子，這又怎麼回去呀？只是心裏有點想：還是老爹對我好！

後來有一個人就把消息傳給他說：「你爹很想你，你應該回去，你老爸要你回去。」他就問：「那我爸怎麼說來的？」他說：「你爸說，我非常想念你！」他聽到別人轉告他說「我非常想念你」六個字，他就有一個臺階下了，要不然他下不來臺。既然不認他爹，他怎麼回去？現在告訴他說，你爹想你，你可以回去，這樣他慢慢地就想回去了。見到他爹以後，他爹告訴他：「什麼也別說了，我很想你！」這個時候見面不需要太多話。那兒子回到他老爹那裏就會感慨萬千：我爹不捨得我，要我回來。用不着很多話，只是「我很想念你」就對了，就這一句話，不要講太多，講太多沒用。他就憑着這句話——「我很想念你」，就可以回去，是這麼個道理。

《法華經》裏面的窮子也是一樣，他一直在外面流浪，要飯吃。可是他老爹很有錢，有很多財富，是大富長者。有一天他坐在獅子座上，看見他的兒子，認出來了，招他兒子回他不敢回，他害怕，以爲要抓他。他說：「我沒犯罪，你抓我幹嘛？」他慢慢地引導他的兒子，後來把所有的財產都給他兒子。他們是父子關係，是這樣的，用不着多說話，他用最方便的辦法引導他兒子到家裏去打掃廁所，然後把

所有財產交給他。

所以說彌陀要接引你講了很多道理，譬如說上面「明宗」講了這麼多理，這理實在太難信了。有人覺得：哎呀！這理很難信，我改姓張不姓李（「信理」諧音）了。既然很難信，你就相信這句彌陀名號，很歡喜、很好樂、很誠懇地念，很感恩地說：「我總算遇到佛法，這下有救了！」我老爹很想念我，他說「我很想念你」——就憑這句話我就可以回去了。老爹沒有摺下這一句話，你怎麼回去呀？你既然不認我了，又不認我這個家，你怎麼回來呢？他不敢回。現在已經有這麼一句話，「我很想念你」，你就憑這句話就可以回去了。

彌陀亦復如是。他想什麼辦法讓你夠去呢？他講得太多，說你自性就是佛，跟佛一樣，你怎麼相信？眾生不相信，我有佛性，佛在哪裏呀？不相信。就像窮子一樣，跟他說：「這些財產都是你的，你原來就是我的兒子。」窮子不相信，害怕啊：「不可能，我是要飯的，怎麼會是你的兒子呢？」他不相信，他跑。所以慢慢引導他，先打掃廁所，之後長者把自己華麗的衣服脫下來，接近他，然後他覺得這個長者對我蠻好的，等因緣成熟了，找所有親戚來宣佈：「這就是我的兒子，我的財產要給他。」這樣因緣才成熟。所以我們要相信彌陀。

很多老太太為什麼念佛能夠往生呢？她沒有了解很多道理，上面所謂「六信」，她也沒有那麼多「六信」。她說：「這人間太苦了，一輩子苦透了！」五六十歲的人真是吃盡了苦頭過來的，你告訴她念佛

能夠往生，到那裏去，「但受諸樂，無有眾苦」，她願意去，她相信：師父告訴我肯定沒錯！她就真的念，真的往生，就那麼好的事情。

幾年前在台灣有這麼一個記載，有個人他活着的時候也做了很多壞事，他本來是抓蛇的，也吃蛇，做一些殺生的事情。後來他有一個親戚是出家人，是個比丘尼，這個比丘尼就勸他說：「你就別殺生了。」他說：「好好好，我不殺生！」接着照殺照抓。後來因緣成熟了，他就說：「我可能未來時間也不久了，可能要準備一下後事了。」那個比丘尼說：「好啊！那我幫你做。幫你買陀羅尼被、做壽衣……」就講好了。

後來有一天，這個抓蛇的就說：「我這衣服穿穿試試看吧！」然後壽衣穿起來了，陀羅尼被也蓋起來。「聽說你們學佛的人就這樣躺在那兒，讓人助念，念念佛就能夠往生，那我試試看唄！」他還活着，就躺在那兒，衣服穿着，陀羅尼被蓋上。他說：「要做就做的像一點嘛。」那比丘尼就幫他做，擺上很多鮮花綠葉，圍成一圈，搞上一個硬板，就這樣。比丘尼說：「我們通常是這樣做。」他說：「那我也這樣搞。」然後就開始念佛了，他想我也一起念吧，念着念着，一會兒眼睛就閉上了。比丘尼想：怎麼睡着了呢？後來一看，斷氣了。真有這樣的一件事情，他這個善根因緣成熟了，就這麼安詳往生了。

我們裝也裝不來，做也做不來。你們回去明天也把陀羅尼被蓋上，人家說你發神經了！到平興寺聽經，一聽回來發神經，這個要不得的。人家真的只是去演一下戲而已，就這麼一不小心就往生了。所以說這是彌陀的名號功德有種種不可思議，我們要相信這樣的道理。我剛才說到，佛陀就像我們的慈父一樣招

喚我們回去，就這麼一句名號就能夠往生。所以說信願持名就是一乘的正因，四種淨土也是感得這個妙果。

解：舉因則果必隨之，故以信、願、持名爲經正宗。其四種淨土之相，詳在《妙宗鈔》及《梵網玄義》，茲不具述，俟後釋依正文中當略示耳。

「舉因則果必隨之」，我們念佛就是「舉因」，必定會導致往生極樂世界四種淨土的這個果，一定會相隨。「故以信、願、持名爲經正宗」，《彌陀經》就是以「信、願、持名」作爲一個宗旨，我們要相信、要發願、要執持名號。

「其四種淨土之相」，四種淨土到底是什麼一種情況呢？這是果德上的事情，很難理解，我們要細細去分別，等下「力用」的部分還要提到這個事。「詳在《妙宗鈔》及《梵網玄義》」，《妙宗鈔》作者的四明尊者，也就是天台知禮大師；「《梵網玄義》」就是《梵網經義疏》，是智者大師作的，後來有人稱爲「《梵網玄義》」。「茲不具述」，這個地方就不詳細地敘述了。「俟後釋正文中當略示耳」，後面解釋正文的時候會再提到這個事情。

這樣，「明宗」的部分就結束了。

解：第四，明力用。此經以往生不退爲力用。

接下來是「力用」。什麼叫「力用」呢？「力」者，功也；「用」者，德也，「力用」就是功德的意思。

我信、願、執持名號有什麼功德，有什麼效果呢？我們做什麼都要有效果，我們買東西要知道它有什麼

作用。到街上去買營養品，要看這到底補什麼，買藥我們要問問看這個藥到底是治什麼的，要有效果才行。我前幾天這後背突然間很硬，印\*師幫我按按、吃點藥，現在就軟下來了。我當時看看這藥有什麼作用呢？它這個名字起得很嚇人，叫「追風透骨丸」，這風跑到骨頭裏面去都把你追出來。這幾天一吃真的有用，就接着吃了。前幾天我頭不能低的，很疼的，頭一低下去自己會跳起來，這幾天低下來沒問題了。我們要問藥的效果是什麼，通常看看說明書，這藥是治什麼的，看對症不對症，它有它的作用，也就是說它的功德是什麼。

「此經以往生不退爲力用」，意思說你執持名號就能夠往生，永遠不退。中途被退回來了怎麼辦呢？我們世間讀書有的被退學了、留級了，或者留校察看，就很麻煩。到那裏不退，彌陀怎麼觀察都行，所以「以往生不退爲利用」。

解：往生有四土，各論九品。且略明得生四土之相：若執持名號，未斷見、思，隨其或散或定，於同居土分三輩九品。

「往生有四土」，所謂往生，有四種區別，其實四種淨土裏面所講的九品，等於是無量品了，只是大體分爲「三輩九品」，分爲三等，乃至分成九品。《觀經》分九品，《無量壽經》只是分三輩。但是想想看，我們法界眾生的念佛也好、信仰也罷，肯定不一樣，修得也不一樣，因不同果肯定就有差別，有的少分證，有的沒證，等於有無量諸品，大體上分爲「三輩九品」而已。等於說有四所學校，看你分

到哪個學校去。有四種淨土區別，看你修得怎麼樣，到凡聖同居土，還是到方便有餘土，到實報莊嚴土，還是常寂光淨土。當然，佛才能夠究竟住常寂光土。

那麼這四土「各論九品」，也就說凡聖同居土當中有九品，方便有餘土也有九品，實報莊嚴土也有九品，常寂光土也有九品，是這樣一個分法。就是說所斷的煩惱不一樣，有層次上的差異。

「且略明得生四土之相」，下面約略分一下四土的相，下面這些都是果德上的一些事情。「若執持名號，未斷見、思」，這一段其實也挺抽象的，很多人是初學，沒有教理的基礎，所謂「見、思」也不知道什麼意思。簡單地說，見惑是見解上產生的煩惱，思惑是思想情緒上的煩惱。譬如貪、瞋、癡、慢、疑，這是情緒上的。貪心不是一下子就能控制得住的，凡夫眾生要起貪心也是沒辦法的，要修法才能慢慢地去對治它。我們現在薄地凡夫只能用伏，或者慢慢地減輕，斷是不可能的，貪、瞋、癡、慢、疑一下子是斷不了的，四果阿羅漢才能夠斷完思惑。

我們現在怎麼斷？很難。自然而然地，會對一件事情起貪心。你說我一點貪都沒有，那說不過去，因為你還在欲界當中，見、思惑沒斷，怎麼會沒有貪心？只是有輕重而已。財、色、名、食、睡等等這些事情，我們在情緒上多少會產生波動，明明知道不好還是喜歡。過去有個老和尚帶小和尚在山上修行，偶爾有一次到街上去，老和尚告訴小和尚說：「那女人是老虎！」小和尚說：「我喜歡老虎！」麻煩了，是不是這樣？他自然而然會起這種煩惱，遇到都會起煩惱。

見惑是見解上，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這幾種是見解上出現問題。比如持戒，有人執持一些錯誤的見解，該持的戒不持，不該持的戒去持了，那就是屬於戒禁取見。戒沒有持，持得不是戒的一些內容。像過去福鼎很多居士持八關齋戒，八條戒不怎麼特別強調，反而要求的是不講話，一天一夜不能講話，一天一夜不能睡覺。我說你們怎麼又加出兩條出來呢？你受八關齋戒有沒有說「不講話一日一夜，能持否？」沒有這樣，對不對！「如諸佛，一日一夜不講話」，沒有這樣吧！也沒有說一日一夜不睡覺，也沒有這一條，怎麼會加進去？是可以睡覺的，只是叫你不要睡很大、很高的床鋪，睡了怕你會想入非非，會有破戒的因緣而已。

現在弄得很多居士受了八關齋戒回去，小孩不能抱，也不能帶，搞得家庭就吵架，老公就打她了：「你這個受什麼，豬八戒，回來，孩子都不能帶！」揍她個半死，看看這多麻煩！誰說受了八關齋戒回去不能帶孩子？不殺、盜、淫、妄，不著香華鬘、不歌舞倡伎、不非時食，這就對了，沒有說不能帶孩子。一日一夜不帶孩子，沒有這樣的戒，怎麼會持得這麼笨呢？這是戒禁取見，是錯誤的。導致很多人害怕，一提起戒都過敏，是不是這樣？

平興寺的諸位師父們也是如是，到外面去人家都不喜歡，到哪裏去掛單，「平興寺來的不給掛單」。很多人對徒弟說：「別的地方都可以去，就平興寺不能去！」麻煩了，爲什麼呢？學了幾天戒，出來就如何如何，這不是在持戒。學幾天出來就變得怪模怪樣，指着師父說：你這個也錯了，那個也錯了……

中國佛教的實際狀況是如是，你要完全按照戒律去做是很困難的，要讓人家很正確地去理解戒律的事情。這些都是屬於見解上的問題。

「未斷見、思」，就是這見解上的錯誤還沒斷掉，思想情緒上的一些煩惱也沒斷。「隨其或散或定」，或者是散亂，或者是定。散亂在天台裏面只是名字位而已，如果定位，稍微深一點，是觀行位。「於同居土分三輩九品」，大家都住在同居土，就相當於初級班，煩惱沒斷，初步先到那個地方，然後再進修。所以極樂世界完全是帶業往生，哪裏是消業往生？如果消業往生就不需要這麼麻煩了，不要勞駕我佛釋迦牟尼佛這麼辛苦地去講，阿彌陀佛也不要發這樣的願，那就是通途的法門了。

解：若持至事一心不亂，見思任運先落，則生方便有餘淨土；

下面，「若持至事一心不亂」，什麼叫做「事一心不亂」呢？因為見思惑也沒斷，塵沙惑、無明惑都還沒斷。這些名稱初學的人可能搞不清楚，為什麼會搞不清楚？就好像中學生要了解大學，乃至碩士、博士他們到底研究些什麼東西。在中學只是分幾門不同的課程而已，語、數、英，文科的還學政、史、地等等。到大學裏面分系，什麼信息工程系、電子系等等，這樣分院系去研究一個課題、一個內容。但是這些內容，乃至到博士怎麼去作論文，你跟中學生講他聽不懂。你要達到什麼樣的一種水準，可以達到碩士學位，什麼樣的水準可以達到博士學位，再往後還有博士後。一般的老百姓哪知道博士後啥意思啊？小品裏面不理解「博士後」，就說：「你不能老往後啊，得往前趕啊！」博士還有個「後」，博士

後讀完了還「後後」？

這個聽不懂就好像不知道什麼叫做見思惑、塵沙惑，諸佛菩薩他們所斷的煩惱情況如何，他們回饋來告訴我們說：要達到我這樣的境界，也要這麼來。你要達到博士後，你必須要學完哪些，比如說英語要考級。英語幾級是好我們也不知道，好像電風扇有時候第五檔是大，有時候第一檔是大。英語要考幾級是好的呢，一級最好？不是這樣的，英語一級就是很差的。你不懂這個東西，跟你講了也沒有用。英語通過八級考試，不知道的說：「才考八級，太差了吧。你考一級呀，沒本事也要考二級嘛！」這就不一樣了，這是各自學術專業的一些事情。

斷見惑八十八使、思惑八十一品，這個事情跟我們凡夫講起來就很抽象了。我們每個人有貪、瞋、癡都知道，但是到底有多少我們不知道。有五鈍使、五利使，根據三界的輕重所以分為幾品幾品，修到什麼程度，欲界斷多少、色界斷多少、無色界斷多少，斷三界的見思惑，然後證四果。這個事情跟我們講起來就很困難，不了解，這些斷了什麼意思啊？這是屬於名相的問題，我們只是約略了解一下。我們小學生要了解大學的課程，微積分什麼的，我們就不懂。

現在小學的課本我都看不懂，真是這樣！小學課本現在學得很深，現在一年級學的課程內容就很多了，我們現在去教小學都教不了。我們那時候讀小學，「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就這樣子，「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這樣就完了。現在不是這些，要學很多內容，一年級就開始學英語，我讀到高中畢業也

沒學英語呀！那時候農村的學校沒有英語，沒有一個老師會講英語，怎麼去學呀？所以說我們初級小學生，理解斷多少惑、證什麼果就很困難。我們大概知道有這麼一個事情就好了，把這個時間花在這裏來，學了半天這信心恐怕也生不起來。

這裏說所謂的「若持至事一心」，「事」就是事相，我們上面跟大家講過了，「理」對「事」，「事」是看得見、摸得着的，實實在在的。事相要一心，「一」就是純一的意思，「亂」就是雜亂，那麼在事當中能夠達到一心不雜亂，就是能念的心是繫念於佛號上。我這心能念佛，始終只是記得這句佛號，綿綿密密，無有間斷，這樣心心相印。也就是說心不離佛、佛不離心，我的心沒有離開佛號，也知道這句佛號沒有離開我的心，念念無間，這樣叫做「事一心」。

從事一心達到理一心，理一心就是沒有所念的佛和能念的人，這兩者都泯滅了。理一心相對而言要高一點，我們要從事一心開始，乃至從散亂心開始念佛，必須要從散亂心念：「南無阿彌陀佛……」你甚至聽不清楚也沒關係，「南無……」，念快、念多了根本就聽不清楚，但是心裏要明白。你念得出來，嘴巴雖然是這樣，心裏很清楚的是，「南無阿彌陀佛……」，始終繫念、皈依、歸向阿彌陀佛。到念佛堂去念才句句分明，自己念是爲了讓它無有間斷、綿密，是這樣子。

當然念佛也不要急躁，不能總想着完不成怎麼辦。一邊念「南無阿彌陀佛……」，一邊氣得要命，一般會這樣。誰把我耽誤了我找他算賬，也不要這樣，搞成這樣就很辛苦。我們定一個常課，念一萬或

者幾萬。我常常會怕客人來，在這裏不好意思告訴大家。如果來個客人，這個客人長屁股坐在那裏不走，我會急死的。耽誤事情，自己功課完不成，又要跟人家講話。你在那裏念，「南無阿彌陀佛……啊？你說什麼？」這樣很不禮貌，怎麼辦？

我曾經到一個老法師那裏去，他爲了不應付這些事情，他這樣「哦」，「嗯」，「啊？你剛才說什麼？」弄了幾句，你就知道人家不願意聽你啰嗦了，你就走人唄。這樣很耽誤事情，自己要看經，本來要做的事情完不成，很着急，也沒辦法。因爲我們活在人間，肯定有很多事情，必定是如是。

我過去房間有掛了一個牌在那裏：「閑談不超過五分鐘」。你講些正經事還可以，東扯西扯的……我就掛在那裏，告訴別人，閑談不要超過五分鐘。那個掛牌後來壞掉了，壞掉了也沒再寫，因爲要做很多事情，也沒有辦法，這樣總是拒絕人家事情做不成。

念佛的時候萬一遇到有特殊情況，只好心平氣和地念，這是我自己的經驗，你越着急越煩惱、越亂。本來是要斷煩惱的，這不是反而越念越煩惱了，然後起瞋心，這樣也不好。從這樣綿密地念，從事能夠達理，所以叫「事一心不亂」。

「見思任運先落」，慢慢地這個見解就會轉過來，貪、瞋、癡、慢、疑的煩惱也會減輕。我們現在不能說一下就斷，先斷的當然是見、思惑了。本來上面是凡聖同居，煩惱完全沒斷生到那裏去，現在我們能夠念到事一心，綿密地、無有間斷地念，「則生方便有餘淨土」。

廣欽老和尚晚年念佛也是能夠這樣不念自念，行住坐臥，無論什麼時候，乃至睡眠也好，他都能夠念。以前楮樓的青萱老和尚他也能夠這樣，這是完全做到事一心了。你所聽到外面一切的音聲都是「南無阿彌陀佛」，外面砸鋼筋也好，釘模板也好，你聽到都是「南無阿彌陀佛……」，這樣就能夠事一心。我們聽到外面都是噪音，吵得要死，那就不是事一心，而是散亂心念佛。所聽一切節奏都是「南無阿彌陀佛」，到街上去人家放那些音響「蹦蹦蹦蹦……」，你聽到「南無阿彌陀佛……」能這樣子調過來，境已經被你轉過來了，這樣就生到方便有餘淨土。

解：若至理一心不亂，豁破無明一品，乃至四十一品，則生實報莊嚴淨土，亦分證常寂光土；若無明斷盡，則是上上實報究竟寂光也。

「若至理一心不亂」，能夠達到理一心不亂，就是說能所雙亡，不需要提起這句佛號，沒有能念和所念的觀念，叫做「理一心」。「豁破無明一品，乃至四十一品」，菩薩有四十二位，為什麼分成四十二位呢？因為所破的無明不同，破一分往前進一步、破一分進一步，是這樣子，這就叫「豁破無明一品」。「則生實報莊嚴淨土」，就是第三種淨土。「亦分證常寂光土」，他也能夠見到常寂光土，佛所住那個莊嚴的相他能看見。雖然他還沒住進去，但是他了解、看見佛的清淨莊嚴，覺得有希望了。

「若無明斷盡」，上面實報莊嚴土他開始斷無明，下面是無明斷盡了。什麼叫做無明？無明就是無知、不了解，所知障把你障住在那裏，你沒辦法知道具體的事情。我們不知道的事情還有很多很多，那

就是因為被無明障礙住，使我們沒辦法了解很多事情。那麼這無明斷盡，「則是上上實報究竟寂光也」，那就是「上上實報」，更進一步往生「究竟寂光」土，已經成就無上菩提佛果了。

這是往生四土的差別。

解：不退有四義：一、念不退，破無明，顯佛性，徑生實報，分證寂光。

往生四土又能夠達到四種不退，《要解》裏面有四種不退，通常我們從經裏面看只有三種不退。第一個是「念不退」，念頭不退。我們現在念頭是有退的，更淺一點說，今天念明天就忘記了。我經常說要念佛念佛，有一天我坐車忘記了，不知道念佛，也不知道想什麼，後來快下車才注意怎麼這麼長時間沒念佛呢？多可惜，這麼久時間在那打妄想，看看這、看看那……後來一想起來，計數器沒拿在手上，翻翻兜才知道放在兜裏沒拿出來。有時候我們想起來會念，想不起來就不念了。粗淺地說就是這樣。

什麼樣的情況下才是念不退呢？必須要顯三種佛性。佛性怎麼還有三種，從事上說有什麼區別呢？譬如說初地菩薩所見的佛性，跟十地菩薩所見的佛性是不一樣的，就像我們看月亮一樣，十五的月亮和十四、十三、十二的月亮相比，大家都看見有的圓、有的不圓。

像我們南方人看天是有限的，很狹小；北方人看天呢，一望無際，看得很遠，沒有山擋住。我們除了這座山就是那座山，天只是好像一個蓋，我們小時候看天好像一個鍋蓋一樣，蓋在那裏。你到西部去，那裏的天才漂亮，沒有汙染。到北京那個天就很渾濁、黃黃的。到了青海，那個天實在是好，藍得很，

白雲也是很漂亮。站在高山上看天，跟窪地看天不一樣。大家同樣見到天，通常說「井底之蛙」，青蛙看天見到的只是一個圓孔，它也見到天。所以說一樣見理，一個圓、一個不圓，有大小的差別。

這佛性當中「念不退」，首先是要正因佛性，以正因佛性來顯發法身的德。正因佛性是我們本來所具足的跟佛一樣的法身德，叫正因佛性。我們本身有跟佛一樣的智慧，那個法身德是理。正因佛性就是理心的開發，把這個理的心開發出來就是法身德。了因佛性是慧心的開發，開發慧心顯般若德。再來要緣因佛性，緣因佛性就是開發善心顯解脫德。

正因也就是說我們本來具足這個理，這個理要怎麼見到呢？要了因，有般若的智慧才能夠見到這個理。而見到理要通過緣因——通過修行善心發起來，解脫了才能夠見到這個理性。通過這樣顯發三心，才達到「念不退」。這樣「圓發三心」、「圓證三德」，按《法華》所說就是開佛知見了，就能夠生到實報莊嚴土的上上品。

能夠「念不退」就可以「破無明」，我們這個世間是有退的，要做到念不退很難，我們剛才講了。「顯佛性」，顯這三種佛性。「徑生實報」，「徑生」就是直接生到那裏去，很快就直接生到實報莊嚴土。「分證寂光」，無明還沒有破完，只能少分見到常寂光土。

解：二、行不退，見思既落，塵沙亦破，生方便土，進趨極果。

第二是「行不退」，所謂「行不退」就不退二乘地，「行」就是開始行菩薩道了。上面是念頭上的不退，

念念增上，從這裏講念佛無有間斷，念念是佛，念念緣念佛的法身。再來它能夠行菩薩道不退，不墮二乘。「見思既落」，見思惑沒了。「塵沙亦破」，塵沙也開始破了。爲什麼叫做「塵沙」呢？就是很多的意思，煩惱就像微塵那麼的多。

菩薩需要化導眾生，就要必須斷塵沙惑。因爲眾生無盡，眾生的根機也是無盡，有無盡的差別。佛度眾生一眼就知道這個人是什麼根性。不要說佛了，你看唐代、宋代那些祖師，禪宗的祖師，他知道你的緣不在我這裏，你到哪個地方、哪個大德那裏去，那個大德就知道你的毛病出在哪裏，三言兩語就跟你道破，言下就能開悟！現在沒有了，現在即使說棍抽、打罵，那都是胡扯，因爲不知道眾生是什麼根機，不知道毛病出在哪裏。修禪困難就在這裏，你自己感覺修得蠻好，乃至輕安，沒有明眼人都是盲修瞎練。尤其現在有一部分學習南傳的大德們，他們在弘揚修定，一般人都告訴你可以入三禪。經裏面講的入三禪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他們動不動就三禪，然後稍微加點功就四禪了。修的人自己沒有感覺，那個大師就告訴說：你已經四禪了，你三禪了……就這樣子。他出來也說：「我已經三禪了，某法師跟我講了。」那也是胡扯。你自己一點感覺都沒有怎麼叫入定呢？

他們常常會批判中國的禪宗，說中國禪宗太困難了，現在南傳的修定很容易。他們不叫「修禪」，叫「修定」。中國叫「修禪」，修禪是偏於觀，所以說叫「祖師禪」，參公案、參話頭……他們說那叫「修觀」，你們定都沒修，怎麼修觀呢？應該先修止，先入定然後起觀。他們動不動就入定了。

禪宗的歷代祖師傳承到現在不是沒有道理的，那也是上上乘、上上機的人，但是你修必須要有明眼人去給你指示。現在我們很難找到，靠自己修行的功夫也未必能夠遇到這樣的因緣。通常大家到處去參學，東找西找，找到明眼人了沒有？你即使遇到明眼人也不知道，你怎麼認識他呢？蓮池大師說「參方須具眼」，參方自己要有眼睛，你沒有眼睛去參方參什麼？看到什麼都不知道，只是學人家的壞毛病、壞缺點而已。所以修禪有很大的困難，很難遇到這樣的明眼人。

眾生的根機很多，就像塵沙一樣，你要度化他，你就要認識他是什麼毛病、什麼問題。佛就能夠知道眾生的根機，否則根機不對修不上路。天須菩提要種種享受，佛說：「沒問題，給他準備，他要多少享受就給他多少享受。」天須菩提只享受一個晚上就證果了。我們現在在想：那我們學天須菩提吧，我們也享受。我們去享受，一年能夠入道也行，關鍵是我們一享受就散慢、就墮落了，這不一樣的。所以古來才會說所謂明眼人、善知識很重要！善財童子為什麼要五十三參呢？善知識有一技之長，你有什麼毛病，他指出你的問題在哪裏。

菩薩要度眾生，自己必須要有所學才知道，必須要斷塵沙才認識眾生的根機。那麼破塵沙惑要修假觀才可以，見思惑破了以後進入空了，如果不能從空出假，塵沙惑就破不了，這就要從空出假。要先入空，然後由空出假。這個事情我們也不了解，什麼叫「從空出假」？我們空都沒進，一下子要出假也出不來，我們既進不去也出不來，是不是？但是有這些名相在這裏，不得不跟大家講一下了。因為菩薩要攝俗、

要利生，修六度萬行，那如何來對治眾生的毛病呢？他要懂得眾生的根機，就要破塵沙惑。

「見思既落，塵沙亦破，生方便土」，生到方便有餘土。「進趨極果」，他馬上要去斷無明、證一生補處了。

解：三、位不退，帶業往生，在同居土，蓮華托質，永離退緣。

「三、位不退」，證的果位不會再退下來了。我們現在會退，有時候會這樣想，有時候會那樣想，念頭有退，我們的修行也有退。我們有時候會覺得挺好，打打坐也挺好，但是明天再坐就找不到這種感覺了，這就有退了。有時候坐得很好很舒服，這跟氣候、身體、環境有很大關係，坐在那裏就會感覺很舒服。如果坐在那，有個人在那裏吵，放個屁了……等等，一下子就把你影響了，我們的心沒辦法做到不受干擾。在禪堂你坐得好好的，有個人「嗯……」，這一個屁就把你影響了，就出定了不是？沒辦法做到位不退，如果位不退你管它什麼，爆炸都沒問題，所以說要證得「位不退」。

這樣「帶業往生，在同居土，蓮華托質，永離退緣」，雖然是在同居土，但是退的緣沒有了。爲什麼？和諸上善人聚集一處，那裏所有的環境都幫助你修行，而且沒有人去破壞你，退道心的事情就沒有。我們這個世間退道心的事情很多，自己修得好好的，人家說：「哎呀！念什麼佛，一天到晚煩煩惱惱，在家裏好好做事就完了。」這就有退緣了。別人三言兩語：「跑到太姥山去聽什麼經啊！你發什麼神經了，在家好好念佛不就完了，聽什麼經啊！」七說八說你就不好意思來了，也不來了。世間就是有退！

到那個地方，想聽隨意都有得聽，環境是如是。生到那個地方因為常見佛，念念都求成佛，自然就證得「念不退」。在那個地方常聞法，沒有退緣，而且好修大乘，自然就會倒駕慈航，這就是所謂「行不退」。常與善人在一處，自然會觀摩、熏習，就慢慢地證入「位不退」了。那個地方是這麼好，所以一定要發願往生。

四、畢竟不退，不論至心散心，有心無心，或解不解，但彌陀名號，或六方佛名，此經名字，一經於耳，假使千萬劫後，畢竟因斯度脫。如聞塗毒鼓，遠近皆喪；食少金剛，決定不消也。

第四個是「畢竟不退」，是總結上面三種，無論是哪一種往生都是究竟不退的，散亂心念佛到那裏也都是不退了。「不論至心散心，有心無心」，看見沒有，這就攝得很廣，我們在念「阿彌陀佛……」一萬聲當中我看有九千聲都摻雜着煩惱，想這想那，一邊念一邊想。因為念佛不妨礙打妄想，還挺享受的，「南無阿彌陀佛……」東看西看，照樣可以念，這就是「散心」，乃至「無心」。

「或解不解」，所以說老太太們不解沒關係，你念佛就對了，但是又很難告訴她，讓她能夠明白。她們會說：「我不解，我造這麼多業能往生嗎？像我這樣的人，往生真的很困難。」佛法難聞就是這樣，她也沒有機會聽到「你一定能夠往生」。她說：「我哪裏可以往生？不可能的事情，因為我造業造太多了！」自己不相信，就很困難。如果當下能夠承擔，認為不解也能夠往生，散亂心也能夠往生，就決定能往生。

「但彌陀名號，或六方佛名，此經名字」，這裏說散亂心也好，不解也好，對彌陀的名號，或者六

方佛的佛名，乃至這部經的名稱。「一經於耳」，只要聽到耳朵裏面去。「假使千萬劫後，畢竟因斯度脫」，千萬劫就慢一點了，這一生能夠成辦當然更好，但是這裏說都會永爲道種。

「如聞塗毒鼓」，印度當時有一種鼓塗着毒，敲這個鼓，周圍聽到鼓音都會死掉，所以說「如聞塗毒鼓」。「遠近皆喪」，不論遠和近都會喪膽而死。「食少金剛，決定不消也」，雖然吃進很小的金剛石，你消化不了，就永遠成爲金剛種子了，以此來譬喻念佛。有人到處貼彌陀佛號，或者刻在石碑上，無非讓人家種金剛種子。他這一生不一定能夠進升不退，也種下這個種子了。

解：復次，祇帶業生同居淨證位不退者，皆與補處俱，亦皆一生必補佛位。夫上善一處（根據了），是生同居，即已橫生上三土，一生補佛。是位不退，即已圓證三不退。

「復次，祇帶業生同居淨證位不退者」，只是祈求帶業往生，生到同居土就可以了，這樣的人，「皆與補處俱」，跟補處的大士們一樣，補處的人肯定不退呀，到那裏去就算是比較差的，小學、幼稚園也好，到那裏都不退。「亦皆一生必補佛位」，將來都補佛處。什麼叫「補處」呢？就是差一點，將來就跟佛一樣，功德完全相同了。

「夫上善一處」，「上善」，就是上上品的人，「一處」，能夠跟他們住在一起。雖然一起住在那裏，但是他們的境界不同。同樣一個地方，他們是常寂光土，你因爲煩惱未斷就是同居土。好像我們同住一個寺廟，有人就覺得很好，有人覺得不好。叫那些工人不要做工，在廟裏跟我們一起住，他就住得很難受。

這樣晚上很早就一點聲音都沒有，他能受得了嗎？他就很難受。我們覺得吵得要命怎麼過日子？同樣一個環境，這裏的境界就不同了。

那年我們建房子，有一個設計的人來這裏，他到我們大寮看看，他說：「哎呀！你們整天都吃這種菜呀！」那我們吃什麼？」他說：「多少放點肉、放點魚吧！不放點肉、放點魚這怎麼吃啊？」我們說：「就這樣吃啊！」他說：「這樣吃身體怎麼受得了？」我們現在不是很好嘛！你看看一個個胖得要死，減肥還減不下來，還不敢多吃。同樣一個環境當中這裏面就有不同，因為思想境界不同，乃至斷的煩惱不同。

這樣，「是生同居，即已橫生上三土」，雖然是在同居土，已經進入上三土了，自然而然就會進入。因為慢慢就斷煩惱了，就有機會進入了。「一生補佛」，這就體現了淨土念佛的圓頓，所謂「圓頓」就是這一生當中你就可以成佛了。「是位不退，即已圓證三不退」，這樣獲得「位不退」，自然而然也就得到念、行、位這三種不退。

解：如斯力用，乃千經萬論所未曾有（從來未經道徹如此）。較彼頓悟正因，僅爲出塵階漸。生生不退，始可期於佛階者，不可同日語矣（成鐵案）。宗教之士，如何勿思？

「如斯力用」，有這樣的功德，這樣的作用。圓證四土、證三不退，這就是它的「力用」。「乃千經萬論所未曾有」，和其他的經論比較，這樣的「力用」是其他經論當中的所沒有的。

「較彼頓悟正因，僅爲出塵階漸」，這句話是瀉山靈祐祖師的開示裏的一句話，他說什麼呢？「可

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階漸。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意思說即使你證到圓頓的正因，也只是出紅塵的一個臺階而已。如果生生世世能夠不退，這樣成佛才可期。這是潯山靈祐祖師的一句話。

我們有沒有把握在這世間生生不退呢？這就很難了，你有沒有把握我不往生，來生再來這個世間參禪、再來修密。你想想窺基大師前世入定入了那麼久，沒有遇到玄奘大師來度他，他就不肯出家，十七八歲他就不肯出家。去勸他出家，他說：「我不出家。一定要出家就要三車，要金銀財寶、美女、酒肉這三車跟着去，我才出家。」玄奘大師何許人？知道他有這個因緣，所以才度他出家。我們一般到廟裏出家也沒人撞鐘，誰給我們撞鐘？窺基大師到廟門口，一聽到敲鐘就得本心了。因為他隔陰迷了，一聽鐘聲，得本心了。他知道：哦，原來我是這麼一個人。就讓三車回去了，後人還叫他「三車法師」。

因為有隔陰之迷，對於我們而言就很困難了。我們生生世世在這個世間互為眷屬，我們哪認得啊！你過去是我老爸我都不記得了，我是你老爸你也不記得，這就是隔陰了。不要說隔陰了，如果說從小的時候被人家抱養，大了你都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誰。人家不告訴你，你就把後來的父母當作親生父母。後來你親生父母又跑出來，你就莫名其妙：這怎麼會是親生父母？我們一生當中都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何況有隔陰之迷，所以你永遠在這個世間就很困難。

我們願望是好，生生世世在這世間修行。如果你出生到一個基督教的家庭去，怎麼辦呢？他就會告訴你聖母瑪利亞、耶和華、阿門，是不是？就沒有辦法念阿彌陀佛了。他說念阿彌陀佛就是魔鬼，你不

是麻煩了嗎？再跑到中東去，信回教做穆斯林去了，念阿拉、真主，變這樣了。我們沒有把握生在哪裏。你有沒有把握我來生還生在某個人的家庭，有沒有這把握呢？很困難，因為這世間有退。

某長老往生的時候大家給他念阿彌陀佛，他說：「你不要念阿彌陀佛，我要再來。念觀音菩薩，我要再來這個世間，我要再來某寺廟當住持！」願望是好的，你是不是能再來呢？來了也不知道以什麼形式來。你是不是還記得呢？沒有一定的善根因緣，那就很困難。因此我們這一生就要成辦，要不然就真是很困難。

所以這裏說即使頓悟正因的佛性，按天台講，那也只是入名字位而已，你還沒有到分證位，連相似位都沒有，僅僅是做出塵的一個階梯。因為還沒有得到分證，恐怕還會有退的。即使生生能夠得到不退，由名字位進入觀行位，然後再到相似位、分證位，要按這樣的次第進入佛的階梯，就比較困難了。

這裏是說如果你能悟到正因佛性，實際上我們現在也沒辦法頓悟正因佛性。所謂頓悟正因佛性就是見法性，見到自己的法性了。我們現在的說「佛性」、「佛性」，我們也沒見着啊。登初歡喜地，他見到法身實在是高興，歡喜地是真正地歡喜，我們現在歡喜得起來嗎？歡喜什麼？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不錯！我昨天晚上睡着了。很多人會睡不着，我們都沒辦法的。你有沒有能力控制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

春天過去，到了夏天，也是我們出家的生活最艱難的一段。為什麼呢？每天早晨要早起。有人說：

「不要早起不行嗎？」你不能等太陽曬屁股才起來做功課吧。在家人在外面幹活幹了一會兒，你還在被窩裏打呼嚕，這也太不像話了。如果有佛事、聖誕，三點多鐘我們就要起來。三點對於在家人來說還在夢鄉中呢，我們「啞啞啞」就要敲起來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一上課就這樣（作打哈欠狀）。我們安居早晨都是誦經，一邊誦經一邊流眼淚，很辛苦、很想睡，但是你有沒有辦法控制不想睡就不睡呢？很困難，心沒辦法做主。你想睡躺下去就睡這也很困難。

你有這樣的把握，我要在哪裏投胎，像西藏那些活佛，在他往生之前他就告訴說：我要到哪個地方、哪個方位去轉世。他寫下來，我到那裏去投胎往生，他有這樣的辦法可以，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那樣的。這些都是活佛呀！西藏活佛也少啊，現在假名活佛多得要命，喇嘛也有假喇嘛，也不是說沒有，和我們內地的假和尚一樣，因為在世間嘛！現在假公安、假部隊、假產品，諸如此類的多得要死，「3.15」不是打假嗎，你看有多少假的？那假和尚有什麼奇怪？公安都有假的，那些部隊都有假的。他們開着車、穿上衣服，甚至開車闖關，可以不買票，等過去了又換老百姓的衣服。這些都有假，和尚、喇嘛也有假，世間是如是。所以我們要做到生生不退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這裏告訴我們這些道理。

「生生不退，始可期於佛階者，不可同日語矣」，能夠做到這樣那就不可同日而語了，這樣的人就不像在這裏所講的了，他生生能夠有把握不退。那些大菩薩，地藏、觀音、文殊、普賢，他們在哪都行，不會退的。我們初發心，甚至是薄地凡夫，你要說「我來生還再來」……有可能是四條腿來了，要麼很

多腿，要麼沒有腿，拱着拱着就來了。你造業就隨業來轉，怎麼會有把握？肯定會來呀，是帶業來啊！我們宿世的無明煩惱所造的業不知道有多少，這一生相似地修了一點，又沒有斷多少煩惱，重業還會現前，就有這樣的危險！故此要往生你才有把握，這裏把這麼好的辦法告訴我們。

「宗教之士，如何勿思」，這是與「宗」、「教」進行比較。「宗」就是「宗下」，尤其是修禪和修密的，這叫做「宗下」。「教」是「教下」，指學教的，學天台、華嚴、唯識、三論等等，這些都是屬於「教下」的。「教下」的理論會講得很透徹，講得很好，文章也寫得很好。你叫他修行，問他來生能不能再寫文章，他也沒有把握。與「宗」、「教」相比較，就不得不考慮這個問題。這是我們終身的大事，應該何去何從，要怎麼辦，自己要想好。

這只是勸導，祖師們這樣勸，佛也這樣勸，我也作如是說了，你們信多少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的生死大事嘛。雖然說是「結構性煩惱」，但還是靠自己把握。你受到「結構性煩惱」把你拖去了，再來就再來唄！自己決定。

解：第五、教相。此大乘菩薩藏攝，又是無問自說，徹底大慈之所加持，能令末法多障有情，依斯徑登不退。

「第五、教相」，「五重玄義」最後一重——「教相」。淨土法門乃至《彌陀經》是屬於什麼教？大乘還是小乘？菩薩藏還是聲聞藏？這五時當中是屬於哪一時呢？主要說明這個問題，叫做「教相」。

「此大乘菩薩藏攝」，三藏當中它屬於經所攝了，那到底是聲聞還是菩薩呀？這是「菩薩藏」。大乘還是小乘呢？這是大乘，是這麼簡別的，屬於大乘菩薩藏所攝。「又是無問自說」，十二部經裏面有一部叫「無問自說」，這部經是屬於「無問自說」。《彌陀經》沒有誰去發起，問世尊極樂世界情況如何，這些都沒有，都是佛一直跟尊者舍利弗講：「舍利弗……」、「又舍利弗……」，情況如何如何，這樣告訴他。

「徹底大慈之所加持」，佛是徹底地悲憫眾生。就像《無量壽經》講的，佛以無量的慈悲「矜哀三界」，所以出現在世間。《法華》說的也是一樣，佛出世的大事因緣是什麼呢？開示眾生悟入佛之知見，這是一樣的，是「徹底大慈之所加持」。把淨土跟《法華》相連起來，就會發現有很多相似之處，差不多是同一個思想。

「能令末法多障有情」，我們現在末法障緣太多了，為什麼？都在群魔亂舞，非法說的太多了。我前天下去，居士說前幾天有法師來說：「不要受戒，你念佛的人不能受戒，你受戒就影響往生了。」這不是群魔亂舞是什麼！淨土三經裏面哪一部經這樣說啊！《觀經》、《無量壽經》裏面，往生的正因講得清清楚楚，乃至持一日一夜的戒都有功德。怎麼會說不要受戒，受戒就不能往生呢？他就叫你破戒，鼓勵你去破戒。

我估計現在多少受到日本真宗的影響。日本真宗說：你信就好，善人都能往生，何況惡人？聽懂這

句話的意思嗎？他說善的人都能往生，惡人更能夠往生，故意鼓勵你造業沒關係，業造得越大你往生的可能性更大。修善的人都能夠往生，那更何況造惡的人呢？這不是顛倒過來講法嗎？本來說惡人都能夠往生，何況善人——意思說這樣的人都能去，更何況那個人呢？他沒文化的人都可以上大學了，那你高中畢業更應該能上才對，通常應該這樣講。上高中的人都可以考大學，更何況你文盲——這不是倒過來說了嗎！高中應屆考大學，他們都能考，你這個文盲也可以考啊。真宗變成這樣子了，那你造業、破戒都沒有關係，你破得越多，你往生的品位就更高，上上品往生，他是這樣一種講法。

我們等講《觀經》的時候，這個問題要跟大家說明，現在已經影響到中國了，台灣也已經受到影響。真宗鼓勵不要修，你信就好，十八願是最高的，你修十九願、二十願那是什麼呢？是疑惑心修諸功德，生到邊地去。他說十九願裏說「發菩提心修諸功德」，這種情況都是疑惑心。因為有疑惑心，不相信彌陀，才修一點功德然後去往生，那到邊地疑城五百年，他是這樣理解。

中國歷來祖師不是這樣解釋的，十八願是最低的要求，是廣攝眾生。你看上品上輩往生，要行作沙門、棄欲離欲，然後要發菩提心、修諸功德。中輩往生是說不能出家的情況下，少分修功德，可以中輩往生。到了下品，不能夠出家，也不能夠少分修功德，乃至十念、一念都可以往生。十八願是廣攝，一切人都接受，所以《觀經》到最後，乃至五逆十惡的人也能夠往生。十八願是這樣，攝受得廣。現在把它倒過來說了。

現在就有人把這個法帶到福鼎來了，那些居士跟我說我：「我不能受戒。我本來想往生，去受戒，

某法師來說受戒那就是雜修了，不能往生了，所以不敢受。」變成這樣，這就叫做「群魔亂舞」。末法障緣多，有這樣那樣的事情，修行有很多障礙。

「依斯徑登不退」，依此《彌陀經》就能夠不退。《彌陀經》和《無量壽經》其實是一部經，《彌陀經》是小本，《無量壽經》是大本。

解：故當來經法滅盡，特留此經住世百年，廣度含識。

「故當來經法滅盡，特留此經住世百年，廣度含識」。

前面我們說了，《彌陀經》是屬於大乘菩薩藏所攝，十二部經當中是無問自說。在這部經中，佛陀又特別的慈悲，因為末法眾生障多修行難，依此經修行可以「徑登不退」。這樣的緣故，所以說「故當來經法滅盡，特留此經住世百年，廣度含識。」這句話是出在《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中說：「當來之世，經道滅盡。我以慈悲哀潛，特留此經止住百歲。其有眾生，值斯經者，隨意所願，皆可得度。」《阿彌陀經》是小本，《無量壽經》是大本，講的是同一個內容。《彌陀經》比較簡單，《無量壽經》是廣說，有這樣的區別。將來其它經都滅盡，佛懸記最早滅的是什麼經？《楞嚴經》，接下來《梵網經》，這樣陸續地就滅完了，只有留下《阿彌陀經》在世間來度眾生。這裏說「隨意所願，皆可得度」，遇到這一部經，依此修行，隨意都能夠得度生死。

《淨土五經》大家都有了吧？居士需要的都可以取。這個《淨土五經》是河北的一個居士發心，也

就是因為我們要講《淨土五經》，他特意為我們印的。今天剛剛來，裏面不知道有沒有錯。我翻了裏面，有兩頁旁邊的小標題《無量壽經》寫成了《阿彌陀經》，有兩個地方是有錯，其它我還沒發現。以後我們每一天上課，大家都把《淨土五經》帶來，我們會引經據典跟大家講。因為會講到正文極樂世界的情形，《彌陀經》怎麼描述，《觀經》怎麼描述，一段一段地比對，這樣更能夠增加信心。

解：阿伽陀藥，萬病總持，絕待圓融，不可思議。《華嚴》（願王）奧藏，《法華》（成佛）秘髓，一切諸佛之心要，菩薩萬行之司南，皆不出於此矣。欲廣歎述，窮劫莫盡，智者自當知之。

又說此經是「阿伽陀藥，萬病總持」，「阿伽陀藥」翻譯過來叫「普去」，能夠普遍去除病患，叫「阿伽陀藥」，萬病都能夠治療。「絕待圓融，不可思議」。這個我們在前面「明宗」當中，也都一一提到了。

下面說是「華嚴奧藏，法華秘髓」。我們一路看過來，《彌陀要解》跟《華嚴》、《法華》有很多相同之處。彌陀淨土的種種莊嚴，就跟《華嚴》的十玄門相同。《法華》所謂的「秘髓」就是講成佛，一切眾生皆可以成佛。當時在《法華》會上佛懸記說，你們都可以成佛。度眾生成佛是佛的最終目的，也是佛出現在世間的本懷。《法華經》說「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聞法的人沒有一個不成佛的，「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因此說《法華》是「秘髓」，「秘」就是秘密、寶藏，「髓」就是骨髓。

「一切諸佛之心要，菩薩萬行之司南」，一切諸佛都在讚歎，《彌陀經》有六方佛在讚歎；《無量壽經》中，十方諸佛都在讚歎淨土法門，所以是菩薩一切修行的方向。所謂「司南」，跟指南針一樣。「皆

不出於此矣」，都沒有離開念佛的大乘菩薩藏思想。

「欲廣歎述」，如果要想廣泛地去歎述，「窮劫莫盡」，要講是講不完的。「智者自當知之」，有智慧的人才有辦法了解。《無量壽經》說：「驕慢弊懈怠，難以信此法。」驕慢的人他就不能夠聽信這樣的法，所以有智的人應該知道。

「五重玄義」我們看到這兒，其實「五重玄義」我們一直學下來，差不多《彌陀經》就完了。因為《彌陀經》所講的都在「五重玄義」當中，下面只是隨文看一看而已。「五重玄義」了解了，一部《彌陀經》主要的思想就差不多了解了，下面只是隨着不同的文，進行各個角度的解釋，說明正報和依報莊嚴的種種情形。

解：入文爲三：初、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解》中判爾時下三十八字爲別序，判六方佛爲流通，與古不同，故科判之。）

下面說「入文爲三」，就是把整個經分成三段，就是「序分」、「正宗分」和「流通分」。把這部經判成三段，最早的是西晉的道安大師。剛開始道安大師把這部經判成三分，有一些人就不接受，他們說：「你怎麼可以把經分成這麼三分呢？」有人不從。後來一直到唐代，玄奘大師翻譯了親光菩薩所作的《佛地經論》，《佛地經論》在對《佛地經》進行解釋的時候，正好也分成這麼三段，說明在印度當時就有人把經分成三段。

親光菩薩的《佛地經論》把《佛地經》分成哪三段呢？第一段叫「教起因緣分」，我們這裏叫「序分」；第二分叫「聖教所說分」，就是中間是最主要的一部分；第三分叫「依教奉行分」。記下來沒有？要速寫，不能太慢了，你們當記者肯定不行了，小學生聽寫都比這快。「教起因緣分」、「聖教所說分」、「依教奉行分」，親光菩薩在《佛地經論》中把《佛地經》分成這麼三分來解釋，所以後來所有解釋經典都依這三分來分判經典。

後面的人都坐到攝像機的前面，往前移一下，這樣外面的人才進得來。你們要來早一點，不能差那麼一點時間。你看我每一次上課都很準時的，是不是？不會太早來，也不會遲到。你們聽法的人也應該這樣，可能自己多多少少有些事。

下面我們就按這三分看。

解：此三名初善、中善、後善。序如首，五官具存；正宗如身，臟腑無闕；流通如手足，運行不滯。下面說「此三名初善、中善、後善」，藕益大師把《彌陀經》分成序分、正宗分、流通分，叫做「初善」、「中善」、「後善」，也就是這三段都說明了非常善的教誡。比喻說「序如首，五官具存」，「首」是頭，一個人沒有頭就不成個人了，一定要五官具存，「序」就像頭一樣。「正宗如身，臟腑無闕」，正宗分就像身體，五臟六腑都有。「流通如手足，運行不滯」，流通分如手足，一個人有頭、有身、有手足，他才能夠運動，所以「運行不滯」，就不會停留在那裏，流通分是流傳於未來。

蕩益大師《彌陀要解》的判法跟別的地方有點不太一樣，他把「六方佛」判為流通分，通常是往後面才是——「佛說此經已」下面才是流通分，所以接下來他引智者大師為例。智者大師把《法華經》後面十一品都判成流通分，蕩益大師說這有一定的道理。

解：故智者釋《法華》，初一品皆為序，後十一品半皆為流通。又一時跡、本二門，各分三段。則法師等五品，皆為跡門流通。

「故智者釋《法華》，智者大師解釋《法華》，「初一品皆為序」，《法華經》第一品是∧序品∨，智者大師把整個∧序品∨都判為序分；「後十一品半皆為流通」，《法華經》後面的十一品半都判為流通分。也就是從第二∧方便品∨到第十七∧分別功德品∨是正宗分。我們前年學過《法華經》，應該能記得：從∧方便品∨一直到第十七∧分別功德品∨有十九行偈頌為止，那是屬於正宗分；後面有十一品半是屬於流通分，是這麼個判法。

「又一時跡、本二門」，又說智者大師的判法還有一種分法，他分跡門和本門，跡門和本門還記得吧。「各分三段」，這兩門它都各自有三段，也就是說「跡」也分成序分、正宗分、流通分，「本」也分成序分、正宗分、流通分。《法華經》一共多少品記得嗎？二十八品，前面十四品是跡門，是開權顯實；後面十四品叫做本門，是因本垂跡。「跡」就是事跡、權巧，「本」是根本。釋迦牟尼佛在塵點劫以前就成佛了這是「本」，在印度示現成佛那叫做「跡」。

他當太子當得沒耐煩了，去遊四門，看到生、老、病、死種種苦惱，又遇到沙門，有這樣的因緣就去出家了，在雪山呆了六年，後來在菩提樹下悟道——這是「跡」。這看起來很簡單，我們到太姥山山洞去呆上六年，出來就開悟了？沒那麼簡單，成佛不是一下子就能成，不是這一生就能成的，不是有些在家人所想的那樣，出家修行吃吃素就成佛了，沒那麼簡單。現在在這個世間，釋迦牟尼佛的教法度化因緣完結以後是彌勒佛來成佛的，中途都沒有人在這個世間示現成佛，要到他方世界才有。

在跡門當中，智者大師是這麼判的：序品爲跡門的序分。從第二方便品一直到第九品授學無學人記品，總共有八品，是跡門的正宗分。這記不來也沒關係，反正有地方可查就是了。《要解》的文有這些內容，我也不得不提一下子，記不來也沒關係，根據天台的判教研究《法華經》你就知道了。從第十法師品開始到第十四安樂行品，一共有五品，爲跡門的流通分。

然後第十五從地湧出品前面的半部爲本門的發起；從第十五品從地湧出品後半部分，一直到第十七分別功德品，這一共有兩品半，是本門的正宗分；從第十八品一直到最後，一共有十一品，作爲本門的流通分，是這樣的分法。

天台智者大師分《法華經》是這樣的分法，也不一定分最後一品爲流通分，或者前面少部分是序分，這裏告訴我們這麼個道理。所以說「則法師等五品，皆爲跡門流通」，就是前面提到的，從第十法師品到第十四安樂行品，有五品作爲跡門的流通分。

解：蓋序必提一經之綱，流通則法施不壅，關係非小。後人不達，見經文稍涉義理，便判入正宗，致序及流通，僅存故套。安所稱初語亦善、後語亦善也哉？

「蓋序必提一經之綱」，序分當中要提起一部經的綱要。「流通則法施不壅」，經典如果流通那麼法布施就不會停留在那裏，能夠永遠傳於後代。「關係非小」，不能小看。

「後人不達」，後人學法不了解這個事情。「見經文稍涉義理，便判入正宗分」，稍微有講義理的，都把它判為正宗分。「致序及流通，僅存故套」，所謂「僅存故套」，只是把發起序（別序）和證信序（通序）作為序分，有講義理的地方，都是把它判為正宗分，這樣叫「故套」。

「安所稱初語亦善，後語亦善也哉」，這怎麼能夠稱得上都善呢？所謂「善」，都能談到一些義理上的問題，才能前後都叫善。這是判法。

## 1、序分

甲初、序分二：初、通序；二、別序。乙初中二：初、標法會時處；二、引大眾同聞。丙、今初：

我們先看第一個序分，這個科判的寫法稍微看一下也就能夠明白，因為《彌陀經》很短的。「甲初、序分二：初、通序；二、別序。」，藕益大師把《彌陀經》判成兩個序，一個是「通序」，一個是「別序」。所謂「通序」叫什麼序？講經肯定要講這個內容，必須要懂得。諸大德，你們將來當法師對居士講經，管它重複不重複，都要提一下，用不着很詳細，但要提一下，什麼叫通序，什麼叫別序，這是固套。

這個套路不走，人家說你這法師不會講經，固定套路是這樣的。

## 一、通序

「乙初中二：初、標法會時處；二、引大眾同聞。」「乙初中」，就是通序當中，先「標法會時處」。法會的時處在哪裏？什麼人講啊？這樣標一下。下面「引大眾同聞」，屬六證信當中的「眾」。

幽溪大師的《圓中鈔》和窺基大師的《通贊疏》不立別序，說沒有別序。他說此經是對上乘凡夫的根機，這是講佛的微妙色身、莊嚴淨土的事情，即身就可得，不是一般小乘凡夫的境界，也沒有誰發起請問，所以如來是無問自說，這叫「稱性宣揚」，不需要發起序。這裏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圓中鈔》和《通贊疏》都不立發起序，藕益大師說有發起序，有這樣的區別。

經：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我們先看證信序。「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如是」是「信」，「我聞」是「聞」，「一時」是「時」，「佛」是「主」，是這一部經的化主。「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處」。這裏一共有幾個了？五個：信、聞、時、主、處。這是五個，後面再對「眾」分別解釋。

這叫通序，也叫證信序，也叫後序。什麼叫「後序」？結集經典以後才安上去的，叫「後序」。因為佛要入滅了，阿難尊者哭得很厲害，有個尊者說：「你趕緊問佛，不能在那裏哭，以後結集經典前面應該放什麼字才會引起人們的相信。」所以阿難尊者一邊哭一邊就問佛：「世尊！以後經典開頭應該安

什麼字？」佛就告訴說：「以，如是我聞，開頭。」佛在何處講經說法，對什麼人說？你把這六個提綱放在前面，是這樣一個情形，叫「證信」，就是讓人們能夠相信。

佛所悟道的境界本來是沒有辦法用語言文字來表述的，所以佛成道以後想入滅，天人請他：「您一定要說法！」因為實相般若是沒有文字，離開文字眾生又不了解怎麼辦呢？所以要依文字方顯實相，還是用文字來解說。我們要理解文字本身就是性空，本身就是實相。古來大德說：「道本無言，因言顯道。」道本來是沒有話可說的，需要用語言來顯這個道。因為佛有四悉檀的因緣，所以不得不說，所說的一切法都是依四悉檀而來的，對眾生的不同根機，以種種因緣而來說法。

解：如是，標信順。我聞，標師承。一時，標機感。佛，標教主。舍衛等，標說經處也。

我們看《要解》，「如是，標信順」，「如是」就是這樣的事情，能夠讓人相信確確實實有這樣的事情，叫「標信順」。「我聞，標師承」，不是我自己說的，是從佛那裏聽來，因而說叫「師承」。「一時，標機感」，因緣成熟了叫「機感」，眾生有感，佛有應。「佛」是「標教主」。「舍衛等，標說經處也」，「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那是標說經的處所。就好像開會，是誰主持會議，在什麼地點、什麼時間開什麼會議，必須要有這麼一個解釋。

解：實相妙理，古今不變名如。依實相理（悟此者少），念佛求生淨土，決定無非曰是。

下面一個一個來，首先是解釋「如是」。古來大德們解釋這個「如是」會解釋很多，簡單地說就是

這樣的事情。這樣的事情是阿難尊者在哪個時間，聽到佛在什麼地方對誰說什麼法，這樣的事——「如是」，就是這樣的事我聽到了。

這裏解釋說什麼叫「如是」呢？「實相妙理，古今不變名如」，「如」就是如如不變、如如不動，實相的妙理從古到今沒有變的。「依實相理，念佛求生淨土」，這就叫依實相的理來念佛。旁邊小字講說「悟此者少」，悟到這實相的理那是很困難的，還需要見理、見自性。這樣「決定無非曰是」，這樣的事情決定是沒有錯的，這就是「是」。

因為信，我相信這樣，所以才能夠聽。信才能夠聞，沒有信今天會到這裏聽《彌陀經》？不會的。因信而聞，信如是發心、信如是修行、信如是往生、信如是教化他人，有這麼多的道理。「如是」表示信，信什麼？信這樣的發心——「發菩提心，一向專念」，信如是修行，信這樣教導眾生。怎麼教導眾生？教導眾生說：你要往生就要發菩提心，一向專念，執持名號。佛是如是說，我們如是學、如是教、如是修。三世諸佛所說的都是如是，沒有變，所以叫「如是」。三世諸佛所說都是這樣，不異的緣故叫「如」；我們知道他沒有虛妄，「即知非妄」所以叫「是」。「是」就是不是非的意思，不是虛妄的。

窺基大師的《通贊疏》講，「如是我聞」表示生信，「信受奉行」表示生智，最後「信受奉行」了。佛所講的他先相信，然後信受奉行、頂戴受持，這兩者都是表示信，但是淺深有所不同。為什麼要信呢？「信則所言之理順」，我相信，那麼佛所講的理自然就順；「順則師資之道成」，順理所以說師資之道才能成。

因為我相信我才能聽你的，我不相信我聽你幹什麼呢？像諸位一樣，你相信我，我們在這裏一起學習。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不來了，對不對？這是窺基大師《通贊疏》中所說的信的道理。

在佛門中，信是至關重要的，信為道源功德母，信為能入諸法藏，所以把信放在最前面。《彌陀經》最主要強調的就是信，這是很重要的。那麼本經的義理義趣也講了一心不亂，唯此無非所以叫「是」。我信此一心念佛能夠達到一心不亂，由信故能入此一心不亂。這個常住的、如如不動的理叫「如是」。

**解：實相非我非無我，阿難不壞假名，故仍稱我。耳根發耳識，親聆圓音，如空印空名聞。**

接下來解釋「我聞」，這個「我」是阿難尊者。因為阿難尊者是佛的侍者，是他聽來的，由他結集經典。他還有一部分時間沒有跟隨着佛，怎麼會聽得全？一、佛重為他說；二、他得了佛覺三昧。過去世有這樣的神通功德，他自然能夠了解。因此，一切經的結集都是以尊者阿難為代表。

「實相非我非無我」，實相沒有名字、沒有語言，實相本來是沒有我，怎麼又叫「我」呢？《唯識三十頌》說：「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由假說我法」，這個「我」是假說的，不要認為是實在的我。那這個「我」是假的怎麼辦？難道說這個「我」不是假的嗎？我們認為從頭開始一直到腳底下都是「我的」，我的頭髮、我的眼睛、我的鼻子、我的嘴巴、我的耳朵，一直到下面都是「我的」，那「我」躲在哪呢？如果說這些東西都是「我」，「我」在哪裏呀？你說那是你的腳，有些人接假肢，安個假的也可以啊！原先的腳扔掉了不要了，怎麼辦？「我」在哪裏？在身上找不到一個「我」。

不但沒有「我」，我們身上還有「你」呢！「我」怎麼會有「你」呢？兩個人說話：「誰說的？」「你說的。」「怎麼會是我說的呢？」是不是稱「你」？我們執著「我」，對方叫「你」，第三方還叫「他」。你一個人會扮演「我」、「你」、「他」、「人」，還有自己的名字。我們每個人都有名字，搞不好還有好幾個名字，皈依三寶還有一個法名。

有人說：「哎呀！平興寺皈依都叫「正信」，沒意思！」正信還不好啊？有一個人說：「你們皈依證寫着「常住法師」，他說「常住」是誰呀？」《涅槃經》裏面說你聽到「常住」兩個字都永不墮惡道的，多好的名字，是不是？常住所有的師父都可以給你皈依，不是很好的名字嗎？有人說：「那沒意思！」什麼「沒意思」？本來是假名嘛，你何必這麼認真，你皈依三寶就完了。

我們就會執著人、我、你、他、名字。人家說你像狗，你願意嗎？你不願意。你說：「我是人！怎麼像狗呢？」你執著「人」，都執著這些，我們認為種種名言是實在。佛法告訴說這個「我」是假名，只是代稱而已，有三個人就變「他」了，人家講「他」的時候你還是執著「我」。這些事情沒有佛法告訴我們，我們怎麼會知道這麼一個道理呢？誰去想這個事情，始終說我就是我，別人講「他」的時候你還是把「他」執為「我」、把「人」執為「我」、把「你」執為「我」、把「名字」執為「我」。所以要先破我執，「我」要空掉，你才能夠證四果羅漢，這還沒破法空，只是破人空。

所謂「我」是假名的安立，因為我們要隨順世間的名字。世間認為這些是實在的，會把這個身體的

假名執爲我，所以破要破這種邪見、我見、我慢，這個「我」只是名字的施設。佛教講「無我」，這裏又講「我聞」，那只是假名的施設而已，不是實實在在有個我。「阿難不壞假名，故仍稱我」，「不壞假名」而說實相，雖然第一義諦不立文字，但是隨世俗諦要立種種名言，這不能錯亂。這是「我」。

下面是「聞」。怎麼才能夠聞呢？有耳根才能夠聞，「耳根發耳識，親聆圓音，如空印空名聞」。所謂「空印空」，我拿個空印去印一張空紙，有沒有痕跡啊？就是說以空印空，正符合法性，反聞聞自性，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當然了，從凡夫來說，我們這個耳根還要發耳識，根能夠發識還要通過塵。耳根對着聲塵，然後發耳識，有聲音這耳朵才有用。有聲音用鼻子聞聞看，鼻子聞得出來什麼聲音嗎？舌頭舔一下試試看，我在講話你舌頭怎麼舔？你必須用耳朵來聽，依耳根發耳識。那麼耳根它必須要具足什麼呢？《八十規矩頌》裏面說，要具足八個緣才能夠生起，有空、有根、有境、作意、分別依、染淨依、根本依、種子，種種條件和合起來才能夠聞，所以聞也是因緣之意。

聞不但要有浮塵根還需要勝義根，或者叫淨色根。如果光有耳朵，耳朵裏面的根壞了怎麼辦？我們現在醫學叫耳膜，如果拿個圓珠筆把耳朵捅一下，捅到裏面去就聽不到了，淨色根就給破壞了。外面這個耳朵還是好的，但是裏面那個能夠生識的根壞了，那就是淨色根壞了。《八十規矩頌》說「愚者難分識與根」，愚者不知道什麼是識、什麼是根，他分不清楚的。有智慧的人才能夠知道依根而生識，沒有

根不能發起識的作用。

這裏講耳根發耳識能夠聆聽「圓音」，什麼叫「圓音」呢？「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各自能夠聽到不同的語言，佛講方言大家都能聽懂。印度到目前為止還有上千種語言，還有許多種文字，光那個鈔票上面就有十五種文字。我們中國現在還有多少種文字，我們人民幣上面有多少文字知道吧？有蒙文、有藏文、有維吾爾文、漢文，現在甚至把英文都寫上去了。我們的語言看來還沒人家那麼多，像福鼎話也叫話，它沒有文字，只是一種方言而已，沒辦法寫下來。

「佛以一音演說法」，但是底下人都聽到不同的方言，他有這樣的功德。有人說：「那有可能嗎？」怎麼沒可能呢！清涼國師誦《華嚴》，很短的時間，大概半個小時就把整部《華嚴經》念完了。有人說：「怎麼可能嘛！」八十一卷的《華嚴》，當時找了八十一個人，每一個人拿一卷聽，看有沒有念到他手中那一卷。當時大家聽了，都是念得自己手中的那一卷。「他是念我這一卷啊！」「我也是聽到念我這一卷啊！」他有這樣的功德。所謂的聖人，不能以我們凡夫的經驗去揣測，有可能或者沒可能。你當然沒可能，你沒可能不等於別人沒可能。那宇宙飛船飛到天上去轉好幾圈，你說有可能嗎？你去造一個試試看，怎麼造你也跳不上去，什麼叫有可能、沒可能？不能用我們凡夫去揣測聖人，他們有這個智慧。

因此，能夠聽到「圓音」。佛講的如空，尊者阿難聽到也如空，如幻如化地說，如幻如化地聽。因為本來是沒有文字，要闡述令眾生了解，要如幻如化地說，隨着世間的文字而闡述，那麼尊者阿難也是

這麼如幻如化地聽下來，叫「聞」。

解：時無實法，以師資道合，說聽周足名一時。

下面是時間。這裏講說「時無實法」。《中論》中有一品叫「破時品」，專門破時間的一品。我們認為有個時間的實體，現在是晚上，快七點了，自己認為有這麼一個時間。美國現在幾點？和這裏差十二個小時，或者十三個小時。我們到印度去，印度跟我們時差差兩個半小時，早晨九點天才亮，到那裏很不習慣。你不能說一定要像我們這樣，五點天亮或者六點天亮。在印度我們經常早上十點鐘才吃早飯，下午四點吃中飯，晚上十點吃晚飯。我說十點要去睡覺了，要不時間來不及啊。你說時間有沒有實在呢？一定說我們現在就是七點，怎麼會是這樣？每一個國家所定的時間都不太一樣，你怎麼說時間有一個實在的呢！那是沒有實法的。

「時」本來是體現在季節上。現在是春天，只是我們假設現在叫春天。我們中國有四季，到印度沒有四季，只是三季。你到東南亞、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你說什麼叫春季、冬季，人家不知道什麼叫春季，春季的概念是什麼。我們說春季就是樹都長芽了、開花了。他們那裏一年到晚都開花，一年到晚都長芽，怎麼分？我們說冬季冷了，會下雪。他們那裏不下雪，一年到晚就穿一件衣服，穿短袖，整天三十多度。不同的區域對時間就有不同的認識，時間只是我們假設的而已，故此這個地方說時間無實。

「以師資道合，說聽周足名一時」，佛說法要有因緣，因緣成熟了才說法；聽的人能夠聽得懂、能

夠了解，這叫機緣成熟。《通贊疏》裏面說：「聽者根熟感佛爲說，說者慈悲應機爲言。」說聽要相應。我們說法要契理、契機，就是「說者應機」；聽的人根成熟了，就是「聽者根熟」——這樣說聽兩者相應才可以。說了人家根本就聽不懂你在講什麼，那叫契理而不契機。

我們通常說要契機，所以秦嶼居士林叫我專門跟他講一堂笑話，我說：「我又不是小品演員，又不是講相聲的，一整堂專門講笑話那麼多笑話。」偶爾有機會正好碰到那個地方，講一兩個笑話提提神差不多。都講笑話那要專門找一個笑談的東西來講，有人會笑有人也不會笑：「有什麼好笑？」因人而異。所以說這必須要相應。如果符合根機不符合教理的話，那是胡說八道，也不可以，光講笑話那就沒什麼意義了，那叫綺語。

在《彌陀疏鈔》裏面說「說聽無定」，說和聽沒有一定，所以說這個時間不能講哪個時間。在一剎那中，或者說一個字，就能夠說一切法門，這一個字就代表一切法門。智者大師九十天只講一個「妙」字，一字能說一切法門。「或聽者得淨眼根」，得意不同。你看佛通常講法，有人發無上菩提心、有人得四果、有人得初果，這也不一樣。多和少也有不同，或者說的多聽的少，一堂課講下來有些人思想走神了，想其他的了，講的很多但是聽的很少；或者說的少聽的多，只說了一句，聽的人就想出很多問題出來，這都不一定的。因爲佛能夠神力加持，他要隨宜說法，根器不同、利鈍不一，所以利益也不一樣，感覺也不同。那麼十方時分都不一，故此稱「一時」比較相應。

解：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人天大師名佛。

下面是「佛」，對於佛這裏就沒有解釋太多，大家都懂得佛是什麼意思。當然這是從文字上解釋，這樣去認識佛還不夠。「自覺覺他，覺行圓滿」，那就是佛了，文字上就這麼簡單。要了解佛，百千萬劫我們都了解不完，這是從文字上來解釋。「自覺」，自己覺悟了。然後要把自己悟的道理告訴別人，這是「覺他」。「覺行圓滿」，自修化他功德全部圓滿。「人天大師」，所以名為「佛」。

解：舍衛，此云閼物，中印度大國之名，波斯匿王所都也。匿王太子名祇陀，此云戰勝。匿王大臣名須達多，此云給孤獨。給孤長者布金買太子園，供佛及僧。祇陀感歎，施餘未布少地，故並名祇樹給孤獨園也。

下面是解釋處所：「舍衛，此云閼物」，也是「中印度大國之名」，是佛所教化的一個區域，是「波斯匿王所都」。舍衛國其實就叫舍衛城，舍衛城就是首都而已，是一個國家當時的首都。印度是很好，地名不像我們中國總改，三四千年前叫舍衛城，現在還叫舍衛城。我們到那裏去，現在還叫舍衛城，是這麼個地方。像我們中國總是改，我們讀古書要對現在的名字就很辛苦。我那天要查十三祖他們的家鄉，有時候查不到。有個地方叫「當陽」，有個祖師在「當陽」，福建也有個「當陽」，快到福州不是有個「當陽」嘛。此當陽非彼當陽，不一樣，地名改了。人家還是這樣子，所有一些都保持原名，沒有去改。

「祇樹給孤獨園」，誰都知道它的故事，這就不用去多講了。當時有一個長者，叫給孤獨。不能念作「給

(gěi) 孤獨」，「給(gěi) 孤獨」就不好聽了。「給(jǐ) 予」，不能說「給(gěi) 予」。但是「給(gěi) 你」，不能念「給(jǐ) 你」。「把東西給(gěi) 我」，念成「把東西給(jǐ) 我」，人家就聽不懂了。

這個長者聽說有佛，但不知道佛在什麼地方，後來一直去到王舍城，佛在那裏講法，他就請佛：「您能不能到我們國家去講講法呢？」佛問他說：「什麼時間呢？」他說：「那就明年。」佛說：「明年沒有時間，弘法的任務已經排滿了，別的地方已經有人請了。」他說：「那就後年怎麼樣？」佛說：「可以啊，後年去吧！」這樣就有一年的時間，給孤獨長者就到處去找地方，他看看什麼地方合適佛在那裏說法，沿路到處找。

過去佛說法幾乎都在曠野，沒有像現在很大的所謂的講堂，有也很少，早期佛教都是在樹下坐。我們這一次實地到了舍衛國去看了一下，那個地方現在還保留下來，遺址還在那裏。那個地方確實是很好，是很平坦的曠野，還有樹林。但是我們想那麼多人住在那裏，怎麼講經呢？動不動就幾千人、幾百人、幾萬人，像靈鷲山那裏講法都幾萬人，他們住在哪裏呀？後來我回來仔細看看《法華經》，那是住在空中。我說這怎麼住？那靈鷲山中間是一個山，然後兩邊是山坳。我說那半山坡也沒有擴音器，麥克風也沒有，怎麼聽？佛站在靈鷲山現在的那個說法臺，聽眾全部在空中。當時那些都不是一般人，有神力加持，多寶佛那個塔不是在空中嗎？我們去看那地方確實是很好。

給孤獨長者就到處去看，看中了祇陀太子有一個花園很漂亮，就是波斯匿王的王太子有個地方非常

的大。他就問太子說：「你這個地方能不能借我讓佛講法呢？」王子說：「那不借！」他說：「那向你買呢？」「買？你買得起啊！多少錢你知道嗎？」他說：「你開個價。」「除非你把所有的金磚鋪滿了我這個園，我才賣給你。」他說：「一言爲定，你是太子說話，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太子說：「好啊！」本來是跟他開玩笑的，哪有那麼多金磚鋪得滿。

那給孤獨長者是很有錢的，他想盡辦法去籌錢，就把那個園全部給它鋪滿了。要鋪滿還沒鋪滿的時候，底下有人就告訴祇陀太子：「太子殿下！外面真的有人用黃金把這園子鋪滿。」王子說：「不可能！」他說：「真的！快鋪滿啦。」然後王子就去看，他很感動：哇！是真的咧。這時候還剩下一塊沒有鋪，王子說：「這一塊你就別鋪了，我們一起供養佛。」給孤獨長者說：「那不行，我說定了，要不然我占你便宜，必須全部鋪滿。」最後就全部鋪滿了。

祇陀太子說：「園子下有樹，你不能把樹砍下來，樹是我的吧，那我把樹也供養佛！」所以叫「**祇樹給孤獨園**」，就是祇陀太子的樹、給孤獨長者買的園，這樣合起來，他們兩個和合供養佛說法。我們這一次去那個園，現在也沒看見金磚了，這麼久早就被人家敲掉了。當時只是跟他買，買完了他可能就收起來了，大概是這樣。這是處所。

下面約略解釋一下。祇陀太子翻譯過來叫「**戰勝**」。波斯匿王大臣有一個叫「**須達多**」，這個「**須達多**」跟「**悉達多**」不一樣的，「**須達多**」翻譯過來就是「**給孤獨**」。給孤獨長者當時用黃金鋪地來供佛以及僧眾，

祇陀太子讚歎他很難得，就把樹一起供養。這是處所名稱的來歷。

丙二、引大眾同聞三：初聲聞衆、二菩薩衆、三天人衆。

解：聲聞居首者，出世相故，常隨從故，佛法賴僧傳故。菩薩居中者，相不定故，不常隨故，表中道義故。天人列後者，世間相故，凡聖品雜故，外護職故。

下面就是聽眾了，六證信當中的聽眾——對誰講的要說明交待。下面有一段《要解》的文：「引大眾同聞」分爲「三」段。爲什麼分爲三段呢？這裏的聽眾有三類：有「聲聞衆」、有「菩薩衆」、有「天人衆」。

佛在世時講經，聽眾有很多類，有發起的、有當機的、有結緣的、有影響的。「發起衆」，就是這部經他是發起人，佛專門提他一個人，有某一個因緣發起，佛所對的人就是「發起衆」。像《金剛經》的發起人是尊者須菩提，本經是尊者舍利弗，《無量壽經》是尊者阿難——佛對着尊者阿難講的。「結緣衆」，他不是完全聽得懂，結結緣，像我們講《彌陀要解》，因爲是以講課的方式來講的，所以有些居士或者初學的人只是結結緣了。學比較久的那就是「當機衆」或者是「影響衆」。「影響衆」的身份比較高，來這裏充滿法會的生機，我們現在叫捧捧場，是屬於這樣的聽眾。

還有一些聽眾，有德行尊高的、有悲心廣大的，樂法諸天，有欲界的人趣、非天的阿修羅等等，都會聽法。佛講經說法聽眾的種類有這麼一些差別，我們這個地方所列的是聲聞、菩薩、人天，當然有人聽，

有些天人也在聽。

這裏說「聲聞居首者」，爲什麼把聲聞放在前面，不把菩薩放在前面呢？這就突出佛教當中的四眾或者七眾以比丘僧爲首。即使有菩薩，要分在家菩薩還是出家菩薩，是男眾還是女眾，歸入七眾這個類別，是這樣分法，故此把聲聞眾擺在前面。「出世相故」，聲聞是出世相，現比丘相。「常隨從故」，他是常隨佛。「佛法賴僧傳故」，所以說僧很重要，要有僧來弘揚。

「菩薩居中者」，這三眾當中菩薩放在中間，有表法的意義，因爲菩薩所現的相是不一定的，或者在家居士相、或者是出家相。你看維摩詰居士他是個在家居士，那麼智慧廣大，這就是說相不一定。「不常隨故」，不常隨着佛，他們各自度化去了。還有一個是「表中道義故」，放在中間。

「天人後列者，世間相故」，天人列在後面，因爲他是世間相，還沒出三界。「凡聖品雜故」，有凡夫、有聖人，品類相雜。所以他是「外護職故」，主要是在外護法的任務。

丁初、聲聞眾又三：初、明類標數；二、表位歎德；三、列上首名。戊、今初。

經：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

我們看「初聲聞眾」又分成「三」，所謂「三」就是分成三部分來解釋：先列一下人數有多少，這些人的身份是如何，他們到底有什麼人，分這三點。一個是「標數」，一個「表位」來「歎德」，再來有哪些人把他們的名稱列出來。

聲聞和菩薩化度在世間，有分權和實。《佛地經論》裏面講說：如果是化佛，在穢土當中，聲聞是爲實，菩薩是權巧。像文殊師利菩薩和觀世音菩薩，他早就成佛了，只是權現在這世間而已，而那些聲聞人實實在在是聲聞。如果是報佛淨土，你生到報佛淨土去了，菩薩是實，聲聞就是權。你看極樂世界也有聲聞，那是權，不是定性聲聞——聲聞有分定性聲聞和不定性聲聞的區別。

「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祖師們解釋經典很謹慎，每個字他都要解釋，「與」就是「共」的意思，這些人當中有四果、四向，他們有七個「一」：這些四果、四向的聽眾，這些「大比丘」——不是小比丘，當時在一起聽，是同一個處所，「處一」；時間是一樣，「時一」；大家都要一起來聽這個法，「心一」；所受的戒一樣，「戒一」；所修的道也是一樣——三十七道品等等，這是「道一」；見解是一樣，「見一」；解脫是一樣，「解脫一」；所以是「七一」。再說一遍：「處一」；「時一」；「心一」，心是相同；受的戒也是一樣，「戒一」；所修的道也是一樣，「道一」；「見一」；然後「解脫一」，所得的解脫都是一樣。

所以說這是「與大比丘僧」，「大」是多和勝的意思。人家說那到底有多大，是不是很胖啊，個子很高啊？不是這樣的，是從他的德來說，是「大比丘」，而不是一般小比丘，剛剛出家的那叫小比丘，這些大德出家都比較早。「千二百五十人俱」，我們等下再講，我們先順着《要解》的文看下去。

解：大比丘，受具足戒出家人也。比丘梵語，含三義：一、乞士，隻鉢資身，無所蓄藏，專求出要；

二、破惡，正慧觀察，破煩惱惡，不墮愛見；三、怖魔，發心受戒，羯磨成就，魔即怖也。

「大比丘，受具足戒出家人也」，受比丘戒叫「具足戒」——比丘應該具足圓滿解脫。「比丘」是「梵語，含三義」，這個是老套路大家誰都知道。一個是「乞士」，比丘是乞士。比丘在因地有三名，從果上講，比丘是因，證得羅漢是果，所以翻過來在果位上也有三個名稱。因地叫「乞士」，翻過來那就是「應供」，羅漢叫「應供」。

「隻鉢資身」，只是一個鉢來資養這個身體。比丘要支持這個身他就得要飯去。看見沒有，出家人是要飯的！當時我父親給我授記會要飯去的，我有一次放牛跟人家吵架了，回去之後，我父親唯一打我那一次，然後他拿個碗、拿個籃子，再拿個小小的那個裝米的兜跟我說：「你只能要飯去，你啥也不會幹！」我當時死活不去，那時候我才十一歲，沒敢去。現在畢竟成爲「乞士」了，現在就是要飯的。

「乞士」就是乞丐，但是跟乞丐不一樣的。乞有兩種：外乞飲食以資身，內乞法以養法身慧命——有這兩個意義。不是光要飯吃在那裏睡覺，我們人活着不是爲了吃飯而活着，而是爲了活着而吃飯，這兩個意義不一樣的。爲了生存我去吃飯，而不是我是爲了吃飯而活着，那就沒有意思了，那就跟豬一樣了。爲了吃飯而活着，那就整天等着吃飯等敲板唄！不是這個意思。比丘所謂「乞士」，是要飯乞飲食來資這個色身，最主要還要乞法來養法身慧命。

「無所蓄藏」，早期的出家人沒有自己做飲食的，更沒有自己去蓋房子，從印度蔓延到現在，我們

的出家生活完全是不同的了。中國的出家人一直到現在也沒有誰去乞食，即使現在去乞食也要不來。如果年輕人去乞食，人家會罵你：「這和尚這麼年輕不去幹活，你要飯吃！」在印度相反，出家人去幹活，在家居士就要找你麻煩：「師父！你出家人怎麼去幹活，你不去修行、不去要飯嗎？」他這麼說的，不允許你去種地，搞這搞那的，他只要看見就找你麻煩。

到現在為止，泰國也是一樣，泰國出家人不能做事情，他會要飯。泰國現在還是有要飯的，人家飯煮好好的放在那裏供養他，沒有人幹活。泰國的出家人也不可以隨便逛商場的，因為泰國他直接搭着南傳那種袈裟，不像我們。我們穿這種衣服到泰國去，人家根本就不承認你是出家人。我們跟他合個掌、問個訊，他理都不理你，他認為在家人跟你問訊，根本不能回禮，甚至合掌都不可以的。因為泰國佛教是上座部，保留比較原始的那種思想，所以你要搭個袈裟到商場去，如果被在家居士看見，他馬上拿一個俗裝叫你把袈裟趕緊脫下來，你穿這個俗裝。他會說：「這不是你來的地方，你需要什麼儘管講，我幫你買。」他是這樣的。

到中國來，生活方式不同了，我們現在必須要自己做飲食，廟裏還要典座，一大堆人在那裏去幫忙煮啊、炒啊、切啊。在印度沒有的，你想切沒得切，你要切、煮，居士就找你麻煩，所以說形式不同。更沒有我們自己去蓋房子，搞得麻煩得要命。今天中午差點打起來，在那邊吵啊、吵啊……

早期中國的寺廟，都是居士信徒給你建好好的，那些大寺廟都不是出家人自己去建的，都是祖師們

的道德感化，感得朝廷的國王、大臣、宰相他們來建的。我們現在也沒這個德，感誰啊？感自己嘍！自己去建唄。朝廷的宰相也不會來，國王也不會來，他不拆你的廟倒好了，性質已經不同了。所以說裏講「無所蓄藏，專求出要」，專門是爲了求出離的。

第二是「破惡」，因地叫「破惡」，對果位上是「殺賊」。破什麼惡呢？「正慧觀察，破煩惱惡」，破煩惱的惡。「不墮愛見」，「愛」是貪著，貪才會產生愛，「見」就種種執著、見解。這是「破惡」。

第三個是「怖魔」，是證得羅漢叫「無生」，他就不會再生，再到這個世間來。「發心受戒，羯磨成就，魔即怖也」，一個出家人如果說受戒了，魔都會害怕恐懼，因爲他的魔子魔孫少了一個了，受戒就標誌着出三界了，是這個意思。

解：僧者，具云僧伽，此翻和合衆。同證無爲解脫，名理和。身同住、口無諍、意同悅、見同解、戒同修、利同均，名事和也。

「僧者，具云僧伽」，具足地講應該叫「僧伽」。像佛一樣，我們中國人好簡，稱「佛」，本來叫「佛陀」或者叫「佛陀耶」，法是「達磨耶」，僧是「僧伽耶」，我們簡稱叫「僧」。這個「僧」不念「zēng」，福鼎話念「zēng」，那就不對了，普通話應該念「sēng」。我普通話也不是很標準，不好意思，在你們北方師父面前有點小巫見大巫。「此翻和合衆」，這地方翻譯過來叫「和合衆」，「僧」就是「和合衆」。

「同證無爲解脫」，這是從理上講，一起都是爲了證得無爲的解脫，「名理和」。從事的和合來說

呢，身、口、意、戒、見、利這六和叫「六和敬」。「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見」和「同解」，然後「戒」和「同修」、「利」和「同均」，這叫「事和」，從事相上體現。我們出家人都住在一個寺廟裏面，口不要去爭執什麼，我們內心都是一起在法上產生好樂，見解上都是一樣的要求解脫，那麼所受的戒是共同遵守，有利養共同來分享，這是「六和」，表示「僧」。

解：千二百五十人者，三葉波師資共千人，身子目連師資二百人，耶舍子等五十人，皆佛成道，先得度脫，感佛深恩，常隨從也。

「千二百五十人者」，我們很多經書裏面都說「千二百五十人」，當然有些經典會不一樣，像《無量壽經》就是「萬二千人」，多一些。這裏的「千二百五十人」比較普遍，這個人數是最早期比丘僧團的組成基本人數，這一千二百五十人叫「常隨眾」，他們常常跟隨着佛作為護持，所以常常標在這兒。

這「千二百五十人」的基本人數是這樣的。佛成道以後先度得誰？尊者憍陳如等五比丘，五個了。這樣連佛才六個，但是佛不是僧，佛就想我怎麼去擴大這個僧團呢？因為早期開始要擴大僧團，他要想辦法要度一個比較有影響的人，把他度過來，這樣發展就更快，他就去度三迦葉。第一個叫優樓頻螺迦葉，這個外道當時活了一百二十歲，年齡很大，是頻婆娑羅王的國師，這個人身份也挺高的，也稱為「大仙」。他底下的弟子有五百人，是一個事火外道。佛覺得這個人挺有影響，想把他度過來。

有一天，佛就去他那個地方，他底下的弟子說：「外面有一個人來，長相很特殊，長得很莊嚴。」

優樓頻螺迦葉說：「不理他！」後來打聽到佛要在這兒住，弟子跟他說：「外面那個人要在這兒住。」他說：「好啊！外面有個毒龍經常會出現的地方，晚上叫他住在那兒，把他吃掉。」他底下那個弟子也是蠻好心的，他跟佛說：「你住在這個地方很危險啊！」佛說：「有什麼危險？」他說：「有毒龍經常會出現。」佛說：「沒關係，我不怕。」

到第二天早上，優樓頻螺迦葉就叫他弟子說：「看看昨天住在那裏的那個人現在怎麼樣？」他的弟子一看，好好的，還在那兒打坐呢，一點事沒有，他覺得：還有一點本事啊！毒龍來了，佛一下子把它降伏了。優樓頻螺迦葉說：「這麼厲害，我去看看到底是什麼人。」到了佛那兒，佛就說：「你要不要跟我出家？」優樓頻螺迦葉說：「你美着呢！我跟你出家？我是大仙人、是國師，還跟你去出家？」佛說：「你早晚得跟我出家。」他說：「那是不可能的！」後來他就現種種神通，他現什麼神通佛就超過一級，怎麼現怎麼超過他，最終總算把他折服了，這裏我們不再細講。佛折服了優樓頻螺迦葉和他的弟子，一下子收了五百個弟子。

優樓頻螺迦葉是三兄弟，底下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叫伽耶迦葉，有二百五十人；還有一個叫那提迦葉，也有二百五十人。合起來多少人了？一千人了。第二個弟弟住在一個叫象頭山，他看到哥哥被佛度化了，他想想說：「我哥哥這麼厲害，都跟隨佛去出家，我肯定也跟着去就算了。」第三個弟弟住在河邊比較遠的地方，看見他兩個哥哥所使用的器具全部隨河流流到下游去了，他看到以為兩個哥哥肯定遇

難了，就順着河流到上游去找。找着找着，知道七百五十人都跟佛去出家了，他也跟着一起出家了，一下子就一千人了。

下面還有「身子」和「目連」。「身子」是誰？舍利弗尊者。他和目犍連尊者這兩個人呢，是遇到馬勝比丘很威儀，他們就跟着出家了。他們兩個也是很有影響的外道，這兩個好朋友一起修行，弟子有二百人，這樣就一千二百人了。還有一個耶舍，或者叫「耶舍子」，他底下有五十個人一起來出家。其實應該還有五比丘，應該是一千二百五十六人，這裏只是提及整數而已。早期度了五比丘，基本的僧團成立了，不在這個數當中，千二百五十人是這麼來的。

「皆佛成道，先得度脫」，佛成道以後先度的這些人。「感佛深恩，常隨從也」，他們因為感佛的深恩，常常隨着佛，所以一千二百五十人的聽眾是這些人。

## 戊二、表位歎德

經：皆是大阿羅漢（之位。其德爲）衆所知識。

解：阿羅漢亦含三義：一、應供，即乞士果；二、殺賊，即破惡果；三、無生，即怖魔果。復有慧解脫、俱解脫、無疑解脫三種不同，今是無疑解脫，故名大。又本是法身大士，示作聲聞，證此淨土不思議法，故名大也。從佛轉輪，廣利人天，故爲衆所知識。

下面標他們的德。「皆是大阿羅漢」，表示他們的位「是大阿羅漢」。「衆所知識」，「知」就是

見的意思，見到他的形、聽到他的名聲，他就覺得這很了不起。

我們看《要解》的解釋，阿羅漢也有三種意思：「應供」，我們剛才說了，就是「乞士」的「果」，「殺賊」就是「破惡」的「果」，「無生」就是「怖魔」的「果」。

復有三種解脫：「慧解脫、俱解脫、無疑解脫」。「慧解脫」是修四念處，以智慧來修四念處而得解脫的，暫時可以簡單這麼理解，其實還不止這些內容。「俱解脫」是修禪定兼修四念處，屬於共修，諸禪三昧和四念處在一起修的。他能夠破五神通，外道的五神通他都能夠破的，所以稱為「俱解脫」。「無疑解脫」叫修緣念處。什麼叫緣念處呢？世、出世間的一切法，他都能夠了解、能夠通達，這是「無疑解脫」。眾生有什麼世間和出世間的疑問，都能夠了解，通達決疑。

「今是無疑解脫，故名大」，因為他們所證的是「無疑解脫」，所以叫做「大」，世、出世間都能了達。「又本是法身大士，示作聲聞」，他不是一般人，本來是法身大士，示現作聲聞。「證此淨土不思議法」，所以叫「大」。這些人他能夠聽懂不可思議的法門，不是一般人，所以稱為「大阿羅漢」。「從佛轉輪，廣利人天」，所以叫「衆所知識」。下面是列他們的名字。

### 戊三、列上首名

經：長老舍利弗（此云身子）、摩訶目犍連（大采菽氏）、摩訶迦葉（大飲光）、摩訶迦旃延（大文飾）、摩訶俱絺羅（大膝）、離婆多（星宿）、周利槃陀伽（繼道）、難陀（喜）、阿難陀（慶喜）、羅睺羅（覆障）、

憍梵波提（牛呵）、賓頭盧頗羅墮（不動、利根）、迦留陀夷（黑光）、摩訶劫賓那（房宿）、薄拘羅（善容）、阿菟樓駄（無貧），如是等諸大弟子。

早期傳到中國來的只有十六羅漢的名字，後來慢慢就變成十八羅漢了，這十六羅漢據說就是根據《彌陀經》的十六尊者而來。我看也有一些廟供十六羅漢的，有些大殿裏面有十六羅漢，因為常隨着佛的緣故。

另外有一種說法，原本的十六羅漢，是出自《法住記》（全稱《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後來又增加了兩個進去，一個就是這部《法住記》的講述者慶友尊者（即難提蜜多羅尊者，又譯作慶友尊者）；另外一個是賓頭盧尊者，其實就是十六羅漢中的賓頭盧頗羅墮尊者，因為對梵音不熟悉，認為是兩個人，所以也編進去——這樣形成了我們現在所謂十八羅漢。

有人把濟公編到十八羅漢裏面去了，那是亂編的，高興也沒有關係，濟公本身也是一個羅漢的示現。羅漢本來是很莊嚴的，不像我們中國人理解的那樣：頭長得疙裏疙瘩的就是羅漢頭，長得歪頭歪腦的是羅漢像，菜和在一起煮叫羅漢菜，草鞋叫羅漢鞋……沒有菩薩鞋也沒有菩薩菜，沒有說炒個菩薩菜、穿個菩薩鞋。

把草鞋叫羅漢鞋，可能羅漢穿的比較簡單，其實你看印度那些出家人，幾乎不怎麼穿鞋的了。到現在為止，即使冬天很冷，印度人還是不穿鞋。印度人有這怪習慣，戴帽子、穿棉襖、底下穿短褲，然後在田間烤火、燒火，穿短褲、穿裙子，底下光着腳，是這樣的。現在他們還是這樣，不穿鞋子的。

太姥山過去有個活濟公，不知道他哪裏悟出來的，他說：「不能穿鞋，穿鞋就是外道，要光着腳。」很多居士跟着他跑，跑着跑着很多人跑出神經病了，也有人把病跑好了。他說：「佛都沒有穿鞋啊！你看所有佛像沒有穿鞋啊！」居士說：「對呀！我們以前怎麼沒發現呢！」被那個活濟公發現了，羅漢不穿鞋，佛也不穿鞋，我們現在穿鞋都不對。這都沒有根據的，是亂講，那是一種塑像而已。五百羅漢當中就有很多穿鞋的，那是怎麼回事呢？因為印度的習俗，當時很少有人穿鞋子的，但是在經典和戒律裏面就有穿鞋的記載，入佛塔要脫鞋怎麼怎麼樣，說明有穿鞋的情形。

這裏十六個羅漢我們列出八對（據《阿彌陀經通贊疏》），寫在白板上，兩個兩個一對。比如說第一對是「內智、外通」，內是智慧，外面有神通，是誰呢？舍利弗尊者和目犍連尊者，舍利弗尊者有大智慧，是智慧第一；目犍連尊者是神通第一。接下來是第二對「苦行、辯才」，是誰跟誰呢？迦葉尊者是修苦行，行十二頭陀；迦旃延尊者辯才無礙，是論議第一。

我們按順次來看，第一個是「長老舍利弗」，這個「長老」放在這裏，通下面十六位，都是「長老」。長老舍利弗、長老摩訶目犍連、長老摩訶迦葉……是這樣下來的。有兩種長老：一個是法性長老、一個是耆年長老。法性長老指的是德重智深，意思說不一定年齡很大，他有大智慧也可以稱為長老。耆年長老就是臘長年高，歲數比較大的，臘也長、年也高叫耆年長老。下面有些比較年輕的，像尊者阿難比較年輕怎麼叫長老呢？那通稱法性長老。

「舍利弗」尊者是「智慧第一」，他「學廣解深」，叫「內智」。「摩訶目犍連」，「摩訶」是大的意思。初學的人會問：怎麼叫「菩薩摩訶薩」呢？菩薩就菩薩，怎麼「摩訶薩」？「菩薩摩訶薩」是大菩薩的意思。目犍連尊者是「神通第一，孝養無雙」，誰也沒有他那麼孝敬。他的母親因為造業墮惡道，他想盡辦法去超度他的母親。中國的京劇裏面還有個《目連救母》，把目犍連尊者的事跡編成《目連救母》了。他是「救危苦於冥間，薦慈親於天界」，所以說他是孝養很深、外有神通。這是一對。

第二對是「苦行」與「辯才」。「迦葉」尊者是苦行，「頭陀第一」。「迦葉」是他的姓，就是「飲光」的意思，這裏旁邊註解說也叫「飲光」。「迦旃延」尊者是長於說法，「辯才第一」，也叫「論議第一」，我們這裏翻譯叫「文飾」，就是很擅長於說法。

第三對是「悟空」與「知幻」。「悟空」就是「拘絺羅」尊者，「拘絺羅」，我們這裏翻譯叫「大膝」，他是舍利弗的舅舅，「答問第一」。這拘絺羅開始沒信佛的時候雖然有智慧，但是慢心很重，後來被佛所降伏了。他看見佛也不在乎，有一天他要跟佛辯論，他說誰辯輸了把頭砍下來，印度過去都是這樣的。佛就說：「那你立一個論點吧！」也就是立論。佛教當中，像龍樹菩薩的學派，自己是不立的，你只要立他就破你。拘絺羅尊者說：「那我就立一個：我不受一切法。」佛說：「你有沒有受？你沒有受哪來的不受呢？」意思說有一個「受」才有一個「不受」啊，本來都沒有「受」，哪來的「不受」呢？我們說事情都是相對的，有活才有死，本來就沒有死，哪來的活呢？這樣他就被佛折伏了，他悟到原來

是一切法空。

你看龍樹大師都是這樣，你要說一切法有生，他就問你怎麼生？他說：「已生則不生，未生則不生，生時也不生。」「已生」就是生完了，你不能說「生」；「沒生」的事情還沒出現，怎麼叫「生」？如果說「生時生」，什麼叫「生時」？有一個「生」，才叫「生時」，有個東西「生」出來，這叫「生時」；既然還沒「生」，怎麼叫「生時」？這比較難理解，大家仔細去琢磨。

這（作拍手狀）叫「拍時」，對不對？我一拍已經成爲過去了，這拍完了不就成過去了？沒有一個「生」，哪還有「時」？如果說正在拍（手掌還未相合），拍了沒拍？這還沒拍，發出聲響才是拍啊。（手掌相合）這樣拍了，拍完了就已經成爲過去，下一個還沒拍，哪有個「拍時」？「拍時」在哪裏？意思說時不可得。所以龍樹菩薩認爲一切法不立，從因緣和合的角度說有「生」，沒有一個實體「生」，是這個意思。這樣佛向拘絺羅尊者說了「受」和「不受」的關係，他就悟到這個空的道理了。

還有一個「知幻」，是「離婆多尊者」。「離婆多」又叫「星宿」，他是「無倒亂第一」。佛的每一個弟子都有自己的特長，他是「無倒亂」，也叫「知幻」，知道如幻如化，叫「知幻」。

爲什麼叫「知幻」呢？有一天，他在一個涼亭那裏過夜，半夜有一個小鬼拖了一具死屍，拖到涼亭那裏，正準備吃那個屍體，後來又來了幾個大鬼，大鬼就把這死屍搶過去，大鬼跟小鬼就爭執起來了。離婆多尊者在那裏看得很清楚，小鬼就請他做個證明，這個死屍到底是誰拖來的。離婆多尊者想：我到底要不

要講真話呢？講真話這大鬼肯定不饒他，不講真話對不起小鬼，怎麼辦呢？就講真話唄！他說：「那個死屍就是小鬼拖的，不是大鬼拖的。」大鬼聽了就很不高興，過去就把離婆多尊者的腿掰掉了，兩條腿都給掰掉了，然後就吃他的大腿。

他沒有腿怎麼辦呢？那小鬼覺得這個離婆多爲他證明，很講義氣，就把剛才拖來那個屍體的腿掰下來，接到離婆多尊者的身體上去。這一接就接住了，也不需要住院，也不要做假肢，比較神奇了。這樣呢，離婆多尊者就站起來，能走了。他就覺得奇怪：這個身體是我的，而這兩個腿不是我的，接起來也能走。他就在那裏想啊想啊，他覺得：這身體真是如幻如化。這個地方講叫「知幻」。上面一個尊者拘絺羅叫「悟空」，他叫「知幻」。

第四對「捨愚」與「離欲」，就是周利槃陀伽尊者與難陀尊者。「捨愚」是「周利槃陀伽」尊者，大家都知道周利槃陀伽尊者在佛門當中最愚鈍的一個人，他很笨，比我們諸位背功課還要笨。很多沙彌爲了背功課苦惱不堪，背不下來，看看周利槃陀伽尊者比你們還笨，你慢慢背，一定能背下來。他叫「繼道」，又是「義持第一」。他也搞個第一看見沒有？你說他很笨，他也搞個第一。

他哥哥是槃陀伽尊者，也隨佛出家了。他哥哥教他，一天教他兩句，他記得一句，第二句就忘記了，到第二天第一句也忘記了，常常都是這樣。他哥哥就把他送回去，他哥哥說：「你這樣在佛門當中太爛了，這樣子一天到晚教你，你都記不住，你怎麼學啊？怎麼去悟道啊？你看人家的弟子，舍利弗尊者的弟子，

一個一個這麼厲害。」他就不回去，他說：「我要出家。」又哭又鬧。

後來佛看他非要住下來，就問說：「你平時幹什麼？」他說：「我就掃掃地唄！」「你記住什麼？」「我就記住掃把！」「好了！那你一天到晚就念、掃把、兩個字就好。」然後他每天念：「掃把，掃把……」有一天一個大德問他：「你的掃把是幹什麼的？」他說：「掃地啊！」他說：「你心地掃乾淨了沒有？」因為這麼一句話，他就開悟了，他因為念掃把而悟道了。

我們阿彌陀佛不念，念掃把行不行呢？我們念掃把就會起顛倒了，這是眾生的根機不同，所悟到的也不同。真正會修行悟道的不要學太多，太多倒是不必要，真正能夠會到心裏面去，一兩句就可以了，你看禪堂裏面常常一兩句就能夠開悟見道了。所以他叫「捨愚」，捨掉愚癡。

「難陀」翻譯過來叫「喜」，他是「儀容第一」，他長得莊嚴、很威儀。他也是半路出家的，他家有妻子，他的妻子據說長得很美麗，所以他雖然出了家，一直舍不得。後來佛就示現種種惡因讓他看，把過去世種種的因緣告訴他：應該要離欲才能夠成道，所以說他是「離欲」。

再來是第五對：「多聞」與「密行」，是阿難尊者和羅睺羅尊者。「阿難」叫「慶喜」，難陀尊者跟阿難尊者這兩個不一樣的，阿難尊者是佛的侍者，在家族裏面他們是堂兄弟，而難陀尊者是佛的親弟弟。阿難尊者是「多聞第一」，這誰都知道。他過去世做一個長者的時候，曾經侍奉一個誦經的沙彌，沙彌在那誦經，他去照顧他，給他端茶倒水。他就發個願：願小師父你將來成佛，我就做你的多聞弟子。

那個小沙彌就是後來的釋迦牟尼佛，他也得以做釋迦牟尼佛的弟子，依然是多聞，這是他的因行。

「羅睺羅」尊者是佛的兒子，是「密行第一」，他修什麼行大家一般不怎麼知道。羅睺羅尊者的事跡也很多，他也叫「覆障」，因為住胎住了六年，住這麼久才生出來，這是他過去世的業所感。過去曾經有兩個兄弟，哥哥出家了，弟弟就去做了國王。哥哥因為違犯國家的一些制度，甚至有犯戒的事情，弟弟就把哥哥關起來，然後他把這件事忘記了，關了六天才想起來。因為關了六天的緣故，所以他住胎住了六年。還有一次，他把老鼠的洞堵起來，所以住胎住這麼久。

第六是「流泉」與「應供」。「應供」就是「憍梵波提」尊者，「憍梵波提」也叫「牛飼」。他是「受天供養第一」，一般人都住在人間而他却住在天上，為什麼會這樣呢？他有個長相很特殊，他沒吃東西也像牛一樣——牛沒吃草它嘴巴也是一直動，還在嚼，吃完的草吐出來重新再嚼。羊也會這樣、駱駝也會這樣，它可以這樣反芻。我們偶爾也會反一下，剛剛吃下去它也會上來，嚼兩口再咽下去。

他很特殊，沒事一天到晚就在那兒嚼，那是什麼原因呢？他過去曾經見到一個老比丘，老比丘的牙掉了，在那誦經，可能不怎麼莊嚴，他說：「你這個人誦經就像牛吃草一樣。」這個老比丘是個阿羅漢，他說：「你趕緊懺悔，你這麼講不得了啊！」所以我們平時不能隨便把人比喻承成什麼動物，這個有果報的。正因為這麼講一個老比丘誦經像牛吃草，所以他五百生做牛。大家看見沒有，五百世做牛！

後來佛把憍梵波提尊者安排到天上去受供，不許他到人間來。等到佛入滅了，結集三藏的時候想把

他請回來，他知道世尊入滅了，自己的和尚也入滅了——舍利弗尊者是他的和尚，他就作了個偈子：「憍梵波提頭面禮，妙眾端嚴第一像；象王既去象子隨，大師入滅我亦滅。」然後也就隨着入滅了，他就化成水流向人間，所以說這裏叫「流泉」。

接下來是「賓頭盧頗羅墮」尊者，也叫「不動利根」，他是「福田第一」。他也是受佛懲罰，留在世間受人天的供養，大家可以入滅他不能入滅，要一直留在世間。什麼緣故呢？過去有一位樹提長者，他把鉢放在一個栴檀樹的樹頂上面，讓一般人拿不到，那麼他就用神通取這個鉢。佛一般不讓弟子隨便顯神通，他顯神通了，佛就罰他不可以入滅，永遠留在世間，給世間人作福田。我們過去在齋堂裏一般有立「聖僧位」，那就是賓頭盧尊者，他有發願說要來受供養，所以說是「應供」。這是賓頭盧尊者。

第七是「化貪」與「除慢」。「化貪」就是「迦留陀夷」尊者。在比丘戒當中，有很多迦留陀夷尊者犯戒的情形，我們千萬不可以輕視，他只是示現讓佛制戒而已。因為佛在世這些弟子都非常了不起的，迦留陀夷尊者是「教化第一」，又叫「黑光」，因為他膚色長得有點黑、不是很白的緣故。有一次，他晚上去乞食，遭世俗人的譏嫌，後來佛制定晚上不可以去乞食。又因為有個貧女很慳貪，他去乞食並且教化這位女子，「化貪」就是這個緣故。

尊者「劫賓那」叫「房宿」，是「星宿第一」，他會看星象的。他也是一個驕慢的人，佛去度化他，現一個老比丘跟他在一起，無論是說話做事佛都勝他一籌，是這樣度化他而把他降伏了，所以叫「除慢」。

最後一對是「施藥」與「筵僧」，是薄拘羅尊者和阿菟樓駄尊者。「薄拘羅」就是「善容」，他是「壽命第一」。為什麼「壽命第一」呢？毗婆尸佛入滅以後，有一個比丘犯頭痛病，薄拘羅尊者這個時候是一個貧民百姓，不是很富裕的人，他就拿一個阿梨勒果給這個比丘吃，阿梨勒果是可以治病的一種藥果。這個比丘吃了以後，頭痛就好了，所以這裏說是「施藥」。他也因為這樣的善業，九十一劫一直生到天上，壽命很長。只是供養一個果給一個比丘就有這樣的果報！

後來他出家做比丘，就發這麼一個願，他說：「願不視女人面！」他就不看女人的臉。聲聞人比較小氣，不敢看，大乘人不能不看，眾生都是慈母，「一切女人是我母，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聲聞人因為怕起煩惱的緣故所以不看。有一天他母親想他，就去見他，他也不看，母親也是女人啊，他也不願意看他母親。然後他母親就發了一個惡願：「我是你母親你不見我，我來生做你的後媽來懲罰你。」發這麼一個願，來生果然就做他的後媽，她五次來殺這個孩子殺不死。因為他曾經拿藥果供養比丘的緣故，不管用水去煮、用油去煎都殺不死他，水淹也淹不死；扔到海裏面給魚吃，魚吞到肚子裏他還不死，後來魚被人家抓到，割開一看他還好好的；拿刀去割他也會不傷，這就是因為施藥的緣故，所以說施藥的功德很大，有這樣的果報。後來他到釋迦牟尼佛的時候出家，成為了阿羅漢。

最後一個是「阿菟樓駄」尊者，阿菟樓駄尊者在《楞嚴經》叫「阿那律」。這裏稱他作「筵僧」，他也是布施，這兩個人（薄拘羅尊者、阿菟樓駄尊者）都是因為布施，一個「施藥」、一個「筵僧」。他曾

經供養了一位緣覺一食，就是一鉢飯，感得五十劫的福報，一直享受不盡。

他是「天眼第一」。爲什麼「天眼第一」呢？他曾經做一個獵人，有一次到廟裏去，想偷廟裏的東西。他想偷佛像頭上的一顆寶珠，因爲佛前的燈比較暗，他就把燈挑明一點來看，結果一看到佛的相好莊嚴，他就發起大心，捨棄弓箭再不殺生，也不偷了。

後來善根因緣成熟，他也隨釋迦牟尼佛出家了。但是這個人愛睡覺，佛在講經的時候他常常睡覺。爲什麼愛睡覺呢？佛說：「你曾經做了五百世的蚌蛤、螺螄。」蚌蛤就有點像蝸牛那樣。他整天在裏面睡覺，佛就呵斥他說：「咄咄何爲睡？螺螄蚌蛤類，一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有這麼一個偈子。這麼一呵斥他就很慚愧，就拼命修行。後來佛就告訴他修「照明金剛三昧」，他一直想睡，困得眼睛睜不開，於是他用竹子把兩個眼睛捅掉，他說：「沒眼睛看你怎麼睡！」其實睡覺都從內心睡出來的，他還是會睡。後來他就坐到一個懸崖上去修行，他想：再睡就摔死。可是他摔不死，有天神保護他。後來他就得了天眼通，看三千大千世界就像在手上一個蘋果一樣。他也是因爲供養僧的緣故，能夠得到這樣的感應。

這是十六羅漢眾。

解：德臘俱尊，故名長老。身子尊者聲聞眾中，智慧第一。目連尊者神通第一。飲光尊者身有金光，傳佛心印爲初祖，頭陀行第一。文飾尊者婆羅門種，論議第一。大膝尊者答問第一。星宿尊者無倒亂第一。繼道尊者因根鈍僅持一偈，辯才無盡，義持第一。喜尊者佛之親弟，儀容第一。慶喜尊者佛之堂弟，

復爲侍者，多聞第一。覆障尊者佛之太子，密行第一。牛呌尊者宿世惡口，感此餘報，受天供養第一。不動尊者久住世間，應末世供，福田第一。黑光尊者爲佛使者，教化第一。房宿尊者知星宿第一。善容尊者壽命第一。無貧尊者亦佛堂弟，天眼第一。

此等常隨衆，本法身大士，示作聲聞，爲影響衆。今聞淨土攝受功德，得第一義悉檀之益，增道損生，自淨佛土，復名當機衆矣。

我們看《要解》，差不多這裏面誰是哪個方面的「第一」我們都一一地提過了。下面，「此等常隨衆，本法身大士」，他們都不是一般的聲聞，是權顯聲聞。「示作聲聞，爲影響衆」，他們叫做「影響衆」。「今聞淨土攝受功德」，聽到淨土能夠攝受這些眾生的功德。「得第一義悉檀之益」，能夠證得諸法實相的利益。「增道損生」，就是他在道業上得以增上，損去煩惱，不要再來人間受報了。「自淨佛土，復名當機衆矣」，所以說他們也是「當機衆」，佛主要對他們而講，以這千二百五十人比丘爲主，因爲他們跟隨着佛。

## 丁二、菩薩衆

經：並諸菩薩摩訶薩，文殊師利（此云妙德）法王子、阿逸多（此云無能勝，彌勒菩薩之名）菩薩、乾陀訶提（此云不休息）菩薩、常精進菩薩，與如是等諸大菩薩。

第二種聽衆是菩薩，菩薩叫「悲心廣大衆」，所謂菩薩就是大道心眾生。下面說「並諸菩薩摩訶薩，文殊師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薩、乾陀訶提菩薩、常精進菩薩，與如是等諸大菩薩。」這裏說的「摩訶薩」，

就是大的意思，這裏講有「四大」：一、願大，求大菩提；二、行大，是自利、利他成就；三、時大，他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最後成佛，時間很長；四、德大，具一乘諸功德，具足一乘最上的功德，這是大菩薩才能夠具足。

《法華經》裏面有講「六大」：第一、信大，信大法，信一切心真如，也就說他信是大；第二、解大，就是解大義，解究竟了義，只有大菩薩才能夠了解；第三、發心大，上求下化，這三個差不多都屬於上面「願大」所攝。再來，第四是趣大果，他要證得無上菩提，要成佛，這是屬於「時大」，時間很長；第五、修大行，這是屬於上面四大當中的「行大」；第六、證大道，一乘無上，所以也是上面所講的「德大」。這是《法華經》裏面講的。

菩薩和聲聞示現在世間，他們互為權智和實智，有的是顯權，有的是顯實的。像我們這個地方，舍利弗尊者顯權、顯聲聞相；文殊師利是佛的法王子，顯真實的菩薩，是實智。淨土法門權智、實智這兩者和合，你才能夠明白什麼叫「生而無生」、「自性彌陀」這些道理，要有權、有實。所謂「權」要執持名號，十萬億佛土外有極樂世界；從「實」，是「唯心淨土，自性彌陀」，是這麼一個道理。

「文殊師利法王子」，大家都認識，「此云妙德」，也有叫妙吉祥，或者說是北方常喜世界的歡喜藏摩尼寶積佛，過去世為龍種上尊王佛。也就是說八十八佛裏面的歡喜藏摩尼寶積佛、龍種上尊王佛，這都是文殊師利菩薩來示現，作為菩薩護法來的。「阿逸多菩薩」，大家也認識，那就是「彌勒菩薩」，

他當來要成佛。「乾陀訶提菩薩」，翻譯過來是「不休息」菩薩。接下來是「常精進菩薩」，一個「常精進」、一個「不休息」，這兩尊菩薩都有代表性的，你要修行、要成佛就得精進，就得不能休息。

解：菩薩摩訶薩，此云大道心成就有情，乃悲智雙運，自他兼利之稱。佛爲法王，文殊紹佛家業，名法王子，菩薩衆中，智慧第一。非勇猛實智，不能證解淨土法門，故居初。彌勒當來成佛，現居等覺，以究竟嚴淨佛國爲要務，故次列。不休息者，曠劫修行不暫停故。常精進者，自利利他無疲倦故。此等深位菩薩，必皆求生淨土（事是大因緣，理是秘密藏，不可以忽過），以不離見佛、不離聞法、不離親近供養衆僧，乃能速疾圓滿菩提故。

我們看「菩薩摩訶薩，此云大道心成就有情，乃悲智雙運，自他兼利之稱」，所以叫「菩薩摩訶薩」。「佛爲法王」，「文殊」是「紹佛家業，名爲法王子」，繼承佛的法身慧命，所以是「紹佛家業」。「菩薩衆中」他的「智慧第一」，聲聞衆中舍利弗尊者是智慧第一，他們是各自衆中的第一，有所不同。「非勇猛實智，不能證解淨土法門，故居初」，舍利弗尊者在聲聞衆是智慧第一，所以他才能夠了解淨土法門；那麼菩薩也必須要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夠了解。《法華經》裏面佛放種種光，大家不知道爲什麼佛要放這樣的光呢？舍利弗尊者就問文殊師利菩薩，文殊菩薩說：「據我的經驗，大概佛要講《法華經》了。」只有他的大智慧才能夠了解。這裏因爲也是難信之法，必須要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夠相信。

「彌勒當來成佛，現居等覺」，彌勒菩薩在兜率內院裏面，是等覺菩薩。「以究竟嚴淨佛國爲要務」，

在大本《彌陀經》——就是《無量壽經》當中，最後佛跟彌勒菩薩講淨土法門，因為他當來要成佛，在這個世間還要繼續講淨土法門的緣故，所以說「以究竟嚴淨佛國爲要務」。「不休息者」，什麼叫不休息呢？「曠劫修行不暫停」的緣故。「常精進，自利利他無疲倦故」，他沒有疲倦，行菩薩道才能夠這樣。

「此等深位菩薩，必皆求生淨土」，這些菩薩也都要求生淨土的。爲什麼他們要求生淨土？「以不離見佛、不離聞法、不離親近供養衆僧」，因為他們往生到那裏可以不離三寶的緣故，「乃能速疾圓滿菩提故」，故此這些菩薩亦應往生，告訴我們淨土法門是大乘菩薩藏。旁邊小字說「事是大因緣，理是秘密藏，不可以忽過」，所以必須要有這樣的大菩薩示現，不能夠隨意地錯過。

### 丁三、天人衆

經：及釋提桓因等，無量諸天大衆俱。

下面是「天人衆」。因爲《彌陀經》很簡單，就沒有列很多，你看《地藏經》那些天人來了有多少，列了那麼多，這裏就比較簡單，只是「及釋提桓因等，無量諸天大衆俱」這一句話。你看羅什大師翻譯的，大家喜歡讀而且好讀，因爲簡單，沒那麼啰嗦。只有他敢這樣翻譯，別人不敢，別人都是列很多出來。

解：釋提桓因，此云能爲主，即忉利天王。等者，下等四王，上等夜摩、兜率、化樂、他化，色、無色無量諸天也。大衆俱，謂十方天人八部、修羅、人非人等無不與會，無非淨土法門所攝之機也（唯廣大故微妙）。通序竟。

我們看《要解》。「釋提桓因，此云能為主」，他是帝釋天主，這是佛教所說的。他們信基督教的上帝，就是信帝釋天，就是釋提桓因。釋提桓因本來是護佛教的法，現在他們變成跟我們要對立了，其實是不相矛盾的。「即忉利天王」，其實就是忉利天的天主。

「等者」，經中說「及釋提桓因等」，這裏的「等」有等上和等下，也就說以他為中心，往上還有哪些天來，往下還有什麼天來。「下等四王」，忉利天以下的還有四天王天，「四王」就是東方、南方、西方、北方各有天王都來。「上等」，有「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天，然後「色」界天和「無色」界「無量諸天也」，這一句話就包括進去了。

「大眾俱」，這些人都來，「謂十方天人八部」以及「修羅、人非人等無不與會」，大家都來參加這個法會。「無非淨土法門所攝之機也」，這些天人也念佛，也能夠往生。所以在《無量壽經》裏說：乃至這些三途的有情念佛，蜎飛蠕動念佛都能夠往生，可見淨土法門所攝範圍之廣。

「通序竟」，這叫做「通序」，也叫證信序，聽眾交待完了，「通序」也就全部結束了。我們從「如是」的信一直看到聽眾。

## 1.2 別序

乙二、別序，發起序也。

解：淨土妙門，不可思議，無人能問，佛自唱依正名字為發起。又佛智鑒機無謬，見此大眾應聞淨

土妙門而獲四益，故不俟問，更自發起。如《梵網》下卷自唱位號云：我今盧舍那等，智者判作發起序，例可知也。

下面就是「別序」，也就是《要解》當中才立別序。在別的解釋當中，從這裏開始就屬於正宗分了，蕩益大師把這一段作爲一個別序，就是「發起序」。

「淨土妙門，不可思議，無人能問，佛自唱依正名字爲發起。」佛自己講過西方十萬億佛土有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以此爲發起。「又佛智鑒機無謬」，佛照見眾生的根機是沒有錯的。「見此大眾應聞淨土妙門，而獲四益」，「四益」就是四悉檀生四種利益，這四種利益稍微記一下。

世間悉檀，令眾生能夠生起歡喜的利益。爲什麼呢？聽到彼土二種莊嚴，就是正報、依報莊嚴，他才會生起歡喜。爲人悉檀是生善的利益，那怎麼才能夠往生呢？執持名號能生多善根福德，也就是屬於多善根福德的緣故而生善。對治悉檀就是滅惡的利益，因爲念念相續能夠滅三業等等的罪。第一義悉檀是入理的利益，得理一心，證得實相。有這四種利益要記下來。

我們再說一遍，四悉檀就是世間悉檀、爲人悉檀、對治悉檀、第一義悉檀。由此四悉檀生四種利益：第一是歡喜的利益，聽到極樂世界這麼好，我們看《地藏經》都會害怕，大家都會恐懼、毛孔悚然，這裏聽到極樂世界這麼殊勝，能生起歡喜。第二、能夠生善，持名就是福德善根。第三、滅惡，念佛能夠消業。最後能夠入理的利益，得理一心，證實相理，有這麼個好處。所以說「而獲四益」。「故不俟問」

不需要去問什麼，「更自發起」佛自己發起。

下面舉例，就像藕益大師的《梵網經疏》裏面所講的，「如《梵網》下卷自唱位號云：我今盧舍那等」。「梵網下卷」，就是我們現在《梵網經》的戒本戒條前面那些偈頌：「我今盧舍那，方坐蓮花臺；周匝千花上，復現千釋迦……」釋迦佛自己唱，沒人知道這個事情。《梵網經》是佛以盧舍那身而來誦出的，其實是千百億釋迦。「智者判作發起序」，智者大師把把《梵網經》下卷這一段文判為發起序。這樣了解吧？「例可知也」，就是說藕益大師也模仿智者大師判《梵網經》這一段文——也沒有誰問，智者大師判為發起序，《彌陀經》也是佛自己說，藕益大師也判為發起序。例彼判法，例《梵網經》的判法，也是如此。

我們講了這麼久才到這個地方，已經九次了，我們今天才正式開始。要講這麼久差不多才到《彌陀經》的正文，如果是《地藏經》十次就講完了。那《地藏經》怎麼比《彌陀經》差呢？不是《地藏經》差，我們正要講的是淨土法門，《地藏經》只是作一個導引，教大家如何來發這個心，知道地獄的苦乃至我們這個世間的苦，對比到底極樂有哪些好處，然後欣求極樂的快樂，起這麼一個比對的作用，所以我們重心不是放在那裏，要放在這兒。

《要解》的「五重玄義」是一個重點，要慢慢來。下面有一些地方不好懂的，我們很多人沒有教理的基礎，可能會費勁一點，要麼就約略把它略過去了，自己有機會看看也可以。淨土法門不是我們通途想象得那麼簡單，人家說：「《彌陀經》講那麼久，有什麼好講的？」他就有這麼好講的！

這只是《要解》，算是簡單的，蓮池大師的《彌陀疏鈔》那才叫久呢，它比這個長多了。有那麼多講的嗎？因為它本身講的就是自心與心外這兩者如何來溝通的事情。極樂世界如此莊嚴，那到底在哪裏呀？他告訴我們：就在我們的心裏。在我們心裏，為什麼又十萬億佛土以外？他要說明這個事情。那怎麼去縮短這個差別，讓我們「生者無生有」？這些都要讓我們理解，所以要講很多道理。

為什麼極樂世界如此莊嚴？講了半天，就是我們自心的莊嚴，通過這句佛號來開發我們的自心，只是講這麼一個道理而已。其實千經萬論，佛出現在世間無非是令眾生見到我們自己的知見——佛的知見，要悟到這個道理，其實全部都是同樣的歸趣，只是途徑不同而已。下面發起：

經：爾時，佛告長老舍利弗：從是（娑婆世界）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

「爾時，佛告長老舍利弗」，下面有小字，那個不是《彌陀經》的原文，「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從字面上看也沒有一個生字，一般小學畢業生就能看懂，不過有點繁體字罷了。我當時看這個「爾時」的「爾」字的繁體字我就不懂，我當時讀《彌陀經》「爾」字不懂，然後「十萬」的「萬」字也不懂，我差到這麼程度，看見沒有？你們不至於比我更差吧！「十萬億」的「億」字我也不懂，「極樂」兩個字我也不懂，然後「號阿彌陀」的「號」字我也不懂，你看當時我的生字就這麼多！

讀《楞嚴咒》怎麼讀的呢？我告訴你《楞嚴咒》我是沒怎麼讀，我是占便宜，怎麼占便宜呢？我跟現在阿育王寺那個方丈同房間，我們兩個是同一天出家的。我們有三同，我們兩個是同歲、同一天出家，還有個同房間。他也沒什麼文化，文化稍微比我少一點，但是我也沒讀多少書，他每天早晨很早起來，他起來念我就躺在床上聽，我占這麼一個便宜。他很大聲地念，其實我也懶得起來，他在那念我就在聽。晚上回來也是這樣，他在念我就在聽，我懶得去念。他不懂他就問別人，他問我，我說：「我字不認識。」然後他就問別人，這樣很快就熟了。

從這個字面上沒什麼太多的生字，但是義理上你別小看，就這麼簡單的一句話，我們來看蕩益大師是怎麼來講的呢？

解：淨土法門，三根普攝，絕待圓融，不可思議。圓收圓超一切法門（從未、道徹），甚深難信。故特告大智者，非第一智慧，不能直下無疑也。

「淨土法門，三根普攝」，有時候叫「三根普被」，就是說大家都能够攝受的意思。譬如說我們講《彌陀經》，我們這裏的聽眾有聽我講聽了十幾年的，有些居士剛剛學的人都有，這樣就不難理解修淨土法門往生到那裏去，他們怎麼分類住。凡聖同居土、方便有餘土、實報莊嚴土，那麼多土分在哪裏呀？都在一個地方，就像我們這裏面一個地方，但是久學的跟剛學的聽的完全是不一樣。你淨土法門一點沒了解，聽起來有點生疏，如果說你偶爾有看一點，你聽起來跟別人就完全不一樣了。出家師父聽起來跟在家居

士聽的也是不一樣，這是個人的不同了，所以說天台所謂判教有判化儀四教和化法四教的不同，因為根機的不同，聽的就自然不同了。

曾經有個法師在上海講經，有個老人家領他兒子去聽經，講的是《金剛經》，到那裏去正好講到「洗足已，敷座而坐」。父親就跟兒子講：「你看看人家佛都講這個倫理道德，父親坐了兒子才能坐是這樣。」他文字都沒看，「敷座而坐」是說把座鋪開來，「敷」就是鋪開來，然後佛盤起腿坐在上面。所謂「般若」呢，是在日常生活當中去乞食用、洗腳、打坐，是這樣的事情。他聽的是「父坐兒坐」，父親坐了兒子才能坐，理解的就不同。「佛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而得解」，都有不同。

下面說「絕待圓融，不可思議」，所謂「絕待」，這就不是跟誰比較出來的圓融。為什麼呢？念這一句佛號就可以往生到那裏去成佛，你看看！他不是跟誰比較出來的。「不可思議」，不是我們想象得出來的。

「圓收圓超一切法門」，「圓收」，收一切人。你看四十八願的十八願，如果說沒有十八願、十九、二十願，尤其是十八願，那我們念佛的信心也就沒有了：能往生嗎？他有十八願在那裏，你只要「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你有心願意去、想去，念十念你就可以往生，所以是「圓收」。上根的人要修十九願，「發菩提心，修諸功德」。那《觀經》裏面也沒有講到要發菩提心啊，下輩往生沒有發菩提心，他都能夠去。

大家看看《觀無量壽經》的下品下生。我們有經書很好啊，你們居士每個人都拿一本才好，這樣才有信心嘛，你看念佛怎麼去呀，有沒有辦法去呀？「佛告阿難及韋提希，下品下生者」，看下品下生是什麼人？「或有眾生，作不善業，五逆、十惡」，殺父、殺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殺聖人，他做這樣的事情，就是「五逆」；「十惡」就是殺、盜、淫、妄，然後口四業，貪、瞋、癡，他都幹了。

「具諸不善，如此愚人，以惡業故，應墮惡道」，他應該墮惡道的；「經歷多劫」，墮惡道當中要經歷多劫；「受苦無窮」，本來應該是這樣。「如此愚人，臨命終時，遇善知識，種種安慰」，遇到善知識，善知識種種安慰他說：「沒關係呀！你好好念佛啊！」「爲說妙法，教令念佛」，這裏的「妙法」就是告訴他念佛法門的圓超圓頓。「彼人苦逼，不遑念佛」，他造惡業了，苦已經逼到頭了，念佛都念不出來了。

「善友告言」，善友就告訴說，「汝若不能念彼佛者」，應該怎麼樣？「應稱皈命無量壽佛」，念南無阿彌陀佛念不出來，念無量壽佛也行。「如是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具足十念」念什麼？念「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於念念中」，每一念當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命終之時，見金蓮花，猶如日輪，住其人前，如一念頃，即得往生極樂世界」，但是到那裏要十二大劫蓮花才開。不管怎麼說他也去了，保險啊，沒什麼問題呀。這就有證明，這樣的人都能往生，所以說「圓頓圓超」。

大家不要僥幸。雖然是這樣，佛的願是這樣攝受，如果你真正造業，到臨終要遇到善知識是一個很

困難的事情，沒那麼簡單。要平時積累修行，有人說：「沒關係，那我拼命造業唄，善人都能往生更何況惡人呢？」那就錯了，這告訴我們最低限度是這樣都可以去，這是佛的悲願，他攝受廣是沒有錯。真正要這樣念佛，那實在是一百個人也不能一個，乃至一千個人也沒有一個，搞不好一萬個人就有一個，但是他能夠往生。造業造那麼重，臨終有沒有辦法？地獄現前，很難啊！如果遇到善知識開導，他能夠念，絕對往生。

所以這裏說「圓收圓超一切法門，甚深難信」，這樣造業的人他還能夠往生，那我們老百姓說：「這個人打到十八層地獄讓他去受罪，怎麼讓他去西方極樂世界，太便宜他了。」佛不是這樣，他慈悲哀憫一切眾生，只要你肯修行他都能夠解脫生死，是這樣，這就非常難信。

「故特告大智慧者」，只有大智舍利弗才有辦法知道，「非第一智慧，不能直下無疑也」，我們現在在這裏說信，你說信，那信到什麼程度？多多少少有帶那麼一點點懷疑：真的能嗎？我真的能往生嗎？有點怕，差不多都是這樣的。那你真正要有大智慧，才能夠徹底相信、沒有懷疑，要這樣才可以。

解：西方者，橫亘直西，標示現處也。十萬億者，千萬曰億，今積億至十萬也。佛土者，三千大千世界，通爲一佛所化。且以此土言之，一須彌山，東西南北各一洲，同一日月所照，一鐵圍山所繞，名一四天下。千四天下名小千世界，千小千名中千世界，千中千名大千世界。過如此佛土十萬億之西，是極樂世界也。

下面是總的讚歎這樣的事情。爲什麼叫「西方」呢？極樂世界爲什麼在西方不在東方呢？下面要提

到這個問題，所謂「西方」，《要解》說「西方者，橫亘直西」，「亘」就是超過時間、空間直接往西邊去那個地方，這叫「橫亘直西」。「標示現處也」，就是標出它的地方、處所到底在哪裏，在東、在南、還是在北，或者是西方，要說明這個地方。

那「西方」到底有多遠？飛機實在是去不了，宇宙飛船也去不了，這實在是唯心法門。這怎麼去呀？「十萬億者」，十萬億到底有多少呢？印度當時的記數方法跟我們現在不太一樣，我們是萬萬一億，他們有十萬爲一億，也有千萬爲一億，十萬、百萬、千萬、萬萬，他們有這麼幾種算法。《要解》當中說是「千萬曰億」，而不是我們現在講的萬萬爲億，它是千萬爲億。管它千萬還是十萬，反正是很遠。那麼有多少個億呢？十萬個億！這裏說「今積億至十萬也」，積十萬個億。千萬爲億，十萬個億，這麼遠的地方！

下面解釋佛土，佛土到底有多大呢？「三千大千世界，通爲一佛所化」，也就是說一尊佛出現在世間，他所教化的地方是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怎麼算的呢？「且以此土言之」，就是先以我們這個世界來算，簡單地說就是我們現在這個地球。「一須彌山」，以須彌山爲中心，「東西南北各一洲」，東勝神洲、西牛賀洲、南瞻部洲、北俱盧洲，各有一洲，「同一日月所照，一鐵圍山所繞，名一四天下」，我們通常念文疏都是稱「一四天下南瞻部洲」，四天下到底是哪個地方呢？是南瞻部洲、東勝神洲、西牛賀洲、北俱盧洲，把它簡別開來。

「千四天下名小千世界，千小千名中千世界，千中千名大千世界」，初學的人不知道怎麼算，就按

我們這個地球算，一千個地球爲一個小世界，一千個小世界叫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名爲大千世界，一千個大千世界名爲大千世界。我們說：「大千世界，無奇不有。」現在世俗人也引用我們這句話，這是從佛教引來的。譬如說「心心相印」這是禪宗的，現在世俗人結婚——不是結婚，是「結怨」——「結怨」那一天就把「心心相印」貼在那個車的牌號上，他用我們這個說法。「心心相印」是傳法，祖師們傳給他弟子叫「心心相印」。他們也「心心相印」，也好啊……

「過如此佛土」，有這麼遙遠，一個佛土就這麼大，三千大千世界要過多少個？十萬億個這麼遠的地方是極樂世界，「十萬億之西，是極樂世界也」。

解：問：何故極樂在西方？答（妙答！從來答者反添戲論）：此非善問。假使極樂在東，汝又問何故在東，豈非戲論。況自十一萬億佛土視之，又在東矣，何足致疑。

「問，何故極樂在西方？」爲什麼在西方不在東方呢？下面滿益大師回答「此非善問」，你這個問題不成問。「假使極樂在東，汝又問何故在東，豈非戲論。」假如說極樂世界在東的話，那你又問極樂世界爲什麼在東啊？總有個方位吧，爲什麼這樣問呢？

下面說「況自十一萬億佛土視之，又在東矣」，這句話聽得懂吧？從我們這個世界過十萬億佛土是西方極樂世界，那麼它是在我們這個世界的西面。如果從我們這個世界過十一萬億佛土，也就是比極樂世界再超一萬億佛土過去，在那個地方看，「西方極樂世界」就變成在東面了。所以說「何足致疑」，

他說不需要去懷疑。這個窺基大師也有講，窺基大師說：爲什麼要指定一個地方呢？本來佛土也沒有定一個地方，因爲凡夫處處貪著、產生執著，如果不偏指一個地方，他不能夠繫心專注。如果是分散的，那到底去哪裏啊，就很難繫心專注。《法華經》也是講：「眾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要引眾生出來，所以才用種種的假施設而已。

再一個西方淨土跟其它的佛土相比，相對而言是比較容易去、比較殊勝。西方極樂世界是不是所有國土中最殊勝的呢？這個問題你們有沒有去討論過、研究過？《華嚴經》我們讀了三年了，《華嚴經》裏面說袈裟幢世界要比極樂世界好過多少千萬倍，是這樣講的。那我們不是說極樂世界最好嗎？「十方三世佛，阿彌陀第一」，從來沒聽說過「袈裟幢」啊！佛的願力不同，所攝受的眾生也不同。阿彌陀佛從攝受眾生這一方面來說，要比十方佛的條件都好，是這個意思。本來《華嚴經》裏面說袈裟幢世界要比極樂世界好過多少千萬倍，這就有個比較，下一次讀《華嚴經》的時候注意一下，看看有沒有這句話。

極樂世界一個是因勝，什麼叫因勝？十念往生，十念就能夠往生，所以因很勝。另一個緣勝，四十八願普攝眾生。他有個願在那裏，其它的世界去是能去，只是條件可能會高一點，眾生也沒有辦法完全按照佛所發願的要求去修，這就困難了。極樂世界依正都說妙法，你看水、鳥、樹林、光中化佛都說妙法，正因爲是如是，我們才要往生到極樂世界去，那是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要去那個地方，而不是我們自己亂選擇的。《彌陀經》是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的，勸我們去那兒。

解：有世界名曰極樂，序依報國土之名也。豎約三際以辨時劫，橫約十方以定疆隅，故稱世界。極樂者，梵語須摩提，亦云安養、安樂、清泰等，乃永離衆苦第一安隱之謂，如下廣釋。

「有世界名曰極樂」，去這麼遠的地方，有一個世界叫「極樂」。爲什麼是叫這個名呢？「序依報國土之名也」，敘述依報國土的名稱。我們身體叫「正報」，所依止的地方叫做「依報」，我依止的山河大地叫「依報」。

下面解釋「世界」兩個字，「世界」這個詞本來是屬於佛教的。「豎約三際以辨時劫」，從豎來說它超三際。過去、現在、未來這叫「世」，「世」是遷流爲義，遷流過去，復有過去，就是時空上沒有一個盡頭的。佛教的世界觀是說這個世界空間是無窮無盡，時間是無始無終，沒有一個開始。我們現在人總是要找一個開始，最初開始在哪裏、在哪個地方？佛教說沒有一個開始，這個時間本來就是這樣，它是個圓，像輪胎一樣的。你找哪一點是開始——沒有的，所以說「豎約三際」。「橫約十方以定疆隅，故稱世界」，「橫約十方」那就是「界」的意思，就是東西南北、四維上下，都是屬於「界」的範圍。

「極樂」國是一個名號，印度話叫「須摩提」，翻譯過來「極樂」，也叫「安養、安樂、清泰等」。我們現在通常用「極樂」，爲什麼叫「極樂」呢？因爲是「永離衆苦第一安隱之謂」，沒有種種苦惱的緣故。「如下廣釋」，下面就解釋。

解：然佛土有四（訛謬悉正），各分淨穢。凡聖同居土，五濁重者穢，五濁輕者淨（西方是同居淨，以凡

夫例聖故」。方便有餘土，析空拙度證入者穢，體空巧度證入者淨（西方是方便淨，以小乘回心故）。實報無障礙土，次第三觀證入者穢，一心三觀證入者淨（西方是實報淨，以所證圓頓故）。常寂光土，分證者穢，究竟滿證者淨（西方是寂光淨，以十六王子本跡俱高故）。

「然佛土有四」，我們上面看到往生到極樂世界去有四種差別，有四所學校的不同。「各分淨穢」，有清淨、不清淨的意思。極樂世界還有不清淨？這只是對於斷煩惱的輕重來區別「淨」與「穢」。

第一個是「凡聖同居土」，「凡」就是凡夫，我們五濁的眾生生到那裏去，跟他們聖人住在一起，叫「凡聖同居土」。可是「五濁重者穢，五濁輕者淨」，什麼意思呢？我們是帶業往生，在我們這個世間的罪業，帶到那裏去的業比較重的那就叫做「穢」。同樣是同居，你是下品下生去的，這樣就是「穢」了；罪業輕者，中品或者上品生者，那就是「淨」了。旁邊的小字「西方是同居淨，以凡夫例聖故」，凡夫列入聖人這個行列，他也可以跟聖人在一起。

第二種淨土叫「方便有餘土」，「析空拙度證入者穢，體空巧度證入者淨」。我們直接從念佛法門入手，不需要這麼麻煩，只要念佛就可以，只是你斷得煩惱不同而已。這裏意思是說有少分的斷煩惱，在娑婆世界當中我們已經少分地證理了，我一邊念佛一邊悟理，這樣的一種情況下，就生到方便有餘土。見、思煩惱斷了，無明、塵沙沒有斷的情況下，生到方便有餘土。

他是怎麼個修法呢？析空觀，而不是修體空觀。所謂析空觀，就是分析，譬如說分析我們這人，我

們人有沒有個「我」呢？他要破「人我」，「人我」在哪裏啊？名字也沒有「我」，身體也沒有「我」，找不到一個「我」。

譬如說我們有沒有固定一個房子呢？世間人認為有一個實實在在的房子，佛教的觀念說這個房子了不可得的，由很多建築材料堆積起來的才是一個房子，它沒有固定不變的。它需要磚瓦木石，現在是鋼筋混凝土架構起來，那才是一座房子，離開這些條件哪有房子？一件一件拆掉那就不是房子了。譬如說你們讀書那個擺書的桌子，底下一個鐵架，上面有個板，板和鐵架拆開就不叫桌子了，那叫鐵架和一塊板。沒有一個固定的東西，這樣的「空」叫析空觀。

方便有餘土的人用析空觀，這比較拙，不是很巧，這樣進入是「穢」。「體空巧度」的人他能夠修體空觀，當下即是空，不需要去分析當下就了不可得，這樣叫「淨」。

第三是「實報無障礙土」，也叫「實報莊嚴土」。無障礙土修的是「次第三觀」，這是按天台的教法，按次第，先修空，然後修假、修中。方便有餘土是先修空，必須觀一切法空；從空來出假；然後即空、即假，會入中道，一個一個來修，這樣次第修三觀的叫做「穢」。「一心三觀」，一心同時修，即空、即假、即中，提到空就知道是假，就能夠出假，提到空就能夠知道是中道，這樣進入者叫「淨」。

第四個，「常寂光土，分證者穢」，「分證」就不是一下頓證，是少分的證。「究竟滿證者淨」，這裏說直接就證了妙覺位，等覺、妙覺位一下就上去了，就住常寂光土，是這樣來分「淨」、「穢」。

解：今云極樂世界，正指同居淨土（以經中是同居境故），亦即橫具上三淨土（以上善俱會故）也。（此論修德，不論性德。性德則一切微塵，法爾具足四種淨穢佛土。今約信願行三，彌陀名號不思議故，能令凡夫所感同居極樂，最極清淨也。此則十方佛土所無，極樂同居獨擅，方是極樂淨土宗旨。下明義處皆然。）

「今云極樂世界，正指同居淨土」，我們這個地方所謂的極樂，正是指的同居淨土。既然是極樂，為什麼不指常寂光淨土而講同居土呢？你看同居土還是有五濁重或者五濁輕的煩惱，那我們這個地方所要講的極樂世界恰恰指的是同居土，為什麼？因為普攝廣，所有人都可以去。

比如說我們講淨土法門，要簡別一下，沒有住十年的人不能聽，那有幾個人？我們這裏住十年的人有幾個人，不到五個。老常住就別提了，老人家也聽不懂。如果我說住五年以上的，我那天看看九四年以前來的大概才有一百多人，大部分都是九四年以後來的。不要說那麼久了，我最近住在後山一段時間，很多人就不認識了。如果要這樣簡別的話，你說那能有多少人聽呢？

這意思是說同居土什麼人都可以去，所以我們這裏佛講的淨土是如是，因為同居土沒有簡別。常寂光土只有佛才能住，他方佛到那裏去住而已了，菩薩都沒辦法。實報莊嚴土那是法身大士才能住。方便有餘土要修析空觀，析空觀我們偶爾也能修修，但是我們只是文字上修修，沒有辦法入那個理，這就很難能去。然後凡聖同居土大家就都可以去了，是這樣的緣故。

「亦即橫具上三淨土也」，雖然是凡聖同居土，可是他具足上面三種。譬如說我們在這裏講《彌陀

經》，如果說對居士講，偶爾講淺一點，那出家很久的人他完全能夠聽懂，他理解得就不是那樣子，他往深層次去理解了。上面的人都能夠普攝，所以說「橫具上三淨土」。也就是說同居土當中就有大聖人，因為是凡聖同居，聖者甚至等覺菩薩、妙覺菩薩都有，橫豎具足。

下面小字「此論修德，不論性德」，這只是從修的角度來講，而分這樣具不具足的意思。性德當然都一樣，所謂性德就本具的自性，眾生與佛一樣，生佛同等，就沒有辦法去分。要是從修的角度來講，是有這樣的分別。

「性德則一切微塵」，從性德來講，一切微塵「法爾具足四種淨穢佛土」。什麼叫「法爾」呢？我們常常看經，看多了就知道「法爾」什麼意思？就是任運自在，或者任運自然，他自然就具足了。「法爾如是」，本來就是這樣，自然現象就是如是。「性德」就是真心、唯心的意思。所以說「法爾具足四種淨穢佛土」，都具足。

「今約信願行三」，這是淨土三資糧。「彌陀名號不思議故」，具足信、願、行，乃至彌陀的名號不可思議的緣故。「能令凡夫所感同居極樂」，凡夫眾生都能夠到同居土去。「最極清淨也」，是最好的地方。「此則十方佛土所無」，其它地方沒有辦法讓凡夫都能夠往生到那裏去。所以說那個地方是「極樂同居獨擅」，別的地方沒有的，「方是極樂淨土宗旨」。「下明義處皆然」，下面講極樂世界名義的地方也是如是。

解：有佛號阿彌陀，序正報教主之名也。翻譯如下廣釋。

上面告訴我們依報，我們的處所——去的地方是極樂世界，尤其是凡聖同居土，大家都一樣。下面是正報，「有佛號阿彌陀，序正報教主之名也」，「序」，因為這一段是屬於發起序。那個地方誰在管着呢？阿彌陀佛！也不叫管，他在那裏說法，以他為主。「翻譯如下廣釋」，阿彌陀佛翻譯過來是什麼意思，下面會講。哪個地方會講呢？「於汝意云何，何故號阿彌陀？」下面才解釋，這裏就不再解釋了。下一段會解釋到為什麼叫阿彌陀？因為他具足了無量光、無量壽的緣故。

解：佛有三身，各論單複。佛有三身，各論單複。法身單，指所證理性。報身單，指能證功德智慧。化身單，指所現相好色像。法身複者，自性清淨法身，離垢妙極法身。報身複者，自受用報身，他受用報身。化身複者，示生化身，應現化身。又佛界化身，隨類化身。

下面這一段也不好懂。「佛有三身，各論單複」，「三身」我們都知道是法、報、化三身，這裏又以「單複」來說，就複雜了。「佛有三身」，就是法身、報身、化身。初學人不知道什麼叫法身，法身就是理，我們本來具足的性德。我們要證得那個理，才能夠具足圓滿的報身以及應化身，才能夠起這作用。這個理沒證得就沒有辦法去作用，好像去挖金礦必須要挖到金，金挖出來可以做種種器具，做耳環、戒指、項鍊、手鐲等等，它才有用，這就相當於報身和應化身，那就是一種用。我們現在把這個最基本的金挖出來，這就是法身。法身就是一種理而已，所以這個理遍一切處，一切法都有理，所證的這個理性就叫做法身。

「法身單」指的是什麼呢？就單單法身而言，不從修來講，只從本身的意義來說什麼叫法身，這叫「單」。「指所證理性」，指所證的理性。

報身是指什麼呢？既然是成了佛，這是理性，什麼也沒有，空空如也，搞得很可怕，是不是這樣？他不是，他有報身。理是這樣的，是沒有形象的。那有人曾經指責說：「我們毗盧殿毗盧佛不是法身嗎？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沒有形像，你怎麼塑個像在那裏呢？」你看下面的文「非一非三，而三而一」，你不能執著這法身，法身有報身和應化身來顯現，釋迦牟尼佛也證得法身和報身，他應化眾生當體的那個化身和應身就是法身。

我們要理解那個相，對佛像要恭敬，把它當作真佛看待，也就是說法身、報身、化身同時具足了。毀佛像罪過很重，就等於毀佛的三身這麼嚴重，因為因相而入理、因事而入理，理是在事上，所以說毗盧遮那佛有一個像也不妨礙，理事要圓融，如果你執事廢理或者執理廢事那都不圓滿。

「報身單，指能證功德智慧」，他以功德智慧為身，他證得這樣的理，而功德圓滿。報身有無量的莊嚴，分自受用和他受用，等下才講，這是報身。

化身呢？應身和化身不一樣。應身跟化身有什麼區別？化身是隨類化身，不一定的，一會兒變個老人家，或者變一座山、變成一條河，那叫化身；應身是有固定的，釋迦牟尼佛應現在印度，丈六金身，這一期的生命那叫做應身。「化身單，指所現相好色像」，這個地方指的是所現的相好色像而已。

下面是「法身複者，自性清淨法身」，自性本來清淨是法身。「離垢妙極法身」，法身是自性清淨，但必須要離開煩惱才能夠顯現這個法身出來。它有兩重的意思：每個眾生都有法身，清淨莊嚴；但是要斷離煩惱才能夠顯現出來。

「報身複者，自受用報身，他受用報身」，就是「自受用報身」和「他受用報身」這兩者。「自受用報身」住到無量的首楞嚴三昧，在禪定當中享受法樂；但是要去度化眾生，所以有「他受用報身」，這是對地上菩薩所現。對一般凡夫現這個報身，他沒辦法看見，我們看不見的，為什麼？因為太大，太大就看不見。我們就像螞蟻一樣，螞蟻放在我們身上，它不知道我們是一個人，它會爬來爬去。跳蚤它也不知道是一個人，有蚊子在你身上叮下去，它以為找到莊稼了、挖到礦了，還有這麼好吃的東西，它不知道你是這麼一個人。它如果知道你是一個人它，肯定會說：「你這麼大個人給我一點血有什麼關係呢？」

過去福鼎有個老和尚——青衣老和尚，蚊子要來叮他，他就趕緊把褲腿解掉，褲腳拉起來讓它叮，誰要趕它走他會罵。「老和尚你這腳上蚊子很多的。」他說：「哎呀！它的田在我這兒，田種在我這裏呀！」如果誰把蚊子趕走，曾經有個居士把一隻蚊子趕走，他罵得要命，他說：「你這個人這麼小氣，人家田在這裏，吃一點有什麼關係，人家還沒吃飽你就趕它走。」這樣也是難得啊！

以前我們的被子裏都會長虱子、長跳蚤的，現在人都看不見虱子和跳蚤，你們見過跳蚤嗎？城市裏的人根本不知道什麼叫跳蚤。以前被不洗就要長跳蚤、長虱子。我們這個頭光光的沒問題，在家人兩個

月不洗頭就會長出虱子。老和尚從來不去抓它，人家抓到跳蚤，他說：「放在我身上！」也是很了不得的一個人，蚊子咬他就隨便讓它咬。咬我們不打它倒好了，要麼就趕它走。他有這樣的悲心。

那麼「他受用」，他就會顯出這麼一個莊嚴的身相，來攝受這些眾生，讓他們受用，這是對地上菩薩所顯的。

「化身複者，示生化身，應現化身」，有兩種：一個是「示生化身」，就是變化身，沒有一定是什麼樣形類的，就像《普門品》一樣，「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而「應現化身」就有固定，應一期眾生的機感而應。這是「單」和「複」。

「又佛界化身，隨類化身」，佛界當中所講的化身，比如阿彌陀佛在極樂世界，他是應化身，眾生到那裏都能夠看見他的形體，各自見的都不一樣的。阿彌陀佛還要涅槃的，所以叫應化身。為什麼？之後觀世音菩薩來補接他的位，觀世音菩薩涅槃了，大勢至菩薩來接位。這樣叫「隨類化身」。

解：雖辨單複三身（此論性德），實非一非三，而三而一。不縱橫，不並別，離過絕非，不可思議。今云阿彌陀佛（此論修德），正指同居土中示生化身（以是同居土中所見故），仍複即報即法也（以佛身縱橫四土現故）。

「雖辨單複三身」，雖然上面講的有單三身、複三身。「實非一非三」，不能夠完全分開的，離開法身，這報身就沒有這麼莊嚴可立了，也不能夠隨類去化身。換句話說，你能夠隨類化身，報身和法身也都能

夠具足了。「非一非三」是從體上說，它不能分開，但是確確實實有法身，佛所證的理體有報身莊嚴，然後有應化身應眾生的根性不同，這樣「而三而一」。

「不縱橫，不並別」，「不縱橫」，就是不縱不橫，「不並別」，不能夠完全說它是分開的。「離過絕非，不可思議」，「離過絕非」我們通常叫做什麼呢？「離四句，絕百非」，「四句」就是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這四句。有是一句，無是一句。到底有還是沒有？非有非無，亦有亦無，這是「四句」。「百非」是怎麼來的呢？四句乘以四句，每一句當中都有四種情形，四四十六句；十六句又乘以三世：過去、現在、未來，那就四十八句；四十八句各有已起和未起——已經起了、未來再起，這乘以二就是九十六；九十六再加上根本四句就叫「百非」，一百句。就是說不能用這些方式去說，「百非不能非」，是這個意思。「離四句，絕百非」，是這麼乘起來的，意思說沒有辦法去說它到底是怎麼樣一種情形，簡單說叫「不可思議」，也叫「超情離見」，超過我們凡夫的思想、我們的見解。

「今云阿彌陀佛，正指同居土中示生化身」，阿彌陀佛是在同居土當中所化現的，最低的人去那裏能夠花開見佛，他們看見佛跟法身大士所見到的佛不一樣。這裏說「仍復即報即法也」，雖然是現的化身，其實報身也在那兒，法身也具足了。在四土當中所見的佛身都不同，但是他通常就示現在同居土當中。

解：復次，世界及佛皆言有者，具四義（四悉檀）：的標實境，令欣求故；誠語指示，令專一故；簡非乾城（非魔）、陽焰，非權現曲示，非緣影虛妄（非邪），非保真偏但，破魔邪權小故（非權，破《華嚴合論》

之僞；非邪，破末世積迷之習。此二科料簡，尤大有關係；圓彰性具，令深證故。

「復次，世界及佛皆言有者」，什麼叫「有」？「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經文裏面說「有佛」、「有世界」，叫做「有」。為什麼叫「有」呢？「皆言有者」具四種意思，這也是用四悉檀來說的，我們上面說的四種利益就在這裏。

第一種，「的標實境，令欣求故」，實實在在告訴你從這裏到西方十萬億佛土有一個世界、有一尊阿彌陀佛，不是過去、不是未來，是現在正在說法，意思是你想去趕緊去，在那還能聽見，所以說「的標實境」，令生歡喜。這是世間悉檀，隨世間而立說有這麼一個世界。

第二種，「誠語指示，令專一故」，這就像窺基大師所講的「眾生處處著」，佛要指定一個地方讓你繫心到那個地方去，以真實之語指示，讓你專注一境去修往生，令心生善。這就是爲人悉檀。

第三種，「簡非乾城、陽焰」。「乾城」就是乾闥婆城，乾闥婆城是化現的一個城，不是實在的，化現的城叫乾闥婆城。「陽焰」，大家坐車在高速公路上，中午或者是太陽很大的時候，那路很直，看前面路上好像有水，有沒有發現？經常坐車的人就會發現，一般是柏油路，路面很平的情況下，才能看見前面有水。前面車開過去，還有倒影下來，以爲真的是水。其實這個地方所說的「陽焰」是陽光跟水氣的一種折射，似乎前面有水那個樣子。「乾闥婆城」相當於海市蜃樓，在海上突然間會現一個城市一樣。極樂世界不是所講的乾闥婆城或者陽焰，好像是有，其實是沒有——不是這個意思，叫做「非」。

「非權現曲示」，也不是說權巧方便的一種引誘的作用。大家學過《攝大乘論》，《攝大乘論》裏面有一句話叫「別時意」，就是說所謂極樂世界那只是導引眾生，告訴有這麼個地方好好地修善，將來可以解脫，是引導的一種作用而已，其實未必有，會這樣理解。現在人也考察，把淨土法門一推敲，他說阿彌陀佛是太陽神。爲什麼？他說無量光、無量壽啊！你看《無量壽經》裏面講的有十二種名稱，很多跟光有關係，跟光有關係那就跟太陽有關係，那就是太陽神的變化，這樣變成不實在的了。我們莫作是念，作是念者不善。這裏說「非權現曲示」，不是僅僅有引誘的作用。

「非緣影虛妄，非保真偏但」，這幾句話要用很多話來講才能夠講完。「非緣影」，「緣影」就是第六意識所緣的境，在我們內心裏面有一個影子。什麼影子？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你們每一個人都見過你的爸爸媽媽，現在馬上想一下，父母的影像馬上在你腦子裏顯現出來，可是這個爸爸、媽媽能不能拿出來讓我們看看，你媽媽長得什麼樣子？你們能不能把它拿出來？比如說我想起我媽，我很清楚那個輪廓就出來了，但是我沒辦法告訴你我媽這個樣子。我媽有兩個眼睛、有兩個鼻子、有個嘴巴、兩個耳朵，那廢話，誰不是長成這樣？不長這樣那不就成怪物了！這個第六意識所緣的影像在心裏面，但是這都是虛妄的，在唯識裏也講那是虛妄不實的。極樂世界不是變成這樣的虛妄，他說「非緣影虛妄」。

「非保真偏但」，「保真」這是天台的說法，是藏教裏面叫做「保真涅槃」。「保真涅槃」就叫化城，佛指示一個化城：「你先到那裏，前面有個城馬上就要到了。」引導你，到那裏肯定沒問題，那些人走累了，

先去到那裏。到那裏之後，佛說：「那不是究竟的。」讓他歇歇腳、喝點水、吃點饅頭什麼的，墊一下肚子。他說：「還早，還在前面。」那不是真實，而叫做「保真」。告訴你先到那裏去歇一下，藏教所講叫做「保真」。「偏」是藏教的「偏真」，入空不能出假；「但」是別教的「但中」，他不能即假、即空、即中，只是住到中道，那樣不圓滿。

上面列的幾種都不圓滿。這樣說的目的是要「破魔邪權小故」，是破魔邪以及權巧的說法，這是對治悉曇。小字當中，「非權，破《華嚴合論》之偽」，「非權」說明這不是權巧的一種引導眾生的方便而已。《華嚴合論》是一部偽論，《華嚴合論》說西方極樂世界只是一種引導而已，其實沒有極樂世界。「非邪，破末世積迷之習」，末法時有人不相信有極樂世界這種說法。破這兩種說法，既不是「權」，也不是「邪」。「此二科料簡尤大有關係」，也就是說大家確實要相信西方從此過十萬億佛土，有極樂世界和阿彌陀佛，一定要相信這一點。

第四種，「圓彰性具，令深證故」，無非是為了令眾生悟入第一義諦悉檀，使眾生獲得入理的利益。「圓彰性具」，就是眾生本性所具足的，所謂「唯心淨土，自性彌陀」的道理，大家能夠證得。

解：今現在說法者，簡上依正二有，非過去已滅，非未來未成（對此土釋迦不久住，彌勒未生，無現佛可依）。正應發願往生，親覲聽法，速成正覺也。

接下來一段，「今現在說法者」，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爲極樂，彼佛號阿彌陀，現在正在說法。正

在說法簡別的是什麼呢？「簡上依正二有」，「依」是極樂世界，十萬億佛土外有世界；「正」是阿彌陀。「二有」，這兩者都有。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又有阿彌陀，這是「二有」。這兩者「非過去已滅」，不是說過去已經滅了，已成爲過去了，「非未來未成」，也不是說阿彌陀佛還沒成佛，他已經成佛了。

因此，「正應發願往生」，因爲正是現在的時間，所以應該要發願往生。小字「對此土釋迦不久住，彌勒未生」，所以「無現佛可依」，我們這裏現在是沒有佛可依，釋迦牟尼佛已經入滅了，彌勒佛還沒來，沒有佛住世。而那個地方剛好佛正在說法，故此我們要發願往生到那裏去。「親覲聽法，速成正覺也」，到那裏去親近彌陀，親自去看到彌陀，聽到彌陀說法。

解：復次，二有現在，勸信序也；世界名極樂，勸願序也；佛號阿彌陀，勸持名妙行序也。復次，彌陀序佛，說法序法，現在海會序僧。佛法僧同一實相，序體；從此（此字指一體三寶）起信願行，序宗；信願行成，必得往生見佛聞法，序用；唯一佛界爲所緣境（是真指南），不雜餘事，序教相也。言略意周矣。初序分竟。

下面這一段是發起序，具體還會提到很多種序。「復次，二有現在」，「二有」還是依、正二有，就是極樂世界和阿彌陀佛。「二有現在」，極樂世界和阿彌陀佛都是現在存在。「勸信序也」，勸要相信，正是現在這個時間，所以是「勸信序」。「世界名極樂」，有個世界名爲極樂，這是勸我們要發願，所以是「勸願序」。「佛號阿彌陀，勸持名妙行序也」，淨土的三資糧——信、願、行這三者都有了。

「復次，彌陀序佛」，這裏說「彌陀」，是講佛。佛在那裏幹嘛呢？「說法」，西方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現在說法，是「序法」。現在說法有當機眾，「現在海會序僧」，佛法僧都有了。三寶有住持三寶、一體三寶等等差別。就住持三寶，「佛法僧」是從名。眾生本身就具足佛法僧三寶，是就一體而言，「佛法僧同一實相」，是「序體」。「從此起信願行，序宗」，由此我們起信願行，這是所序的宗旨。宗有了，有什麼作用呢？「信願行成，必得往生見佛聞法，序用」，由信願行必定能夠往生到那裏去見佛聽法，這是「序用」。「唯一佛界爲所緣境，不雜餘事，序教相也」，我們唯以極樂世界爲所緣境，作爲方向，不雜於別的，是「教相」。也就是把五重玄義的內容都在這裏一一地說明了。

「言略意周矣」，言雖然很簡單的一句話，可是道理都具足了。佛法僧，是名；佛法僧同一體相，是體；信願行，是宗；因爲有信願行成，必定往生見佛，是作用；十方佛土那麼多，唯以一個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爲所緣境，就能夠證得究竟不退，這是教相。所有名、體、宗、用、教都有了，所以「言略意周」。

「初序分竟」，序文到這裏就結束了。

## 2、正宗分

甲二、正宗分三：初、廣陳彼土依正妙果以啓信；二、特勸衆生應求往生以發願；三、正示行者執持名號以立行。

解：信願持名，一經要旨。信願爲慧行，持名爲行行。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語如山岳，不可動移）。

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故慧行為前導，行行為正修，如目足並運也。

下面正式開始正宗分，就是本經所要講的主要內容。正宗分分成三個部分。「初、廣陳彼土依正妙果以啓信」，先講依報的莊嚴，「七寶行樹，八功德水」等等，這是依報莊嚴。然後，阿彌陀佛為什麼叫阿彌陀佛呢？阿彌陀佛有無量壽、無量光，這是正報的莊嚴。第二、「特勸衆生應求往生以發願」，這是勸信，應該求往生。「若有聞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若有聽說者，都應該求往生。下面，如果有信者相信極樂世界有如此的利益，一日乃至七日執持名號即得往生，所以說第三部分是「正示行者執持名號以立行」。

「信願持名，一經要旨」，「要旨」就是前面五重玄義中所說的宗，也就是「信願持名」，這是最重要的。「信願為慧行」，行要有智慧去行，以信願為前導。「持名為行行」，一個慧行，一個行行，依此行而行——依持名而行。

「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能不能往生，就看有沒有信、有沒有願。「品位高下」，是上品往生還是下品往生，看你「持名之深淺」。這一句話在《要解》當中是很重要的，一句話，不是像日本真宗一樣，只要信就好了，有信有願就能夠往生，持不持名都是次要的。這裏說信願是前提，能不能往生就看有沒有信願，有信願才能夠往生；但是不念佛，品位如何定呢？

「故慧行為前導」，所謂「慧行」就是信願，要以此為前導。「行行為正修」，正要去修念佛法門。

「如目足並運也」，就好像走路的時候沒有眼睛，光有腳也走不成的。不信眼睛閉上，看你怎麼走？臺階到沒到不知道，哪裏有坑都不知道，所以必須要有眼睛。有眼睛沒有腳也走不成，這兩者要並行。信願就像「目」一樣，持名就像「足」，兩者都具備才能夠到達目的。

正宗分就講信、願、持名這些道理。

## 2.1 廣陳彼土依正妙果以啟信

乙初文爲二：初、依報妙；二、正報妙。丙初又二：初、徵釋；二、廣釋。丁初又二：初、徵；二、釋。戊、今初。

經：舍利弗！彼土何故名爲極樂？

先說「初文」，「初文」就是講依報莊嚴的事情。先是依報的妙，二是正報的妙。依報的妙就是極樂世界的種種莊嚴，爲什麼去？去那裏有什麼好啊？先描述那裏的環境如何的好。去那裏又怎麼樣呢？那裏的人如何啊？我們去那裏跟人家合不來怎麼辦呢？所以要說明那裏的好處，依報、正報的莊嚴。去那裏水土不服怎麼辦呢？南方人、北方人到那裏會不會不適應呢？你要知道那裏的環境情況。你要去那裏，不了解怎麼去呀？

就像曾經有人勸我去美國一樣，我說我對美國一點不了解，我去美國幹什麼。光說美國好，我又沒去過，而且我又不了解那裏的情況。第一個，去那裏語言不通，話講不來你說怎麼生活啊，你想想看。

文字不通、語言不通，你看不懂啊，你在那裏像傻瓜蛋一樣，是不是？那個路標寫的好好的，你怎麼知道往哪走啊？去哪裏你怎麼知道？人家講那些洋文你聽不懂，你怎麼生活？很困難吶！你到那裏去，語言沒問題了，文字也沒問題了，那洋人的生活是否習慣呢？都沒問題你才好去。總要有一個目的吧！所以說你要了解那裏的情況，然後才去。

像你們來平興寺一樣，多少聽說了平興寺的種種情況。人家講得那麼好，來了又沒這麼好怎麼辦呢？這是世間，聽了會有誤。極樂世界那是真實之語，佛所講的，不會有錯的，這是有差別，一個世間，一個出世間法。總的來說，我們要預先了解一下那裏的種種情形，那裏的人怎麼樣。你們來平興寺，先問問平興寺日常生活如何，大眾都幹一些什麼啊？要了解了解。有人說嚴得很，又有人說太鬆了，對不對？你來適應一下看，是太嚴還是太鬆了，因人而異了，因為這個世間跟出世間不同。

初科又分成兩種。正宗分開始，先要提出這個問題，下面是廣泛地解釋。先是問，「徵」就是提出問題來「舍利弗！彼土何故名爲極樂？」提出這個問題，徵問爲什麼叫「極樂」？上面不是說「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嗎？那爲什麼叫「極樂」呢？爲什麼不叫「樂極」呢？樂極麼會生悲，是不是這樣？還是極樂比較好啊！所以提出這個問題了。

戊二、釋二：初、約能受用釋；二、約所受用釋。己、今初。

經：其國衆生，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

「初、約能受用」解釋，「二、約所受用」解釋。

先是第一，能受用的是怎麼一種情況呢？下面就解答這個問題。「其國衆生，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簡單扼要的一句話。那個地方爲什麼叫極樂？那個地方的衆生「無有衆苦，但受諸樂」。鳩摩羅什大師翻譯的文字很好啊！很像中國的駢文。有些大師可能漢文翻譯的中國味不太重，我們讀起來就很辛苦。他這個好，很工整，「無有衆苦，但受諸樂」，一個「衆」，一個「諸」，沒有用「無有衆苦，但受衆樂」，那就重複了。

解：衆生是能受用人，等覺以還皆可名。今且約人民言，以下下例上上也（淨宗不思議在此）。

「衆生」到底什麼人呢？是「能受用」的人，往生到那裏去的人。「等覺以還皆可名」，等覺以內的都可以叫衆生，妙覺就是佛了，那就不叫衆生了。等覺以內，還有最後一分生相無明沒破，所以還叫衆生。經中說「其國衆生」，指凡是生到那裏去的人。

「今且約人民言」，所謂「人民」，《無量壽經》經常提到「其國人民」，人民就是一般的往生者。「以下下例上上也」，「下下」就是人民，也就是娑婆業重的人往生到那裏去，同居土的人，叫作「下下」，跟「上上」的大菩薩們在一起，是這樣的。我們當中有的人是今天剛來的，就跟我們住了十幾年的人一起聽課，沒有把你分開來說不能聽啊，沒有這樣的。往生到極樂世界，跟那些大菩薩一下就見面了，你看這麼好！

解：娑婆苦樂雜。其實苦是苦苦，偏身心故。樂是壞苦，不久住故。非苦非樂是行苦，性遷流故。

彼土永離三苦，不同此土對苦之樂，乃名極樂（衆苦、極樂映釋）。

爲什麼經說「無有衆苦，但受諸樂」？「娑婆苦樂雜」，娑婆世界苦樂是摻雜着。我們這個世間有時候也有快樂啊，肚子餓了，吃一碗蘭州拉麵怎麼樣？很快樂吧。吃飽了再帶回一碗，在家裏等下再吃，快樂！如果你吃太多了，怎麼樣呢？撐着難受。怎麼會這樣？我們說「娑婆苦樂雜」，苦多樂少，偶爾也有一些快樂。多

年不見的好朋友見面了，孔子怎麼講？「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是不是？高興吶！朋友多住幾天，吵着你了，你看樂不樂乎？住上五天，整天找你聊天，一天聊五個小時，你就煩吶：哎呀！你去休息吧，別煩我了。你不是說有朋自遠方來嘛，對吧？「酒逢知己千杯少」，然後就談吶、談吶，幾天幾夜不睡覺，談上十天你試試看，精神衰弱了，談不下去了。所以說是「苦樂雜」，不能隨心所欲，所以有苦有樂。

下面總結三苦。「其實苦是苦苦」，一個苦是「苦苦」，「苦苦」就是身苦。我們這個身體本來就是一個苦器，受罪的，罪包子。有這個身體，再加上逼迫，苦苦、壞苦、行苦，欲界都具足了。尤其突出的呢，我們有這個身體，諸多逼迫性的事情就會產生。「壞苦」是指的樂壞了，快樂的事情過去了，我們剛才講說「酒逢知己千杯少」，你酒喝完了會怎麼樣呢？沒了！好朋友談太多了也不行啊，那就是

樂壞了。或者好朋友走了怎麼辦呢？這個快樂也沒了。你要喝可樂吧，可樂不是很樂嘛，你喝多了會怎麼樣呢？傷胃對吧，也不好。這是壞苦。「行苦」，念念遷流，停流不住，所有世間都會遷滅。欲界是三苦都有；色界具足後面兩苦（壞苦、行苦）；無色界只有行苦，而沒有前面兩苦（苦苦、壞苦）。這樣次第減下來，因為存在有沒有形體的差別。「苦苦」，是逼迫身心。樂壞了是「壞苦」，不能久住，好事情會過去的。非苦非樂是「行苦」，因為它是遷流性，不能停止。

「彼土永離三苦」，這三種苦在極樂世界是沒有的。那裏離欲清淨，沒有欲界的苦，沒有苦苦，沒有欲望的種種事情，因為欲界才有種種欲望。也沒有壞苦，依、正、常、然，依報、正報一直都是那樣，不會說我的身體年輕的時候很好，老了就沒有了，沒有變化無常這種事情。超越三界，所以無有行苦，這些事情都沒有了。這是以極樂世界和三界比較來說，「彼土永離三苦，不同此土對苦之樂，乃名極樂」。不同於此土的快樂是相對苦而言的，極樂世界純粹是沒有任何的痛苦，所以快樂。

解：一往分別：同居五濁輕，無分段八苦，但受不病不老、自在遊行、天食天衣、諸善聚會等樂。

「一往分別」，就是大略地分別一下。「同居五濁輕，無分段八苦，但受不病不老、自在遊行、天食天衣、諸善聚會等樂。」四種淨土當中分別有苦有樂，那麼前面說極樂世界不是但受快樂，沒有諸苦嗎，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呢？這是相比較而言，漸近來說的。那裏所謂苦苦是什麼呢？我們是帶着業到那裏去的，因為凡聖同居土轉五濁業為輕，所以說「同居五濁輕」。我們在這個世間五濁的業很重，到那裏去業轉輕了，

沒有「分段八苦」。

分段生死有八種苦，就是生、老、病、死、求不得、愛別離、怨憎會、五蘊熾盛，有這些苦。那個地方是沒有的。爲什麼沒有呢？往生到那裏去是蓮花化生，所以沒有生的痛苦。也沒有寒暑迭遷這樣的事情，也就沒有老苦。

我們這個世間會老啊，漸漸就老了，老了就會現種種苦相出來了，到了四十多歲、五十歲，慢慢地身體就變壞了。我們的身體從小一直健壯，大概到三十歲開始到頂峰了，三十歲往後諸根就慢慢地開始衰退。你不信問問三四十歲的人，很多狀況就出來了。你看我的牙齒外面好好的，我的牙齒裏面都壞到完，再過幾年可能跟你們講課牙齒都沒了。那只好做個假牙，講不好不小心，「啪！」掉出來了。這世間無常，你不要以爲好啊！這是無常，寒暑迭遷。極樂世界沒有寒暑這樣的事情，所以沒有老苦。

生了之後離開分斷，分斷才有死，那個地方沒有死，也沒有病。壽命無量，所以沒有死苦。也沒有父母妻子，你跟誰愛別離呀？有人說那好寂寞在那裏，光棍一個人，多沒意思。諸上善人，好得很吶！都是好道友，你都得本心，過去世誰跟你一起，眷屬你都記得，一看都是熟人，你不會害怕到那裏很生疏，所以無有愛別離這些苦。諸上善人同一處，也沒架可吵，沒有怨憎會苦。所欲自至，想什麼就有什麼。想吃的，自然飲食就來了，想穿的自然就有了。因爲是心法，所以沒有求不得苦。觀照空寂，五蘊皆空，沒有五蘊熾盛苦。因此，這八種苦惱都沒有，是這樣一種情形。

「但受不病不老、自在遊行」，想去哪裏旅遊就去哪裏旅遊。「自在遊行、天食天衣」，這樣的種種快樂。苦和樂本來是相對的，我們可以比較此土到底還有哪些苦。從佛法的角度來說，這個地方遇不到佛，不值佛，這就是苦。那個地方，花開見佛，而且能夠親近佛聽法，還能夠供養，你看有這麼好的地方！這個地方我們聽法困難，此土不聞法啊，所以苦。

那個地方佛菩薩一直都在說法，佛菩薩說法你沒有聽到呢，水、鳥、樹林，微風吹動，都在宣說妙法，隨時都可以聽啊！不像這裏，居士們整天跑這麼大老遠，風雨無阻地來，也難得啊！《彌陀經》後面有些人聽不懂都不來了，有些居士還來，聽不聽得懂也熏習一下。到那裏去，不存在聽不懂的，想聽什麼都能聽懂，有這麼一個好。

另外，此土是惡友牽纏。什麼是惡友牽纏？不好的人老找你麻煩，整天有這樣那樣的事情啰嗦你。你看我們平興寺住在這裏，本來什麼事都沒有，可是外圍很多事情找你麻煩。說你哪個地方樹砍了，又竹子給破壞了，老找你麻煩，叫你罰款，很討厭的事情。旁邊很多墳墓在那裏，他說風水給你破壞掉了，如何這般，整天找出家人啰嗦。

這幾年稍好一點，前幾年實在是很頭痛。就是現在那幾棵樹那裏，原來有一個墳墓在那兒，很啰嗦。有一個人拿個椅子坐在那兒罵，罵完了他回去，第二天再來，就拿個椅子坐在石頭房前面罵。我們以前就住在那裏。他罵得一連串不知道哪來那麼多話，很煩很煩的。最多有一次六十多個人來找你麻煩，說

你把墳墓風水破壞掉了，如何這般。那是惡友的牽纏，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們在一起住的，這裏面也有有緣的、沒緣的在一起呀，也有善的、也有惡的，有種種煩惱。那個地方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所以是快樂。

這個地方有眾魔擾亂，搞不好就會着魔了，着魔了就想跳樓，跳完樓以後腿給摔斷了怎麼辦呢？魔退了，退了就疼啊。開始他不知道疼啊，高興就去跳，跳完了就完了吧。或者跳海，跳海生命就沒了。還好是跳樓，腿斷了人還在啊。這是眾魔擾亂，不得自在，有天魔、有煩惱魔等等。煩惱魔來了也是抵抗不住，本來想住，好好的煩惱魔來了，怎麼都控制不住。外在的、內在的種種，很難讓我們安心。

彼土是「諸佛護念，遠離魔事」，這些事情徹底擺脫了，就沒有這些粗重煩惱，有什麼問題就找觀音菩薩。你想想看，直接找觀音菩薩，找大勢至菩薩，還有諸多菩薩在那裏，都可以解決問題。有什麼難事就找他們，所以說啥事都沒有，一下子就搞定了。

這地方搞不定啊，你們有煩惱找我，我說我也沒辦法啊！很多人說：「法師，我這樣那樣，怎麼辦呢？」我說：「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呀！」就困難呀！我們這個地方輪回不息，苦啊！煩惱沒有斷，就會有輪回。死了以後再來，死了再來，變成種種情形來。那個地方是究竟解脫的快樂啊。此土三塗諸苦，搞不好就到三塗去了。那裏惡道都聽不見，不聞惡名，名字都沒有，所以說快樂。

這個地方是塵緣障道苦。你想修行，外面人放很好聽的音樂，然後你自然而然就跟着去，那音聲就

把你牽走了。你在家唱過流行歌曲，一聽就把本識第八阿賴耶識的種子馬上就勾引出來了，就會有這樣一些事情。這是聲塵會干擾，其它種種的事情都有，搞不好五百世因緣成熟了，找你來了。

你講法講得很好，底下有個信徒就是你五百世的因緣，她找你，你怎麼辦呢？她開始說：「哎呀！師父啊，你講法講得好好啊！我有個問題請問一下可以嗎？」你說：「可以呀，沒問題啊。」下次她就給你提了一籃水果：「師父啊！你上一次講得好好喔！我一籃水果供養你啊。」「好好好，供養。」「那到你房間坐一下，可以嗎？」一步一步往上了。你說：「比較不方便吧！」「沒關係啦，我有很重要的問題要跟你說啦。」「好好好，那就坐一下吧。」坐一下，講完了以後，「哎呀！聽你講我好開心喔！我下一次還再來，行嗎？」你不知不覺地就被搭上去了，一步一步就引過去。下一次說：「法師！你不能到我那裏？到我家請你吃頓飯行嗎？」「那怎麼好呢？」「哎呀！慈悲慈悲啦！讓我們種福田啦！」好啦，你就去了。去了，然後完了拉拉手，完了吧！你一下就倒了吧！後面一系列的麻煩就出來了，那就不講了，大家都知道。這就是障道的塵緣，你本來沒想啊，可是就有這些因緣。

搞不好你上臺講經，底下有一個信徒她沒聽，專門在看你。我就遇到這樣啊，她不聽，專門盯着你眼睛看。天天看，她越看覺着越漂亮，越看越漂亮，就麻煩了。我在國外有遇到一個這樣的，她坐在第一排，眼睛不轉的。我說奇怪，怎麼會這樣？然後大家走了，她還坐在那兒。我說：「人家走了，你怎麼不走啊？」「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說一下可以嗎？」就來了，就有這樣的事情，一不小心你就上當了，

就是五百世因緣。

我在福州也遇到這麼一個人，她也是盯着你看，她不聽，就在那作意。所以說很麻煩吶！你稍微不注意，就不知道到哪裏去了，所以說這裏有塵緣障道啊！到那裏去，受用自在，不需經營，就不存在這種事情了。因為大家都是斷欲的，這些塵緣自然就沒有。

我們這個世間要做種種的活計，爲了生存的活計，就要想種種辦法，去做這些事情就會障道。在家居士覺得修學佛法是很好，但是你要生存吶。家裏有老婆孩子，怎麼辦呢？天天聽？過一段時間就是採茶的季節，其實現在已經開始了，你不賺錢吶？茶葉你不辦，你跑到這兒聽經，家裏人就對你有意見：「你光聽聽聽，能當飯吃啊！」怎麼辦？沒辦法！你要活計生存，就有種種障道，你想修想念沒辦法，就有這些痛苦。

到那裏去，壽命是永劫的。我們這個地方壽命短暫吶。《康熙王朝》那個歌裏面唱「我真的還想再活五百年」，不可能讓你再活五百年！他想再活五百年，他當皇帝當了六十年還不夠，底下那太子都老了，想當皇帝都當不成。那個地方壽命永劫，就沒有這些問題了。

我們這個地方修行有退。那個地方入正定聚，證三不退，永遠不會退轉。我們這幾天講講《阿彌陀經》，說念佛怎麼怎麼好，大家就買念佛機「呀呀呀」念。念一段時間，還沒什麼效果，念佛機慢慢就扔掉了。現在蠻高興的，天天念念，蠻好，淨土經論講完了，他就不念了。圓教講要到初住才能夠念不退，我們

現在念念是有退，一天想這個，一天想那個，就很困難。

到那裏去，一生就能夠圓滿，不像我們這個地方，道業塵劫難成。自己修，修到什麼時間才能夠成呢？很難啊！通途的修行辦法，五十二位，或者是四十二位菩薩，以這個次第上去。我們現在連初信都沒有，初信位都沒有達到。我們的信是世間的雜染、相似的相信而已，而沒有真正進入，所謂入那種理性是沒有的，就很困難啊！

那個地方就絕對沒有這些事情。從理性來說，自性無染，所以就沒有眾苦，從本心來說哪有苦呢？自性本來清淨，就沒有這些苦的事情，自性清淨，所以說「但受諸樂」。《心經》裏面說：無苦集滅道，無十二因緣，無無明盡，無老死……所以苦樂雙亡，那真正叫做極樂。從本體來說，沒有這些事，所以才有種種快樂的事情。同居土沒有這些痛苦。

解：方便體觀巧，無沈空滯寂之苦，但受遊戲神通等樂。實報心觀圓，無隔別不融之苦，但受無礙不思議樂。寂光究竟等，無法身滲漏、眞常流注之苦，但受稱性圓滿究竟樂。然同居衆生，以持名善根福德同佛故，圓淨四土，圓受諸樂也（方是極樂淨宗）。

然後是方便土。下面涉及天台的一些教理，我們約略了解一下。「方便體觀巧」，生到方便土，是你自然的果報，有那樣一種業，自然能夠這樣。「體觀巧」，就是巧觀，這樣能夠「無沈空滯寂之苦」。從我們這世間來說，只是停留在空那裏，不能從空出假，會有一種苦。到那裏去，就能夠巧觀。因為從

此土來說，藏教的析空觀是拙度進入，通教體空觀是巧度進入。這裏所謂體空觀，是通教裏面所講的，但是他會滯於化城，只是偏真而已，就會偏空，他證入寂滅的狀態，灰身泯智。因為彼土是圓教觀，他能夠體色即空證入，不滯於空寂的緣故，能夠從真出假，所以沒有這些苦（沉空滯寂之苦）。「但受遊戲神通等樂」，「遊戲神通」，想到哪裏去哪裏，神通自在。

「實報」莊嚴土是「心觀圓」，心能夠圓滿地去觀照。「無隔別不融之苦」，沒有隔開空假，不會空是空、假是假，他能夠圓融。「但受無礙不思議」的快樂，即空、即假、即中，這樣的自在。

「寂光究竟等」，常寂光是究竟。「無法身滲漏、真常流注之苦」。什麼叫「法身滲漏」？指的是別教的菩薩。別教的妙覺菩薩，只破十二分無明，還有三十品無明沒有破，相當於圓教的十行位。既然還沒有完全斷無明，法性之水有滲漏，就有流失的痛苦。因為沒有完全證入，不能圓滿，所以說有滲漏。常寂光土則沒有這些事情（法身滲漏、真常流注之苦）。「但受稱性圓滿究竟」之快樂，就是究竟常寂光土。

「然同居衆生，以持名善根福德同佛故」。《彌陀經》後面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持名就是「善根福德」，與佛相同的緣故，所以「圓淨四土，圓受諸樂也」，雖然居四種淨土，但都是清淨快樂。

解：復次，極樂最勝，不在上三土，而在同居。良以上之，則十方同居，遜其殊特，下又可與此土較量。所以凡夫優入而從容，橫超而度越。佛說苦樂，意在於此。

「復次，極樂最勝，不在上三土，而在同居」，我們昨天也提到這個問題，極樂最勝不是在上面三土，尤其在同居土是最為重要。「良以上之，則十方同居」，和上三土相比，同居土是十方同居。「遜其殊特」，讓它有些特殊。「下又可與此土較量」，從下來說，跟此土（娑婆世界）可以比較。比較什麼呢？「所以凡夫優入而從容」，我們這個世間也是同居，雖然都是同居，可是到那裏去，凡夫也可以進入淨土，所以說很從容。這樣是「橫超而度越」，橫出三界，直接就進入淨土了，雖然是同居土，而證不退。「佛說苦樂，意在於此」，所謂苦和樂的比較，是娑婆的苦和極樂的快樂。那麼四種淨土來比呢？雖然是凡夫進入，他就沒有種種痛苦，雖然常寂光土上不去，就在同居土當中，照樣可以證不退。這是簡單地說那個地方為什麼叫極樂。

己二、約所受用釋（此亦轉釋上「無有衆苦，但受諸樂」之故。下廣釋一科亦然。）

經：又舍利弗！極樂國土，七重欄楯（以嚴際畔），七重羅網（以嚴空界），七重行樹（以嚴露地），皆是四寶周匝圍繞，是故彼國名為極樂。

那麼那些淨土環境到底如何呢？下面就說依報的莊嚴。上面只是說「無有衆苦，但受諸樂」，那麼樂的環境又是如何呢？這只是用世間的語言來表述而已，是不是就像這樣呢？還遠遠不是這樣。《彌陀經》說得比較簡單，我們看這一段經文：「又舍利弗！極樂國土，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是故彼國名為極樂。」這麼簡單。

我們看《觀無量壽經》，有比較多的敘述。我們把這一段文大家一起來念一下：「佛告阿難及韋提希：地想成已，次觀寶樹。觀寶樹者，一一觀之，作七重行樹想，一一樹高八千由旬。其諸寶樹，七寶華葉，無不具足，一一華葉，作異寶色。琉璃色中，出金色光；玻璃色中，出紅色光；瑪瑙色中，出磤磳光；磤磳色中，出綠真珠光；珊瑚琥珀，一切眾寶，以為映飾。妙真珠網，彌覆樹上；一一樹上，有七重網；一一網間，有五百億妙華宮殿，如梵王宮。諸天童子，自然在中；一一童子，五百億釋迦毗楞伽摩尼以為瓔珞。其摩尼光，照百由旬，猶如和合百億日月，不可俱名。眾寶間錯，色中上者。此諸寶樹，行行相當，葉葉相次。於眾葉間，生諸妙華，華上自然有七寶果。一一樹葉，縱廣正等二十五由旬。其葉千色，有百種畫，如天瓔珞；有眾妙華，作閻浮檀金色；如旋火輪，宛轉葉間；湧生諸果，如帝釋瓶；有大光明，化成幢旛，無量寶蓋。是寶蓋中，映現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十方佛國，亦於中現。見此樹已，亦當次第一一觀之。觀見樹莖枝葉華果，皆令分明。是為樹想，名第四觀。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觀經》講的比《彌陀經》稍微多一點。樹上面還有發種種光，還有宮殿，還有諸童子在上面遊來遊去。那個樹葉有多大呢？「一一樹葉，縱廣二十五由旬」，一由旬四十裏，二十五再乘以四十是多少？多大個地方你想想看！一張樹葉那麼大，你說怎麼去觀？而且還發出種種光來。

我們再看大本（《無量壽經》）：「又其國土，七寶諸樹」，這個樹就更厲害了，一直好幾頁下去，

描述的不是像我們《彌陀經》這麼簡單，它是錯綜複雜的。「周滿世界，金樹、銀樹、琉璃樹、玻璃樹」，上面也說七寶合成，就是這些珍寶合成。然後「或有二寶、三寶，乃至七寶」，一起合成。下面說這個樹，或者樹梢是這樣子，樹枝花果就另外一種。這就像《華嚴》講的，重重無盡，事事無礙。在淨土經論裏面亦復如是，完全是跟《華嚴》相合，要不然你怎麼理解？我們這個世間的樹嫁接一下，就變成另一種樹了。梨可以嫁接蘋果，嫁接後就變成那種不是梨、也不蘋果的樣子出來。過去西瓜小小個，不知道跟什麼東西嫁接，變很大個，像冬瓜一樣。那是人工的培植變成這樣子。這裏好幾種合成，下面就說到這樣一種情形，我們大體上了解下。

極樂世界那裏的樹，你不看其它兩本，只看《彌陀經》，就很簡單、很單調。就是七重欄杆圍起來，上面有網，再來種了七排樹而已。現在人建「彌陀村」也是這樣：做七重欄杆，上面弄一些鐵絲網，然後再種七行樹。你想想看怎麼可以代表？《無量壽經》裏面所講的極樂世界，你怎麼種樹能種到那樣？它是七寶合成，你做七寶出來也可以，但是沒辦法一棵樹裏面有好幾種莊嚴合成的。而且你看一片樹葉多大？二十五由旬吶！長寬都是二十五由旬，你怎麼種嘛？哪有那麼大地方讓你種那麼大棵樹呢？一棵樹也沒辦法那麼大，更何況樹葉。所以說，這是世間沒辦法描述的。

解：七重，表七科道品。四寶，表常、樂、我、淨四德。周匝圍繞者，佛菩薩等無量住處也。皆四寶，則自功德深；周匝繞，則他賢聖遍。此極樂真因緣也（內因外緣）。

這裏說「欄」和「楯」，「欄」是橫的，「楯」是縱的——也就是直的。為什麼七重呢？是表法，「表七科道品」，因為修行中七道品很重要。七道品是：擇法、精進、喜、輕安、捨、定、念，這七種真是修行的一些途徑辦法，叫七道品。

經中說「皆是四寶周匝圍繞」，為什麼只是「四寶」呢？因為是互相間錯而做起來的。四寶是「表常、樂、我、淨四德」。凡夫顛倒，把無常執為常。這裏的常、樂、我、淨是四德，如果認為是無常的那就不對了。「周匝圍繞」，表示「佛菩薩等無量住處也」，都是聖人所住處。

「皆四寶，則自功德深」，每一個聖人都自己證得，具足常、樂、我、淨四種德。「常」，因為我們的壽命跟佛是一樣長。但受諸樂，沒有痛苦，所以「樂」。「我」是自在無礙。「淨」是清淨莊嚴。「周匝圍繞，則他賢聖遍」，周圍很多聖人所在。「自功德深」，是內因勝；「他賢聖遍」，是外緣勝。由此內因、外緣殊勝，「此即極樂真因緣也」，這是極樂世界真正的因緣，如此之殊勝！這就把極樂世界表述完了。

解：此等莊嚴同居淨土，是增上善業所感，亦圓五品觀所感，以緣生勝妙五塵為體。

「此等莊嚴同居淨土，是增上善業所感，亦圓五品觀所感」。為什麼感得同居土呢？有兩種方式感得同居淨土的依報莊嚴，一個是「增上善業所感」，一個是「圓五品觀所感」。

這裏又是講這四種淨土的差別，都是依天台的觀點來說的。第一個是說同生同淨土，有兩種因感得。

一個因就是能感因，也就是「增上善業」。什麼叫「增上善業」呢？就是持名是多善根之業。念念即佛，這是親因緣，念佛是直接往生的親因；淨念相續，是無間緣；以佛號爲所緣的境，就是通常講的所緣緣；「增上」即增上緣，是總攝前面三緣，有大力用，就是中道的無漏道業。第二個因，所謂「五品觀」，是圓教的觀行，藏通別圓中圓教所觀。隨喜、讀誦、解說、兼行六度和正行六度，這五種叫五品觀。從教理來說，修五品觀能夠感得往生同居淨土。我們這裏尤其是講念佛法門，只是念佛就對了，這是「增上善業所感」。

感得的同居土是「以勝妙五塵爲體」，照樣有色、聲、香、味、觸。我們這世間也有色、聲、香、味、觸，那裏也有。極樂世界有七寶行樹，八功德水，是能看得見的色。有微妙的音聲出來，風吹了，樹啊鳥啊都發出音聲，那都是聲塵。「微妙香潔」，那蓮花有種種香。然後有味，「飯食經行」，他還要吃飯。也有觸，微風吹動，你有種種感觸，到八功德水裏面去洗澡，那也有觸。感得這樣勝妙的五塵爲體，說明極樂世界不是虛無縹緲，到那裏去，根據自己所修的業不同，感得五塵的情形也不一樣。這是同居土。解：方便淨土是即空觀智所感，亦相似三觀所感，以妙真諦無漏五塵爲體。

「方便淨土是即空觀智所感」，生方便土能感的因，是修空觀智。下面三土，一個（方便淨土）修空觀，一個（實報淨土）修假觀，一個（常寂光土）修中道觀。方便土是修空觀智而感得。「亦相似三觀所感」，也有一部分是修相似三觀所感，因爲還不能一下子修一心三觀，所以是「相似三觀所感」。

那麼感得極樂世界的情形是如何呢？「以妙真諦無漏五塵爲體」。同居淨土是「緣生勝妙」，因爲帶着娑婆的業去的，娑婆都是緣生，所以同居土似乎覺得也是緣生，但是是「勝妙五塵」。到方便淨土，完全是圓教不可思議的真諦了，所以叫「妙真諦」，能夠即假即空的妙，是「無漏五塵爲體」。同居淨土的「勝妙五塵」很莊嚴啊，看到外面的景象是如是如是，而方便淨土是無漏業所感得的，完全體現自己內心的無漏業。

解：實報淨土是妙假觀智所感，亦分證三觀所感，以妙俗諦無盡五塵爲體。

「實報淨土是妙假觀智所感」，實報莊嚴淨土是修假觀所感得。「亦分證三觀所感」，他「分證」，而不能一下子證一心三觀。所感是「以妙俗諦無盡五塵爲體」，因爲修假觀，所以是「妙俗諦」。所謂「無盡五塵」，就是一塵當中有衆多塵，一塵當中能夠體現種種塵，一音聲當中就悟到種種的道理，一塵具足種種無盡。

解：常寂光土是即中觀智所感，亦究竟三觀所感，以妙中諦稱性五塵爲體。

然後「常寂光土是即中觀智所感」，常寂光土是修中觀。也是空假中三觀所感，「亦究竟三觀所感」，能夠一心三觀同時具足。「以妙中諦稱性五塵爲體」，「稱性」完全是與本性相應，體現本性就具足這些色、聲、香、味、觸的妙理所在。

這是四土依天台教觀來解釋。

解：欲令易解，作此分別，實四土莊嚴（此論性，依此起修），無非因緣所生法，無不即空、假、中。所以極樂同居淨境，真俗圓融，不可限量（此論修，全修在性，如是方是極樂淨宗）。下皆仿此。

下面「欲令易解，作此分別」，爲了讓大家容易理解，作這樣的分別。「實四土莊嚴，無非因緣所生法，無不即空、假、中」，還是重述上面的緣生（同居土）、空（方便土）、假（實報土）、中（常寂光土）的道理，四土無非是緣生、即空、即假、即中。「所以極樂同居淨境，真俗圓融，不可限量」，所以這四土當下都是圓融的，方便是空，實報是假，常寂光是中。因爲互即互融，所以當下就能圓融。「下皆仿此」，下面都根據這樣去理解。

解：問：寂光惟理性，何得有此莊嚴？答：一一莊嚴全體理性，一一理性具足莊嚴，方是諸佛究竟依果。若寂光不具勝妙五塵，何異偏眞法性？

「問：寂光惟理性，何得有此莊嚴？」常寂光完全是理性，無相的，怎麼會有這些莊嚴相出來呢？下面「答：一一莊嚴全體理性」，當下全部都是理性，「全體」就是事，即事即理，全部都是理性。「一一理性具足莊嚴」，每一理性都具足種種莊嚴，「方是諸佛究竟依果」。佛的依果——依報莊嚴是哪裏來？就是佛本身所具足功德的一種體現而已。在如來分上，三土都成爲常寂光土，他雖然在同居土當中，照樣體會的是常寂光的境界。比如說釋迦牟尼佛，我們認爲是五濁惡世，他是爲了度眾生而示現；我們覺得很痛苦，到處很不好，可是對他來說，那是清淨琉璃的世界。因此，如來分上，三土都成常寂光。

那在眾生分上呢？本來是一個常寂光，就變成三種了。因為修的業不同，自業差別，但是跟土高下本身沒什麼關係。諸天人民往生，他只能到同居土當中，因為是帶業往生，不見上面三土。聲聞人往生只見到方便土，上面二土——實報土和常寂光他見不到。菩薩往生，他見到三土，分見常寂光土。唯佛圓見四土，其實四土都是常寂光土。也就是說寂光土不是在三土以外，仍是在三土當中。妙莊嚴五塵，以及聲聞偏眞法性，悟的不同而已，有偏眞、有圓融的不同而已。

所以，「若寂光不具勝妙五塵，何異偏眞法性？」這裏的「勝妙五塵」，就是同居土的「勝妙五塵」，常寂光土也能夠看到同居土的七寶行樹……等等。如果常寂光不具足勝妙五塵，那就完全進入一種空寂的狀態（偏眞法性），不能從空出假了，體性上就有差別。這都是依天台解釋。

丁二、廣釋二：初、別釋所受；二、合釋能受所受。戊初又二：初、釋生處（妙）；二、結示佛力。己今初。

經：又舍利弗！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璃、碑磬、赤珠、瑪瑙而嚴飾之。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

下面廣釋的第二科。上面是說樹林的莊嚴相，接下來看那裏的水池情形。我們這個世間，怎麼建水池也沒有辦法建到那樣子。「又舍利弗！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那個水池是什麼材料建的呢？都是金沙。有人說金沙在底下，如果洗澡不是硌腳嗎？金沙很硬，一踩不是扎到肉裏面

去了？如果極樂世界是這樣子，那還去幹嘛？下面看《觀經》的時候會解釋這個問題。

「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璃合成。」極樂世界有臺階、有道路，都是金、銀、琉璃、玻璃所建造的。有人擔心說那不是很滑，摔倒怎麼辦吶？這都是以我們世間的看法來理解極樂世界了。「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璃、碑磬、赤珠、瑪瑙而嚴飾之。」池旁邊還有樓閣，也是由七寶而成的嚴飾。

「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這裏只是說「大如車輪」，我們等下看看其它兩部經，到底有多大。有四種光，「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有人說四種光也太單調了吧，那霓虹燈還有好幾種光呢！這四種光是微妙香潔啊，是這麼好的事！

然後我們看看《無量壽經》怎麼描述水池：「八功德水，湛然盈滿，清淨香潔，味如甘露。黃金池者……」就不像《彌陀經》講得這麼簡單了。《彌陀經》只是說「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如何如何，《無量壽經》講得就複雜了：黃金池底是白銀沙，白銀的池有黃金為沙，水精的池底是琉璃沙，琉璃的池底是水精沙，珊瑚的池底是琥珀沙，琥珀的池底是珊瑚沙，碑磬是瑪瑙，瑪瑙是碑磬，白玉是紫金……等等，下面都是。

這裏說八功德水，跟《華嚴》完全一樣，《華嚴》說是重重無盡，隨心所欲，因為這完全是心法，而不是說外面有實實在在的。「意欲令水沒足」，想要水剛剛好洗洗腳就好了，水就剛好沒足。「欲令至膝蓋」，希望深一點到膝蓋，那水就至膝蓋。「欲令至腰」，水就到腰。「欲令至頸」，那就到脖子上。

「欲令灌身，自然灌身。」「欲令還復，水輒還復」，上來然後退下去，又還復。「調和冷暖，自然隨意」，你要熱一點，搞一個桑拿，它就熱一點；你要涼一點，痛快一點，它就涼一點，都能夠隨意。「開神悅體，蕩除心垢。清明澄潔，淨若無形」，清淨得好像跟沒有一樣。「寶沙映澈，無深不照」，等等功德所組成。

而且洗的時候也不會聽到世間的種種音聲。風吹水會有波，波聲就很吵人，像住在海邊的人會覺得很吵。極樂世界是什麼樣的音聲呢？聞佛聲、法聲、僧聲、寂靜聲、空無我聲、大慈悲聲、波羅蜜聲、十力、無所畏、不共聲、諸通慧聲……等等，這樣的音聲，所以叫功德水呀！我們這世間有嗎？你怎麼造水池也造不出來如此這般的地方出來。

《觀經》中也有，第五觀（水觀），不妨看一下。前面樹觀我們觀完了，下面要去觀水。水就觀八池水，八功德池的水：「一一池水，七寶所成，其寶柔軟」，所以說不用怕硌腳。有人說那很硬怎麼辦吶？這裏就跟你解釋這個問題了，「其寶柔軟」，只能用世間的語言來闡述。我們這個世間的寶怎麼會柔軟呢？金、銀、琉璃肯定硬邦邦的，哪裏會柔軟。「從如意珠王生」，如意珠王就是我們的心，從我們的心生。「分爲十四支，一一支作七寶妙色，黃金爲渠……」如何這般。下面內容差不多：什麼什麼爲底，周圍又是如何，能夠聽到種種哀雅和悅的音聲，念佛、念法、念僧等等。

這是八功德水的情形，完全是心所現的清淨，也就是我們自性萬德。自性包羅法界，那就是行樹、寶網等等的功德。我們的自性能夠生起一切善法，如同行樹、寶網都是從地而生。我們這裏眾生心隨境

而轉，那裏是會境歸於心，心能轉境，境自然就隨心了。所以那裏的水，你願意淺願意深，它能夠隨心所轉。我們是隨境所轉，那裏心轉了，一切物都轉了。

自性平直，就是「階道」的意思。自性高邃，有「樓閣」。自性具足萬法，就是「七寶」，「寶」就是稀有的意思，這是一種譬喻。寶當中有種種光，蓮花當中會發出種種光。前面看過的《觀經》的第四觀（樹觀）也有光，後面第七觀（華座觀）也說到種種光，就是說寶樹當中以及池水當中，發出種種光。有興趣的看看《觀經》的第七觀，就說明彼土的種種光明。當然這裏從理上說，我們隨舉一念一切德都具足了，一切萬法都是隨我們的心而轉，所以才有種種的莊嚴相。

為什麼選擇蓮花做比喻呢？第一、蓮花沒有汙染。蓮花，是自性的花，自性的蓮花離煩惱的塵垢，所以沒有汙染，出汗泥而不染。我們的自性在凡而不減，在聖而不增，所以用蓮花比喻。第二、蓮花因果同時。蓮花的花果剛剛要開的時候，蓮蓬已經在裏面了。一般的花要開完以後，果才結出來。念佛人即是念念相應念念佛，就是因果同時。《法華經》說眾生本來就可以成佛，一乘實相是究竟，所以《法華經》用蓮花來比喻，因果同時，沒有汙染。

往生到那裏去，五分法身之香都有了。八萬四千波羅蜜香是香中之香，所謂「微妙香潔」，有如此之殊勝。自性雖然在三界生死當中，不會爲此而遷流，所以說是「垢中之潔」。往生到那裏去，不會爲分段生死所牽，性離豁然，淨法滿足，所以說「潔中之潔」。總而言之，自性清淨光明就是蓮花的意思。

清淨表色，光明表光，色光不二，寂照雙融。花合起來就是寂，花開表示照，寂照圓融，自性具足一切善法，就是「微妙香潔」的意思。

解：上明住處，今明生處。寶池金銀等所成，不同此方土石也（絕待之樂爲濁世衆生須對待而論）。八功德者：一、澄清，異此方渾濁；二、清冷，異寒熱；三、甘美，異鹹淡劣味；四、輕軟，異沉重；五、潤澤，異縮腐褪色；六、安和，異急暴；七、除饑渴，異生冷；八、長養諸根，異損壞諸根，及瘖戾增病沒溺等也。「上明住處，今明生處。」上面是說住的環境，七寶行樹等是「住處」。池中有蓮花，這是「生處」。我們往生到那裏，先到池裏蓮花當中。「寶池金銀等所成，不同此方土石也。」這裏有一系列極樂世界和我們這個世間的比較。

爲什麼叫八功德水？有八種功德。第一，「澄清，異此方渾濁」，不像我們這裏的水渾濁，下雨了水就渾濁。第二，「清冷，異寒熱」，不像這裏的水，要麼就結冰，要麼就會滾燙。第三種，「甘美，異鹹淡劣味」，不同這裏的水要麼鹹，要麼淡。第四種，「輕軟，異沉重」，是柔軟，不是很堅硬。第五，「潤澤，異縮腐褪色」。「縮」念sù，就是臭的意思。這個字字典很難查的，別看簡單，「𣎵」加個「宿」，只有在《康熙字典》能夠找到這個字。「腐」就是日久味道變了。「褪色」，顏色也退了。我們這世間是這樣子。「六、安和，異急暴」，不同此土的水會泛濫成災。「七、除饑渴，異生冷」，雖然這裏的水也能夠除饑渴，但是不能夠究竟的。「八、長養諸根，異損壞諸根及瘖戾增病沒溺等」，我們冷水一

喝要生病，極樂世界是沒有的。「疹戾」，兩個字都念 lì，「疹」表示不和，「戾」是不順。我們這裏的水喝進去四大不調和，就會生起病來，還會沉溺人等等。

解：充滿其中，異枯竭泛濫。底純金沙，異汙泥。階道四寶，異磚石。陞級名階，坦途名道，重屋名樓，岑樓名閣。七寶樓閣，異此方土木丹青也。樓閣是住處，及法會處。但得寶池蓮胞開敷，便可登四岸，入法會，見佛聞法也。

八功德水在極樂世界「充滿其中，異枯竭泛濫」，而我們這裏要麼就沒水，要麼就泛濫成災。「底純金沙，異汙泥」，這只是舉金沙一種而已，上面我們看到其它兩部經裏都講到有很多種，不同於我們世間的汙泥。我們這個世間是汙泥，很爛吶，你怎麼清都不乾淨。「階道四寶，異磚石」，所有階道都是四寶合成，不同於我們這個地方的磚和石。

「陞級名階」，有臺階，一層一層往上升的叫作「階」。「坦途名道」，平坦的是「道」。「重屋名樓」，一層一層的房屋叫樓。樓上面有閣，閣是比較小的，「岑樓名閣」，「岑」比較小，高而小叫閣。

「七寶樓閣，異此方土木丹青也」，「七寶樓閣」是自然成就的，不需要刷油漆。我們這裏刷油漆，刷着刷着過一段時間就褪色了。「樓閣是住處，及法會處」，樓閣是人住的地方，以及說法的地方。「但得寶池蓮胞開敷，便可登四岸，入法會，見佛聞法也。」在寶池當中怎麼上岸呢？花開了你四邊都可以上去，見佛聞法去。

解：華輪者，輪王金輪大四十裏，且舉最小者言。若據《觀經》及《無量壽會》，大小實不可量，由同居淨土身相不等故也。

「華輪者，輪王金輪大四十裏，且舉最小者言」，這裏講的蓮花是最小的，四十裏，大如車輪。「若據《觀經》及《無量壽會》，大小實不可量」。這裏還是要看一下《觀經》，到底有多大：

「一一水中有六十億七寶蓮花，一一蓮華團圓正等十二由旬。」你看這花輪有多大，「正等十二由旬」這麼大！下面又說：「於七寶地上作蓮花想，令其蓮華一一葉上作百寶色」，蓮花當中有百寶色。「有八萬四千脈」，「脈」就是葉上一條一條小小的痕，每個花葉上面都有個小小的筋一樣，像我們筋骨一樣，有「八萬四千脈」。「猶如天畫」，是一般人間的畫畫不出來的。「一一脈有八萬四千光」，小小的脈當中有八萬四千光。「了了分明，皆令得見。華葉小者，縱廣二百五十由旬」。有人說怎麼會那麼大？要不怎麼是極樂世界嘛！「如是蓮華，具有八萬四千葉」，這樣的蓮花，一朵蓮花當中有八萬四千葉。「一一葉間，有百億摩尼珠王，以為映飾。一一摩尼珠，放千光明，其光如蓋，七寶合成，遍覆地上。釋迦毘楞伽摩尼寶以為其臺……」等等等等。

你們說這能不能觀的出來啊？不像這裏「大如車輪」這麼簡單。所以引《觀經》和《無量壽會》，《無量壽會》裏面翻譯的會更清楚一些。所謂「大小實不可量」，沒辦法去量的。「由同居淨土身相不等故也」，在同居淨土，因為業報不一樣，大家身相也不一樣，看到的也就不一樣。

解：青色名優鉢羅，黃色名拘勿頭，赤色名鉢頭摩，白色名芬陀利。由生身有光，故蓮胞亦有光。然極樂蓮華，光色無量，此亦略言耳。微妙香潔，略歎蓮華四德。質而非形曰微；無礙曰妙；非形則非塵，故潔也。蓮胞如此，生身可知。

下面說蓮花的四種顏色。「青色名優鉢羅」，青色蓮花我們通常叫優鉢羅華。「黃色名拘勿頭」，拘勿頭華就是黃色的蓮花。「赤色名鉢頭摩」，紅色的蓮花是鉢頭摩。「白色名芬陀利」，芬陀利華就是白色的蓮花。「由生身有光，故蓮胞亦有光」，我們生到蓮華當中的身體有光明，蓮華當中也發出種種光來。「然極樂蓮華，光色無量，此亦略言耳」，這光色是無量的，這裏只是約略提一下而已。《觀經》的第七觀詳細講了發出的無量無邊的光。

「微妙香潔，略歎蓮華四德」，「微、妙、香、潔」，分別就是蓮花的四種德。為什麼叫「微」呢？「質而非形曰微」，好像有蓮花，但是又不障礙，所以「質而非形」。「無礙曰妙」，沒有障礙所以「妙」。你一朵我一朵，大家都那麼多，不是相撞了嗎？哪有那麼大的池啊？它不妨礙啊！那就是華藏世界重重無盡，理事無礙。你的蓮花跟我的蓮花一點不相礙，是這樣的功德所成，所以說「無礙」。「非形則非塵，故潔也」，它沒有形，不同於世間的色塵，所以說是「潔」。這裏「香」沒有講，因為蓮花充滿了香味，不需要單獨講。

「蓮胞如此，生身可知」，我們去住那個地方，蓮花都是這樣，色體更是無極之深。《無量壽經》

會講到身體到底是什麼樣。這樣的一個地方，是我們的依處和生處，也就是我們的住處。「七寶行樹，八功德水……」如此莊嚴，《彌陀經》只是約略提一下而已。

## 己二、結示佛力

經：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下面說「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成就什麼樣的功德莊嚴呢？住處、生處都是眾生的本心自性所感得的清淨莊嚴。

到這裏，《彌陀經》的「住處」和「生處」我們差不多就學習完了。有人反映聽不懂，《要解》裏有很多天台的教理，如果要細講，很長時間都沒辦法講完。為什麼這樣說呢？這裏有講到天台的判教——五時八教。如何去介紹五時，還有八教？八教當中的化、法，四教的藏、通、別、圓，各自不同，有一些不同啊？比如說藏教的佛，圓教怎麼去理解？這裏面有不一樣的，所以很麻煩，內容很多。這樣講兩下，你們一下子肯定是聽不懂。什麼析空觀啊、體空觀啊，多少有一點教理基礎的人，才會有一點印象。一點教理基礎都沒有，講起來就很困難。

我們主要是講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重心在這裏，所以就沒有仔細去講教理，大家聽起來就比較費勁，那是自然的。當然，教理方面如果都不去熏習一下，永遠也沒辦法去了解，那麼有些地方只能多講幾句，稍微慢一點。只能這樣子了，要不然沒辦法往下講，大家相互配合。常住師父如果有時間可以

自己看看，《彌陀要解》還有很多註解，找來看看。如果完全不看，只是這麼聽一下，回去也沒有去找註解看，聽起來多少印象就淺一點。

接下來是「結示佛力」，所謂「結示佛力」，就是上面所講的極樂世界的諸樹以及它的寶池，這些功德成就。極樂世界的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成就什麼莊嚴呢？這些莊嚴怎麼成就起來的呢？首先，要肯定這是彌陀的本願力，他的願力所成，依願力而去行持，這樣兩者結合，極樂世界才能夠展現給我們所知、所了解。

解：明上住處、生處種種莊嚴，皆是阿彌陀佛大願大行（此義約佛）、稱性功德之所成就。故能遍嚴四種淨土，普攝十方三世一切凡聖，令往生也。

我們先看《要解》。「明上住處、生處種種莊嚴」，所謂「住處」就是七寶行樹等等，「生處」就是寶池蓮花。我們看了《觀經》和《無量壽經》，才知道它裏面的「種種莊嚴」，直接從《彌陀經》看，不是很突出。這「種種莊嚴」，「皆是阿彌陀佛大願大行、稱性功德之所成就」。彌陀在因地發了「大願」，在世自在王如來那裏發了四十八大願。發了願以後，他就去行，花了五劫時間去思惟，又經過累劫的修行，功德圓滿，這叫「大行」。所謂「稱性功德」，他完全是從自己的本性功德所顯現。我們也有像彌陀那樣的功德莊嚴，可是沒顯現出來。彌陀是果地，因地發了願去行，所以他的果地正報、依報如此莊嚴。這正報、依報的莊嚴，就是他本性的功德，所以叫「稱性」，符合他的本性，「功德」成就，所以才有

如此的莊嚴。

那麼阿彌陀佛有什麼願呢？他為什麼發這樣的願？大家看《無量壽經》，他就有這麼一個願，第三十二願。如果這本經是屬於你自己受持的話，你們回去加個班，每一個願底下標個小字，你才知道哪個願、第幾願。要不然，我剛才翻了，不知道是第幾願。這個版本稍稍有一個缺點，上卷下卷沒有分，你也不妨在上卷那裏自己去加一個「上」，下卷加個「下」字，晚上要睡覺之前加一下。這樣才好翻，要不然自己看的時候，不知道哪一願是哪一願。

我們看彌陀的願（第三十二願）：「設我得佛，自地以上，至於虛空」，他那房子好大啊！「宮殿樓觀，池流華樹，國土所有一切萬物，皆以無量雜寶、百千種香而共合成。嚴飾奇妙，超諸天人。其香普薰十方世界，菩薩聞者，皆修佛行。若不爾者，不取正覺！」就是發這樣的願，所以他那裏如此莊嚴。我們住在那裏是沾彌陀的光吶，他本性已經成就了，我們才可以到那裏去。住在那裏，所謂七寶行樹、八功德水，我們看很簡單，它那裏樓閣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百千種寶來做成，那都是功德寶。功德之寶所共合成，才有如此的莊嚴。

這都是因為阿彌陀佛在因地所發的願，然後去修的行。因為願而起行，這個行是實行，而不是虛行。為什麼虛行？你沒有發願去行，那就散散漫漫去行了。以願來導行，以行來滿願——因為你有願，我要去做這件事情，通過做，滿自己所發的願。如果說這個行不是願起的，搞不好這個行就是偽行——你很

不願意去做，然後去做，做了就會做不好，那就變成偽行了，不是真行，非真實行。如果發了大願沒有去行，怎麼樣呢？那就是空願、虛願，不實了。你光講大話不去做，這又不行的。這兩者要相結合，願行圓滿所以叫功德成就，才能夠成就如是莊嚴。這個莊嚴是因中廣大行願之力——是因中的廣大願和廣大行所滿的，才有如此莊嚴。

這是從事上說，有這樣那樣的一些硬體設施的莊嚴。如果從理性，所謂「稱性功德」——就是我們自性的功德來說，那要怎麼樣？性相雙融。雖然《彌陀經》上有種種相，樹啊、池啊、水啊等等，都是相。會歸本性，必須要性相雙融，全性起相。這個相哪裏起的？就是我們自性所起的相——莊嚴相。

你看我們這個世間有種種形相，都是我們的共業所感的種種相，所認識的這樣那樣的事情，是我們共同所認識的相。譬如說我們認識白米飯，大家共同認識都是白米飯，餓鬼見到白米飯就變成焦炭，就不同了。這是共同的業所感，所認識的境是如是。狗見到大便就是白米飯，「白米飯」它也能吃啊，大便它能吃，它就變現那種相。心識業感所使是如是。

那麼極樂世界的種種相是從哪裏起的呢？就是從自己的自性而起的這些相，所以相還歸於性。性能起種種相，相又歸於自性，叫作「性相不二」。自性能生起萬法，因為由自心所生起的萬法，這樣才叫莊嚴。六祖不是這麼講麼：「何其自性，能生萬法？」自性能生萬法，所以一切都是我們自心所生的，唯識所現。從這個世間來說，是唯識所現，虛妄分別，認為是這樣那樣；而極樂世界是我們自性稱性所修的種

種善法的一種展現。《華嚴經》裏也講：「一切鈴網，解一切法如幻心所生。」華藏世界裏有種種寶鈴、種種網，這些法都是從心所生的。「無著善根、無生善根所生」，這是會歸於自心，才會有功德莊嚴成就，不是從外取得，所以自然的成就。

我們接下去看《要解》。「故能遍嚴四種淨土」，因為稱性功德之所成就，所以能「遍嚴四種淨土」。正因為是稱性，而所開發、所見的性的功德不同，眾生修得有差別，所以分成四種淨土。四種淨土我們已經提到好幾回，大家多少有點印象。同居土，是凡聖同居，極樂世界那裏有聖人，我們這些業很重的人，帶業往生到那裏去，跟他們一起住。「諸上善人，俱會一處」，那就是同居土。雖然我們這個世間也有同居，也有凡聖，有凡人、有聖人，六道都有，但是聖人少，凡人多。

四種淨土，「普攝十方三世一切凡聖，令往生也」。四種淨土都如此莊嚴，這國土成就了，目的是要讓十方三世所有的眾生都到那裏去修行，凡夫和聖人都到那裏去圓滿功德。

解：復次，佛以大願作眾生多善根之因，以大行作眾生多福德之緣。令信願持名者，念念成就如是功德（此義約生），而皆是已成，非今非當（誰解承當）。

「復次，佛以大願作眾生多善根之因」，後面經文中說念佛不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就能夠往生的，因此，這裏彌陀發這樣的大願，作為眾生能夠多善根之因。少善根，就沒有辦法聽聞念佛法門，也沒有辦法往生到那裏去，所以佛就做種種善巧——所謂「多善根之因」。上面是願，他願眾生能夠普聞他的

名字，聽到他的名字都受用無窮，是這樣的一個「多善根之因」。

然後，「以大行作衆生多福德之緣」，彌陀發了願以後，去修種種行，來成就衆生多福德，讓所有的衆生都能夠去。去了就跟佛一樣享受那樣的境界，只是四土的分別不同而已，其他跟那些菩薩都一樣。你福德太少了就住不了那裏，所以佛已經給你安排好了，這就是「多福德之緣」。

這樣，前提都有了，因和緣都具足了，彌陀是如何來接引眾生呢？他先是發大願做多善根的因，又自己去修種種行，來成就多福德的緣。「令信願持名者，念念成就如是功德」，令有信有願肯念佛的人，念念去念佛，就能夠成就跟佛一樣的四土莊嚴的功德。「而皆是已成，非今非當」，極樂世界已經成就了，不是說現在正在成，也不是說未來成——「當」就是當來成，「今」是現在剛剛成——他已經成就這個世間了。

解：此則以阿彌種種莊嚴，作增上本質，帶起衆生自心種種莊嚴（性相圓明，撒盡法門邊畔界限）。

下面兩句又不好懂，我看每一段後面都有幾句不好懂。「此則以阿彌種種莊嚴，作增上本質，帶起衆生自心種種莊嚴。」那麼這裏有兩個概念：本質和帶質。大家如果學過唯識就知道什麼叫本質和帶質了。學過唯識的有沒有印象？聽說過本質、帶質吧？一點都沒學過，理解本質、帶質就困難了。本質是什麼呢？是第八阿賴耶識種子所生的實質色法，這就是本質。那麼帶質呢？乃影像所依託者。我們慢慢講，上面都嫌我講得大家聽不懂，看看今天這個能不能讓大家聽懂，先把概念了解，然後再解釋。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第八阿賴耶識，阿賴耶識裏面含藏很多的種子。種子肯定會生起現行，那麼種子所生的實質色法，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外面所有的景物。按唯識學說，那都是我們第八阿賴耶識所變現，種子所變現的實質色法，叫作本質。

這（指供花中的一朵玫瑰花）就是我們第八阿賴耶識所變現的實質色法，這不是靈山拈花，這是我們第八阿賴耶識所變現。有人說：「那你變一個看看，你能不能給我變一個？」我上一次跟大家講過了，這個世間本來就不實在，只是各類眾生所緣的、所認識的不同而已。本身就不實在，沒有一個定性的應該是什麼。比如說這個叫「玫瑰花」，我們一定要叫「玫瑰花」，在我們共識的情況下，稱它為「玫瑰花」而已。這是什麼顏色呢？不要不敢講，你講，實實在在就是紅的嘛，對吧？你不能說假的你不敢講，我們共同認識它是紅的，對不對？

我上一次講，如果是一個生盲，生來就是一個盲人，你告訴他說：「我這裏有一朵玫瑰。」他摸一下：哦！玫瑰是這樣，底下有個棒，上面還有東西……你說：「它是紅的。」他知道什麼叫紅的嗎？這個「紅」的概念對他來說，完全是個盲點，他不知道什麼叫紅的。

我們共同所認識這朵玫瑰花是紅色的，這叫唯識所現。我們所現出來，大家都認為它是實實在在的。當你見到這朵玫瑰花的時候，我一舉起來，你們腦子裏面自然會現出一種影像出來：哦！我知道，這是玫瑰花。紅的玫瑰花這就是我們所認識的實質的色法。這不是實質的色法嗎？紅的玫瑰花是實質的色

法——這叫本質。然後我一舉起來，大家都有一個印象，腦子迅速就反應。因為第八阿賴耶識有這個種子，所以我一舉起來，你見到這種相馬上條件反射，就知道那是玫瑰花，那叫作影像，就叫帶質境。帶質，依着本質，看見本質以後，然後帶着它去緣本質的法。

如果說你從來就沒有見過，第八阿賴耶識裏面是不是唯識所現呢？從來沒見過你怎麼辦呢？在這個世間共識的情況下，它實實在在是。譬如說以前人沒吃過榴蓮，我們頭一兩次吃榴蓮都吃不來的，吃過三次以後就來味道了。我第一次吃也是這樣，我說這跟雞大便一樣，怎麼吃啊！第二次吃得跟雞大便一樣。第三次吃，哎！有點味道了。因為我們活在人間，這都是一種實物，本來不知道的，通過阿賴耶識的熏習，然後一提起榴蓮就知道，那個像穿山甲一樣、又像刺蝟一樣的影像就出來了。有這樣的一個影像，然後提起這個東西，你原來心識裏面有這個印象，馬上就帶出來影像。

比如說我一上講臺，你們就認識說那是界某人，因為曾經在你的識當中有這個人的影像。如果是今天晚上剛來的人，會覺得：我不知道是界某人啊。但是你腦子裏有個印象，聽說那個人會講經，然後我一上臺，你會覺得：大概就是他。我們本質裏面有認識、識別的功能，這個像一出來，你馬上就能夠去認識它，這叫作帶質；本質是我們內心的種子裏面就有這個像。

那麼用功德來講，我們本性是具足的，一切莊嚴相都有的，什麼條件才能夠體現出來呢？必須要彌陀已經實現那個清淨莊嚴的極樂世界，讓你去往生，然後託彌陀這個本質，把自己的影像帶出來。這樣

聽懂嗎？了解吧？要通過這麼一個過程。

本來這個東西不認識它叫什麼，有人告訴我一次，然後我記住：它叫「撫尺」，然後一舉起來就知道，這影像就帶出來了。比如我們讀書的時候，老師告訴你：「這是個生字。」然後在黑板上寫下莊嚴的「莊」字，老師說：「這是莊嚴的，莊，字。」下一次你一看這個「莊」字，你就知道是「莊」字。從第八阿賴耶識自然會帶起這個相出來，你就認識它。按照唯識，它的步驟是這樣。

比如我們見到一個人，他必須要先變現這個人的影像出來，然後才認識他。我見到道明師，第一個看到他的本質，這個像的本質。我要認識他，我的心識當中必須要變現「道\*師」這麼個概念出來，然後我才能去認識他、緣他，就是帶質。本質見到，然後我內心起來：我要去緣他。

其實心念很快，不像我們講得這麼慢。就好像說這是火，很燙吶，哪一天有人要燙你，你說這個東西要不要我去摸一下，然後收回呢？小孩子不懂，有幾次教訓以後，一提到火，第二念他馬上就收回來。比如說有人舉起手要打你的時候，你自然而然會舉起手來。你要不要思考一下：人家打我，我要不要舉一下手來保護一下呢？沒有這麼慢，那個意識是很快的。

所以說你看到這個事情，就能夠帶着這個像去緣它，如果沒有帶這個像，你就不認識它，那就像記性沒有了，沒有辦法緣。就像植物人一樣，問他：「你是誰啊？」他就不認識是誰了。我們大腦有記憶，種子能夠起現行，看到這個相，就帶着這個相去緣他。唯識裏面說「帶彼相起，託彼而生。」「帶彼相起」，

就是說你要緣它，必須要帶着它的相然後再去緣它。「託彼而生」，因為有託着它（本質），然後把它的相帶出來。心識中把它的相帶出來，才能夠認識它，要不然不認識它，是這個意思。

那麼這裏所說彌陀的種種莊嚴，是已經成就的莊嚴了。但是我們還沒成就莊嚴，心性還沒打開，功德莊嚴出不來，怎麼辦呢？託彌陀這個殊勝的境，我們一到那裏，一通過念佛，與彌陀的願相應，我們也感覺那麼莊嚴，就不會跟我們這個世間一樣的不莊嚴，到那裏自然就莊嚴。所以這裏說「以彌陀種種莊嚴，作增上本質」，依彌陀的本質作為我們的本質，「帶起衆生自心種種莊嚴」。這樣就了解了吧？

我們本來有沒有那個殊勝的境？本來有啊，但是帶不起來呀！更淺一點說，我們每一個人都很有墮性，你住在一個團體當中，或者說你房間有五個人、三個人，別的人很用功、很精進，通過他的精進可以促使你的精進；如果那個人懶惰睡眠，會把你也拖去懶惰睡眠。我們要託彌陀殊勝的境，然後帶起衆生的種種莊嚴。彌陀的境已經莊嚴成就了，然後讓我們往生到那裏去，我們也感覺到那裏的清淨莊嚴，所以要託彌陀的莊嚴境，能夠帶起作為帶質境。衆生託佛增上本質的境，變現自己自心的種種莊嚴，叫作帶質。

解：全佛即生，全他即自，故曰成就如是功德莊嚴（會上二義，祇是一義）。

下面「全佛即生」，也就是全佛的本質就是衆生的帶質。種種莊嚴完全是佛的功德成就，稱性的功德成就，那是佛的本質。那麼佛的本質我們怎麼去享受呢？你有這個業，已經往生到那裏去，就是託佛

的本質，帶起你的本質。那個影像你把它託起來，託起這個帶質，所以眾生的帶質不離開佛的本質。眾生之所以能夠帶起這樣的莊嚴相，是靠佛的本質。

理解起來有點困難，是不是這樣？要多聽幾回才有辦法。唯識有的以前沒學過，或者沒有認真地學，困難吶！這裏面唯識也有、天台也有、三論也有、華嚴也有，一下子都綜合到這裏來，所以我們就搞得很辛苦。所以要多學，平時要多學、多聽、多看，然後你才不會有那麼大的問題。

往生到那裏去了，已經成就的事情了，那就是佛的功德了，佛的功德就是成為我們的功德。他的東西怎麼成了我們的東西？他已經成就功德在那裏，然後我們託着他的本質，把我們自心的本質也帶起來了，也莊嚴了，所以說「全佛即生」。

然後「全他即自」，全他極樂世界佛的莊嚴，就是我的莊嚴。好像阿彌陀佛跟我沒關係，沒關係你怎麼能夠往生到那裏去？你也感覺到那裏那麼殊勝吶！所以是「全他即自」，是這麼一種關係。因此說「成就如是功德莊嚴」。所以說我們看《彌陀經》沒這麼辛苦，「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一句話就過去了，這裏怎麼這麼麻煩呢？你知道成就如是功德莊嚴，怎麼莊嚴呢？只是佛莊嚴，眾生不莊嚴，那能莊嚴嗎？不光佛莊嚴，我們往生到那裏去，跟佛一樣的莊嚴，這樣才莊嚴！我們託他已得的境，而顯發我們自心的功德，這樣兩者相結合，才能夠「功德莊嚴」。

戊二、合釋能受所受。又二：初、約五根五塵明受用；次、約耳根聲塵明受用。己初又二：初、正明；二、

結示。庚、今初。

經：又舍利弗！彼佛國土，（空中）常作天樂，（下是）黃金爲地，（中間）晝夜六時，雨天曼陀羅華（上嚴空界，下嚴金地）。其土衆生，常以清旦，各以衣祴，盛衆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即以食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

接下來一段是能受、所受兩者合在一起解釋。「合釋能受所受。又二，初約五根五塵明受用」，極樂世界也有形體，所以說有五根、也有五塵，當然跟我們世間的五塵不同了。「次約耳根聲塵明受用」，極樂世界是種種莊嚴，下面說到出種種微妙音聲，念佛、念法、念僧等等，這就是「耳根聲塵」的受用。初中又分二：先「正明」，後面「結示」。先看「今初」，能受用的——也就是我們五根的莊嚴，以及所受用的五塵的莊嚴。

「又舍利弗！彼佛國土，常作天樂，黃金爲地。」小字中說，「空中」是「常作天樂」，「下」面「黃金爲地」，「中間」是「晝夜六時，雨天曼陀羅華」。爲什麼「雨天曼陀羅華」？小字說「上嚴空界，下嚴金地」。

那麼衆生在做什麼呢？「其土衆生，常以清旦，各以衣祴，盛衆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衣祴（gé）」，不能念「jiè」，這個是念「gé」，和資格那個「格」同音。下面（盛）「chéng」，不能念「shèng」。「即以食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從這看也沒什麼，從理性來講就有很多內容所在，我們看《要解》

怎麼說。

解：樂是聲塵，地是色塵，華是色、香二塵，食是味塵，盛華、散華、經行是觸塵，衆生五根對五塵可知。常作者，即六時也。黃金爲地者，七寶所嚴地界，體是黃金也。日分初、中、後，名晝三時；夜分初、中、後，名夜三時；故云晝夜六時。然彼土依正各有光明，不假日月，安分晝夜（但可順次方比擬，不可隨此方情見）？且順此方假說分際耳。

這裏有天樂，《要解》說「樂是聲塵」，音樂是耳朵去緣。「黃金爲地」，能看得見，「地是色塵」。「華是色、香二塵」，花裏面有色、有香。我們這裏桂花開得很香，桂花也有顏色，有色、有香，就有兩塵了。「食是味塵」，經文說「即以食時」，那裏還要吃飯，食就是味。「盛華、散華、經行是觸塵」，盛華有什麼樣的感覺，然後經行散步啊，這是觸塵。所以，「衆生五根對五塵可知」。所謂「五根對五塵」，眼根緣色塵，耳根緣聲塵，這樣相對可知。

經文說「常作天樂」，「常作者，即六時也」，晝三時、夜三時，爲六時。「黃金爲地者，七寶所嚴地界，體是黃金也」，那裏的地體是黃金。「日分初中後」，白天分三時，「名晝三時」；「夜分初中後」，初夜、中夜、後夜，「名夜三時」；所以是「晝夜六時」。

「然彼土依正各有光明，不假日月，安分晝夜？」極樂世界有種種光明，怎麼還有晚上、還有白天呢？太陽還落山怎麼辦呢？看不見那麼有沒有點燈呢？有沒有日光燈？有人會害怕，往生帶個手電筒去。

這裏告訴我們：「彼土依正各有光明」。我們昨天看到，那裏蓮花就發光，我們的身體到那裏也發光，到那裏跟阿彌陀佛一樣，有無量光和無量壽，自然有光，不需要發電那麼麻煩。「不假日月，安分晝夜？」不需要日和月，太陽、月亮都不要了，更何況有白天、晚上呢？

那為什麼這麼講呢？「且順此方假說分際耳」，我們這個地方有晝夜，所以順此方而言，「假說分際」而已，這就是世間悉檀。只是告訴我們說那裏一天到晚都有音樂。有人說一天到晚有音樂不是吵死人嗎？你不想聽，什麼聲音都沒有。為什麼？那是心法，唯心所現的。

解：曼陀羅，此云適意，又云白華。衣祴，是盛華器。衆妙華，明非曼陀羅一種，應如《妙經》四華，表四因位。供養他方佛，表真因會趨極果，果德無不遍也。且據娑婆言十萬億佛，意顯生極樂已，還供釋迦、彌勒皆不難耳。若阿彌神力所加，何遠不到哉！

「曼陀羅華，此云適意，又云白華」，那個花非常的好，非常的柔軟，又是白色的。「衣祴，是盛華器」，花放在衣祴那裏，衣裏面大概有個兜。「衆妙華，明非曼陀羅一種」，「盛衆妙華」，這是衆花，不是一種，有很多種。「應如《妙經》四華，表四因位」。所謂「《妙經》」，指的是《妙法蓮華經》，簡略稱為「《妙經》」。《法華經》有四種花：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這四種花。「摩訶」是大的意思。「曼殊沙」是柔軟的意思。這裏「曼陀羅華」是適意的意思，這是白華。「表四因位」，菩薩有信、住、行、向這四個因位。

「供養他方佛，表眞因會趨極果，果德無不遍也。」爲什麼要供養他方佛？因爲我們剛往生到那裏去，還是因位，所以要供養佛，趨向於果。這樣「果德無不遍也」，這果德十方世界都遍滿。「且據娑婆言十萬億佛，意顯生極樂已，還供釋迦、彌勒皆不難耳。」我們現在供養釋迦都很難，他已經入滅了，只是供養他的像、供養他的舍利而已，不能直接供養生佛。那麼已經往生到那裏去，供養他方十方佛就不難了。這裏說「若阿彌神力所加，何遠不到哉？」哪個地方都可以到。

解：食時，即清旦，故云即以。明其神足不可思議，不離彼土，常遍十方，不假逾時回還也。

「食時，即清旦。」「食時」，就是早晨很早，「清旦」，他就去供養，「故云即以」，馬上就能夠到，時間很快，這是彌陀的願，彌陀所發的就是這樣願。我們可以看看《無量壽經》，他的第二十三願：「設我得佛，國中菩薩，承佛神力，供養諸佛，一食之頃，不能遍至無量無數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只是說「一食之頃」，吃一個飯的時間，他就要供養這麼多世界，這麼多佛——阿彌陀佛有這樣的願！

在《無量壽經》的下卷又提到這個事：「佛語阿難：彼國菩薩，承佛威神，一食之頃，往詣十方無量世界，恭敬供養諸佛世尊。隨心所念，華香伎樂，衣蓋幢幡，無數無量供養之具，自然化生，應念即至。」上面一段是願，這一段是已經成就了。

這麼短的時間，就可以供養無量無邊的諸佛，彌陀的願是如是，今天成就的國土就是如是。至於供養的東西，你想供養，想拿什麼東西供養，自然就來了。你不需要去買，跑到秦嶼去買然後去供養就來

不及了，跑到福鼎去太慢了，是不是這樣？你想什麼東西它就來了，吃飯也是如是，我們等下會看到。

「明其神足不可思議」，「神足」，就是佛前面幾個願，前面三、四、五、六願，都是得神通，四十八願前面的願都是得神通。「不離彼土，常遍十方，不假逾時回還也。」他其實沒有離開他那個地方，就能夠到十方國去了。這完全是《華嚴》的思想，長短遠近不相妨礙，這樣才能夠須彌納芥子，不相妨礙。《華嚴》的思想，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沒有離開本土，就能夠到各個地方去，才會那麼快。

解：此文顯極樂一聲、一塵、一剎那，乃至跨步彈指，悉與十方三寶貫徹無礙。又顯在娑婆則濁重惡障，與極樂不隔而隔；生極樂則功德甚深，與娑婆隔而不隔也。

「此文顯極樂一聲、一塵、一剎那，乃至跨步彈指，悉與十方三寶貫徹無礙。」這就是自己本性的功德才能夠如是，完全會歸到自己本性的功德。因為自性的萬德，就像天樂一樣和諧。音樂要和諧才好聽嘛！樂器如果不和諧，你敲個什麼東西出來？不要說音樂了，我們唱個讚，法器敲得不和諧，就不好聽了。我們自己內心的功德和融，那就是天樂了。自性開覺就是花，自性開了、覺悟了，那就像花開一樣子。自性真如，恆常不變，就是「黃金為地」的意思，黃金是不變為義。只有我們的真性，真如心顯現出來恆常不變，就像黃金一樣。自性自嚴，自性自己莊嚴，就是盛華供養的意思。自性自遍，是十萬億佛土的意思，自性自己就能周遍。我們這一念心怎麼形容呢？叫「心包太虛」，把太虛都包進去了。太虛比心還要小，所以說我們很大，十萬億佛土都在我們的心當中，所以就很快。自性自空，就是食時

還義，食完回到本國來了。本國就是自性本住，他不是去到哪裏，這就完全會歸到自性裏面來。

如何供養呢？《思益經》說：「誰能供養佛，通達無生者。」你能夠真正供養佛，就能夠通達無生。這是理性的供養，就像須菩提一樣，觀空即是供養。觀一切法無生，那就是見佛，見佛就是供養，他沒有跟人家去跑。《寶雨經》說：「如理思惟，即是供養如來。」佛所講的理你去思惟，就是如理供養，就是所謂的法供養。「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如理作意，就是法供養。這裏說如果能夠這樣用種種寶物、香花去供養，就是我們自心遍滿一切，佛佛道同，這樣「十方三寶貫徹無礙」。

「又顯在娑婆則濁重惡障，與極樂不隔而隔」。我們這個世間為什麼就見不到極樂世界呢？「不隔而隔」。為什麼？著重，障重！我們的業障太重了，就好像像生盲的人，你問他燈光是什麼樣子，他就不知道。我們沒有覺悟，業障重，就好像從小就是瞎子，陽光、月亮、燈光一點感覺都沒有，就是如是。我們障重，極樂世界本來是不隔的，可是讓我們給隔開了，這就是「不隔而隔」。

生到那裏去，「生極樂則功德甚深，與娑婆隔而不隔也」，這就叫做去者不去，去時去，生者不生。有去啊，去西方極樂世界。往生了生到哪裏？就生這個世間，沒有隔，當下就是，所以才那麼快。一剎那間思想轉變，跟彌陀本願相應，所以「隔而不隔」。這一段是說極樂與娑婆兩者的比較。

解：飯食經行者，念食食至，不假安排。食畢鉢去，不勞舉拭。但經行金地，華樂娛樂，任運進修而已。「飯食經行者」，這是諸佛的常法，所以在這裏也提出來。我們看其它的經典，佛也是飯食經行，

吃了飯以後散散步。「念食食至」，念食食就到，要吃飯的時候，飯食自然就會到。

我們再看《無量壽經》，「若欲食時」，用什麼東西裝？「七寶鉢器，自然在前」。有人說：「那犯戒啊！七寶怎麼可以呀？」那你是用這世間來衡量了。這個世間怕你對七寶會產生貪著，所以比丘不能拿寶，拿寶會壞了你的道，不能安心修行。比如說你現在有一塊黃金、一塊金磚，人家說晚上有劫賊，你會怎麼樣呢？擔心我們東西沒放好，房間沒鎖好。問同寮的師父：「你房間有沒有鎖啊？」你會很緊張，心就不得安寧，會產生種種執著。一串好念珠，時常拿出來看看：哎呀！這念珠好好啊，好喜歡啊！搞不好就跟金碧峰禪師一樣了，金碧峰禪師就因為一個金鉢，他很執著那個金鉢，入定的時候，人家一敲他出來了，那陰差一下把繩子套在脖子上，因為執著的緣故，所以說你不能夠拿那個東西。

到那裏去，你沒有執著，執著都斷了，你還拿寶幹什麼？到處都是寶，你拿寶幹什麼？你說我寄回娑婆世界去，你怎麼寄呀？那裏功德莊嚴，沒有郵差，你怎麼寄？今天聽說不少人下山寄東西，寄這個、寄那個……我們下山有兩條路，一個是郵局，一個是醫院。去郵局寄東西啦，取東西啦，差不多都是這樣子。這個《淨土五經》挺好的，我寄兩本給我們小廟什麼什麼人；要麼就是看病去，就這兩條路。

所以說，不能以我們這個世間貪瞋癡這種思想到極樂世界去。如果是這樣，你想到那裏敲幾塊黃金寄回來，你也往生不了。那麼好的地方，哪裏會回來？那是功德莊嚴，只是用世間語言來闡述而已。因為世間這些東西都比較貴重，人家喜歡要，佛也假借着世間的語言來述說，那裏有黃金。黃金不會變，

顏色也不變，你只要喜歡，知道難得寶貴。那裏其實比黃金要好得多，但是要比黃金還要好要怎麼講啊？他只能用黃金，最好是黃金，這樣講。

「金銀、琉璃、磲磬、瑪瑙、珊瑚、琥珀、明月、眞珠，如是諸鉢。」這麼多好鉢。不是像我們那個瓦鉢，一下子就摔破了，鐵鉢又太大了，這樣那樣的麻煩。「隨意而至」，你覺得哪一種鉢好就哪一種。「百味飲食，自然盈滿」，那個好吃，不是我們的羅漢菜，味精太多，油太多了，沒有這些問題了。爲什麼？那是自心的問題。真正吃了嗎？吃了上廁所怎麼辦？有人擔心吃完了上廁所。「雖有此食，實無食者」，好像說有食，其實沒有食。「但見色聞香」，鬼神都不要吃了，它只是聞色了，見色聞香而已。我們煮供菜供鬼神，他如果來吃，聞聞那個味道就可以，所以說要把那個飯菜煮好了。他聞那個味道，看那個顏色，他就飽了，不需要像我們吃啊吃啊。「意以爲食」，意念食而已。「自然飽足」，吃完了，身心柔軟，不會吃太飽，撐着又難受，胃又疼，趕緊到醫療室去拿胃藥，什麼「斯達舒」……「身心柔軟」，什麼問題都沒有。「無所味著」，不會執著好吃難吃。

「事已化去，時至復現」。吃完了東西，鉢誰收？沒人收怎麼辦？要行堂啊，沒人行堂怎麼辦？你看我們這行堂，行了幾天：不行啊，我的手疼啊，我的腰疼啊，我的菜端不動啊，又行不了啊，我要換人吶。麻煩不麻煩！你看我們的世間，吃頓飯這麼啰嗦。行堂行不來的人，師父們吃得齜牙咧嘴。他不會打，打不來啊。比劃給他看，他不懂得打，端在那裏，天女散花一樣端在那兒。菜放下來一點，人家才看得

見嘛，你端得高高，誰知道裏面是什麼東西？你端了都沒人要，看不見誰要？放下去一點嘛，動作稍微麻利一點。我們常住有幾個做事情動作很麻利的，像\*善師行堂很快的，還有個淨\*師也很快。

有些人動作實在是太慢了，吃的人就很辛苦，等半天又不來，來了又打不來。告訴他，這樣比那樣劃，他又弄不來。十九那天行堂，我說天氣熱了，你稀飯可以先打一點。然後那鹹菜「曄！」打在鉢裏，稀飯「曄！」一下，兩個混在一起。想想反正吃到肚子裏面也混在一起。吃的時候不一樣的，菜跟飯如果都這樣，照你這麼說，整天煮菜飯就好了，不要分開來又煮菜、又煮飯。有人沒有用小碗，你就打在鉢裏，有小碗你就打在小碗裏，吃了才不難過。

我們這個世間就諸多的麻煩，你還不去往生？要在這個世間繼續麻煩，多啰嗦的事情！我們看那個地方真的是好，又能夠供養諸佛，而且你想吃就有得吃，就不會想喝可樂又怕胃壞了，都沒有問題。你想喝可樂，可樂喝了就很清涼，喝了身心很柔軟。恐怕有娑婆世界的一些習氣在那裏，可能帶到那裏去，還想喝可樂，那絕對沒問題。

「不假安排」，就是說那裏吃飯不要誰去安排，誰下大寮，誰要去洗菜、切菜，都不需要去安排了。「食畢鉢去，不勞舉拭」，「舉拭」，就是要收起來，要擦一擦、擺放好，都不需要。「但經行金地，華樂娛樂，任運進修而已。」你吃完了幹嘛？修行！修行又不像我們有午板香，吃完飯趕緊打板，上禪堂去坐香，肚子撐撐的又難受。那裏沒問題，先經行。我們這禪堂也有行香，但是跟那裏性質完全不同，

還有種種花啊、音樂啊，這麼殊勝，在那裏接着種種修行。這樣是食。

我們剛才講了，吃飲食不一定完全是要吃飯菜的食。在《阿含經》以及唯識裏都說有五種食：禪悅食、願食、念食、解脫食、法喜食。這都是食，都可以維持生命。坐香入定的人以禪悅爲食，我們每天都念「禪悅爲食，法喜充滿」，就包括兩種食（禪悅、法喜）了。願食，發大願，有願力就能夠持這個身體。願力能夠持法，滋長法身，法身能夠增長。禪悅食能夠適意，身心適意調柔，治種種病。念食，念力明記，聖道現前，五分法身增長，所以叫念食。解脫食，解除種種障礙，得到種種適意，就沒有很多麻煩，煩惱障等等障都被我們排除了。法喜是內心的一種極其快樂的狀態，叫做法喜。我們現在聽聞佛法，聽着聽着也沒有多少法喜。

我昨天因爲這音響一直打閑岔，說這音響明天修一修，要不講得很辛苦。有人聽成「講得很辛苦，明天休息休息」。大家就很高興，說明天可以休息休息。我是說明天修理修理，要不吵得要死，講得很辛苦，是這個意思。我們真正對於佛法有多少好樂，和多少法喜呢？自己去衡量，我們多少要有少分的法喜。學習佛法，有法喜的人呢，會深入經藏，願意去學、去看；沒有多少法喜的人，他就不願意看。回房間要麼就是聊天，要麼就是睡覺，看報紙、看雜誌，他覺得那個更有「法喜」。看報紙那是「報喜」，雜誌「誌喜」，他就沒有法喜。你學習佛法，「深入經藏，智慧如海」，充滿了一種快樂。沒有的話就沒辦法，沒有進入佛法的大海當中，所以不能快樂。

這一段描述極樂世界的種種情形，供養、飲食等等。我們現在供養佛都沒有機會，而那裏可以神足去供養十方一切諸佛，以及那裏的飲食有種種美好，而且自由自在。

## 庚二、結示

經：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又一次總結，「成就如是功德莊嚴」。我們剛才看了，佛說我要建這麼一個國土，這是願的莊嚴，是彌陀的願成就莊嚴了。我們剛才看《無量壽經》中，「供養諸佛」等等願，這就是他的願成就了。還有行莊嚴，他發願以後常修佛行、承事供養，果上所感得的就能夠「一食之頃，遍供十方諸佛」。這樣的一個因果相應的緣故，所以兩者（願、行）相應，「成就如是功德莊嚴」。這是總結上面一小段。

我們已經看完兩個「成就如是功德莊嚴」。第一個講的是住處和生處的功德莊嚴，這裏是講的環境的功德莊嚴，我們能夠供養佛等等。這都是因為佛因地所發的願——第二十三願，然後功德成就。

## 己二、約耳根聲塵明受用

解：以此方耳根最利，故別就法音廣明。其實極樂攝法界機，五塵一一圓妙，出生一切法門也。

這是相連的兩段，接下來科判是「己二、約耳根聲塵明受用」，就耳根聲塵講受用。「以此方耳根最利」，因為我們這地方耳根是比較利的，「故別就法音廣明」。聽聞佛法，聽是很重要的，通常叫「聽

聞」，沒有說「看聞」，看是用眼睛看，跟聽的感覺又不一樣。通過聽一下，對義理有深刻的印象、了解，自己看看就過去了。《彌陀要解》你自己看看，也就那麼過去了，我們一起來聽一下，就不一樣。耳根比較利，所以就「法音」來「廣明」。

「其實極樂攝法界機」，其實極樂世界攝法界一切眾生的根機。有些人不一定是耳根利所攝，它也有，五塵都可以。看到那種顏色也能夠悟道，聽也可以，吃飯也是一種修行，所以「五塵一一圓妙，出生一切法門也」。不像我們這裏，遇到五塵就顛倒了。我們所謂要出紅塵，五塵就是會染我們的心性，所以叫「塵」，「塵」有染的意思。

又二：初、別明；二、總結。庚初中二：初、化有情聲；二、化無情聲。辛初又二：初、鳥音法利；二、徵釋略顯。壬、今初。

經：復次，舍利弗！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眾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眾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

下面又「別明」、「總結」。初明有情的聲音，就是鳥發出的聲音，是「有情聲」。接下來是「無情聲」，微風吹動，底下發出的音聲。這一段是鳥發出的聲音，有情發出的聲音，下一段才是無情聲。

先是鳥音的法利，鳥發出的音聲能夠利益有情。我們這個世間鳥不論怎麼叫，鸚鵡啊、八哥啊，再好聽，

聽多它就那麼幾句話，也都煩了。有人說那極樂世界鳥就這麼幾種，不也是很單調嗎？「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而已，整天講五根、五力好聽嗎？這裏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也就是三十七道品，按圓教來講有無盡的法義所在，不是那麼簡單。

三十七道品本來是小乘修的，但是不能一概而論。在《大智度論》裏就有這樣講：「三十七道品無所不攝，無量道品亦在其中。」《涅槃經》裏也說：「若人能觀八正道，即見佛性，名得醍醐。」所以法法相通，只是眾生的根機、根性不同而已。

佛陀講法，離不開根本的四諦法。大乘法當然也要觀苦了不可得，但是它所面向的菩薩要度眾生。眾生有苦，所以要去度化，要斷無邊的煩惱，要斷眾生的煩惱。而且一切佛法都是道的範圍所攝，三十七道品沒有離開道的範圍，自然是諸法的範圍當中，也就是四諦法的道諦當中，就開出三十七道品。一切大乘法也是從這道諦而開出去，然後證得涅槃。小乘只是證得空寂，出三界而已；大乘證得無上涅槃，成佛為旨。只是目標、發心不同而已，所修三十七道品的內容都是一樣。

我們看這段文，「復次，舍利弗！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奇妙」就是我們這個世間所沒有的，少見的。下面例舉六種，「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白鶴、孔雀、鸚鵡，我們也有，這是我們常見的，一般能夠了解的。還有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這幾種鳥當時印度雪山有的。例舉這幾種鳥，大家比較喜聞樂見的幾種鳥。

那麼多鳥到那裏叫喊，那不是吵啊？「是諸衆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衆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聽到這樣的音聲，都會念佛、念法、念僧，就不會起顛倒了。那裏的環境如此之好，真是好修行吶！故此想盡辦法勸我們去往生。

然後我們看看《觀經》第五觀裏鳥的情況如何。前一部分修的是水觀，水觀完了以後：「從如意珠王，湧出金色微妙光明」，在光明當中，「其光化爲百寶色鳥」，有「百寶色鳥」，很莊嚴、很好看。鳥的叫聲「和鳴哀雅」。「哀雅」你不要認爲是很難受：「哎呀！難受啊！」這裏是指非常的悠長。「常讚念佛、念法、念僧，是爲八功德水想。」這裏說鳥不只這六種鳥而已，其實是很多鳥。

解：種種奇妙雜色，言多且美也，下略出六種。舍利，舊云鷺鷥，琦禪師云是春鶯，或然。迦陵頻伽，此云妙音，未出殼時，音超衆鳥。共命，一身兩頭，識別報同。此二種西域雪山等處有之，皆寄此間愛賞者言其似而已。六時出音，則知淨土不以鳥棲爲夜，良以蓮華托生之身，本無昏睡，不假夜臥也。

下面是解釋這些法，我們按次第來看。「種種奇妙雜色」，也就是它多。「奇妙雜色」，《觀經》說「百寶雜色」的鳥。下面這六種約略解釋一下它們的名字。白鶴、孔雀我們這都有，鸚鵡大家也都知道，這裏沒有再作解釋。

「舍利」，這裏說「舊云鷺鷥」。元代有一個楚石梵琦禪師，底下「琦禪師」就指的是他，他說舍利「是春鶯」，不叫「鷺鷥」。所以《要解》這裏把它引出來，說「或然」，或許是這樣。通常我們都叫「鷺鷥」，

這個地方有特殊的，有人這麼解釋，所以也把它引到這裏來。他（楚石梵琦禪師）說《西齋詩》裏面有這樣講，說舍利是春鶯。

「迦陵頻伽，此云妙音」，這裏叫做妙音。「未出殼時，音超衆鳥」，未出殼時，它的音聲已經超過衆鳥了。「共命，一身兩頭」，這鳥一個身體兩個頭。「識別報同」，兩個頭想法不一樣，身體是一樣的。我們人間也有啊，一個身體兩個頭的，曾經在英國有這樣的一個人。共命，又有譯爲「生」或者「生生」，《法華經》裏面叫「命命鳥」，「命命鳥」就是共命鳥。「此二種」，這兩種鳥，共命之鳥、迦陵頻伽，「西域雪山等處有之」。「皆寄此間愛賞者言其似而已」，也就是說世間喜歡這幾種鳥，故此把它舉出來，告訴我們那裏也有，你想玩鳥到那裏去，那裏的鳥也非常的好、很殊勝。

「六時出音，則知淨土不以鳥棲爲夜，良以蓮華托生之身，本無昏睡，不假夜臥也。」我們前面也說到六時，那裏本來就是日月常放光明，身自有光，不分晝夜。「鳥棲」，就是鳥住到哪棵樹，就要在那過夜了。我們這裏鳥歸巢了，那就表示要過夜了。因爲到那裏是蓮華托生，本來就不需要去睡眠，因此「不以鳥棲爲夜」。沒有這個事情，說明那裏的好。

解：五根等者，三十七道品也。所謂四念處：一、身念處；二、受念處；三、心念處；四、法念處。

下面都是一些名相，名相如果只是一個一個去介紹、解釋，當然會枯燥無味了。我第一次講經之所，以說沒講成，就是這樣子。我比較熟悉的是三十七道品，然後我就一個一個名相解釋，底下人全部都跑

光了。居士哪裏聽得懂三十七道品？這些事情他不懂啊。就算對出家人講，光是一個一個名相的解釋，人家說我還不如去翻佛學詞典，還要你解釋幹嘛？

這三十七道品是極樂世界那裏的眾鳥所宣流、所講的法。我們從《要解》的名相看，無非是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通途的佛法，是對我們本土眾生所講的法。在這裏也是差不多把這些名相依次列出，我們也約略把它看一下。因為文在這裏，沒通一下就這麼翻過去也說不過去，我們約略了解一下也就可以。

極樂世界環境如此之好，會講說種種的妙法。經文裏面說「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本來是三十七道品，這裏少了三科，四念處、四正行、四如意足這裏沒有。因為極樂世界的身體是蓮華托質，不需要觀身不淨等等，就把這些（四念處）去掉了。因為極樂世界都是善法，也沒有生惡，所以這裏四正行就省略了。如果一定要把它補進去也是可以，所以《要解》當中也補進去了。

所謂「四念處」，就是「身念處」、「受念處」、「心念處」、「法念處」。簡單記，身、受、心、法就是四念處。「念處」，「念」就是能觀的智，「處」是所觀的境。「四念處」就是念這四種，觀這四種，用主觀去觀客觀的事情。

此間的聲聞都是先修四念處，我們中國漢傳佛教都以大乘著稱，一開始就都是學大乘，通常對小乘不屑一顧。這樣久而久之，學着學着呢，很多佛學院，去一個就「倒駕慈航」（此處意指還俗），去一個就倒駕慈航……為什麼呢？學大乘法啊，所以「倒駕慈航」很快。什麼叫「倒駕慈航」？他改行了，就

結束了。所以說大乘法講唯識、講中觀，太深了，那是地上菩薩的一些境界來告訴我們。龍樹菩薩講中觀，彌勒菩薩、無著菩薩、世親菩薩講唯識，那是他們所悟到地上境界的闡述。所以大家學是學了，實修上多少有些困難，很難契入的緣故，就容易退失道心。

修學佛法最基本的開始，比如四念處，摸得着、看得見的，實實在在，我們把它忽略，不肯修。念佛法門又嫌太單調，修什麼好？修禪打坐又太寂寞……啥也不念，啥也不幹？念佛又太單調，如何是好？修密磕大頭太辛苦，持幾十萬遍咒也是辛苦。乾脆啥也不修……

修道艱難，最簡單的開始，就是「觀身不淨」。所以念處先是「觀身不淨」，然後再觀心不淨。由身不淨，會慢慢地去除貪著身體。我這身體很重要啊，我要吃哪些補藥，我要如何去保養，抹什麼膏啊、露啊、霜啊，來保護這些皮膚，不要讓它起褶皺，頭髮掉了又如何是好啊……等等等等。在修行中，這個身見還是很厲害。本來要去除我執、破我執，要斷的，我們修來修去，都是我執山高，貪著身體就會越來越嚴重。

穿什麼東西啊，在家人要想盡辦法穿名牌。那幾根頭髮一會兒扭過來，一會兒扭過去，一會兒染紅的啦、染黃的啦、染金絲猴的啦……那就是執著身體！他認為很美，很好看，然後去弄什麼雙眼皮、單眼皮啦，七拉八拉的，都是種種執著身體。正因為執著身體，你就很難解脫。我們借這個身體來修行，所以時時要觀它不淨。

怎麼觀呢？十天不刷牙，二十天不洗澡。冬天二十天不洗澡，那我常有的了，有本事夏天二十天不

洗。很早以前，我們廟裏曾經也有兩個沙彌，他們就是不洗澡，夏天就不洗澡的。有一個現在在瑞雲寺，他有時候會來，他是從來不洗澡的，老住的人都知道他不洗澡。還有一個更早一點，你們都不知道。他腳也髒，身體也髒，然後他就買了一瓶花露水，就代替洗澡了。人家說他臭，嫌他臭，回去他就弄點花露水，搓一搓，就可以了。這個也有一定的功夫！那麼髒不洗澡，他能受得了，別人看見他就覺得很髒。所以你要修不淨觀，先從這身體髒開始，九孔常流不淨，好看就是外面一層皮膚，人家說：「哎呀！他皮膚很好啊，如何這般吶……」一層皮進去，裏面就很難看，對吧？這是觀身。

先從身切入，再來觀受。我們所有的感受都是痛苦的，要觀受是苦。你看看，今天剛剛晴了一天，其實還不到一天，又下雨了吧。我們感覺很潮，又很難受。夏天很熱，蚊子多，也很難受。觀受是苦！這個世間是這樣，所以你要好好念佛！然後觀心無常。最近講念佛很好，大家念佛。過兩天有人講持咒很好，然後你又念咒去了。不知道念什麼，念來念去，就無所念了，我們心念是無常。最後觀法無我，我們執著法爲我，這身體也是我，外面所享受的也是我，就會有種種執著。

我們往生到那裏去：身，是蓮華托質，永遠是清淨；受，「但受諸樂」，哪裏有苦呢；心，已經在那裏，就常住在那了，不會起無常的念頭；法，也不需要執著法爲我；所以那個地方就是常、樂、我、淨啊！我們世間要修無常、苦、無我、不淨，那個地方就不需要，這樣相比較。

解：四正勤，一、已生惡法令斷；二、未生惡法不令生；三、未生善法令生；四、已生善法令增長。

「四正勤」，也叫「四正行」：「一、已生惡法令斷」，已生的惡法要趕緊斷，不好的惡習生起來要把它斷掉；「二、未生惡法不令生」，未生的惡法不要再生起來；「三、未生善法令生」，未生的善要讓它生起；「四、已生善法令增長」，已生善要令增長；這叫四正行，時時要勉勵。到極樂世界去，都是善法。但是同居土、方便有餘土，乃至實報莊嚴土，還有少分的煩惱無明沒斷，所以要去斷。對他來說，還是惡法，要去斷；已經證得的，譬如說一地、二地、三地，要令之增長。

解：四如意足，一、欲如意足；二、精進如意足；三、心如意足；四、思惟如意足。

「四如意足」，也叫四神足，所願都能夠滿足，叫做四如意足。「一、欲如意足」。「欲」就是欣求。欲有兩種，一個是世間的欲望，就是追求要達到一種目的，也是一種希求、希望，也叫欲；另一個是指欣求極樂，我們已經生到那裏去了，欲望已經達到，我們的追求已經達到了，所以有「欲如意足」。「二、精進如意足」，去到極樂世界的時候還沒證得三不退，因為到那裏去，就得到精進不退了。「三、心如意足」，念念不捨，菩提的行願能夠滿足，心心念念都往上求，所以叫「心如意足」。「四、思惟如意足」，「思惟」就是智慧，到那裏去任運增上，你是下品往生，任運自然增上，到達上品，乃至一生補處、成佛了。這是四如意足。

解：五根者，信正道及助道法名信根；行正道及諸助道善法，勤求不息，名精進根；念正道及諸助道善法，更無他念，名念根；攝心在正道及諸助道善法中，相應不散，名定根；為正道及諸助道善法，

觀於苦等四諦，名慧根。

接下來是「五根」，「根」有兩種意思：能持義、能生義。比如說一棵樹，中間是樹幹，樹底下有根，根生起來，能夠保持樹的增長，能夠生出樹枝出來。能夠保持樹的增長，這就是「能持」，「持」是持樹的生命能夠延續；能生出樹枝，就能夠開花結果，這是所謂「能生」。能持、能生，就是根的意思，也就是讓我們所有一切善根增長。善根增長要達到有力，所謂五根、五力。

通常說我們的善根不夠，所以要培植。怎麼培植？首先要相信，「信爲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先要相信世間因果、出世間因果都實實在在是如是。這裏所講的信，有助道和正道的區別。根的增長，產生力的作用，達到斷除煩惱，就是「五力」。

接下來，「信正道及助道法名信根」，第一個是信，含有兩個，有「正道」和「助道」。什麼是「正道」呢？通途佛法來講，是信一切眾生都是佛，一切眾生本具佛性，我們要發菩提心，趣向真如，這是「正道」。一切佛法也無非是要讓我們當下承擔，一切眾生皆能成佛，要相信這一個。如何才能夠成佛呢？要發菩提心，證得這個理性。那麼知道一切眾生都能成佛，一切眾生就是佛，知道這個道理了，之後怎麼辦呢？要通過「助道」來顯發，就是修一切善法作爲發起正道的一個助緣，一切善法是助發正道的一個因而已。我們這裏說的淨土法門所講的是念佛法門，念念要了解我們的正道是什麼——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一切眾生都能往生。要了解我們自性裏面就有彌陀，唯心就是淨土，這是「正道」。我們昨天講了要本質、

要帶質，彌陀只是做一個帶質的作用，引發我們啓發自己本心的彌陀和唯心的淨土。了解這樣的一個方向，再通過其它像十九願等等，修諸功德來顯發助顯，這是「助道」。這樣名爲「信根」，要相信自己具足了彌陀的本性功德，然後通過助道來顯發。

接下來是精進，「行正道及諸助道善法」。上面講信要信正道、助道，那行如何來行呢？也要按着正道、助道這個方向去做，「勤求不息，名精進根」。已經往生到那裏去的人，他有這麼說嗎？我們不能偏見。你完全相信彌陀，回心於彌陀，之後能夠往生到那裏。如果是在同居土的話，你還要精進，再加功用行。實報莊嚴土當然也要精進，要回入娑婆去度眾生，所以也要精進。本着這個目標、方向，去做、去修。

在我們現在這個世間，釋迦牟尼佛的法所講的精進——正道、助道要精進不息，大家千萬不要覺得沒事幹，事情已經辦完了。今天課也聽完了，聽哪一篇、哪一章，一個半小時完了，回去就沒事幹了。我看很多人都是這樣，現在我沒去了解，以前都是這樣，把書放在教室裏，聽課了就一個人去，完了把書合起來就放在底下抽屜，人就回去了。回去幹嘛呢？沒事幹。這下你整天就想串寮，整天想聊天，要不然這日子沒法打發，這就麻煩啦！不夠精進呐，道業未成呐！你要這樣想，時時記得道業還未成，哪有時間去晃蕩、去悠悠度日呢？千萬要不得！如果悠悠度日，你就會想到世俗的事情，就想別的了，那很快就「倒駕慈航」了。你沒事幹，心沒有安在法上，不精進啊。

之後是念，「念正道及諸助道善法，更無他念，名念根」。既然要精進，念要有個方向。先是相信正道、

助道，然後依着正道、助道去精進、去做，攝心不能散亂，要去念它，要想它，憶持不忘。念當然是憶持不忘，念在心上，想到正道、助道這個事情，時時如是，更無他念，沒有別的想法。

「攝心在正道及諸助道善法中，相應不散，名定根。」能夠攝念不忘，心安在正道、助道上，這樣正與助相應，名爲定根。心慢慢地就能定下來，我們不是說馬上進入禪定，一下子第幾禪，這個比較困難，你一下子能夠把心定下來，安在法義上面就很不錯了。

再來能夠發生「慧根」。因爲信然後精進，精進念持不忘，心能夠歸於定，因定而生智慧。智慧的簡擇，也就是無漏智慧相續等流慢慢生起來了。「爲正道及諸助道善法，觀於苦等四諦，名慧根。」我們這個世間，當然先是觀苦：世間苦要厭離，因爲有煩惱所以要斷，無量的佛法要學，滅諦的理要去證——苦等四諦是這麼觀的。彼土沒有苦，「但受諸樂，無有眾苦」，如何觀呢？我們上面比較了四教，比較了藏教。極樂世界的苦樂與娑婆相比當然不一樣，但由於業重業輕的不同，各個報土斷的煩惱也不同。方便有餘土還有煩惱在，所以要慢慢地斷。這個苦我們要遠離，要證法身，證法身就沒有苦了。集要解脫，那就要般若，產生般若的智慧就不是煩惱了。滅是法身，道是般若，道和滅一個是因，一個是果。道是解脫的因，滅是解脫的果。你如是觀，就產生智慧。

解：五力者，信根增長，能破疑惑，破諸邪信，及破煩惱，名信力；精進根增長，破種種身心懈怠，成辦出世大事，名精進力；念根增長，破諸邪念，成就一切出世正念功德，名念力；定根增長，能破亂想，

發諸事理禪定，名定力；慧根增長，能遮通別諸惑，發真無漏，名慧力。

五力就是由根而生力，這五個名相是一樣的，也是信、進、念、定、慧，是五根產生了力量。信要信得有力量，如果信得沒有力量，就信歪門邪道去了。「信根增長，能破疑惑，破諸邪信，及破煩惱，名信力。」極樂世界哪裏會有邪信的事情？通途對我們這個世間來講會疑惑，當然有疑惑心也能夠往生到邊地疑城去，如果說到那裏去還有疑惑心，那你要去修、去斷除，才能夠花開見佛。所以這裏要破邪信以及煩惱，因為下三土往生都有煩惱未了，實報莊嚴土還有一分生相無明沒破完，所以還要破煩惱。這是信力，是由信根而增長。

精進的增長能夠破種種身心懈怠。我們這個世間修着修着，身心都會懈怠，老念、老念，念佛一直念、一直念，會念得辛苦啊，要麼嘴巴念得破破爛爛，是不是這樣？是不是很辛苦？身心都會勞苦、勞頓。甚至會覺得說我這麼修下去身體會搞壞掉，要麼就吃點營養品補一補，就有種種身見的事情。這裏說「精進根增長，破種種身心懈怠，成辦出世大事，名精進力。」身心要遠離懈怠，才能夠成辦出世大事，這完全是按釋迦牟尼佛通途的佛法來講的。如果說已經往生到那裏，出世出到哪裏去？那是回入娑婆了。這裏的所謂「出世」，是對我們而言，要破種種身心的懈怠。因為已經由根增長爲力了，所以要破除懈怠。「念根增長，破諸邪念，成就一切出世正念功德，名念力。」上面是念正道、助道，產生了力量就能夠破除邪念。念根還未必能破，只是念着這個事，念力能夠破邪念。

「定根增長，能破亂想」。我們這裏講的是專持，持名念佛、一心不亂，自然破除亂想。「發諸事理禪定，名定力」，引發事與理的禪定。這裏只是念佛，只能按照說事一心和理一心，這就是禪定。

「慧根增長，能遮通別諸惑，發真無漏，名慧力。」「通」指天台的通教要破見思惑；「別」指別教以上就開始破塵沙和無明了。所以說「能遮通別」，通教的見思惑，別教的塵沙惑，然後圓教，都是破無明，一直上去，遮破「諸惑」。發起真正無漏的智慧，這樣名為慧力。

五根只是觀四諦，產生智慧，未必斷煩惱，五力就能夠斷煩惱。

解：七菩提分，亦名七覺分。智慧觀諸法時，善能簡別真偽，不謬取諸虛偽法，名擇法覺分。

「七菩提分，亦名七覺分」，也有叫「七覺支」，名相上有所出入，內容都是相通的，翻譯得不一樣而已。名稱上有一些不同，下面有一個就跟通途的不一樣。

第一個是擇法。「智慧觀諸法時，善能簡別真偽，不謬取諸虛偽法，名擇法覺分。」就是說要選擇一個正確的方法修行，知道什麼是正、什麼是邪。所以我們自己一定要了解佛法，深入經藏，才知道什麼是正法，什麼是邪法。現在群魔亂舞，說邪法的人多得很多，遇到胡說八道的怎麼辦呢？

前一段時間，有一群境外的出家人到某個寺廟去打佛七，告訴他們跳舞。和我們上一次講的「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那個跳法還不一樣，不是那一群人，還另外有一群人。告訴居士跳舞，跳完了他就給人家授記，授記「你要什麼時間成佛啦，現在什麼神在他面前皈依啦……」，這樣講。有沒有聽說？

哎呀！要多聞呐，對不對？真有這樣的事情！

我今天到一個小廟去了，人家就問我這個事情怎麼樣。我說我不知道，你高興請人家來跳，那又問我怎麼樣。你打聽一下，不對你就不要去請他不就對了。那完全是偽的，你凡夫哪裏跟人家去授記啊？只有佛能給人家授記，你憑什麼給人家授記？你說你是佛再來，憑什麼證明你是佛再來？有時候他自己說什麼佛再來，那誰印證你是佛再來呢？你有沒有那些諸法功德呢？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有沒有？你必須有這樣的功德才可以，即使佛再來也不會這樣招搖過世，這樣胡亂說的。我們要擇法，你要聽聽看，對你就聽，不對趕緊離開，免得受影響。我們要善於認準什麼虛、什麼假，修行方法也是如是。

解：精進修諸道法時，善能覺了，不謬行於無益苦行，常勤心在真法中行，名精進覺分。

第二是精進覺分。「精進修諸道法時，善能覺了，不謬行於無益苦行」，精進你方法要對，如果說走錯了路，在那裏瞎精進，這就是沒有利益的苦行。釋迦牟尼佛為什麼在雪山六年苦行呢？苦行了又不行呢？我們到印度去，那導遊說釋迦牟尼佛苦行六年，修修修都不行了，後來就下來了。在尼連禪河洗澡，洗完澡有一個牧羊女就跟他講說：「你過去修得不對，你要修於中道啊！」覺\*師就着急了，說：「她怎麼會說佛修得不對呢？」我說：「人家是導遊，你何必認真呢，導遊他隨便講的。」

佛是一種示現，看過《法華經》就知道，佛是示現。他哪裏不懂，佛難道就不知道，從皇宮出來就稀裏糊塗地跑到雪山去，就在那裏胡亂坐五六年，不行了我下來，然後就在菩提樹下坐那幾天就開悟了？

他示現給我們看。要修行，極端地享受是不對的，所以要去苦行。後來佛說極端的苦行也是不對，住在那裏沒有開悟，所以他下來，沒有再住下去。

你在那兒瞎苦，不吃飯，吃草啊，不穿鞋子啦，吃山上挖來的黃精啦，不能吃鹽啦……不能吃鹽是什麼？外道啊。靜語，掛個牌，不講話，那也是外道。不吃鹽，吃草，那都是外道。不可以行這樣極端的苦行，走錯了路沒有用。方向走錯了，你去秦嶼，往太姥山拼命爬，越爬越遠，就這麼個道理。所以說行於中道就對了。

極端的享受是不對，你又不是天須菩提，享受一個晚上就能夠開悟證道那也行。不行，會墮落啊。享受不對，極端苦行也是不對。這裏所謂無意的苦行是沒有用的。不睡覺拿個繩子綁起來，會吊死的。不睡覺，床頭安個繩子，這是極端的苦行。「常勤心在真法中行，名精進覺分」，依真正的佛法，大乘佛法上去行，就對了。「覺分」，要覺悟才行。

**解：若心得法喜，善能覺了此喜，不依顛倒之法而喜，住真法喜，名喜覺分。**

第三是喜。「若心得法喜，善能覺了此喜，不依顛倒之法而喜」。瞎喜，見人呵呵笑，一天到晚控制不住，這也是個麻煩。我就遇到過，平興寺過去就有這樣的，我們這裏也是凡聖同居土，什麼人都有。他高興，一天到晚高興。我說你笑什麼，他說我高興。我說你高興得控制不住，那完了，是不是？心繫不住，你那個喜，那個狂喜、瞎喜、傻瓜蛋的喜，那不行的。這個地方所謂的喜，要能夠不起顛倒的喜。

「住眞法喜，名喜覺分」，意思說你眞正嘗到了法的味道，才叫喜覺分。由所選擇的法，通過精進修行，心安住在這法上，生起少分的法喜。

不像登初歡喜地那樣歡喜，起碼覺得我當和尚當得還行，這經書看了很喜歡看。經書看了很不喜歡看，回房間去就苦惱，不少人這樣。心想：我回房間幹嘛呢？翻翻這本沒意思，翻翻那本也沒意思，書架上看看，沒有一本好看。那是什麼？愁眉苦臉。打坐又坐不下去，念佛心煩，誦經更亂，怎麼辦？那就沒有一點法喜，和尚就當不下去了。

當和尚你以爲好當啊？沒那麼簡單，必須要有一定的善根因緣。你很喜歡這種生活，乃至上早晚殿你都覺得我很喜歡。偶爾一兩次不願意那是正常的，你整天上早晚殿很煩很煩，你當和尚一輩子怎麼當啊？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今天不想上，明天還要不要上呢？明天但願不要上，希望能夠找一點事情做，但是不要大事，小事就可以了。上大寮不要上早晚殿，去不去？你又嫌那油膩太重，不想幹。你說你幹嘛呢？我等一天算一天唄，今天上上唄。這樣也是麻煩，你這樣早晚「回入娑婆」。

就有這樣的，有平興寺出去的小和尚還俗了。還俗了現在就開始說：「哎呀！法師啊，我很苦啊！」我說：「現在還沒開始，你就很苦？」你跟他講世俗很苦啊，娶妻養子有一個家很苦的。他覺得很好樂，大家都那樣啊，他說：「我很喜歡。」很喜歡你去，你不要留他，留他也沒辦法，他就苦惱上早晚殿。怎麼辦？我說：「你去唄。」在家有個拖累比上早晚殿是不是更苦？一比較，他知道說：哎呀！上早晚

殿很輕鬆啊。

我們這麼多人上早晚殿，有念沒念誰知道啊？人家念錯，你也跟着念錯。又不是你當維那，錯就錯唄；又不是你敲木魚，這就沒有問題了。可是回到家裏，一切你都要去承擔。眼睛一睜開，就要柴米油鹽醬醋茶，樣樣都得自己去查，你有什麼辦法？他不知道。我說：「你在佛門不好好培養善根，福德福報沒有了你就會回去的！」他聽不進去。完了吧！有人知道是誰，不用笑，你們自己道心要堅固就對了。

**解：若斷除諸見煩惱之時，善能覺了，除諸虛偽，不損真正善根，名除覺分。**

第四是除。除通常在別的地方七覺分中對應的是輕安，這個地方叫做「除」。「若斷除諸見煩惱之時」，「見」就是見使——身、邊、邪、見、戒這五種見解，「煩惱」可以理解為鈍使——貪、瞋、癡、慢、疑，這五鈍使。斷除諸見以及煩惱的時候，「善能覺了，除諸虛偽，不損真正善根，名除覺分。」哪些才是真正能斷除煩惱的，哪些不能夠真正斷除煩惱的，有真有假。你修什麼樣的法，要真實地去了解。那麼在別的地方叫「輕安」，因為斷除煩惱身心自然輕安，如釋重負。把煩惱放下來，就沒有煩惱了，所以這裏叫「除」。

**解：若捨所見念著境時，善能覺了所捨之境虛偽不實，永不追憶，名捨覺分。**

第五是捨。「若捨所見念著境時」，「所見」就是見的種種煩惱，所執著的境。「善能覺了所捨之境虛偽不實，永不追憶，名捨覺分。」把煩惱放下去，捨掉的東西不要認為它很實在，還要去追憶、去想：

哎呀！我原來在家裏是當老闆，當什麼經理、總經理、經理的助理等等。然後出了家呢，哎呀！我當小和尚，我這麼有學問的人，客堂竟然叫我掃廁所，實在是沒道理。你看我的身份這麼高……會追憶這些事情，這樣你始終心裏會不平衡。

通常大學生來平興寺出家，都要去掃廁所的。現在沒什麼廁所可掃了，有些很發心的人就掃。以前我們那個廁所要挑大糞，還要用去沖，沖完了要挑走的。大學生來了都幹這個事情，有一些能夠折服我慢的，他幹幹還行，有一些放不下的：哎呀！豈有此理，叫我幹這個。他就會受不了。看你俗氣重不重，是真心來出家，是假心來出家，先考驗一下，掃廁所。現在我跟你說白了沒有用了，說白了你知道原來是考驗我的，那我無論如何裝裝樣子，表示說我很願意幹，其實自己幹了氣得要命。這樣是不行的，你要調柔自己。當時密勒日巴的師父沒有告訴他說「我是考驗你，你這個房子建完拆了那裏建」，他沒有這樣講。「我不喜歡你這樣建，你給我拆下來！」只是這樣而已，用各種方法折服。

所以真正要發心，不要追憶自己原來的名分是誰。我們常住這裏，很多在別的廟做當家的，有的要準備當方丈，真的有大法師啊，研究生啊、碩士生啊。碩士生在廚房燒火，你知道嗎？那就是當時天台的寒山、拾得。我不是授記，這是不容易啊，你不信試試看。人家願意幹，沒有抱怨什麼，幹得很歡喜。這樣心就不會去追憶所捨的東西。一個人還追憶自己捨不得的東西，那就很麻煩了。哎呀！我好不容易搞個當家，跑到平興寺來，把我當小和尚看待，叫我去行堂。有人心裏不平，這樣他做事情就會做不好。

所以說你既然捨，就把它捨乾淨。

這裏告訴我們要捨掉，你不能捨不掉，又黏在那裏。要麼你再去，你又不願意。老闆好當，你試試回去當老闆去好了。你的員工對你依然是畢恭畢敬的，多好。我要放下，我要出家。既然要出家放下，那你還追憶、還想這個事情幹什麼呢？好漢就不要提當年勇：我過去怎麼怎麼好，如何風光。不論如何風光，現在從頭開始，少說廢話，要這樣子！

解：若發諸禪定之時，善能覺了諸禪虛假，不生愛見妄想，名定覺分。

第六是定。這些東西捨掉，才能入定。「若發諸禪定之時，善能覺了諸禪虛假，不生愛見妄想，名定覺分。」這裏指世間的禪定要捨掉，那是虛假妄想，這些妄想都要去掉。究竟的禪，要徹底什麼都不要有，全部要放下。有一個念頭都不可以，更何況執著於什麼禪定的境界。這些都要把它捨掉，不產生愛見妄想，這樣叫做定。因為定分為有漏定和無漏定，這裏告訴我們要證得無漏定，不要有漏定，世間禪是有漏定。

解：若修出世道時，善能覺了，常使定慧均平；或心沉沒，當念用擇法、精進、喜三覺分以察起之；或心浮動，當念用除、捨、定三覺分以攝持之；調和適中，名念覺分。

有這個定，那要念吶，第七個是念。雖然說修禪不能夠執著，但是禪定相續的善法不能讓它忘失。相續等流的善法失去了，就會執著於世間。畢竟還沒有完全證聖，證聖就不用去想這些事了。

「若修出世道時，善能覺了，常使定慧均平」，下面告訴我們念有兩種，看你心是什麼狀態。「或心沉沒，

當念用擇法、精進、喜三覺分以察起之」，如果心是沉沒，當念用擇法、精進、喜這三種覺分來覺察，通過擇法、精進、喜，把心吊起來。「或心浮動，當念用除、捨、定三覺分以攝持之」，上面是沉沒，這裏是浮動。如果心浮動，心停不下來，當念用除、捨、定這三種覺分來攝持。

「調和適中，名念覺分」，一個是沉，一個是浮。在修行中，修定最怕昏沉和掉舉，昏沉心不能緣於法，掉舉心散亂不能歸於一處。所謂禪定，要思惟修，要專注一境才有辦法，所以這兩者都要遣除。

解：八聖道分，亦名八正道分。修無漏行觀，見四諦分明，名正見。

接下來是八正道，通途的一切法都包含在八正道中。「八聖道分，亦名八正道分」，所謂「八聖道」，也叫「八正道」，「聖」就是「正」的意思。「修無漏行觀，見四諦分明，名正見」，首先是要具足正見，我們通常說要正知正見。《法華經》說，佛出世的大事因緣就是要令眾生進入佛之知見。知和見就是要正知、正見，非常重要。那麼要修無漏的觀行，見四諦了了分明，世間是苦，然後要捨苦，捨苦才能夠證法身等等的道理，這叫正見。

解：以無漏心相應思惟動發覺知籌量，為令增長入大涅槃，名正思惟。

第二是正思維。「以無漏心相應思惟，動發覺知籌量，為令增長入大涅槃，名正思維。」你心一天到晚在想些什麼？要思惟這些善法，與無漏心相應。所有的思惟，引發覺知，都是為了增長大涅槃，要證涅槃，心用在這上面。

解：以無漏慧除四邪命，攝諸口業，住一切正語中，名正語。

第三是正語。「以無漏慧除四邪命，攝諸口業，住一切正語中，名為正語。」這裏說到「四邪命」，我們底下講正命的时候還會提到「五邪命」。所謂的「四邪命」，指的是口業的四種：方口食、維口食、仰口食，第四個是下口食。這裏的「四邪命」不是口四業，不是妄語、兩舌、綺語、惡口這四種。

第一、方口食。方口食指曲媚攀緣，攀勢、攀權貴，攀一個大老闆，在他面前低三下四那個樣子。出家人要有我們這個「格」在那裏，不能那樣低三下四——這樣所得的食叫方口食。

第二、維口食。維口食就是專門用咒術所得的飲食。就是念什麼咒啊，會驅趕什麼什麼……這些佛門是不允許的。

第三、仰口食，觀星宿、看天象、看風水等等。當然了，古來的名山大剎，都選擇最好的風水寶地。那些大德們爲了修行做的一個選擇，他覺得那地方很好，住得很安心。這也有一定的科學道理，現在科學也講磁場。要能夠住得安心，坐向、周圍環境需要選擇好。但是專門用這個來賺錢，那就變成我們這裏講的邪命了。偶爾看一下，選擇一個地方，那是可以，大德們也有做這個事。

第四、下口食。下口食在經典裏面是這麼講的，但是在我們現實社會當中很難說得通。像耕作、耕種，這些所得的飲食叫做下口食。佛教是不鼓勵出家人去耕種、耕作的，因爲這是荒廢道業的事情。中國佛教是農禪並重，以及和合湯藥，都是叫做下口食。

這裏說「除四邪命，攝諸口業」，乃至四種口業都要攝住。「住一切正語當中」，一切語言所說都要是正語。

解：以無漏慧除身一切邪業，住清淨正身業中，名正業。

第四是正業。「以無漏慧除身一切邪業，住清淨正身業中，名為正業。」正業就是選擇一個正當的職業，所做的一切事業，都是對修道有幫助的。

解：以無漏慧通除三業中五種邪命，住清淨正命中，名正命。（五邪命皆為利養：一、詐現異相奇特；二、自說功德；三、占相吉凶，為人說法；四、高聲現威，令人敬畏；五、說所得供養，以動人心。）

第五是正命，「以無漏慧通除三業中五種邪命，住清淨正命中，名為正命。」五種邪命，下面小字那裏有，「五邪命皆為利養」，都是為了利養。這個大家都知道，讀一下就可以了。

「一、詐現異相奇特」。簡單地說就是本來很平常的事情，搞出怪模怪樣來。信徒居士就喜歡搞奇特相，所以佛門有一句話：出家人不作怪，居士就不來拜。出家人作些怪，居士就來拜了。怪你也不能搞出離奇古怪的事情，不符合佛法，那就變邪了。以前「活濟公」（太姥山上的一個出家人）就這樣，他就弄邪的。居士願意聽，願意去做啊。做着做着鬼附體了，真的鬼附體了，有一些鬼現在還去不掉。我說你找「活濟公」去唄。「活濟公」死了怎麼辦吶？這個事情我們也沒辦法，就變成這樣子。他自己本身不是正道。

我們要相信佛法，要去簡擇人家講的是不是佛法？這些作法有沒有經典根據？是不是大乘佛法？是

不是按照大乘佛法去做？這個是衡量標準，居士們要這樣去衡量。他說佛像塑的都是光腳，所以說我們不能穿鞋，這有沒有根據啊？他說有根據啊，佛像都沒穿鞋，所以我們不能穿鞋，穿鞋那就是外道。你要看經典，經典裏面有沒有這麼講。塑像是一種藝術，印度天熱可以不穿鞋。有人說不吃鹽，不能享受等等，這都是詐現奇特相。

第二個是「自說功德」。自己稱讚自己如何這般吶，「我很有修行，我的功德很大，你們要來供養」等等。「我住山，住在太姥山那個山洞多少年。」這就是「自說功德」。

「三、占相吉凶，爲人說法」。講吉凶禍福的事情，戒律裏面佛也批判。因爲目犍連尊者有神通，過去有個孕婦問他肚子裏的孩子是男是女，目犍連尊者說你是生男，後來生出來是個女的。胎轉了，會變吶。現在活人也會這樣，大人甚至都會把根給轉了——但是不是泰國的那個什麼，不是那種——有些自然報體會轉的，男轉女、女轉男，有這樣的事情。好幾年前我在電視上看到，四川那邊就有一個這樣的人，他是男的轉變成女的了，後來有個小夥子長得很漂亮，就跟這個人結婚。人家說：「你幹嘛找這麼一個怪模怪樣的人？」他長得個頭很大，雖然變成女的，聲音還是很粗。有這樣的人，根會轉變。所以在胎裏面就會變，他變掉你怎麼知道？佛跟目犍連尊者說：「你原來知道，後來你就沒去看，當然不知道這個事。」

我們經常做夢啦，什麼啦……「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昨天晚上做個夢什麼意思啦，信徒就

喜歡這樣子。「師父！我做了這個夢，到底什麼意思啊？」如夢幻泡影！你解不清楚啊，萬一給人家解錯了怎麼辦？我是反對猜夢，反對抽籤。抽籤抽來抽去，不知道啊。當然祖師們也有抓鬮的，只有兩個在那裏，抓一個，抓幾次，必須要誠心誠意，或許他能夠抓到。你搖搖搖，它總會掉一根出來，不滿意你再搖，不滿意再搖，總會挑一根好的出來。然後自我安慰說：嗯，總算好簽了，上上簽。自我安慰那有啥用啊？你自己的事情自己選擇好就對了。講一句很不好聽的話，佛菩薩懶得去管你這些閑事、雜事。你說我要找對象找哪一個好，好幾個追我，然後我去搖一個簽，決定一下。你愛找誰找誰！因緣如是，不要去抽什麼簽。

第四種是「高聲現威，令人敬畏」。人家是不是恭敬你，不一定因為你聲音喊得多大。聲音喊得大，人家就恭敬你啦？那只是嚇唬人而已，沒有用的。只是你喊得大聲，人家不想跟你吵架而已，躲開了。不是說內心產生恭敬，不是這樣的。

「五、說所得供養，以動人心」。「你看人家供養我這麼好的金杯，我看你也沒什麼供養我。」這個意思是說自己的所得去鼓動人家。「你看我房間擺設都是名牌，貴重物品。」那就是勸別人：你還沒供養我什麼啦。意思是這樣。這裏講「說所得供養，以動人心」，就是這個意思。這些都是屬於五邪命的範圍，修道應該避之。

解：以無漏慧相應勤精進修涅槃道，名正精進。以無漏慧相應念正道及助道法，名正念。以無漏慧

相應入定，名正定。

第六、正精進。「以無漏慧相應勤精進修涅槃道，名爲正精進。」以無漏的智慧去選擇，要相應的法才能夠趣入涅槃之道。修的法不相應也不行的。

第七、正念。「以無漏慧相應念正道及助道法，名爲正念。」這裏一再強調要「相應」。念正道是什麼，助道是什麼，心念在這兒。

第八、正定。因爲念能夠攝持雜亂，「以無漏慧相應入定，名爲正定。」這是八正道。

解：此等道品（皆有訂訛之功），依生滅四諦而修，即藏教道品；依無生四諦而修，即通教道品；依無量四諦而修，即別教道品；依無作四諦而修，即圓教道品。

下面一段，難懂的又出來了。前一段時間，每一段後面都有天台的四教在那裏，我沒有跟大家介紹，這裏約略提一下。當然我們這裏有很多人學過天台的，這個完全就沒有問題了。大部分人沒有學過天台，對天台沒有一點印象的人，聽起來就云裏霧裏，不知道是什麼。

天台把教分成「八教」，把佛的一代時教分成「五時」。就是說佛講經說法的一個程序是這樣五個時段，叫做「五時」。第一時，《華嚴》；第二時，《阿含》；第三時，《方等》；第四時，《般若》；第五時，《法華》、《涅槃》，是這樣一個次第。最後《涅槃經》講完了，佛就滅度了。

開始先講《華嚴》，人家聽不懂啊，法身大士聽不懂怎麼辦呢？佛到鹿野苑去組織僧團，講最基本

的四諦法，就是《阿含》。天台把《阿含》判爲藏教，是屬於小乘的。小乘也有三藏，毗曇是屬於論藏，四部《阿含經》屬於小乘的經藏，然後聲聞律是律藏，這是三藏。所謂藏教，就是三藏，小乘的三藏教。之後是《方等》、《般若》，方等時、般若時就進入大乘，是佛講法的一個過程。最後有智慧了，就引導進入《法華》的「會三歸一，開權顯實」。最後佛入涅槃，說常、樂、我、淨。過去都是講無常、不淨，現在到《涅槃》，說證得佛性就是常、樂、我、淨，是這麼一個過程。

教法上，分成「八教」，有「化儀四教」和「化法四教」。「化儀」，就是化的儀式。「化儀四教」是：頓、漸、秘密、不定。在講法的時候，底下的聽眾或者覺得是頓教，或者覺得是漸教，有頓、漸、秘密、不定這四種。有時候講頓，底下人聽的是漸教，或者是不定，或者感到是秘密。有一些是對這些人講的，不對那些人講的，叫做秘密。不定，就是不一定，我上一次講了，或者講多他聽得少，講少他聽得多，講小乘他聽得是大乘，不一定。這樣分別化導的儀式，叫「化儀」。這些都查得到，聽聽就好了。

「化法」分成藏、通、別、圓，在教上又分成這四類的區別。好比說小學、中學、大學，有這麼一個過程。所對的眾生根機成熟不同，所講的法也不一樣。藏教是比較淺的聲聞。通教是通上通於別教和圓教，通下通於藏教，相通於上下，是大乘的始教，大乘的初學剛剛開始叫「通」。通教也有攝那些聲聞人來回心向大的，別教是專門對菩薩而言，圓教純粹是菩薩法。成立教法的過程中有這樣四個階次，藏、通、別、圓，圓是最高，藏是最低。這是天台的一種分法。

因此同樣修四諦法，對於天台來講，分成四種區別。藏教修四諦法叫「生滅四諦」，通教是「無生四諦」，別教是「無量四諦」，圓教是「無作四諦」。當然，天台方面的書大家現在也沒有，光這樣講大家也不知道是什麼。先有個印象，播個種子，以後再講天台你就知道咋回事了。

我們下面先看藏教，「此等道品，依生滅四諦而修，即藏教道品。」這裏說藏教的「生滅四諦」。眾生根機不一樣，所學的教不同，所證的果也有差別。藏教是「生滅四諦」。我們說世間有苦，為什麼有苦？苦從哪裏生起來？從集那裏生。為什麼會有集呢？因為有無明。有無明，所以生起種種煩惱，這是生；所以要修道，把集斷掉，集斷掉苦就沒有了，這是有生有滅，叫做「生滅」。現在有這個果報身體，聲聞人要證灰身泯智，就連身體也沒有了，徹底進入涅槃寂靜的狀態，不進入三界了。我上一次講了，羅漢看到三界的苦、地獄的苦，看到地獄的有情身上都流血，怎麼樣呢？他害怕。他一起起地獄如此之苦，哪裏敢去，所以他永遠在寂靜的狀態，這是藏教。

所謂「生滅」，指四諦的有生有滅。有苦生起來，因為有集諦的煩惱，把煩惱滅掉，就可以出生死了，所以有生有滅。這裏「依生滅四諦而修」，即是藏教的道品。因為這裏是說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所講的就是道諦的事情，而滿益大師是歸於天台的，所以他要歸一下天台教的次第。

「依無生四諦而修，即通教道品。」通教是大乘的初門，有通前和通後這兩種不同。所謂大乘，如果是體空觀，當體就沒有。但是通教還是慢慢來，慢慢攝受大乘的道理，按次第一個一個來，沒有辦法

一下就具足當體即空。因此，通教的苦沒有逼迫相，集沒有和合相。

藏教苦是逼迫相；通教求苦逼迫相不可得，所以通教苦諦沒有逼迫相，沒有苦，觀苦是空了。藏教集是和合相，才會生起種種煩惱；通教求和合相不可得，所以集是沒有和合相。

道諦是不二相。按藏教，要有法門來對治煩惱；但是通教中求煩惱不可得，誰對治什麼呢？比如說這個手，一個打不響，要兩個對打才可以。這（指左手）是煩惱，這（指右手）是善法，我來打它，這有兩個。煩惱不可得，我這個東西打誰呀？這就是「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沒有一個東西可捨、可對治，無有對治相，所謂「不二相」。

滅是無生相，滅是證入涅槃，集斷了，苦沒有了，證入涅槃，但是涅槃沒有生起，沒有東西可生。所謂證得涅槃就是你自性的東西，哪裏生起來啊？《金剛經》說度無量無邊的眾生，實無眾生得度者，眾生只是見到自己的本心，到哪裏去度呀？沒有生起，也沒有滅掉，這叫「無生四諦」。這是通教。

「依無量四諦而修，即別教道品。」為什麼叫「別」呢？別前面兩種藏教、通教，又別後面的圓教。跟藏教和通教不同，跟圓教又不一樣。雖然和通教同樣是大乘，但是更進一步，叫「別」，是專對一些根機比較成熟的菩薩而講的法。別教四諦叫做「無量四諦」。

什麼叫「無量四諦」呢？它說苦有無量相，十法界的果報不一樣，苦分出去就很多，我們說三苦、八苦、無量諸苦。十法界眾生，除佛以外，九法界的果報都不同，所受的苦也有種種差異。

你看牛啊、馬啊，要去拖犁、拖東西，搞得很辛苦，然後還去抽它。我在印尼看見那個馬在廣場上，印尼獨立有一個紀念碑在那兒，好大一個紀念碑，紀念碑所在的廣場也很大，那氣溫很熱的，大概那個廣場有四十多度。那麼熱，馬就在那裏等着拉客人，那些趕馬的人就在馬後面斗篷裏，他們還有個東西遮着，馬就沒有，而且還把眼睛擋起來。馬上街道眼睛要擋起來，是不是這樣？北方人知道嗎？你們趕過馬車嗎？他說眼睛讓它看，它會驚狂，會亂跑的，把它眼睛旁邊擋住，就看這麼一點點視線。我一直想着這個馬真是苦得要命吶，後面拖了很多客人，還有一個坐人的車，然後還拿鞭子抽。讓它跑，然後還要它跳，跑了會一跳一跳的，客人很舒服。哎呀！實在是很辛苦！和我們人苦相比，那些更苦啊！所以你不得不思道業，要不然墮入那個苦。豬的苦是一下子，「嘎」（被殺），吃別人馬上供應就完了，只是一下子。豬也不拖犁，也不去載什麼東西，但是它受的是一種殘暴的苦，形式不同而已，十法界眾生有種種的苦。

你看蚊子找不到東西吃，它也苦，對不對？再過一段時間，慢慢就有蚊子出來了。山上有一種花蚊子，它見到你，一下就咬進去了，不要去找個孔什麼的。一般家裏的蚊子，山下的一些蚊子，會慢慢咬，會文明一點，趴在那裏聞一聞，可能是肉，然後再開始，屁股翹起來，它就吸。山上的花蚊子餓得要命，「啐」一下就叮進去，叮完很癢的。它也是苦，但是苦得不同而已。它是餓肚皮苦，找不到東西吃。九法界眾生的果報不同。

別教菩薩因為看到九法界眾生如此之苦，他會發起悲心，才會說「眾生無邊誓願度」，要去度他們。通教只是觀苦沒有逼迫相，沒有苦，度什麼？我自性自己度就好了，悲心還沒有完全生起來。到了別教菩薩，悲心就完全生起來了。十法界眾生如此之苦啊！你看那個馬啊、牛啊，真是苦啊。沙漠的駱駝也是苦啊，它要找到水喝，沒得水呀，還要載那些東西。

你看動物園的大象，真是大象掛瓔珞。動物園有些給人家表演的大象，給它裝扮，披個什麼東西，它自己又不知道好看。它不聽話，飼養員就拿個錐子毫不客氣地錐進去，錐到皮它還不知道疼，要錐到肉骨裏面去。你不表演，不表演就打。你看那些動物能夠做到表演給人家看，那不知道吃了多少苦頭，一直抽啊、打啊，抽啊、打啊……那是在還債，是這樣子。因為這樣苦，所以菩薩要發悲心，要去度眾生，「眾生無邊誓願度」。

集是五住煩惱的不同，各類的眾生，煩惱也不一樣，所以眾生煩惱有種種差異，總的是離不開這五住煩惱。這麼多的煩惱怎麼辦呢？要去斷，一切眾生的煩惱都應斷，所以說「煩惱無盡誓願斷」。

道諦是恆沙的佛法不同，為什麼呢？諸佛的法不一樣，他就觀到說諸佛的法不同。有的地方只是用香，就不一定用口語說法。有的是用口語說法，語言說法。種種不同的說法方式，都要一一地去了解。

最後滅是諸波羅蜜不同，修行能夠達到的境界不一樣，修這個也能夠達到成佛，那個也能成佛。法不一樣所以所證的果也不同，有聲聞、有緣覺、有菩薩。諸諦的不同，這是有無量。

「依無作四諦而修，即是圓教的道品。」「無作四諦」，是圓教菩薩所修。圓教說苦本來如故，本來就沒有苦，哪裏去離呀？前面無生的苦說沒有逼迫相，無作的苦當下就沒有苦相。苦相沒有了，煩惱即是菩提。我們通常說煩惱很多，就是菩提很多。那我們很多煩惱啊，現在有沒有菩提？當下就是。

你看這個是手掌，這樣（握拳）捏起來是什麼？這不一樣，但只有一隻手，這樣（握拳）是眾生，這樣（舒掌）就是佛了，當下就是，圓教的人是這樣。這兩個名稱不同而已，一個拳，一個掌，當下就是，你把它放下，解開就是了。這樣是眾生，有繫縛，放下就是菩提。所以說觀煩惱性不可得，馬上就有覺性，那當下就是菩提。不要另外哪裏去找菩提，要住在煩惱當中。這是圓教。

你不要以為說：「好了，煩惱就是菩提，我整天煩惱吧！」你煩惱個半死。煩惱就會造業，造業就會受苦。本來煩惱也是如幻如化，受報也是如幻如化，就像你做夢憋尿覺得難受，要找地方撒尿一樣。如幻如化，憋什麼憋？但是要憋啊。見到鬼害怕，或者見到恐怖的事情，或者見到狼狗咬你，你怕什麼？是如幻如化，可是你沒醒的時候，還在那裏害怕。醒來了：哎呀！還好，我現在是做夢。有時候做夢不小心把東西給弄壞了，會覺得恐怖得很。後來醒來，「覺後空空無大千」。可是夢裏呢？「夢裏明明有六趣」，依然是這樣。如幻如化的煩惱，實實在在要受報，你不能說沒有，眾生界就有這些事。這裏圓教說煩惱性即是菩提性，所以苦相本來是不可得。

道呢？無道可修。沒有煩惱你修什麼道？禪堂裏面常常說不要修道，修什麼道？你認為有道可修，

那就執著了，那是第二念，落入第二念就有分別了。第一念沒有分別，無道可修。修道幹嘛？對那些有煩惱的人才說修道。這裏說沒有煩惱，生死即是涅槃，要能夠這樣去了解。這是圓教的道理，它高啊！

我們中國通常禪堂裏面所講，完全是圓教的道理，還不是別教的道理。爲什麼？它是圓頓的，六祖以後都是頓教，所謂頓悟法門。馬上叫你見佛了，馬上叫你去成佛。就是告訴你不要這樣，你自己就是佛，當下就要承擔。可是我們承擔不了怎麼辦？還要慢慢來，還要從藏教開始。你不能認爲：哦！我原來就是佛了，沒有法可修，所以禪堂我也不去坐啦，念佛堂我也不去了，上早晚殿不去……無道可修，我還修什麼？這樣的話就是斷滅見，麻煩大了。所以這個見解上要了解，這是圓教菩薩才能夠如是。

解：藏道品，名半字法門。淨土濁輕，似不必用，爲小種先熟者或暫用之。通道品名大乘初門，三乘共稟，同居淨土多說之。別道品名獨菩薩法，同居、方便淨土多說之。圓道品名無上佛法，有利根者，於四淨土皆得聞也（方是極樂淨宗）。

「藏道品，名半字法門。」佛陀教法可分爲兩類，一是半字，一是滿字。「滿字」是圓滿，所謂「半字」，是不圓滿的意思。「淨土濁輕，似不必用」，因爲生到淨土去，當然就不必要用半字法門了。「爲小種先熟者或暫用之」，「小種」，就是小乘根性的聲聞人，他剛剛成熟，要回心向大，但是依然修的是小乘法，所以還要用一用。

「通道品，名大乘初門」，通教的道品，名爲大乘的初門。所謂「通」，是指通三乘，通上通下都可以的，

所以說「三乘共稟」。「同居淨土多說之」，如果是生到同居土當中，多是要說通教的四諦法。

「別道品，名獨菩薩法」，別教的道品，是專對菩薩的。「同居、方便淨土多說之」，如果是方便有餘土，或者同居土，通常說別教的道品。

「圓道品，名無上佛法。有利根者，於四淨土皆得聞也。」如果是利根，你在那裏聽的是生滅四諦法，一聽都變成圓教的無作四諦。所以因人而異，法本身也無所謂大乘、小乘，眾生的根機所悟的不同，就產生這樣的差異。

解：如是等法者，等前念處、正勤、如意足，等餘四攝、六度、十力、無畏無量法門也。三十七品，收法雖盡，而機緣不等，作種種開合名義不同，隨所欲言，無不演暢。

「如是等法者」，上面經中說眾鳥演說「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如是等法」表示還有其它的法。因為經中說「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只是提到三十七道品的後面部分，前面還有，沒有說出來，所以「等前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然後「等餘四攝、六度、十力、無畏無量法門也」，「等餘」就是指後面還有講到四攝、六度、十力、四無所畏等無量法門，這些是大乘的不共法，不是聲聞人能夠學的。

「三十七品，收法雖盡，而機緣不等」，三十七道品把一切佛法都收在裏面，但是眾生的根機有不一樣，所以「作種種開合，名義不同」，或者開合不一樣。「開」就是廣說，「合」就是略說，八正道歸納起

來無非是戒定慧三學，開合不同而已。「隨所欲聞，無不演暢」，因為它是心法，你願意聽沒有聽不到的，只是眾生的根機不同。

解：故令聞者念三寶，發菩提心，伏滅煩惱也。灼見慈威不可思議，故念佛。法喜入心，法味充足，故念法。同聞共稟，一心修證，故念僧（此三句各具四益，詳見下釋念三寶中）。

「故令聞者念三寶，發菩提心，伏滅煩惱也。」前面經中說到「其土眾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眾生聽到講說這些法，因為發菩提心念三寶，所以能夠斷除煩惱。

什麼叫念三寶呢？下面告訴我們。「灼見慈威不可思議，故念佛」，佛的威德光明，《觀經》裏面講到佛的身體如此這般的大，念佛的慈威，就是念佛。念佛有念佛的相好，有念佛的功德，我們這裏當然講的是持名。「法喜入心，法味充足，故念法」，法真正能夠入到自己的心當中去，因為所處的環境，能讓他努力聽聞佛法，法味就能夠充足，叫念法。「同聞共稟，一心修證，故念僧」，念僧的意思什麼呢？僧是和合義，大家和合同聞，一心爲了修證。同居土當中惑業還沒斷，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沒斷，所以一心要精進地去修證，一起聽、一起修。這是念三寶。

解：能念即三觀。所念三寶，有別相、一體及四教意義，三諦權實之不同。如上料簡道品，應知。下面一段又不好懂了。「能念即三觀。所念三寶，有別相、一體及四教意義，三諦權實之不同。」「能念」即是「三觀」，「所念」即是「三寶」。三寶當中又分「別相」和「一體」，根據天台四教的意義來說，

有「三諦權實」的不同。也就是就四教當中各自來分三寶，依三諦來分三寶，有分權、分實這樣的區別。這是基本的教相。我們通常所了解的有化相三寶、住持三寶、別相三寶、一體三寶、理體三寶等等，這裏還講四教的三諦三寶和權實三寶。簡單地說，其實也就是化相、住持、別相和一體，這四類。一體、理體其實是一樣的。天台多分幾種，無非是從權和實、一體和別相來分，是這樣而已。我們這裏也稍微來看一下。

能念的心就是我們念佛的心，要什麼樣的心來念呢？前面不是說到三觀來念佛嗎？能念的心本自空寂，能念心不可得，所念的佛也不可得，能念、所念都不可得，叫做空觀。如果說一切都空了，什麼都沒有，我也不要念了，那就是住空了，變成斷滅空，不可以，所以從空要出假。「用則圓照」，所以要假觀。「圓照」就是知道心中所念的佛不在我心以外，那麼我能夠念這個佛號——這個能念的心不是佛號以外的心，這樣兩者會歸在一起，念然後起觀照。也就是說必須要空掉執著，空掉見解，這個要空掉。

空了進入寂滅的狀態，什麼都沒有怎麼辦？要如實地講，我一天要念十萬，一天念幾萬。要從空出假，如實地修行，該怎麼做還要怎麼做。即空即假，兩者不能執著。假就是有，空就是空，那麼空還要有妙有，不能執著這兩邊。如實地去念一萬聲，或者念十萬聲。如果你執著，沾沾自喜：你看我念十萬，你笨得要命，才念一萬，我念多少，拜佛拜多少，你都沒拜。這樣就執著於假，不是真正的空了。

空和假兩者相應，遠離兩邊，所謂「照而寂，寂而照，寂照不二」。起了念頭要去觀照，觀照能念、

所念歷歷分明，就是「照」；既然是分明，而又沒有能念的我和所念的佛，叫「寂」。「寂照不二」，這才是中道。

按天台修，要這樣念佛。哎呀！好辛苦，是不是這樣？搞不清楚。寂都不知道，何況照呢？照都不清楚，還寂。一聲一聲地念就對了，我們平常當然還是要事持。一句一句地念，老老實實地去念就對了。按照這裏天台教觀，告訴我們這些道理，不得不提一下。有善根的人就能夠這樣三觀去念，很快就成辦了。我們比較笨的人沒辦法，就一句一句地念。事念就好了，實實在在念，不要管它是空啊、是假啊、是中啊，我中不了怎麼辦？搞不好就變成「腫」了，那就麻煩了。這裏是說三觀的心念應該如是。

下面是所念的三寶。上面說能聽到這樣音聲，能夠念佛、念法、念僧，所以把三寶的名相提一下，我們一般粗淺的都知道三寶的一些名相。別相三寶，天台把它分成兩類，一個是三寶自別，一個是分大小乘的區別。

三寶本身的區別，不是一體、不是理體，就是自身的區別。所謂「自別」，佛有示現不同的尊特像，這是佛寶。釋迦牟尼佛示現在人間，在印度成道，丈六金身。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就不是了，六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由旬那麼高，那有多大個地方啊！

然後教理行果不同，是法寶。教門不同，通過教又闡述了道理，依持理而行，就能夠證果，按這樣步驟來，叫做法。

依此而修，有賢聖的階位不同，有聖人、有賢人。從大乘來說，地前的叫三賢位，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是賢，登地開始叫做聖。那麼十地跟等覺比，十地就是賢了，等覺是聖。等覺跟妙覺又差最後一個生相無明不一樣，所以又分賢、聖。是這樣區別。聖賢的階位不同，是僧寶。這是三寶自別。

大小乘別呢？它這樣來區分三寶：佛的法、報、化身爲佛寶；教、理、智、斷爲法寶，上面我說到教理行果，他這裏說有教、有理，然後產生了智慧能夠斷除煩惱，有斷才能夠具足種種德，這樣爲法寶；三乘的聖賢爲僧寶。天台別相三寶是這麼分的。

如果是一體三寶呢？一體三寶就是從我們一個人來說，我們有本覺的性。佛是覺義，本覺的性就是佛。我們自己本身有實相的理體，實相的理體就是法。證得諸法的實相理體，本覺性才能顯現出來，所以實相的理體就是法。理智不二，和合無違，就是僧寶，僧就是和合義。知道了理，然後有大智慧去證得這個理，沒有能證和所證的分別，兩者不二，和合無違，是僧寶。這是按一體來講的。所以這裏說三寶有別相、有一體，看念的是什麼三寶。

那麼按四教意義來分，有三諦的權實不同。藏教是析空觀，通教是體空觀，別教是次第觀，圓教是一心三觀，這樣一個次第，所以有三諦的權實不同。同樣對一個事物的觀察，體悟修行有不同的層次。比如說這房子空，怎麼空啊？析空觀把它拆開，房子是通過種種建築材料構造起來的，把它分別開，這是藏教的修法。通教說當體卽空，這（房子）只是假名的安立而已，這是通教的空。別教次第觀，先修空，

然後從空出假，之後遠離兩邊是中道。圓教一心就具足了，一心就是三觀，同時即空、即假、即中。所謂空，知道就是假，從空出假；對於假，知道要遠離兩邊，即是中道。就是我們通常說假是俗諦，俗諦離不開真諦，不能執著俗諦，也不能執著真諦，這樣兩邊離開，就是中道。這是圓教的修行。

因為有空、假、中三諦的不同，每個教的修法不一樣，所以三寶也是按三諦安立的。藏教和通教以真諦為三寶。什麼叫真諦為三寶？藏教和通教是以空為最高境界，因此以緣理空為佛寶。一切佛法所說的，藏教和通教認為無非是講空的道理，這是法寶。那麼僧呢？賢聖的階位也是了不可得，所以是空。因此，藏教和通教以真諦為三寶。

別教以次第三諦為三寶。空跟前面藏教、通教是一樣的，之後別教能夠從空出假，所以有化相三寶、有住持三寶。比如說有佛像立在那兒，有經書法寶流通，有出家人，這是住持三寶，是假。別教能夠從空出假，以真理出假，知道依相去修行而離相，不執著。佛法不在經書當中，依經書而指示我們證理。從凡夫僧修行，能夠證到賢聖僧。這樣就能夠從假又遠離兩邊，證入中道。因此，以次第三諦為三寶。

圓教是一心三諦為三寶，一心同時具足，知道即是空、即是假、即是中，這樣就圓融了。

另外，四教還有權實的不同。藏、通、別就是權，圓教就是實。圓教是真實，其它都是權巧方便而已。所以按四教的意義，三諦或者權實有不同。「如上料簡道品，應知。」這段文從有情所宣說的道品，又回歸到按天台教理如何理解道品。

## 壬二、徵釋略顯。

經：舍利弗！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國土，無三惡道。舍利弗！其佛國土，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是諸衆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

接下來是「徵釋略顯」。那個地方怎麼還有鳥呢？「舍利弗！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國土，無三惡道。舍利弗！其佛國土，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是諸衆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

我們看彌陀本願的第一願：「設我得佛，國有地獄、餓鬼、畜生者，不取正覺。」這鳥是畜生，這個願要沒有這畜生，所以它就沒有。

再翻到第十六願，你們昨天晚上有沒有按我說的那樣，完成沒有？哪一個是第十六願？你有去寫就知道了，花一點功夫嘛！有人沒做，是不是這樣？今天晚上睡覺前要把它做了。「設我得佛，國中人天，乃至聞有不善名者，不取正覺。」所以說那裏就沒有三惡道，連名字都不會聽到，彌陀這兩個願就說明這個問題了。因此這裏才說沒有這些鳥，種種問題。這是第一願和十六願。

然後再翻開《無量壽經》：「無有三塗苦難之名，但有自然快樂之音，是故其國名曰極樂。」也說明這些問題了。大家不要擔心，去那裏害怕會做一個什麼。

如果不會背《彌陀經》的，你根據《要解》一段一段的意思就好記得很。過去沒這麼分，你就不知

道怎麼記。現在你就知道一段一段分下來，依報裏面分成幾段，然後正報當中分成幾段，一個有情的、一個無情的，如是分下來，就很好記。我看《要解》每一段後面，多多少少都有兩句天台的一些義理所在。如果說有心的人，預先預習一下，聽完複習一下，這樣就沒什麼問題了。

解：徵釋可知。問：白鶴等非惡道名耶？答：既非罪報，則一一名字，皆詮如來究竟功德（名字法界不思議如此）。所謂究竟，白鶴等無非性德美稱，豈惡名哉？

下面我們看《要解》。這裏說「徵釋可知」，「徵」就是提起這個事情，下面解釋。首先假設發問：「白鶴等非惡道名耶？」白鶴等諸鳥是不是惡道的名呢？下面答說：「既非罪報，則一一名字，皆詮如來究竟功德。」這些鳥都是如來究竟的功德。「所謂究竟，白鶴等無非性德美稱」，這都是從佛的本性當中流露出來，無非是性德美稱。「豈惡名哉？」怎麼會是惡的名稱呢？這不是啊。我們這個世間有畜生的種種名稱，是我們共業所感。那個地方所謂種種名，是如來的稱性功德，不是惡名。

解：問：化作衆鳥何義？答：有四悉檀因緣（此經悉檀，皆是第一義中具下三悉）。凡情喜此諸鳥，順情而化，令歡喜故；鳥尚說法，令聞生善故；不於鳥起下劣想，對治分別心故；鳥即彌陀，令悟法身平等，無不具、無不造故。

「問：化作衆鳥何義？」為什麼化作衆鳥呢？如果按我們現在人的觀念，安一個音箱不好嗎？但是說法隨着時代眾生的不同有不同的形式。當時是兩三千年前，在印度安上很多音箱，樹上掛着很多音箱，

人家不知道什麼叫做音箱，沒辦法理解。如果現在掛上很多音箱，人家就知道什麼叫做音箱。一個時期的機感不同，所以這樣。爲什麼要用鳥呢？「有四悉檀因緣。凡情喜此諸鳥」，當時的人覺得這些鳥都挺好的。如果說現在人喜歡音響，那麼佛就告訴說那個地方掛滿了音響，想聽音樂到處都是。不同的情形，自然會有不同的說法。

下面說四悉檀：世間悉檀、爲人悉檀、對治悉檀、第一義悉檀，佛的說法有這四種善巧。有時候隨順世間說這樣那樣的事情，叫做世間悉檀。世間悉檀是令生歡喜，我們世間有的，那個地方也有，順着這樣一種世間法來說。爲人悉檀就是針對每一個人不同的情形，他說不同的法，令生善法。對治悉檀是針對不同的毛病、不同的問題，佛說法對治你的問題，起滅惡的作用。第一義悉檀就是究竟的真理，說明「生佛一如」的道理，無非是令眾生入這個理，叫第一義悉檀。前面三種悉檀，都是對着眾生的不同情形而說，導歸的是入理的第一義悉檀。這叫做四種悉檀。悉檀是什麼意思呢？成就，四種成就，四種不同的方法來成就眾生。

「凡情喜此諸鳥，順情而化，令歡喜故」，這是世間悉檀，眾生喜歡，所以用這樣的方法，令眾生產生歡喜。

「鳥尚說法，令聞生善故」，這是爲人悉檀，鳥都能說法，令眾生起這樣的善法。就是那環境極其好，不會聽着那些鳥聲產生恐怖。如果城裏人到鄉下來，聽到貓頭鷹叫，他說嚇死人，說是鬼叫。我小時候，

有一個親戚到我們家來，我們家住在鄉下，他們聽到貓頭鷹叫，憋得尿都撒在褲子上。他說那實在是叫得很淒慘，那鬼叫了耶！他說你們怎麼就沒有感覺呢？我們聽慣了，就是那麼叫：「酷——酷——酷——」，一直「酷」。現在人不是喜歡「酷」嗎？一直叫，一直叫，叫得他們嚇得廁所都不敢去。過去鄉下人的廁所哪裏做在房子裏面，不可能的事情。二十年前，人家說廁所做在房子裏是很顛倒的事情，城裏的生存才這樣。那個鳥就會叫得很恐怖。

我們這裏如果天要下雨，山上的鳥叫得也是奇魔怪樣。城裏人不知道，城裏人聽到什麼呢？畫眉啊、鸚鵡啊，聽好聽的，怪聲音就聽不到了。山上有一些野鳥，叫起來也是變很多種聲音。如果說你心情好的話，到外面大石頭走走啊，它叫得很好聽啊，聲音變來變去，你去聽聽看。但是它只是那種音聲，你又聽不出來是什麼。極樂世界的鳥能說法，你想聽它就說法，就像我們的音帶播放一樣。令生善，就沒有惡的事情產生了。

「不於鳥起下劣想」，對那些鳥根本就不會產生下劣的想法。怎麼極樂世界還有這些畜生，還有鳥呢？不會生起這種想法，自然知道這是彌陀的功德所展現的。「對治分別心故」，這是滅惡。產生分別心了，起惡念了，自然會令你不生起下劣想。這是對治悉檀。

「鳥即彌陀，令悟法身平等，無不具無不造故」，這些鳥是彌陀爲了令眾生悟到法身平等變化出來的。所謂「無不具」，就是無不是性具；「無不造」，就是無不是事造。事造的種種鳥，無不是理性所具足

的這些功德的展現，也就是說理性體現在事造上面。極樂世界種種莊嚴，我們看有樹啊、有鳥啊、有水啊，這是事造。這些事相是有，但是這些事相從哪裏來呢？是性。本性具足，這叫性具。

解：此中顯微風樹網等音，及一切依正假實，當體即是阿彌陀佛三身四德，毫無差別也（可謂法界標指）。

「此中顯微風樹網等音」，這裏就講到五塵的事情了。「微風」是觸覺，風吹來身體的觸覺。「樹網」，就是樹和網。樹看得見，網也看得見，這就有色。樹會開花，就有色、有香，甚至有味道，這樣色、香、味都有了。「音」是聲塵。觸、色、香、味、聲，五塵都具足，這個五塵也就是我們上面所說的勝妙的五塵。但是從天台講，每一個四教的分別不一樣。那裏的種種事情，事造也是有的，色、聲、香、味、觸都有，這些莊嚴都是彌陀本質的性具功德等流，展現給眾生，令眾生也具足這樣色、聲、香、味、觸的勝妙功德。

「及一切依正假實」。「依」報就是那裏的環境，「正」報就是那裏的身體情形，彌陀以及往生到那裏去的人的身體。「假」和「實」這兩個是相對而言：事造的五塵是實法，所謂觸覺、色、香、味道、聲音，是實法，這五塵為第六意識所緣落下的影子，這叫假法。

再講一遍，極樂世界也展現有五塵這些事情，色、聲、香、味、觸，鳥啊、花啊、樹啊……種種，這是事造的，事造的確確實實是有，這是「實」；第六意識的所緣，因為是從內心所展現的功德，跟我們這個世間完全不一樣，所以說它是「假」。從我們世間來說，我們所緣外面的種種境物，認為是實，但是第六意識所緣的影像是假。

我們看見前面的花，就已經攝到第六意識當中了。我們眼識去見，眼睛見完了以後，在第六意識當中產生分別。這一盆花裏面有什麼什麼花，好幾種，百合花、玫瑰花、菊花等等，這只是一種影像。這種花本身是假名的安立，它不是實在。你認為它是實在，佛教說那是錯覺，不是真實，所以這裏叫做假法。世間的一切本來都是假法，我們認為它是實在。客觀的世界，各類眾生所緣的，那是假的。這個世間本身是假，如夢如幻，但是我們還沒醒來的時候，依然是實實在在，這是「假」與「實」。

這些無論是假也好、實也好，「當體即是阿彌陀佛三身四德，毫無差別也」。這就是從功德的等流，會歸到內心來了。「三身」是法、報、化三身。「四德」是常、樂、我、淨四德。這些都是彌陀的法、報、化三身所展現，也就是彌陀的常、樂、我、淨，清淨莊嚴，毫無差別，完全會歸到我們的自性上來，所以那裏的鳥完全是功德的展現，不要認為有一個實實在在的鳥。

## 辛二、化無情聲

接下來是「化無情聲」。上面是有情，鳥會說種種法，下面無情也會說法。無情怎麼會去說法呢？天台說：「有情無情，同圓種智。」有情也成佛，無情也成佛。有情成佛的正報轉變了，依報就轉變為清淨莊嚴的佛土，所以說無情也成佛。

我們眾生認識的客觀世界是這樣的，五顏六色，認為是這樣那樣，不能混淆的。我們認為水就是水，花就是花，麥克風就是麥克風。等你成佛的那一天，就像禪宗講的：原先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剛剛悟

道，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再來，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就是《金剛經》所謂的「山即非山」，這個山其實不是山「是名山」，假名安立的山還是山，怎麼不是山？但是這個山只是假設的，我們認為它實在。

所謂「花即非花，是名為花」，不妨礙。世間的花有啊，你不能說沒有，但是這花是假設的。為什麼是假設的？我們舉過好幾次例子了，盲人來看看這花是什麼顏色；蜜蜂、螞蟻啊，你跟它說花，它怎麼知道什麼叫花？蜜蜂也知道花，它有顏色的感覺，有幾種顏色的感覺。其它一般的動物很多都是色盲，不知道是什麼顏色，人們的科學試驗是這樣的，所以說它不是真實的花，這樣叫「即非……是名……」。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是如是。所以正報轉了，依報自然就不同了。釋迦牟尼佛看到我們這個世間，是清淨莊嚴；地藏菩薩到地獄去，他不會受苦，那不就是轉了嗎？這樣就成佛了。

禪宗常常有說：「鬱鬱黃花，即是般若；青青翠竹，即是法身」，他就這麼認為的。「溪聲即是廣長舌」，下一句呢？「山色無非清淨身」。看見沒有，這不是無情變成有情了？水流下去就是廣長舌，溪聲就是廣長舌在說法，大家聽到的音聲都是這樣。念佛念到一定程度，外面所有的音聲轉為都是念佛的音聲。心轉了，聽到的音聲都轉了，不再是嘈雜的聲音。山上的種種顏色，無非是清淨的法身，隨舉一法，無非法界，這就是諸佛的理體法身遍一切處。他就認識到這一點，是這樣相契的，所以無情也能夠說法。

禪宗尤其突出這一點，一個杯子打下去，就能夠開悟。我們拿個碗摔摔看，我們在齋堂裏常常有裝

水的水杯打到地下去呀，我們聽到「啱啦」一聲而已，搞不好裏面就有人開悟了。他聽到這種無情的聲音，為什麼會發出這種聲音，我能夠聽到聲音？他從此「反聞聞自性」，就開悟了。這種聲音我怎麼會聽得到呢？因為我有識，我能夠聽到這種聲音。這種聲音不是在我心外，又不在心內，這麼去理解。

（敲一下撫尺）在哪兒呢？聽到聲音，你怎麼會聽到聲音？在你心內還是在心外？如果在心外，跟你有什麼關係？在心內，怎麼會發出這種聲音來呢？這就有無量的禪機所在。你去反觀一下，我為什麼會聽到剛才這個聲音（敲撫尺聲）？回歸於自性，這樣就叫說妙法，無情的聲音就啓發你的內心。

祖師們常常這樣，禪堂裏面喝茶，杯子摔下去就開悟了。那就說明無情在啓發，無非是音聲的作用。禪宗棒喝，棒或者喝，喝你什麼？喝你的妄念。當下一喝，一回觀，開悟了，都是如是。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那裏微風吹動，種種音聲，為什麼會念佛、念法、念僧。這就是「溪聲無非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這樣我們就明白了。

我們看這一段的微風吹動的種種情形。大本《無量壽經》中講到有種種音聲：「微風徐動，吹諸寶樹，演出無量妙法音聲。其聲流布，遍諸佛國」。不是在一個地方，「遍諸佛國」。「聞其音者，得深法忍，住不退轉，至成佛道」，看見沒有？這樣，「耳根清徹，不遭苦患」。「目覩其色、耳聞其音、鼻知其香、口嘗其味、身觸其光」，眼睛看見它的色，鼻聞它的香，極樂世界有五塵啊。「心以法緣」，這就是六塵。「皆得甚深法忍，住不退轉，直至成佛。六根清徹，無諸惱患」，這就是極樂世界的殊勝之處，微風吹

動的種種情形。

再有：「又其樂聲，無非法音」，那裏的音樂傳出來無非是法音。「清暢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聲之中，最爲第一」，這是讚歎那裏的音聲如此之好，所以聽見肯定能悟到法忍。

還有：「自然德風，徐起微動」，這裏的風不像颶風、颱風、龍卷風，吹得那麼嚇人。我們南方的颱風大家試過了，去年在這兒，那狂風暴雨，多嚇人。那裏不會有這種情形，微風徐徐地吹動。「其風調和，不寒不暑」，不會很冷，也不會很熱。我們這風要麼吹得北風呼嘯、寒風凜冽，吹得嚇人，那個颱風吹得都會叫的。有沒有聽見那風會叫啊？噓噓地叫，叫得嚇人。那裏呢，「溫涼柔軟，不遲不疾，吹諸羅網及眾寶樹」。然後發出音聲了，「演發無量微妙法音，流布萬種溫雅德香」，那聲音出來還有香味。「其有聞者，塵勞垢習，自然不起」，吹完了能夠讓你得定。

「又風吹散花，遍滿佛土，隨色次第而不雜亂」，花紛紛落下來，不雜亂。那些花「柔軟光澤，馨香芬烈。足履其上，陷下四寸。隨舉足已，還復如故。」踩到花上面，然後怎麼樣呢？腳陷下去四寸。然後你腳一舉起來，「還復如故」。「花用已訖，地輒開裂。以次化沒，清淨無遺。」你想說那不是很髒嗎？花到處掉在那裏怎麼辦呢？你覺得這花多餘的，地就開裂，花掉下去就沒了。「隨其時節，風吹散花，如是六返。」花出現又消失，消失有出現，這樣還有六次往返。

「又眾寶蓮花，周滿世界」，一一花底下都出種種光，出多少光呢？順便看下去。那蓮花實在是畫

也畫不來，「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億光」，每一朵花當中出三十六百千億的光，這光你怎麼畫得出來？「一一光中」，每一個光中，「出三十六百千億佛」。而且這些佛「身色紫金，相好特殊。一一諸佛，又放百千光明。」所以我們每天都念「光中化佛無數億，化菩薩眾亦無邊」，就是根據這些，尤其從《觀經》裏來的。這麼讚歎，實在是好得很，對不對？

經：舍利弗！彼佛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

我們回到本文。引了上面這些經典，我們再看本文就覺得更加殊勝，那裏的正報、依報如此的殊勝，這些可以長養我們的一些信心。

這一段說微風吹動寶樹，會發出種種妙音聲。「舍利弗！彼佛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微妙音」，「微」是優雅，「妙」是能夠說法。很優雅而能夠說法，所以叫「微妙音」。這微妙音出來怎麼樣呢？「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猶如我們這個世間的百千種音樂合起來同時俱作。那交響樂樂器很多，也就那麼幾十種，聽起來也蠻好聽。不會欣賞的人覺得好像也沒搞什麼名堂，就一個人在那裏比來比去、比來比去；會欣賞的人，懂音樂的，知道它的節奏啊、韻律啊，聽了會覺得蠻好。那跟這裏就差很多了，聽到極樂世界的音樂不會產生染著，我們這裏聽了音樂就會產生染著。

種種音樂，一個朝代、一個時代的歌曲音聲，都隨着時代有所不同。漢代的音樂，唐朝的音樂，一

直到民國，解放初期唱的歌，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唱的歌，跟現在不一樣。現在的歌你說它們叫什麼呢？有很多的時代感，叫流行。有一些歌好像是在哭還是在嚎，也搞不清楚。唱歌就唱歌吧，心情舒暢啊，他唱得愁眉苦臉。哎，我說那搖滾實在是沒辦法，他就肚子很難受啊。那也叫音樂，對不對？還有個《嘻唰唰》，「嘻唰唰呀嘻唰唰」，嘻嘻唰唰也唱個歌，那實在是……有沒有《嘻唰唰》嘛？那就是音樂啊，會欣賞的人覺得蠻好，屁股也會跟着扭啊、扭啊……；不會欣賞的覺得完全是噪音，吵得要命。你到街上去，尤其開音像店的，實在是很大聲，吵得要死。現在叫音聲汙染，吵人吶。

住在鄉下跟住在城裏是完全不同的，人們的世界觀不同。沒有信仰佛教的人跑到山上來住，他實在是覺得冷清得要命。我們最近講講課還好，如果平時不講課，這個時間通常要去坐香，剩下人一點音聲都沒有。人家說這怎麼受得了啊？他說街上現在熱鬧還沒開始，要到吃完飯十幾點以後開始吵啊、吵啊……我們到街上去睡覺，實在是很困難吶。我們大概十來點就要睡覺，他們十來點才開始，吵到一二點他們去睡覺，白天黑夜顛倒，早上一直睡，上班的人八點起，不上班的人到十點。早餐不吃的，他們是「過早不食」，是不是？我們是「過午不食」，他們是「過早不食」，眾生的業感是如是。

你說那卡拉OK，實在是沒有什麼好聽。有什麼好聽？唱得是鬼哭狼嚎。他就嚎啊，嚎得你睡不着覺。要麼就放鞭炮，你到福鼎去，現在街上放鞭炮，半夜放鞭炮，然後狗又叫。家家戶戶養了個「破爛狗」，多得要死。一隻狗一叫，旁邊狗也連着叫。哎呀！嗷叫成一片。這日子實在是沒法過。他們離開這些東西呢，

還沒辦法生活。我們在山上睡覺睡兩個小時，比底下人睡一天還要強。我們沒有一點音聲，睡得很實在啊，真是好啊。這是人們的觀點不同，這個世間的音聲，人們以為是很好。

不學佛的人說我們很消極，你們和尚音樂也不能聽，八關齋戒裏就要求「不故往觀聽」，受了沙彌戒就不要去聽那些音樂的事情了。現在時代不同了，你不能這樣衡量。現在佛教裏面也有搞交響樂，他們在杭州開世界佛教論壇，開完了要趕到上海去聽交響樂。佛教內部演的，出家人自己唱的。現在叫做與時俱進，落伍了也不行。佛教裏面也有交響樂，也有大合唱。你不能說這個不好啊、放蕩啊，它是攝受眾生。供養佛不是可以嗎？以無量的音聲海來供養佛，作如是念，回向於大乘，就不會犯戒了，這沒有什麼問題的。

他們認為我們消極，什麼都不聽，這樣那樣啊，然後他們很積極。換句話說，你去唱卡拉OK、聽歌曲就積極嗎？那就相當於這手被刀割了一下，劃了個口，然後用藥上一下。哎呀！好舒服啊。本來很疼啊，疼得厲害。上一下藥：嗯，現在好舒服。他是這種，麻木了，實在是沒辦法過日子，然後去跳一跳、唱一唱，他們覺得好舒服，日子好過。就好像被刀劃傷了上點藥，他們所謂的積極就是這樣，按我們看待，應該是這樣一種理解。如果像這樣跟他們講，是沒辦法溝通的，世界觀不同，對一些事物的認識不同。

極樂世界有音樂而不嘈雜，不會讓人放蕩身心。我們為什麼不讓唱歌？唱歌的原因就是放蕩，讓心墮落放逸了。現在所謂的歌，都是一些情歌，我愛着你，你愛着我，好得很啊，都是這樣，是不是這樣？

我說哪是愛？愛什麼呀？然後你唱愛呀、愛呀，愛來愛去，心不就產生放蕩了，產生染著了嗎？佛教所謂的愛是染，所以不用那個「愛」字，愛就是產生貪。故此這個世間的音樂跟極樂世界相比是不同的。那裏是自然的，「聞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聽到這種音聲自然而會生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是對道業的一種增上。

解：情與無情，同宣妙法。四教道品，無量法門，同時演說，隨類各解，能令聞者念三寶也。念三寶是從悉檀獲益。凡夫創聞，大踴遍身，是歡喜益；與三寶氣分交接，必能發菩提心，是生善益；由此伏滅煩惱，是破惡益；證悟一體三寶，是入理益也。初別明竟。

這裏《要解》說「情與無情，同宣妙法」，「情」指上面說的種種鳥，「無情」就是這裏微風吹動寶網樹發出的妙音聲。「四教道品，無量法門」，這裏說天台的「四教」，《要解》是按照天台的觀念，當然講天台。按華嚴就要講十玄門、四法界、事事無礙法界等等。每一個教說法不同，總的是講無量的法門都能夠聽見。「同時演說，隨類各解」，音聲發出來，眾生的根機不同，聽的法也不一樣，各自好樂不同。「能令聞者念三寶也」，令聽到的人念三寶。三寶功德殊勝，所以要念到三寶。我們淨土法門，尤其是講念佛的重要。

「念三寶是從悉檀獲益」，念三寶都是從四悉檀當中獲得利益。「凡夫創聞」，「創」就是剛剛開始那個「始」的意思。辦雜誌有「創刊號」，就是剛剛開始做的那個「創」。「創聞」是首聞，第一次聞。「大

躋遍身，是歡喜益」，聽到這種音聲就會得到歡喜的利益。《法華》中說：「若人聞得佛，大喜充滿身。」如果眾生受記能夠成佛會怎麼樣呢？「大喜充滿身」。歡喜呀，毛孔悚然，會有這樣的感覺。所以凡夫初聞，他會「大躋」，非常地高興。歡喜躋躍，大喜遍身，就是歡喜的利益。

「與三寶氣分交接」，從外來說是別相三寶，會歸於內心的理體三寶，這樣的一種交接，就是「三寶氣分交接」。我們現在皈依的是住持三寶，以住持三寶會歸到理性的理體三寶，自己要發現自己的覺，依佛法的軌範而證到清淨無爲的理體，這樣就是三寶的整體了，無非是這樣。爲什麼要皈依三寶呢？皈依三寶要以佛爲師，以釋迦牟尼佛爲師；以釋迦牟尼佛所講的經典爲師；以所有出家人爲師，這是別相。會到我們的理體，我們有覺性就是佛；實相的理體就是法；內心無染，清淨無諍，就是僧。會歸這麼一個道理，這樣叫做「氣分交接」。「必能發菩提心，是生善益」，聽到這樣內外的別相，和內心的一體或者理體，就會發起菩提心來，有生善的利益。

「由此伏滅煩惱，是破惡益」，由此而生起善，就能夠斷除煩惱。「證悟一體三寶，是入理益」，從別相入一體或者理體的三寶，這叫「入理益」。有這四種利益。到這裏，「初別明竟」，講依正莊嚴的第一段就結束了。

## 庚二、總結

經：舍利弗！其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解：重重結示，令深信一切莊嚴，皆導師願行所成，種智所現；皆吾人淨業所感，唯識所變。佛心、生心（性相圓明），互為影質，如眾燈明，各遍似一。

「舍利弗！其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下面《要解》的解釋又會歸到理性上來。「重重結示」，我們到這裏已經幾次結示成就了？三次了，三次「成就如是功德莊嚴」，因為一次一次的内容都是不太一樣的。七重羅網、八功德水，一個功德莊嚴。那裏自然的天樂，黃金為地，又能夠供養十方諸佛，這是第二個功德成就。接下來那裏有種種鳥，鳥能夠說法，微風吹動也能夠說法，這樣第三個功德成就。

「令深信一切莊嚴」，那裏的一切莊嚴，從前面的行樹開始，「皆導師願行所成」。這個「導師」指的是彌陀，彌陀導師的願和行所成就。「種智所現」，佛有種種智慧，一切種智就是具足佛的智慧所展現。「皆吾人淨業所感」，我們到那裏去也跟佛一樣的莊嚴，那是我們修行念佛的淨業成就所感得的。我們也能夠到那裏聽聞佛法，依鳥聲、風聲聽聞佛法，是「唯識所現」，我們的識已經轉變了，聽到的種種音聲都是說法的聲音。

「佛心、生心」，佛的心和眾生的心，「互為影質」。又說到「影質」了，「影」是影像，「質」是本質，也就是佛的本質莊嚴在眾生的心中為影像。佛的本質莊嚴就是極樂世界正報、依報的種種莊嚴，這種莊嚴在眾生當中是影像。我們緣佛的本質莊嚴而帶起我們的莊嚴。我們單自己引不起來，怎麼辦呢？依佛已經成就的功德，帶起我們的影像出來，也感受到這種莊嚴。眾生的本質莊嚴，在佛的心中是一種影像。

因爲生到極樂世界去有四種淨土的不同，淨土不同，當然見的就不一樣，蓮花大小也不一樣，見到佛身的大小也不同。這樣眾生的本質所緣到的，眾生認識的客觀世界，在佛心當中無非是種影像：哦，你們眾生所緣到、看到的，只是這種情形而已。所以佛的本質是眾生的影像，佛的本質實實在在是如此莊嚴。我們看到只是說相似的，八功德水就這麼大了，蓮花這麼大了，是一種影像。眾生認識的實實在在的本質，對佛來說只是一種影像而已，還沒有完全見到本質，所以是「互爲影質」。

「如衆燈明，各遍似一」。我們沒有很多燈，沒有千燈萬燈，但是在一個法堂當中也有這麼多燈。我們這麼多燈所照的只是一個地方，但是你分不開是哪盞燈的光，而且互不障礙。這盞燈和那盞燈同時所發出的光明，互不障礙。也就是說佛所緣的世界，跟眾生所緣的世界互不相礙。我們在這個世間也有同居土，有六道眾生，畜生、旁生種種有情，它們所緣的世界跟我們所緣的世界不相妨礙。跳蚤在我們的身上，它也有它的生活空間，而我們生活的空間完全是不同的。

解：全理成事，全事即理，全性起修，全修在性（佛性修皆是，性生是修）。亦可深長思矣！

「全理成事」，「理」理解爲心，「事」理解爲境，也就是「全心成境」。這就是說境完全是心的展現，所有的境界都是心的展現。我們能夠緣外面的客觀世界，如果沒有心你怎麼認識這個世界呢？「理」是本具的理具；「事」是事造，外現的事相。眾生本來理體清淨莊嚴，要顯示在依報莊嚴上，全心就是外面的境。「全事即理」，全境而又會歸到心，心和境達到統一了，心境不二，這就是理體的功德莊嚴。

下面說「全性起修，全修在性」。當然了，極樂世界講這麼多理事的道理，無非要告訴我們，我們的功德跟佛的功德完全是一樣的。每部經、每部論和各宗派所講的，無非都要說明這個道理。外面的境物是假的，都是我們心的展現而已。「全性起修」，「性」就是理性，從理而起行去「修」，「修」就是行。這個行不能離開我的心，修行離開心怎麼修啊？所以說「全修在性」，念佛講的就是念心這個事情。上一句說「全修起行」，「起行」就是說我從心去念佛，念佛就是行，這是從心念的，這行就是在我的心當中，就是我的心在念佛。「亦可深長思矣」，這個要自己去思惟。也就是說修行是稱理——完全符合理性而起行的，行又沒有離開理；如果修行離開理，是不可以的。

比如建房子要有建房子的結構的理，道理要知道。如果道理不明白，建的房子怎麼住人呢？我們嫌我們外面的房子建得不好，我今天去看一個小廟，他們建的你們看了才不敢住呢。他們的基礎就是挖在土上面，實土就行了。然後就開始做基座，到了承臺，腳踩踩這樣就上去了，是空的。承臺的斜坡一小點，就一小塊，像牛大糞一樣藏在那兒。地梁全部都是蜂窩的，沒有一條沒有蜂窩的。我們看到一點點蜂窩的都覺得不行啊，你去那裏看你才害怕呢。他這個事不合理，他所做的事情沒有按照規格來做。如果按規格衡量，他們那個完全是蜂窩穿過去，鋼筋露出來，那就不合了。我們一點點覺得都不行，他們那個沒事，沒問題，就可以了，就這樣。弟弟做哥哥監工，就沒事了，一點事都沒有。這樣就知道事與理的關係，事跟理一定要相扣，相扣才會圓滿。我依這樣的建築結構的道理去施工，稱理起行。然後行而

不能離開這個理，你做的不能離開理。這意思明白了吧？我做的這個結構，操作的方法，不能離開理。

我們這個攝像錄音，它有一定的道理。我們一般人弄不來，它有理呀。道理在哪裏，幾個鈕怎麼弄，焦怎麼對準，乃至照相它都有很多道理。攝影會得獎，為什麼得獎？他懂得很多道理，怎麼採光、怎麼取鏡的理，然後去照，照出來效果很好。為什麼？理與事相應，做出來就是好啊。

跟炒菜一樣。炒菜的道理是什麼？炒小鍋菜好吃的原因在哪裏？鍋很旺，油下去一炒，翻兩下拿上來，很新鮮。你看我們那麼大鍋子，像工人拌水泥一樣，用鐵鍬子弄，弄幾下換個人，很辛苦。你想想，翻過來翻過去，打到桶裏，悶在那裏，然後打給大家吃，怎麼好吃？這麼多人，自然而然那個味道就不一樣。我們到路邊去吃小吃店，為什麼那菜很好吃啊？一點點嘛，「啪啪啪」兩下出來，你馬上吃，新鮮吧！我們就要從大鍋炒，炒完了放在桶裏打給大家，都涼了。然後念供，乾巴巴看着不能吃，着急也不行啊。念完供以後才吃，味道已經不一樣了。從廚房到齋堂，念完供以後不一樣了吧。你去小吃店，他弄兩下馬上就出來，還不到一分鐘你就可以吃，從出鍋就吃了。為什麼酒店的菜弄得好吃啊？新鮮，熱熱的，當然好吃。我們那裏弄出來都涼涼的，肯定就是不好，這道理是這樣。

理與事就是這麼一個關係，意思說我們修行不能離開這個理。這個理在哪裏？就在我們的心裏，去發覺，然後依這個理去修。理在這裏，不能發現怎麼辦呢？要先弄外面的事，靠念佛的事來開發這個理。所以理和事完全要相扣，功德才圓滿、才符合。你照相對準了才能照得好。就像電視機調臺，哪個臺你

壓對了，「自動搜索」對準了，一壓就出來了。然後換一個臺，它就馬上出來，那些臺在那兒等着呢。理性就是這樣，理就在那兒，你一壓，通過事它就顯出來了，是這個道理。

所以「全性起修」，就是依理而起修行：我現在修行完全符合這個道理。就這麼簡單的事情，不難理解吧，這樣聽明白吧？所以說我們要通過事情來顯發。吹笛子、拉二胡，彈種種樂器，它也有理呀，弦你要調得剛剛好，太緊了，嘯一下斷了，怎麼辦？亂彈琴就斷了，對不對？吹笛子吹不來的人，幾個洞洞你怎麼壓？壓得不好，吹得就像鬼叫一樣；壓得好，吹出非常優雅的聲音，這是理。你通過操作這個事，符合這個理，它就好了。同樣的，你說看病，病根在哪裏？醫生要先了解你什麼緣起的，我要用什麼藥來治，這是理呀。然後你要吃藥對治這個病，去相應，好了，病就除了。就好像修行一樣，你有什麼煩惱，修哪個法門能夠相應，然後依這個法門去修，理性自然顯現，要相應呀。

也就是說全性德的莊嚴而成為修德。「性」就是性德，性德要靠修德才顯啊。「性德有功，修德方顯」。性德的莊嚴要靠修德的莊嚴讓它顯發出來，那麼這個修德還在我們的心當中。修德修在哪裏呀？修在心，不離開這個心。就好像依地種花一樣，花不能離開土。花離開地怎麼生存？那就變空花了。地與花的關係，是通過地而顯發花，花的莊嚴沒有離開地呀。地是無性的，種什麼都可以。然後你修什麼法門，它就能夠顯發這個莊嚴，性德要靠修德來莊嚴。唯心的淨土，自性的彌陀，也就在我們自己心當中。通過我們的種種修行，顯發它的莊嚴。「亦可深長思矣」，要我們深長地考慮，要深思去理解呀！

解：奈何離此淨土，別談唯心淨土（離土談心，定是緣影妄想），甘墮鼠即、鳥空之謂也哉！初依報妙竟。

「奈何離此淨土，別談唯心淨土」，意思是說不能夠離開這個道理，離開這樣的事和理的關係，另外談唯心淨土。就是說別生執著了，認為既然是唯心淨土，那我專門搞唯心淨土，為什麼去念佛，求十萬億佛土以外的彌陀淨土？這就產生執著，執理廢事了。

另外談唯心淨土，就好像下面兩個比喻，「甘墮鼠即、鳥空之謂」。「謂」就是譏嫌，被人家譏嫌的說法。

「鼠即、鳥空」，老鼠也會叫，鳥也會叫，發出兩種音聲不同。但是它們叫的對我們來說，我們也不知道說什麼。老鼠叫出的聲音，所謂理解為「有」，鳥叫的聲音理解為「空」，但是不知道什麼叫做「有」，為什麼叫「空」。也就是上面說的，你光說唯心淨土，義理是什麼你知道嗎？就像老鼠叫一樣，叫什麼啊？老鼠叫「有」，是什麼「有」？它是妙有、假有，要認識這個道理。好像鳥叫一樣，鳥叫「空」，什麼叫「空」？它是妙空，真理之空。你不知道它空的意義何在。同樣的，有人認為我講唯心淨土就好了，或者說我光講事外的淨土也好。講有或者講空，都不合理體，事跟理一定要相應，相應才能圓融，不相應就不圓融。只是執著有或者執著空都不可以，這是兩種比喻。

那麼這裏講「成就如是功德莊嚴」，也全部會歸到我們的性心上來，內心上來。這樣依理去修行，見性功德就快了。

「初依報妙竟」，上面是講依報莊嚴，環境如何啊，成就如是功德莊嚴，到這裏就結束了。

丙二、正報妙二：初、徵釋名號（深契佛意）；二、別釋主伴。丁初中二：初徵、二釋。戊、今初。

經：舍利弗！於汝意云何，彼佛何故號阿彌陀？

下面是說明正報莊嚴。從這一段開始一直到六方佛之前，就是《彌陀經》的核心、重點。別的不聽沒關係，勸大家這一段無論如何大家要聽！釋迦牟尼佛也勸往生，因此一定要發願往生，我在這裏也勸大家一定要聽。這一段一定要聽，很重要！下面你不聽，你要幹嘛去幹嘛去，無所謂了，居士沒時間也沒有關係，這一段要聽。如果實在沒有時間聽，將來請錄音帶也要聽。

那幹嘛要聽呢？我們到那裏去幹嘛？我們的身體會怎麼樣呢？為什麼叫阿彌陀佛呢？你弄了半天，阿彌陀佛為什麼叫阿彌陀佛都不知道。下面告訴我們說為什麼叫阿彌陀佛，怎麼念佛，怎麼執持名號。關於執持名號，《要解》中有很長的一段，我們也會補充很多這方面的材料來說明這個事情。我們唯一靠的是念佛往生，所以說把念佛往生的事情一定要搞得很清楚，才能夠產生信心，才有把握。要不然說了半天怎麼去呀？那裏怎麼怎麼好，怎麼去呀？這個很重要，要點就是從這裏開始。

「舍利弗！於汝意云何，彼佛何故號阿彌陀？」為什麼名為阿彌陀呢？我們要了解阿彌陀佛的種種情形。關於阿彌陀佛，藏經當中記載的很多，我抄在白板上了。我約略查了一些資料，其中有八處經典講阿彌陀佛的一些事情。不同的經典，從不同的彌陀因行中記載了一些事情。說明阿彌陀佛成佛到現在十劫，只是在《彌陀經》和《無量壽經》應化在極樂世界這一段，其實他在他方國土成佛已經很久了。

是這麼一個道理，所以有不同的記載。

第一本是大本，所謂「大本」就是《無量壽經》，也叫《大阿彌陀經》。阿彌陀佛在世自在王佛的時候，是法藏比丘。他曾經是一個國王，這個國王聽到世自在王佛講經講法，發心出家做比丘了。做比丘以後，就請世自在王佛講說諸佛淨土的種種情形。他說：「我想去成就一個非常莊嚴的國土來成就眾生。」請世自在王佛爲他講一講。世自在王佛說：「你自己要建什麼淨土你自己知道啊。」法藏比丘說：「這個事情沒辦法，我的境界沒那麼深啊。」後來世自在王佛就給他講了，多少個國土？二百一十億個國土，講給他聽。這個國土的情形如何，講了好久。哎喲，二百一十億呀，多少啊！但是當時他們的壽命很長啊，壽命有四十二劫這麼長的時間。講完了以後，法藏比丘說這個國土這個地方好，那個國土那方面好，然後他全部攝取最精華的，依此而修，後來成就了國土，也就是現在的阿彌陀佛。這就是在《無量壽經》記載的，法藏比丘因地發願修行成佛。

在《法華經》裏面記載，是在大通智勝如來的時候有十六王子，第九王子出家修行，後來成佛爲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這個大家比較熟悉，這是《法華經》的記載。

《悲華經》裏面講的是在寶藏如來的時候，有個轉輪王叫無諍念，無諍念轉輪王於寶藏如來所發願成佛，後來通過修行，成爲現在的阿彌陀佛。

第四是《大乘四等總持經》，有一個淨命比丘，於無垢焰稱起王如來所發願修行，後來成佛爲阿彌陀佛。

第五部是《賢劫經》，在《賢劫經》裏面有兩個記載。第一個是說淨福報眾音王子，於雲雷吼如來所發心修行，後來成佛爲阿彌陀佛。另外一個說，有一位法師叫無限量寶音行，於金龍決光佛所，發心成佛爲阿彌陀佛。

第七個是《觀佛三昧經》，第九經中講當時有四個比丘共同發心修行，第三個比丘後來在空王佛所發心修行，成佛爲現在的阿彌陀佛。

第八部是《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裏面記載有個國王名字叫勝威尊重，於獅子遊戲金光如來所發心修行，後來成佛爲阿彌陀佛。

其它的經典裏面記載阿彌陀佛，只是說告訴怎麼念佛、怎麼往生，都有記載。我們上一次跟大家講了，有二百多部經典記載阿彌陀佛的一些事情，比較突出的是這些經典。

**解：此經的示持名妙行，故特徵釋名號，欲人深信萬德洪名，不可思議，一心執持，無復疑貳也。**

那麼下面說爲什麼叫阿彌陀佛呢？我們看《要解》裏面怎麼講。「此經的示持名妙行」，我們念佛，就是靠阿彌陀佛的名號，這部經就是說明阿彌陀佛的名號對應哪些功德，使得我們念他能夠往生，所以說是「持名」的「妙行」。

爲什麼是「妙行」？第一個，一句佛號橫超三界，所以這是最簡易、最快捷的妙，叫「簡捷妙」。一句佛號就能夠出三界，因此是「簡捷妙」。第二個，十念功成，帶業可以往生，這是「殊特妙」。第

三個，生者到那裏去，證三不退，這是「圓頓妙」。三種妙記下來了嗎？第一妙，一稱佛名就可以超三界，這是最簡單、最快捷的，所以叫「簡捷妙」。第二個，你念十念，這個功夫成了，帶業可以往生，這叫「殊特妙」。第三個，一旦往生就不會退轉，所以叫「圓頓妙」。一生就可以成佛，所謂一生補處，是「圓頓」的妙。

「持名妙行」具足這三種妙，所以「故特徵釋名號」。爲什麼要發起，爲什麼叫阿彌陀佛啊？「欲人深信萬德洪名」。「欲」，就是希望行人能夠深信。彌陀的名號叫「萬德洪名」，就是所有的德都集中在這一句佛號上面，叫做「萬德洪名」。「不可思議」，真是不可思、不可議呀。「一心執持，無復疑貳」，一心去持就能夠往生，不要懷疑，不要有第二念的想法。「無復疑貳」，再也不要在那裏徘徊啦，所以祖師們勸我們老實念佛就對了。

戊二、釋二：初、約光明釋；二、約壽命釋。

解：阿彌陀，正翻無量，本不可說。本師以光、壽二義，收盡一切無量（確妙）。光則橫遍十方，壽則豎窮三際。橫豎交徹，即法界體。舉此體作彌陀身土，亦即舉此體作彌陀名號（速須信入）。

接下來就要解釋彌陀是具足光明無量、壽命無量，所以要念。下面一段文從科判開始，先是約光明解釋，之後是就壽命解釋，分成兩點。

「阿彌陀正翻無量」，「阿彌陀」，正式翻就是「無量」的意思。他有無量的光明、無量的壽命、

無量的功德。「本不可說」，他有太多的功德所在了，本來是沒辦法說的。「本師以光、壽二義，收盡一切無量」，「本師」就是釋迦牟尼佛，我佛本師以光、壽兩種意思，把一切功德都收在裏面。所以旁邊小字說「確妙」，確實是妙，妙在這裏。

爲什麼呢？「光則橫遍十方」，光的速度很快，但是我們的心念比光還要快，光是從橫來說，遍於十方。「壽則豎窮三際」，過去、現在、未來，這個壽命都包括了。這個壽命本來就是無量的，我們的壽命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所以沒有開始、沒有結束。本性本來是如是，可是我們沒有具足這個功德。壽命雖然是無量，但是功德沒有顯發出來。我們本身的功德具足跟佛一樣的光明和壽命，所以以這樣一個橫遍十方、豎窮三際的名號給我們持。

「橫豎交徹，即法界體」。「法界」就是時空，時間和空間。時間就是三際，壽命就是時間、空間而已。宇宙法界就是時空，時空的整體就是彌陀的本體，彌陀的本體就是法界的本體。就這樣一個名號，一切都具足了，所以無量的東西都含藏在法界當中，就是這樣的殊勝！

「舉此體作彌陀身土」，舉這樣的一個法界的體，橫遍十方、豎窮三際的法界體，作爲彌陀的身和土。「亦即舉此體作彌陀名號」，讓我們持這樣功德橫遍十方、豎窮三際的彌陀名號。你想想看，持一句就包括法界的體！

解：是故彌陀名號，即衆生本覺理性，持名即始覺合本。始本不二，生佛不二。故一念相應一念佛，

念念相應念佛也。

「是故彌陀名號，即衆生本覺理性」，這個彌陀的名號就是本覺的理性，每一個衆生都有這個體。所以佛成道後在《華嚴經》中說：「奇哉！大地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就是指本覺的理性。我們的本覺理性跟佛完全是一模一樣，但是被妄想執著蒙蔽，沒有顯發出來。佛經過無量劫的修行，已經顯發出來了，是已經顯發出來的果覺。我們本身具足了因心，讓我們去持這個果覺，因心、果覺相應，跟彌陀完全是一樣，這就是法界體。

所以，「持名即始覺合本」，始覺合本覺，我們也開始覺悟了。現在我們也知道：哦，原來持佛名號是如此之好啊！我們本來就有覺性，現在開始知道念佛要找到原先的本覺，這兩者讓它和合相應。

「始本不二，生佛不二」。對衆生來說是有「二」，本覺的心我們沒發現，現在只是妄想心。發心要去持，從散亂心去持，要持到真正達到一心不亂，「始本不二」。「生」和「佛」也是一樣，衆生也具足本覺的理性，佛也有本覺理性，這完全沒有兩樣。對衆生界來說，我們還沒有覺悟，是有兩樣，本來這個理是沒有兩樣。這樣，「故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也」，念念佛就念到我們本覺的自心上面。你看這功德有多大，跟佛完全一樣！這就是「相應」。

持名，持是能持的心，就是始覺，剛剛開始覺悟；名是所持的本覺。我們借彌陀的名號，彌陀名號就是本覺。我們也有一個本覺，跟彌陀一樣啊，所以所謂念彌陀就是念自己。但是念自己我們接受不了啊，

念自己念好了，南無界詮……不行啊，這也沒有功德啊。南無界詮佛，南無界詮佛……一點效果也沒有啊。怎麼辦？先借彌陀已經成佛的這個名號來念，顯發我們自性的功德。我們有啊，不是外面得來的。有了怎麼辦呢？要借外面的來開發。山裏面有礦你沒有機器去開發，這個礦取不出來，簡單地說就是這樣。我借這個機器去開，煤礦要挖很深，把它挖出來。

我們常說寂照，「光」就是照，「壽」就是寂。我們本來就跟佛一樣的壽命，完全是一樣。這個光明就是大智慧，它能夠隨緣常不變。我們也隨緣了，隨什麼緣？隨六道的緣，六道三界輪轉的緣，隨着六道一直轉啊、一直轉啊……可是那個本性沒有變，隨緣還是不變。本心是沒有變的，不變而常隨緣。

壽命也是跟佛一樣，雖然是不變，而常常隨緣。我們隨的是業感的緣，隨緣也去了。我們常常說一切都隨緣吧，現在中國文化裏也有隨緣，這隨緣是從佛教裏來的。機緣也是從佛教裏來的，現在叫「機遇」，我們佛教叫「機緣」。佛也能隨緣，隨眾生的緣，隨眾生機感的緣。眾生的機有感，他也隨緣了，但是他完全不變。我們雖然本心是不變，而隨緣受苦，如幻的苦，我們是有的。

這樣呢，這個彌陀的名號是如是莊嚴，所以我們念一句佛就很重要啊。一念相應，始覺與本覺本應，就能會歸到理性。念的時候，就從理性而起的這句佛號。這句佛號就是我本來所具足的，不是心外的佛號，只是我心內的佛號。心內佛號從哪裏起？從我口念而起。口念而起，又會歸到我的自心來。所以，「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每一念都相應，你念念就與佛相應。這就是《壇經》裏面說：「自

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如果不覺就是眾生，一念覺就像佛一樣，你念念覺，就念念是佛，離佛不遠了。

己、今初。

我們看下一段經文。它分成兩段，光明無量和壽命無量。這裏先講光明。不會背《彌陀經》的人，我告訴你，學完了《彌陀要解》就很好背，是一段一段下來的。「七寶行樹」是一段，「八功德水」是一段，「黃金爲地」是一段。然後是「復次」，下面還有鳥，鳥還會有聲音一段，「微風吹動」又是一段。再來就光明的一段，壽命的一段。這不好背嗎？很難嗎？不難吧，一段一段的就下來了。你只要用心，去注意一下一小段、一小段，很好記的。這段背完了就下一段。

平時不會背的人，這麼連着連着，「又舍利弗……」「舍」到哪裏去都不知道了，對不對？一不注意，「舍利弗……」、「又舍利弗……」、「復次，舍利弗……」，一直在那轉，轉到哪裏去都不知道。你注意一下，一段一段的。有「又」、沒有「又」，你稍微注意一下，就下去了。

我爲什麼以前《彌陀經》也是老記不住啊？背是老早就會背了，一個人背就背不完了，常常是這樣子。後來仔細去讀這《彌陀經》的種種註解，一段一段地來，諸家的註解都是這樣，一段一段分開來。後來我掌握這個規律以後，我就記住了。你不要去念，就記住了。這一段完了，肯定是下一段。光明完了就是壽命；壽命完了，下面就是彌陀示現的成佛多久：本是這樣，跡是十劫。十劫完了，下面說你往

生到那裏去就是阿鞞跋致不退轉。既然有這樣的好處呢，所以說要好好念佛啊。怎麼念呢？一日到七日。有這樣功德的利益，所以六方佛在讚歎。你就一段一段下去，很好記的，掌握這個規律。你不要死背，用記的辦法去背，永遠不會忘記。

背咒就難吶，因為不知道它的義理。背咒只要讀熟了就會背了。《彌陀經》好讀不好背，《楞嚴咒》不好讀好背，你讀熟就會背，功夫不負有心人，你懶惰就沒辦法啦。五根、五力離不開精進，七菩提分離不開精進，八正道離不開精進。你都得精進，做什麼都得精進啊。學個裁縫你得精進，踩啊……你別看簡單，你踩不來，就搞不來。你得精進地踩，精進地做。你經常切，切菜就切很快。叫我們去切，「欸」一段就下去了。你經常切，就很快的，那個薑會切得很細很細。曾經在電視上講，有一個廚師，就是我們現在做的那個豆腐，切得很細，可以穿針的。他表演吶，那豆腐切開，就拿一根針，就這麼從針眼穿過去。不是穿牛鼻那個針，就是縫補衣服那個針。他拿來穿過去，給人家看。我們不要這麼表演啦，多累啊。這是說只要你有心去用，一切都能夠做到。

我們上一次不是跟大家講了嘛，要竭盡全力，不是說盡力而為啦，我就這樣啦。竭盡全力我們就能成佛，竭盡全力一定能夠往生。你不能在那兒遲疑，我就盡量念啦，最後就看彌陀給我安排，彌陀讓不讓我去啦。你自己願不願意去呀？完全決定於自己，我一定要去，這就好辦了。就不要準備其它了，我來生怎麼怎麼安排……先去到那裏回入娑婆，你就有把握了嘛。我來生再修喲，當一個富貴人家，我也

好修行，有錢吶、建個精舍啦……如何這般。你就顛倒了，這就完蛋了。你竭盡全力就沒問題了。

我們這裏是說背誦的辦法，下面來看彌陀光明無量的事情。我們看《無量壽經》中佛怎麼發願，第十二願。你們有沒有學？學了吧，小字標了沒有？我一說，標過的人馬上就找到十二願在哪兒，沒標你不知道哪一個是十二願，對不對？我告訴你都不會有錯的。

「設我得佛，光明有限量，下至不照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意思說如果我的光明有限，只能照到這個地方，那我就不成正覺，我要照十方所有的國土。那我們怎麼沒有照到呢？怎麼沒照到？我們已經聽聞到《無量壽經》，聽聞到《彌陀經》，這已經是佛的光明照耀了。沒有佛的光明照耀，我們怎麼知道修行，怎麼知道出家，怎麼知道皈依三寶呢？這就是光明照耀。遇到一個小小的因緣，你就懂得信佛了，世間很多人進寺廟，他怎麼就不學佛呢？聽過八百回了，怎麼不會呢？

我昨天去了靈峰寺。哎呀！靈峰寺建得實在是老大老大，比我們還要大啊。我想安居前有機會我們去那裏看看。比我們還大，住多少人呢？二十個人。我說你太浪費了。那個房間很漂亮，一層一層的，像賓館一樣，有一百六十多間。哎呀，我說你這房子給我們多好啊。全部鎖在那裏，鐵門關在那裏，一個人住都沒有。到那裏實在是冷清蕭條。幾個老人家他們都害怕，在舊房子裏，住在一起。廟裏管理不過來，就找些居士在那管理，只是這樣而已。

我第一次去寺廟，就是去的那個地方。現在唯一能夠找到的，就是還有一個小小的放生池。我說原

先就有，很有感觸。到那裏看到了這個放生池，我說：「哎呀！這個池很漂亮吶。」我十三歲去那個廟的時候，還有三個人現在還在，看見她依然這樣，但是完全變形了，「哦，你是誰啊？」（學老人狀）這樣。我說：「我小時候來這裏呀。」有個老尼姑在那兒，我說：「你是在那兒做飯的。」她說：「對呀，我煮飯煮了二十年。」她煮飯煮二十年呢，現在九十歲了，還在那裏。我說：「我小時候來，你就在那做飯。」我當時去那個寺廟，就覺得說：哇，這寺廟實在是好啊！在那裏就啓發我的善根，我一直對那個地方印象很深。以前那個印象到現在完全變了，它改了，都不一樣了。雖然不一樣，但是我昨天去那裏，還是有童年那個感覺，我見到荷花，上面種的曇花啦、什麼啦，這樣子一種情形。

我們有這個善根，遇到某一種情形，這善根就起來了。這是什麼？這是佛的光明。不是說真正像燈光一樣射過來，如何這般吶。你能夠這樣，要靠善根的啓發。我們過去世種了善根因緣，也就是諸佛菩薩的加持。我們今天在這裏，能夠繼續一直在佛門中出家修行，如果沒有諸佛菩薩的加持，光靠自己善根的因緣很難的。所以這是很重要，外緣內因的一種關係。我們看彌陀的大願，他就講說，設我得佛，光明就要遍照一切。

下面這一段也是講彌陀的光明，讚歎彌陀的功德：「佛告阿難：無量壽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諸佛光明，所不能及。或照百佛世界，或千佛世界。取要言之，乃照東方恆沙佛剎。」也就是說諸佛不一樣，而阿彌陀佛光明第一。下面說無量壽佛又有十二名號，又號無量光、無邊光、無礙光、無對光、炎王光，

一直到超日月光，所以說他光明無量。

後人顛倒啊，覺得佛總是說光，可能跟太陽有關係，那就變成太陽神了。二百多部經典記載阿彌陀佛，怎麼會是太陽神呢？這不是很顛倒的事情嗎？所以說看現在人的著作，要小心。你原來讀過原典，再讀現在人的說法，不會隨他轉。如果這些原典，大乘經典沒有讀，看現在人的，一看覺得他講得很有道理，你就會相信他：哦！對對對，有道理呀。會覺得這樣子。現在人只是用變色鏡去研究，在他自己所能夠認識的範圍之內去認知這個事情，所以說不一樣。

言歸正傳，我們前面講到「何故名爲阿彌陀」，已經引了諸部經裏的記載、敘述。阿彌陀佛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佛陀面前，因地所行、所發願已經很久。就是從《無量壽經》裏講的發四十八願，也經過了兆載永劫的修行，然後功德圓滿，所以才有種種的記載。不同的時期，或者是去做轉輪聖王，或者國王，或者比丘、菩薩等等。那麼所發的願已經去行、去做了，功德已經成就，所以下面就說「何故名爲阿彌陀」呢？因爲有兩點，一個是他的光明無量，一個是壽命無量。因爲是如是，所以才稱爲「阿彌陀」。

經：舍利弗！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是故號爲阿彌陀。

「舍利弗！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是故號爲阿彌陀。」這是根據彌陀自己所發的願，本願當中的第幾願還記得吧？第幾願說他光明無量？不會不記得吧？十二願嘛。不能忘得太快了，是不是？念到究竟要能所雙亡，你不能現在一下子就能所雙亡了。沒有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都沒有了，現

在差不多都快達到這境界，也太快了。第十二願中講到：「設我得佛，光明有能限量，下至不照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這已經說了，彌陀的本願如是。

解：心性寂而常照，故爲光明（一切諸佛之心要）。今徹證心性無量之體，故光明無量也。諸佛皆徹性體，皆照十方，皆可名無量光。而因中願力不同，隨因緣立別名。彌陀爲法藏比丘，發四十八願，有光明恒照十方之願，今果成如願也（可悟心佛）。

我們現在看《要解》，這兩段應該相對照，一個是光明無量，一個是壽命無量。所以說這兩段的《要解》，幾乎是對稱着來的。「心性寂而常照，故而光明。」「心性」就是眾生本具的心性。「寂」，所具的本來就是如是，但是現在能夠「常照」，發揮作用了。從因地修，果地而成，所以能夠「照」。我們眾生也本具着光明無量，可是不能照，佛能夠照，所以是「光明」。

「今徹證心性無量之體」，現在徹底證得本具的心性無量之體，所以我們跟佛一樣，「在凡不滅，在聖不增」，本來就是如是，十方諸佛亦復如是。「心性無量之體」徹證了，所以叫「光明無量」。

「諸佛皆徹性體」，諸佛都徹證了這性體。「皆照十方，皆可名無量光」，諸佛也是佛佛道同，所證的理體完全是相同的，所以也是遍照十方。「而因中願力不同」，雖然所證的體是完全一樣的光明，可是每一尊菩薩在修菩薩道的時候，所發的願力不同。因此，只是「隨因緣立別名」而已，就是隨他所發的願不同。

彌陀四十八願的第十二願就有這樣的願，「彌陀爲法藏比丘，發四十八願，有光明恒照十方之願」，就是第十二願。「今果成如願也」，今天他的果報已經成就了，就如同他所發的願。

解：法身光明無分際，報身光明稱真性，此則佛佛道同。應身光明有照一由旬者，十百千由旬者，一世界十百千世界者。唯阿彌普照（方是極樂淨宗），故別名無量光。然三身不一不異，爲令衆生得四益故，作此分別耳。

「法身光明無分際」，法身光明遍一切處，沒有分際，不分始終，沒有從哪裏到哪裏的區別。「報身光明稱真性」，「稱真性」，就是相應符合於真性，完全是相應眾生本具之性。法身是以理體爲身，所以它沒有分際，理是充遍一切處。那麼報身是以智慧爲身，又符合於這個真性。「此則佛佛道同」，法身無有分際，報身以智慧稱性，諸佛都是一樣。應身就不一樣了，應身的光明就不同了，因爲應化身是應眾生的機緣，或者眾生的機感不同而現，所以就不同了。下面說「應身光明有照一由旬者，十百千由旬者，一世界十百千世界者」，這完全不同。

這裏我們還要看一下《無量壽經》：「佛告阿難：無量壽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所以稱他「無量」。「諸佛光明，所不能及」，佛佛道同，怎麼會不一樣呢？因地所發的願不同，所以果上就有差別。「或有佛光照百佛世界，或千佛世界。取要言之，乃照東方恆沙佛剎。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或有佛光照於七尺，或一由旬，二三四五由旬。如是轉倍，乃至照一佛剎。」這是佛的本願不同了。「是

故無量壽佛，號無量光佛」，所以下面有十二種光。

阿彌陀佛之所以不同於其他佛，就是因為他因地所發的願不一樣。《要解》說：「唯阿彌普照，故別名無量光」，總稱為「無量光」，其實他具足十二個光明的稱號。

「然三身不一不異」，既然是三身，就不是一個，但是三個身不能完全分開，法、報、化三身不能完全分開來。因為證得法身，報身功德才圓滿，才能夠隨眾生的機感去應化，所以說三身是一體而有，而所證的功德不一樣。法身無有分際，報身是稱性，應身是光明——因為佛的本願不同，所以眾生的機感不一樣——故此三身有差別。差別當中又無差別，還是因為證得法身才能夠有如是功德。

為什麼三身的功德不同呢？「為令眾生得四益故」，為了令眾生得四種利益。這四種利益還記得吧？歡喜、生善、滅惡、入第一義——入第一義就是真實的利益。首先是歡喜，令眾生歡喜。報身如此莊嚴，眾生聽起來都歡喜。應身，像釋迦牟尼佛，丈六金身，八十種好，三十二相，這樣能讓眾生歡喜；之後眾生睹相而能夠生善；念佛能夠滅惡、滅種種罪；然後證入實相之理體。有四種利益故，「作此分別耳」。

解：當知無障礙，約人民言。由眾生與佛緣深，故佛光到處（例下壽命確極。不然，佛光皆照十方，何勞頌祝），一切世間無不圓見也。

「當知無障礙」，上面不是講「照十方國，無所障礙」嗎，我們怎麼沒照着呢？就好像日光明照，月亮、太陽都在照，沒有一天不照，生盲的人始終沒有見到陽光和月光，能說是太陽和月亮的過錯嗎？他從生

下來，眼睛就看不見，對光一點感覺都沒有，不知道什麼叫光，能說沒有光嗎？眾生障重，所以我們沒辦法感受到彌陀的光明，其實他無時無刻都在普照啊！

我們今天能夠信而念佛，稱性的念佛，這就是佛陀的光明普照。要不然我們怎麼生信？有人為什麼就念佛念不下去，甚至聽不下去。前兩天不上課他不下山，今天晚上要上課了，他告假下山去了。我今天在停車場就遇到了，我說：「你去哪裏呀？」他說：「下山。」「幹嘛去？」「我休息兩天。」前兩天不上課，怎麼不休息呢？今天要上課了，「我休息兩天」……

那不能說彌陀的光明不照，彌陀的光明照了，可是他自己門關起來，你怨誰呢？他不想學、不想聽，聽着煩，這是個人的因緣不同了。我說的不是為常住辦事的人，是專門在那沒事幹的人，他說「我請假到山下休息兩天」。這是個人的事情，聽法也是個人的因緣如是。所以說障礙與不障礙，都是眾生心的問題。

這裏說阿彌陀佛的光明是如是，那麼我們如果往生了，有沒有這樣的光明呢？下面是「約人民言」，不是聲聞，不是菩薩，而指的是「人民」。「人民」就是普通往生的人，就是罪障深重的往生者。

「由衆生與佛緣深，故佛光到處，一切世間無不圓見。」與佛有緣，你就能夠見，沒有緣就見不着。乃至聽到念佛法門這樣的一個因緣，生起好樂心，說明佛的光明已經照到我們的心胸了。如果說你聽了一點信心都沒有，也發不起信心去念佛，那就是難信之法，這光明就沒辦法照到，是不是這樣？

正在學着學着，「我要灌頂去了！」。我說：「你對淨土法門怎麼一點信心都沒有，聽聽也好啊。」他就信不過，覺得還是灌頂來得徹底，即身可以成佛。難道說法藏法師講了那麼多天，即身就不能成佛？一生就搞定啊，還不是一生搞定嘛！你持咒未必這一生就能夠成佛，你不回向往生，未必能夠成佛。不能成佛怎麼辦？當活佛再來嘍！這樣的一個事情，我們是不是能夠信得過，看自己的善根因緣如何了。

這一段是光明，下面是說壽命。

## 己二、約壽命釋

經：又舍利弗！彼佛壽命，及其人民，（壽命皆）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故名阿彌陀。

「又舍利弗！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故名阿彌陀。」我們上一段有抄在白板上，現在換了一個黑板，也就是阿僧祇、無量、無邊，這些都是《華嚴》十個數當中的三個少數，就是最前面的數字。印度通常也是這樣，記數的概念動不動就是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多少多少，表示很多的一個計法，十個階次下去。

「阿僧祇」就是無數，這個無數是對我們而言，佛要經過三大阿僧祇。既然無數，怎麼有三個無數呢？是指對眾生而言，數字很大。第一個階段從哪裏修到哪裏，這麼一個過程是一個阿僧祇，然後再第二個阿僧祇，第三個阿僧祇，是這麼來的。就是說數字很大，很久遠，對眾生而言，叫做「無數」。

阿僧祇是無數，兩個阿僧祇成爲無量，兩個無量成爲無邊，兩個無邊成爲無等，兩個無等成爲不可數，

兩個不可數爲不可稱，兩個不可稱爲不可思，兩個不可思爲不可量，兩個不可量爲不可說，最後是不可說不可說。《地藏經》裏有「不可說不可說」，《華嚴經》也常常有「不可說不可說」，有一品裏面一直「不可說不可說」，那就是表示數字很大。這裏重疊了三個數，「無量無邊阿僧祇」，也就不是一個阿僧祇，是無量無邊的阿僧祇，那有多長呢？所以說這是很大的一個數字。

壽命無量的願是彌陀的本願，佛有這樣的願，我們才相信。《無量壽經》第十三願說：「設我得佛，壽命有限量，下至百千億那由他劫者，不取正覺。」第十二願是光明不可限量，這裏是壽命不可限量。第十五願也是講壽命，「設我得佛，國中天人，壽命無能限量，一一除其本願，修短自在，一一若不爾者，不取正覺。」你不願意那麼長，要到他方世界去度眾生，那就不一定了，壽命長短也是隨其本願而言。十三、十五這兩個不同的願，都和壽命有關。

此外，經中還說：「佛語阿難：無量壽佛壽命長久，不可稱計，汝寧知乎？」壽命到底有多長呢？實在是沒有辦法用計算機去算。「假使十方世界無量眾生皆得人身，悉令成就聲聞、緣覺，都共集會，禪思一心，竭其智力，於百千萬劫悉共推算，計其壽命長遠劫數，不能窮盡知其限極。」這樣去計算他的壽命，都沒有辦法知道他的邊際。那麼其他人呢？「聲聞、菩薩、天人之眾，壽命長短亦復如是，非算數譬喻所能知也。」壽命如此之長！

爲什麼壽命這麼長呢？因爲我們這世間壽命太短了，修行很困難。你正要修行，完了，要死了，你

沒辦法修啊。你說現在還好，身體剛剛年輕的時候，或者中年的時候，要做事業啊，等老了再修吧。好了，等老了，要準備死了，你怎麼修啊？那裏的壽命久遠，所以才好修行，往生了壽命永劫，才可以長期地修行。

解：心性照而常寂，故爲壽命。今徹證心性無量之體，故壽命無量也。法身壽命無始無終，報身壽命有始無終。此亦佛佛道同，皆可名無量壽。應身隨願隨機，延促不等。法藏願王，有佛及人壽命皆無量之願，今果成如願，別名無量壽也。

我們對比上面一段看《要解》的解釋。「心性照而常寂，故爲壽命」。上面是光明無量，「心性寂而常照」，這一段是「照而常寂」。光明是「寂而常照」，那是光明才照啊。壽命本來就是如是，我們的壽命跟佛本來是一樣，但是如幻地隨業去受報。雖然眾生的業感如是，但是本性是常寂。接下來是約他的所證來說明，「今徹證心性無量之體」，已經證得這個無量壽命的體了，與佛相同。「故壽命無量也」，所以說壽命是無量。

下面是約願來解釋。「法身壽命無始無終」，法身的壽命是無始無終。上面一段是「法身光明無有分際」，這裏是「法身壽命無始無終」——本來就是這樣，法爾如是。「報身壽命有始無終」，哪一天證得了，成佛了，報身從那個時候開始，所以說「有始」，但是往後是無量，所以說「無終」。「此亦佛佛道同」，這也是一樣的，上面的光明也是如是，這裏壽命也是如是。因此，「皆可名無量壽」。

「應身隨願隨機，延促不等」，應身就不一樣了，有長有短。「隨願隨機」，隨他的願和根機。我

們看經裏面，有的時候一尊佛住世很久，很多劫。你看阿彌陀佛在因地是法藏比丘的時候，世自在王如來住世的時候，正法住世四十二劫那麼久的時間，故而「延促不等」。「法藏願王，有佛及人壽命皆無量之願」，他曾發這樣的願，我們看第十三願當中，他就有這樣長久的願。「今果成如願，別名無量壽也」，現在已經成就，所以別名稱爲「無量壽」。何故名爲彌陀呢？光明無量，壽命無量。

解：阿僧祇，無邊無量，皆算數名，實有量之無量。然三身不一不異，應身亦可即是無量之無量矣。下面解釋「阿僧祇」，「阿僧祇，無邊無量，皆算數名」，我們剛才看了十個數，名爲無量。「實有量之無量」。這要解釋一下什麼叫做「有量」，要稍微記一下。

第一個，對娑婆世界來講，跟彼土阿彌陀佛國土的壽命相比，我們娑婆世界的壽命是有短處的，我們這裏是有量，那裏是無量，是這麼比較而來。此土壽命短暫，彼土壽命無量，所以一個是有量，一個是無量，相比較來說明他那裏是無量，所以是「有量之無量」。

第二個，唯佛乃知其數，非凡夫、二乘所知。阿彌陀佛還要入滅啊，有人說阿彌陀佛入滅了怎麼辦呢，我們到那裏去也入滅啊？這是應身，應身有入滅，法、報身沒有入滅，是無量的。所以說佛的應身多久，不是凡夫、二乘能夠知道，所以成爲無量。

第三個，此是應身無量，非法、報身無量。只是講應身無量，而不是說法身、報身之無量，是這麼比較的。所謂應身無量，就是說彌陀在極樂世界一期，然後他還要退休，觀音菩薩接班。觀音菩薩入滅，

大勢至菩薩接班。大勢至菩薩入滅誰接班呢？那我們在座選一個了。這裏指的是應身，非法、報無量。

第四個，阿僧祇本來是有量，為什麼？從成佛或往生之時起，所以說稱為「有量」。你何時成佛啊？從成佛時候算起，或者從往生的時候算起，稱為「有量之無量」。有這四種原因。

「然三身不一不異」，跟上面一樣，上面光明「不一不異」，這個地方壽命也「不一不異」。因證得法身的理體，所以報身才有無量，應身隨眾生的機感而有長短不同。「應身亦可即是無量之無量矣」，因為證得法身和報身，應身就能夠自在，隨時可以應化眾生，成為無量了，永遠可以度化眾生。你看釋迦牟尼佛千百億化身，在他方國土去度眾生。雖然入滅了，到其他地方他又以應身出現，是這樣成為無量。

解：及者，超略之辭，謂等覺以還。其者，同體之辭，謂佛壽命即人民壽命。當知光壽名號，皆本眾生建立。以生佛平等，能令持名者，照與光融，壽同佛寂也。

前面經中說「及其人民」，下面是《要解》的解釋。「及者，超略之辭」，「超略」就是略掉了，中間省略了。「謂等覺以還」，往生到底哪一些人呢？等覺以內的都稱為人民，這範圍就廣了。「其者，同體之辭」，「同體」就是眾生與佛是一樣的。「謂佛壽命即人民壽命」，佛的壽命就是人民的壽命，所謂人民的壽命與佛的壽命相同，沒有差別，所以說「佛壽命即人民壽命」。

「當知光壽名號，皆本眾生建立」，之所以稱光明無量、壽命無量，都是因眾生而建立。「以生佛平等」，對眾生而言，佛的壽命無量，其實眾生壽命也是無量。我們的壽命跟阿彌陀佛的壽命是一樣無

始無終，只是我們在受報而已，我們沒證得法身的理體，報身的莊嚴也沒顯現出來，所以爲眾生才這樣建立。因爲眾生與佛是平等，所以「能令持名者，照與光融」。上面光明是「寂而常照」，因爲持名，我們就能夠顯發。這一念心與佛相應，「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這就是照。正因爲是照，與彌陀的光明相融合，彌陀不是在我們心外去求，我們心內也有光，彌陀也有光，這兩者融合在一起。「壽同佛寂」，光是有照，壽命是寂。我們看到這一段有「心性照而常寂」，所謂「寂」，本來就是如是。

解：復次，由無量光義，故衆生生極樂即生十方。見阿彌陀佛即見十方諸佛，能自度即普利一切。由無量壽義，故極樂人民，即是一生補處，皆定此生成佛，不至異生。

「復次，由無量光義，故衆生生極樂即生十方」。因爲無量光是一樣的，意義是相同，所以眾生往生到極樂世界，就是跟生到十方一樣。「見阿彌陀佛即見十方諸佛」，佛佛道同，諸佛的世界也是如是，所以說這完全是相契合了。這樣呢，「能自度即普利一切」，「自度」指的是斷自性煩惱，度自性眾生。自性煩惱斷了，自性眾生度了，那麼與十方的眾生都能相通。爲什麼？十方的眾生與佛本來是體同，沒有兩樣，這叫「同體大悲」。十方眾生是一樣，正因爲自性度了，我才能夠普利一切眾生。先是度自性眾生，自度成佛，我成佛具足法、報、化三身，再回入娑婆度有情，才能夠普利一切眾生。「能自度即普利一切」，先斷自性煩惱，度自性眾生，然後去度十方眾生。再一個，從理上說，十方眾生與我本來就是同體的。

這是說無量光，下面是說無量壽。「由無量壽義，故極樂人民，即是一生補處」，生到極樂世界去，就跟阿彌陀佛壽命一樣，就是一生補處，永不退轉。「皆定此生成佛」，這一生往生到那裏去，此生必定成佛，就是一生補處。「不至異生」，就不要再去輪回轉世。

解：當知離却現前一念無量光壽之心，何處有阿彌陀佛名號？而離却阿彌陀佛名號，何由徹證現前一念無量光壽之心？願深思之！願深思之！

「當知離却現前一念無量光壽之心，何處有阿彌陀佛名號？」要知道，這樣的壽命和光明，不能離開我們當下這一念心念佛。這一念心念佛，本來就具足無量光壽之心，離開這心，沒有阿彌陀佛名號可得。也就是說阿彌陀佛也證得一念無量光壽的心性，他才稱為阿彌陀佛，他已經證得這個理性，所以稱為阿彌陀佛。那麼離開這個心，就沒有名字，就沒有阿彌陀。眾生也就是從這個心來念彌陀，而能夠證得彌陀的本性。彌陀是在果地上，果地也是從因地修，而證得這無量光壽的心性，所以稱為阿彌陀。這個彌陀的名號哪裏來？是因為他證得心性的無量光壽，才稱為阿彌陀。因此離開心，也就沒有名。

「而離却阿彌陀佛名號，何由徹證現前一念無量光壽之心？」那對我們眾生來說，離開這個名，就不能夠徹證無量光壽，這就告訴我們「即心即佛」。法藏法師講了五天，就講這個道理，有沒有聽懂？阿彌陀佛之所以稱為阿彌陀佛，原因是什麼？他證得光明無量、壽命無量，所以他今天稱為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是無量壽、無量光，所以他才有這個名字。他證得這個果，才有這個名字。現在我們如果離

開這個名字，從淨土法門來說，又如何證得呢？離了這名號就不能夠證得無量光壽。

我們這一念心就能夠證得無量光壽，無量光壽不離我們這一念心，所以說「離却現前一念無量光壽之心，何處有阿彌陀佛名號？」因為有這一念心去念這個佛，我們的自性才能夠顯出來，所以說彌陀名號是這一念心所證得，而離却阿彌陀佛名號，何由徹證現前一念，無量光壽之心？願深思之，願深思之！」這就完全會歸到我們的自性上來，離開了心我們如何去修啊，怎麼去念才能顯發這無量光壽呢？沒有辦法。那麼離開這個名號，又如何徹證這樣的無量光壽呢？不能離，所以「卽心是佛」。

這兩段告訴我們，彌陀之所以稱爲彌陀，因爲他是光明無量、壽命無量。那麼眾生到那裏去，也跟彼佛一樣，光明無量、壽命無量，所以我們要往生去那裏。

丁二、別釋主伴二：初、別釋；二、結示。戊初又二：初、主；二、伴。己今初，此亦釋別序中今現在說法句。經：舍利弗！阿彌陀佛成佛以來，於今十劫。

上面是總的解釋彌陀的光明、壽命。何故號阿彌陀啊？因爲光明無量、壽命無量。下面是別解釋，「別釋主伴」，初是「主」，二是「伴」。「主」就是「阿彌陀佛成佛已來，於今十劫」這一段。這一段正要解釋第一段，就是「主」。「今初，此亦釋別序中今現在說法句」，上面說十萬億佛土有阿彌陀今現在說法，現在正在那裏說法，他成佛以來已經十劫了。

「舍利弗！阿彌陀佛成佛以來，於今十劫。」這樣看也不遠，這是從跡而言，不是從本。從本的話，

在大通智勝如來的十六王子當中，阿彌陀佛爲第九王子，釋迦牟尼佛是第十六王子。從本來說，釋迦牟尼佛成佛已經塵點劫了，阿彌陀佛亦復如是，他們爲兄弟的時候一起發心修行，所以這「十劫」是從跡而言。

《阿彌陀經》中這裏就一句，我們看《無量壽經》中怎麼說：「阿難白佛：法藏菩薩爲已成佛而取滅度，爲未成佛？」上面不是講他發願，如何這般吶，然後阿難就問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到底是已經滅度了，還是還沒成佛，還是現在正在世間呢？「佛告阿難：法藏菩薩今已成佛，現在西方。」已經成佛，但是沒入滅，現在正好在西方。「去此十萬億剎，其佛世界，名曰安樂。」有些地方叫「安樂」，有些叫「極樂」。「阿難又問：其佛成道已來，爲經幾時？佛言：成佛已來，凡歷十劫。」這裏兩部經廣略不同，所以稱《彌陀經》是小本，《無量壽經》是大本。

解：此明極樂世界教主成就也。然法身無成無不成，不應論劫。報身因圓果滿名成，應身爲物示生名成，皆可論劫。

我們看《要解》。「此明極樂世界教主成就也。然法身無成無不成，不應論劫」，這是約事來解釋。約事來說，法身不能說它成沒成，它本來就是這樣。

前兩天有人問是法先還是佛先，你們說法先還是佛先？怎麼不可說呢？都不可說釋迦牟尼佛就沒辦法說了。佛法佛法，佛以法爲師，那不是法先了？有沒有考慮這問題，有人問佛先、法先怎麼辦？「不可說，

不可說」，就這樣？

「有佛無佛，法爾如是」，有佛沒佛，法就是這樣，世間種種現象本來就是如是，有佛無佛法都是如是。佛是證得法而成佛，然後佛又把他所證的法說出來，這叫「佛法」。有佛沒佛，這個世間本來就是這樣，諸行無常，規律就是這樣。佛悟到這個道理了，把它說出來，成為佛法。

人家要問你法先還是佛先，你要問清楚指的是什麼法？如果問的是「佛法」，那是佛先。佛悟道把法說出來，告訴我們。我們現在經書三藏十二部，那是佛先。如果說是「法爾如是」的「法」，那是法先。本來就是這樣，有佛沒佛都是這樣，是這個意思。

這個地方說法身，它是理，理本來就是這樣，不能說它成沒成，因此不應論劫多少。經文不是「十劫」嗎，這就是就法身而言，不能論劫了。

「報身因圓果滿名成」，修因，修六度萬行的因圓了，果也滿了，所以叫「成」。「應身為物示生名成」，應身是為眾生示現受生，所以也叫「成」。兩千多年前，佛陀在印度誕生，這是應化身，所以「皆可論劫」。這是從事上說，如果從理上講呢？

解：又法身因修德顯，亦可論成、論劫。報身別無新得，應身如月印川，亦無成不成，不應論劫。

下面是約理。「又法身因修德顯，亦可論成、論劫。」法身因為從修德而顯，也可以說成，你不能說不成。所謂「修德有功，性德方顯」，本身具足這個性的德顯現出來，而不是從外面得來的，所以叫顯，

也可以說成、說劫。什麼時候得法身呢？這個是從長久時間來算。

「報身別無新得」，報身什麼時間得呢？也沒有新得。他只是證得法身的理，報身功德就圓滿，也不是說新得。因為他以智來斷惑，惑盡智慧自然圓滿了。就像鏡子一樣，鏡子擦乾淨了，就能夠照萬物；鏡子被塵蒙住了，它不能照萬物。報身也是這樣，沒有智慧就不能顯它的大用，你狂心歇下來，歇即是菩提，不是從外得，不是新得的。

「應身如月印川」，應身隨眾生的機感而現，就好像月亮底下有無數河流，有水的地方月亮就能夠顯現。「亦無成不成」，也無所謂成或者不成。也就是說應身應機而現，如一個月亮照耀百川一樣，因為應身不離開法身，由證法身而垂應，所以無所謂成與不成，只是滿眾生的願來度眾生，顯現這麼一段時間而已。「無成不成」，也沒有成，也不能說沒有成。「不應論劫」，他只是應現而已，也可以說不論劫。

解：但諸佛成道，各有本跡。本地並不可測，且約極樂示成之跡而言，即是三身一成一切成，亦是非成非不成而論成也。

「但諸佛成道，各有本跡」，諸佛成道有本有跡。「本地並不可測」，本來成佛是了不可測。「且約極樂示成之跡」，從極樂十劫來講，那是示現而言。

「即是三身一成一切成」，三身中成了法身，其它兩身都成了。應身之所以能夠應化，是因為法身，

如果不證得法身，他能應化嗎？應身成，說明報身和法身也成了。換句話說，法身成，報身、應身也能成，所以說「一成一切成」。

「亦是非成非不成而論成」。這麼轉幾次就麻煩了，是不是？「非成」，不能說成，理體本來就是如是，不論成。「非不成」，他有修啊，「修德有功，性德方顯」，由修德顯現出來，當然有成。所以這裏說的「成佛十劫」，要看從哪個角度來講。

解：又佛壽無量，今僅十劫。則現在說法，時正未央。普勸三世衆生速求往生，同佛壽命，一生成辦也。又下文無數聲聞、菩薩及與補處，皆十劫所成就。正顯十方三世往生不退者，多且易也。

「又佛壽無量，今僅十劫」，佛壽本來是無量，這裏只是從十劫而言。「則現在說法，時正未央。」「央」就是盡，「未央」，還沒有盡，沒完。本來是壽命無量，可是他成佛從應身或者從即身，他有成，現在正在說法。「普勸三世衆生，速求往生」，他來勸衆生往生。「同佛壽命，一生成辦也」，往生到那裏去，跟佛完全一樣的壽命，一生就成辦了。

「又下文無數聲聞、菩薩及與補處，皆十劫所成就」，下面有講無數聲聞、菩薩以及補處，都在這十劫當中所成就。阿彌陀佛自己成佛十劫了，這一段時間，往生到那裏去的人就不可計了，非常之多，都是在十劫當中所成就。「正顯十方三世往生不退者，多且易也。」有人說我們世界都往生才六十多億呀，而且六十多億人也沒都去呀！所以說通十方啊，不但在這裏，十方世界都有很多衆生往生，而且容易，「多

且易也」。

這是「主」，下面是「伴」。

己二、伴

經：又舍利弗！彼佛有無量無邊聲聞弟子，皆阿羅漢，非是算數之所能知。諸菩薩衆，亦復如是。

我們先看經文。阿彌陀佛有多少聲聞弟子呢？《彌陀經》裏說：「又舍利弗！彼佛有無量無邊聲聞弟子，皆阿羅漢」，無量無邊呐，「非是算數之所能知。諸菩薩衆，亦復如是。」

我們看《無量壽經》：「佛語阿難：彼佛初會聲聞衆數不可稱計」，這裏是「不可稱計」。菩薩也是如是，「不可稱計」。比如說大家都具有像大目犍連尊者這樣的神通，百千萬億無數這麼多的大目犍連。「於阿僧祇那由他劫，至滅度悉共計校，不能究了多少之數」，乃至滅度都來算數，都沒有辦法了解。底下是譬喻，往生那裏去的人數有多少？「譬如大海，深廣無量」，如同大海那麼廣大。「假使有人析其一毛以爲百分，以一分毛沾取一滴」，假如有一個人，把一根毛分成一百分，用其中一分毛沾一滴水。這樣，「於意云何，其所滴者，於彼大海何所爲多？」傻瓜蛋都知道，對不對？阿難說：「彼所滴水，比於大海多少之量，非巧歷算數、言辭譬類所能知也。」那是少之可憐，不是算數比喻所能夠知道的。「佛語阿難：如目連等，於百千萬億那由他劫，計彼初會聲聞菩薩，所知數者猶如一滴，其所不知如大海水。」就好像把一根毛分成一百分，滴一滴水一樣，未知的太多了，像大海的水，如此之多！你看《無量壽經》

講得這麼詳細，《彌陀經》相對就講得比較簡略。

解：他方定性二乘，不得生彼。若先習小行，臨終回向菩提，發大誓願者，生彼國已，佛順機說法，令斷見思，故名羅漢。如別教七住斷見思之類，非實聲聞也。

《往生論》裏說聲聞二乘種不生，那麼這裏怎麼會有聲聞呢？我們看《要解》：「他方定性二乘，不得生彼」。聲聞裏面有定性聲聞和不定性聲聞：不定性聲聞就是能夠回心向大；定性聲聞不回心向大，害怕度眾生，視三界如火宅，那叫做定性聲聞。往生到極樂世界去，全部都要發菩提心，既然發菩提心，那就要回心向大，不是定性聲聞，所以說如果是「定性二乘」，「不得生彼」。

「若先習小行」，沒往生之前他修小乘行。「臨終回向菩提，發大誓願者，生彼國已，佛順機說法，令斷見思，故名羅漢」，說明他還沒斷見思惑，只是修小行而已，這裏被稱作「羅漢」。「如別教七住斷見思之類」，這裏講的是天台別教的獨菩薩法，別教的七住菩薩也是斷見思惑。「非實聲聞也」，他不是真正的聲聞。別教已經是菩薩，菩薩怎麼去斷見思呢？這是別教當中的修法，他不是真實的聲聞。因為斷見思肯定證聲聞阿羅漢，這裏說不是真實的聲聞。

解：蓋藏、通二教，不聞他方佛名。今聞彌陀名號，信願往生，總屬別、圓二教所攝機矣。

「蓋藏、通二教，不聞他方佛名」。我曾經遇到一位法師，他現在修的是南傳的禪定，他就跟我講念佛人求往生實在是令人笑死，他跟我這麼講。他說不斷煩惱、不斷無明怎麼能往生呢？那簡直是不可

能的事情。所以說他「不聞他方佛名」，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他方佛名這樣的事情。他說不斷煩惱怎麼能夠往生呢？他說一定要修禪定斷除煩惱，才能夠往生佛國。如果是這樣，阿彌陀佛的淨土法門就沒有什麼特殊了，跟通途的一樣。所以說他們「不聞」，藏教不聞，乃至通教。當然通教通前是藏教，通後是別教。如果通後別教，七住斷見思，非定性聲聞，這是可以的。那麼通前呢？說明說他是「不聞他方佛名」。

你到斯里蘭卡，到泰國去，說念佛往生，他們不相信。現在慢慢地，中國也有一些大乘的法師到他們那裏，慢慢去弘揚大乘法。但是他們始終認為：我們《阿含》裏面就沒有講到念佛往生這樣的一些事情。還是保持懷疑，不相信。我們也有人發願到泰國去修行，也有人發願到斯里蘭卡去留學，那就是修小乘法。本來中國是修大乘法，然後到那裏去重新把大乘退了，去修小乘法。它那裏不講大乘，你自然退心。《梵網經菩薩戒》裏面怎麼講？捨七寶，是不是？因為你長期跟聲聞人在一起，都要犯菩薩戒的，為什麼？怕你退道心。

如果說很多人為常住發心做事情，有一個人不做事情，他會在那裏怎麼樣呢？煽動。「哎呀！出家人做那麼多事情幹什麼，好好修行就好啦！」那麼這個做事的人呢，七潑八潑、七拉八拉，怎麼樣呢？他就會說：「哎呀！算了，做事這麼煩惱，何必做事情。他們很多都不做事，我又何必去做事。」他就會退心！我們這世間是有退呀，更何況說跟一個聲聞人在一起。他在那裏說：「沒有十方諸佛啦，哪裏有啊？你必須要從五停心、四念處，慢慢開始修，慢慢地斷見思惑，然後才能夠轉凡成聖，沒有那麼

簡單的事情。」七說八說，你心就退了。

我們最近因為學《地藏經》，然後又學《彌陀要解》，慢慢地很多人也有念佛啊。有心無意的，我看也拿那個計數器，我推銷的那個產品，他也念念佛。但是這個世間是有退呀！你看法藏法師來講了幾天，大家聽了滿心歡喜，他走了沒過幾天，我看差不多又開始，愁眉苦臉又來了。是不是有退呀？然後再有人在旁邊煽動：「沒那麼簡單容易」。如果說我們再請一個南傳的法師，來這裏給你講上五天，怎麼樣？「根本就沒那回事，非得要修定不可……」通途的佛法是這樣修，叫做什麼呢？直着出三界，不是橫出。他告訴你必須要階次來，講上五天呢，我推銷那產品慢慢就没人要了，就會去修定啊，他告訴你修幾禪、幾禪啊。就會這樣，他有退呀！

你想想我們世間就是這樣子，有人破壞你肯定會退道心，有人在那裏鼓勵，整天講、整天講，他會好一點。所以說為什麼要往生到那裏去，「諸上善人俱會一處」，環境好啊，容易修行，不會退道心。在這個地方惡人多，你就會退道心，是不是這樣？他「不聞他方佛名」，沒有聽說能到極樂世界去。有人願意去那些地方（斯里蘭卡、泰國等南傳佛教弘化地），那裏當然有它的殊勝之處。總之從學大乘的角度來講，會壞了你成佛的種子。

「今聞彌陀名號，信願往生」，這裏講今天聽到彌陀的名號，我們又信願往生，這是屬於什麼呢？「總屬別、圓二教所攝機矣」，這麼一來我們諸位就是別、圓了，要麼別教、要麼就是圓教的根機所攝。

你只要相信念佛能夠往生，那就不是上面藏、通「不聞他方佛名」了。

「別釋主伴」到這裏就結束了，下面是總結。

## 戊二、結示

經：舍利弗！彼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舍利弗！彼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什麼莊嚴呢？就是光壽無量莊嚴。佛的光明、佛的壽命，乃至聲聞人民往生到那裏去的，都跟佛一樣的光壽無量莊嚴。從主而言，佛的光壽無量莊嚴；從伴來看，聲聞能夠回心向大的莊嚴，菩薩能夠具足功德，這是無量莊嚴。這些莊嚴都是彌陀的因地願行所成，法藏比丘的時候發的願。你看十二、十三這兩個大願，乃至十四、十五大願。十二、十三是主，他發願成佛之後光明和壽命無量；十四、十五是伴，往生到那裏去的弟子們，乃至聲聞弟子，也都能夠光明和壽命無量，成就這樣的一件事情。

解：佛及聲聞、菩薩，並是彌陀因中願行所成，亦是果上一成一切成。是則佛、菩薩、聲聞，各各非自非他，自他不二，故云成就如是功德莊嚴。能令信願持名者，念念亦如是成就也（上重重無盡，總歸極於一聲名號）。初廣陳彼土依正妙果以啓信竟。

這裏《要解》說：「佛及聲聞、菩薩，並是彌陀因中願行所成」。「願行所成」，那就是他因地所發的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叫做主和伴的願。「亦是果上一成一切成」，果已經成就了，所以一切的主、

伴全部圓滿。「是則佛、菩薩、聲聞各各非自非他，自他不二」，這裏比較不好理解。上面一段是說願行的成就，「成就如是功德莊嚴」，那是兆載永劫的發願和行持的緣故，正因為這樣，所以他成就果地的莊嚴是「一成一切成」。說明什麼呢？「生佛不二」，眾生生到那裏去，就跟佛一樣，「生佛不二」。

這裏說「非自非他」。「自」是什麼？自是他佛心中的自，就是融入到彌陀心中去了。自是他心中之自，所以「非自」；他是自心中之他，所以叫「非他」。自是他心中之自，也就是說這個自是彌陀心中的眾生，彌陀在念眾生。我們眾生在念彌陀，彌陀也在念眾生，這樣才相應相扣，所以「非自」。他是自心中之他，是我們自心中的彌陀，所以是「非他」。

到那裏去的聲聞和菩薩，都是彌陀心中的眾生，彌陀是聲聞、菩薩心中的佛，這樣是「生佛不二」。佛心內的眾生，全生即是佛，跟佛完全相同。眾生心內的佛，全佛即是眾生。我們眾生心內有佛，只是沒顯現出來，眾生本具有佛、有彌陀啊，全佛即是自心具足。這樣生佛一體，自他不二，叫做「非自非他」，「故云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能令信願持名者，念念亦如是成就也。」告訴眾生我們心中有彌陀，彌陀在念眾生，這兩者相應來成就。

「初廣陳彼土依正妙果以啓信竟」，這一部分就講完了。通過陳述極樂世界的正報、依報的莊嚴成就，勸我們要去往生。既然這麼好，那就看你看不去了。下面就講到不可思議的功德用，從下面一段開始

就告訴我們往生的好處。

## 2.2 特勸眾生應求往生以發願

乙二、特勸眾生應求往生以發願二：初、揭示無上因緣（此科關係極大）。二、特勸淨土殊勝。

解：謂帶業往生，橫出三界。同居橫具四土，開顯四教法輪。衆生圓淨四土，圓見三身，圓證三不退，人民皆一生成佛。如是等勝異超絕，全在此二科點示，須諦研之。

這一段「特勸眾生應求往生以發願」，勸眾生要往生，要發願往生到那裏去。分爲兩科：第一科，「揭示無上因緣」，有無上的因緣，所以應該要往生到那裏去；第二科，「特勸淨土殊勝」。殊勝在哪裏？「謂帶業往生，橫出三界。同居橫具四土，開顯四教法輪」。雖然是同居土，沒斷惑，却能夠橫具四土，跟一些聖人在一起住，可以開顯四教，有藏教乃至圓教的不同。「衆生圓淨四土」，眾生往生到那裏去，就能夠圓滿這四種淨土。「圓見三身」，法、報、化三身都能證得。「圓證三不退，人民皆一生成佛」。「如是等勝異超絕，全在此二科點示」，全在下面兩科來顯示了。「須諦研之」，要很認真地來研習討論這個事。丙、今初

經：又舍利弗！極樂國土，衆生（才）生（彼土）者，皆是（三種）阿鞞跋致。其（三不退）中多有一生補處，其數甚多，非是算數所能知之，但可以無量無邊阿僧祇說。

先是揭示無上的因緣。「又舍利弗！極樂國土，衆生生者」，旁邊有小字，「才生彼土者，皆是三種

阿鞞跋致」，也就是三種不退。「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很多都是一生補處。「其數甚多，非是算數所能知之，但可以無量無邊阿僧祇說」，下面就要慢慢說，敘述那裏的事情。

到那裏去，彌陀有沒有發這樣的願呢？四十八願裏面有沒有這樣的願？沒有願我們沒有依靠，看看彌陀的願怎麼講的，第四十七願：「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眾，聞我名字，不即得至不退轉者，不取正覺。」這是名號的功德，聽到彌陀的名號，都能得到不退轉，不是這樣法藏比丘就不成佛。這下不就搞定了，是不是這樣？你聽到他的名號就不退轉啊！然後第四十八願：「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眾，聞我名字，不即得至第一忍，第二、第三法忍，於諸佛法不能即得不退轉者，不取正覺。」這兩個都講不退轉，都說聞名號而得不退轉，所以說有根據，都是彌陀本願所發的願如是。

解：阿鞞跋致，此云不退。一、位不退，入聖流，不墮凡地；二、行不退，恒度生，不墮二乘地；三、念不退，心流入薩婆若海。

下面解釋「阿鞞跋致」。「阿鞞跋致，此云不退」，就是不退轉、不退的意思，我們剛才看了，有願如是。不退有三種，「一、位不退」，證的位不退。「入聖流，不墮凡地」，你進入聖人那個行列了，不會退到凡夫的位置上來。「二、行不退」，「行」就是發大心，堅固發大心修行了，修行不退了。我們現在這地方位有退，我們還沒證位，是凡夫啊。凡夫今天當人，明天不知道做什麼啦，來生做什麼就不知道，所以位有退。行呢？聽人家講講，發心好啊！然後有人在那潑冷水，你就說發心不好了，有退呀。

這環境是如是。到那裏就能夠行不退，發心堅固。「恆度生，不墮二乘地」，恆度眾生，不會墮到二乘。「三、念不退，心心流入薩婆若海」。「薩婆若海」就是一切種智海，就是如來的果海，是佛的智慧。

解：若約此土，藏初果、通見地、別初住、圓初信，名位不退；通菩薩、別十行、圓十信，名行不退；別初地、圓初住，名念不退。

下面說那什麼情況下才能夠不退呢？「若約此土，藏初果」，以我們這個世間比較，如果是在此土的話，天台的藏教要證初果才是不退，這是從聲聞人來說。如果是通教呢？「通見地」，通教是大乘始學的人，他要見地。「見地」就是要見真實的諦理，他見真諦理，才能夠不退。下面「別初住」，別教的初住——發心住；「圓初信」，圓教的初信位，這樣才能「名位不退」。「通菩薩、別十行、圓十信，名行不退」，下面說行不退，藏教沒有大修行，所以這裏從菩薩位說起：通教的菩薩，通常要到第九地；別教是十行或十回向；圓教是十信，這樣才會名爲行不退，達到這樣的程度，修大修行才不退。「別初地、圓初住、名念不退」，別教的要到初地，圓教要初住，這樣念才會不退。

所以說我們現在有退是正常的，對不對？有人潑冷水，叫你不要幹，你就不幹，那是正常的。幹得很辛苦，我們這個世間要有人安慰啊，因為是眾生心、凡夫心嘛。有人讚歎呢，「哎呀！你老人家辛苦啦，勞累啦。」他想想：嗯，總算有人知道我在幹，有人知道我在發心。他發心就會增上。如果說你在那裏幹得累的半死，別人說：「你幹那點事情算什麼，有什麼了不起。」你就會退心了。

你看打板的人，早晨要早起。你說：「你那個早起算什麼呀！」早起的人也是不容易呀，他不能把時間老搞錯啊。以前我們廟裏的印\*大師不是老搞錯嗎？他睡得不踏實，一不小心兩點看成三點，趕緊去打板。打了兩下，人家說還沒到啊。一看，對呀，差一個小時，怎麼辦？他睡得不踏實，始終心懸在那裏。我們其他人反正聽打板、聽打鐘唄，打鐘起來也來得及啊，放心睡覺。

我看出食那個沙彌也是不容易啊，叫行如吧。我看一直都是他打，他都沒找人代替。安居完了人家都出去啦，他還留下來繼續打板、出食，他也沒出去啊。他有個責任在，天天都那樣。我們反正聽打板吃飯，管它幾點。他要管這個事情，他一直都看錶，幾點呐，不能過啦，過了等下挨罵的，對他來說是會挨罵的，但是責任所在，天天如是。

有人說：「你有什麼了不起呀，打個板誰不會呀！」你表揚他，他總是會增上。不是說我有意在這裏表揚誰誰誰，這個世間修菩薩道本來就是這樣，你要慰喻啊！《維摩詰經》裏不是這樣嗎，問初發心菩薩度眾生，如何來慰喻這些人呢。你要慰喻，所謂慰喻，你安慰他，做種種譬喻，讓他道心增上、增勝，然後他才會繼續長久的發心。這是很難呐！你看舍利弗尊者因為遇到難題了，他就退失道心了，都會這樣。所以說我們這個世間有退，位有退、行有退、念有退，那是正常的。

念佛，念一段時間，最近有那個東西，「哢哢哢……」，「哢」一段時間以後不念了。也是正常，為什麼？你沒證得這樣的果位呀。藏教要到什麼程度啊？也都沒有啊。你看按照天台的四教，要證什麼樣的果位

上才能夠不退呢？就很難呐！而且藏教沒有念不退，必須要到別教的初地、圓教的初住念才不退。所以我們薄地凡夫有退是正常的，有時候這樣想法，有時候那樣想法，都是沒什麼奇怪的事情。按通途是這樣有退的。

解：今淨土五逆十惡十念成就，帶業往生，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

現在淨土法門所講的是怎麼樣呢？「今淨土五逆十惡十念成就，帶業往生，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這好啊！是不是這樣？即使五逆十惡，十念能夠帶業往生，得到三不退，你說這你還不去去哪兒呢？留在世間，你要修到什麼樣才能夠不退呀？上面不是告訴我們，要到別教初地、圓教初住才能夠念不退，我們啥住也沒有啊，住平興寺都住不了，更何況說我們初住——不是剛剛住進來，初住平興寺那個「初住」。住兩天你都想走了，想溜了。有人說今天很熱，難受啊！這算什麼，夏天還沒來呢，夏天那個熱才難受呢。今天是蠻熱的，福州今天有三十三度，我們今天才多少度，我房間才二十三度。那就很熱啦，難受啦？有人說那熱，受不了啊。我們這世間，是眾生就很難做到不退。

《淨土十疑論》說，往生到極樂世界去有五種因緣可以不退。到那裏去好啊，為什麼呢？第一、彌陀的大悲願力所攝，佛的光明攝取眾生，令他不退。

《觀經》裏面有一段經文，我們看一下，讓大家有一個感受，我們主要看「攝取不捨」那部分。「佛身高六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由旬；眉間白毫右旋宛轉，如五須彌山」，我們現在所念的讚佛偈，「白毫

宛轉五須彌」，就是出在這裏。「佛眼清淨如四海水，清白分明；身諸毛孔演出光明，如須彌山。彼佛圓光如百億三千大千世界；於圓光中，有百萬億那由他恆河沙化佛；一一化佛，亦有眾多無數化菩薩以爲侍者。」「光中化佛無數億，化菩薩衆亦無邊」，就是這裏來的。

「無量壽佛有八萬四千相」，八萬四千相，而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一相中，各有八萬四千隨形好」，他有八萬四千相，一個相當中就有八萬四千隨形好。這畫得出來嗎？沒辦法畫，這是佛所具的德。「一一好中，復有八萬四千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你只要念佛，光就照到那裏，「攝取不捨」。所以到那裏去有這樣一個好處，有彌陀的大願所攝。

第二、是佛光常照。第三、水鳥樹林宣妙法音。到那裏去你會增上，我們這裏沒人講了就沒得聽，聽不到佛法了。第四、純諸菩薩爲勝友，都是好人在一起。第五、壽命永劫，那麼長久，慢慢修，你不着急，所以說不會退。

《十住毗婆沙》裏面也講有五種不退。第一、沒有長病。不要怕得癌症啊、肺結核啊，這些疾病都沒有。第二、沒有遠行。遠行也會退道心，過去人都是走路，現在雖然沒走路，長途跋涉跑來跑去也會退心。第三、無常誦習，就是說不要整天去念誦。我們總是念誦也會退道心，念這部經，念那部經，念念他就不耐煩了。第四、無常營事，不要去做很多事情。第五、無恆乖諍，沒有違惱的事情讓你產生煩惱。你看見沒有，今天熱了，我們不舒服，冷了，凍了也不行。我們常常想，冬天跟夏天，分半交叉一下不是好嗎？不要太冷，

也不要太熱。沒辦法，這世間就是如是。所以說有那樣的情形，才能夠做到不退。這個世間會長病、要遠行、要誦習，然後要做種種事，又種種乖違乖惱的事，會讓我們常常退道心。

解：然據教道，若是凡夫，則非初果等；若是二乘，則非菩薩等；若是異生，則非同生性等。又念不退，非復異生；行不退，非僅見道；位不退，非是人民。躡等則成大妄，進步則捨故稱。

下面「然據教道」，就教相之道，按通途的教法來說，我們這個世間應該怎麼樣去修行，下面這一段應該是指的我們這個世間而言。據教來講，「若是凡夫，則非初果等」，意思說你凡夫就老老實實是凡夫，就不是初果了。到那裏去，你不能說他是凡夫啊，他雖然是帶業往生，跟聖人在一起，一生不退。這是兩相比較。我們這個地方凡夫就是凡夫，你裝不來的，沒有修行你裝作有修行，怎麼裝？我裝着肚子不餓，五天不吃飯，然後如如不動，裝得來嗎？天氣很熱，你說我穿上棉襖一點不出汗，你裝啊，你怎麼裝？你晚上拿一條十斤的棉被蓋上，然後開一下電熱毯，你試試看。北方的師父可能行，有的夏天還開電熱毯。你要證明有修行，試試看了。凡夫就是凡夫，他不是初果。「若是二乘，則非菩薩等」，如果是二乘，沒有發大乘心、度眾生心，你就是二乘，不是菩薩。有這樣的不同。

解：然據教道，若是凡夫，則非初果等；若是二乘，則非菩薩等；若是異生，則非同生性等。又念不退，非復異生；行不退，非僅見道；位不退，非是人民。躡等則成大妄，進步則捨故稱。

下面，「然據教道」，就是以教相來說。「若是凡夫，則非初果等；若是二乘，則非菩薩等」。如

果是凡夫，就不是初果了。意思是說你是凡夫就不能是聖賢。如果是二乘，就不是菩薩。

接下去這句，「若是異生，則非同生性等」，「異生」和「同生性」，我們寫在黑板上，有兩段。

什麼叫作「異生」呢？指的是三賢位的人，也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這三賢位。他們還沒有證得法身，還沒有破無明，還沒有證得如來的同體法性，但是已經開始行菩薩道了。比如別教的十行、圓教的十信，他們已經是行不退，已經開始行菩薩道，所以能夠護機利物。雖然有護機利物，可是他們有生有滅，這一段一段的生死依然是有的，依然要講生死。他們能夠位不退、行不退，已經達到這樣的情形了，他們有利物、教導眾生，但是有生有滅，這叫「異生」，就是還在一生一生的輪轉這種情形。

第二種「同生性」，「同生性」指的是登地的菩薩，登地菩薩已經證得同體的權實，跟佛的悲心一樣。既然證得同體的權或者實，他能夠顯權或者實，與佛的法身同體。登初歡喜地，就是所謂的見道，見道就是見到佛的同體法性。這樣他就能夠隨緣起應，隨着眾生緣，哪裏有緣他就隨緣赴感，去應眾生的需要，這叫「同生性」。

「異生」是還沒證得如來的同體法性，他也能夠度眾生，但是他有生有滅；「同生性」指的是同證如來法身，可是他能夠隨緣去度化，就跟「異生」不同，這是兩個概念。「若是異生，則非同生性等」，就跟上面一樣：凡夫就不是初果，二乘就不是菩薩。異生就不是同生性，意思是說你還沒證得法身，所以有區別。

「又念不退，非復異生」，如果是念不退，就不是異生。這裏是從高往低比較。上面一段是從低往高比較，異生跟同生比較，三賢位跟十地菩薩比較。下面說念不退，就更高一層。念不退就不是異生了，也就是說同生性就不是異生性。所謂念不退，他能夠進入同生性，就不是異生。「行不退，非僅見道」，能夠做到行不退，他已經開始發大心了，就是行不退，而不是僅僅見道而已。「位不退，非是人民」，位不退，就不是人民了。

這樣「躡等則成大妄」，意思是說，哪個位置就是哪個位置，不能超越。你是凡夫，你就不能說你是聖人，是初果，二乘就不能說是菩薩，還是三賢位就不能說是聖人。這個不能超越，如果超越就成大妄語。「進步則捨故稱」，舉個比喻說，中學生考進大學了，那麼「中學生」這個名稱就沒了，就變成「大學生」，這就是「捨故稱」——你往前進，原先那個名稱就沒了。如果從三賢位證得初地，捨賢名而成聖名，是這個意思。把原先的名稱捨掉，這叫「進步則捨故稱」。

這段文是說通途按教來判定，該怎麼樣就怎麼樣，不能含糊籠統。那麼為什麼要說這段文呢？我們看下一段文來比較就知道了。

解：唯極樂同居，一切俱非，一切俱是。

「唯極樂同居，一切俱非，一切俱是。」也就是說通途按教，在我們這個世間修道，你證聖人就是聖人，凡夫就是凡夫；可是到那裏去就不一樣了，你要說是凡夫都是凡夫，要說聖人都是聖人，是這個意思。

我們解釋這兩句話：「一切俱非，一切俱是」。先解釋「非」，為什麼「俱非」呢？因為我們跟佛是同體，本來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性的彌陀、本具的佛性。眾生能夠往生到那裏去，就圓證三不退。既然圓證三不退，所以說他不是凡夫，也不是二乘，也不是菩薩。為什麼？因為他可以不退了，就不是我們這個世間的凡夫了。他能夠往生到那裏去，雖然斷見、思惑，但是已經回心向大，他就不是二乘。為什麼不是菩薩呢？他五住煩惱還在，還沒斷完，他能夠一生補處，所以說他不是菩薩。又不是佛，煩惱沒斷完怎麼是佛呢？無明惑、塵沙惑都有，沒斷完，所以「一切俱非」。

然後「一切俱是」，意思是「都是」，具足煩惱，帶業往生，所以說他是凡夫；斷見、思惑，是二乘；回心向大是菩薩；往生到那裏去，一生補處，一生成佛，所以是佛。

不要搞糊塗，「都是」和「都不是」。之所以說往生同居淨土「一切俱非」，因為都不是凡夫、不是二乘、不是菩薩、不是佛，這麼理解。也就是從斷煩惱來說，你往生到那裏去，就跟娑婆世界的凡夫完全不同，就不是凡夫了；定性聲聞不能往生到那裏去，所以說不是二乘；但是他還有煩惱，所以說他不是菩薩；也不是佛，因為還有煩惱沒斷完。所以說「一切俱非」。

如果說他「一切俱是」呢？他也是凡夫，往生的「四種淨土」不是有同居土嗎？同居淨土是凡聖同居，就是我們這些業重的眾生往生到那裏去，還是凡夫，煩惱都沒斷就是凡夫；也是二乘，如果說從凡夫進一步，他只斷見、思惑，就是二乘；但是他已經回心向大了，他不是定性聲聞，又是菩薩；可是他一往

生到那裏去就是最後生，是一生補處，所以也是佛。所以說「唯極樂同居，一切俱非，一切俱是」。

這句話比較全面來說，如果按通途以教來判定，你是凡夫就是凡夫，是聖人就是聖人，是二乘就是二乘，不能夠通；往生到極樂世界去，你說不是也可以，說是也可以，到那裏去就不一樣。

像我們這裏，是凡夫你就老老實實是凡夫，你說我是二乘，你斷見、思惑了嗎？你不是初果啊，初果要斷見惑，那我們沒斷就不是聖人。行菩薩道雖然我們也做了一點，但是真正的菩薩，乃至說十信位的菩薩所行的，我們都沒有啊，所以說不是，在這個世間以教來說不是。

到那裏去，你說是也可以，說不是也可以。這不是模稜兩可，說又是又不是。這是比較我們娑婆世界，凡夫就是凡夫，聖人就是聖人，是這麼一種情形；到那裏去，你要說他是凡夫他不是凡夫，你說他不是凡夫他還是凡夫。你說他是凡夫，他能夠往生吶，他不是我們這個地方還要輪回的凡夫，所以說他不是凡夫；但是他還沒斷煩惱，煩惱還有，帶業往生，粗重的業雖然斷了，見、思惑都沒斷。所以說「一切俱非，一切俱是」。這樣就完全是「圓超絕待」，與「不是」相比較，可以說他「是」，即是「是」也是「非」。

解：十方佛土無此名相（極樂淨宗如是如是），無此階位，無此法門。非心性之極致，持名之奇勳，彌陀之大願，何以有此！

「十方佛土，無此名相」，這是比較極樂世界的殊勝處。殊勝何在？除了極樂世界之外，十方佛土

沒有這樣的名，十方佛土裏面沒有凡夫，怎麼會有凡夫呢？往生到清淨佛土當中，沒有此凡夫的名。「無此階位」，也沒有這樣凡夫能夠一生補處的。「無此法門」，執持一句佛號就能夠往生不退轉，沒有這樣的殊勝法門。所以說「十方三世佛，阿彌陀第一」，這就是讚歎這樣極其特殊的法門。

「非心性之極致，持名之奇勳，彌陀之大願，何以有此？」如果不是心性極致，達到登峰造極之心性的道理；「持名之奇勳」，「勳」是功勳，持名的功德有特殊的功勳所在，執持一句佛號即可以一生不退轉；沒有彌陀的大願，何以有這樣的一件事情呢？什麼事情？一生不退，執持名號。其他佛土所沒有的，是這麼一件事。

解：一生補處者，此一生補佛位，如彌勒、觀音等。極樂人民，普皆一生成佛，人人必實證補處。故其中多有此等上善，不可數知也。

「一生補處者，此一生補佛位」，「一生補處」就是補佛位，將來跟佛一樣，跟佛齊等的位，「一生補佛位」。「如彌勒、觀音等」，跟彌勒佛一樣，將來要補釋迦佛的位，觀音菩薩要補阿彌陀佛的位，跟他們是一樣的，我們凡夫往生以後就跟他們一樣。

「極樂人民，普皆一生成佛」，你一往生到那裏去成佛就搞定了，就不會退轉了。「人人必實證補處」，人人必定真實會證得一生補處。

「故其中多有此等上善，不可數知也。」上面不是說與這樣的善人住在一起嗎？我們都跟這樣的善

人住在一起，凡夫往生都跟這些聖人住在一起，與聖人同居，裏面有凡夫、有聖人，不知其數。

解：復次，釋迦一代時教，惟《華嚴》明一生圓滿。而一生圓滿之因，則末後《普賢行願品》中，十大願王導歸安養，且以此勸進華藏海衆。

「復次，釋迦一代時教，惟《華嚴》明一生圓滿」，《華嚴經》才講一生圓滿，因為他對法身大士講的是一生圓滿。「而一生圓滿之因，則末後《普賢行願品》中，十大願王導歸安養」，這是告訴我們什麼道理呢？《華嚴經》才說「勝異超絕」。《華嚴經》中善財童子有五十三參，最初他參的是文殊菩薩，得根本智；後來相繼又參了五十二位，得差別智；最後參普賢菩薩，普賢菩薩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也就是說《華嚴經》最後，華藏世界所有的聖眾都要同登極樂世界。這麼一個會歸，一個導向，所以說「惟《華嚴》」，只有《華嚴經》才講一生圓滿，因為他已經是法身大士了，他才有辦法理解《華嚴經》裏面佛的境界。不讀《華嚴經》不知佛法之富貴，佛教的境界我們不知道。我們現在讀了《華嚴經》是講這樣的一種境界，能夠一生圓滿。那麼一生圓滿的因是什麼，怎麼一生才能夠圓滿呢？普賢菩薩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

我們看《華嚴經》中普賢願王如何來導歸，我們一起來念：「又復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親屬悉皆捨離，一切威勢悉皆退失。輔相大臣、宮城內外、象馬車乘、珍寶伏藏，如是一切無復相隨。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到已即

見阿彌陀佛、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觀自在菩薩、彌勒菩薩等」。

到那裏去見到誰呀？所以說極樂世界勝在這裏，同居土就能夠看到文殊菩薩、普賢菩薩、觀世音菩薩。彌勒菩薩怎麼也跑到那裏去了？當然了，他是補處菩薩，補佛位，願意去到哪裏就去哪裏呀！他在兜率天待得好好的，怎麼跑到那裏去了？他可以聽聽阿彌陀佛講法，他隨行自在，你到那裏去也可以見到彌勒菩薩。不是說我一定到兜率天才見到彌勒菩薩，到極樂世界見不着，那菩薩就太有局限性了。所以，一切都捨離了，唯此願王導歸極樂，普賢願王是如是。

我們再來看普賢菩薩所發的大願，我們一起來讀：「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剎。我既往生彼國已，現前成就此大願，一切圓滿盡無餘，利樂一切眾生界。彼佛眾會咸清淨，我時於勝蓮華生，親睹如來無量光，現前授我菩提記。蒙彼如來授記已，化身無數百俱胝，智力廣大遍十方，普利一切眾生界」。

普賢菩薩這麼發願吶！看見沒有，他這樣發願。我平時回向都是回向這個偈子。我們臨終就怕有障礙啊，「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時時要作這樣的念，願菩薩加持我們。所謂「臨終有障礙」，突然間舌根硬了，耳朵聾掉了，生重病了，就有很多麻煩。「盡除一切諸障礙」，然後「面見彼佛阿彌陀」。我們現在有很多大願成不了啊，我們沒辦法成就菩薩這樣的大智慧。往生到那裏去，才能夠成就諸大願。這樣才能夠圓滿無餘，利樂一切眾生，究竟成就。往生到極樂世界去，蓮華化生，見到佛的光以及佛的授記，

才能夠普利一切。

這段偈頌的最後，「我此普賢殊勝行」。我們現在所有的一些回向，都把前面這句改了，「受戒功德殊勝行」、「皈依功德殊勝行」，都是套用普賢菩薩這個偈頌。後面「無邊勝福皆回向，普願沉溺諸眾生，速往無量光佛剎」，還是要到極樂世界，普賢菩薩都如此導歸。整個《華嚴》八十卷，《普賢行願品》，都導歸極樂世界，所以說諸大菩薩，文殊、普賢他們都發願往生，我們為什麼還覺得這個世間可住、可做的呢？所以《彌陀要解》當中，「且以此勸進華藏海眾」，也就是說普賢菩薩導歸極樂，等於勸所有的華藏海眾，全部要導歸極樂世界。

解：嗟乎！凡夫例登補處，奇倡極談，不可測度。《華嚴》所稟，却在此經。而天下古今，信鮮疑多，辭繁義蝕，余唯有剖心瀝血而已。

「嗟乎！凡夫例登補處」，凡夫就可以例登補處了。「奇倡極談」，這是其它沒有的，只有彌陀極樂世界淨土才有這樣的。「不可測度」，不能完全以我們凡夫境界揣度這個道理是怎麼回事，什麼境界。佛的願力不可思議，佛的名號不可思議的緣故才能夠這樣。所以說「《華嚴》所稟，却在此經」，《華嚴經》所講的就是《彌陀經》裏面所講的，完全相通。

「而天下古今，信鮮疑多」，「鮮」就是少，天下古今，過去到現在，信的人少，懷疑的人多：有這麼好嗎？「辭繁義蝕，余唯有剖心瀝血而已」，藕益大師講得實在是……他說我實在沒有什麼好講的，

把心剖開讓它流血，就是說一再地勸導叫我們去往生。這麼好！一生就能夠證不退轉，所以殷勤地祈求我們去往生。但是他不想往生你也沒辦法，不願意往生有什麼辦法？這是個人的因緣，個人的願力、個人的因緣如是。

## 丙二、特勸

經：舍利弗（如上無上大事因緣）！衆生（得幸）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所以者何？得與如是（不可算數一生補處）諸上善人，俱會一處。

下面一段。《彌陀經》也就是這三段，最關鍵的就是剛才這一段：一生就得不退轉，所以我們才要去往生，做別的都有退轉。去那裏有什麼好處呢？所以釋迦佛勸說：要發願往生，生到那裏去都是善人在一處；然後下面告訴我們怎麼去做福德因緣；然後「我見是利……」這三段至關重要，這三段學完了，下面聽不聽都無所謂。不管你去不去，已經告訴你了，你往不往生是自己的事情，一切該說的話都已經全部說完了，是如是。

「舍利弗，衆生聞者」，聽到這些話的人怎麼樣？「應當發願」，佛勸我們發願一定不會有錯的，佛是同體大悲，他絕對不會勸你去一個很差的地方，去地獄，他願意讓我們這樣嗎？對吧，肯定是極其殊勝，他才叫我們往生彼國。「應當發願，願生彼國」，為什麼？「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

我們剛才看了《普賢行願品》裏面講，一到那裏去就能見到文殊、普賢，我們在這裏見得着嗎？你

去普陀山，觀音菩薩或隱或現，讓你見一下。在那個「梵音洞」，眼睛看得都快掉出來：哦！有，有，有那麼個樣子。再看一眼：沒了！他也不能跟你說什麼啊，是不是？偶爾在海上也飄着一朵蓮花，觀音菩薩拿個甘露瓶在那裏，你見一下，高興一下，沒了，是不是？那說明你還有善根吶，有那麼個因緣讓你見着，我去了三四次，一次沒見着，不如你們吶。

很多居士去都見着了，我們出家人很少見着，是不是這樣？居士修行也有很多感應，這個感應、那個感應。我們修了，一點感應也沒有，該哪兒疼還是哪兒疼，該哪兒癢還是哪兒癢。居士求求就有感應，這是為什麼？種種原因，種種因緣吶！怕他們居士退道心，菩薩鼓勵他們。出家人已經出家了，你往哪兒跑？看不看都無所謂，已經懂道理了，「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因緣不一樣。

所以這裏勸我們，這是《彌陀經》第一重來勸。經中有勸聞、有勸信、有勸願。勸聞——聞說；勸信，「若有信者」；「應當發願」，那就是勸願。這一段是「衆生聞者」，下面也是「聞是說者」，後面有一段「聞是經受持者」。不妨看一下《彌陀經》，這樣零零散散不連貫。

我們先看這一段：「舍利弗，衆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然後，「若有衆生，聞是說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又是一次勸。再往後，「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受持者，及聞諸佛名者」，怎麼樣？跟《無量壽經》一樣，「皆爲一切諸佛之所護念，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然這裏聽聞爲什麼有這麼大的利益，我們等下解釋。

再看勸信，「汝等皆當信受我語，及諸佛所說」。你要相信一次釋迦牟尼佛所說的話，沒有錯的，他說你要信我的話，「信受我語」。而且《彌陀經》裏面有六方佛所讚歎，他們都出廣舌相來讚歎吶！

然後，「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你真相信的話怎麼辦？既然相信你就要發願，「應當發願，生彼國土」。三次都說「應當發願，願生彼國」，就看你願不願意了，是不是？這已經講到這麼極致了。藕益大師講的「剖心瀝血」——心都剖開了讓它淌，告訴你這樣的道理，你去不去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們這一段說「衆生聞者」，聞到什麼？聞到「依正莊嚴」如此之好，所以應當發願往生。那麼後面說「聞是說者」，說什麼？到那裏去，受用依正莊嚴，都是因為執持名號而所得所感，所以應該要發願往生。第一重「衆生聞者」，是說依正勝妙功德莊嚴，衆生聽到這樣的事情應該發願往生。第二重「聞是說者」，說什麼呢？依正莊嚴是由一心持名決定能夠往生，所以應該發願。第三重講「聞是經受持者」，說得到諸佛所護念而且是不退轉，這樣的說法，所以要信受，這裏說信受就是要發願。最後講「若有信者，應當發願」，就是總結：已經聞了，聞了以後產生深信，信肯定要導願。意思說你有信如果再發願，無一不生，是這樣一種說法，所以應該發願。

這裏一重一重的聞，聞聞轉深，願願信切，就不一樣了。雖然反復一段一段的，「衆生聞者」、「聞是說者」、「若有信者」，慢慢地漸進，心的誠敬的程度就有不同。這也就是釋迦牟尼佛，以及阿彌陀佛憫物的情實在深。你自己修，在這世間很困難，所以叫你執佛名號，到那裏去很容易，就是誨之不倦！

所謂「聞」，當然表示有信在內。你聽了以後，如果完全不信，聽完就了事，左邊進右邊出不行。聞包含有信，信了自然就會發願，有願就能攝行。既然想往生，你自然而然就會去念佛。我聽了能夠相信，相信就要發願，發願我就要去做。所以說由聞而後信，由願而後行，這叫做「淨土三資糧」。如果我們完全沒聽到、沒聽說，我怎麼去相信佛語呀？所以願力是不可思議。

往生都是由願，我們剛才看了，願力是不可思議，度生也是由發願的緣故。阿彌陀佛發四十八願而成佛，無盡的功德都是由願所生。我們剛才看了普賢十大願王，到臨終的時候一切都捨離了，這個世間所有好的東西你都得放下。過去說輔相大臣，現在沒有了，你當大老闆、當國家元首也好，等你要死的時候，再好的你也得放下。帝王要死，多大的江山他不得不放下。一切都捨離了，「唯有願王，不相捨離」。

發願很重要，有願能夠導你去向何處。你去哪裏必須要有願，沒願怎麼去呀？所以說普賢十大願王當中，一切時中就有大願引導其前，一剎那中就能往生極樂世界，這是願的不可思議。在《無量壽經》中，第十八、十九、二十，這是接引眾生的三個大願，那麼有佛，佛有接引眾生的大願，我們靠這個大願才能夠往生，往生才有希望，所以我們要發願與佛願力相同，才能夠往生。

那麼為什麼要往生？「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前一段說到不退轉，不要考慮再有問題、再輪回生死的事情。到那裏去，與聖人在一起住，好修行、好增上。我們這個地方，有三惡道，惡人充滿，或者有的地方是善，未必是上善；可是極樂世界沒有三惡道，純是善人，那個地方是和上善住在一起，

這樣你才好修行，才不會退轉。

這段文就是要告訴我們，爲什麼要捨此求彼，捨掉這個世間到那裏去？也就是簡擇十方國土所無、唯有極樂世界才有這樣一個殊勝之處，凡夫往生跟聖人在一起的原因，所以勸我們往生。

解：前羅漢菩薩，但可云善人。唯補處居因位之極，故云上。其數甚多，故云諸也。俱會一處，猶言凡聖同居。

《要解》中，「前羅漢菩薩，但可云善人」，上面也有菩薩和羅漢是善人。「唯補處居因位之極」，「補處」就是他很快到等覺了，往後馬上就到妙覺，所以是「因位之極」。這裏「故云上」，是上善，跟觀音菩薩、文殊、普賢他們在一起，所以說是上善。「其數甚多，故云諸也」。諸上善人，不是一個兩個文殊、普賢，其他諸大菩薩都在那裏，他們都是一生補處。「俱會一處，猶言凡聖同居」。還是凡聖同居，俱會一處，聖人、凡夫全部住在一起。當然所斷的煩惱不一樣，雖然同住在一起，所感的土有不同。

解：尋常由實聖過去有漏業，權聖大慈悲願，故凡夫得與聖人同居。

下面有幾個名相比較複雜一點，所以我們加以註解寫在黑板上，我們黑板上寫的就是底下要解釋的。這裏所謂說「尋常由實聖過去有漏業，權聖大慈悲願」，然後「升沉碩異」和「天壤之間」，有它的一些解釋。下面這一段文也指出，如果是佛前或者是佛後，有這樣的一些問題。到那裏去因爲阿彌陀佛還在那裏說法，「今現在說法」，而且聖人都住在一起，就沒有前面說的那些問題。

「尋常」，指的是或者佛前或者是佛後，就沒有佛在一起了。如果說我們這個世間也同居的情況下，跟那裏比較有什麼缺憾呢？是這麼一個意思。「尋常」就是通常，或者指我們此世間。「實聖過去有漏業」，對我們這個娑婆世界而言，有所謂「實聖」和「權聖」。「實聖」是他確確實實是聖，比如說從初果到四果，這是實聖；「權聖」是權巧示現，他有悲願示現在世間。觀音菩薩現一個魚籃觀音的形象，顯現女孩子，這就是權，她不是真正的女孩子。所以觀音菩薩現女人身，你以為是真實的女人就不對了，這就不是「實聖」，他是「權聖」。

「實聖」指的是實證之聖人，他真正證得了，斷除煩惱，破見、思惑的聖人，也就是現在同居證果有學、無學的聖人。就我們現在這個世間，要找一個有學、無學的聲聞是很難的，以前說泰國有證初果、二果、三果乃至四果的羅漢，但是我們去泰國何其艱難？去那裏語言也不通啊，找誰啊？怎麼去找啊？我也去過泰國，要找那些人哪裏去找？問導遊，導遊說「我們不知道」。真正修行的寺廟不讓參觀，有的讓你參觀，但沒什麼出家人住在那裏。偶爾請一兩個出家師父坐在那，弄一盆水放在那裏，你去了他就沾一下給你滴，來了滴一下子，就這樣。相當於藏地的灌頂、摩頂一樣，他們沒摩，因為上座部律制很嚴的，不能隨便摩觸女人的身分，他只能拿個水沾一下子，你去他這樣子就完了。其它的廟你不知道到哪裏去找，聖人也不會隨便到處顯現。我們經常到街上去也看到出家人，滿街「聖人」吶。此聖非彼聖，所以說不同。

那麼現在同居證果有學、無學的聖人，雖然證得聖果，但這個果報因為有過去的宿業，為有漏因所

感，他還有這個報體在，通常叫做有餘依涅槃。有餘依涅槃了解吧？有餘依涅槃就是身體還在，但是他煩惱已經寂滅了，有身體在，這個身體是因為過去世的果報。我們學律，通常看到律中有些比丘一不小心會被人家打個半死。阿那律尊者跟人家一起走路，走着走着了一個婦女要回娘家，就一起走啊，走着走着人家的丈夫趕來，差點把他打個半死，是不是這樣？他煩惱沒有了，有業報身，入定了你一點都沒辦法，沒入定有這個業報身，他依然要乞食，也會有痛啊、癢啊。他怎麼會有這樣果報身呢？過去有漏的業因所招感的，那麼他也在這個世間而生。「同居土」當中跟我們在一起的聖人，或者證一果、二果、三果，斷見惑、思惑還沒斷——二果、三果開始斷思惑，但沒斷盡，未斷見、思惑，所以叫「有漏業」。我們這個世間也有聖人住在一起，所以說「實聖過去有漏業」。

我們也能夠見到「權聖大慈悲願」。什麼叫「權聖大慈悲願」呢？這是從上面三土而言，上面「實聖」同居指的是「凡聖同居土」，「權聖」是指「方便有餘土」、「實報莊嚴土」和「常寂光淨土」。他垂跡示現在世間，是善巧方便示現受生，不是真實的受生，不是業報受生。他是示現受生，示生同居。好像是同居一樣，但是他有大悲願力。他們跟眾生也一樣，做事就像行四攝法中的同事，以同事來攝化。所以六道的凡夫，也可以跟這些「權聖」同住在一起，這兩個名稱我們先了解。「故凡夫得與聖人同居」，無論是「實聖」也好，「權聖」也好。「實聖」就是真實的證聖果，「權聖」是因為大菩薩大悲願力在世間示現。

解：至實聖灰身、權聖機盡，便升沈碩異、苦樂懸殊。乃暫同（石火電光），非究竟同也。

雖然在這個世間，我們凡夫也能跟聖人住在一起，那麼「至實聖灰身、權聖機盡」，那就不一樣了，下面就告訴我們了。「實聖灰身」，就是實聖灰身泯智，證得無餘依涅槃了，身體捨報走人了。「權聖機盡」，就是權聖一期度化眾生完了。像魚籃觀音，那個人被她度化了，《法華經》也背下來了，要跟他進洞房了，魚籃觀音就死了。讓他感覺到無常，好了，她走人了，權聖應機已經完了。然後，「便升沉碩異、苦樂懸殊」。

「升沉碩異」有兩種解釋。「碩異」就是完全不同，很大不同的意思。「升」指的是權聖，權聖他回去了，回到哪裏去？到實報、寂光的樂土去了；「沉」是指實聖，實聖的人灰身泯智，所以叫「沉空滯寂」。相比來說，對大乘菩薩來講，這（灰身泯智）是苦啊，菩薩看他覺得你只是住在空那裏，不能從空出假，這種情況下說他是苦，這麼說是「沉」。有「升」有「沉」，「升」當然是快樂，到實報、寂光土去了；「沉」，實聖入空了，入真空當中去。這是一種解釋。

第二種解釋：權、實二聖證得涅槃菩提的快樂，他們該怎麼樣？走人啦，證果啦！比如說實聖的人活一百歲，他捨報走人了；權聖的人度化機緣也成滿了，他住涅槃，到菩提的法樂裏去了，就永無三途八難沉淪之苦。唯有我們凡夫還是傻傻地在三界當中浮沉啊、升墮啊。這樣比較，所以說有「升沉碩異」的不同。聖人「升」聖所以快樂，凡夫「沉」劣所以是苦，這樣叫「碩異」，完全的不同。我們看這些聖人，他應機完了，也捨報了，「升沉碩異，苦樂懸殊」。

所謂「苦樂懸殊」的完全不同，就是說我們跟聖人偶爾也有機會住在一起，可是他們解脫走人了，我們還在那兒，所以是「苦」，他們是「樂」。是和權實比較講，有苦樂的區別。也就是說：娑婆世界也有同居，跟極樂世界的同居有什麼不同？意思是這樣。這個世間也是同居土，我們是同居穢土，極樂世界是同居淨土，不一樣。我們跟他們在一起，旁邊註「石火電光」，很快。你跟他們住在一起，住一段時間他走了，不是永久的；而極樂世界壽命永劫不退轉，無量無邊的壽命。所以說「乃暫同，非究竟同」，我們這個世間的同居土雖然也是同居土，但不是究竟同。

解：又天壤之間，見聞者少。幸獲見聞，親近步趨者少。

「又天壤之間，見聞者少」。所謂「天壤」，「天」是指的四禪中有五不還天，是三果的聖人住在那裏。三果叫不還果，他就不再來人間，住在那兒，就在那裏斷思惑。據說四天王知道有不還天，但他聞而不見。四天王天知道有那麼個地方，他聽說而沒有見到，更何況我們呢？我們是從文字上看見：哦，原來有四禪天。我們實際沒入四禪。「壤」是人間山林的聖跡，聖人示現的道場，像天台曾經有五百羅漢在那裏示現。寒山、拾得是何許人？文殊、普賢吶！天台還有寒山岩，當時被人家發現，他（寒山）就躲到石頭縫縫裏，就不出來了。所以說「見聞者少」，你要跟他們在一起也少啊。

你不要說五百羅漢，當時像隋唐宋元明的這些祖師大德們，我們睹一睹他們的風采都困難。不要說那麼遠了，你看民國的虛雲老和尚、印光大師、弘一大師，我們都沒有機會見到啊！我們律中的很多東

西都搞不明白，如果弘一大師在那裏，我們無論如何要去見見他老人家，問問看，你幫我搞明白一點。我們很多事情攤在那兒，不知道怎麼辦，問問他，他學得比我們總好吧。弘一大師說「我只是做學律的準備」，他那樣搞才「學律的準備」啊！我們還說怎麼樣？我們說「我了解開遮持犯就行了」，比他還厲害？我們說「我學律知道開遮持犯就行」，「開車吃飯」還差不多，是不是？我們沒機會見到他們吶！

再往後，當時北京有正果法師、明真法師，這些都是修禪的禪師。正果法師的腿子非常好，他走路筆直的，非常威儀。我當時見到的是這樣子，但是我們現在也沒有機會見到他們了。我們現在聽聞了什麼呢？都是不好的——那個人又怎麼樣啦、又什麼帶女人啦、家裏又怎麼怎麼樣吶……，都是這樣一些壞的信息傳給我們。藏地也有一些大德啊，我們也沒有因緣去那裏，要麼缺氧啦、要麼沒錢啦。我們去年不是想去也沒去成嘛，種種因緣，是不是？我們要見到這些人都很難，所以說「天壤之間，見聞者少」。「天」，我們要見到也困難；「壤」，是說在這個世間種種聖跡，我們要以他們同步趨向也是少。為什麼說這個呢？到那裏去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我們這個地方都是惡人在一起，修道增上緣的事情實在是太少。

我昨天晚上不小心講了一句什麼呢？個人的因緣不同啦，有聽有不聽的啦，如何這般，一不小心人家就會指責我。我告訴你，你聽我的課，我始終說你不願意聽沒關係，你不要來，我也不會去找你，覺得你對我不恭敬。這是因緣，個人的學法因緣都不一樣的。淨土法門雖然說這麼好，你看唐朝善導大師

念佛念得嘴巴發光，長安城裏很多人都念佛，也不是所有人都念佛啊。跟他同時代研究唯識的、中觀的多得很，他們也沒有完全去念佛啊。他們修唯識觀、修空觀，因人而異。道宣律師持律持得天人送供，窺基大師他們也沒有持律持得天人送供。他們想看看，一睹風采，天人沒送供。不一定完全是那樣。佛在世的弟子都有這個第一、那個第一，沒有所有人都第一呀。所有什麼都第一，持律也第一，智慧也第一，解空也第一，沒有吧？須菩提尊者解空第一，他不是持律第一，優波離尊者是持律第一，所以各自不同，沒有辦法去強調天下大同。天下大同那天下就太平了，這樣的世間就叫什麼？極樂世界。

不用那麼辛苦，願意聽就聽，不願意也沒有關係。我這個嘴巴破破爛爛亂講，用不着去生煩惱，因人而異嘛。你聽就是因緣，你不聽也是你的因緣。或者你有大根器，這個事情早就在你心中了，何必這麼辛苦在那兒聽呢？無所謂。你看見沒有，這說明我們這個世間，不是諸上善人住在一起，有沒有發現你做的事情多多少少總有人要這樣、要那樣講，很困難，對吧？我們二百多人，真正到念佛堂去念佛的有幾個呢？少啊！那真心在念的人又少啊！那管堂師父說很多人念着念着睡着了，怎麼辦呢？我說睡着了比不念好啊，他睡着畢竟是在念佛堂睡着，比自己在房間睡着不一樣的嘛！他說要打打香板，我說就打打，拿香板也好警策一下子，實在要想睡那就睡，比不去強吧。這都是個人的修法不同而已。所以我們在這個世間要見到聖人是如此之難，無論實聖、權聖，以及天和壞這樣種種的區別。

**解：又佛世聖人縱多，如珍如瑞，不能遍滿國土，如衆星微塵。又居雖同，而所作所辦，則迥不同。**

上面是佛前佛後，下面是佛世。「又佛世聖人縱多」，佛世的時候聖人實在是多啊，那些人在佛的三言兩語之下就得法眼淨，證初果、證四果，如此之多。「如珍如瑞」，「珍」就是珍寶，非常稀罕叫「珍」；祥瑞奇特叫「瑞」，我們常常說「瑞相」，瑞相就是比較奇特。

「不能遍滿國土」，當時只是在印度，其它地方也沒有，少啊！然後聖人也有到中土來，中土後來也有很多聖人。如果說我們念佛，能夠親近慧遠大師多好，聖人吶！但是「不能遍滿」。

「如衆星微塵」，什麼意思呢？「星」就是天上的星星，它羅列普天，天上有很多星星，星星在天上，你要跟它們在一起很困難吶；又像「微塵」飛揚在世界中，微塵灑到世界中去，就是說起不了太大作用的意思。星星他也不怎麼亮，然後微塵飛揚起不了作用，這意思是什麼呢？那些聖人導化一方，一時間去影響一些人，度化一些人，但是不是長久，他們會入滅，他們會走人吶！

「又居雖同，而所作所辦，則迥不同」，雖然都是同居，我們世間也是同居土，所作所辦完全不一樣，聖人的所作所爲完全不同。

解：今同以無漏不思議業（多善根福德因緣），感生俱會一處（得生彼國）爲師友，如埧如簏，同盡無明，同登妙覺。

下面講，往生極樂世界去就不一樣了。「今同以無漏不思議業，感生俱會一處爲師友」，所以說彌陀有這樣的願力，我們念佛往生不思議的業力，生到那裏去完全和聖人同在一起，爲師爲友。跟他們爲

師爲友，你不懂得可以請教他們。他們跟我們一起相住，住在一起互相鼓勵、互相勉勵，絕對不會互相潑冷水、拆臺，互相攻擊、嫉妒，障礙、煩惱統統沒有。既然這麼好，就應該去那裏。

「如埴如簾」，「埴」是一種瓦器的樂器，「簾」是竹的，就是管樂器。意思是說兩種樂器配合起來，會非常和雅，音聲好聽；兩個不能離開，你有這個沒那個就不好聽，是這樣子。「同盡無明」，一起斷除無明。「同登妙覺」，就是成佛，等覺、妙覺、成佛。

解：是則下凡衆生，於念不退中，超盡四十一因位。若謂是凡夫，却不歷異生，必補佛職，與觀音、勢至無別。若謂是一生補處，却可名凡夫，不可名等覺菩薩。此皆教網所不能收（方是極樂淨宗），剎網所不能例。

「是則下凡衆生，於念不退中，超盡四十一因位」。就是我們下凡的衆生，薄地凡夫，往生到那裏去就能夠得到念不退。先位不退、行不退，然後即能念不退。念不退就能夠怎麼樣呢？「超盡四十一因位」，斷無明啊，斷一分無明證一個果位，就是這麼往上進。

「若謂是凡夫，却不歷異生」，你說他是凡夫，可是他不要再輪回了，不要輪轉受生。上面不是說他不是凡夫、不是聖人嗎？你要說他是凡夫，他不再轉生，不再經歷異生。「必補佛職，與觀音、勢至無別」，一定要成佛了，做佛的事情，和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他們沒有區別。

「若謂是一生補處，却可名凡夫，不可名等覺菩薩」。雖然一生可以補處，但是現在還是凡夫，你

不能叫他是等覺。等覺再進一步，最後一分生相無明破完了，到妙覺位就是成佛了。

那麼，「此皆教網所不能收，剎網所不能例」，所以說從教相上講沒辦法去羅列，是四十二位菩薩的階次上所沒有的。凡夫一下子跟菩薩聖人在一起、一生補處的事情，教網當中不能收，不能立這樣一個事情。

解：當知吾人大事因緣，同居一關（實話），最難透脫。唯極樂同居，超出十方同居之外。了此，方能深信彌陀願力。信佛力，方能深信名號功德。信持名，方能深信吾人心性本不可思議也。

「當知吾人大事因緣」，我們最大的事情是什麼？生死啊！吾人生死之大事因緣。什麼大事因緣呢？到那裏同居可以成佛這樣的大事因緣。見思惑還沒有斷，分段生死還沒有出，所以下面說之為「關」——「同居一關」，這個關還沒有突破。所以說「最難透脫」，透脫很難啊！「唯極樂同居，超出十方同居之外。」極樂世界跟其它的國土相比，超出其它同居之外，完全不一樣。

「了此」，了什麼？「了」，明白了、悟了，悟什麼？悟極樂同居就是我人心性所現，就是我們是心性所現的事情。極樂遙遠，可是不離開我們的方寸。「了此，方能深信彌陀願力」，要了解這樣的事情，同居如此之殊勝，所以要深信彌陀的願力。

下面勸信，「信佛力，方能深信名號功德」，相信佛的力量，才能相信這個名號的不可思議。極樂世界這麼好，怎麼去往生？憑什麼去？憑彌陀的名號啊！有部《那先比丘經》，有沒有聽說過？就是說

念佛往生這個事情。有人說我們婆婆業這麼重，怎麼能夠往生呢？他（那先比丘）說：念一句佛號。就好像一個很重的大石頭，從這一邊跨海到那邊去，大石頭要從此岸滾到彼岸，多難的一件事情！那先比丘說：把這個大石頭放在船上運過去呀！彌陀的大願是船，你放到那裏去，很容易就過去了，對不對？那大輪船能運很大的集裝箱，幾百噸、幾千噸運過去。你的集裝箱直接放到海裏，不就沉下去了。你自己去修就沉下去了，託彌陀的願力你就過去了，所以說深信彌陀的名號功德。

「信持名，方能深信吾人心性本不可思議也」，這個持名怎麼能夠往生呢？你要相信自己。上面六信當中的「信自」，信自我這一念心性與十方諸佛的心性完全沒有兩樣，是一樣的；所以我以這句佛號來念，念自己的本性，開發本性。其實本性就是彌陀的本性，這個心性就是彌陀的本性，念彌陀就是念自己的本性，念本性就是念彌陀，沒有兩樣，所以說這就不可思議呀！彌陀不是在心外，也不是在這佛號以外的彌陀，這句佛號就在本自心性當中所具足，所以這就是不可思議。念這一句就念彌陀了，彌陀以無量的光和壽橫遍法界，整個宇宙的總體做他的名號，我們念此名號就有不可思議的功德，這是名號的功德啊！

解：具此深信，方能發於大願。文中應當二字，即指深信。深信發願，即無上菩提。合此信願，的爲淨土指南。由此而執持名號，乃爲正行。

「具此深信，方能發於大願」，所以說應當發願，你沒有信怎麼發願？一點都沒有相信，我去那幹嘛？

怎麼去呀？有沒有可能吶？所以你必須要深信。「聞是說者，應當發願」，聽到這樣的事情——執持名號即能夠成就依、正二莊嚴這樣的事情，如此不可思議的功德，所以要發大願。

「文中應當二字，即指深信」，應當發願，大家都應當發願。沒有深信你怎麼發願，發不起來願怎麼辦呢？沒有深信發不了願。那麼如何深信？要信自、信他，彌陀確確實實有如此大願，釋迦牟尼佛沒有妄語，我相信這樣的事情，我深信，然後信因、信果、信事、信理，這樣的事情我深信。

「深信發願，即無上菩提」，深信發願，即能夠得到無上的菩提，得不退轉。按道理說有三種深信，三種不可思議。先是深信我們這個心性本不可思議，然後名號不可思議，再來彌陀的願力所成不可思議。彌陀的願力不可思議，彌陀的名號不可思議，我們這一念心性本來就不可思議。為什麼？與佛相同啊，你念這一句佛號就跟彌陀完全相應，這三不可思議。也就有三種深信：深信我們自己、深信名號不可思議、深信彌陀的願力不可思議，生到那裏去就能夠同居。

「合此信願，的為淨土指南」，確實是淨土的指南，由這樣的一個深信切願，就是淨土的指南。「由此而執持名號，乃為正行」，這樣去持名號，你真是想往生才去念佛，這就完全不同了。

解：若信願堅固，臨終十念一念，亦決得生。若無信願，縱將名號持至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如銀牆鐵壁相似（世有此一輩，以持名壓捺妄想，不知求生，故為極力道破），亦無得生之理。修淨業者，不可不知也。大本《阿彌陀經》，亦以發菩提願為要，正與此同。

「若信願堅固」，信和願都堅固。「臨終十念，乃至一念，亦決得生」，是這樣。我們一直都在看《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都講到十念乃至一念亦得往生。「若無信願」，如果沒有信也沒有願，也念佛，往不往生呢？你不想去你念佛怎麼會往生呢？

你們今天去太姥山了沒有？有人去了，願意去才能去呀，<sup>\*\*</sup>師不是帶着大家去了嗎，知道晚上聽課很困他也願意去，好玩吶！山上杜娟花都開了不是，照相了沒有？所以願意去才能去，不願意去壓根就不想去。你問他他不去太姥山？他說：「我不去，我才不去呢！」不想去你怎麼去啊？你做什麼動作都去不了，你一直走，在廟裏一圈一圈地轉啊、走啊，走得很辛苦，去了嗎？去不了，沒有願。相信山上很好玩，我看了幾百回了，我不去，這就去不了。

所以說「若無信願，縱將名號持至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將名號持到什麼程度？哎呀，好厲害呀，風都吹不進去！意思是說持名號持得非常地堅固。「如銀牆鐵壁相似，亦無得生之理」，你不可能往生，因為你沒有信也沒有願，怎麼去？你說不可能有極樂世界，不可能有這麼好的事情，我才不去呢。沒有願你怎麼去啊？你念吧，你再念，「南無阿彌陀佛……」。換句話說你也不可能念，沒有信、沒有願你怎麼念？

世間不相信的人也有念，他念是念保佑，菩薩保佑他發財啦，這樣那樣的。你看我們今天去掃墓，他們拿了很多什麼東西？那個紙張拿一大堆，燒啊燒啊燒。他們就想燒一些給那些往過的先輩們，然後

保佑他。他是一種有條件的換取，我燒給你，然後你保佑我。燒給土地公啦，土地公保佑我。紙錢不是有一種大張的有一種小張的嘛，那個大張的是燒給土地公、燒給天的，小張的是燒給亡人的。一個地方一個風俗，按道理說這人民幣是通用的，北方、南方都是通用的，可是這個紙錢北方、南方就不通用，北方人他通常絞個洞，送死人就這麼撒啊撒啊，是不是這樣？發錢呐。這錢應該都是通用的，大家都是這樣去閻羅王那裏呀，閻羅王的貨幣都不一樣？現在都是自己加工一種叫「冥幣」，銀行行長是閻羅王，自己印，印好大好大的面額給他。

這是我們眾生的一種貪婪，投機取巧，總想發財，也希望死者發財。這麼一種願望當然也是好的，但是眾生都是貪呐！自私自利，貪得厲害，他總想從中得到保佑。一方面也是好心，怕他們亡者死了沒錢花，多燒一點讓他花吧。哎呀！你一年清明才搞一次而已，煮點吃的。完了，平時呢？平時不吃了？也不花錢了？對吧？這是眾生的一種想法，執著而已。只是圖眼前的利益，而不是求長久。

你叫他去往生，有這麼好的事情，他根本不信，壓根兒不信。所以說我經常跟居士講講講，講得沒信心，講了就是這樣子。講的時候他聽得很開心，居士也喜歡聽啊，好樂聽法：「哎呀！法師你講啊講啊。」你問說：「我講了什麼你知道嗎？」不知道。我說：「我講了這麼久講什麼？」不知道。除非一些很認真聽的人才知道。

一般的居士總說請法師到我們那裏講經啊、講經啊！秦嶼鎮我多少年都沒有去了，以前我也常去常

去，講了多少年了，他們還是問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我說我不跟你們講，講了多少回還提這樣的老問題。告訴他，他還那樣：燒香燒幾支香，然後我沒燒有沒有問題呀，那個供水啦、供菜啦應該怎麼弄啊……講了多少回了，他過兩天還這麼問，我說你有完沒完啊？真是這樣，我跟居士講不清楚。唯有出家人才能講得清楚，真是這樣，出家人比較專業，居士學佛他是業餘的。

為什麼說業餘？他一天到晚腦子就轉着想：我怎麼賺錢，怎麼發財，怎麼平安……都是這些事情。當然，生計嘛，必須要這樣，少不了這事情。所以說我們要出家，出了家就不要去考慮這些事情，生病啦，或者來什麼事情，我們知道是怎麼回事。居士生病了，遇到災難，他就怪罪菩薩怎麼不靈呢，會有這種情形。我們生病不會去怪罪菩薩不靈，知道為什麼會生病，對吧？一個是客觀原因，一個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不會去怪罪佛菩薩。越是生病我們道心會越增加堅固，知道無常。居士不一樣啊，說不明白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所以法藏法師他也難得到我們這裏來講講，他才會如此地發泄，為什麼？在台灣要找這麼多男眾出家人聽他講，何其難啊！他錄音帶裏面講得也慷慨激昂，面對着七八個學生啊！我們這裏早期他也來，我們的沙彌也是只有幾個人，就現在放棉被倉庫的那個房間，他也慷慨激昂啊！哎喲，我說你講得這麼激動他們能聽懂嗎？他心也是難得！他來到我們這麼多比丘，他不辭勞苦。本來安排四次講四天，一天講一次，後來看這麼多人，一天講兩次講了五天，對不對？難得啊！跟出家人一講，他有一種信息交換，

聽得懂他才講得有意思嘛，聽不懂講了沒有意思，是不是這樣？

你說這《彌陀要解》，要跟居士講很困難的，你要講《阿彌陀經》還差不多，講《彌陀要解》居士實在是聽不明白。他從來就沒聽說過「藏通別圓」這個名稱，然後你在那裏講藏教是什麼、通教是什麼，他通到哪裏去呀？通什麼呀？他搞不聆清吶！你跟他講，他（打哈欠狀）「哎喲」。他給你反饋的信息是這樣子，你怎麼講？講不下去呀。給我們出家人講，他（明白狀）「嗯」，他會回饋給你信息，從他的目光、表情就能看得出來。當然也有人聽不懂啦，那是正常，但大部分人他會給你回饋：我明白這個意思。很多事情心裏有交匯才有辦法。

很多居士說，你整天跟出家人講講講，不跟我們居士講。我說沒辦法深入去講呀。我以前常常講老太婆經，老太婆經講什麼？就是講柴米油鹽醬醋茶、婆媳關係、孝順這些，如何這般。整天講這些沒意思啊，不想講，講不下去啊。你稍微深一點點，然後他就給你什麼？睡覺的信息傳過來：我要睡覺啦！然後又給他講一些淺的東西，是這樣子。真是很困難的事情，對不對？難吶！

所以說要信，沒有信是沒辦法的。淨土法門也是如是，如果說你不相信，聽聽而已，我也不會去怪罪你，培養信心也不是一朝一暮的事情。這裏說如果是不信就不可能往生，「修淨業者，不可不知也」，我們修念佛法門要求往生的人，這一點不得不知道：一定要有信願才能夠往生！

「大本《阿彌陀經》，亦以發菩提願爲要，正與此同」。菩提願就是菩提心，三品往生裏面就是一向專念，

「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都要發菩提心願啊！有願你才能夠往生，菩提心、菩提願，你要有這樣的願望去往生，才與此相應。

### 2.3 正示行者執持名號以立行

乙三、正示行者執持名號以立行二：初、正示無上因果；二、重勸。丙、今初

經：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

下面一段是很重要的，就是「正示行者執持名號以立行二」，下面分成兩點，一個是「正示無上因果」，然後再「重勸」。如果有信的人應該趕緊往生，整個《阿彌陀經》的中心也就是在這裏。

你說怎麼能夠往生呢，這麼好的一個地方我怎麼去呀？下面告訴我們說「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不是少善根福德因緣就能往生的呀！那麼什麼是多善根福德因緣呢？也就是說你肯不肯信願念佛，不肯信願念佛那就沒有福德善根，有這樣信願持名才能夠有福德因緣，所以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也就指的說，具足善根福德因緣的是什麼呢？「發菩提心，執持名號」——這就是多福德因緣。那麼這樣有哪些根據呢？所以說要把這一段講清楚，要花一段時間，主要是在這一段，要花很多力氣去說明。

凡夫沒有善根，有善根也只是點點滴滴而已，所以要栽培，要不然善根就會丟失沒有了。有人信佛，信着信着，他會跑去信基督教，那就沒有善根。有人看看佛教不怎麼好，皈依三寶以後，看看佛教存在種種問題，就說僧團當中以及寺院存在很多問題，他就跑去信基督教了。那不是信教理呀，你是信人。信人對你好不好，基督教對你很好你就信，所以說你沒有善根。二乘沒有菩提心，也是叫做少善根。

我們這個世間也有福德，修橋、鋪路，種種……這樣也是福德，但那是有漏的福德。如果有去做是少福德，不做那就沒有福德，所以世間的福德也要去做。做慈善，哪個橋壞了去修一修，那叫有漏的福德，你去做有少分的福德。這裏所謂多福德是修出世法，這是多福德，你一心念佛求願往生，本身就多福德了，要這樣比較。

念佛是叫什麼呢？善中之善，福中之福。不要以為說我沒福報、我沒有智慧，我才念念佛。不要這麼認為，那是善中之善！沒有善根因緣，你念佛念不下去的。就這麼一句佛號，多麼煩躁，多麼無味啊，現在你能夠念得津津有味，對不對！

就好像我們本地人吃那個「進出口菜」，有沒有聽說「進出口菜」？那天有位師父問說「你們這裏是不是祖祖輩輩就吃這個，進出口菜，啊？」在家人一般不吃「進出口菜」的，福鼎的一些大小寺廟都要吃「進出口菜」。什麼叫「進出口菜」啊？鹹菜杆啊，本地人叫「鹹菜杆」（福鼎話）。本地人說實在是好吃，好下飯呐，一進口飯就下去了，喜歡吃。吃不來的人說這個怪味道，臭得要死，怎麼吃啊？吃

進去了，咬咬咬，全部又吐出來了，不是叫「進出口菜」嗎？起這個名字也挺好的，叫「進出口菜」，進去依然出來，是這樣。所以說這都是因緣如是啊！

所謂善根和福德：善根就是能夠修出世法，發菩提心的這種善根；福德分世間和出世間，世間的是人天的果報，出世間是無爲清淨的善法。念佛爲善中之善，也是福中之福。

諸家註解《阿彌陀經》和《彌陀要解》，都引《大智度論》的「五種菩提」，我們昨天寫在黑板上了，引用「五種菩提」來說明它是善中之善，因爲菩提才是善中之善啊！

第一個是「發心菩提」。念佛怎麼會有「發心菩提」呢？因爲凡夫起大覺的心，在生死當中他發心念佛呀！這裏所謂念佛就是持名念佛，這是「發心菩提」，發心念佛。因爲爲生死故，發起這個心來。

第二個是「伏心菩提」。「伏心菩提」是開始準備要斷煩惱就要先伏其心，持名就能夠伏這個心，正念生起來，煩惱就漸漸地遠離，伏然後滅，從伏到滅。這是「伏心菩提」，這裏是從念佛來解釋。

第三個是「明心菩提」。「明心菩提」是了達諸法實相而持名，也就是我們前幾天所學的，從事持達理持，從事到理，實相的理能夠明出來，實相的持名，證到一心，這是「明心菩提」。

第四個是「出到菩提」。就是念佛能夠出三界，證無生法忍，以及到薩婆若——就是佛的智慧。爲了這個而持名，所以叫「出到菩提」。

第五個是「無上菩提」。一生成辦，一生補處，最後坐道場，成正覺，證不退轉，這是「無上菩提」，

能夠達到無上菩提。

正因為是這樣，所以稱念佛為「善中之善」。

那麼「福中之福」呢？舉一個佛名，萬德都具足了，萬德都圓滿，所以一切福報都具足。為什麼這樣講？因為你念佛的時候，妄念、其它的雜念都放下了，自然就「諸惡不作，眾善奉行」了，這裏一切福德都具足了。以善根為因，福德為緣。有這麼一個善的因緣，作為善根福德因緣，而得生彼國。因為念佛你萬念放下，惡念都放下了，那麼一切善法都具足，所以這是「福中之福」。

持名念佛具足了多善根福德因緣，有什麼根據呢？所以我們引聖教來證明，光嘴巴說說不行。念佛本身就是多福德因緣，通常我們這裏說念佛往生「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這是《阿彌陀經》裏面這麼講，那到底是什麼樣的福德因緣、什麼樣的善根才能夠往生？所以我們引其它的經來證明。

我們先看《大悲經》裏面怎麼講：「一稱佛名，以是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窮盡」。你因為這一稱佛名，以這樣的一種善根，能夠念佛就具足了善根，最後導入涅槃界，不可窮盡，這是《大悲經》裏面所講。

《稱揚諸佛功德經》裏面講說：「若有得聞無量壽如來名者」，就是無量壽佛這個名；「一心信樂，持誦誦念」，就是一心去執持；「此人當得無量之福」，有無量之福；「永離三途，命終之後，往生彼剎」，這就是善根福德。《大悲經》說以這樣的善根入涅槃界，《稱揚諸佛功德經》裏面講能具足無量之福往生彼土。

在《大莊嚴經論》裏面也有這麼一個事情，這個我們都知道，佛世的一個老人，因為多劫前念「南無佛」這樣的一個善根，後來遇佛出家而能夠成聖人、成羅漢，這就是他念佛的善根。多劫之前念「南無佛」，後來因這樣的善根遇到佛，這不是善根因緣嗎？

然後我們從淨土本經來看，在《觀無量壽經》和《佛說無量壽經》裏面看。前幾天法藏法師剛剛講了，就是四十八願分成三類，這是根據隋朝的淨影慧遠大師判的這三類：一個是主觀依正莊嚴有三十三願，一個是名號功德莊嚴有十二願，一個是色身的三願，合起來四十八願。

我們看看名號功德，一共有十二個關於佛的名號的願，從第二十願開始。第二十願：「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聞我名號，繫念我國，植諸德本，至心回向，欲生我國，不果遂者，不取正覺。」這是名號。然後看第三十四願：「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眾生之類，聞我名字，不得菩薩無生法忍諸深總持者，不取正覺。」這是聞而生信，聞了包括生信。

再來第三十五願：「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其有女人，聞我名字，歡喜信樂，發菩提心，厭惡女身，壽終之後，復為女像者，不取正覺。」《會集本》說康譯本（曹魏康僧鎧譯）中沒有女人轉為男人的願，他說沒有，這不是嗎？女人發菩提心，最後臨終的時候就轉為男像了，不復為女像往生，怎麼會沒有？

第三十六願：「聞我名字，壽終之後，常修梵行，至成佛道，若不爾者，不取正覺。」也是「聞我名字」。

第三十七也有：「聞我名字，五體投地，稽首作禮，歡喜信樂，修菩薩行，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然後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願都有，中間第四十六願沒有，再有第四十七、四十八都是「聞我名字」。

第四十一願說：「聞我名字，諸根缺陋，不取正覺」。

四十二願也是，「聞我名字」能夠得到三昧的功德。

四十三願：「聞我名字，壽終之後，生尊貴家」，你不願意往生，生尊貴家也可以。

四十四願：「聞我名字，歡喜踴躍，修菩薩行，具足德本」。

四十五願：「聞我名字，皆悉逮得普等三昧，住是三昧，至於成佛，常見無量不可思議一切諸佛」。念佛能夠見到諸佛。

然後四十七願就得不退轉，四十八願也是得三忍而不退轉。這是《無量壽經》四十八願當中，有十二個願都是「聞我名號」的功德，也就是彌陀名號的功德，執持名號有這樣殊勝！

我們再看《觀無量壽經》。下品上生這裏講聞經典的名稱，就能消除業障。還有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除多少罪？「除五十億劫生死之罪」。這是下品上生，這還不是臨終。有智的人教他念經典的名稱，他聽到就能夠除却千劫極重惡業；有智者教他合掌，然後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就能夠消五十億劫生死重

罪。然後下品下生，下品下生這段大家都比較熟悉：「如是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於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然後臨終往生。所以說念佛的名號，它的功德如此之大，不是沒有根據啊，淨土三經都如是說。

然後《智度論》：「譬如有人，初生墮地，即能日行千里」，剛剛生下來就能夠日行千里，這是一種比喻，而不是說生下來能走一千里，不是這個意思。這個最低的限度來講，「滿一千歲，七寶奉佛，不如有人，於後惡世，一聲稱念阿彌陀佛，其福勝彼」，有這麼大的福，所以說實在是沒辦法相信，實在難信啊！行一千里，滿一千歲，七寶來供佛，還不如有人念一聲阿彌陀佛。我們整天念，有那麼大功德嗎？大家有沒有感覺出來？沒感覺啊，還不是那老樣子，是不是？這就叫做難信，我們的業太多了。消業所具足的功德如此之大！

乃至在《增一阿含經》裏面也講四事供養閻浮提一切眾生，如果有人稱佛名，他沒有說稱什麼佛名，如果稱佛名呢，功德過上，不可思議。也就是說以四事供養一切閻浮提的眾生，不如有人稱佛的名號，他的功德還要勝過四事供養。《阿含經》裏面也講供佛的功德，當然他不是說供養他方的佛了。

《十住毗婆沙論》裏面講：「稱名一心念，亦得不退轉」，「得不退轉」，這當然是殊勝的功德所在。《大品般若經》裏面說：「若人散心念佛」，我們都是散心念佛啊，有沒有那麼大的功德呢？我們也有引經來證，看看到底有沒有功德，「亦得離苦，其福不盡」。大乘經典這麼說的，不是所謂的理一

心念佛，這還是散心念佛，就能「亦得離苦，其福不盡」。所以才有人到處刻碑貼「阿彌陀佛」的字，做這個事情，一不小心一念就怎麼樣？「亦得離苦，其福不盡」，這樣得離苦。所以《法華經》裏講說：「若人散亂心」，他也是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有人已經成佛道了，所以有如此殊勝的功德。

這就是多善根福德因緣才能夠念佛，如果沒有這善根福德因緣他就念不了佛。我就遇到過這樣的人，曾經我在浙江的一個小廟，來了一個乞丐，他到廟裏要錢、要吃的，我們給他吃的、也給他錢，叫他念一句「阿彌陀佛」，他就念不出來，怎麼教他都不行。我說：「你念南無阿彌陀佛！」他就「嗯……」。我說：「你念阿彌陀佛也行，阿，彌，陀，佛……」他就「嗯……」。他會說話啊，他說：「我要錢，你給我錢！」我說：「給你錢，你念一句阿彌陀佛！」很多人在那裏，我們乾着急，急得冒汗，他就念不出來。你別看這麼簡單，阿彌陀佛怎麼會念不出來？他就念不出來，他就不肯念，就有這樣的人，沒有善根福德因緣！

基督徒叫他念他也不念呐！那個《濟公》的歌他也會哼，「鞋兒破，帽兒破……」，底下下去就「嗯……」他就不念了，他會哼，但是不念下去。他心裏明白，但是也有功德。他知道下一句是「南無阿彌陀佛」，但是他念不出來呀，散心心都不念！所以說沒有善根福德因緣他念不了佛，真是如是，很難呐！執持名號這裏講說「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下面講「執持名號」，

什麼情況叫做執持名號？我們要解釋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都在念，大家也會念了，善根福德因緣也都有了，那我們諸位都是善男子善女人，也聽說阿彌陀佛，然後執持名號，怎麼叫執持名號呢？我們要引經據典，看看諸大德對執持名號的種種理解。

在《圓中鈔》裏面說，所謂「執」是執受，就是領受的意思；「持」是任持的意思。「執受」就是執受在心，那是信的力量，能夠執受在心，我才會去念佛；那麼「任持」是任持不忘，那是念的力量，我時時記住了，沒有忘記，叫任持不忘。一個是信力，一個是念力，也就說「執」是信力，「持」是念力，我們說持佛的名號，那就是能夠任持不忘。「執持」就是執而後持，領受、受持。也就是說「執」就是受，「持」就是受持名號，不令忘失。這是什麼原因呢？是聞而生信才能夠執持，你聞了，一點都不相信，怎麼去持啊？上面說有善根福德因緣，這樣的人他才相信，相信才能夠執持名號。

在《圓中鈔》裏面說佛的應身度化眾生，就是「應身接物」，通常有四種利益。哪四種呢？形、光、聲、通。形就是佛的形體，現身來度眾生的形；或者放光、或者以音聲、或者以神通來度化眾生。唯有阿彌陀佛加一個「名」。

其他諸佛應身來度眾生，用四種利益：現形現身來度化眾生，或者放光來度眾生，或者是以音聲說法，或者以神通變化度眾生，唯有阿彌陀佛在四種利益以外加一個名號來接物。他就很特殊，你念這句名號就能夠得到往生，這是很殊勝的事情，是因為他的本願所發。我們剛才看了有十二個願，都是因為名號

接物。眾生耳根聞到這個名號，能夠誦就能夠往生，所以說他這個名號當中具足萬德，而且能夠消種種業，這是不可思議的！

在蓮池大師的《阿彌陀經疏鈔》裏也是講「執」，「執」就是受的意思。我們剛才《圓中鈔》也講說「執」是執受，蓮池大師也是這麼說。「執」有受的意思，「持」也有守的意思，這個「守」是守住心念，不要讓它忘失。受以後，能夠知道這個名號的功德，他執而守之，讓他不要遺忘、不要忘記了。所以蓮池大師講說「執持」又有歸命、歸投和歸元的意思。

所謂歸命：「南無」本身就是歸命，我現在全身心委曲身命去歸向彌陀，一心執持，沒有二心，就是皈命的意思；皈投，就是執持名號，一心向往。前面一句是一心執持，沒有想別的，我就光持名號；然後這是一心向往，一心向往也就是通常說的「事一心」，我就一心持佛的名號。歸元，執持名號還歸於一心，以名號來還原我們本心的彌陀，這就是回到「理一心」上了，所以說歸元於原來本義，歸到我們的心上。

事持是憶念無間，理持是體究無間，一個是憶念無間，一個是體究無間。也就是說事持是我憶念，一直憶念，就是執持沒有間斷；理持是時時不要忘記我們這一念心當中所具足彌陀本身的功德，所以說體究無間。

前一段時間大家都了解了事持、理持，當中法藏法師在講「卽心念佛」時都一一地提到過，都是引的《圓

中鈔》。因為我們這裏講執持名號，乃至一心不亂，所以說又不得不重新提一下。

事一心行者，什麼叫「事一心」呢？我們通常就是能夠憶念彌陀這個名號，憶念這個境，以及相好光明，不要讓心散了，念念無有間斷，念力很強，這個名為「事一心」。你念就好了，不要管它那麼多，然後無有間斷地念。

「理一心」達到什麼呢？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都會歸到無自性本來空寂上面，這樣才能夠「感應道交」，「能念所念性空寂，感應道交不思議」。我們禮佛「能禮所禮性空寂」，念佛也是一樣，「能念所念性空寂，感應道交不思議」。沒有能念的佛和所念的佛，這樣才能夠真正會到本體上來，全身心就是信，「全體即信」。這樣以不可得的心去念，名為「理一心」，達到「理一心」沒那麼快。執持名號有如此之功德！

《圓中鈔》當中講到「持名」與「一心」的關係。持名，持得我沒有一心怎麼辦呢？這裏面有分別的，有的「一心非持名」，「一心非持名」那是一種什麼情況？那就是禪修，修禪的。通常修禪的人他只找一心，就是會歸於一心，思惟修專注一境。後來發展成祖師禪，也就是參話頭、起疑情。你不能說今天參參這個，明天參參那個，這樣就像老鼠咬棺材，東咬一下西咬一下，就很難得到一心。你參這個公案，就時時提起這個。

那麼「持名非一心」，這就是散心的持名，就是我們現在這種狀況，散心的持名念佛，就是「持名

非一心」。

「非持名非一心」那是什麼啊？這不是很高的境界，悠悠的凡夫他也不念佛也不一心，他就幹他的事情去了，乃至做點善事。佛門當中有一些人，出家人也好，做事他願意，叫他修行他做不了，半心都沒有。有些居士也喜歡做善事，你叫他做慈善，做這個做那個，他很高興。所以佛門要善巧引入，讓人進入佛門有種種的辦法，以這樣進入佛門的、以那樣進入佛門的都有，以欲勾牽。你告訴說做善事、做好事他願意來，你要叫他去打禪七、打佛七他不來。這樣先是「非持名非一心」，然後慢慢進入了「持名非一心」，再來達到「是一心是持名」——這就是所言的往生的正因，又是「一心」，又是「持名」。

蓮池大師說「執持名號」就具足聞思修三慧，這怎麼解釋都可以，佛法是圓融的。講經好講，你怎麼去圓融都可以，講戒就不同，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你不能說我這個通那個、那個通這個，不行！姪戒相跟盜戒相通可以嗎？能圓融嗎？那就亂套了，不可以。三寶物，僧物圓融於佛物、法物，這樣圓融不行的，它怎麼樣就是怎麼樣。佛物裏面分四種，僧物分四種，法物分四種，它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經論可以圓融，「執持名號」解釋說聞思修也可以，我看看也蠻有道理，你不信看：我們這個彌陀名號是聽說的，你從來都沒有聽說你怎麼知道去念佛呢？這就有聞慧了。聞佛的名號然後你起歡喜心，我接受持佛的名號，我們引經據典，我們學佛人當然信佛語，佛不在世當然信佛語，這是聞慧。執受在懷，然後你再作意：佛這麼講真是有道理啊，這就是思慧；然後持守不忘拼命地念，這是修慧呀。是不是三

慧具足了？

執持名號，又具足三資糧：信、願、行，這肯定沒問題，對不對？聞說佛的名號，你一點懷疑都沒有才會發願、才會去念，我相信，那是信；信然後去執受佛的名號，我信我才會去執嘛，起歡喜的心然後去發願，我相信然後就有願；願而去持，更加精進，那就行了——信、願、行都具足了。

蓮池大師在《疏鈔》裏面又提出說，有四種障礙使人不得執持名號。就是說有一些稍微有智慧的人，他會這麼想。

第一個，他說即心是佛，何必捨己念彼呀？我們常常說即心就是佛，從理上說「唯心淨土，自性彌陀」，那麼何必我要去念佛呢？念自己就好了嘛。這一點，通常修禪的人就覺得說：不要去心外求法，去念十萬億佛土以外的佛，我觀自己的心就對了——這種情況下不會念佛。他就不知道「即心是佛，即佛是心」，不妨礙念佛，就是說這個佛就是心，也不妨礙念佛。爲什麼呢？由於即心是佛。這裏不要搞糊塗，即佛就是我們的心，即彌陀就是我的心，那麼我念佛有沒有關係呢？沒有關係，爲什麼？因爲即心就是佛嘛，豈不是即佛是心。心、佛你不能分開，如果說你把它分開來，佛是佛、心是心，我不願念佛我念心，就變成兩個了，佛和心就分開來了。

這裏蓮池大師說心佛是無礙，自心就是佛，不妨念佛來會歸於自心，這有什麼關係啊？不相妨礙啊！這樣就心佛不二，念佛、念心兩不妨礙。你念心，心是什麼呢？從唯識來講心是虛妄分別，剎那遷流的，

你念心，他會想這想那是不是？念佛，你一句佛號一直在那裏念，久而久之就能夠開發我們本具的佛性，就像「卽色是空，卽空是色，色空不二」，這樣去圓融。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他說有十方諸佛，爲什麼不念十方諸佛，唯念一佛呢？這是《疏鈔》裏面講的。蓮池大師說這是要專一的問題，你不專一很難成爲一心，三昧難成。因爲我們的智慧淺薄，心很繁雜，不勝的緣故，就是說不容易集中的緣故，這個大家都知道，所以說專念一佛。那麼諸佛同一個法性身，佛佛道同，念一佛就等於念一切佛，沒有什麼妨礙。我現在是三昧能夠成，一心能夠成，所以我先念一佛，一佛就能體通十方，這樣的緣故。所以在《觀無量壽經》有講說，見無量壽佛就見十方無量諸佛，這不是一樣相通嗎？有經證明啊！

第三個，上面說不念十方佛，下面說佛佛都可念，既然佛佛可念，爲什麼一定要念彌陀呢？這是因爲彌陀與我們這個世間的眾生有緣。有緣體現在哪裏？彼佛的名號人們喜歡念，乃至惡人不小心都會念佛。有人通常遇到一些事情不知道如何是好，某人叫他幫個忙或者怎麼樣，就會說：「哎呀！他都快阿彌陀佛了，還要叫他幫忙？」是不是有這樣的。「他都快阿彌陀佛了」什麼意思啊？這裏面的意思很複雜。這裏就是說不小心他也会念佛了。

有一個居士遇到個事，他的鄰居是個基督教徒，剛剛信不久，有一天那鄰居拿個椅子坐在那裏，坐下就「阿彌陀佛」。那信佛的人說：「哎！剛才誰念，念什麼？」他一不小心就念佛了，他不是故意去念，

是不小心念佛，所以惡人也會念佛呀！無論遇到善事惡事，我們念佛念習慣了。

如果一不小心看誰摔倒了，我說「阿彌陀佛」。有些人說：「人家都摔倒了，你還念阿彌陀佛？」他好像說我們幸災樂禍的樣子，其實習慣就是這樣，遇到種種情況都會念佛的，所以說有這麼一個功德。有人摔倒，很少有人說「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消災延壽藥師佛」也沒人念，都念「阿彌陀佛」，所以說他信口就出來，有緣的緣故！無論是善事、惡事，苦難傷悲，自然而然都會念，世俗人都會這樣，因為佛有願，他的名號普聞的緣故，所以說我們要念彌陀名號。這是第三個。

第四個，你為什麼不念佛的智慧功德、相好光明，而只念名號？佛有佛的相好，所以念佛有念佛的相好。早期像《阿含經》裏面都是說念佛的功德、念佛的相好、念佛的智慧，這樣叫念佛。「六念」當中所謂念佛，他不一定念佛的名號，但是也通名號，這指的是念佛的光明相好。這個地方蓮池大師說，以末法來說，持名號特別、最爲的逗機，就是能夠應眾生機，不可思議。

《文殊般若經》裏面也說「眾生愚鈍，觀不能解」，他修觀不能理解啊。《觀經》裏面有十六觀，先是什麼觀？日輪觀，你看今天你就沒辦法修日輪觀，下雨啊。你要坐在那兒有日輪出來，早晨太陽剛上來，或者太陽剛剛快下山了，你看日輪很好看。如果中午你去修，怎麼觀？太陽你敢看嗎？那麼觀日輪，完了觀水觀，水觀化成琉璃，然後寶樹等等，以及觀彌陀的真身。真身就像我們唱的讚佛偈中那樣，「光中化佛無數億，化菩薩眾亦無邊」。你觀不起來呀，佛的眼睛如四大海，他的眉毛宛轉五須彌。你在那

瞎想：到底有多大？那個頭有多大？我們沒見過那麼大的龐然大物，對不對？我們這個地球都看不清楚啊，那麼大怎麼去觀？所以很難。只有執持名號才有辦法相應，念念令聲相續，自得往生。佛有如此本願，你只要念佛，執持名號，就能夠做到。《遺教經》也講「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所以你專念這一句佛號，把心注意到名號上來，你就能夠具足功德，就能夠往生。

那麼有人就說這不是很執著嗎？佛教要去執著，你一天到晚抓住這個名號不放，不是很執著嗎？眾生當然執著了，怎麼不執著，執著有好的有壞的。從般若體性來說，一切法皆空，你要是執為有，乃至如芥子許，都不可以。因為諸法空性啊！如果你要說諸法都空，那就是頑空，這也不可以。你說什麼都空了，人死如燈滅，這要不得。「寧可執有如須彌，不可執空如芥子」，兩句話相反的。然後諸法本身是空性，你一定要執著它為有，這也不符合合法性，也是不可。凡夫眾生就是心如猿猴，他沒有東西可抓，你什麼都不幹，放在那裏，他自然就執著別的了。有執著他就有追求，我們學佛人當然要去執著了，不執著你怎麼去追求，怎麼去往生呢？還是要有這麼個「執著」。

世俗人他也有執著，執著的精神支柱資糧很大。有這麼幾個故事，曾經有一個人他到外面去打工，有兩三年、三四年沒回家。他的老婆帶著他的孩子就走了，走到哪裏去都不知道。他回來一看，家裏都沒人了，問鄰居說：「我老婆孩子哪裏去了？」鄰居說：「你自己跑哪裏去了？」他說：「我打工去啊！」打來打去老婆怎麼丟了呢？怎麼辦呢？他到處去找。他說可能到城裏去了，然後就到城市去，他一邊再

打工，一邊每天寫個牌。他老婆叫什麼名字寫到那個牌牌上面，底下還寫上電話號碼。他一有空就拿個牌子在街上到處轉啊、轉啊……就這樣子，茫茫的人海當中去找，找了多久？找了十五年啊！

後來有個記者就問他說：「你一直找也沒找着啊。」他說：「沒找着我還繼續找，說不定哪一天能夠遇到，那不就被我找着了」。這是什麼？這是執著，他執著，他願意。如果是這樣想：老婆孩子都沒了，我就算了唄！自己過自己的，要麼就當和尚去。他不幹啊，他就要找，他有執著，會去追求這樣的事情，不肯放棄。

還有個更好玩的，曾經有一個人，他等待一個女人等多久？等了五十年。怎麼等的呢？他十八歲的時候，一個女孩子跟他一起玩得挺好的，他就很喜歡那個女孩子。後來因為戰亂的緣故，這個男的從北方隨着父親遷移到南方，這個女孩子的陰影始終刻在他的心裏面，沒有忘記，這就叫做「一心」，看見沒有。他始終繫在那兒，一直沒有結婚，到了六十八歲還沒有結婚，他在等那個女人的出現。但是他記憶還是停留在十八歲，那個女孩子十七歲，他停留在那麼一個美侖美奐的境界裏。

有一次《文匯報》的記者就去採訪他，問他：「你為什麼這麼老不結婚呢？」他說：「我等一個人。」問說：「你等到沒有？」他說：「沒等到。」後來這個記者也是煞費心思地幫他找，這個女的還在北方，她就嫁給北方一個人，讓這個記者找着了。記者就問她說：「你曾經認不認得這麼一個人？」那個老女人說：「嗯，有一點印象。」他說：「你不想見？」她說：「見不見也無所謂，這麼七老八十的，見

不見有什麼關係啊。」記者說：「有一個人很想見你。」然後把這個女人從北方帶到南方來。那個記者就跟那男的講說：「你不想見一個人吶？」他說：「什麼人？」「就是你等待五十年的那個人。」他說：「好啊！好啊！」

然後就找到一個地方，兩個人見面。一見面那男的說什麼話呢？見到那個女的，他記憶一直停留在十八歲，他見到那個女的說：「哎呀！你原來是一朵花，現在是個老苦瓜。」十七歲、十八歲不是一朵花嘛，現在老了，臉上疙裏疙瘩，不是變成老苦瓜了嘛！好了，他怎麼說？這下我準備結婚，找人找對象了。那老太太現在已經有孫子了，不可能再嫁給他了，所以那個男的一直等待那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出現，你說這個人執著不執著？執著啊！後來他通過記者說我要找對象——六十八歲開始找對象吶，這是執著啊！就有這麼一個力量支撐着他，去拒絕別人，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學佛人也有這種思想，我們去追求阿彌陀佛，不辭勞苦得去修啊、念啊，這就是一種執著，各自執著不同而已。只要你心態認為對的，那就好，這執著也沒有什麼不好。「執持名號」，你不能認為說那個很執著啊。對呀！沒有這樣執著，怎麼能夠成佛道，對不對？世間的人為一個人他如此執著，支撐他的形命，更何況說我們對一個信仰，了生死，這方面當然要去執著。你沒有達到這境界，就說一切都空，什麼都放下，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說執持名號能夠達到一心的境界。

那麼為什麼要執持名號一日至七日呢？《觀經》也好，《無量壽經》也好，都講說是一念或者十念

往生，爲什麼這裏是七日，不講八日，也不講六日呢？這個在清朝續法大師的《彌陀經略註》裏是這麼講的：這個地方講的七日是指第七識。因爲從唯識來說，第七識執一切法爲我，無非是「治七支惡」，制惡的緣故。「攝七情」，我們不是有七情六欲嗎？好比初果也要「斷七生」，佛教裏面七的事情很多，但是其它的經典所謂的克期取證，時間也不一定相同的，七日無非是講克念期限，克期取證。

我們爲什麼打佛七呀？有兩種意思，一個是把我們的私心雜念打下去，通過這麼短暫的幾天時間來克期取證的緣故。《大集經》裏面講七七七，《般若經》裏面般若三昧九十天，《觀經》裏面講說十念，大本也講十念或者一念，《法華經》也講一念，這都是說克期取證的時間不同而已。

然後我們看「一心不亂」，什麼樣才是「一心不亂」這是關鍵。「善根因緣」、「執持名號」我們也知道了，應該如是去做。對於「一心不亂」，各自解釋不同。

窺基大師的《阿彌陀經通贊疏》中說「專注無散，用意念佛」，叫做「一心不亂」。就是說你專注在這佛號上面，很用心地去念佛，就是一心不亂，這是一種說法。

《阿彌陀經疏鈔》中，蓮池大師講「執持之極，專注正境」，這叫「一心」。「執持之極」就是上面講的執持，我守住了，領受守住。然後「專注正境」，我專注這個正境，叫「一心」。「不生妄念，專注不忘」，專注在那裏不產生妄念，叫「不亂」。這就叫做「一心不亂」。

《無量壽經》說的「一向專念」，也是所謂的「一心不亂」。玄奘大師翻譯的《稱讚淨土佛攝受經》

叫「繫念不亂」，他不叫「一心不亂」，叫「繫念不亂」，心繫念在佛號上面，不產生雜亂。

這裏講「一心不亂」，什麼樣才算是「一心」，什麼樣才是「不亂」呢？《圓中鈔》和《疏鈔》都有「事一心」和「理一心」的區別。達到事一心是事不亂，理一心是理不亂。也就像前面所講的憶念，念念相續無有二念，信和願非常地堅固，我就是這麼念，也沒有產生什麼智慧，也沒有斷除煩惱，只是憶念。聞佛的名號常憶常念，常常記住佛的名號，常常在念佛，以這樣的心來緣這句佛的名號。「字字分明，前句後句，相續不斷，行住坐臥，唯此一念」。一切時都這麼一念，沒有二念，完全在念佛，不為其它一些雜亂的事情所擾亂，這樣叫做「事一心」。事一心只是一種信的力量，但是沒見道，也沒斷煩惱，或許念得很好，能夠把煩惱伏下去，他沒破妄，還沒有智慧，這叫「事一心」。就是說你記住了就念，一句一句很清楚地念佛。

「理一心」當然境界就高了，他叫「獲自本心」，獲得自己的本心。了知能念、所念沒有兩樣，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沒有兩樣，只有一心。這樣唯是一心，純是屬於理觀，不是事相，觀立成就。能念、所念通過念佛達到這種境界，產生智慧了，理觀成就。明理一心，這是屬於慧門所攝，當然裏面也包含了定。也就是說能念的佛是理解為本覺的理，能念的佛就是我們眾生本覺的理，能念的心為始覺的智，理和智合一了，這叫「理一心」。聽懂嗎？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本覺的理，本覺的理本身沒開發出來，怎麼辦呢？通過念佛，能念的心為始覺的智，這樣「始本合一」，聞佛的名號，不但憶念，而且反觀自己

的自心。

這樣就慢慢地，所有念佛都會歸到我們自心上來，這樣就是能念的心以外沒有佛爲我所念，那不就念自己的心嗎？我們心在念佛啊，能念的心外「無有佛爲我所念」，就沒有心和佛的對立了。那麼所念佛以外「無有心能念於佛」，也就是說佛外沒有心，心外沒有佛，這樣兩者合一。你要說它有吧，心佛不二，了不可得，心也了不可得、佛也了不可得，因爲理具的心不可得；你說它沒有吧，心心不昧，佛佛歷歷分明，一句一句佛很清楚地念，你不能說它沒有。說它有不可得，能念的心不可得，所念的佛也不可得，爲什麼呢？都在我自心當中所具足的，這叫「理一心」。所以我們要時常會歸到這個理上來，念能念的佛，就是我的心在念。念阿彌陀佛就是我心在念阿彌陀佛啊，這阿彌陀佛就在我自心當中念出來的，然後我又會歸到我的自心上來，這就叫「心佛不二」，這就會歸到「心佛不二」。

所以《觀經》裏面說「心想佛時」，怎麼樣？就是我們通常講的「是心作佛」。《疏鈔》中說：「今謂此經一心持名，繇此一心，終當作佛。」我一心持名，由這一心在持名，終當作佛。從事上說，我持這個名號往生，就得不退轉，終當作佛；從理上說，一心全體就是佛，這一心當中，心本身就是佛，從而顯現這心佛兩者。如何來理解呢？我們靜下心來念佛，能夠感得他方的應佛。

念佛通常會見到佛，憶佛、念佛畢竟當來要見佛的，乃至往生的時候有佛出現，那是爲什麼？我們心淨感得他方的應身佛出現，這樣「是心作佛」。這是從外而言，借外面的境而顯現我們內心的佛，這

是心淨而感佛。第二種，我們能夠念到「三昧能成己之果佛」。通過念佛而顯發我們自己果地具足的，跟佛一樣的本性彌陀，這樣「是心作佛」。由因感果，念佛而感得果，就是說這一念心就能夠作佛，沒有心外而去求佛。參禪也是爲這個，「見性成佛」嘛。如何見性，這個性是什麼呢？從心入手，心明了，性就顯；性顯了，見性就能成佛。

下面有個偈子：「參禪本爲超生死，念佛亦因脫死生；但向一邊挨得入，兩條門路不多爭。」參禪本爲幹什麼？「超生死」，是爲了了生死的。念佛呢？「脫死生」、「超生死」都是一樣的，都是爲了了生死。持咒幹嘛？也是了生死，你不了生死持咒幹嘛？你想再轉世當活佛，當活佛也是度眾生，度眾生幹嘛呢？了生死啊！一樣都是爲這個，一切一切都是不能離開這一個，都是爲了了生死！怎麼才能了生死啊？明心才是了生死。「但向一邊挨得入，兩條門路不多爭」，無論你是參禪也好、念佛也好、持咒也好，有一條路你能夠進去——「挨得入」，哪都一樣，不要去分高低。你肯去修，哪一條都是一樣的，法門不分高低，做什麼都不能離開這個。

《疏鈔》說：「念念念佛，無有雜念，名爲一心。」念念我都遠離雜念，如是一心念佛，沒有二心，不做別的事情了，這樣就叫做「一心不亂」。無論什麼事情來，都擾亂不了你。如果說你做做這個，又做做那個，這樣不是一心，分心而三昧難成啊！

念佛的人一方面要相信自力，二要相信他力，即彌陀本願的力量，這樣二者合一。就好像坐在大船

上，加上有風，快啊，就很平安地到達。我們自己的自心、自力、念力就像船，我們本性具足的佛性彌陀就像船上的帆，然後有佛的願力攝持如風。船拉上帆，然後又有風，很快就把你送過去了，平安地到達，這麼一個持名的功德所在。

在《圓中鈔》裏面，將持名念佛與觀想念佛相比較，分一下優劣。當然，你善根觀想實相是快呀，一下就切入到理上去了，不要通過事然後到理。廬山的慧遠大師他是實相念佛，從理觀入手。但是觀想念佛下根的人就觀不了啊，所以這裏有五種比較。

第一個，是名實不同。「名」是佛的名號，「實」是佛的身，你要觀佛身。我們看《觀無量壽經》觀佛真身是怎麼觀的：「次當更觀無量壽佛身相光明，阿難當知」，無量壽佛的身體應該怎麼樣呢？「無量壽佛身如百千萬億夜摩天，閻浮檀金色」，佛的身高有多高呢？你去算吧，佛的身高不是一米八、不是一米九，是「六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由旬」，多大，你怎麼看嘛！「眉間白毫，右旋宛轉，如五須彌山」，我們須彌山沒看見過，你看喜瑪拉雅山好了，五座喜瑪拉雅山，但是須彌山比它要高得多了。「佛睛清淨如四大海水」，四大海我們沒見過，東海、黃海、渤海見到了吧，那有多大！你們去過青海，青海湖那麼大了，青海湖到那裏看也沒有邊際的。

我特意去看青海湖，那麼大！我去青海只是一天而已，那是九九年，十五天逛了七個省，快不快？但是跟《無量壽經》裏面講的「一食頃」相比，還是他更快呀！大家都說跟我出門實在是倒黴，要趕呐、

趕呐……是不是這樣？所以說我現在最好自己一個人出門比較好。你不趕，十五天怎麼轉七個省呢？我看一下塔爾寺，然後去看一下青海湖，半天搞定，第二天走人了。上午到那裏去，下午去看塔爾寺、青海湖，然後第二天早晨天沒亮就搭車走人了。這樣就完了，這麼快。總之四大海很大呀！

然後佛的毛孔，「身諸毛孔，演出光明，如須彌山」，然後「彼佛圓光，如百億三千大千世界」，光當中又「有百萬億那由他恆河沙化佛」，然後底下如何這般……你說你修觀怎麼去觀佛身？就難啊！所以說名實不同，執持名號簡單啊，你觀佛怎麼去觀呢？

第二、緩急不同。「緩」就是慢一點，「急」是快一點。觀相是緩，持名是急，為什麼這樣呢？持名隨時到哪裏都可以，你蹲廁所也可以念。觀相就困難了，你要有一個相擺在那裏，要作意把心收回來，然後作意去觀想。修日輪觀你要看看太陽，然後才開始觀，要有一個境現。

第三、難易不同。觀相，凡夫很難；持名，凡聖皆得。所以說觀相一般人是觀不了，很難呐。

第四、純閑不同。「純閑」就是說觀相必須要有空閑的時間，你坐下來才能觀，你一邊做事一邊聊天怎麼能觀？有人找你講話，然後你在那裏觀想，觀不起來啊。念佛就可以：「嗯……嗯……好……嗯……啊，你說什麼？」可以這樣啊，念佛可以，這個觀相很難。

第五、攝機不同。觀相是必須善根人，持名則不簡擇，什麼人都可以持名。

《圓中鈔》裏面有這五種不同，通過簡擇告訴我們應好好地持名。但是不要看這個持名太簡單了，

也不要看成太複雜了，佛告訴我們本來就是很簡單啊。

有一個哲學家，找了一個數學家和一個物理學家，然後再找一個小孩子，什麼家也不是。這個哲學家就找一個很暗的房間，然後跟他們講說：你們三個人以最快的速度來佈置這個房間，要佈置得很好、很莊嚴，全部佈滿了，然後讓你能在這裏面很高興，有沒有辦法呢？那物理學家想說：這門要放在哪個地方有磁場，這個光線要怎麼合理，然後我要擺什麼樣，這門怎麼放這個力的作用比較合理——他這要去規劃。數學家來了，他拿尺子比一下高度多高，長度多長，然後我要擺什麼東西，這裏面才比較好——如此這般佈置。那個小孩子呢，他什麼也沒有，就拿個蠟燭一點，哇，滿屋子都裝滿了，亮了，然後一個人在那兒唱歌啊、跳啊，多好啊、多美啊！

這告訴我們什麼？很簡單吶，點個蠟燭他就高興了。然後數學家，你看這數字多麼麻煩的事情，物理學家對物的一些道理的研究，就沒那麼簡單。這不是法藏法師告訴我們嗎，爬過這個桌子，越過那張桌子，然後密碼鎖打開，是不是？用不着那樣。

執持名號就這麼簡單的事情，大家通常會信不過，太簡單人家就信不過了，是不是——有這麼簡單的事情嗎？我常常會收到寄來的一封信，他說你什麼六合彩得獎了，號碼一刮二等獎，要麼一等獎。我一看一等獎四十五萬，二等獎十六萬，這樣的事情。有那麼簡單的事情嗎？這個是沒那麼簡單的，莫名其妙你就得獎啦？完全是騙人的，這是騙人的事情。

在世間因為這麼簡單是騙人的，所以對執持名號也認為說：有這麼簡單嗎？這是我們以世智辯聰來推算，這麼簡單的事情就信不過，所以說難信，不能以世間的事情來說的。這裏佛已經告訴我們，不是少善根福德因緣的人能夠相信能夠念佛往生。換一句話說，你能够相信執持名號就是多善根福德因緣。那看大家要多善根福德因緣，還是要少善根福德因緣了。因人而異，個人的理解不同，他想象得就不一樣。法住法位，你覺得合理就對。

我有想到一個故事。六七十年代有知青上山下鄉，讀完初中或者高中，通常高中畢業就要怎麼樣？你們上山下鄉過沒有，沒趕上那個年代吧？歲數大的知道。那麼有一個人他是高中讀完了，本來想去考大學，可是那時候沒大學可考了。然後他研究哲學的，那時候號召去農村，農村廣闊的天地大有作為啊，是不是？跟農民學習大有作為，這麼提倡的。可是他拿本書到田裏面沒有作為啊，怎麼弄他也作為不出來。他研究黑格爾的哲學，整天看啊看啊。人家說：「你看黑格爾還不如種黑木耳來的實在啊！」。他想想：也對，但是我對真理的追求不能放棄——知識分子通常會鑽牛角尖，他就始終這樣書呆子，等了好久也找不到對象。後來總算在農村找了一個女孩子，這個女孩子小學沒畢業。他說不錯啦，有人看上他就不錯了，他自己也心滿意足，這樣兩個人就成親了。

成親了以後，後來政策落實了，他重新去考大學，年齡已經很大了，結婚完了去考大學去了。考上大學後來又讀了研究生，研究生完了以後到學校裏面去任教，慢慢就取了碩士、博士，又當教授啦，這

樣心態就慢慢開始轉變了。他那個老婆原來是農民，也跟他老公到城裏去了，住在城裏。久而久之他老公身份就提高了，提高了以後他就覺得說：哎呀！這老婆，教授級的老婆沒文化，太沒面子了吧！有時候人家帶着夫人出去「應供」，有人請吃飯他要去呀，通常要帶人去。他老婆沒什麼文化，人家講一些科學啊、專題討論的事情，他老婆一句話也講不來，他覺得很沒有面子。怎麼辦呢？慢慢地就跟他老婆疏遠，原來他兩個很好啊。

有一天，他就提出來說：「我們離婚吧！我是教授，娶你個沒文化的老婆實在是沒有面子。」他老婆就想不通啊，她說：「原來你在鄉下的時候那樣子，找不到人，然後我跟上你，你是如此這般所謂的愛我，現在你又提出來跟我離婚……」就想不通，這樣子。

有一天，他老公當教授上課去了，他寫了很多論文留在家裏，文稿放在桌子上，一隻貓跑上去了，把文稿搞得亂七八糟，貓跑下來把稿件帶到地下，地下有個小狗把它咬得個稀巴爛。然後他老婆很緊張：怎麼辦呢？還沒離婚，現在把他這個教授寫的很有名的論文糟蹋了，怎麼辦呢？她很害怕，然後一張一張貼，一張一張把它貼上補上，這樣子很用心地做，做完了那老公就回來了。她就拿着那個稿件：「哎呀，實在是很抱歉，都是我不小心，貓跑上去把你的論文搞成這個樣子，我總算補上了，如果說你不滿意的話我幫你抄一遍。」她畢竟讀過小學，能幫他抄。他老公怎麼說呢？你們誰也想不到，他說：「那是草稿，我不要的啦！」

哎呀，這下他老婆開悟了，開悟什麼？她老公又上課去了，然後他老婆就寫個紙條放在那裏，她說：「我實在是配做你教授的夫人，你的稿子是不要的廢紙，我都看不懂，我憑什麼做你的太太呢？我是心甘情願離開你！」他回來一看這個紙條：哇，這樣子！好不好啊？他怎麼想？他應該怎麼想？是不是真滿他的願呢？沒有啦！他想現在博士多得很吶，只有我老婆這麼尊重我的學術，這樣子補啊、修啊，花那麼多的時間去修。如果說我提出了離婚，這又不是她故意的，貓給你弄壞了、狗給你咬了，那能怨她嗎，對不對？她給它補上，然後走了。他說這老婆實在太偉大了，趕緊拿着紙條去追，把他老婆追回來。這是說明什麼？這個心圓滿了，一切都圓滿了，心態的問題。

所以說你念佛，你不要以為說：哎呀！我太沒出息啦，我怎麼只念念佛呢，觀相也不會，實相也不會，只是執持名號，那我跟老太婆不是一樣嗎？就這麼善巧方便的一個法門告訴我們，你不要把它小看了，看的太簡單，一句佛號一生可以成辦。你心這麼想好了，一切都沒有問題。你心擺不正，認為太沒出息了，就跟剛才這個人一樣，他覺得我是教授，我怎麼娶這麼一個老婆呢？就好像說我這麼了不起、有智慧的人，大學畢業，我怎麼去念佛呢？跟他一樣。到時間反過頭來你覺得還是念佛有道理，你跟他一樣，還是覺得娶他老婆有道理，對不對？所以說你心態要調整對。修別的你修不了，老老實實你就念佛，三根普被，一定往生，沒有問題啊！

我們幫大家理解福德因緣，以及執持名號、克期取證、一心不亂這樣的事，這樣臨終彌陀會來接引

我們。彌陀接引這也有經可證，《圓通章》裏面說：「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那麼四十八願裏面的二十願、十九願、十八願，就是說念佛可以往生、佛來接引的事情，這三願很重要，大家都很熟悉，佛一定會來接引的，所以說念佛往生呢，是「如是因，如是果」。《觀經》十念、《大本》一念都可以往生，臨終就會有「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那麼這樣有佛護念的緣故，心自然不顛倒，能往生極樂世界有這樣的好處，所以我們應該念佛。

解：菩提正道名善根，即親因。種種助道施戒禪等名福德，即助緣。聲聞、獨覺菩提善根少，人天有漏福業福德少，皆不可生淨土。唯以信願執持名號，則一一聲悉具多善根福德。散心稱名，福善亦不可量，況一心不亂哉？

我們現在看《要解》。「菩提正道名善根，即親因。」什麼叫做善根呢？我們剛才引「五菩提」，菩提才是真正的善根，能夠發這樣的心才稱為善根。我們有沒有善根，善根因緣如何顯發呀？有人就沒有善根，他無論怎麼聽，聽了八百回，就是發不了心、信不了佛，沒有信仰，為什麼？沒有菩提的種子，善根沒有。那麼這善根是親因。「種種助道施戒禪等名福德，即助緣。」福德因緣的福德，就是「助道」。「施戒禪」就是六度，也就是福德，這是助緣。

「聲聞、獨覺菩提善根少」，他們善根很少，沒有菩提心，所以說他善根少。「人天有漏福業福德少」，這些都少，皆不可以求生淨土，他沒有辦法。「唯以信願執持名號，則一一聲悉具多善根福德。」

就是說執持名號這麼一句就能夠怎麼樣呢？具足福德善根，就是多善根福德。「散心稱名，福善亦不可量，況一心不亂哉？」「一心不亂」有理或者事等。「散心稱名」我們剛才引了，《般若經》裏面也這麼講，散心念佛具足無量的功德。

解：故使感應道交，文成印壞。彌陀聖衆，不來而來，親垂接引。行人心識，不往而往，托質寶蓮也。

「故使感應道交，文成印壞。」「文成印壞」，就是說印那個文，印完了那個印就沒有用了，這個意思。

「彌陀聖衆，不來而來」這是屬於從眞如，從本性具足，性具上講。「不來而來」——如來如來，不來而來，這是說從他的眞如門而講。「親垂接引」，這是說明隨緣而現，佛不是到處跑的。我們會覺得佛也來不贏的呀，十方佛土都念佛，佛都要去接引，來得及嗎？就像月亮一樣，底下有水的地方月亮自然會影現，月亮有沒有來到水裏呢？沒有啊，影現而已，所以說佛有不可思議的神通——「不來而來，親垂接引」。

「行人心識，不往而往」，我們的心識不去而去，從本質說「不往」，我們本身去哪裏？心性如如不動，跟佛的眞如是一樣的，往哪裏去？沒有往「而往」，不可思議的影現叫「往」，影像的現有往生。「托質寶蓮也」，會如幻地現起寶蓮華座，讓你坐在上面。

解：善男女者，不論出家在家，貴賤老少，六趣四生。但聞佛名，即多劫善根成熟，五逆十惡皆名善也。

「善男女者」，這是說能夠執持的人，「不論在家出家，貴賤老少，六趣四生」，他不簡擇到底是什麼人，

善男、善女，不論是在家也好、出家也好。所以說沒條件沒辦法出家的人，不要硬擠着要去出家，也不需要，你只要有心念佛也能夠往生，不是說一定要出家。幾年前福鼎好像來了一個什麼法師，來講《阿彌陀經》，說非要出家才能夠往生，弄得很多老太太苦惱不堪。「我們這麼老到哪裏去出家啊？誰給我們剃頭啊？」她問我。我說：「誰說的？」她說：「某法師說的。」我說：「那你去問他。」我看裏面是沒有這麼講的，經典裏面沒有這樣，對不對？三輩往生嘛！上輩往生是怎麼樣？出家離欲，行作沙門，這個我們講《觀經》、《無量壽經》才有辦法講。

那麼說在家人能不能上品往生呢？上輩上品往生有沒有辦法？那麼為什麼要出家離欲，形作沙門才能上輩往生呢？《觀經》裏的韋提希作證，韋提希是在家人、是婦女呀，她是上品往生啊，怎麼不可以？也可以上品往生，對不對？她求出離心很切，當生就證得無生法忍，證無生法忍還不是上品？她可以上品往生！你不能說上輩往生要出家、要斷欲，我們在家的沒有斷欲。在家也可以斷欲，受五戒，五戒裏面有不邪淫。這樣就可以了，心出家了也可以上品，沒有一定說在家不能夠上品往生。

沒有條件出家的，尤其女眾。我不能罵女眾，我罵女眾明天就被人家拉下去了！台灣的法師可以啊，「女眾是地獄」啊，如何這般。哎！女眾高興聽，一撥一撥來聽。比丘尼越罵她越願意聽，聽得歡喜。出家男眾你罵他他會來才怪呢，他就不會來了。女眾她喜歡，罵她高興，沒人講這麼難聽的話，終於有人講出來，她高興：哎呀，好啊！他到哪裏就追到哪裏，而且還專門請到她廟裏去罵。有這樣啊，是不是？

總的來說，女眾出家是有點困難啦，守戒也是很難的。為什麼？女眾出家人睡覺，必須要兩個人同一個房間，而且要伸手相及。就是說兩個床鋪，你手伸出來我手伸過去，兩人挨着才可以。男眾可以一個人睡覺，一個人一個房間，女眾出了家不能一個人一個房間的。女居士可以，居士在家一個人一個房間可以，出了家就不能了，要兩個人。兩個人合不來，合不來也不行，一個人住犯戒。然後你出門一個人不行，非得兩個人一起走。到哪裏去都要兩個人，一個人出門都犯獨行戒，罪還不輕，犯的戒不輕啊！

所以說在座居士修行，你目的幹嘛呢？了生死，往生就好，為什麼一定要出家去呢？在家修行往生更好啊，也可以上輩往生，對不對？你說我這麼老了還能上輩往生嗎？誰說老了不能上輩往生啊？經裏面沒有說老的不能，沒這麼講啊。只要你具足信願，持名念佛，就能夠往生。不論在家出家，貴賤老少，不分老少、年輕，都可以。你說我出身很高貴，他說我這普通老百姓貧賤，沒有這麼分別的。

「六趣四生」，「六趣」就是三惡趣和三善趣，以及胎、卵、濕、化「四生」。「但聞佛名，即多劫善根成熟」，你能夠聽到佛名，說明說善根因緣成熟了。所以你生到邊地的地方，你都聞不到佛名！

我九五年有一次去安徽皖北的一個地方，那個地方好幾十裏路看不到一個寺廟，我們去看那個地方。安徽人到我們這邊要飯的很多，我說這安徽有這麼窮嗎？去看看。皖北那地方它真是鹽鹼地，是平原但是經常水災。我說平原怎麼會發水災呢？山上會有洪水，水一下就排到山下去了，平原上那水一直排不出去就漲起來了，就會發水災。那個地方真是很窮，那裏他不知道佛法。我們去，他說：「你是什麼民

族的呀？」然後我們跟他講我們是信佛的，他就慢慢知道了。

然後去一個孤寡老太太家，她家裏有個很破爛的觀音菩薩像供在那桌子上，我說：「奇怪啊，這個地方一點佛法都沒有，你怎麼有觀音菩薩像呢？」她問我說：「你怎麼也知道觀音菩薩呀？」我說：「我專門念觀音菩薩。」她說：「你怎麼知道念觀音菩薩呢？」我問說：「你怎麼知道的呢？」她說她爺爺、奶奶告訴她念觀音菩薩。那個地方沒有什麼佛法，我們當和尚念觀音菩薩她都不知道，她還問我「你怎麼會知道？」。所以說我們今天能夠聽到聞到佛的名，都是什麼呢？善根因緣成熟啊！

「五逆十惡皆名善也」，五逆十惡能夠聽到佛名，都叫做善，有善知識，這就是善根福德因緣，彌陀的名號不可思議！

解：阿彌陀佛是萬德洪名，以名召德（圓極語），罄無不盡。故即以執持名號爲正行，不必更涉觀想、參究等行。至簡易，至直捷也。

下面是說所持的佛名：「阿彌陀佛是萬德洪名，以名召德，罄無不盡。」彌陀的名號功德我們通常叫「萬德洪名」，也就是說所有一切德都含在這彌陀的名號當中，這是「萬德洪名」。以持此名就能夠召顯一切德，顯彼佛的功德。同時眾生念佛者，自己的功德也能夠顯發出來，這樣就「罄無不盡」。「罄」就是完美、完全，「罄」跟「盡」，其實這兩個字意思差不多。有一個成語不是叫「罄竹難書」嘛，就是說很多的意思。這個成語出在唐朝，敘述隋煬帝，說他的罪過很多，列了十條罪狀，所以說他「罄竹難書」，是這麼來的。「罄」

就是所有都包括，都寫不完。這個地方說「罄無不盡」，就是說所有一切完全都包含在內，沒有不盡。

「故即以執持名號爲正行」，這也是根據善導大師所講的一切正行當中以持名爲正行。由於持名是正行，所以就「不必更涉觀想、參究」了，這是普被三根，下根人也能夠做，不需要去觀想、觀像、實相、參究，都不要。正因爲是如是，所以「至簡易，至直捷也」，這樣非常地容易，非常地快速。

解：聞而信，信而願，乃肯執持。不信、不願，與不聞等，雖爲遠因，不名聞慧。執持則念念憶佛名號，故是思慧，然有事持、理持（可訂久訛）。

「聞而信，信而願，乃肯執持」，之所以說能夠執持名號，是因爲聞到彌陀的功德而生信，信而發願，這樣才能夠肯去執持，也就是由信而發願，而執持。換句話說，之所以能夠執持名號，是因爲聽聞如此功德而生信，而發願，就能夠執持名號。

「不信、不願，與不聞等」，你不相信，聽了聞了以後不相信也不發願往生，這跟沒聽一樣。「與不聞等」，這個「等」就是說跟不聽一樣，差不多。那我們在座這麼多人也叫聽訥，聽歸聽，聽完了呢？該幹嘛幹嘛。該持咒的持咒，該參究的參究，該做什麼做什麼。該念佛的還是念佛，不念佛的還是不念佛，是不是這樣？不能說「與不聞等」，多少會有一點善根因緣吧。

說你不相信，很多人說多少我也相信彌陀的極樂世界，相信彌陀的本願功德，我也願意往生，但不一定執持名號，我持別的不行嗎？也是一樣啊。有人說念《大悲咒》也可以往生啊。《大悲心陀羅尼經》

裏面講：如果持誦大悲神咒，若不往生諸佛國者，不取正覺。觀音菩薩是正法明如來，他已經成佛了，所以也可以啊。那就像考大學一樣，本來是高中應屆考大學，那麼同等的學歷你能考上，即使是初中生也可以，現在考大學都行啊，七老八十的也可以考。七十多歲了還考大學，我說考了幹嘛，讀的那麼辛苦。他說活到老學到老啊。我們想說你這麼老了好好好地歇着唄，然後他還幹。個人的願力不同，你持咒也好，念別的菩薩的名號也好，隨個人的願。這裏強調是這樣（信願持名）。

「雖爲遠因，不名聞慧。」《要解》這裏講說你不信、不願，跟不聞差不多，雖然叫做「遠因」，「遠因」就像「若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一樣，什麼叫「成」？就是佛在世有一個老者，多少劫？八十億劫過去這麼久遠，他曾經念「南無佛」，現在他跑來出家了，這是所謂的「遠因」。「不名聞慧」，如果說你聽了能夠生信，生起喜悅之心，然後發願往生，這就叫產生聞慧。

「執持則念念憶佛名號」，執持就是念念都憶念佛的名號。「故是思慧」，叫做思慧。據蓮池大師也是如是說，要有聞慧、有思慧。「然有事持、理持」，這裏面事持、理持又出來了，那麼我們看那個《即心念佛》裏面的引文，也就是《要解》當中這裏的文。有事持、理持之不同，也就是說聞而思、思而修，下面持就是修，修有事和理的不同。

解：事持者，信有西方阿彌陀佛，而未達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但以決志願求生故，如子憶母，無時暫忘。

「事持者」，什麼叫事持呢？「信有西方阿彌陀佛」，就是相信西方十萬億佛土以外有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今現在說法，西方有阿彌陀佛。「而未達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這是理，這個心就能夠作佛，這個心就是佛，這樣通常也就叫做「理具事造」，這個大家都聽過了。「理具事造」都不出我們這一念心，沒有出我們這一念心以外，但是我們還沒明這個理。也就是說還不能夠了達「他佛全是自心，自心全是他佛」，「自心」和「他佛」兩者一樣，「彌陀即是我心，我心即是彌陀」。

這個概念大家要搞清楚，彌陀怎麼有個我心，我心就是彌陀呢？當然肯定有一尊彌陀，在十萬億佛土成佛了，從事上說真是有一尊佛在那成佛，在那度化眾生、成就眾生。那麼說自心就是佛，跟彌陀完全一樣，這只是我們理具的是一樣的。就像《華嚴》裏面所講說「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跟佛沒有兩樣，跟十方諸佛沒有兩樣，也就是說彌陀也是如是，我們眾生也是如是，只是我們沒有顯發而已。十萬億佛土外阿彌陀佛已經成佛了，我們的心具足的自性功德，跟彌陀的本心、依正莊嚴、無量光、無量壽完全是一樣，只是我們沒顯發出來而已。

現在叫我們會歸於自性，不要去心外求法，就是佛的本心其實跟我們的內心完全是一樣的。但是那個佛還是依然有的，不是說彌陀在我心當中了，心外就沒有彌陀了。有彌陀，成佛十劫，他的應身在極樂世界。我們的內心跟十方諸佛體同，這個理是如此，我們這個覺性一樣，也就通途所講的佛性完全是一樣的。我們現在去開發，會歸於自己的內心當中，跟他佛、跟彌陀這個功德是一樣的，這就叫我們當

下要去承擔，就是禪宗所講的你當下就要承擔，你是佛，就這麼一個道理。

我們承擔不了怎麼辦呢？所以要事持。你想十萬億佛土外有阿彌陀佛，你持他的名號就是事持，你通過「事」要達到「理」。「理具」把它顯發出來，就是更快一點，更快捷。彌陀即是我的心，也就說彌陀那個正報、依報的莊嚴，跟我心中所具足的正報、依報莊嚴完全是一樣的，這樣才說「彌陀即是我心，我心即是彌陀」，我心裏面所具足的跟彌陀完全是一樣，這樣去理解。不是說彌陀又跑到我心來了，那麼心外到底有沒有彌陀呢？這樣的理解會產生懷疑。

所以說「未達」，還沒有達到「是心作佛」，這是《觀經》裏面講的，這個心就能作佛，那麼這叫事造的佛；「是心是佛」，是理具的佛。上一句「是心作佛」是事造，事造就是通過念佛往生一生補處，就能夠跟彌陀一樣，通過修行而能夠達到成佛，叫作「事造」。下一句「是心是佛」是說本來就是具足的，跟佛一樣的，這是「理具」。

「但以決志願求生故」，也就是說我們像泰山、須彌山一樣，以如如不動搖的心，「決志」，我決定要「願求往生」。所以「如子憶母，無時暫忘」，沒有一個時間忘記，時時念着。「如子憶母」還不如「如母憶子」的心切，對不對？我們這些孩子都遠離母親的懷抱，可是我們想母親的時間有多少呢？偶爾也想，逢年過節啦，「每逢佳節倍思親」，想一想。其實母親時時在想我們，是不是這樣？不信問問你母親，她沒有一刻忘記她的兒子，出家了她也在想。

彌陀時時在想我們，我們通常說我們念彌陀，其實是彌陀在念眾生、念我們啊！不是彌陀念彌陀。當然彌陀念彌陀也對，我們也是「彌陀」呀，可我們這「彌陀」沒有用啊，「傻彌陀」，對不對？沒顯發出來呀，彌陀不傻，但是我們傻，是吧？彌陀念眾生！然後你完全會歸於自心，所謂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沒有兩樣，那就是彌陀念彌陀了，就是念我們的自心而已，把信心、自性開發出來，是這樣子。

那麼這個地方說「如子憶母」的懇切，小孩子很小，整天在母親身邊，突然間有一天母親離開了，這樣恐怕會「如子憶母」，想母親回沒回來啊，一直左看右看。長大了他就無所謂，你愛去哪去哪，哎呀，嘮叨、嘮嗦，你出去幾天更好，沒人管，是不是這樣？會這樣子。所以換個角度說「如母憶子」，怎麼樣？母親憶念孩子。

為什麼不「如父憶子」呢？男人剛強，對吧？他不想都放在心裏面，他沒有那麼懇切。女人她就會非常地至誠懇切，她想兒子的時候會怎麼樣呢？會淚汪汪地在那兒左看右看，會這樣子，對吧？我們不能說女人是地獄，女人是什麼？一切女子是我母啊，一切女人都是我的母親！這樣你悲心就擴展了，不要把女人看得那麼恐怖，對不對？

這個世界如果沒有女人就沒這麼好了，為什麼？那些工人要死要活地幹活，他就是爲了老婆、孩子嘛。如果沒有老婆、孩子，沒有女人，就沒人幹吶，我們的房子就沒人建。我告訴你，你叫我們去幹我們願意幹嗎？我們沒有老婆，一點點活都不願意幹，為什麼？沒有老婆、孩子，他愛幹嘛幹嘛去，到

哪兒都有飯吃。他們有老婆、孩子，所以他就拼命幹，髒活、累活、粗活才有人幹。所以說這個世界如果沒有女人，就沒有吸引力了，有女人才好，怎麼女人會不好呢？正因為有女人才有六趣、才有四生，這個世界才熱鬧，才有人投胎，如果沒有女人到哪投胎去呀？不要把她看成那麼恐怖。

我們看《華嚴經》，從菩薩的悲願出發，所有的眾生都與我們互為眷屬，過去世就是我們的母親，真是如是！所以不要看成那麼恐怖，對女人也不要產生那麼惱怒，要不然你怎麼度眾生呢，你怎麼去度她，對不對？從現在來講，來廟裏的都是女居士，男居士有幾個？後面坐的男居士有幾個？你們回頭看看嘛。逢年過節搞衛生，幫我們擦這個、擦那個是什麼居士？女的好啊，是吧？不要搞得那麼恐怖，那就不好了。這個地方說「如子憶母」，我們應該理解為「如母憶子」。佛想我們解脫，想我們去那裏，他更懇切，沒有暫忘，那麼這是「事」。

解：理持者，信西方阿彌陀佛，是我心具，是我心造。即以自心所具所造洪名，為繫心之境，令不暫忘也（仍不廢事）。

「理」呢？「理持者，信西方阿彌陀佛，是我心具，是我心造」，這叫理具。我們本身所具足的西方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跟彌陀的無量光壽完全具足。天台裏面有「理具心造」，「造」就是顯現、開發出來了，通過修行而顯發出來叫做「心造」，你不造怎麼顯得出來啊？「性德有功，修德方顯」，你要去修，這個德才能夠顯發出來。這裏說西方阿彌陀佛是我心所具足，不能理解為阿彌陀佛跑到我心裏來，

是指我們內心所具足的體性跟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完全是一樣的，也有如此之功德，所以我們通過修行就能夠顯發出來，說「是我心造」。

當然，這個理不能離開事，理由事而成，不通過事這理無法顯現。我們要一點一點的，很笨拙的開始記數啊、定功課啊，也都如是。我過去常常不定功課，我說何必弄一個數字卡在那裏，很辛苦，後來定一下功課，覺得以前念得實在是太少了。現在定一個功課在那裏，拼命念還完不成。所以說過去那就是散亂心太多了，認為自己記得就念，最後卻沒念幾句，是不是這樣？要從很笨拙的開始，由事而入理。

「即以自心所具所造，洪名爲繫心之境」，本來是具足的，我們自心所具和所造，都是我們的內心。然後「洪名」，爲什麼要拿這個名號來作爲執持呢？「繫心之境」，心太散太亂了，所以要把心集中在名號上面，「令不暫忘也」。也就是說理不離開事，理不廢事，還是要繫心在境上，然後去顯理。以心緣這個境，「境」就指的彌陀的名號，也就是繫住。

久而久之，「悟境卽是心，全心就是境」，心裏就是彌陀啊，這名號從哪裏起？從我內心起來，內心起來而念，念的是誰？是我心在念，念的名號又從我心起來，這裏就沒有兩個了，所以「全心卽境，心境一如」，這樣就是達到「能所不二」了，這樣理解了吧？佛號不是從我們的心冉冉生起的嗎？我們覺得又有一個心去念這個佛號，有兩個心不是？現在你會歸到理上去說：我能念的心和所念的這句佛號沒有兩樣，我心起來念，然後又會歸到我自心上來，這樣叫「理」。

我們從事修，一句一句，句句分明、了了分明這樣念，就能夠明白能所兩者雙亡。把心靜下來，就好像禪修一樣，坐在那裏提起疑情參話頭。你認為說我在那裏，我能觀的心去參這個公案、這個話頭，就有兩個了，能和所。禪宗說你起第一念是清淨的，第二念就分別了，有能所，就落入差別了，就有分別，就是屬於妄念，所以必須要會歸能所雙亡。

那麼就從笨拙開始，從事修開始，所以不廢事，「令不暫忘」。這是說執持名號應該用怎麼樣一種心態呢？從事持達理持。如果一下子會不上理，我念的時候總想有一個彌陀，然後有我一個心。沒關係，你念就對了，就念這個彌陀名號，從事開始，從散心，然後到事一心，再來理一心，這樣就達成一片了。

解：一日至七日者，克期辦事也。利根一日即不亂，鈍根七日方不亂，中根二三四五六日不定（此初學要期之法，下根則有若干七日，亦是隨樂克期之法）。又利根能七日不亂，鈍根僅一日不亂，中根六五四三二日不定（此久學鍊習之法，中下根亦有若干七日）。

下面是定期。為什麼這裏說「若一日」，乃至「若七日」，講時間的問題？下面看怎麼解釋。《大本》，也就是《無量壽經》，有講一日或者十日，我們看一下怎麼講的。《無量壽經》這裏講在這個世間有種種痛苦、種種煩惱，修行很難，發起道心很難。但是還告訴我們說，你寧肯難，能夠發起心來在這個地方修，還比跑到極樂世界去修更快速。因為這裏難修，那裏實在是好修啊。那好修不好嗎？當然說那裏增上緣是好，但是積集資糧相對就慢，是這樣的緣故。

這裏就說「齋戒清淨，一日一夜，勝在無量壽國爲善百歲」，一日一夜勝過那個地方百歲。「所以者何？彼佛國土，無爲自然，皆積眾善，無毛髮之惡，於此修善十日十夜，勝於他方諸佛國中爲善千歲」。上面一日一夜是百歲，這個地方是千歲，一直推下去就對了。因爲在佛國當中沒有諸惡，都是善，一切自然的緣故。我們這個地方參雜善惡，所以能引發我們的道心。你遇到一個痛苦的事情，能夠發起心來。

比如說今天遇到有人罵你一頓，你想想：哎呀，這個世間都不是諸上善人，都是惡人，無緣無故一點事就……本來我有道理的，人家就罵我一頓。然後你很抱怨，怎麼辦？念佛呀！你不能去跳樓啊，對不對？你不能說：「你罵我我就死給你看！」千萬要不得這樣子。「你以爲我不敢死啊，我去跳海」。

生命本善，你何必這樣呢？人家罵你，說明這個地方穢惡充滿，不好！應該到那裏去，諸上善人，跟文殊、普賢，跟他們老人家在一起多好，安全，沒人罵，他們絕對不會罵你，也不會欺負你，也不會嫉妒你。如果說你修善法、破無明、斷煩惱，那些諸佛菩薩都歡喜呀，能幫助你，他不會去破壞你。

這個世間你有一點點好事，人家就找你麻煩，算計你、破壞你。你買個好車，人家拿個鐵絲把你劃一道，輪胎給你扎個洞。他說你買這麼好的車，劃一下子。愛車的人你劃一道他會氣死的，是不是這樣？我們以前小界\*在這開車，車停在以前舊齋堂旁邊那裏，上面竹林的竹葉掉下來。有一個老和尚，九江那個老和尚，他看看竹葉掉了許多，就拿個掃把去掃車。哇，那界勝師出來好凶啊！他說：「誰叫你掃啊？」他說：「我幫你掃啊！」他說：「這個竹掃把一掃不就劃出一道一道了？」他喜歡那個，

世間的人看你好他就要破壞。我們剛才講的這個不是破壞，他喜歡就有所執著。就像我昨天講的，執著有世間的執著，也有出世間的執著。我們的修行，你說修的這樣痛苦，那執著什麼？執著彌陀名號，趕緊修出世法。那世間的執著依然是輪回啊，他找他老婆找了五十年，他還接着再找，是不是？他在十七八歲時的夢幻當中，等一個女孩子等了五十年，如果那五十年好好去念佛肯定往生，對不對？他在那等，左等右等啊，等了五十年，多冤枉的事情，但是沒有信仰沒辦法，這是與念佛相比較來說的。

那麼這個地方，《彌陀經》講的七日，《鼓音經》講到十日，《大集經》講四十九日，《般舟三昧經》是九十日。行般舟三昧不是一般人能行的，你們也不要輕而易舉的就搞個般舟三昧出來，那會搞死人的我告訴你。九十天不睡覺啊！九十天不睡覺、不躺下去、不坐下去，一直走啊走啊，你走得了嗎？你不妨先試兩天，不要開始就敲羅打鼓說，我要行般舟三昧啦！然後去行，行了兩天倒下去了，多沒有面子，是不是？你先試一下看嘛，你自己偷摸着來。要閉關的人也自己先偷摸着來，關起門來試試看，你能關幾天，然後那種心情如何。你做不了不要到處去喊，喊着喊着，然後又這樣子出來了，那沒有麵（指面子）就煮米粉啦，是不是這樣？麵條（指面子）沒有了嘛！

修行是一件辛苦的事情，要根據自己的能力，你該修什麼法門亦復如是。參禪好，當下叫你承認你是佛呀，你要承擔啊，一念不生就是佛啊，掂量看看：這樣我行不行。持咒呢，一定要搞一些即身成佛啦，有人說那搞一些相上的啦，頗瓦法，用草插一下，好高興。那解決不了什麼問題啊！你插一下子，他們

藏地能插的人多了，你也想插那就著相了。完全去追求這些，不是真正地想了脫生死。

《要解》說「一日至七日者，克期辦事也」。我們打佛七，為什麼打佛「七」呀？是「克期辦事」，而不是弄得好玩，搞活計。我這裏打佛七，大家來寫功德牌，搞多多錢，鈔票多多啊。這樣子那就不是克期取證了，那是搞活計。

「利根一日即不亂」，就是說利根的人不一定要七天；「鈍根七日方不亂」；「中根二、三、四、五、六日不定」，中根就不一定，中間或者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不一定，這是三個階段。

這也有兩種解釋：第一種，前面說的「利根一日即不亂」，是說利根的人他念一天就能夠一心不亂。下面第二個，「又利根能七日不亂」，說利根的人他能夠維持七日不亂。「鈍根僅一日不亂」，鈍根的人或許僅一日不亂。今天修修還可以，明天他就不行，就亂了，通常是這樣子。所以說我們的修行叫做「有退」，念有退！有時候這樣覺得蠻好，修一段時間，過一段時間又不想搞了。拜八十八佛，拜啊拜啊蠻好的。去年沙彌都拜八十八佛不是？剛開始拜覺得很好很好，後來拜了一段時間就痛苦不堪，現在沒拜了不是？所以有退呀，這也沒什麼奇怪。拜拜怎麼又不拜了？正常啊，有退嘛！那麼鈍根一日不亂就不錯了，「中根六五四三二日不定」，中根或者能夠持續到六日，他六日、五日乃至二日不定。

解：一心亦二種。不論事持、理持（可訂久訛），持至伏除煩惱，乃至見思先盡，皆事一心。不論事持、理持，持至心開見本性佛，皆理一心。事一心不為見思所亂（字字引商刻羽），理一心不為二邊所亂，即修慧也。

「一心亦二種」，七日一心不亂，下面講說「一心」有二種。「不論事持、理持」，事一心或者理一心，叫做「事持、理持」。「持至伏除煩惱」，煩惱「伏」下去，或者「除」。「伏」和「除」兩種不一樣的，「伏」就是如石壓草，拿個石頭把草壓住了，讓他不長起來，你石頭一搬開，它又長起來了。你念的時候覺得蠻好，哪一天你不念，遇到境了，依舊煩惱。所以說律裏面有增上慢人，他以為自己很好，好啦，遇到境界一來就不行了，對吧？

我們沒有遇到境，自己修行覺得蠻好。有一天有個人讚歎你，或者有個人罵你，你試一下看功夫如何。你不能說人家罵你，你真正要發菩提心、修菩薩道，人家罵你，那是什麼？是增上緣、好事啊，不能理解為壞事。我們凡夫被罵很難受，怎麼會把罵當成好事呢？考一下功夫嘛，對不對？你最近一段在念佛，或者修什麼法，遇到不順了，有人罵你，然後你覺得心裏出現什麼樣的一種滋味，能不能突破得了，起碼說你不反抗。

難受會有一點難受，你說人家罵你一點難受都不會，「我很舒服」，那是吹牛。人家罵你，你說「我很舒服，你罵得好，你再罵」，那你是調戲人家還差不多。有一種辦法，激將法，「你罵，罵得好，我聽得很舒服」，對方他就不罵了，有這個辦法是吧？罵你的時候你本身就覺得說「我很舒服」，不會的。我們的煩惱很重的，只好聽那些好聽的話，通常說好聽話不是好話，但聽起來也好過啊，他聽了舒服。「哎呀，你真是了不起呀，如何這般吶……」他聽起來怎麼樣？舒服一點。「你這個笨得要死，我看你

實在是個蠢貨！」你聽了舒服嗎？不舒服啊，對不對？「哎呀，你是大菩薩呀，了不起呀！」雖然說這句話聽起來酸溜溜的，但是比罵總好吧。

你就考一下你的功夫如何，讚歎你，你覺得是不是有點輕飄飄了，晚上睡覺都很自在：嗯，今天誰讚歎我了，說我很好啦。你就感覺很好，佛都念不下去了，讚歎一下子，你就飄起來了，那你功夫還不行。然後罵你，你是煩惱得不得了，吃不下飯睡不着覺，那也不行。我們偶爾一兩次讓人家罵一下也可以，那是正念現前。總算有人家罵我，我還可以，沒有抵抗，頂過去了，是不是這樣？這要慢慢地來，所以說是「伏」。

如果說「除」，煩惱斷除了，完全就沒有問題。地上的菩薩你怎麼罵他都沒問題啊，他就能這樣子。我們凡夫的煩惱很重，最多只是伏一下，念念佛伏一下子而已。有人說在禪堂坐香，或者念佛堂念佛，有人在外面說話，噤哩呱啦地吵啊，就有人呵斥說：「不要吵，人家在坐香，人家在念佛呢！」「啊？你們坐香念佛的還怕這樣吵啊？那還念什麼佛、坐什麼香啊？」這就錯了。我們在凡夫地修行必須要有一個環境，如果沒有這樣的環境，祖師說「十字路頭好修行」，你修得了嗎？你為什麼跑到寺廟來？你不要來啊，你在家裏修行啊，有老婆孩子你修行啊，像「維摩詰」那樣子，對不對！「淫怒癡即是戒定慧」，你有本事到酒樓去度化眾生去，不可能啊！那句話怎麼講呢？「寧動千江水，不動道人心」。人家在用功修行，然後你在那裏噤哩呱啦吵別人，讓別人動念頭了，他的靜念沒辦法相續。他真的在用功，

然後你吵人家、破壞人家，這是有罪過的。你不能以這樣的一個理來壓人：修行嘛，考驗你嘛。你去吵人這是不對的。

「乃至見思先盡，皆事一心」，執持名號是「伏」，「除」就是要見思惑先斷，這是屬於事一心。下面說「不論事持、理持，持至心開見本性佛，皆理一心」，你從理入手也好、從事入手也好，都能夠見到本性了，這就是屬於理一心，完全見性了。所以說參禪他也見本性，「見性成佛」！念佛也是這樣，見性就跟彌陀一樣，就見彌陀了。

「事一心不爲見思所亂」，就是說事一心不爲見惑和思惑所亂。「見」就是身、邊、邪、見、戒，不爲這些見解所亂，以及不爲「貪、瞋、癡、慢、疑」這些煩惱所擾亂。你起碼能夠做得了主，慢慢地我執先伏下去。

「理一心不爲二邊所亂」，就是不爲有、無二邊所亂，就是法執去掉。「不爲見思亂」，就是先去我執。然後再去法執，法執難斷嘛。「不爲二邊所亂，即修慧也」，那是有智慧了，有智慧你才能夠不爲有、無這兩邊所擾。有是常見，無是空見，不爲這兩者所擾就是我執和法執都解決了。

解：不爲見思亂，故感變化身佛及諸聖衆現前，心不復起娑婆界中三有顛倒，往生同居、方便二種極樂世界。不爲二邊亂，故感受用身佛及諸聖衆現前，心不復起生死涅槃二見顛倒，往生實報、寂光二種極樂世界。

「不爲見思亂，故感變化身佛及諸聖衆現前」。我們後面經文裏面有講，若一日到七日一心不亂，到臨終的時候有彌陀以及諸聖衆現在其前。這個地方說正因爲這樣（不爲見思亂），我們昨天晚上不是有一句話：心淨而感他方的應佛現前，就是佛本來不來，他沒有來的，只是說我們心淨，所以佛顯現了，能夠看見。

「心不復起娑婆界中三有顛倒」，這樣心自然就不會顛倒。「一心不亂」，「不亂」就是心不起娑婆界的三有。三界也稱「三有」，不爲這三有所顛倒，叫做「持至一心」，所以心不顛倒。《心經》裏面也講不顛倒：心無掛礙，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我們有掛礙就會有恐怖。

什麼叫有掛礙、有恐怖呢？在家人錢多了他有掛礙，沒錢的他也有掛礙。錢多了怕人家去搶劫他、綁架他，他弄很多保鏢圍在那裏，他有恐怖啊，對不對？有恐怖他就有掛礙，有掛礙就有恐怖，所以他不能遠離顛倒夢想。沒錢的人他拚命去找活計，維持生活，要出人頭地。他也是有掛礙、有恐怖，不能遠離顛倒夢想。

這個地方說我們能夠做到不爲見思惑乃至二邊所亂，感佛現前，這樣自然不爲娑婆世界以及三界的三有所顛倒。爲什麼呢？《彌陀經》後面講說「諸佛之所護念」，有佛護念你自然不顛倒。

「往生同居、方便二種淨土，二種極樂世界」，就是比較差一點，感得往生這兩種淨土。因爲惑沒斷，或者斷少分，都在同居土當中；斷見思惑了，那無明惑和塵沙惑沒斷，還是方便住，居方便土。

能夠「不爲二邊亂，故感受用身佛及諸聖衆現前」。「感受用身佛」即是見佛的報身，上面是應身佛，這裏顯報身佛莊嚴，這樣來現其前。「心不復起生死、涅槃，二見顛倒」，上面只是不起三界的顛倒，這個地方不取生死、涅槃。有涅槃可證、有生死可捨——沒有這兩種見。生死翻過來就是涅槃，圓教當中说生死不可得，所以說他沒有這兩種見解，也不起這兩種顛倒見。「往生實報、寂光二種極樂世界」，就往生到實報和寂光兩種極樂世界，這兩種淨土。直接就生到實報莊嚴土了，或者生到常寂光土。這是說修行的淺深不同。

解：當知執持名號，既簡易直捷，仍至頓至圓。以念念即佛故，不勞觀想，不必參究，當下圓明，無餘無欠。上上根不能踰其闔（以念念即佛故），下下根亦能臻其域（以念念即佛故）。其所感佛，所生土，往往勝進，亦不一概（方是極樂淨宗）。可謂橫該八教，豎徹五時。所以徹底悲心，無問自說（圓收所以圓超如，李兼庾鮑之長故無敵），且深歎其難信也。

下面告訴這很重要啊！「當知執持名號，既簡易直捷，仍至頓至圓」，還是怎麼樣呢？還是「至頓至圓」。爲什麼這樣呢？「以念念即佛故」，你念念就是佛，能夠念佛的人心心念念會歸於佛。「不勞觀想，不必參究」，一再強調說「不勞觀想，不必參究」，當然你善根能夠理持，也就帶着這種參究的性質了，但是下根、中根的人沒辦法這樣，你就念佛就對了，他告訴你最圓頓、最直接，不必參究。「當下圓明，無餘無欠」，當下就圓明，所謂「圓明」就是一生成辦證三不退，生同居土就能夠諸聖賢在一起，

「當下圓明」，沒有欠缺什麼，就能夠具足了。

「上上根不能踰其闔」，這「闔」，舊時代指的是女人的住處，一般有一個界限，男人不能隨便闖入那個範圍，這個地方指的是超越範圍。「上上根不能踰其闔」，就是沒有超過這個範圍。「下下根亦可臻其域」，也能夠到達那個處所、地方，上上根他生到實報或者寂光土了，已見彌陀；那麼下下根的人生到同居土，生同居土見諸聖眾、花開見佛也一樣啊，所以說下下根也可以達到。

「其所感佛，所生土」，就是說感所生的土呢，「往往勝進，亦不一概」，往生所感的佛、所生的土，只有往上進了，不會往後退了。「可謂橫該八教，豎徹五時」，雖然說凡聖同居土有四土的差別，但是天台的八教，化儀四教和化法四教全部包含在內，以及天台的五時，華嚴以及到法華、涅槃全部都包括了。

「所以徹底悲心，無問自說」，這是讚歎《彌陀經》所講的，佛是「徹底悲心」吶！《彌陀經》非常簡短，《彌陀經》有多少字知道嗎？我數的是一千八百五十三個字，《往生咒》不算，就是從「如是我聞」開始，然後到「作禮而去」那裏為止。那不管它多少字了，這麼簡短，佛無問自說，容易受持，簡單易了，正報依報都一一地說明了。

那麼《無量壽經》就比較不容易，我們晚課如果念這個就難了，要背下來更苦了，對吧。淨人出家如果背《無量壽經》那要背多久啊？還是有人會背呀，我是八九年到新加坡去講經，在此之前淨空法師有在那裏講了一個月《無量壽經》，然後那居士有三分之一的人會背《無量壽經》。他們每個禮拜有一天，

禮拜五晚上是誦《無量壽經》，有人拿本，有三分之一人不拿本。居士啊！不拿本，他就在那誦，很流利地誦，他們背的是會集本。我說實在是了不起呀，出家人沒幾個人會去背。我們有一位會背《楞嚴經》，背得神經衰弱，我一直勸說你把它熟讀，義理明白就好了，這樣背得很辛苦，把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背經上面了。不是說背不好，背着背着你身體都搞垮了，這樣就是划不來，你所要修行的還有很多，對吧？

那麼說這個地方是世尊徹底的悲心無問自說，讚歎誰？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這麼好的方法，叫我們了脫生死。如果說沒有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我們怎麼知道這麼好的一個地方，一生就搞定呢，對不對？阿彌陀佛有這樣的悲願，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念佛往生的事情，如果沒有他老人家告訴我們，我們也不知道，所以我們每天拜佛、拜願都拜釋迦牟尼佛。有人說：「阿彌陀佛這麼厲害為什麼不拜阿彌陀佛呢，為什麼先拜釋迦牟尼佛呢？」沒有他老人家告訴我們，我們怎麼知道啊？沒有佛兩千多年前在印度示現說法，我們今天也沒辦法去修行，所以說我們要先感謝釋迦牟尼佛。

「且深歎其難信也」，告訴說難信吶，真是難信，都信不過。我們昨天晚上提到了信不過。這麼簡單，太簡單了，是不是？物理學家和數學家他們想盡辦法，怎麼去布置這個房子才能夠快樂，那小孩子呢，點一個蠟燭他就獨樂樂了。一根蠟燭就裝滿了房間，都有亮光嘛，他就高興了，簡單易了，是吧？

我在雜誌上看見有這麼一個事情，把很多科學家都給考倒了，被路邊一個修鞋的人給說出來了。什麼事呢？他說由A然後轉生為B，由B通過沸水而產生C，C又通過加工就變成D，這個D就產生臭雞蛋

那個味道。愛因斯坦也沒辦法去弄，這什麼東西？由A轉為B，B通過沸水變成C，然後變成D，再來變成臭雞蛋的味道，什麼東西？路邊那個修鞋的王老二說：「哎呀，簡單吶！那個是雞生蛋嘛，生蛋然後雞蛋拿去水煮，煮完了放了一段時間就變成臭雞蛋了嘛！」簡單吧？他說何必那麼算呢！科學家在那算吶、弄吶、科學試驗啊，其實很簡單！

這就告訴我們說，本來很簡單的事情不要搞得太複雜，是不是這樣？本來就是出難題嘛，這有人故意弄一些玄虛讓你去猜。其實很簡單，念彌陀簡單，就一句佛號就能夠了生死，他說「哎呀，哪有那麼簡單吶？」總是要弄一些比較虛懸一點、麻煩一點的，覺得說那才過癮。這裏告訴說不要這樣。我這麼一講，ABCD這麼一轉化：雞生蛋、蛋煮了，又變成臭雞蛋，就這麼簡單，是不是這樣？

解：問：《觀經》專明作觀，何謂不勞觀想？答：此義即出《觀經》，彼經因勝觀非凡夫心力所及，故於第十三別開劣像之觀（兼為《觀經》發蒙）。而障重者猶不能念彼佛（此念字謂「觀想」，出《觀經》），故於第十六大開稱名之門。今經因末世障重者多，故專主第十六觀。當知人根雖鈍，而丈六八尺之像身，無量壽佛之名字，未嘗不心作心是。故觀劣者不勞勝觀，而稱名者並不勞觀想也。

「問：《觀經》專明作觀，何謂不勞觀想？」上面不是說「不勞觀想」嗎？「不必參究、不勞觀想」，《觀經》不是又告訴我們要觀想嗎？我們昨天也做了比較了，《圓中鈔》裏面不是有五種比較嗎？

那麼下面回答說，「此義即出《觀經》」，這個沒有錯，是出在《觀經》。「彼經因勝觀非凡夫心力所及」，

就是說《觀經》是很勝，他所對的機不同啊，修觀不是凡夫所能夠修的。韋提希何許人吶？聽釋迦牟尼佛一講她就證無生法忍，我們能證什麼忍呢？什麼忍也沒有，對不對？所以不是凡夫心力所及。

所以在《觀經》裏面，「故於第十三別開劣像之觀」，前面修佛真身觀，真身觀我們昨天晚上看了，佛的身體有多大？「六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由旬」，那身體有多大？你看這沒辦法觀吶！故此的第十三觀說，你這麼大觀不了就劣像觀。

「而障重者猶不能念彼佛」，業障重的人還沒辦法念彼佛，怎麼辦呢？那第十三觀觀這個相他還觀不起來，丈六尺八還觀不了怎麼辦呢？所以「故於第十六」，就是第十六觀「大開稱名之門」，就是九品往生開「稱名」了。

「今經因末世障重者多」，我們現在是末世，業障真是重啊！怎麼重？修行修不了，也沒多少人去修行。平興寺還不錯了，不少人在這裏修行，有上念佛堂的，也有坐香的，聽完課晚上還去坐香的有不少人，還有在房間誦經的，有人搞到半夜還在那裏誦。你到外面看看，那些叢林寺廟的出家人去幹嘛呢？做事業、收門票、然後搞服務事業，晚上回來就記賬、點鈔票，明天去存銀行，就做這個事情對吧？他沒有時間吶！叢林底下遇到節日，廟裏所有人都要出來數錢，它零錢很多啊，那毛錢多得要命，數不過來呀！他們硬幣有一毛的、有五毛的、有一塊的，怎麼辦呢？分類呀，一個一個撿太麻煩了，他用篩子篩，篩完了要弄成一疊一疊的送到銀行去。現在你給銀行的那個零錢要點好弄好的，因為他也要花很多時間

幫你點。怎麼辦呢？出家人哪有什麼時間念阿彌陀佛啊，他就數啊「一十、二十……」，不可能「南無阿彌陀佛一十、南無阿彌陀佛二十……」，那就點不起來了，算不好啊，忙啊！

平興寺沒錢吶，功德箱開出來，他們兩三個人一會兒就搞定了，用不着很多人去數啊，對不對？當時「太姥娘娘」雕塑像要放在我們那個祖師塔那裏，然後他（景區管委會）說：「放在你那兒是看得起你呢！你將來有的是錢，有的是鈔票！」後來我從五臺山趕回來找那個市委書記去，我從來跟他不熟悉，我就衝到他辦公室去，我說：「不可以放在那裏呀！你放在那裏我們怎麼辦呢？」他說：「好啊！有錢吶，將來遊客到那裏去，都會到你廟裏去燒香啊、拜佛啊，多好啊！」我說：「那我們整天就在那裏數錢啦。」我說：「去數錢哪有什麼時間去研究經典，去念佛、拜佛呢？」我花了兩個小時跟他講，然後他說總算被我說服了，移到上面去了。是不是這樣？不同啊。

所以說業障重！你不要以為說有鈔票數還不好啊？整天在那裏數鈔票那就業障重啦，數「他人寶」不是嗎？那不是你的錢，你整天在那數啊、數啊，都是常住的。常住錢太多也是麻煩，存在銀行取不出來。有這種事啊，不要去說是誰啦，存幾個億、幾十億在銀行那裏，後來你要拿錢他就不給你啦，就不能取啦，問你要做什麼用，不給你取，拿不出來了。那時問久了不就成了公家的了？你每一次節日，他就知道說你會賺多少錢，銀行就來人，有這樣子。錢就拿不出來了，你不就白費勁了，浪費時間。

現在都變成這樣子！寺廟也就成了一個活計，就拼命搞這個事情，想方設法搞這些活動：建廟多少

周年，祖師誕辰多少周年，某方丈升座多少周年，然後某個廟開放多少周年……都一一做這些法會。苦的是誰？居士，不去不行啊。廟裏整天就熱鬧啦，那出家人應付這些法會的事情，哪有什麼時間念佛修行呢？就很難了。

這就從各個方面來看呢，末法障重，不得不相信。修行修不了啊，很難呐。那麼這樣業障者多，「故專主第十六觀」，所以說只講十六觀。「當知人根雖鈍，而丈六八尺之像身，無量壽佛之名字，未嘗不心作心是」，丈六金身去觀想、去修，但是不能離開無量壽佛的名字。這就是說你修觀，觀的是心，那麼持名號也未嘗不是「心作心是」。「故觀劣者不勞勝觀」，就是說你觀不了那就不要去觀。「而稱名者並不勞觀想也」，稱名就不要去觀想，直接念就對了。

解：問：天奇、毒峰諸祖，皆主參念佛者是誰，何謂不必參究？答：此義即出天奇諸祖。前祖因念佛人不契釋迦徹底悲心，故傍不甘，直下詰問，一猛提醒，何止長夜復旦。我輩至今日，猶不肯死心念佛，苦欲執敲門瓦子（真宗之脫離窠臼如此老作家），向屋裏打親生爺娘，則於諸祖成惡逆，非善順也。

你這麼說不勞觀想，念佛稱名就好了，那麼下面又問。「天奇、毒峰」，這是明代的兩個祖師，一個是「天奇本瑞」，還有一個「毒峰本善」，都是明代的禪宗祖師。這兩位以及諸祖「皆主參念佛者是誰，何謂不必參究」，怎麼會不參究？意思是祖師們他們也講說「念佛是誰」呀。

下面回答說「此義即出天奇諸祖」，他說沒有錯，是出在天奇諸祖。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後來念佛

的人漸漸多了。中國從唐宋一直到現在都是以禪宗爲主流，所有的寺廟都是禪寺，現在有沒有禪他都掛「禪寺」，因爲影響是如是。那麼後來念佛的人以及參究的人他就搞混了，怎麼去念佛呢？他不能會歸於自心，所以這兩位祖師就提出來參念佛，念佛念的是誰呀？去參究。要你會歸於自心這意思。

那麼說，「前祖因念佛人不契釋迦徹底悲心故」，念念念……在那裏只是說誦佛號了，而沒有去會歸於自心。阿彌陀佛名號念的腔調到底有多少種，那天誰買了個念佛機，說裏面有多少種？幾十種啊！光念阿彌陀佛有這樣念、有那樣念的，眾生喜歡音聲，好聽嘛，他就這樣子。枕頭旁邊擺一個念佛機，然後一邊幹活一邊念佛機放在那裏，我看念佛機都往生了，人却沒得往生對吧？念佛機能提醒一下是好的了，把它作爲一種依賴不好，它很難會歸到心上來，你聽着聽着就唱，隨着音聲去了。但是眾生喜歡啊，這個從度化、攝人念佛來說好的，但一個專修的人要從事持、理持來講呢，那個念佛機不是很好，弄久了而且還吵旁邊的人。我發現華藏樓也常常有人這樣子，開着念佛機很大聲，人不知道跑哪裏去了。念佛機在那修，人不知道有沒有修，我說念佛機往生，人不往生，就這樣子。

這樣因爲不能理解、不能契合「釋迦徹底悲心」，「故傍不甘」。祖師們看到這樣說：哎呀，實在是可惜啊！你們這些人念念念，念到哪裏去呀？他於心不甘那麼就「直下詰問」，當下就問：念佛是誰啊！你在那兒念，念佛是誰，是什麼人在念佛呀？會歸於自心而已。這麼一詰問呢，「一猛提醒，何止長夜復旦」，就是說一提醒，當下就是了，不要一天過、一天再過了。「長夜復旦」，今天在等明天啊！

「我輩至今日，猶不肯死心念佛，苦欲執敲門瓦子」。我們通常叫敲門磚，敲門磚在那敲啊敲，敲了不能進門吶，還在門外，是這意思。而且敲門磚，「向屋裏打親生爺娘」，意思說你在念佛，念着念着不是會歸於自心，反而心向外馳騁，就像打自己親生爹娘一樣。「則於諸祖成惡逆，非善順也」，你這樣詰問說祖師們為什麼這樣講啊，他是提醒你一下，你反而成了惡逆了，以這樣來問不是善順。為什麼說「念佛是誰」，是讓你會歸於自心。參禪本身就是叫你觀心、看心嘛，念佛也是如是呀！觀心：能念的心是誰？所念的佛是什麼？會歸於自心。

解：進問：此在肯心者則可，未肯者何得相應？曰：噫！正唯未肯，所以要肯心相應。汝等正信未開，如生牛皮，不可屈折。當知有目者，固無日下然燈之理。而無目者，亦何必於日中苦覓燈炬（平常之極，愚者未免驚其孤峻，所謂難信之法也）。大勢至法王子云：不假方便，自得心開。此一行三昧中大火聚語也，敢有觸者，寧不被燒。

「進問：此在肯心者則可，未肯者何得相應？」為「肯心者」，至誠懇切的人，這樣會歸於自心倒是可以；那麼沒肯的人、散散慢慢的人，他怎麼以這個佛號能夠會歸於自心呢？這很難吶，意思是這樣。「肯心者則可」，就是他說參「念佛是誰」能會歸於自心。那「未肯者」呢？他沒辦法會歸啊。「未肯」就是說沒有辦法做到的人，念佛怎麼能夠相應呢？

底下感歎，「噫！正唯未肯」，「正唯」是正是，就是因為那些沒有辦法會歸自心，故此告訴你念佛好！

「所以要你懇心相應」，叫你念佛，叫你句句念佛，會歸於自心。「汝等正信未開，如生牛皮，不可屈折」。我們沒做過牛皮不知道，牛皮要通過制啊，皮鞋那麼軟，牛皮剛扒下來折得起來嗎？折不起來，生牛皮是這樣子。也就是說初發心的人，一下子叫他這樣子很難。

居士一般喜歡跟出家人一起念佛啦，打佛七有出家人帶着他，他覺得很高興，這樣念、那樣念，他覺得很好。叫他自己在房間念呢，他就是不行。不但佛教居士，所有宗教都有一種什麼呢？狂熱！廟裏做什麼大小事情，居士他總要湊個熱鬧，所謂的護法啊，他要去。打個佛七啦，大家願意去。叫他在家去念呢，他說沒辦法念，有這樣事、那樣事干擾，很難啊。那麼初學的人也是如是，有人帶動，要做這樣那樣的事情，他覺得很歡喜，時間久了就不需要這些麻煩了，這叫「如生牛皮，不可屈折」。

「當知有目者，固無日下然燈之理」，有眼睛的人，陽光底下哪裏還用點燈？意思是說不要那麼囉嗦了，你能夠會歸自心的人哪裏還需要講那麼多，問念佛是誰啊，事持、理持啊，他早就知道了。也就是說「心佛不二」，就不需要去參究了，還參究什麼呢？本身就是嘛！我的心就是佛，佛的心不能離開我這個念頭，都是一樣的，所以說不需要再加上參究。「無日下然燈」就是說更不需要再參究了。

「而無目者，亦何必於日中苦覓燈炬」，沒眼睛的人陽光底下點燈有用嗎？瞎子，然後陽光底下再點燈？意思說沒眼睛的人，參究不了的人，你硬叫他參究那有什麼用呢？你好好念佛就對了，所以說不假參究的原因在這裏。就是說你能夠了解的人不假參究，自心就是佛，心佛不二，就不假參究，當下就

是了；參究不了的人，就不要告訴他要怎麼去觀想，很難呐，叫他念佛就對了，散心也能夠消業啊。

「大勢至法王子云：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就是《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中說，不需要借用其它什麼措施辦法，你執持名號，自然而然的從事就能夠達理，就「自得心開」。「此一行三昧中大火聚語也」，所謂「一行三昧」就是念佛三昧；「大火聚」，四邊不可觸，一切煩惱燒盡、燒完了，叫做大火聚。「敢有觸者，寧不被燒」，敢去觸就被燒了，就是說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議，能轉凡成聖，斷除煩惱，像大火聚一樣。

解：問：臨終佛現，寧保非魔？答：修心人不作佛觀，而佛忽現，非本所期，故名魔事。念佛見佛，已是相應。況臨終非致魔時，何須疑慮。

「問：臨終佛現，寧保非魔？」「臨終佛現」，你能夠確認不是魔嗎？《楞嚴經》裏面就講「五十陰魔」，你不做勝解那倒是好，你要作勝解，那就隨着魔境而去了，這樣很難呐！

下面「答：修心人不作佛觀，而佛忽現，非本所期，故名魔事」，這個指的是通途修禪的人，修禪他不念佛的，突然間有佛現，這就是魔事了。本來就不想佛現，期的是泯除一切境，沒有種種念頭，這樣如果有佛現那就是魔境。

「念佛見佛，已是相應」，念佛見佛這有經文明據的「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那是有經證明，所以說相應。「況臨終非致魔時，何須疑慮」，臨終的時候至誠懇切，不是導致魔的時候，就不需要去

懷疑這樣的事情，念佛自然佛祖護念。

解：問：七日不亂，平時耶，臨終耶？答：平時也。問：七日不亂之後，復起惑造業，亦得生耶？答：果得一心不亂之人，無更起惑造業之事（寶鑑照妖）。

「問：七日不亂，平時耶，臨終耶？」七日能夠不亂，那是平時的功夫，還是臨終的功夫？下面答說「平時也」，是靠平時的積累。

「問：七日不亂之後，復起惑造業，亦得生耶？」七日當然念念就不亂，乃至一日也不亂，過幾天又亂了怎麼辦？又起惑、又造業了，那生不生呢？下面回答說：「果得一心不亂之人，無更起惑造業之事」。他既然能夠一心不亂，他信心歡喜，更加相信，至誠懇切，不可能再有去造重大惡業的事情。

解：問：《大本》十念，《寶王》一念，平時耶，臨終耶？答：十念通二時：晨朝十念屬平時；十念得生，與《觀經》十念稱名同，屬臨終時。一念則但約臨終時。

下面問說「《大本》十念」，就是《無量壽經》裏面講十念乃至一念，「《寶王》一念」，「寶王」就是《念佛三昧寶王論》，裏面就講一念。「平時耶，臨終耶？」這是平時還是臨終呢？大本裏面是說乃至十念，第十八願「自心信樂乃至十念」，以及《寶王論》中講的一念，那麼到底是平時還是臨終，這裏面有兩種解法。

「十念通二時」，十念是通二時的。「晨朝十念屬平時」，這是慈雲懺主講的一口氣十念，盡一口

氣的長短念佛，然後十口氣這樣念，就是屬於平時。「十念得生」，就是臨終十念得生，《觀經》裏面十聲稱佛屬於臨終的時候念。有時候講十念，平時的十念，你實在沒有時間了，平時每天早晨起來念十口氣，這樣時間總有吧。法藏法師說：你十句撚一顆佛珠這樣子念，念十分鐘。十分鐘恐怕還比較困難，你中間起了一個念頭，不行，從頭開始再來。這樣也蠻困難的，總要起念頭啊，總會想想這個事情、想想那個事情，會開小差。那麼你盡十口氣這麼念，平時積累。「與《觀經》十念稱名同」，《觀經》裏講的十念就是臨終的乃至十念，《大本》十念也是通臨終的。

「一念則但約臨終時」，所謂「一念」就是要斷氣的時候念一聲佛號也能夠往生。

解：問：十念、一念並得生，何須七日？答：若無平時七日功夫，安有臨終十念一念（確確）？縱下下品逆惡之人，並是夙因成熟，故感臨終遇善友，聞便信願。此事萬中無一，豈可僥幸。《淨土或問》斥此最詳，今人不可不讀。

「問：十念、一念並得生，何須七日？」何必念七天，或者念一輩子幹什麼？

「答：若無平時七日功夫，安有臨終十念、一念。」就是平時積累你才會念，要不然念不起來，想不起來了。「縱下下品逆惡之人，並是夙因成熟」，所以說造五逆十惡之人臨終能夠念佛不是一般人能念得了，遇到善知識也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彌陀的悲願講說，有這樣造五逆十惡的人，只要臨終能夠念佛他都能夠往生，是這個意思。但是這樣的人臨終能不能一念或十念呢？很難！他過去必須有這樣的善

根因緣，又遇到善知識，耳根沒壞、舌根沒壞，他才能念，所以說這是「夙因成熟」。

「故感臨終遇善友，聞便信願」，這樣感得臨終會遇到善友，你有夙世的因緣嘛。我們平時不念，等臨終交待幾個人：「等我快死了你趕緊來給我開示開示」。等你正好快死了，那個人出國去了呢？對不對？那個人在上海、在北京，你怎麼辦呢？那是靠不住的，所以你平時得積累啊。

「此事萬中無一」，看見沒有？一萬個恐怕還沒一個人啊，就是五逆十惡能夠遇到善知識，然後自己能念佛。遇到善知識恐怕會有，但是念佛也很難，你告訴他念佛，他說念佛沒有用，他會這樣子。

福鼎以前有個比丘尼，她也很用功、很修行的，後來得重病了，得絕症。快臨終的時候她起顛倒，叫她念佛，她說不要念，聽到念佛很煩。她平時病不重的時候，就拼命叫人家念，所有來者都勸人家念佛，她說不要講話都念佛，後來快臨終的時候就這樣子起顛倒。她們也叫我去給她開示，開示了，她說：「哎呀，沒有用啦，這念佛沒有用。」一直講「念佛沒有用」。你看這就起顛倒了，這樣就是業障現前，過去宿業就會現前，就很難啊！

「豈可僥幸」，你不能僥幸：或許有這樣的吧！現在總算說我該玩的就玩，人身難得嘛，盡情的享樂唄！世間人常常這樣，他也講人身難得：我好不容易來一趟，我該吃吃、該喝喝、該玩玩，臨終之後找個人念一下就完了——那是僥幸。僥幸心理千萬要不得！乃至世間所有的事情我們都不能心存僥幸：哎呀！我今天出門能不能僥幸撿到一塊黃金，最近沒錢花。然後就出去東看看、西看看，有沒有誰錢寶

丟啦。心存僥幸要不得，你搞不好也會引起麻煩，很多的事情都是這樣子，任何的事情我們都不要以僥幸的心去對待！

記得宋朝有個叫王讜的，他記錄有這麼個事情：一個去趕考的名字叫崔樞，崔樞去考官，當時去汴梁，汴梁是什麼地方？開封，他到開封考官去。在路上走着走着，有一個做生意的商人跟他在一起，一路一起走。過去人沒有坐車的，他就一邊走一邊學習這樣。這個商人突然間有惡疾，就是生重病了，快死的時候他就跟這個崔樞講啊，他說：「我實在不行了，如果死了，按照我們南方人的習慣要拿去土葬，那麼請你幫個忙。」崔樞說：「我跟你一起一路走這麼久啦，那就幫你埋一下唄。」果然講完了沒一兩天這個商人就死了。

他死之前呢，有很值錢的一個寶珠，到底是什麼珠不知道，夜明珠啦，或者什麼珠。他說：「我這個珠子價值萬貫，你幫我埋了，我這個東西就送給你了。」那窮書生如果能拿到這個東西不是很好的事情嘛？他當時接受了，那個人死以後他想想：我拿這個東西有點不妥。他就放在哪裏呢？放在商人的棺材裏。然後他去趕考，考了以後真考中了，就在開封當差了。

當差以後過了很久，這個商人的老婆一路去查他老公，不知道死在哪裏，後來打聽是崔樞幫他辦理下葬的事。他老婆就把崔樞告到衙門：「肯定是謀財害命，我丈夫好好的出去怎麼會死掉了呢？而且他有很值錢的一個寶珠帶在身上。」就把他抓起來了。崔樞就說：「真是有一個寶珠，如果你老公的墳墓

沒有被盜的話，那個珠就在棺材裏」。既然說謀財害命，那就要開棺驗屍啦等等，衙門要去開棺檢查，開棺一看果然那個寶珠還在棺材裏。

我們剛才講僥幸，他就沒有心存僥幸，他本來拿來就完了，如果他真拿了那個寶珠，他說：「是你老公當時交給我，讓我幫他收屍。」她信嗎？她老婆肯定不信，說你謀財害命，就會這樣子。還好那寶珠在那兒，他就幸免於難。所以我們人都是這樣，不要心存僥幸：這個誰的？沒人看見，我拿走了。會惹禍上身，對吧？

下面，「《淨土或問》斥此最詳」。那麼《淨土或問》是誰寫的呢？《淨土或問》是出在《淨土十要》裏面，不知道收在了第六要還是第七要當中，是元代天如維則禪師寫的。我們前面看了兩個也是禪師，這個也是禪師寫的，元代的天如維則作的。《淨土或問》它本來很長的，我們這裏正好根據這一段文把它節錄出來，跟這裏比較相應，供大家參考。

我看看這一段文確實是很好，他只問了一句話，就答了那麼長，呵斥他。有人假設問：「一生造惡，臨終念佛，帶業得生」，這一生造業，拼命造啊造啊，臨終還帶業，五逆十惡也可以往生的嘛。「又無退轉」，一旦往生他就不退轉。「此彌陀願力誠乎」，他說這彌陀的願力真實如是，「誠」就是真實如是。「不可思議」，他也讚歎不可思議。「然則我於生前」，我活着的時候怎麼樣呢？「且做世間事業」，我好好去做世間的事業。「直待臨終，然後念佛，可乎？」就是平時我該幹嘛幹嘛，吃啊、喝啊、玩啊，

做世間的事業，然後一直等到臨終來念佛，可以嗎？

這個通途的就是說，還沒有真實信仰的人都存這種心，這都是世俗人。出家人也有這樣：我現在還年輕，等我老了再修唄，還來得及，是不是這樣？現在該幹嘛幹嘛，我去朝山、我去參學、我建道場，如何這般，都這樣做世間的事情，等老了等臨終的時候再念，可以嗎？

下面答「苦哉苦哉」，他說哎呀，苦得要命，怎麼會講這樣的話呢！「何等愚謬之言也」，講這樣的話多愚癡呀，修行不能等啊！他說你這樣的一句話，如果是導引後人，世間人常常說：「我退休了到你們寺廟來好不好啊？哎呀，平興寺環境很好，有山、有水挺好的啊，我退休了來。退休了行不行？」七老八十你來幹嘛？他說：「住在這裏很好，你們這環境很好啊。」來不及啦！退休了，《彌陀經》你都背不下來。打坐呢，那兩個腿翹得老高，念佛念着念着然後就睡着了，對不對？很難呐！理一心、事一心他搞不明白呀，怎麼辦呢？

這樣的話呢，「砒霜鴆酒，毒中之毒」。「鴆酒」就是說過去有一種鳥，那個羽毛拿去泡酒是非常毒的，有劇毒。意思說你講這樣的話，比砒霜、鴆酒還要毒。告訴你早點念佛修行，年輕往生不是更好嗎？他覺得可惜啊，世間沒看見呐，二十一世紀中葉這個世界好得很呐，你不看你就死了。哎呀！你想想，往生到極樂世界去何其快樂呀，對不對？極樂世界多美好，比你這世間好得多了！他說：「那還遙遠，我在這世界慢慢等吧，等老了看看世間然後我再死。」你死後往生到那裏，乘願再來呀。你一直都可以在

這世間再看嘛，對吧？所以這個話很毒啊，「今汝此言，毒於砒霜酖酒者也」，很毒啊，這個毒得不得了，是不是這樣？

接下去「非特誤賺自己，又且誤賺天下」。這個「賺」有兩種讀音，一個是賺「zuàn」錢的賺，有帶那個「h」，還有一個是誤導別人的意思，念「zuàn」，也是去聲。南方人是不是讀不清楚啊？反正我們南方人聽了都知道怎麼回事，北方人兩個字念得就不同，多多包涵啊！「非特誤賺自己，又且誤賺天下」，不光自己騙自己，還騙別人，不但誤了自己，你還會坑害天下人吶。「若僧若俗，善男信女，皆此言也」，就是指天下的出家人也好，俗人也好，善男信女們都這樣說，現在做事業，等臨終的時候再來念佛，會導致這種情形。

「向所謂逆惡凡夫臨終念佛者」，「向」就是一向、曾經、過去，有人說五逆十惡的凡夫臨終能夠念佛，這樣的人「乃是宿有善根福德因緣」。所以《彌陀經》前面就說「非少善根福德因緣」，也就是說這樣造惡的人臨終能夠念佛也不是少善根福德因緣的，他才能够做到這樣子。而且這樣能夠「方遇知識，方得念佛」，他有遇到善知識，還要耳根好、舌根好的才能念。「此等僥幸，萬萬人中，無一個半個」，我們在《要解》當中也有講萬個也難遇到一個，這個地方也說「萬萬人中，無一個半個」。當然五逆十惡的人他也有可能遇到善知識，過去也有這樣的善根，那麼就能夠往生。意思是說造了五逆十惡的人，罪惡滔天，過去世有這樣的善根因緣才有辦法，要不然他就不會造五逆十惡了，但是這樣的人很少啊！「汝

將謂人人臨終，有此僥幸哉？」你要等嗎？臨終誰有這麼一個機會，碰到這好的事情呢？意思是告訴我們不要懷着僥幸的心理。

下面引到《群疑論》，《群疑論》是唐代善導大師的弟子懷感寫的，懷念的「懷」，感謝的「感」。「豈不見《群疑論》云，世間有十種人臨終不得念佛」，意思說見過《群疑論》裏面講，世間有這十種人臨終不能夠念佛，就是說搞不好你平時不念佛，就屬於這十類範圍，臨終你就沒有機會念佛了。下面就列出十種人：

「一者，善友未必相遇，故無勸念之理」。沒有機會遇到善友，你平時造惡、造業，想等臨終的時候善友來勸你念佛，可是善友沒遇到，沒這個機會。你囑託別人：「某某法師、某某師父啊，我臨終的時候快死了你來幫我念佛。」然後他那時候在日本、在美國、在北京、在上海，你怎麼念呢？沒有這個機會。這是第一個沒有機會念佛。

「二者，業苦纏身，不遑念佛」。他苦啊，他叫天、叫媽、叫娘，就是沒有辦法念佛，念不出來了，這是宿業的緣故。這裏有哪一位寫了個條子說：「有人平時念佛念的很好，臨終怎麼不會念了，什麼原因呢？」這就是告訴我們平時要多懺悔的原因，你不多懺悔，過去的宿業突然趕來了，你就很困難。每個人都有過去世種種惡業、今生的惡業，《地藏經》講「舉心動念，無不是罪」，有業呀！

你看我們雖然是念佛修行的人，煩惱心也很重啊。你不能說他們在念佛堂的人就沒有煩惱，在禪堂

的人就沒有煩惱。老修行要發起脾氣來很厲害的，有沒有發現？他平時都不跟人家來往，也很少說話，如果說你要惹了他了，他發起脾氣來比誰都大，會不會這樣？反倒那些平時整天跟人家吵吵鬧鬧的，他只是小吵，大吵也不過如此而已。畢竟是凡夫，他就有煩惱，遇到他生煩惱，就會發泄出來，會有這種情形。

我們有過去世的種種惡業，你不懺悔臨終就會起顛倒。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認為平時念佛念的好好的，臨終怎麼不會念佛了？有業，就是有業！我們平時也有造這個業、那個業，發脾氣也有，不高興也有，都會有，有種種事。你不能說我念佛就能夠往生，所以平時一邊在念佛，該發脾氣就發，該罵人還罵，修歸修，造業歸造業，這也要不得。所謂說「帶業往生」，他是帶舊業，你新業盡量減低不造，不是說反正能夠帶業，我今生就什麼都幹，這樣你臨終就會起顛倒。而且你多多少少要了解念佛的一些思想、理路、道理，堅定信心，不能有什麼懷疑，要不然臨終的時候也會起種種顛倒的事情，那麼苦業來纏身，就不能念佛了。

「三者，或偏風失語，不能稱佛」。現在人的病多，動不動就是心機梗塞啦、高血壓啦，突然間暈倒了，摔一下子癱瘓了等等。「偏風失語」，就不能念佛了，遇到這些病就沒有辦法了。

「四者，狂亂失心，注想難成」。心亂，發狂了，發顛了，失去本心了，這樣專注一心來念佛也很困難，這是第四個。

「五者，或遭水火，不暇至誠」。你住在那裏住得好好的，突然間着火了、發大水沖走了，怎麼辦？像去年好幾次發大水，一不小心被大水沖走了怎麼辦呢？你就沒有辦法。或者說失去正念來不及，也沒人提醒你，這種情況下就不能至誠了。

「六者，遭遇豺狼，無復善友」。現在豺豹虎狼比較少，你去哪個地方，人家狼狗沒拴好，一不小心被咬死了也可能啊。真有這樣，幾年前福鼎就有一個小孩，父母親上班去了，小孩子放在搖籃裏，鄰居一個狼狗的繩鎖斷了，就把小孩給吃掉了，整個小孩吃得一點不剩！父母回家怎麼找也找不着，但是看地下多少有點血跡，就懷疑是狼狗，然後就去告狀。馬上就得解決這個問題，時間久了小孩不是就被狗消化了。養狗的人說不可能，這麼大一個小孩怎麼會吃進去沒有了呢。然後養小孩的人說肯定被狼狗吃掉了。這樣就把這狼狗劈開，果然被吃掉了，還沒消化完，有這樣的事情！我們大人它未必吃得掉，它會把你咬死，狼狗有病毒，狂犬病等等。

乃至車禍，過去沒有講坐車，現在有坐車，發生車禍是多久時間呢？只是「唵」一下子，一兩秒鐘就完蛋了，一點都來不及。不能說讓你準備一下，馬上要車禍了，我準備念佛：「南無阿彌陀佛……」，然後再「唵」，沒有這樣子的。發生車禍是這樣子，很快，發生車禍直接把它照下來、錄下來的都很少，電影裏那都是特技拍的鏡頭。所以說遇到這種情形你也沒辦法念佛。你說找善友，叫善友等在那裏，一起坐車，然後你被車撞了，善友也撞了怎麼辦呢？

「七者，臨終惡友，壞彼信心」。遇到惡友了沒辦法，會「壞彼信心」。尤其在家居士，子女沒交待好，他會在那裏弄神裝鬼的、又哭又叫的。甚至一些惡友說：「你這個病不好死，幹脆去禱告，信耶穌去。」常常會有這樣的一些事情，這樣怎麼辦呢？這就很困難吶！我有一個姑姑，她周圍村莊全部都是基督教，我們家都是信佛的。信基督教的整天在那裏說：「你不信到時間把魔鬼引到這裏來，就找你麻煩！」然後她很害怕。他們說：「我們都信，你一個人不信就會有魔鬼！」七說八說被他們勸去，甚至臨終的時候他們都在那裏禱告。後來我們家人去了就改成念佛了，娘家大嘛，我母親就讓她去念佛。但是從佛教的觀點來說，會破壞你往生的因緣，會遇到有這樣的一些事情。

「八者，飽食過度，昏迷致死」。吃飽了撐着被撐死了的也有啊，很多人今天晚上睡覺明天就起不來了。過去人常常說：今天晚上鞋脫在床鋪底下，明天穿不穿得上就不知道了。我們出家人要常作如是觀：今天鞋脫掉，明天穿不穿不知道。那麼晚上睡覺就好好念佛，理應作如是想！不是說去詛咒人家，本來就應該如此作意，隨時都有可能死亡啊。作為一個念佛的人，死亡就當回去唄，當作如是想。也不是說害怕，出家人沒什麼好怕，說死不一定死，說不死不一定不死，是不是這樣？很多人因為這樣飽食過度，昏迷致死了。

「九者，軍陣鬪戰，奄忽而亡」。突然間發生戰爭了，如果現在要打仗的話，哪個地方都不好躲的。過去人家挖個防空洞啊，石頭底下都可以躲一躲，過去是子彈嘛，一粒「花生米」那沒多少問題，現在

那些化學武器打起來那就沒完了。前一段時間美國不是要打伊朗嘛，伊朗趕緊就把一些武器拿出來演習，那個導彈在水裏一秒鐘可以打到一百多米這麼遠，在海上炫耀一下，如果那個東西打起來你躲到哪兒呢？沒辦法可躲。

我剛回來的時候，老和尚曾經告訴我，後山應該挖個洞，他說：「這兒基督教很猖狂，哪一天來把我們給弄死了怎麼辦！」我說：「這是業報，你躲到山洞，他把山洞給你堵起來怎麼辦呐？」老和尚害怕，他說：「要麼我們大殿後面那個地方挖個洞，實在不行我們躲在裏面。」我說：「躲到裏面他堵起來怎麼辦呐？寧肯在外面死了也舒服一點，堵在裏面死得更慘，他有些毒氣什麼的。」老人家常會這樣害怕。就會有打仗的事情，世界始終也沒有安寧過，戰火也沒有停止過。我們都希望祈禱世界和平，不要有戰爭，但是戰爭的因素不可能排除，有人類就有鬭爭。沒有戰爭也會有地震，前幾天台灣地震，福州那邊都有感覺，前一段浙江那邊地震，福鼎也有感覺，說不定哪一天就在太姥山震下去了，都有說不來的事情。唐山大地震那跑也來不及呀，往哪兒跑？

「十者：忽墜高岩，傷壞性命」。不小心就從哪個地方摔下去了。其實說「十者」，我看何止十者，突然間死亡的事情各種各樣的都有啊！

「如此等十種之事，皆是尋常耳聞眼見」，突然間死亡的這些事情我們都有聽說、都有看到。我們去坐飛機，飛機上面那個乘務員都會怎麼樣呢？空姐開始會演示：救生衣在哪裏，氧氣面罩怎麼掛，教

你怎麼弄。我看每一次飛機失事那些都用不上，飛機不可能慢慢地從那裏迫降，讓你弄氧氣面罩，它是幾秒鐘就完蛋了，說墜就墜下去了，你往哪跑？沒辦法跑啊！飛機失事能夠沒有事情的很少很少，前幾天好像說哪一個地方，一架飛機停下來斷成兩截了，飛機上有幾十個人還好都沒死，都沒有什麼問題，像這樣的事情很少。一般飛機掉下來都是完蛋了，要是掉到海裏、掉在山林那些地方，都是種種危險的事情，這樣的事我們也常常耳聞眼見。

「不論僧俗男女，人皆有之」，這個都不可以排除，你不能說我們出家人有菩薩保佑。那也是一樣的，宿業難逃，你往哪跑？跑不了，都會有。「或宿業所招，現業所感」。為什麼念佛念的好好，突然間臨終會這樣呢？這就告訴我們了，「宿業所招，現業所感」，過去世招感，到現在得報了。「忽爾現前，不容回避」，所以說我們平時要懺悔、要念佛、要消業。本身念佛就是消業，但是要多加一個懺悔的心，這樣就消了更多的業。要不然業障現前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就來不及回避了。

「爾又不是神通聖人，有宿命通，能知臨終有業無業」，你又不是神通聖人，又不知道到底什麼業要等臨終的時候來報。凡夫沒辦法知道，我們誰都不知道將來如何。每一個人都希望我們臨終不要有障礙，不要有病痛，好好地死去多好，說不來啊，臨終得了什麼怪病，半身不遂啊、植物人啊等等，都預料不到。「又不是有他心、天眼，能知臨終好死惡死」，我們沒有他心通、天眼通，能知道好死還是壞死，根本就不知道。

「如上十種惡緣，忽然遭著一種，便休了也」，十種遇到哪一種你都要完蛋，車禍、地震、怪病、

從哪裏摔死等等，都不知道。腦積水了也沒辦法，腦積水時間久了壓迫神經，就變癡呆了。所以說就會有這樣種種危險的事情。「便做手腳不得了也」，你做什麼手腳都沒有辦法。「便有知識活佛圍繞，救爾不得了也」，就是你旁邊有活佛、有\*\*法王坐在那兒，那你什麼都不懂也沒辦法，救不了你呀！即使有善知識，乃至有活佛圍繞着你轉也是沒辦法，神識已經去了。「便須隨業受報，向三途八難中受苦受罪」，搞不好隨業受報去了，這是果報啊。到那個時候要聞佛名呢？「不聞了也」，想聞佛名就沒有機會了。所以我們健康的時候、年輕的時候趕緊念佛！

下面他有漸次地推理，一個一個地往下去，沒有這種情形恐怕有那種。下面這樣講：「直饒爾無此惡緣」，就是說你沒有這些惡緣，都沒什麼問題。「只是好病而死」，也得到好病，傷風感冒引起發燒，然後不行了。這沒什麼大病、怪病，什麼禽流感、癌症等種種情形都沒有。「亦不免風刀解體，四大分離，如生龜脫筒，螃蟹落湯」，四大分離就像烏龜脫殼一樣，我們也不是烏龜，沒脫過殼，也不知道難受不難受。有人可能想：或許烏龜脫殼很舒服呢？你看它脫出來很難過的。蛇脫皮有沒有看過？有人看過，有人沒看過。乃至像螃蟹落湯，就是說以烏龜脫殼和螃蟹落湯那個樣子來譬喻。

在家人覺得煮那個東西很新鮮、很過癮，要吃活的，他說死了不好吃，活的才好吃，把鍋燒旺旺的，然後螃蟹啦、什麼東西放下去，煮得唧唧叫，難受啊！疼痛啊！這樣「痛苦逼迫，怕怖惶惶」，就是恐怖害怕，痛苦逼惱！「念佛不得了也」，正念就很難提起來了。哪位大德也是這樣講，說痛苦的時候，

不是靠平時念佛念得很綿密，就很困難，就會遇到這種情況。為什麼佛陀、祖師這樣一再地叮嚀告訴我們要念佛呢？就怕臨終有障礙，你就很困難，或者有病，恐怖之心生起。

接下來第二個，「更饒爾無病而死」，就算你沒有病，很清楚地死。「又或世緣未了」，世間有種種的事情，我們活在這個世間多多少少有做這個事啦、那個事啦，在家人有子女啊，上一次法藏法師講：還貸還沒還完，女兒沒出嫁，還是死不了，怎麼辦呢？有這樣的事。出家人建廟蓋廟啊、收徒弟呀等等，也會有這樣那樣的事情。像我們這樣，這麼大的一個寺廟就有這樣的事、那樣的事。有人就調侃說我將來死了，搞不好做平興寺的水火神。我就老怕沒水不是嗎，這兒弄個水庫、那兒弄個水壩，怕沒水呀。然後就說我死了要做水火神，但願不要啊！我們是爲了護持大眾好好地修行，沒水怎麼辦呢？那要好好地念佛，如果說有這樣的掛礙、障礙在那裏，要早一點做了結才好，現在就慢慢開始，爲了以後不要做水火神。

「世念未休」，世間的種種念頭還沒有休。「貪生怖死」。有大德得癌症快要往生了，我去看他的時候，他說：「醫院治一天，一天怎麼沒見好轉呢？」當時得絕症，醫院沒告訴他，跟他說吃點藥打點針慢慢就會好起來的，然後他一直盼望着好起來。按照這種情況，快不行了就趕緊做準備呀！然後他怎麼說：「不要念阿彌陀佛，我還要再來，這寺廟的事情沒做完，我死了再來，接着做寺廟的事情。」這就沒把握了，真是沒把握！你想想，你現在生病都把握不了，你死了再來寺廟當家，有那個把握嗎？很困難的，是不是？

你要有本事，你說我現在病沒事了，讓他惡病轉爲善病，乃至不病，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有這樣的把握，你來生才有把握。沒辦法呀！這樣沒把握，臨終也沒把握，乃至下一生就沒辦法了，有隔陰之迷呀，很恐怖的。所以說「貪生怖死，擾亂胸懷」，這樣就擾亂心了。

「若是俗人，又兼家私未明」，家裏的事情、私人的事情，沒有了却。過去平興寺住了一個老師太，那時候我剛剛回來。我看了很多人往生，這個人往生實在是很痛苦，她叫苦連天叫了有十多天，你叫她念佛她念不起來。我們去助念，她稍微會安寧一點，我們不念了，走了，她就叫，叫得很慘，後來快死的時候臉部非常難看。後來就問她侄女怎麼會這樣子呢，原來她有一些錢沒交待清楚，被人家借去沒還給她，她也來不及交待，死的時候就種種掛礙，變得很慘。這個事情呢，就是這裏說的「家私未明，後事未辦」。「妻啼子哭」，男人是老婆哭啼，女的就是丈夫哭。有人說我沒丈夫，那兒子哭、女兒哭。有人不哭是因爲你不死，臥病不起又不死。他說：「哎呀！你要麼就趕緊死，你怎麼就不死呢！」你聽到這樣的話，念佛都沒心情：我辛苦了一輩子，爲了子女，我不死他就這樣抱怨我！這樣就會失去正念。「百種憂煎，念佛不得了也」，不能念佛了。

再來第三個，「更饒爾未死以前」，上面說快死了，你自己世間的事情沒做好的掛礙，下面說你生病了。「只有些少病痛在身，忍疼苦叫」，種種痛苦啊、苦叫啊。「叫喚呻吟，問藥求醫，祈禱懺悔，雜念紛飛，念佛不得了也」，就是說有點病，求這個醫、求那個醫，痛苦呻吟，又搞搞這個、搞搞那個，就是沒辦

法集中心念去念佛。

第四個，「更饒爾未病以前，只是年紀老大，衰相現前」，年紀太大了，老了，怎麼樣呢？「困頓龍鐘」，老態龍鐘，走也走不動。「愁歎憂惱，只向個衰老身上，左安右排，念佛不得了也」，身心衰弱，提不起正念，這也是一種痛苦，是身體的問題。

第五個，「更饒爾未老以前，正是少壯之日，正好念佛之時」，這個好啊，沒有病，少壯的時候他也正好念佛。「稍或狂心未歇，俗務相關」，可是狂心沒歇下來，就是說妄念、雜念非常地多，世間的種種俗務又互相牽累。「東攀西緣」，攀緣心很重。「胡思亂想，業識茫茫，念佛不得了也」，狂心歇不下來，攀緣心很重，尤其是指出家人，這個居士、那個居士種種事情，乃至在家人也有種種攀緣。

第六個，「更饒爾清閑自在，有志修行」，清閑了，也自在，可以修行。「稍於世相之中，照不破，放不下」，看破不容易，放下就更難了，這裏說你看不破，看不破就更放不下呀。「把不定，坐不斷，忽遭些子境界現前」，把定不了，這樣呢，偶爾會引一些境界現前，怎麼辦呢？「一個主人，隨他顛倒」，放不下，有些境界來了，你就隨他去，一個人會隨着他去。這樣「念佛不得了也」，我們的辛苦就白費了。

第七個，「爾看他老病之時，少壯清閑之日，稍有一事掛心，早是念佛不得」，也就說我們平時看到很多人老了或者生病了，因為年輕的時候乃至清閑的時候，稍微有一點點事情掛在心上，他念佛就念不了了。這樣的事情我們常常會遇到，平時沒什麼事可以念，有一個事情在心裏掛礙着，他就念佛不得。

「況待臨終時哉」，更何況等臨終呢？

「何況爾更道，且做世間事業」，更何況你還說要做世間的事情。上面不是提到有人說先做世間的事情，等臨終再念佛嗎？「爾真癡人，說此癡話」，就是說「等臨終念佛」這是癡話。「敢保爾錯用身心了也」，恐怕你會錯用了身心，因為你一輩子都是做這個、做那個事情，沒有去修行，臨終就很難提起正念來修行了。而且世間的事情是「如夢如幻，如影如響，那一件有實效」啊？這是勸導的話，世間沒有一件真實的事情。「那一件替得生死」，哪一件能替得了我們生死呢？就是告訴我們要放下。

「縱饒廣造伽藍，多增常住，攀求名位，交結官豪」，就是說造寺廟造了很多，增加常住的事情也很多，去求名求位，官場上打混，搞個這個官當當、那個官當當，名片都要折疊，這些跟生死一點關係都沒有！名片折疊幾節都沒用，折疊的像《金剛經》那麼長也沒有用，對不對？現在人頭銜很多，名片一張不夠寫，加長了折疊起來，跟生死沒有關係的。你憑那張紙去阿彌陀佛那裏報道，也去不了，沒修行啊！

「爾將謂多做好事」，你會講說：「我是做好事啊，建寺廟這不是好事嗎？」「殊不知犯了如來不體道本、廣造伽藍等戒」，這是從廣義上來講的戒。從比丘戒的「二篇」來說，如果是爲了個人造房子造太大，也犯到兩條——有主和無主，所以造房子這也是有戒的。廣義來說，你道本不修，拼命造那麼大的伽藍，寺廟造得很大，只是一群人在那裏賺錢生活而已，那就是「不體道本，廣造伽藍」。「豈不見道，有爲之功，多諸過咎」。這沒看到嗎？這是有爲世間的有爲法，只是修人天的福報而已，但是他

罪過多多，有人修行倒好，沒人修行就完了。那就怎麼樣呢？「天堂未就，地獄先成」。

通常人家有這麼講「廣造伽藍，不體道本，天堂未成，地獄已就」，意思是一樣的，修個大大的廟，住了三五個人在那裏，搞不過來就請工人來住廟。這樣的事情海外更突出，海外的錢多啊，出家人又少，他就會造很大間的廟，請在家人來管理，有這樣的事。這樣呢，修行也修不了，你本來以為是好事，實際「天堂未就，地獄先成」了，業造太多了，所以「地獄先成」。

「生死未明，皆成苦本」，生死大事沒了啊，造了半天都是造苦本。「眼光落地，受苦之時，方知平生所作」，盡是怎麼樣？「盡是枷上添枷，鎖上添鎖」，枷鎖越來越緊了。過去的罪犯不是弄兩個板卡在脖子上嘛，那叫做枷鎖，枷鎖上再套一個，你受得了嗎？然後再加上鎖就更緊了，所以我們一旦什麼都沒有了，這個壽命完了，「眼光落地」，受苦的時候，就真正罪業現前了。

下面，「鑊湯下增柴炭」，本來燒滾的水，底下再加點木炭，再加點柴火，那不是滾得更厲害了？「劍樹上助刀槍」，本來很多劍在那兒，上面再加幾把刀。意思是說你會在地獄當中受罪呀！「袈裟下失却人身」，這是勸出家人，出家人不要只是做活計，生死大事最要緊！如果說生死大事大家不考慮，只是搞活計，那就不怕受苦報，那就是說地獄我不去誰去，這樣就是「袈裟底下失却人身」的情形，且是「萬劫難復」。

「鐵漢聞之，也須淚落」，鐵漢聽了也要落淚呀！意思是說你不修行，將來就會造種種苦業，不要

以爲世間的事情我做了很多，功德很大，那是世間有爲的功德。這個佛經裏面就有明據：「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恆沙七寶塔，寶塔畢竟化爲塵，一念淨心成正覺。」七寶塔是有爲的、有形像的，寶塔壞了化成微塵，而我靜念相續成道成佛，可以度眾生，這個功德大呀！不要以爲人家做這個做那個，我沒做呀，心不甘願，變成這樣子。

我過去常常痛斥人家去建廟，然後我自己一直在建廟，是不是很顛倒啊？真是很顛倒。還好有人在那用用功、修修行，否則的話我會痛心死了。我們多多少少體點道本，如果不是這樣呢，那我「水火神」都當不了啊。能當水火神嗎？以爲廟建得很大很大就好，要有人修行啊，沒有人修行是不行的！

這樣呢，「祖師如此苦口勸人」，祖師們是這樣苦口來勸我們，最好是少做事業多修行。「曾許爾且做事業，待臨終念佛乎」，是不是允許你先做世間事業，等臨終來念佛呢？沒有見到有這樣的做法，最好一邊做事，一邊修行念佛。

「又不見死心禪師道」，「死心禪師」是宋代的一位祖師，是臨濟黃龍派的出家人，還有一個名字叫「悟新」，開悟的「悟」，新舊的「新」，出家人都有兩個名。他說：「世間之人，財寶如山」，世間的人拼命賺錢，弄得財寶如山。「妻妾滿前」，「滿前」就是很多，現在人有妻而且養妾，現在不叫「妾」啦，叫什麼「包二奶」，難聽死了，這麼難聽！開始我不知道「包二奶」什麼意思，原配原裝的老婆以外，還搞一個組裝配裝的養在那，不是養一個，有錢大老闆他可以養好幾個，世間人有種種顛倒的事情！「日

夜歡樂」，高興啊！「他豈不要長生在世」，沒辦法長生，他想長生能長生嗎？「爭奈前程有限，暗裏相催」，就是佛經裏面講的白老鼠、黑老鼠在那井藤上咬啊咬啊，命根就像井藤一樣在那裏，日夜在那相催，日復一日就過去了。

時間很快呀，我們過年剛剛拜過懺，現在清明又完了，再有一個季節春天就完了，你發現沒有？剛剛說春天潮濕，清明過後再有一個季節是穀雨，穀雨過去就立夏了，夏天來了，我們很快就要安居了是吧，快得很！時光就如此不知不覺地就完了，所以說「前程有限」，你不要歡樂快活。

「符到奉行，不容住滯」，「符到」就是閻羅王那個請帖來了，不允許你停留在那兒，你說我不去，不去也要你去，壽命到了誰也沒辦法。所以說「閻羅老子，不順人情」，他不管你，你說我講個情吧：「讓我多住一段時間，我妻妾這麼多，讓我多玩一會兒唄！」沒有可能，這沒辦法的。「無常鬼王，有何面目」，無常的鬼王時時相隨。所以說死心禪師苦切地告訴我們，即使有這麼多的事情，那都是身外之物，生命無常啊！

「且據諸人眼裏親見，耳裏親聞」，這樣的事情多得很，財產萬貫有什麼用？我們廟裏的護法居士錢財也不少，救不了他的命吶，該死他就得死，帶着很多遺憾走人了，你有什麼辦法呢？哪一天輪到我們在座的也說不來呀，我老人家快五十了，生命差不多了，正常的情況下已經走三分之二了；如果不正常呢，說不定明天就死翹翹了，是不是這樣？我常常跟智\*開玩笑，我說：「我現在馬上不行了，你趕

緊通知常住說我要死了。」他說：「你不要胡說八道。」說不定哪一天突然間就這樣，門一開我就死翹。我說：「你會怎麼樣？」他說：「那就趕緊叫人唄。」我說：「已經死了，叫人有啥用，沒有用啊！」隨時都有可能這樣，每一個人都應作如是觀、如是想，這不是說壞話，就是要趕緊準備！

在家人怎麼辦呢？工作還得工作，工作完有時間或者沒時間你多念佛就完了。沒時間，一邊上班一邊念佛呀。世間的事情我在做，家庭的事情也在做，這枷鎖已經套上去了，世間的紅塵已經給你染上了，你怎麼辦？那就隨緣消宿業，你就做唄，然後一邊念佛，記住要這樣。世間多少的得失啊、人事交往啊，都把它看淡一點，無所謂啦，沒關係啦！不要去計較人家的得失太多了：人家對我怎麼樣啦，那個人對我有意見啦……整天記着這個，我看不如去記阿彌陀佛。你把正念提起來，多記阿彌陀佛、多念阿彌陀佛。總是計較那個人怎麼最近老是我麻煩，到底我做錯了什麼？他憑什麼老找我麻煩？然後你一天到晚計較，睡覺前還作意，一醒起來就作意：他老找我麻煩用意何在？還不如說都不要去管他，一心念「南無阿彌陀」多好，你也自在，別人也少麻煩，多好的事情！所以不要去計較這些個事情。

我們凡夫眾生就很難，「你這樣子說起來容易，是可忍，熟不可忍！」麻煩又來了，他又倒回來，轉圈呀……我們就在轉圈，對吧？知道應該看破放下，都無所謂，知道是這樣，然後遇到是你呢，一定要找他算賬，大丈夫嘛，不找他算賬也太窩囊了，非得跟他評個高低不可！這樣其實你就虧大了，不是一般的虧，真是虧大了！放下一切，好生的念佛，說不定我們哪一天就不行了都不知道，你記着那個人

有什麼用啊？你平時老是跟人家過不去，記恨他，你記在那兒沒有用，他救不了你呀！你還不如去記阿彌陀佛、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才救得了你，對不對？

這樣，「前街後巷」，我們的鄰單，左鄰右舍、樓上樓下，那個人突然間不行啦、生病啦，這樣的事情我們常常聽見。很年輕的、很有道心的道友突然間死掉了，這樣也多得很。\*朝輝，是誰認識嗎？是在平興寺出家的一個淨人，他很發心的，後來有病了，我們勸他：「你要好好去治病。」他說：「沒問題，我自己可以調，拔來什麼草藥弄啊、調啊，七調八調把命調沒了。」他不聽勸，已經很嚴重了，出血了，還幫人家劈柴，一劈就出血了，大量出血就完了，就一命嗚呼了……年輕吧，對不對？

「不信死給你看」那個，那不是很年輕嗎，還記得嗎？發生在去年，「你以為我不敢死啊，不信我死給你看」，「嘯」一下跳海了，十幾個小時才撈上來，完了吧！他起顛倒，業障現前沒辦法，這樣的事情很多啊！這是年輕的。老了的就不用說了，老了經常都有去的，我們最近常住有好幾個，回去看老爸，就去把老爸送走了，是不是這樣？

「親情眷屬，朋友兄弟，強壯後生，死却多少」，那慧本師他的兄弟不是就走了，你不要以為說身體很強壯、很好，他就不死啊，照死不誤，是不是？「世人多云：待老來方念佛」，我們都是世人，你不要以為指世間的人、世俗人，我們都這樣想：以後再念吧，還來得及呀，我先搞一點別的事情。來不及啦！「好教爾知，黃泉路上」，這是老話，「黃泉路上無老少，能有幾人待得老」，通常也不一定

等你老啊！「少年夭死者多矣」，夭折的、突然間死掉的人多得很。有的剛剛生下來在娘胎裏就死了，七八歲、十幾歲死了的也多得很。

去年不是有個人來打普佛，我同學的一個朋友，兒子剛剛考上大學。他說我這麼多年來培養，從小學一直到高中，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找附近最好的學校，後來怕不保險，高中送到福州，找最好的學校去讀。考上了，錄取通知單寄來了，高興啊，到海邊去玩，掉海裏一命嗚呼就死了。他父母說想不通啊，怎麼會這樣呢？想不通。想不通的事情多了，對不對？這都是宿業宿債，這兒子來討債，債討完了，大學這筆錢他就不討了，本來讀大學要很多錢，他不討了，就結賬了、走人了。這樣的事情多得很吶！

「古人云：莫待老來方念佛，孤墳多是少年人」，這句話聽多了，都出在一些祖師的語錄當中，通常說的是「方學道」，我們這裏說「方念佛」。我有一次到杭州去，離靈隱寺不遠有個山包，去那裏看一個小廟，那個地方的墳墓密密麻麻的，不知道這死多少人吶！我也比較喜歡看這些東西，然後我就瞧瞧，看看這個碑，看看那個碑，有的是「考妣」，有的是「愛子」、「幼子」，都是這樣子。我一直轉，他們在前面走，我看看這個、看看那個。這好大的一個死人村，父母為兒子立的碑很多啊，那裏面很多都是年輕人，「孤墳多是少年人」，是不是？

「又云：自從早年，索妻養兒，經營家計，受盡萬千辛苦」，突然間三寸氣不來了，喉嚨沒氣了，氣斷了，「未免一旦皆休」，這是勸導啊！這麼一勸那大家說：完了，一切都完了，這下還有什麼好做的嘛！念佛、

發菩提心、度眾生啊，怎麼會沒好做的呢？當下就要去承擔啊！這告訴我們說世間只是如幻如化而已，不要去執著。對在家人，告訴你慢慢地淡泊這個事情，子女是要疼愛沒有錯，培養義務該完成的完成，不要太過執著。執著就會怎麼樣？倒過來你就做他的兒孫，你走不了，會有這種事情，這是很恐怖的事情吶！

下面講的是很泄氣的話，看見沒有，如果孝順的兒孫呢，「齋得幾眾僧，看得幾部經」，就是說請幾個和尚來給你念念經啊、拜拜懺吶，「燒得箔紙」，燒一些紙，「春三秋九做得碗羹飯」，幾碗羹飯擺在那兒，念念：老爸老媽，或者是爺爺奶奶，回來了，過年了，請你吃吧！說是那樣的，他真出來你趕緊叫他走不可，嚇人吶。哪天爺爺、奶奶真的坐在那裏吃飯，你還不是嚇死了：哎呀！這死鬼沒走啊！是不是？只是孝順的人恐怕會這樣，「哭得幾聲，猶是記憶爺娘」，老爹老娘都記得了，就哭幾聲，這樣情況的多得很吶。

不孝順的人也很多，根本就沒有那樣啊，如果是不孝的，看見「父母方死，骨頭未冷」，會怎麼樣呢？就吵着要家產，兄弟多的就吵着分家產，父母剩下遺產多少，分不好就打官司，也有人沒死就開始打官司了，報紙上、雜誌上、電視上常常有報導這樣的事情。還有的兒子多了，父母沒地方吃飯，踢皮球，他說到你家吃，你說到他家吃，最後是沒得吃、沒人管。父母去告兒子的狀：我養了一大堆，我老了沒得吃怎麼辦？訴訟於法律，求法律幫助，然後兒子坐了一大堆，講了種種理由：老頭子自己有錢，他以

前不關心我們怎麼怎麼……不關心你怎麼會長這麼大呢？這是不肖之子啊！人還沒死就開始做分家產的事情了。

「出賣田園」，現在不一董、收文物，不定哪天就上當了給人家騙了。你看很多遊覽區，他說：「我這定賣田園，有別的股票啦、存折啦等等。」恣意作樂」，或者是自己做快樂的事情去了。「以此較之」，這樣比較起來，「着甚麼急」，你去管這世間的事情沒有用。「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馬牛」，你不要作兒孫的馬牛，去爲他這樣操勞、那樣操勞，就是告訴我們理應要放下！

「復引古德云：冷笑富家翁，營生忙似箭，古德講說，富家的人他也很忙、很辛苦啊，忙得像射箭一樣。「囤內米生蟲，庫中錢爛貫」，現在的錢也不會爛了，怎麼辦呢？現在人弄卡，那個卡太多了，他也搞不聽清哪個卡、哪個卡，密碼這記一下、那記一下，搞不好丟了怎麼辦呢？整天到銀行去掛失，七弄八弄也好辛苦。

現在社會在轉型，不要拿錢就可以做種種事了。現在不至於「米生蟲」了，他好東西、古董放在那裏，不知道如何好，門窗左一個鐵門、右一個鐵網，把它關得緊緊的，也不自由啊。現在人收古是文物啊。」他用悄悄話講：「你要嗎？這是真的、真的……。」真什麼真，哪有的，都是騙人的東西！有一些人一不小心：嗯，看看蠻像的。買了，回來拿去一鑒定，說這是假的、贗品，不可能的事情，上當了吧，花很多錢！很多景區裏面都有這樣的事情。那麼現在人也通常犯這些毛病。

「日裏把秤稱，夜間點燈算」，古人會這樣啊，秤稱一下，輕稱小斗稱一下，晚上點燈來算。「形骸如傀儡，莫教繩索斷」。什麼叫「傀儡」知道吧？就是木偶戲，要繩子抽的，繩子斷了你就完了。你以為說這些東西這樣那樣，其實都是傀儡啊，不是你自己的，你自己不得已這樣去做而已。常常事情逼到那份上你沒辦法，所以那傀儡他手得比呀、腳得踢呀，因為繩索抽在那了，哪一天繩索斷了，你就抽不了了。

「死心如此苦口勸人」，死心禪師是這樣來勸我們。「曾許爾且做事業，待臨終方念佛乎」，你做世間的事情，等臨終念佛，臨終不一定能念得了啊。「當思人生在世，能有幾時，石火電光，眨眼便過」，這樣一想，你就不要去跟人家計較得失、較勁，沒有必要，真的沒有必要！偶爾有一點隔閡什麼的事情，我看睡一覺過去就算了，千萬不要計較。人生幾何啊，石火電光一閃就過去了，幾十年真是很快啊！

那麼「趁此未老未病之前，抖擻身心」，然後怎麼樣呢？「撥棄世事」，世間的事情應該要把它捨棄。「得一日光陰，念一日佛名」，有一天的光陰，我們有一口氣，還有正信、有正願，趕緊念佛，不要擔心未來的事情，去搞那些活計。「得一時工夫，修一時淨業」，有一天這樣的時間，那趕緊修淨業，念佛往生。「由他臨命終時，好死惡死，我之盤纏預辦了也，我之前程穩穩當當了也」，念佛念得沒問題，不要說理一心了，我事一心，心已經得到不亂，無論怎麼樣的情形之下，我念佛這個事情都不會亂，這樣我就有把握往生。「若不如此後悔難追，思之思之」，諸大德們，如果這樣警策的話，你聽起來還是老樣子，那也是

沒辦法了，對不對？這《要解》講下來，大家聽完說如此而已，當耳邊風過去，一點警策心都沒有，還是留戀於世間、貪著於人世，那就沒辦法了，真是沒救了！這樣好還是不好？要發心念佛還是不發心念佛？你們自己慎思。

那麼「淨土或問，斥此最詳，今人不可不讀」，我說的這只是一小段而已，有需要詳讀《淨土或問》的人，在《淨土十要》中的第六卷，一查就知道了，你去看一看，都是一些勉勵的話。在《彌陀要解》當中，藕益大師已經夠痛徹地告訴我們種種的道理，你再不肯念佛，就沒辦法了！

解：問：西方去此十萬億土，何得即生？答：十萬億土，不出我現前一念心性之外，以心性本無外故。又仗自心之佛力接引，何難即生？如鏡中照數十層山水樓閣，層數宛然，實無遠近，一照俱了，見無先後。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亦如是。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亦如是。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亦如是。當知字字皆海印三昧，大圓鏡智之靈文也。

下面，「問：西方去此十萬億土，何得即生？」這個事情我們都了解了吧，不隔方寸、當下即是這個道理，能夠從事持進至理持，這樣當下即是，生者無生。

下面答說「十萬億土，不出我現前一念心性之外」，根本就沒有超出我的心性之外，我們本身具足的理具彌陀淨土的依、正莊嚴，當下一念與彌陀相應，那麼所有的依、正就現前了。「以心性本無外故」，

不是在我們心性以外了，這就叫「卽心淨土」。「又仗自心之佛力接引」，我們能夠戰勝自心，我們信心十足，信自啊，信自就是信我們自心的力量，念佛的力量能夠感得佛。「何難卽生」，根本就不難往生！下面又比喻說「如鏡中照數十層山水樓閣，層數宛然，實無遠近」，就是說這信心明了了、明白了，就像鏡子照外面山河大地一樣，你一照，重重的事情都在鏡子裏面，不相妨礙。理具的一念心因爲通過念佛而顯發，所以當下卽得往生，不要以爲很遠。「一照俱了，見無先後」，像鏡子照物一樣，不分先後，很快就顯現。

「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亦如是，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亦如是，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卽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亦如是。」就像照鏡子一樣，不遠，因爲我們本心具足，那麼彌陀的極樂世界如此莊嚴，以及彌陀在那裏說法，馬上就現在我們眼前，感應道交，佛就現在臨終人的面前來護念說法，令念佛的人心不顛倒而往生。

「當知字字皆海印三昧」，什麼叫「海印三昧」？「海印三昧」就是心性的別名，也就是天台所講的「理具」，我們心性完全顯現了。「大圓鏡智之靈文也」，「鏡」，我們前面講鏡能照萬物，這個智慧轉識成智，大圓鏡智顯現，那就是圓現一切淨土的依正，無法不現，這叫「事造」。前面「海印三昧」是「理具」，這裏「大圓鏡智」是「事造」。我智慧圓滿了，所有的境界就在我心性現前，所以說極樂世界當下就是了。

解：問：持名判行行，則是助行，何名正行？答：依一心說信願行，非先後，非定三。蓋無願行不

名真信，無行信不名真願，無信願不名真行。今全由信願持名，故信願行三，聲聲圓具，所以名多善根福德因緣。《觀經》稱佛名故，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此之謂也。若福善不多，安能除罪如此之大。

「問：持名判行行，則是助行」，一個是行行，一個是助行，就是說行當中的行更重要。「何名正行」，如何名為正行呢？

回答說「依一心說信願行」，都是依我們的一心，聞說而生信，信而導願，有願而去行，執持名號。「非先後，非定三」，不能一定分成三種，其實就是一種而已，能夠執持念佛，信願就在其中，有信你自然會願和持，其它兩者也都在其中，有願說明有信，有願必然會去行，所以也具足了。

「蓋無願行不名真信」，下面說沒有願的行不名真信。也就是說我不想往生而去念佛，這樣叫無願而行，行就是念佛，這樣就是沒有真信，有真信你為什麼不發願呢？哎呀，去極樂世界太久了，我如果往生下品下生，要十二劫以後才花開見佛，那我怎麼度眾生啊——人們常常這樣想，那是你沒真信！到那裏去你斷疑生信，很快就花開見佛了，因為還有疑惑的緣故才有那麼久，這指的是對我們這個世間來講。你真正理解，從華嚴的十玄門來說，一念為無量劫，無量劫為一念，沒有時間長短的區分，到那裏去「圓生四土」。所以這裏要有信。

「無行信不名真願」，我也相信，我沒有去修行，極樂世界是好啊，不錯，我相信，但是沒有念佛、沒有行，這叫發願嗎？不名真願，不是真正想發願。

「無信願不名真行」，無信的發願，誰知道那裏有沒有那麼好啊，能去我就去唄！我也發願往生，每天我也念「一心皈命極樂世界……」，如何這般，但是我不想去，或者我不相信，無信的發願，這樣的行就不是真行了。這裏說要真信、真願、真行，這三者是互相關係的。

「今全由信願持名」，一定要由信願持名。「故信願行三，聲聲圓具」，就是說你每一念當中都有信願行，每持一句名號當中都具足信願行了，念念具足。「所以名多善根福德因緣」，所以往生不是少善根福德因緣，因為你徹底相信這樣的事情，然後發願、持名，這樣就不是少善根福德因緣。你不要害怕說，我是不是多福德善根因緣呢？你相信、發願、念佛，那就是多善根福德因緣，而你還在那裏徘徊、懷疑，那就是少善根福德因緣，就不是多善根福德因緣。

「《觀經》稱佛名故，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此之謂也」，念佛能夠消業呀，我們要相信佛語。「若福善不多，安能除罪如此之大」，如果不是福大善根大，怎麼可以除如此的大罪呢？

解：問：臨終猛切，能除多罪，平日至心稱名，亦除罪否？答：如日出，群暗消。稱洪名，萬罪滅。

「問：臨終猛切，能除多罪，平日至心稱名，亦除罪否？」臨終快斷氣了，害怕恐怖，地獄現前，我念佛能除那麼多罪，那平時我一直念佛，是不是也除罪呢？這個很多念佛人會懷疑說，我一天念很多，乃至念十萬聲，一聲就除八十億劫生死重罪，那麼我念十萬聲那除多少啊？十萬再乘以八十億，那罪除了很多哦！你知道罪有多少啊，對不對？經裏面告訴說，如果這罪有形相，整個虛空都容納不下，你以

爲罪消完了？我們不知道哪一生哪一世得了一點善根，像大海的波浪拱起來一個包，才得了人身，今天却在這裏吊兒郎當。現在在平興寺還能修修行，這是過去的善根因緣，沒有善根因緣的你說有多少人呢？中國十三億人，有多少人在平興寺研究《彌陀要解》？太笨了，現在還研究《彌陀要解》，賺錢要緊，是不是？真正研究的人少之又少啊！而且在聽者當中，是否真正發起來心來念佛呢？還是少啊，所以說相信是很難啊！

下面答說「如日出，群暗消」，「日出」就是太陽出來，光明顯現，那麼一切黑暗都消失了。我們通常起無明，無明起來智慧就暗了，智慧增則無明暗。你看看現在是晚上，黑夜產生，光沒有了，光明就被黑暗遮住了。那麼我們起無明，智慧就沒有了。我們平時跟人家計較得失，起貪瞋癡的心，那是無明生起來，無明生起來智慧就沒有，那些戒定慧的事情就沒啦。一旦發起道心，正念生起來，無明就沒有了，只是當下而已，所有一切的暗都消除了。

「稱洪名，萬罪滅」，真是能夠滅罪！這萬德洪名有這麼厲害嗎？名字就有這麼厲害嗎？就好像我們聽到有一個很惡、很可怕的人，你聽到他的名聲，我們內心都會產生作用，拿破崙、希特勒，他是殺人狂啊，我們當時沒參與不知道，只是看那些記載，他們殺人不眨眼，很惡的樣子。你聽到一個偉人，你聽到這個人的名稱，你內心也會產生種種感受。

像六七十年代聽到毛主席，怎麼樣？哇！不得了，毛主席說的！都是這樣子，就好像我們出家人說

「那是佛說的」，你還有什麼可說的。信佛的人他說「佛說的，釋迦牟尼佛說的，你信不信」，你說不信，那就說你這個人有問題，肯定是這樣。那個年頭說「毛主席說的」，你自然而然沒話可說。再往前，「孔老夫子說的」，中國的聖人吶，我們一提起，都覺得內心都會有一種感受。我們思念一個人，想起他的名字會怎麼樣？

你們談過戀愛吧，你正在熱戀的時候，想起那個人渾身就充滿了力量，對吧？如果工作做完了，晚上七點鐘在柳樹下約會，你就會趕緊做，很有勁地做啊、做啊，工作做完了可以約會嘛，就充滿了力量啊。你看小小的女朋友就這麼大的力量，更何況彌陀的本願功德，你真的相信懷投於彌陀，自然就有這麼大的力量，所以說稱名就能夠滅罪。

解：問：散心稱名，亦除罪否？答：名號功德不可思議，寧不除罪，但不定往生。以悠悠散善，難敵無始積罪故。當知積罪假使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雖百年晝夜彌陀十萬，一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然所滅罪如爪上土，未滅罪如大地土。唯念至一心不亂，則如健人突圍而出，非復三軍能制耳。

「問：散心稱名，亦除罪否？」這是很關鍵的問題，散心能不能除罪呢？你不要說「這不是佛說的，是祖師講的」。藕益大師何許人也，他在徑山已經開悟了，臨終有種種的瑞相，我們要信得過。

「答：名號功德不可思議，寧不除罪，但不定往生」，怎麼可能不除罪呀？散心念不一定往生，除罪肯定是能除罪。「以悠悠散善，難敵無始積罪故」，我們無始劫的罪很多，所以多多少少要認真地去

念幾句，這樣業消得更多一點，正念也能夠起來。我們學這麼多理論幹嘛呢？要帶理念佛，會歸於自心，這樣效果就更大。

「當知積罪，假使有體相者」，就是說無始來積的罪，我們剛剛上面講了，這裏又告訴我們，「盡虛空界不能容受」。無始的業就是這樣，所以說你要悠悠晃晃地，說「我來生再來吧」，來生肯定再來啊，像這樣長了四個腿子再來，你怕不怕？或者多腿、或者沒腿來你怎麼辦呢？蛇，拱着拱着就來了，瞋恨心很重，你怎麼辦呢？那就麻煩了！你沒有把握，趕緊求往生，不管修什麼法門你都把它導歸到極樂去，以後你再來。

你說：「着急啊！我要度眾生呐！」，你着什麼急呀，你度幾個啦？你能度幾個你說說看？我這個「界老」，大家說的如何如何啦，我度了幾個人啦？啥人也勸不動，對不對？人家說那個「界老」現在怎麼怎麼地——現在外面有人稱我叫「界老」了，我說我還沒老啊，他們稱「界老」，講經說法如何這般呐……度不了誰呀。勸別人，跟他說：「你不要在這個事情這麼較勁，不要去跟人家計較得失。」人家就不聽，沒有這個本事！你有本事你上來指一下，「你不信我給你入定」，這樣人家就信服你了。

你沒辦法啊，連平興寺都住不了呢，住着住着我看現在很多人「倒駕慈航」，在座很多「倒駕慈航」了，怎麼樣呢？住煩惱了離開，外面依然是煩惱又回來，三界不安，你去找吧！我多少年前跟你們講了，找不到一個自由的地方，你們找到地方啦？再來的諸大德，有沒有找到自由的地方？「哎呀，我要找個

自由的地方，好修行的地方」，你找着了？找着了你不曾再來了！我告訴你，說明還是找不着。這個地方是三界，是三界就有鬭諍，就有人我，就有是非，就有種種的煩惱，知道吧！你哪裏找啊？沒地方找，那怎麼辦呢？念佛出生死，到阿彌陀佛那裏，然後再來，一點事都沒有啦，那你就不是一般人人了。

看到那個誰坐坐法座，他說：「哎呀，我哪天能夠坐這個法座也好。」你好好修啊，修得像印光大師那樣，什麼座都有了。你持戒持得跟弘一大師一樣，你講經說法別的不說，像圓瑛大師那樣也可以，那有得是坐的。修行念佛像廣欽老和尚那樣，他要往生了，人家不約而同的幾十輛車去山上，人家感覺他要往生，沒人通知，大家都不約而同。很多居士覺得說：我們應該去承天寺看廣老去——台灣有個承天寺，在山上，我去過那地方——突然間很多車就來了，排成了長龍，來了才知道：老和尚快要往生了！你修成這樣，你說這樣能度多少眾生，使多少人生起善根因緣，這樣子那才真有本事，對不對？

你不要說我現在要去建幾個廟，建幾個叢林，很有規劃，然後幾層殿，鋪上什麼樣的琉璃瓦，底下要鋪上什麼磚，磚上面刻上花，如何這般……五臺山有個金\*寺，那個地板鋪的石頭都有花的，一朵一朵蓮花實在是很好啊，實際住三五個人而已。很多人說我們把廟拿過來給平興寺，我說你去拿去。那都是世間有為的事情，不要去執著這個事情。我們要知道我們的業很重，要好好地念佛，不念佛也要持咒乃至做別的，你先發願往生，往生後再來，要不然業這麼多你看怎麼得了啊！

「雖百年晝夜彌陀十萬，一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然所滅罪如爪上土，未滅罪如大地土」，意思說

你晝夜都在念，念阿彌陀佛，每天念十萬聲，一一聲都滅八十億劫生死罪，然後所滅的罪有多少？像爪上的土啊，沒滅的罪還是像大地的土。你不要以為說我滅罪都滅完了，罪太多了，滅不完啊！

「唯念至一心不亂，則如健人突圍而出，非復三軍能制耳」，這個告訴你必須要念，念到一心不亂，哪怕是事一心不亂，這樣就像健壯的人，有人圍在那裏，你自然就突破出去了。哪怕是三軍——這個三軍不是「海陸空」，這裏比喻成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你都能夠突破了，你真的斷煩惱了。如果說你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都沒破，你來到這個世間依然是傻瓜蛋一個，對不對？你煩惱沒斷就要輪回呀，還是隨業受報去了。所以你大話不要講了，願雖然是大，沒有錯，那業也大啊，業大還是願大？你的業力更大，你的願力不夠，敵不過業，你就得隨業受生去。你說：「我要成佛啊，我馬上就要成佛了！」你願大吧，能成佛嗎？你業沒消掉是沒辦法的，所以我們先要往生。

解：然稱名便為成佛種子，如金剛終不可壞。佛世一老人求出家，五百聖衆皆謂無善根。佛言：此人無量劫前為虎逼，失聲稱南無佛。今此善根成熟，值我得道，非二乘道眼所知也。由此觀之，《法華》明過去佛所，散亂稱名，皆已成佛，豈不信哉？

接下來，「然稱名便為成佛種子，如金剛終不可壞」，這是從遠因而言，金剛種子，就是說即使現世沒得往生，但是金剛種子永不毀壞。這是我們常常說的，比較熟悉。

下面講說「佛世一老人求出家，五百聖衆皆謂無善根」，佛世曾有一個老人求出家，當時佛的五百

弟子眾當中，都以神通觀察認為這個人沒有善根，不讓他出家。因為沒有善根，他會有種種障緣，乃至無法修梵行的緣故，所以拒絕他出家。他只要回去，走到半路，遇到了佛，佛就問他為什麼會這樣，他說：「我沒善根啊！」佛說：「你有善根，怎麼沒善根？」佛又把他帶回來，弟子們問說：「這個人沒善根，怎麼可以讓他出家呢？」佛就說，他過去世曾經有這樣的善根因緣，「此人無量劫前為虎逼，失聲稱南無佛」，他「失聲」，也就是不小心念一句「南無佛」，以這樣的一個善根因緣，如果遇到釋迦牟尼佛能夠得道，後來果然得阿羅漢果了。「非二乘道眼所知也」，五百聲聞弟子都沒有辦法了解這樣的一個事情。

「由此觀之，《法華》明過去佛所，散亂稱名，皆已成佛，豈不信哉？」《法華經》裏面講，有人如果在過去佛所散亂心稱佛名號，都已經成佛了。《法華經》說「若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他在久遠劫以前，在佛那裏散亂心念佛，現在這樣的善根因緣已經成熟了，豈不相信啊？

解：伏願緇素智愚，於此簡易直捷無上圓頓法門，勿視為難而輒生退諉，勿視為易而漫不策勤。勿視為淺而妄致藐輕，勿視為深而弗敢承任。

下面像疏文一樣，「伏願」，就是低下頭，是唯願、請求的意思，我們念疏文也有「伏願」。伏願緇素智愚，於此簡易直捷無上圓頓法門，勿視為難而輒生退諉」，就是告訴出家眾也好，在家眾也好，有智慧的、沒智慧的，或者少智慧的，以這麼簡易、直捷而且又無上圓頓的法門，一生就可以成辦，證

不退轉，圓登四土。對這樣的一個法門，不要以為難而產生退諉。「退諉」就是不幹了，不想去修了。

「勿視爲易而漫不策勤」，也不要認爲念佛太容易了，那是老太婆的事情，這樣認爲，又不肯精進。「勿視爲淺而妄致藐輕」，「藐」就是小看的意思，認爲念佛太容易、太淺了，一般人都願意去學，不願意去弘揚。所以現在海外人都說中國現在沒有人講淨土法門了，沒有人會講也不願意去講，這就讓人家認爲中國沒有這方面的人。爲什麼呀？這就是因爲太小看淨土法門了，淨土法門誰去講，講了認爲這法師也沒什麼品位。佛學院幾乎都不開這樣的課程，有開這樣課程的也是簡單介紹歷史，真正經論現在很少人學。《彌陀經》講那麼多天有什麼好講？你看我們《彌陀要解》講多少天了？人家認爲說那太淺，沒什麼好講，我們一路學過來是不是淺呢？不淺吶！認爲說所謂圓頓法門是禪學，它（淨土）跟禪沒有兩樣，所以不要認爲它淺而小看。

「勿視爲深而弗敢承任」，就是不敢承任，所謂「深」是說它圓頓、圓超，這樣一個法門，所以就不敢承任。「卽心卽佛」，心外沒有佛，佛外沒有心，相卽的理那麼難，又不敢承任。

解：蓋所持之名號，真實不可思議（卽心故）。能持之心性，亦真實不可思議（卽佛故）。持一聲，則一聲不可思議；持十百千萬無量無數聲，聲聲皆不可思議也（讀者當知此優曇鉢羅出現時也）。

下面告訴我們有種種不可思議，也就是說所念的佛這個境不可思議，以及我們能念佛號的這個心不可思議。我們的心如此散亂，怎麼收這個心呢？繫在佛號這個境上，所以說心不可思議。爲什麼呢？佛

即是心，你不要小看這個心，《觀經》講「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能念的心就是佛，這個心就是諸法之本，不可思議，因為心即能成佛的緣故。能念所念心佛不二，這就是叫做「心佛一如」，法門不可思議，這是非常奧妙、深奧的道理。

下面說「蓋所持之名號，真實不可思議」，所持的名號就是境，名能召萬德，這個名不可思議。「能持之心性，亦真實不可思議」，就是這一念心執持名號即可以成佛，此心即是佛，心不可思議。

「持一聲，則一聲不可思議，持十百千萬無量無數聲，聲聲皆不可思議也」，一聲不可思議，你念多少萬聲念念都不可思議，為什麼呢？一念當中消無量的罪，這是念念不可思議。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我們這個心就是佛，這樣能念和所念都是不可思議。這樣就不是那麼淺了，義理很深，我們要如何去會歸這樣的道理，要自己去作意。既然這麼重要，所以下面就要「重勸」。

## 丙二、重勸

經：舍利弗！我見是利，故說此言。若有衆生，聞是說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

上面已經勸了，這是第二次再勸。「舍利弗！我見是利」，有什麼「利」呢？就是上面一段「非少善根福德因緣」這樣的利，能夠念佛就是多善根福德因緣。《彌陀經》是執持名號一日至七日，《觀經》是十念，《大本》是十念乃至一念，這樣執持名號就能夠往生，一心不亂，佛以及聖眾現在其前，使修行人、念佛人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這樣的「利」。佛見到這樣的一個好處利益，告訴我們了。

「利」同時包括自利和利他。什麼是自利呢？眾生能夠聽到這樣的法門，能夠發願往生是自利；持此名號往生以後聞法得道，又重新來廣度有情，這是利他。所以說往生者要發菩提心才能往生，你爲了利他而不只是爲了利己，這樣自利、利他。我見是利的緣故，一生就能夠圓成了，一生圓滿。「故說此言」，所以把這樣的事情告訴我們。

「若有衆生，聞是說者」，聽到這樣的事情呢，「應當發願，生彼國土」。前面第一次勸，勸什麼？前面是「眾生聞者」，這個地方「聞是說者」。前面「眾生聞者」，聽到正報依報莊嚴這樣的事，應該發願往生。這個地方，聽到這樣執持名號就能夠不退轉，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這是「聞是說者，應當發願」，再次勸。

解：我見者，佛眼所見，究盡明了也。是利者，橫出五濁，圓淨四土，直至不退位盡，是爲不可思議功德之利也。

「我見者，佛眼所見」，是佛眼所見，不是一般人所能夠見的，這是約原理來解釋。「究盡明了也」，佛告訴我們最好的、最方便的法門，就是「究盡明了」。

「是利」，因有十利，果有十利，我們黑板上面寫了。我們還沒往生，因當中有十利，「一名萬德」，稱這一句佛號具足萬德，所以名能具德；「六時易修」，晝夜都可以持，容易修；「七日得成」，乃至一念都可以成就；「一生成辦」，一生就可以成辦；「眾罪消滅」，眾罪可以消滅；「諸魔遠離」，眾

魔又可以遠離；「增長善根」；「橫截生死」；然後「佛性開顯」，念佛可以開悟啊，能念所念了不可得，回歸一心就可以開悟；「願光攝受」，佛的願和光明來攝受，《觀經》裏面說「念佛眾生攝取不捨」，佛以光明攝受眾生，攝取不捨。

果上十利，「三聖來迎」，佛以及化佛——佛的應身來接引，或者觀音、勢至來接引；「九品往生」，根據你念佛的信仰和層次，有九品往生；「蓮臺托化」，不要再受生了；「永得不退」；生到那裏去，「國土淨嚴」；而且是諸上善人在一起，做「賢聖伴侶」；而且那裏的環境是「樹林說法」、「壽命無量」；「親蒙佛記」，親蒙佛的授記；「神力度生」，得無生忍以後再來娑婆度眾生，這樣的利益。

「是利者，橫出五濁」，不要慢慢出啊，直接就超出去了，叫「橫出五濁」。「圓淨四土，直至不退位盡」，直接往生到那裏去，直接到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這叫極致，「盡」就是極致。「是爲不可思議功德之利也」，這裏告訴我們，上面有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我見是利」是什麼利呢？就是往生不退、橫出五濁、圓淨四土，直至三不退，這樣的一個殊勝。

解：復次，是利約命終時心不顛倒而言（此解確甚令人骨寒）。蓋穢土自力修行，生死關頭，最難得力。無論頑修狂慧，懣懣無功。即悟門深遠，操履潛確之人，倘分毫習氣未除，未免隨強偏墜。永明祖師所謂十人九蹉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此誠可寒心者也。

下面是約十事來解釋，「復次，是利約命終時心不顛倒而言」，就是命終的時候能夠心不顛倒，這

是關鍵。「蓋穢土自力修行」，就是在我們這個世間自己去修行。「生死關頭，最難得力」，諸多的障礙、魔境現前，要突破生死就很變得很難。我們昨天看了《淨土或問》裏面就有種種障緣、種種情形，使我們很難得脫生死。

下面這是通途的禪修的人，「無論頑修狂慧」，無論是你很勇猛地去修行，也有一些智慧。這裏所謂「狂慧」指的是不明理路的一種修行，或者是執事廢理，不明理路地修，那就會執事廢理。如果能夠了解教理了，但是不事進修，理論會，寫文章也會，寫論文都會，理論一大堆，沒有信心去修行了，這叫執理廢事。

現在人研究淨土法門，他東研究西研究，研究到最後阿彌陀佛變太陽神了。他文章寫很多，研究推理，淨土法門到底有還是沒有啊？這是聖言量，不可思議呀，你按這樣去推算那就沒辦法了，沒辦法去深入，佛法是唯證、唯修乃知啊！這就是屬於狂慧。一種是明理而不去修，執理廢事；一種是不明理在那瞎修，就是執事廢理，所以淨土念佛一再說一定要理事相和合、相應，這樣才好。

底下說「懺懺無功」，「懺懺」就是很羞慚、慚愧的樣子，到後來什麼功夫都沒有了，狂慧也好，執理的人也好，沒有功夫，只好最後「懺懺無功」了。

「即悟門深遠，操履潛確之人」，這底下兩句就是上面那個意思。「悟門」就是有解，「即悟門深遠」，了解的人很多，那就是執理而廢事。下面實際去修行的人，「操履潛確之人」，確實是有去修的。「倘分毫習氣未除」，假如說分毫的習氣沒有斷除。「未免隨強偏墜」，哪一種習氣強就隨着這種習氣去了，

我們通常說叫做「業」，就隨業牽引去了，墮落了。

所以永明壽禪師才這麼講，「十人九蹉路」，「四料簡偈」當中這一句應該是第幾句呢？第二句，「有禪無淨土」，接下來就是「十人九蹉路」。還有「有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現在爲人師，將來做佛祖」。「十人九蹉路」，搞不好路就錯了。怎麼會這樣呢？「陰境若現前」，這些禪門的祖師，禪師、修禪的人他會歸於淨土，怕陰境會現前，你沒有這樣的一個智慧就沒有辦法了。「瞥爾隨他去」，隨陰境現前了。「此誠可寒心者也」，看到這兒寒心吶，修行修到最後隨陰境而去了，所以祖師們說「寧可千劫不悟，不可一時着魔」，「一時着魔」就麻煩了，心不要太過急，過急也弄不成。

那有人說念佛的人應該沒有問題呀，念佛的人怎麼也有出問題呢？現在我知道有兩個在家居士，好像是念佛念出狀況了，接近於神經。怎麼會這樣呢？太過急了，一天到晚就想見到佛，馬上就要往生。這樣急不來的，我們這一路來一直學下來了，告訴你念就對了，不要急着一心不亂。你一天到晚求一心不亂，未必能夠一心不亂，一心不亂不是着急急出來的，對不對？一邊念阿彌陀佛，一邊還在想怎麼還沒一心不亂呢，整天這樣子。

我常常比喻說和煮飯一樣：鍋蓋老打開，煮一會兒打開一下，煮一會兒打開一下，那個飯就煮不熟了。我們蒸飯也是一樣啊，你們蒸一會兒把蓋打開看看熟沒熟，抓一點吃吃看，那煮不熟的，那飯煮了也不好吃，對吧？念佛你一路念就對了，從散亂心念，念到事一心，能夠達到理一心更好了。達不到理一心，

你事一心也可以往生，乃至一念都可以往生，只要你心不亂。

這個所謂「一心不亂」是繫心不亂、繫念不亂，你心在那了，念就對了，無論遇到什麼樣的情形，你心都不要退轉、不要散亂。人家說這個好你跑去做了，說那個好你又去做那個了，這樣就心亂了。你死心塌地就一句佛號，印光大師說「老實念佛」，老實念佛就對了，你這樣就沒有什麼問題。你越是着急，又想見佛、又想這樣、又想那樣，那就會出問題，心過急的緣故，心急就會着火嘛！

**解：初果昧於出胎，菩薩昏於隔陰。者裏豈容強作主宰，僥幸顛預？**

再下面一段，「初果昧於出胎，菩薩昏於隔陰」，不要認為我留在世間慢慢來、慢慢修，佛不是累劫的修行嗎？那是行菩薩道可以這樣，那你必須要做到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這三不退，你慢慢留在世間是可以的了，否則的話就很難了。

我曾經看到這麼兩個公案：曾經有一個草堂寺的出家人，在很久以前，他受到一個姓曾的婦女的供養，專門受她的供養，或者跑到她家裏去應供。通常佛門不太主張只是接受一個居士的供養，為什麼呢？會產生執著。一個人這樣供養，你就會繫心在那兒，覺得我很愧對這個居士。如果十方供養，你心就很廣普，不會繫在一個居士那裏。你只是接受一個居士供養呢，你跟他無形當中就有一種理不清的緣在那裏，就麻煩了。他開始修行修得蠻好，他只是動了一個念頭：我怎麼報答她呢？報答不了要麼我就做她兒子。就這麼動了那麼一個念頭，後來呢，果然就投胎做她的兒子。這個出家人做了她的兒子以後也蠻爭氣的，

做了宰相。

唐朝的時候，在洛陽有個惠林寺，有一個叫圓澤的出家人，圓滿的「圓」，潤澤的「澤」。這個人修行修得很好的，跟一個叫李源的居士交朋友，他們兩個平時交往很密切。這個李居士就約他一起去朝峨嵋，他說：「我們一起去朝峨眉山，你出家人帶路比較好一點。」這圓澤禪師本來不想去，他一直懇求他：「咱們兩個這麼好，一起去朝個山你都不肯！」他就答應去了。

路過南浦，這南浦是什麼地方不知道，記載裏面說經過南浦，見到一個婦女，我們一般說五百世，他不知道是多少世的因緣。這個禪師可能有點悟道了，他跟李居士講：「我本來不該來，你一定要叫來，你看，我要做她的兒子了。這個人她已經很多年沒有懷孕生子，就是因為等我。」這禪師自己都知道這個事情，他說：「現在已經見面了，逃脫不了，我跟你一起去，去完峨嵋我就要去投胎了。」

他也算是不錯的，因為有些緣是逃脫不了的，他說：「我是哪月哪天要在哪裏出生，三天後你來看我。」就叫李源居士來看他，以一笑作為見證，「我見到你就會笑」。果然三天後李源居士就去了，他就問：「這裏有沒有什麼人生孩子？」「有啊，生了三天啦。」他就要求把這小孩子抱來見一面，人家說那怎麼可以啊？他說：「我們有種種的因緣，只要我們一見面，一笑就可以了。」抱出來一看，果然一笑。

禪師在死之前還跟他講，十三年以後在杭州的一個井邊見面，約他到杭州見面。這個井到底什麼地方呢？記載裏面講的是三天竺寺旁邊有一個井，約在那兒見面。李源居士當時果然從洛陽南下，到了杭

州了，去了以後那個人就站在那兒，十三年了，小孩已經十三歲了，兩個人就見面了，見面了何以爲證呢？他就會講偈子：「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他跟他講這麼一偈子，他意思說前一生我們是好朋友，今生雖然不一樣了，但是我性還是很明白的，沒有糊塗。

那麼這個李源居士就問說：「澤公健否？」澤公啊，你老人家身體健康吧？雖然轉世了，他還稱他「澤公」，圓澤嘛。他回答這個李居士說：「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近。」他說世間的緣沒有了啊，最好你不要去近於世間的事情，否則的話就會被所染。他說：「惟勤修不惰。」他說你要勤修不惰，這樣才能夠超脫生死。接下去說「身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他跟這個女人有因緣。又說「吳越山川尋已遍」，他只是還債去投胎而已，他說吳越江南的地方我都遊完了，然後「却回煙棹上瞿塘」。講完了他就不見了，走人了。

所以說投胎的事情躲不過去，常常會躲不過，那麼他還好沒有隔陰之迷，但是這個債還得還，我們不小心常常隨業就會去受生，逃不了。他還記得啊，別人就記不得了，會有這樣的事情。

我們座上的諸位，我們前生是誰呀，有沒有誰知道？有沒有宿命通？你們前生是幹嘛的？前生也當和尚也未必，搞不好迦葉佛的時候我們在那裏做護法居士，有點善根因緣，釋迦牟尼佛末法我們來出家了。如果一點善根因緣沒有，是出不了家的。當然了出家人裏面也魚龍混雜，歷來就是這樣。通常也叫做龍蛇混雜，龍少蛇多啊，龍很少，蛇很多，對不對？所以說居士們見到出家人這樣那樣的事情也不要奇怪，

龍少啊，歷來就是這樣子。

甚至沒有信仰的人，他在佛門呆着也有啊。沒有信仰的，現在念佛他也不想念，學也不想學，修也不想修，這樣的大有人在。不是我們在座啦，縱觀整個佛門裏面就有這樣的人，悠悠晃晃、悠悠度日，他就在那兒混，回去他又不甘願，修行也不甘願，就在那兒打混。他一天到晚空虛無聊，這樣的人很多啊。說他沒善根吧，他還在廟裏呆着，你說他有善根吧，什麼都沒有興趣，因果也不相信，這樣的人很麻煩的！龍華三會不知道有沒有希望，實在不行的話要等賢劫的樓至佛再說了，那就要很久啊，所以我們不要貪著在這個世間。初果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出胎的事情，「菩薩昏於隔陰」，就是有隔陰之迷，投胎就忘記了。

「者裏豈容強作主宰」，這個「者」就是「這」的意思，你旁邊可以註明，也不要改它，它本來就是這麼用的，意思是在這裏豈容於你強作主宰：我沒問題，我來生一定再來投胎、做人，我再修行！沒有把握，這兒告訴我們沒有把握，你做不了主宰啊！不可以「僥幸顛預」，「顛預」是什麼？頭腦不清楚，我們常常說這個人憨憨不是。

解：唯有信願持名，仗他力故，佛慈悲願，定不唐捐。彌陀聖衆，現前慰導，故得無倒，自在往生。佛見衆生臨終倒亂之苦（切膚刻骨），特爲保任此事，所以殷勤再勸發願，以願能導行故也。

「唯有信願持名，仗他力故」，唯有持名念佛，要有信、要有願、要持名，仰仗彌陀的願力。「佛慈悲願，定不唐捐」，告訴我們要相信佛的慈悲願力，一定不會冤枉我們的功夫，功不唐捐。「彌陀聖衆，現前慰導」，

彌陀聖眾自然現前引導，上面一段不是有這樣講嘛：持名的人臨終的時候，心不顛倒，自在往生。

「佛見衆生臨終倒亂之苦」，修行修得蠻好的，到臨終常常會顛倒，所以要至心念佛，發心正確，就是你信願要正確，這樣臨終才沒有顛倒的事情。如果發心不正確，還對世間有所留戀，那麼臨終就會起顛倒。「特爲保任此事，所以殷勤再勸發願，以願能導行故也」，這個地方也第二次勸「若有衆生，聞是說者，應當發願」，再一次勸我們理應要往生。佛已經有這樣的願，叫做「保任」，保我們沒有問題。

解：問：佛既心作心是，何不竟言自佛，而必以他佛爲勝，何也？答：此之法門，全在了他即自。

若諱言他佛，則是他見未忘（妙）。若偏重自佛，却成我見顛倒（妙妙）。

「問：佛既心作心是，何不竟言自佛，而必以他佛爲勝，何也？」上面好像也談到過這個事情，既然「是心是佛」，那念自心好了，爲什麼要念佛，念其他的佛、心外的佛呢，爲什麼不念自佛呢？這一句我們上面講了。所謂「是心作佛」，心既然是佛，也就不妨念佛；「是佛是心」，你念佛就是念心，不是在心外去取法。「心是佛」不妨念佛，「佛是心」不妨念心，念心、念佛兩個不相妨礙。如果說你一定要認爲心佛是二，那就成「二見」了，能見、所見兩種，就不是究竟圓滿。

「答：此之法門，全在了他即自」，了他佛即是自己，自己的功德與彌陀完全一樣，只是沒顯發而已。彌陀有如此的正報、依報莊嚴，無量壽、無量光的莊嚴，我也有，這就是「全在了他即是自」。

「若諱言他佛」，就是不願意講、避諱講「他佛」，認爲是心外去取法。通常都是避諱心外取法，

禪門當中就避諱心外取法，你一定說有個「他佛」，那就是他見了。「則是他見未忘」，自他分成兩半，這樣叫「未忘」。

「若偏重自佛，却成我見顛倒」，旁邊小字註明，上一句說「他見未忘」實在是很「妙」，這一句執著自己「成我見顛倒」就是「妙妙」。了自即他，了他即自，自他不二，念佛不妨會歸於自心，會歸於自心不妨念佛，這樣兩者相結合——我自心念了，然後仗託佛的悲願加持，開顯我們本具的、理具的佛性功德，這樣就圓滿了。

解：又悉檀四益，後三益事不孤起。倘不從世界深發慶信（牙慧者能不瞠然），則欣、厭二益（生善、破惡）尚不能生，何況悟入理佛？唯即事持達理持，所以彌陀聖眾現前，即是本性明顯。往生彼土，見佛聞法，即是成就慧身，不由他悟。

「又悉檀四益」，四悉檀當中有四種利益：世界悉檀生歡喜、各各為人悉檀生善、對治悉檀是滅惡、第一義悉檀是入理，這四種利益。「後三益事不孤起」，也就說之所以能夠生善、滅惡、入理，是因為有世間悉檀，世間的人喜歡聽到這樣的事情。講極樂世界這麼好，他聽了會歡喜，所以勸他歡喜。娑婆世界是可厭離，極樂世界可願求啊，他就生起歡喜。正因為歡喜所以才能生善，生善你去修行就能滅惡，滅惡就能入理，這就是後面的三種利益，它不是單獨能夠現前的，所以「事不孤起」。

「倘不從世界」，假如不從世界悉檀。四悉檀當中一個是世界悉檀，所謂世界悉檀是屬於世間的人

需要種種名稱、名聞，這樣是世界悉檀。「深發慶信」，深深發起相信，我真相信這樣：十萬億佛土外有一個極樂世界，我想去。「則欣、厭二益尚不能生」，那麼欣求極樂、厭離娑婆，這樣的事情沒辦法生起。

告訴說極樂世界有如何如何的好，正報、依報如何的莊嚴，我們這個世間怎麼怎麼不好——這似乎是有彼有此。但是你一下子告訴眾生：生死即是涅槃，煩惱即是菩提，他受不了，他說世間就是出世間，那還修行幹嘛呢？理是這樣的，世間就是出世間，不隔方寸，當下就是，求生死不可得就是涅槃，煩惱性不可得就是菩提，是這樣的。眾生沒辦法了解，所以先要說過十萬億佛土的極樂世界如何好，趕緊去那個地方，這個地方不可以待。

等你完全明理了，去哪裏呀？生者時生，往者未往。生，決定生，不隔方寸，當下即是；去，沒有地方可去。「何況悟入理佛」，所謂「理佛」，就是說我們眾生見自己的本性與彌陀完全一樣。你說你生到哪裏去？你當下正報、依報莊嚴就轉過來了，正報、依報轉識成智，轉山河大地為清淨的佛土了，就是入理的佛，不是另外怎麼去生。

「唯即事持達理持」，慢慢來，散亂心念，悠悠晃晃地念，事持達到不動搖了，不管人家說什麼好，你就念阿彌陀佛就對了。這樣由事持達到理持，能所雙亡，無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要達到這樣一種境界。「所以彌陀聖衆現前，即是本性明顯」，彌陀為什麼會現前呢？你自己心顯現的嘛，相應了。這有兩種：

一個是心淨感應身佛的佛身顯現；另外，更深一步自性顯現，就是本性與彌陀完全一樣。

「往生彼土，見佛聞法，即是成就慧身，不由他悟」，你只要往生到那，仗託佛本願的力量到那裏去，不要再悟什麼了，自然就會開悟，成就法身慧命。

解：法門深妙，破盡一切戲論，斬盡一切意見。

「法門深妙，破盡一切戲論，斬盡一切意見」。什麼叫意見呢？就是計度分別、情有理無叫「意見」。我們現在也用「意見」，提什麼意見吶，就是種種想法、種種看法，就是「意見」了。從教理來解釋就是計度分別，對眾生來說是有，這理本身是沒有，所謂「情有理無」。就像現空花一樣，如幻如化的；或者龜毛兔角，本來是沒有，眾生執為有；山河大地一切萬法，我們都執為有，那是情有理無，是我們的執著。

前面百合花擺在那兒，我們認為是百合花，那是情有理無，理上沒有百合花。理上怎麼沒有百合花呢？百合花是我們安上去的，眾生共見之下、共識之下有百合花。你把這百合花拿給牛說：「牛啊，我給你一朵百合花。」它不要，要麼就把你的花吃掉了，它不知道百合花，對不對？只是在我們共識的情況下，認識這個百合花。你拿到放生池：「魚，我送給你一朵百合花，你們住在一起和合共住啊，不要吵架。」它不知道啊！就這麼個道理，所以說情是有，理是沒有的。

我們所認為的世界是這個樣子，到底世界是什麼樣呢，是不是就是我們認識的這樣呢？上一次講「即

心念佛」的時候就講了水到底是什麼？沒有水，眾生界的認識不同而已，或者成這樣或者成那樣，眾生見不同，魚見水是空氣，我們人見水是水，所以說隨眾生的業不同，這就叫欲界。

這個淨土法門是很深妙的，不要淺看，認為太簡單了，持一句佛號即可了生死成佛呀！它是深妙，能夠破盡一切戲論，一切廢話少說，你念佛就能夠見性，所以說他能夠「斬盡一切意見」，計度分別這些事情都可以包括在外，這樣不管人家說什麼，你念佛就對了。

解：唯馬鳴、龍樹、智者、永明之流，徹底擔荷得去。其餘世智辯聰，通儒禪客，盡思度量（確確），愈推愈遠。

「唯馬鳴、龍樹、智者、永明之流，徹底擔荷得去」，只有他們才有辦法，馬鳴、龍樹是印度的祖師，智者、永明是中國的祖師，他們才能夠徹底去荷擔。

「其餘世智辯聰，通儒禪客」，其餘世智辯聰、自以為是的人，以及能夠通儒家的、修禪的人呢？「通儒」就是學問很大；「禪客」，修行修成狂禪。真實修禪的就不說了，在宋、明一些修狂禪的很厲害，很多祖師導歸去念佛的原因就是這樣。為什麼很多禪宗的祖師會去念佛呢？狂禪太多，你不能了生死而且你又沒開悟，在那虛耗時間，所以說他乾脆就以身作則，導歸於念佛法門，這樣你還能夠往生，才有把握。所以這裏才講說「通儒」和「禪客」在那兒不能解決問題。

「盡思度量，愈推愈遠」，所謂「盡思度量」，現在不叫「通儒」啦，現在是做學問的人、寫文章的人，

他就會在那推呀、想啊，考據種種文獻。現在很多佛學院也開文獻課程，文獻課就是考證。《金剛經》裏面的「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這句話巴利文怎麼講，梵文怎麼講，考證了半天說漢譯有問題，他就在那兒弄的說漢譯有問題。人家六祖聽到這句話早就開悟了，度了多少人了，你還說這句話有問題，你才有問題呀！腦子缺弦！他說：「我有智慧呀，我去考啊，現在考出來，這句話巴利文不是這樣講的，梵文不是這樣講的。」看了幾個版本，然後他寫一篇文章，說過去那些都有錯的。

「唵嘛呢叭咪牛」，人家念的都開悟了，你還在那兒……，對吧？所以說不要去爭這個事情，那實在是沒有意思。如果你讀佛學院讀了半天出來說：嗯，你這個講得有錯，哪個版本是對……你去研究去，我還是老樣子，我還是「唵嘛呢叭咪牛」比較好，念「唵嘛呢叭咪牛」還開悟了，還顯瑞相功德了。這就告訴我們信的重要，而不只是搞文字。佛法不在文字那裏，當然也不離文字，但不能只是認為文字就是佛法，那是聖言量。

我們不是說反對有人去搞這個事情，當然有人去寫寫做做也不妨，佛門當中也有這樣的人才，但是我們自己要真正從佛門得到利益，越脫生死，就不要走那條路了，我們不要跟着人家走這條路，人家願意做就去。總之，這樣的「盡思度量」，就會「愈推愈遠」，你就在那裏推呀推呀：不對！這句如何這般啊……推着推着你就走遠了，離佛法就更遠了。

解：又不若愚夫婦老實念佛者（確確），為能潛通佛智，暗合道妙也。我見是利，故說此言。分明以

佛眼佛音，印定此事，豈敢違抗，不善順入也哉！二正宗分竟。

還不如怎麼樣呢？「又不若愚夫婦老實念佛者」，那些老太婆一個一個都念佛往生了。人家說念佛往生、預知時至，然後你寫文章去考據有沒有可能，你就想：佛怎麼來的？坐什麼交通工具來的？他又怎麼去的？考證寫文章，弄到後來說那是不可能的、是幻覺——變成這樣了，完了吧，佛法弄得變成這個樣子！人家真的往生啊，你要相信這樣的事情！「爲能潛通佛智，暗合道妙也」，「潛通」就是慢慢地通達佛法，通達佛的智慧，能夠「暗合道妙」。

「我見是利，故說此言」，佛說你老實念佛就能「暗合道妙」，把這樣的事、這樣的利益告訴我們。所以《無量壽經》說，佛以真實之利出現，爲救度群蒙、惠施真實之利，出現在世間來度化我們，給我們真實的利益。《彌陀經》說：我見這樣的利益好處才這樣做。

「分明以佛眼佛音，印定此事」，這是佛所見的，「我見」是佛眼所見，「佛音」，佛說出來了，佛說此言來印定這樣的事情。「豈敢違抗，不善順入也哉」，這樣如果說你不相信，那就沒辦法了，話已經講到這兒了！

「二正宗分竟」，到這裏正宗分就講完了。可以不聽了，是不是？那就是法藏法師講的：明明白白一條路，千萬人怎麼樣呢？都得修呀，就能夠往生！你不去那也沒辦法，真的沒辦法，佛也沒辦法啊！你不肯念佛，彌陀再有悲願、有悲心他也救度不了你呀，對不對？即使說活佛、上師、哪個法王給你加持，

你自己不修，還是徒勞。灌頂用什麼灌？用砒霜去灌我看脫一層皮也沒用。不管你用什麼灌，開水灌還是甘露來灌，你不修還是沒有用的。

很多人喜歡這樣：灌個頂，然後放在那裏就好了，說種善根。就像皈依三寶一樣，我皈依三寶，就完了。你要修啊，你不修事相的三寶你還不能夠回歸到理體的三寶，對不對？好樂各自的法門都沒有問題，但是同樣的理路——信、願、行。信也是一樣，信上師、信咒力不可思議。願，你願轉世做活佛，然後你修行持咒才有辦法。藏地有多少人因為修密法然後他來轉世，發現的、沒發現的都有很多。有人他也轉世了，自己也不知道，他轉世了也不知道，後來有人找到證據說：「你就是某某活佛來轉世的！」他說：「我怎麼不知道呢？」「你就是！」給他確認了，他們有種種的儀式、儀軌來確認這個事情。曾經也有一個法王來我們這裏，我說：「你有什麼感覺？」他說：「我一點感覺也沒有，人家都說我是轉世活佛，然後我就是轉世活佛了。」總而言之，你信什麼、願什麼，都要去行、要去做，淨土法門亦是如是。「正宗分」完了，下面是「流通分」。

### 3、流通分

甲三、流通分。

解：信願持名一法，圓收圓超一切法門。豎與一切法門渾同（明白之極），橫與一切法門迥異（諸經綸中亦有橫義，乃隨斷惑淺深，即於同居見上三土，是則約證名橫、約斷仍豎也）。既無問自說，誰堪倡募流通？唯佛與佛，

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此經唯佛境界，唯佛佛可與流通耳。

「流通分」你也不能看做完全沒有意義，它也很好，六方乃至十方佛都在讚歎這個事情。「流通」，「流」是流傳萬古，「通」是通達十方，把這樣的一個事情流傳未來，通達於各個地方。佛法要人去弘揚，弘揚到每個地方，讓人家都知道這樣的事情。

「信願持名一法」，相信彌陀淨土，願生彌陀淨土，執持彌陀名號，這樣叫作「一法」。「圓收圓超」，「圓收」指的什麼？豎論此經，就是從豎來講，由淺入深，散亂心事持，再達理持。從簡單相信心外的彌陀、十萬億佛土外的彌陀，信到會歸於自心的彌陀，我自心的本性跟佛一樣，要相信這一點，那麼就由淺入深，「圓收」，都包括在內了。「豎與一切法門渾同」，其它法門也是如是，從淺入深：教、理、行、果，信、解、行、證的次第步驟都相同。一切法門的修證是相同的，這個是一樣的。

那麼淨土法門不同是「圓超」，「超」什麼呢？它是橫超生死，不要累劫的。「與一切法門迥異」，上面是完全相同，修證破煩惱也是如是，由淺入深。你不能一下就能夠理持，能所雙亡，那是大根器，那就是菩薩再來，不用說了，一般的修行你必須要漸次。通常十信位、十住，然後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妙覺一層一層上去，成佛不是稀裏糊塗在那睡覺，睡着睡着突然間就成佛，等覺、妙覺了，沒那麼簡單！也不是在家人所講的吃了三天素馬上就成佛了，那成什麼？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叫成佛啊，那叫「名字佛」，不是「究竟佛」，不一樣的。淨土法門從證位來講，它是橫斷，橫斷約橫，從證位上

這個橫超，他一生就成辦，所以說「圓超一切法門」。「豎與一切法門渾同」，這是相同；「橫與一切法門迴異」，「迴異」就是橫超。

下面看小字中，「諸經論中亦有橫義，乃隨斷惑淺深」，所謂「橫義」是斷惑來講有淺有深。「不歷僧祇獲法身」，那就是頓斷，禪宗裏面有頓悟，這就很快。「即於同居見上三土」，那麼從淨土法門來講，他往生到同居土能夠見到上三土，肯定要見到上三土。「是則約證名橫，約斷仍豎也」，斷煩惱他還是一層一層斷，先斷見思，然後塵沙、無明，慢慢地一層一層上去，即使往生也是如是，不可能說一下子，也要按漸次來。

「既無問自說，誰堪倡募流通」，所以說蕩益大師把「六方佛讚歎」判為流通分的原因在這裏，一般其它諸家的判法都是判為正宗分，因為是經題呀，還是經的題目當中，所以都判在正宗分。蕩益大師說這是「無問自說」，誰能夠來做流通的事情啊？別人流通不了啊！「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跟《法華》一樣，《法華》講說「唯佛與佛，乃能究竟諸法實相」，就是說這是很深的道理。「此經唯佛境界，唯佛可與流通耳」，借着六方佛來讚歎，來流通這個經典。

文為二：初、普勸；二、結勸。乙初中三：初、勸信流通；二、勸願流通；三、勸行流通。丙初中二：初、略引標題；二、徵釋經題。丁初中六：初、東方；至六、上方。唐譯十方，今略攝故。

這裏把流通分的科判分二：一個是「普勸」、一個是「結勸」。先是「普勸」，「結勸」在最後。「普勸」

又分成三點：「勸信流通」、「勸願流通」、「勸行流通」。「勸信流通」又分兩點：「初、略引標題」；「二、徵釋經題」。只是這樣念念大家也稀裏糊塗的，我們隨文解釋的時候就知道哪一段是哪一段。

### 3.1 普勸

戊、今初。

經：舍利弗！如我今者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東方亦有阿閼鞞佛、須彌相佛、大須彌佛、須彌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今初」，這個地方是「初」，「初」就是「勸信流通」中「略引標題」的「初、東方」。「略引標題」，略引《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這個標題，這是標示出來。下面按六方佛分成六科，「初、東方；至六、上方」。「唐譯十方」，「唐譯」就是玄奘大師譯的，有十方佛，鳩摩羅什譯的是六方佛，有區別。

上面佛說「我見是利」，是承上啓下，上面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執持名號，臨終心不顛倒，佛來接引往生等等的東西，這是「我見是利」。下面到底有多少利？是總結上面，「有不可思議功德之利」，不是我們想象出來的利益。

這裏說：「舍利弗！如我今者，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如我」、「讚歎」，就是說

像我讚歎阿彌陀佛一樣，不是說僅僅我在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的功德，六方佛乃至十方佛都在讚歎。這裏引證，不是我一個人獨讚，十方諸佛都在讚歎阿彌陀佛的功德。因為他本願太大了，太殊勝了，一句佛號就能夠解決生死問題，所以這個是「不可思議功德之利」。以這樣的利益，勸我們往生。如果沒有這樣的利益，只是通途的法門，就不需要這樣講了。

下面六方佛的佛名，可解釋可不解釋，在《要解》當中也講佛的名號有無盡的功德所在，無論從因也好，從果也好，從他的德也好，從他的本願也好，都是說明佛名號的種種功德而已。

先是東方，「東」是表示生長，太陽從東方升起，這是從事上說，你不能說理，理無東無西，從事上說東方是表示生長，也表示智慧的意思；南方是表示光明；西方是表示圓滿，一天圓滿了叫西方，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之所以在西方也是這個意思，表示圓滿、終極、終究的意思；北方是表示含藏，含藏種種功德，如來藏、萬法包含等等；下方是深不可盡；上方呢，高不可測。大概是這個意思，這怎麼解釋也都可以，不解釋也行。

這是世間法，世間有這樣東西南北的分法，從理來說沒有東西南北。就像我們研究地球有這個地球儀，地球儀有分經線、緯線，那只是確認地球的方位，我們在哪個方位，用經度緯度來找那個地方而已。地球本身有沒有經緯度呢？地球它說「我這個地方是經線多少多少度」，它沒有，我們假設安立的東經多少度、北緯多少度，這是假施設而已，方便而言，東西南北亦復如是。那麼要表法也可以，之所以說

六齋日，過去有個長者在那朝拜，佛就把它回歸過來，南方表什麼、東方表什麼，那只是表法而已。

「東方亦有阿閼鞞佛……」，這一共有五句了，這一段明白了，底下亦復如是。先指的是國土，東方國土，然後舉佛的名號有多有少，多舉幾個少舉幾個而已，這裏有「阿閼鞞佛」等，到底有多少呢？就是「如是等恒河沙數」這麼多。

這些佛是跑到釋迦牟尼佛這裏來讚歎，還是在哪裏讚歎呢？「各於其國」，文字寫好好的，他只是在他自己本國那裏讚歎，釋迦牟尼佛把他引證過來，說東方佛也在他本國對他的信徒講：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那個地方非常地殊勝。這是他的相，證明他的相。然後引證他的話「說誠實言」，這是說誠實語，講真實話。這個地方窺基大師也這麼講說：他方諸佛告自國的聽眾，釋迦牟尼佛引彼佛言來證明西方極樂世界的事情可信，讓本土、讓我們這個地方的聽眾相信，是這個意思。

「阿閼鞞佛」，「阿閼」是不動的意思；「須彌相佛」，「須彌」是高啊，佛的德像須彌一樣高顯；「大須彌佛」，佛為法王，九界之王，所以說「大」；「須彌光佛」，「光」就是他的智慧，佛的德高顯，所以光明普照，像太陽光普照一樣；「妙音佛」，他以一音演說，眾生隨類各解，就叫「妙音」，佛都有這樣的妙音，這只是說從一種來說明而已。

「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在他的本國，「出廣長舌相」，這個舌頭有多大？「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就是說真實語，「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

護念經」，當時東方所有世界的佛讚歎說你們要相信，告訴當時的聽眾要相信。本來這部經的名題應該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鳩摩羅什說中國人好簡，他很了解中國人好簡，這麼長麻煩，直接《阿彌陀經》就算了，好記。「稱讚不可思議」，諸佛都在稱讚，真是不可思議；「一切諸佛所護念」，不但彌陀在護念，有人念阿彌陀佛，諸佛都護念。

我們東念念、西念念那種眾生心、眾生態：我念阿彌陀佛只是求往生，那藥師佛沒念沒消災怎麼辦啊？地藏菩薩也得打個交道啊，要不然下地獄怎麼辦呢？觀音菩薩也得保佑呀，救苦救難啊……東念念，念得很亂。好像說我不念佛菩薩他會不會怪罪我呀？這是我們隨順我們的心，佛才說這尊佛有這樣的功德，那尊佛有那樣的功德，這是世界悉檀，令眾生歡喜。打普佛時念消災佛，信徒高興：總算把我災給消了。那麼打普佛念阿彌陀佛，他心想：是不是把我送往生呢？他害怕，對不對？念念觀音菩薩他也高興，這是世界悉檀。佛的功德都是具足的，眾生需要所以這樣講，佛才講那麼多法門。

如果說都這樣，講一本《阿彌陀經》不就了事，比《聖經》還簡單是不是？三藏十二部那麼多，幾年都翻不完、看不完，好辛苦啊！眾生病那麼多，你講這一個不能解決問題，有人不相信、不肯念怎麼辦？告訴其它的方法，這個不行換一種方法。像治病吃藥一樣，這個中藥吃不好吃西藥，西藥不行再吃中藥，不行再打針，不行再來開刀，樣樣來，要下狠心，對不對？有種種的事情，才有種種的法門。

解：不可思議，略有五意：一、橫超三界，不俟斷惑（不退）；二、即西方橫具四土，非由漸證（不

退、一生等義皆攝第二義中）；三、但持名號，不假禪觀諸方便（大有功於淨土）；四、一七爲期，不藉多劫多生多年月；五、持一佛名，即爲諸佛護念，不異持一切佛名。此皆導師大願行之所成就，故曰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

我們看《要解》，「不可思議，略有五意」，爲什麼說「不可思議功德之利」呢？有五個意思。第一個是「橫超三界，不俟斷惑」，能夠帶業往生。有人說極樂世界怎麼可以帶業往生呢？成佛怎麼帶業啊？「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百千劫所作的業都在那裏，你成佛了，業在那裏，但是他不能起作用。我成佛了，你這個業來根本就是小case，頭疼也不會難受，他就這樣子。我們這個報體越疼就很難受，受不了，會有這樣的事情；他成佛了，依報、正報都轉了，業在那兒沒有起作用，甚至重爲輕報而已。一切都是帶業，極樂世界帶業往生有什麼奇怪呢？南傳上座部，他就不相信帶業往生，他說那不可能有那麼好，念佛就帶業往生，一定要消業往生。

在福州有一個居士，我曾經主持給他皈依的，他一直到現在爲止還想勸我不要說帶業往生。他也在修密，不知道哪個上師告訴他不可能帶業往生的，他就相信。我跟他說帶業往生他不信，他覺得修密比較殊勝，他一直在勸我去修密。我說修密固然好，個人的因緣不同，不是說我對密教有什麼看法，這是個人的因緣，得度因緣不同。他三番五次勸我說：「你不能說帶業往生，上師說不能帶業往生……」我說：「那你聽上師的好了，我說帶業往生，成佛都帶業啊！」他有一次跟我辯，辯得他沒話可說。他還經常

給我打電話，後來我就不接他的電話了，到現在為止還常常打，「我是某人吶」這樣子。我現在電話轉到志\*師那去了，我說：「這個人打你就說我沒在，閉關呢。」吵得要死，整天說不能帶業，他還想來呢，來勸我這樣的事情。來了也還是帶業啊，肯定帶業的嘛，怎麼不帶業？成佛也是帶業，佛也頭疼啊，對不對？佛還遇到過去世的種種情形、罪報的事情吶，誰都是如是。

我們都帶着過去無量無邊的業來這個世間，突然間業成熟了，就現出相應的果報了。你不相信嗎？你突然間見到一個人覺得很有緣，他長得也不怎麼好看，但是你跟他很有緣，對不對？那個人長得很好看，他怎麼看就不順眼，人家說好看，他覺得不好看。人家覺得這個人很難看，他說：「我看很好啊！」「情人眼裏出西施」，是不是這樣？不一樣，緣不同。有些人，你見了他自然很反感，說不出所以然，他也沒殺你父母，也沒有什麼恩怨在那兒，當然跟他沒緣，這是過去世的業。因此我們不要親自去傷害哪個人、記恨哪個人，你來生來世，乃至到極樂世界去，就應該沒什麼問題了。你坐這朵蓮花，他坐那裏，看見了，瞅瞅說：「嗯，這個曾經跟我不好！」不能跟人家結怨仇，這樣子要不得。所以說肯定是帶業的，無論是哪一種情形都是這樣，業就會現前的。

「二、即西方橫具四土，非由漸證」，他不是慢慢證，同居土同時在那裏，就見到海會的聖眾了，凡聖同居土你就見海會聖眾，自然而然你會進入常寂光土，就「橫具四土」。

「三、但持名號，不假禪觀諸方便」，不要去參究啊，「念佛是誰」呀，偶爾問一下也可以，然後

你照樣念你的佛就好了，不假參究。這就是《大勢至菩薩圓通章》講的「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也就是禪宗講的由參究而開悟了、見性了。你不假修，好好地持這句名號就可以了，所以說「不假禪觀諸方便」，也就是《圓通章》裏面說的「不假方便」，不需要其它的什麼方便。

「四、一七爲期」，「一七爲期」就是一心不亂。「不藉多劫多生多年月」，不要多劫去修行。這麼累劫在這個世間修行很苦的，很艱難的，念佛往生不要累劫。我們過去有沒有修不知道，這一生要發起心來修行都很艱難吶！諸大德你們修修看，是不是很難？打個佛七腰酸背痛腿抽筋，「嘎」，抽過去了，是不是？打個禪七，突然間止靜了，「噉」一下，講話出來了，對不對？弄着弄着不行了，着魔了，跳樓了……，多難！你說「我沒跳呀」，你沒跳也難修啊。我們打完禪七下來最大的感覺是什麼呢？晚上包子蠻好吃的，對不對？其它感覺是什麼呢？很疼，腿疼，堅持不了，辛苦，修行難吶，做哪樣都是很辛苦！「多劫多生多年月」，念佛不要這樣子，一生就可以成辦。

「五、持一佛名，即爲諸佛護念」，上面就講說是一切諸佛所護念，這有經來證明。這樣「不異持一切佛名」，持阿彌陀佛這一尊佛名，是等於持一切佛。「八十八佛」最後一句怎麼念？「法界藏身阿彌陀佛」，「法界藏身」，是一樣的，一切諸佛體同。無量壽、無量光，是所有諸佛的特點都含藏在那兒，你持這一句名號就持一切佛了。所以說藥師佛你沒時間念就不用念，藥師佛消災免難，讓你長壽光明，壽命無量就什麼都有了。「哎呀！《大悲咒》實在好啊，感應多多。」你實在是放不下，《大悲咒》

你接着念。你念密咒也放不下，那「金剛薩埵」接着念，金剛薩埵那就是普賢的心語，普賢十大願王導歸極樂，你念了半天還是到那兒去了，所以這是完全相同。

「此皆導師大願行之所成就」，這是彌陀導師大願已經成就，告訴我們這樣。「故曰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所以這裏釋迦牟尼佛說「如我今者，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釋迦牟尼佛上面不是一直在讚歎正報、依報莊嚴，彌陀如何這般，都是在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釋迦佛說我是這麼讚歎，諸佛也是這麼讚歎——「諸佛之所護念」！

解：又行人信願持名，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伶俐者少），故亦曰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下又曰諸佛不可思議功德，我不可思議功德，是諸佛釋迦，皆以阿彌爲自也。

「又行人信願持名，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好在這裏呀，攝佛的功德就成爲自己的功德！念佛號名具萬德，持這一句佛號，等於你攝一切佛的功德成爲自己的功德。爲什麼會成自己功德？借這句佛號開顯自己本具的佛性功德，就成爲自功德了。「故亦曰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這樣也就是說，阿彌陀佛爲什麼以這句名號讓你去持，這樣從近來說你就可以開悟見佛性，從遠來說能夠往生，最後成佛啊！

「下又曰諸佛不可思議功德」，下面說「諸佛不可思議功德」，「我不可思議功德」，這什麼意思啊？在後面不是有這樣的讚歎嘛，最後面，《彌陀經》裏：「舍利弗！如我今者稱讚諸佛不可思議功德，

彼諸佛等亦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諸佛與釋迦牟尼佛互相讚歎！

有人說那是互相恭維，這才好啊！唯恐天下不互相恭維呢。我們這個僧團，我們這個世界，大家都互相讚歎、互相恭維，你好我好大家好，「你了不起呀！」，然後他說「你也了不起！」，什麼戰爭、打仗的事情都沒有了。糾察也沒有了，知客也沒有了，大家都互相讚歎。哪怕亂讚歎也好啊，比你講閑話罵人好多了吧，什麼事情都沒有了。

我們不是學佛嘛，佛都是互相讚歎，釋迦牟尼佛來五濁惡世度眾生，十方諸佛說：「哎呀，你老人家了不起呀，在那個地方你還能度眾生，還能說法，了不起啊！」那麼釋迦牟尼佛也沒說：「是，我了不起，你們都應該讚歎我！你們有什麼了不起，清淨的佛土度眾生算什麼？」他沒有啊，他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你老人家成就這麼一個地方，一句名號來成就大家！」他也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他這樣讚歎啊！

沒有像我們說：「你有什麼了不起，做那點事情！」然後對方說：「那你有什麼？」講來講去的，就麻煩了，要警察、要法院，這樣七弄八弄的事情就很多。這樣相互讚歎實在是好啊！「諸佛不可思議功德」，「我不可思議功德」，就是說諸佛讚歎釋迦牟尼佛不可思議功德。

「是諸佛釋迦，皆以阿彌爲自也」，諸佛道同體同，讚他就是讚自，讚自就是讚他，一樣啊，沒有隔了，這樣同體的一個悲願。這一段告訴我們如是不可思議功德。

解：阿閼鞞，此云無動。佛有無量德，應有無量名，隨機而立，或取因、或取果，或性、或相，或行、願等。雖舉一隅，仍具四悉。隨一一名，顯所詮德。劫壽說之，不能悉也。

下面只是約略解釋一下佛的名號，其實不解釋也行。「阿閼鞞，此云無動」，什麼不動呢？不爲八風、三途所動。我們這個人世間就會爲八風、三途所動，人家讚歎一下，我們覺得讚歎好啊！八風動到哪裏去都不知道了，晚上就睡不着了，太歡喜了：「哎呀，這麼多人說我了不起啊！」就睡不着了，對不對？那麼多人罵你呢，利衰、毀譽、稱譏、苦樂，這樣就不知道如何是好。

「佛有無量德，應有無量名，隨機而立」，佛不單一個名，有無量的名，這裏只是舉一種而已，因爲這個名隨眾生的根機而立的。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是能仁、寂默的意思，從他的祖先而立釋迦種，這樣來解釋。「或取因，或取果」，或者在因地的名號，或者成佛以後果德的莊嚴。「或性、或相」，「性」就是從本具的性德；或者從他的形相，須彌相啊、須彌光啊，這是「相」。「或行、願等」，或者是行，或者是願，等等不同。

「雖舉一隅，仍具四悉」，無非是從四悉檀這個角度來講，世間的名稱，乃至第一義等等不同。「隨一一名，顯所詮德」，無論是哪一個名，都是顯他的德。「劫壽說之，不能悉也」，就說你用盡劫的壽命去講佛的功德、佛的名號，都講不完。

解：東方虛空不可盡，世界亦不可盡。世界不可盡，住世諸佛亦不可盡。略舉恒河沙耳。此等諸佛，

各出廣長舌勸信此經。而衆生猶不生信，頑冥極矣。常人三世不妄語，舌能至鼻。藏果頭佛，三大僧祇劫不妄語，舌薄廣長可覆面。今證大乘淨土妙門，所以遍覆大千。表理誠稱真，事實非謬也。

「東方虛空不可盡，世界亦不可盡」，從東方過去，這個世界有無量無邊。你讀《華嚴》就知道世界有多大、有多少了，所以說東方有無量無邊無盡的世界。佛也是如是，「世界不可盡，住世諸佛亦不可盡」。「略舉恒河沙耳」，大概舉「恒河沙」，表示很多的意思。

「此等諸佛，各出廣長舌勸信此經」，他們都出廣長舌來勸信。「而衆生猶不生信」，如果還不信的話呢，就是「頑冥極矣」，頑固愚癡到極點，沒辦法了。這是蕩益大師用的詞句啊，用的也是登峰造極了，所以印光大師才會讚歎，怎麼講？即使古佛再來，註解《阿彌陀經》，也不會超過這樣！話都用盡了，這樣還不信，那你就頑固、愚癡已經到極點了！

「常人三世不妄語，舌能至鼻。藏頭果佛，三大僧祇劫不妄語，舌薄廣長可覆面。」「藏頭」就是藏教，藏教應身的果佛，三大阿僧祇劫不妄語，舌薄而且廣長舌可以覆面。「今證大乘淨土妙門，所以遍覆大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這裏是說為什麼廣長舌這麼大呢？也沒有看哪尊佛舌頭伸出來這麼遠啊？

下面告訴說「表理誠稱真」，「理誠稱真」就是這個理真的是符合諸佛之理，一個佛化土是三千大千世界，那麼所有的諸佛所講的跟這個理完全是一樣的。一尊佛他能夠講到、能夠化到的是三千大千世界，所以這個理是相同的。「事實非謬也」，確實是沒有虛妄，是真實的。你們的舌頭伸出來試試看，

能夠伸多遠？我這妄語打的可能會少一點，我的舌頭可以到這兒（鼻尖）。你們伸一下看，相對長的可能過去妄語會打的少一點。你們現在不好意思，晚上回去偷偷伸一下看，看看舌頭伸出來能不能到鼻子尖。沒有的話，恐怕是我們過去世打了很多的妄語。諸佛他就能夠出廣長舌！

那你不能說牛的舌頭很長啊，有人就這樣詰難，它非同類呀！那蛇的舌頭也很長啊，蛇是靠那個舌頭感覺周圍的環境，你不能這樣去理解。要看是哪一類，同一類的人當中，我們的器官是這樣，一般人的舌頭都伸不到鼻子尖，說明說我們口業未必清淨的緣故。那麼諸佛能夠如是讚歎，說明是真實不虛的意思。

解：標出經題，流通之本。什師順此方好略，譯今題，巧合持名妙行。奘師譯云《稱讚淨土佛攝受經》，文有詳略，義無增減。

下面是「標出經題，流通之本」，就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這個經全名是這樣。「什師順此方好略，譯今題」，就是直接翻譯成「阿彌陀經」就完了。「巧合持名妙行」，正好符合我們持名的妙行，持得就是「阿彌陀佛」名號，所以以「阿彌陀佛」作為經題呢，是「巧合」，是這麼個緣故。「奘師譯云《稱讚淨土佛攝受經》」，玄奘大師所翻譯的通常叫唐譯，叫「《稱讚淨土佛攝受經》」，《阿彌陀經》現在唯有留下來這兩個版本。玄奘大師的翻譯本來有個「佛」字，《稱讚淨土佛攝受經》，這裏給簡略了，或者是丟了，或者是簡單一點。「文有詳略，義無增減」，文有詳有略，之所以稱《阿

彌陀經》，說明這裏面蘊含着種種道理，「諸佛之所護念」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解釋；《稱讚淨土佛攝受經》那也是彌陀淨土諸佛所攝受，是這樣的義理，所以義理沒有什麼增減。

## 戊二、南方

經：舍利弗！南方世界有日月燈佛、名聞光佛、大焰肩佛、須彌燈佛、無量精進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現在是南方世界，有幾尊佛啊？這裏列的是五尊，所以不好說是不是？說多了也不對，說少了也不對，這裏列的是五尊，其實有恆河沙數等諸佛。

「日月燈」，你看日、月、燈都是什麼？都是光明，能照暗。然後「名聞光」，「名」是名稱，名稱普聞十方，就像光一樣普照一切。「大焰肩」，「焰」也是光明，是智慧光明，「肩」的意思是能夠荷擔衆生。「須彌燈」，也是光，燈能照，像須彌一樣高高的照起，顯佛的德。「無量精進」，身精進，修一切善法無有懈怠；心精進，理觀無缺，無有間斷，所以叫「無量精進」，精進離不開身心嘛！這樣，「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也同樣讚歎，「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 戊三、西方

經：舍利弗！西方世界有無量壽佛、無量相佛、無量幢佛、大光佛、大明佛、寶相佛、淨光佛，如

是等恒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然後西方，「西方世界有無量壽佛」，什麼叫無量壽佛呢？有兩種：一個是十方諸佛有很多，體性都是一樣的，也是跟阿彌陀佛一樣的無量壽，就是說佛德無異，依德來立稱；再一個即是指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彼土的教主，他轉讚釋迦牟尼佛，他又讚歎釋迦牟尼佛令衆生能夠起信發願，也可以這麼理解。

「無量相佛」，按照天台來說，藏教通常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通教有八萬四千相；如果是別教，是報身佛，有塵刹無量相；如果是圓教，有不可思議相。根據階次的不同，菩薩的身份不同，所看佛的相也不同，有人看老比丘相，有人看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各自所見不同。

「無量幢佛」，幢是高高豎起，它能夠摧破外道、破邪顯正，所以叫「幢」。「大光佛」，這也是從智慧遍照來說。「大明佛」，「大光」、「大明」都是一樣，也是從智慧遍照來說，三明六通叫「大明」。「寶相佛」，也是相好殊特，這是「寶相」。「淨光佛」，以光能夠斷除諸惑，這光是「淨光」，能斷諸煩惱。這都從他的功德而言。

解：無量壽佛與彌陀同名，十方各方面同名諸佛無量也，然即是導師亦可，爲度衆生，不妨轉讚釋迦如來所說。

這一段，《要解》有幾句話解釋，「無量壽佛與彌陀同名」，有一句話說：三十六萬億同名同號

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這都是一樣，所以說「同名」。「十方各方面同名諸佛無量」，十方世界同名的佛有無量。「然即是導師亦可」，一個是十方諸佛也可以稱無量壽，諸佛證得法報化三身是相同；然後就是指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也可以。「爲度衆生，不妨轉讚釋迦如來所說」，也可以這麼理解。

#### 戊四、北方

經：舍利弗！北方世界有焰肩佛、最勝音佛、難沮佛、日生佛、網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接下來是北方，有「焰肩佛」，「焰」還是光明，是智慧光明，能夠呵護衆生，以智慧光明來荷擔衆生。「最勝音佛」，這跟上面「妙音」也是一樣，是不同的翻譯而言，也可以一音演說無量法。「難沮佛」，究竟堅固的意思，不會破壞。然後「日生佛」，智慧生起，斷除衆生的種種疑惑。「網明佛」，教網普明普照。這名稱怎麼解釋都可以，因爲東方世界上面已經告訴我們，從因、從果、從發心等等方面稱這些名稱都可以。

#### 戊五、下方

經：舍利弗！下方世界有師子佛、名聞佛、名光佛、達磨佛、法幢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

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下方世界有師子佛」，「師子」是獸中之王，這是比喻。「名聞佛」，名稱普聞十方。「名光佛」，光身也是傳達十方。「達摩佛」，「達摩」是法。「法幢佛」，「幢」是高顯之意。「持法佛」，持一切法來導引衆生。這是下方。

解：此界水輪、金輪、風輪之下，復有下界非非想天等，乃至重重無盡也。達摩，此云法。

下面《要解》說「此界水輪、金輪、風輪之下」，通常說風輪持金輪，金輪持水輪，是這樣持這個世界。現在科學所講的地球是懸在那裏，這裏說底下是風輪托着這個世界，也是如此。「復有下界非非想天等，乃至重重無盡也」，就是說下方復有下方，重重無盡的世界。「達摩，此云法」，「達摩」是「法」的意思。戊六、上方

經：舍利弗！上方世界有梵音佛、宿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焰肩佛、雜色寶華嚴身佛、娑羅樹王佛、寶華德佛、見一切義佛、如須彌山佛，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然後「上方世界有梵音佛」，「梵音」，清淨的音聲，「梵」就是清淨的意思。「宿王佛」，「宿王」就是星宿之王，或者念「xiù」也可以。「香上佛」，五分法身功德之香。「香光佛」，是以香普熏，

光明遍照。「大焰肩佛」，上面好像也有個大焰肩佛，一樣的，以光明呵護眾生。「雜色寶華嚴身佛」，「雜色」是萬行，就是多的意思；「寶華」是因行，是因；「嚴身」是果。從他的萬行中，從因到果，如此莊嚴。「娑羅樹王佛」，「娑羅」是堅固的意思，「樹」是高顯，所以廟裏要種樹，表示生長、高顯種種意思。「寶華德佛」，「寶華」是因行，「德」就是果，因行、果德莊嚴。「見一切義佛」，「一切義」就是了知一切世、出世法。「如須彌山佛」，佛的德高啊，像須彌山一樣。如是等諸佛都「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這六方佛大概是這樣子，一一解釋名字，有無量無邊之多。

解：此界非非想天之上，復有上界風輪、金輪及三界等，重重無盡也。

那麼此界上方呢？「此界非非想天之上」，就是說三界再往上，「復有上界風輪、金輪及三界等，重重無盡也」，下重重無盡，上也重重無盡，所以才有恆河沙等諸佛。

解：問：諸方必有淨土，何故偏讚西方？答：此亦非善問（妙答）。假使讚阿閼佛國，汝又疑偏東方，展轉戲論。

下面就問了，這個是老問題，大家一看都知道，「諸方必有淨土，何故偏讚西方？」東方、西方、北方都有淨土，為什麼要偏讚西方呢？下面就說「此亦非善問」，他說你這樣是沒道理的問。「假使讚阿閼佛國，汝又疑偏東方」，你又懷疑說「為什麼要偏讚東方，而不讚西方呢？」有人這樣問，也是不

善問，「展轉戲論」而已。

解：問：何不遍緣法界（細研下答，方知此問亦是戲論）？答：有三義：令初機易標心故，阿彌本願勝故，佛與此土衆生偏有緣故。

下面又問「何不遍緣法界？」法界都一樣，爲什麼只是指一個地方呢？回答說有三種意思。「令初機易標心故」，法界那麼大，到底我緣哪裏呀？怎麼辦呢？很難呐。所以專指一個地方，令心生信，令心起願，令心能夠念佛，標心有的。有一個指定、固定的一個地方，衆生繫屬在那裏，這樣不算是執著。不能說「這是執著一方，我遍緣法界不好嗎？」你能遍緣法界嗎？遍法界心就散了，不知道哪個地方是了，所以先把心專注在一個地方。

「阿彌本願勝故，佛與此土衆生偏有緣故」，阿彌陀佛與此土衆生「偏有緣」。我們上面不是看了惡人不小心也念佛嘛，基督教徒他忘記了也念佛，念阿彌陀佛，對不對？「偏有緣」的緣故。無緣不能度，如果緣太淺了也難以受化，佛要度有緣衆生。佛雖然有無緣大慈，但是還是度的有緣衆生，無緣他沒辦法，他不知道這種情形，他來不了，沒辦法感覺。這是有緣和無緣的區別。我們上面一路來說淨土法門如此這般的好，那有緣者持名念佛，無緣的人他還幹他老本行，是不是這樣？很難呐。雖然有緣，緣也有淺深，緣太淺了，沒辦法依念佛而得度，他以其它的法門得度，個人的緣不同。

解：蓋佛度生，生受化，其間難易淺深，總在於緣。緣之所在，恩德弘深（願勝），種種教啓（標心），

能令歡喜信入（歡喜），能令觸動宿種（生善），能令魔障難遮（破惡），能令體性開發（入理）。

「蓋佛度生，生受化，其間難易淺深，總在於緣」，佛在度化眾生，眾生皆受佛的度化，那有人不接受度化你也沒辦法，這裏面有難、有易、有淺、有深，都是在一個「緣」字。所以說，佛未成佛，先怎麼樣？先結眾生緣啊！你跟眾生沒有緣，你怎麼去度他？你要當法師上臺講法，底下都沒人，跟桌子講？像道生大師一樣，道生大師跟誰講？石頭，石頭都點頭。那我們點頭，石頭滾下來砸死你，是不是這樣？沒這個本事，對吧！所以要有緣。我們通常說某法師法緣好，法緣不好，與眾生沒有緣就很難，講了別人就沒有辦法接受，所以說「總在於緣」。

「緣之所在，恩德弘深」，有緣在，所以說他的恩德弘深，彌陀有如此之緣，因為他有這樣的恩德於眾生。「種種教啟，能令歡喜信入」，尤其現在這個時代，念佛的人特別得多，管他怎麼念，散心念也好，專心念也好，他都在念，都會以此能夠得度，生歡喜。

用功用的不得力，生苦惱的也有。昨天好像有人拿個紙條給我，他說他原先念佛很精進，一天念十二萬句佛號，一天十二萬啊，蠻辛苦的。就拼命修啊修啊，很歡喜，後來越念越不行了，念得生病了。現在念五千六千都不行了，一念多了就會難受，渾身難受，頭疼、心發悶，念不下去。我上一次講了，你念的過急了，你急什麼呢？乃至一念即得往生，你不要着急。只要信心不亂，你記住乃至十念、一念都可以往生，隨緣念就好，盡你的力量能念多少就念多少，每天都用歡喜的心來念。那也不要太過歡喜，

會着歡喜魔。你就保持這種平常心，以平靜的心去修去念就對了。

他問我怎麼辦？他說：「我現在念不下去怎麼辦呢？」我也不知道怎麼辦，你把心先緩一下，慢慢來，回到原先的樣子。就好像好東西吃多了，前幾天不是有個居士來打齋嘛，專門煮那個什麼雞腿——素雞腿，不是真的。那東西吃多了也不好吃，偶爾點綴一下還差不多，如果吃多了就煩啦。居士是好心好意，專門給你們買好吃的，你們沒有吃，真雞不能吃，假雞吃一下也好，是不是？騙騙你，吃得膩味也不行，你吃多了就不行，啥東西都是這樣。你修行也是這樣，用心用過度了，弄得疲倦不堪，現在回過頭來要緩下來，就會很辛苦，要有一段時間的緩沖。你也不要着急，能隨緣念多少算多少，慢慢就會調整過來，不要急。也不要急着說：「我現在調不過來怎麼辦呐？」你這樣越着急不是越煩惱嗎？越煩惱就又上火了，不行，你就不管它，現在能念多少就算多少，如是而已。你問我我只能這麼說，其它沒辦法。

這裏說「能令觸動宿種」，我們有宿世的因緣、善根種子，觸動就會發起。有善根因緣，你一聽《彌陀經》、淨土念佛法門，生起歡喜，就觸動我們的善根了。「能令魔障難遮」，這裏講破惡，魔障遮止不了你，就會破惡。你信心堅固，無論怎樣的情形都遮擋不了，這樣就能一心不亂。「能令體性開發」，慢慢地入理，「體性開發」就是會歸於自心，以心外取法會歸到自己本身上來。我們常常說「帶理念佛」，原因就是這樣，你念着念着然後會歸於自心。怎麼會歸啊？我口念耳聽，從心發起，這個佛號從心冉冉生起，又會歸到我們自心上來。以散亂心念，偶爾有那麼幾句稍微提一下。

我常常在禪堂裏面跟大家講的也是這樣，你稍微提一下，不要一直提，一直提就是什麼呢？頭上加頭了。一直提在那兒：我應該怎麼樣會歸於自心吶？能念、所念都了不可得啊？又成兩個概念，不要這樣。你稍微提一下：我念都是從心起，還會歸到我的心上來——這樣稍微提一下。你一天到晚一直在念念念，或者在要睡覺之前，或者早晨剛起來，找個什麼時間，作意一下：這句佛號到底從我心生起來。也就是說我心在念，作意一下就行了，就放掉，就這樣子會歸於自心，就沒有什麼問題了。這樣時間久了，體性自然就會開發出來，就會歸於自性，時間久了，能念所念才會了不可得。你現在不要去作意說：怎麼才是能念、所念了不可得？能念的心、所念的佛都兩者雙亡？你要這樣去作意，就很難。

就好像說我妄念、妄想怎麼讓它去掉啊？去妄念去不掉的，正念提起，妄念就沒有了，本來就是一個東西。你一定要說我怎麼去掉、去趕它，乃至拿佛號去壓那個妄想，也不需要。祖師們也講不要拿拿金棍子去打狗，划不來。一條金的棍子拿去打狗，打狗拿根爛棍、木棍就可以了，對吧？你只是把佛號提起來，那些東西，妄念久而久之就沒有了。

那有人說要多久呢？一日乃至七日，一日、七日不行，那你慢慢來。本來是一日乃至七日，就可以一心不亂。那不能，怎麼辦？那就是盡形壽，盡形壽在念，哪一天要回去了，你就回去了，就這樣。心放寬了來念，就沒有負擔了，也不會弄出種種毛病來，眼花繚亂啊、心悶啊種種事情，就不會有這麼大壓力。修一切法門也都是這樣，急不來啊，乃至持咒的人說短暫的時間要完成多少萬遍，幾十萬、幾百萬，

也是這樣，太過着急也會出問題的。

解：諸佛本從法身垂跡，固結緣種，若世出世，悉不可思議。尊隆於教乘（世界），舉揚於海會，沁入於苦海（爲人、對治），慈契於寂光（第一義），所以萬德欽承，群靈拱極。

下面說「諸佛本從法身垂跡」，諸佛都是從本而垂跡，「垂跡」就是應身來度化眾生。所謂「本」，像釋迦牟尼佛塵點劫已經成佛了；然後示現在世間，叫做「跡」。阿彌陀佛亦復如是，現在在西方已經有十劫，這是應跡的一段時間。「固結緣種」，所以說要結眾生緣，垂跡令眾生種這個緣。種什麼緣？未種的令他種、已種的令增長、已增長令成熟、已成熟令解脫，無非是這樣。

你還沒種善根，想盡辦法令你種善根，一舉手、一點頭都種善根，散亂心稱「南無佛」都種善根。那我們現在已經種善根了，不止念「南無佛」，一天磕多少個頭啦，何止一舉手、小低頭啊。那麼已種的善根令增長，不要令它散失，甚至要培植。不要隨着外緣所轉：哪個地方有錢賺，哪個地方有好吃的等等，那就把我們的道心就搞沒了，要令增長不令散失。

你不要說：「我已經種善根了，沒問題了，一定往生！」《淨土或問》已經告訴我們種種的事情。已經種了就要令成熟，往生要更有把握、更有信心，這才好。那已經成熟了、沒問題了，就往生求解脫，所以說「固結緣重」。

「若世出世，悉不可思議」，「世」就是我們現在還沒去，「出世」就是已經往生了，這都是不可思議。

爲什麼呢？沒去，你信心堅定，發願一定這一生成辦；已經往生了，就可以生到上三土，乃至常寂光、一生補處都是不可思議。

「尊隆於教乘，舉揚於海會」，「尊隆」就是佛，以這樣的教乘，先說世間悉檀，然後「舉揚於海會」，就是諸佛共讚。「沁入於苦海，慈契於寂光」，就是說佛以這樣慈悲的法水，流入眾生的苦海，令眾生心中能夠信、願、持名。我們在苦海當中漂流，那麼彌陀以及釋迦佛把這個道理告訴我們，所謂「沁入於苦海」，來對治我們眾生的煩惱；「慈契於寂光」，是證第一義諦。「所以萬德欽承，群靈拱極」，「群靈拱極」，就是說往生的諸上善人、諸菩薩、聲聞，都是仰仗彌陀的力量而往生的，所以說「拱極」。乃至他方一切菩薩皆當往生，《無量壽經》後面說到其它的佛土往生，都是共同欽承佛的本願。

解：當知佛種從緣起，緣即法界，一念一切念，一生一切生，一香一華，一聲一色，乃至受懺授記、摩頂垂手，十方三世，莫不遍融。故此增上緣因，名法界緣起，此正所謂遍緣法界者也。

「當知佛種從緣起」，這是《法華》所講的，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成佛的種子，所謂佛性就是成佛的可能性，成佛可能性要靠緣，有緣才能夠顯發出來。所以在《涅槃》裏面有正因還有了因，你要了，佛性才能夠顯發出來；因緣指正因，要從緣，這個了因才能夠生起的意思。我們有成佛的正因，但是要從緣而起，修行啊、善知識教導啊等等，而讓你生起來，叫「佛種從緣起」。

「緣即法界」，「法」是諸法，「界」是分界。「法界」這個名稱有兩種。一個是從諸法的分界不

同，所謂事法界。我們宇宙當中有多少東西呢？很多啊，所謂十法界，從眾生類分成十法界，有佛、菩薩、聲聞、緣覺、天、人、阿修羅，乃至三途，這樣有十種不同的分界，分成十類。那麼宇宙所有的萬法也各自分界，這不是各自分界嗎？這個（水杯）跟那個（撫尺）就不一樣，對不對？這個紅花、黃花都不一樣，各自分界不同，叫做法界。這是事，事法界各自不同。

另一個是理法界，理法界都是一樣，諸法理性平等。通常「一真法界」指的是諸法的理性，體性是平等，所以說十法界的眾生體性是一樣，都有佛的如來智慧德相，只是相不同而已。為什麼相有不同呢？造業不同，妄想執著不同，所以就不一樣，所以通常叫做「法界緣起」。我們以後學到《彌陀疏鈔》，它用《華嚴》的種種道理來解釋。所謂「緣」就是法界的諸法，這個法界理解為一真法界，不出我們的心，沒有離開我們當下這一念的真性，全體都是法界，所有一切會歸於一心。

「一念一切念，一生一切生」，所謂「一念」就念一切，我一念當中一切法性都具足了，我一生一切都生。眾生從自性往生，與佛相同，這樣「一生」跟佛相同，就是「一生一切生」。「一香一華，一聲一色」，這是說事法界當中一華、一聲、一香，「乃至受懺授記，摩頂垂手，十方三世，莫不遍融」，這樣事無不會歸於理，理事無礙。事完全會於理，花也好，香也好，色也好，聲也好，這都是屬於六塵，都不出我心念圓融，理性全都平等。「乃至受懺授記」，所謂我們修行、受懺、以及諸佛授記，都是怎麼樣？互相圓融！

「故此增上緣因，名法界緣起」。法界爲什麼有這麼多的區別、差別，千差的萬相呢？這就是《華嚴》所謂「法界緣起」，都是因爲我這一念心去緣照諸法。天台叫「理具事造」，眾生具足的有這些事相，但是因爲各類的眾生不同，所顯現生起的依正境界就不一樣。人有人的依正，其它的旁生有旁生的依正，各自不同，都是依心念而生起，所以說「法界緣起」。

「法界緣起」當然也就包括「事事無礙」在內，一法爲一切法，一切法從一法，互相不障礙。這房子構造爲一個整體，這個整體沒有離開一磚一瓦所組成。比如說我們平興寺這麼多人，人多是一個人一個人組成，那麼這麼多人沒有離開一個人，是不是這樣？一個人一個人的組成，才成這麼大的團體。法界亦復如是，法界的每一法互不障礙、互相緣起。我們人住在一起，蚊子、螞蟻、其它動物都住在一起，互不障礙，這叫「事事無礙」。它不相障礙，互相所緣的世界各自不同，所以名「法界緣起」。「此正所謂遍緣法界者也」，所以我們一念心就遍緣法界，所有的體性都具足了。

解：淺位人，便可決志專求（本不出法界外）；若深位人，亦不必捨西方而別求華藏（何以加於法界）。若謂西方是權、華藏是實（解千餘年之惑），西方小、華藏大者，全墮衆生遍計執情，以不達權實一體，大小無性故也。

「淺位人，便可決志專求」，淺位的，我專心專意地，決志求願往生，一定要去十萬億佛土外的那個地方。雖然是這樣，他不離開法界，不離開我們的本心。「若深位人，亦不必舍西方而別求華藏」，

不要說我西方淨土不要，另外去求一個華藏世界，不需要，當下就是了。這樣就是說，淺位的人沒辦法體解法界緣起、一真法界這個道理怎麼辦呢？你就專心專意地求往生，往生十萬億佛土去求；深位的人也不要說舍西方而求華藏，華藏即是西方，西方即是華藏，相通啊，佛佛道同，法界理同嘛！

「若謂西方是權，華藏是實」，如果認為西方極樂世界是善巧方便的一種施設，華藏世界才是真實。有人說西方是權巧而已，你們學過《攝大乘論》，還記得吧，《攝大乘論》說念佛往生是別時意，後來也有人說那西方極樂世界是別時意。所謂「別時意」，就是善巧引誘說有一個西方讓你去，其實是沒有，他是這麼講。在淨土法門而言，不能這麼說，極樂世界有，心外是有，你明白理，與理相應，當下即是；但是那個地方真有一個極樂世界，是這麼一回事。你與彌陀完全相應，當下就是不隔方寸，是這個意思。

早課當中有「四生九有，同登華藏玄門；八難三途，共入毗盧性海」，福鼎人說「華藏玄門」太大了，應該怎麼樣呢？「同登淨土玄門」，「共入彌陀願海」，他這麼念，說「共入彌陀願海」這個小一點，所以心不能發太大。就好像很多居士說：「我們發願不能願得太大，我本來修了一點點，我功德回向給法界都沒了！」這完全是錯誤的，你心越大功德越大，你心越小功德越小。我們學了《地藏經》，不是告訴我們這個道理嗎？你心大功德大，心小功德小，菩薩修行的功德大，為什麼呢？他心緣廣普，所緣的是一切眾生，所以說大。大家不要因為聽了上面《淨土或問》這麼一說，「那我們什麼事都不用幹了，我淡泊了，我現在一天到晚就躲在象牙塔裏面，好好地修行就對了！」那就完蛋了，那就變成二乘了。

修行，世間的事情是要看淡，如果說有一天你因緣成熟了要你出來當方丈，怎麼樣？你當下承擔，沒問題，明天升座。你借此機會弘化一方，去度眾生，有什麼不可以呢？你廣立道本、廣造伽藍，這是很好的事情嘛！你一點名都沒有，誰都不知道，躲在象牙塔裏面，好辛苦啊，對不對？說「我都淡泊啦」，你是求不得已，不是說「我真淡泊了，我什麼都不要啦，作焰口、趕經懺不行，那是求名求利」，你會嗎？你不會。你會上臺去唱兩下看看？「當維那也不要，我不要名利，當維那站在前面多不好」，你上去，有本事上去？你不會，拿個功課本「吽」一下，都已經過去了，是不是？要會呀，廣學一切法，「法門無量誓願學」，我都學，樣樣會、樣樣通。你趕經懺、拜懺都學，沒問題，需要的時候，爲了度更多人，你要去做呀。

那有人問：「平興寺這麼多人，你們拜不拜懺呀？」我說：「拜也可以啊，給兩百萬拜一部《梁皇懺》我肯定幹，建房子正好沒錢。」拜一部《梁皇懺》兩百萬，我能解決很多問題，那個紙張就不用貼了，對不對？可以啊，有什麼不可以？打一堂水陸給我一千萬，打！肯定打！十萬、二十萬我打它幹嘛，壞名聲啊，是不是這樣？你會也可以呀，對不對？所以說什麼事都應該去做，遍緣一切，應該發心廣普。只要你不要去貪，爲佛法、爲眾生、爲常住，都應該沒問題。做如幻如化的佛事、建水月道場、做空華佛事，這就是菩薩發心，不要搞得那麼小心小量，是不是？一切都對呀。

戒律裏面說，你自己不可以歌舞倡伎，也不能弄花玩花，對不對？供佛可以呀，你唱歌供佛嘛。唱

流行歌曲能不能供不知道，唱着唱着你心就會放蕩掉，怕你這樣。如果你純粹是供佛，唱「洗唼唼，洗唼唼……」，把殿堂洗唼乾淨嘛，供佛嘛，也可以唱啊，對不對？你自己放蕩心，不知所措在那「洗唼唼」，其實也沒洗、也沒刷，這就起顛倒了。弄花供佛可以，不是這樣嗎？比丘本來不能做的，搞不好，戒律中犯「汙他家行惡行」。我供佛，就有開緣了，是可以的。

你不要進入死胡同，一進入死胡同：哎喲，比丘還弄花，搞那個那是行惡行啊，不行的，犯戒的。供佛怎麼不可以呀？我們誦戒不是有散花嗎？「散花莊嚴淨光明，莊嚴寶花以爲帳；散眾寶花遍十方，供養一切諸如來」，有什麼不可以？這就通了。你不是爲自己去搞明堂：我多賺錢，我要搞精舍，將來好好在裏面享受，在叢林好苦啊，吃不來，住不來等等。如果是這樣，那發心就不正確了。我爲了佛教，怎麼不可以？發大心要做一切的事，理應可以啊。

我們剛才講了回向偈，你不要以爲我沒修多少，功德都分擔了，心發大功德就大。福鼎人他不懂這個道理，所以說「同登淨土玄門」，認爲「華藏玄門」太大。彌陀淨土就是華藏世界，華藏世界就是彌陀淨土，是一樣，相通的，佛佛道同，完全是一樣，不要認爲一個權、一個實。

如果認爲「西方小，華藏大者」，怎麼樣？下面告訴說，「全墮衆生遍計執情」，墮入遍計所執，就錯了，不能這麼認爲。也不要認爲說淨土法門太淺了，太簡單了，不要這麼認爲。你能夠到那裏去，體同十方，完全一樣。「以不達權實一體」，權實是一體的，對眾生而言有權、有實，權離不開實，實離不開權。「大

小無性故也」，大是對小而言，小是對大而言，大小本來是無性。

這一段是六方佛讚歎，在此做以總結。

## 丁二、徵釋經題

經：舍利弗！於汝意云何？（稱讚功德之名，上來已詳言矣），何故名爲一切諸佛所護念經（耶）？

下面是「徵釋經題」，那經題不是完了嗎，怎麼這裏又解釋經題呢？這裏是解釋爲什麼叫做「一切諸佛所護念經」。爲什麼稱這樣的一個經題呢？下面給予解釋說明。

「舍利弗！於汝意云何」，於你的意思是怎麼樣呢？「何故名爲一切諸佛所護念經」，上面六方佛都「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爲什麼會這樣呢？下面就解釋了，這裏一個是問，一個是解釋，下面是結勸，有三段。

## 3.2 結勸

經：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受持者，及聞諸佛名者，是諸善男子、善女人，皆爲一切諸佛之所護念，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弗，汝等皆當信受我語，及諸佛所說。

下面是解釋，「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受持者，及聞諸佛名者」，聽到這部經，聽到諸佛的名號，「是諸善男子善女人，皆爲一切諸佛之所護念」，不但所護念，而且「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故舍利弗，汝等皆當信受我語」。我們不相信，有這麼好嗎，聽到就不退轉了？「若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人家已經成佛了，你還在那裏「有這麼好嗎，白白送給你啊？聽一下就不退轉了，那我聽多了，早就不退轉了？」本來就是嘛，看你修得怎麼樣了，肯定會不退轉，應該相信佛所說。

「及諸佛所說」，相信釋迦佛所說，還要相信諸佛，因為諸佛都在讚歎。我們這裏是六方，玄奘大師翻譯的是十方佛都在讚歎，不只一尊佛，多少佛？恆河沙諸佛，東方恆河沙，西方也恆河沙，北方也恆河沙，南方也恆河沙，上下如是都來讚歎不可思議。這裏說「當信受」，叫我們要信，大家不信就沒辦法了。按道理說，這個地方只是勸信，還沒有勸願，主要是勸我們要相信。

上面說持名即能夠往生，那麼這個地方說不但往生，而且又不退轉。「聞是經受持者」，聽到這部經能夠受持，聞經就是教、受持就是行、不退轉就是理，教、行、理都有了。佛教的次第、整個總綱也是這樣：教、行、理，有教可行，能證理。那聞而生信，聞慧。因為聞是經而生信，信而能夠接受，思慧。思了以後發願，發願幹嘛呢？執持名號就能夠往生，這樣信、願、行三資糧全部都有了。信，所以不懷疑，就能夠領受領納，銘記不忘，就是執持名號。既然相信，我們就要發願，發願所以要持，心常憶佛、口常念佛、身常敬佛，這樣就達到深信，要達到深信才能夠不退轉。

解：此經獨詮無上心要諸佛名字，並詮無上圓滿究竟萬德，故聞者皆為諸佛護念。又聞經受持，即執持名號，阿彌名號，諸佛所護念故。

我們看這一段的《要解》，「此經獨詮無上心要」，所謂「無上心要」，能念的心性爲諸佛的本源，就是我們這個心性，能念的這個心，諸佛都以這一念心去修行而成佛，那麼這個心就是什麼呢？就是本源，能念的心就是本源。能起這一念心來念佛，又會歸到所念的佛就是念我們的本心，是這樣，所以說是諸佛的本源。「諸佛名字」，彌陀就是法界藏身，念一佛就念一切佛。

「並詮無上圓滿究竟萬德」，通常叫做「萬德洪名」。佛所具萬德，簡單地說有般若德、有解脫德、有法身德，這三德具足，一切萬德都同時具足了。證般若德，他能夠斷一切煩惱究竟，通常叫做斷德究竟；證解脫德，心性究竟，徹底解脫了，心性顯露出來了；證法身德，三德圓證，一切圓滿，所以說叫「萬德洪名」。以這個名稱是因爲諸佛已經證得般若德、解脫德和法身德，這樣萬德一切具足，所以稱此名就是一切萬德究竟。

「故聞者皆爲諸佛護念」，正因爲這樣，諸佛才加以護念、愛念，讓你信心不失。《金剛經》中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你能夠如此發心，諸佛就會愛護。

「又聞經受持，即執持名號」，聽到以後「受持」，所謂「受」就是領納，「持」就是憶持不忘，這就是「執持名號」。聽了以後我相信了，然後執持名號於內心。「阿彌名號，諸佛所護念故」，你能念這佛，諸佛都同時護念，互相讚歎。窺基大師告訴我們，如果稱念，還要再作意一下懺悔。爲什麼這樣呢？懺悔能夠轉定業。很多定業到時間會現前，怎麼辦呢？你稱名的時候，或者我們拜佛禮拜的時候，

加一下懺悔，那就能懺悔業障，以及其它的勸請、隨喜、回向、發願也包含在內。

稱名之外平時多作意懺悔，懺悔你就會慚愧，慚愧才能夠懺悔，自己謙卑，我執我慢自然就降下來了。我造的業很重，不如別人，不如諸佛，諸佛已經成佛了，我還在這裏顛倒，很慚愧，慚愧我造了很多業，我要懺悔。這樣相連着，稱名之外，稍加作意一下懺悔。我們偶爾也拜幾拜佛，那就是懺悔，通過懺悔把定業轉輕了。雖然說「定業不可轉」，但是還有咒，還有三昧加持，對不對？我們可以通過修行把定業轉輕，或者說暫時不報，等成佛以後再來報，成佛再報就沒問題了。總之，稱名的時候稍微加以作意。

解：問：但聞諸佛名，而未持經，亦得護念不退耶？

「問：但聞諸佛名，而未持經，亦得護念不退耶？」過去福鼎有一位法師來，我不知道哪一位法師，他告訴一些老太太說：「你念三十萬遍《彌陀經》一定往生！」他給她打保票。三經一論，乃至五經一論都沒有說要念多少遍經才能夠往生啊，只是說十念乃至一念念佛往生，但是它的前提是什麼呢？信心、發願，你要有信心、有發願，乃至一念，即得往生，也沒有一定說要持經。持經的目的是消業、增長福德，這是讀誦大乘經典的功德所在，有不可思議的功德。有些老太太不識字，你叫她學經，她很困難，就會產生苦惱，甚至對往生表示懷疑：本來說念佛可以往生，某法師說要念多少遍的經，我念不了，肯定不能往生了。她就作罷了，她就掛了，這就很嚴重啊。所以這裏問說不能持經，佛護不護念呢？

解：答：此義有局有通。《占察》謂雜亂垢心，雖誦我名而不為聞。以不能生決定信解，但獲世間善報，

不得廣大深妙利益。若到一行三昧，則成廣大微妙行心，名得相似無生法忍，乃爲得聞十方佛名。此亦應爾，故須聞已執持至一心不亂，方爲聞諸佛名，蒙諸佛護念。此局義也。

「答：此義有局有通」，就是說此話不能一概而論。「《占察》謂雜亂垢心，雖誦我名而不爲聞」，「占察」指《占察善惡業報經》，《占察善惡業報經》就說以貪染心、種種煩惱心，雖然誦佛的名稱，不能算是聞。聞，要生信才有聞慧。

「以不能生決定信解」，你不能生決定信解，有懷疑：人家說念念好，那我就念吧，能不能往生呢，看彌陀安排了。這種心態是不夠的，這就是屬於「雜亂垢心」，「不能生決定信解」。「但獲世間善報，不得廣大深妙利益」，「廣大深妙利益」就是一生補處，證三不退。

「若到一行三昧」，念佛三昧又叫做「一行三昧」，「則成廣大微妙行心，名得相似無生法忍，乃爲得聞十方佛名。」嚴格地說，必須要怎麼樣呢？要做到「一行三昧」，乃至成「廣大微妙行心」，得「相似無生法忍」——沒完全證無生忍，但是與無生忍慢慢接近了，對萬法無自性、萬法無生的道理，心能夠慢慢地忍可——「乃爲得聞十方佛名」，這才算是與佛真理相應。

「此亦應爾，故須聞已執持至一心不亂，方爲聞諸佛名，蒙諸佛護念。此局義也。」這是就局義而言。從真理方面講，嚴格來說，你必須這樣才叫做「聞佛名」。什麼叫「聞佛名」呢？與理相應，「一心不亂」，「方爲聞佛名，蒙佛護念」。

解：通義者，諸佛慈悲不可思議，名號功德亦不可思議。故一聞佛名，不論有心無心，若信若否，皆成緣種。況佛度生，等怨親，無疲倦。苟聞名，必護念，又何疑焉？

上面是從局義來講，這裏是從通義來講。「通義者，諸佛慈悲不可思議，名號功德亦不可思議」，佛的慈悲不可思議，他的名號也不可思議。「故一聞佛名，不論有心無心，若信若否」，「否」就是不信。「皆成緣種」，都是成佛的種子，所以也能夠得到護念。

「況佛度生，等怨親，無疲倦」，何況佛視一切眾生無論是怨是親都是一樣是平等的，不分怨親，不能說這個跟我好我度他，那個跟我不好不度他，沒有這樣的。「苟聞名，必護念，又何疑焉」，一定得到護念，即使說不持經只是持名，也照樣得到護念。好了，這樣就放心了，不會念經的人也沒問題，念佛照樣也得到護念。這就是就通義而言。

解：然據《金剛三論》，根熟菩薩爲佛護念，位在別地圓住，蓋約自力，必入同生性，乃可護念。

「然據金剛三論」，「金剛三論」就是無著菩薩、天親菩薩所造的《金剛經》的論。「根熟菩薩爲佛護念」，就是破一分無明證一分法身，得念不退，通常講要達到念不退才能爲佛所護念。你看《金剛經》裏面說佛囑諸菩薩，那要達到什麼樣呢？所謂「莊嚴佛土，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滅度無量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這樣的菩薩，爲諸佛所護念，那不是一般人吶。「三不退」有分念、位和行。如果是念不退，必須要是根熟的菩薩。從位上說，「位在別地、圓住」，要在別教的登地菩薩，圓教的

初住菩薩。

「蓋約自力，必入同生性，乃可護念」，這從自力來講，必須要證入同生性，才能夠爲諸佛所護念。「同生性」區別於異生性。異生性是什麼樣的？三賢爲異生性，因爲他要去度眾生，有生有滅。「同生性」就是登地的菩薩，他已經進入不退了，跟佛同一體性，叫「同生性」。這是通途的講法，叫「豎論」，不是「橫論」，通途佛法理應是這樣。

解：今仗他力，故相似位即蒙護念，乃至相似以還，亦皆有通護念之義。下至一聞佛名，於同體法性有資發力，亦得遠因，終不退也。

「今仗他力」，這個地方是仗彌陀的他力，「故相似位即蒙護念」，「相似位」也就是別教的三賢、圓教的十信，就能夠得到護念。「乃至相似以還，亦皆有通護念之義」。什麼是「相似以還」？天台有六即佛：有「理即佛」、有「名字即佛」、有「觀行即佛」、然後「相似即佛」、「分證即佛」、「究竟即佛」。那麼「相似以還」意思是說「相似即」以前，「觀行即」也好、「名字即」也好、「理即」也好。「理即」是一切眾生都具足佛性，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到「名字即」他就知道了；「觀行即」就可以慢慢地開始修行、觀察了；「相似即」，還沒證，他是相似、接近。那麼「相似即」之前，「相似以還，亦皆有通護念之義。」

下至一聞佛名，於同體法性有資發力」，乃至聞一佛名，於同體的法性當中——我們眾生都本具諸佛這個體性，是一樣啊——都有助於發起這個力量。「亦得遠因，終不退也」，所以你不修行，現在聽到了，

不去念佛，因也種下去了。佛不是講嘛，只要在釋迦牟尼佛時出家，披上袈裟，到樓至佛時一定解脫，就是慢一點了。雖然慢一點，但一定會解脫的，那是種下遠因了。

你說彌陀好是好，我以後再念吧，現在我先做別的，我現在很忙啊，來不及呀。你先做別的，遠因種下去，然後你一直做別的，哪一天心臟病突發，心肌梗塞死了，但是你畢竟聽過了，有遠因。龍華三會你來了，那就近一點，來不了那怎麼辦呢？一直往後推唄，慢一點，一定是做遠因，終究不退。所以說「若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一定會成佛，只是快慢而已。你不能等着我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具足稱了，肯定沒問題，是不是？那是臨終一念，而不是現在活着的時候一念，活着一念，臨終沒有念，還是沒把握，隨業受生，難說了。

解：阿耨多羅，此云無上；三藐三菩提，此云正等正覺，即大乘果覺也。圓三不退，乃一生成佛異名。故勸身子等，皆當信受聞名功德如此。釋迦及十方諸佛，同所宣說，可不信乎！初勸信流通竟。

下面是解釋「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個大家熟悉得很，「阿耨多羅，此云無上；三藐三菩提，此云正等正覺」，無上正等正覺。「即大乘果覺也」，就是大乘的果覺，徹底成佛了。「圓三不退，乃一生成佛異名」，你證得三不退轉，就是一生成佛的異名，這一生一定成佛了，就是你這一生往生到那裏去，不要再來，一直等到成佛，這麼好的事！

「故勸身子等，皆當信受」，因為舍利弗是當機者，「是故舍利弗，汝等……」，「汝等」不是指

他一個人，「皆當信受」釋迦牟尼佛所說的「聞名功德如此」，聽到阿彌陀佛如此的功德。但是沒有機會的人他聽不到，對吧？我們講《彌陀要解》快完了，有人能聽到，有人就沒聽到，他沒有機會來聽。這都是個人的因緣，你不能說他業障怎麼怎麼樣，個人因緣不同。你講完了他回來了，這也是個人的因緣，這是不一样的。

「釋迦及十方諸佛，同所宣說，不可信乎」，彌陀有願在那裏，釋迦牟尼佛把它宣說出來了，諸佛也讚歎，釋迦牟尼佛也告訴我們了，信不信就隨自己了。

「初勸信流通竟」，這個勸信完了。接下來幹嘛呢？看你願不願了，這也是隨個人，勉強不來。

## 丙二、勸願流通

經：舍利弗！若有人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彼國土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是故舍利弗！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

「舍利弗！若有人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曾經發願、正在發願、或者將來發願，這樣的人都是能夠不退轉於無上菩提。

「於彼國土，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是故舍利弗！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第三次，在這裏說「若有信者」。那有信者發願，無信者不管了？無信怎麼發願，你叫他

去哪兒？不想去，沒辦法。你真有信的人應該發願，不管你現前修持的是什麼法，不妨於此法會歸於往生極樂，去看看有什麼不好啊！你覺得不好再回來嘛。

你說：「極樂世界不好玩，就是鳥叫啊、風吹樹啊沒意思。那個洗澡堂，八功德水，大家都洗，很汙染……」覺得不好你再回來，不妨去看看嘛，對不對？大家都說這麼好，你為什麼不去看看呢？我們常常不是去玩嘛，說這個地方沒去過，那個地方沒去過，你心裏想：哎呀，江蘇寺廟那麼多，我去看看吧。等你往生再來看唄，好地方多得很，去不完，這一生肯定去不完。去得完嗎？中國都跑不完。不要說中國，福鼎的很多小廟都跑不完的。有人覺得小廟沒什麼好看，各有特色啊，你不妨去看看。

不要說十方，就在我們這個地球這個世界，好玩的地方也多得很，對不對？人家現在開發歐洲遊，要不要去？好幾萬！要麼去看看，法國、德國好得很啊。好得很的多了，你去得完嗎？一輩子也去不完，十輩子也去不完。中國你都去不完，更何況別的地方。告訴你極樂世界那麼好，你偏又不想去，這裏告訴說很容易去，可是不想去，別的地方拚命籌錢去，對不對？那是個人的因緣，也沒辦法了，去不去隨自己了。「若有信者，應當發願」，願是從信而起，能夠發願，首先要以信為前提，有信、有願一定往生，這個事情肯定是如是。

第一次勸是說「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第二次勸說「若有眾生，聞是說者，應當發願」。這個地方呢？上面講了，你也聽到了，你都知道了，信不信吧，是這樣。「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

你如果有信，應當發願。

第一次，先是聞聽說正報依報莊嚴，「應當發願，願生彼國」。第二次，眾生「聞是說」，聽說了，這麼好，我應當發願。然後，這已經告訴你，念佛的人不是少善根福德因緣，執持少時間而已，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亂，我沒有一心不亂，一念乃至十念都得往生。臨終的時候佛來接引你，讓你心不顛倒，即得往生到那裏去。這是《彌陀經》上面講的，你相信就應該發願，怕不夠力度，所以引十方乃至六方佛讚歎這樣的事情來佐證，讓我們相信，勸往生。

解：已願已生，今願今生，當願當生，正顯依信所發之願無虛也。非信不能發願，非願信亦不生。故云若有信者，應當發願。又願者，信之券，行之樞，尤爲要務。舉願則信行在其中，所以殷勤三勸也。

「已願已生」，已經發願的人已經生了，「今願今生，當願當生，正顯依信所發之願無虛也」，就是你所發的願一定往生，什麼時候發願，什麼時候就能夠往生。「非信不能發願，非願信亦不生」，沒有願這個信就沒有力量。你說我信，那你願不願意去？不想去，你的信就沒有根。「故云若有信者，應當發願」，告訴說有信應當發願。

「又願者，信之券」，有願是「信之券」，就是信的證明，有一個證明，所以我有信。「行之樞」，行之樞紐，最關鍵。「尤爲要務」，至關重要。「舉願則信、行在其中」，你有願，說明你有信，願意往生，你肯定會去行，持名念佛已經在其中了。「所以殷勤三勸也」，所以勸「眾生聞者，應當發願」；

「眾生聞是說者，應當發願」；這個地方「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應當發願」——「三勸」。

解：復次，願生彼國，即欣厭二門。厭離娑婆，與依苦集二諦所發二種弘誓相應（此皆淨宗要訣，世人多夢夢不了，所以雖修無功）。欣求極樂，與依道滅二諦所發二種弘誓相應。故得不退轉於大菩提道。

「復次，願生彼國，即欣厭二門」，具足了信，要欣求極樂、厭離娑婆。覺得這個地方呆着也蠻好，蠻舒服的，套房好住啊，每天晚上可以開熱水器沖涼啊，蠻好的，現在吃得也好，住得也好，樣樣好，我幹嘛要往生呢？我們剛出家聽說外面叢林有吃白米飯，我們都「願往生」，願什麼往生？願去那個地方。我們廟裏有幾個去普陀山，他們寫信回來說普陀山吃的純白米飯啊。我們說：「哎呀，純白米飯多好啊！」以前這裏沒有白米飯吃，所以我們這裏以前盼望打齋，有人打齋了，那就能吃白米飯了，只是吃豆腐煮白菜。有白米飯吃，那就是打齋了，高興得很，還沒有錢分的。居士拿幾斤大米來打齋，拿五塊錢、十塊錢做一板豆腐就可以了，大家高興得很，總算有豆腐可以吃了，吃白米飯吃個飽，就這樣子。聽說外面叢林有白米飯吃，實在是「願往生」吶！

我有一個師兄在普陀山，給以前的妙湛長老當侍者，他準備介紹我去靈隱寺，哪一個方丈我不記得了，叫我去那當侍者，說靈隱寺也是吃白米飯。我說：「好啊！」高興啊，就跟我師父講說：「那我能不能去呀？」師父開始說：「好啊，你去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同意了，高興吶，這下可以「往生」了！第二天找我說：「你真想去啊？」我說：「是啊，你不是同意了嗎？」「出家沒兩天就想跑啦？這

樣就退道心啦，就想吃白米飯啦？」我說：「我不知道，你不是說你同意了嗎？」「同意？我考考你吶！」哎呀，因緣不成熟啊，還「往生」不得，是不是這樣？現在白米飯要搞好的，東北大米才好吃，南方大米不好吃，是不是？還有什麼泰國米、這個米、那個米，白米飯算什麼。這個時代不一樣了，願不同。

如果你認為現在好，當然現在也實在是好啊，沒出家，乃至沙彌剛出家，每個人都有手機、電腦。那個時代說有這個東西，不可想象啊。過去說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會怎麼樣呢？「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那就不錯了。你們讀的課本有沒有這樣？我們讀的時候那是小學的課本，「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平興寺以前是漆黑一片，哪有什麼電燈，點個煤油燈，點個蠟燭，實在不要的破蠟燭撿來點上：哎呀，今天晚上很亮！現在點個蠟燭看看：哎呀，怎麼老沒電呢？現在點蠟燭你能過日子嗎？沒辦法。

雖然說改善，畢竟是世間，這個地方畢竟是世間，是有漏有爲，有眾多的煩惱。現在科技發達了，人類很多事情都發達了，但是很多問題又出來了，是不是這樣？人爲的汙染吶，什麼臭氣空洞、大氣的氣溫回升，一系列的問題，種種怪病就出來了，還是不可久留，你要作如是觀。你不能說：「我現在還早，我要到外面去混一混……」那你不願意往生就沒辦法，要厭離呀，所以說這個地方要「欣厭二門」。

「厭離娑婆，與依苦集二諦所發二種弘誓相應」。你厭離娑婆，如果說搞不好就變二乘了，趕緊跑啊，三界如火宅，怎麼辦？要發願。我苦，眾生也苦，發起同體大悲。「自性眾生誓願度」，然後「眾生無邊誓願度」，自性先度，然後度一切眾生。因為眾生有苦，我也有苦。換句話說，我有苦，所以眾生跟

我一樣的煎熬苦，所以我要去度他。現在沒本事怎麼度，對不對？

集是煩惱，我有煩惱，所以要斷煩惱，「自性煩惱誓願度」，然後「煩惱無盡誓願斷」。眾生有煩惱要斷，那怎麼斷呢？現在有沒有辦法斷煩惱？我們出家這麼久了，斷了多少煩惱，大家可以檢查一下看。見、思不要說，粗重的貪、瞋、癡、慢、疑，身、邊、邪、見、戒，這是很粗重的，比較明顯的，你說你斷了多少？

行堂過來，有個好吃的（使勁看），你就會這樣。你說：「行，沒關係，來呀！什麼都行，夠了就行。」你不用看，這不是一次兩次，長期都這樣。你養成這樣，所有一切都不貪，所有一切都不瞋，自然環境也好，人爲的也好，我都不貪、都不瞋。今天這樣的天，濕漉漉的，你會怎麼樣？哎呀，難受啊。你就沒辦法忍。你說：「沒關係啊，濕也一樣，幹也一樣。」嘴巴說一樣，心裏不一樣也不行，你要忍。我們斷多少？沒有。沒有怎麼辦？念佛啊！發起這樣的願，我要斷除一切煩惱，所以我要念佛求往生。與這兩種誓願相應，厭這兩種（苦集二諦），因為世間有苦、有煩惱，我要厭離。

「欣求極樂，與依道滅二諦所發二種弘誓相應」。「道」就是「法門無量誓願學」；「滅」是滅諦的理，就是「佛道無上誓願成」——這兩者，我要發這樣的願。這裏通途的修道相當地難，要做到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很難，所以我要到那裏去修，容易呀，一生補處成佛，要發如是願。「故得不退轉於大菩提道」，這樣不退轉於大菩提道。所以念佛完全是要發大心，發通途的四弘誓願。

解：問：今發願但可云當生，何名今生？答：此亦二義：一、約一期名今，現生發願持名（有此義方使一生要期非謬），臨終定生淨土；二、約刹那名今，一念相應一念生，念念相應念念生（有此義方能深入一心三昧）。

「問：今發願但可云當生，何名今生？」也就說現在發願，未來往生，可以這樣講。今發願今生，《要解》說「今願今生」，現在發願現在就生，怎麼生啊？還沒去呀，現在發願，然後我死了就往生嘛。通常一般人說佛教是搞死人的，現在沒有什麼效應，死了才有效應。不是這樣的，你現生就要受用。

學習佛法從教理來學，要學出一點法喜出來，學得苦苦惱惱，這樣學了也沒啥意思，對吧？人家說學律好，那我就學吧，學得苦惱不堪，這麼難學的三大部，搞得疲憊不堪。人家去聽，搖鈴了，沒辦法我也去聽。聽完了，書本往抽屜一放，回去了，看雜誌。明天接不上去還得接，沒有學出一點法喜來。律為什麼這樣制，講說這些道理，我們相比較，過去能行持，現在不能行持，而從此生起慚愧之心來，這樣也是一種法喜。

學教要學出法喜來，《彌陀要解》上面講得實在是好，你得學出法喜來。學得很苦惱，應付說：「沒辦法，界某人講，我們不去說我們怠慢了怎麼辦？到時間找我們麻煩。」這樣來學你學什麼？你還不如在床上睡覺去。你沒來我不會怪你的，個人的因緣，你不要死要面子：「你講了我只好去聽聽，沒辦法啦。」變成這樣那就沒有意思，學的沒有法喜。你覺得這道理很好，佛如是說，彌陀如是願，祖師這樣苦口婆

心來勸，你多多少少有一點法喜，這樣才好，對不對？如果說搞成那樣了就沒有意思。所以說學習佛法，今生要受用，這樣才好。

「答：此亦二義」，這有兩種意思。「一、約一期名今，現生發願持名，臨終定生淨土」，這是一種，現在發願，臨終一定往生。「二、約剎那名今，一念相應一念生，念念相應念念生」，意思說你絕對生信心了：我這一念念佛肯定往生，我這一念恐怕就是最後一念了，一口氣不來，我就去了。這樣想，就是「一念相應一念生」。然後念念會歸於自心，就是自心念自性的彌陀，這樣我是念念相應，念念消業，每一念都消業，每一念都可以往生。

解：妙因妙果，不離一心，如秤兩頭，低昂時等。何俟娑婆報盡，方育珍池。只今信願持名，蓮萼光榮，金臺影現（此即理之事，非徒論理），便非娑婆界內人矣。極圓極頓、難議難思，唯有大智，方能諦信。

這樣「妙因妙果，不離一心」，念佛是因，一定會導致往生、一生補處的果，妙因妙果不離我們當下這一心。「如秤兩頭，低昂時等」，秤它有因果關係的，這邊重，那邊就翹了，這邊低，那邊就垂下去了，是這樣子。

「何俟娑婆報盡，方育珍池」，不一定說要等着娑婆報盡。這後面說「今生」，就是今願今生的意思，你念念就是會歸於極樂，念念就作往生這樣的一種心態。所以不要說等我這個娑婆報盡以後才生。「方育珍池」，「育」就是生的意思，「珍」就是七寶，七寶蓮池這些。

爲什麼要等報完了以後，才生到七寶蓮池當中呢？「只今信願持名，蓮萼光榮，金臺影現」，今天我能夠信、願、持名，極樂世界的蓮花就打開了，將來金臺就會自然而現前。「便非娑婆界內人矣」，我就不是娑婆世界的人了，不是娑婆的久客了。我們在這做客，不是久留的客人，掛單幾天快走了。要這樣承擔，我們不是娑婆人，不是說大話吹牛，你真正的信願念佛，肯定往生，要這樣做、這樣想。不能像一些老居士：我萬一不能往生怎麼辦呢？我去做個功德寄在閻王爺那，然後燒點冥紙放在那，以後去不了我就到那去取唄。這樣就危險了，你沒有決定往生！如果你信心決定，怎麼樣呢？不是娑婆界內的人，要這樣想。

「極圓極頓，難議難思」，這麼不可思議，今願就是今生，念念就是念念往生，不是娑婆的久住之人。唯有大智，方能諦信」，只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夠相信。一般沒有智慧的人，那就沒辦法相信。不要以爲說我很有智慧，淨土法門很笨，都是老太婆修的，這就是世智辯聰了。不要自以爲是，那就誤了自己了，耽「誤」自己，不是開「悟」自己，這是要緊啊！

丙三、勸行流通二：初、引諸佛轉讚；二、教主結歎。丁、今初。

經：舍利弗！如我今者稱讚諸佛不可思議功德，彼諸佛等亦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而作是言：釋迦牟尼佛能爲甚難希有之事，能於娑婆國土五濁惡世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諸衆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此句重在持名，故是勸行）。

下面是「勸行流通」，信勸了，也勸發願了，然後呢，好好去行——勸行。「舍利弗！如我今者稱讚諸佛不可思議功德」，互相讚歎，「彼諸佛等亦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這就是學佛，諸大德！昨天晚上我們說要互相讚歎，千萬不要互相攻擊、互相嫉妒、互相障礙、互相誹謗，要不得！要學佛啊，佛是這樣互相讚歎。

「如我今者」，就是我今者讚歎諸佛，釋迦牟尼佛是這麼讚歎。那麼諸佛也讚歎釋迦牟尼佛了不起，「而作是言：釋迦牟尼佛能為甚難希有之事」，他做這麼希有的事情。為什麼希有？能夠在那個地方，在哪裏啊？「能於娑婆國土，五濁惡世」，在「五濁惡世」，「五濁」有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在那裏成佛，不是一般人成得了的意思，釋迦牟尼佛在這個地方成佛了，你看往生到極樂世界去成佛多自在。

「為諸眾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佛自己都說難信之法，我們難信、不相信也是正常的。為什麼難信？我們打開《無量壽經》：「若人無善本」，如果說沒有善心，「不得聞此經，清淨有戒者，乃獲聞正法」。諸大德在這學戒，有戒的人才聽到，有人說別的地方也聽到，那是有戒。「曾更見世尊」，曾經見過世尊。怎麼世尊還在那兒呢？我們以前吊兒郎當，遇到迦葉佛乃至什麼佛在那兒講法：嗯！佛在那講經。走人了，這樣子。「則能信此事，謙敬聞奉行，踴躍大歡喜」，聽了以後要踴躍大歡喜。《法華》裏面講什麼？「此等聞得佛，大喜充遍身」，要這樣真正的歡喜。光說我大喜充遍身，一點沒起來不行，

你得真正的大喜充遍身，要如是行！

下面一句，「僣慢弊懈怠，難以信此法」，僣慢的人覺得這淨土法門太淺了，我要通過這個桌子，爬過那個牆，然後開那個密碼鎖，然後出去，那才好呢！你笨得要命，那個柴火門，一踢就出去了，不是這樣？僣慢而且懈怠，就難以信此法。「宿世見諸佛，樂聽如是教」，歡喜信樂聽這樣的教，宿世見到佛才會這樣，不是一佛、二佛所種善根。「聲聞或菩薩，莫能究聖心。譬如從盲生，欲行開導人。如來智慧海，深廣無崖底。二乘非所測，唯佛獨明了」，只有佛才明了這樣的事情，告訴我們，所以說難信，為什麼？世間眾生頑固才難信，對不對？

我們再看：「若有眾生，聞此經者，於無上道，終不退轉」，它是一樣的，聞到以後不退轉。「是故應當專心信受」，這裏勸應當「專心信受，持誦說行」，要這樣子。最後「當來之世，經道滅盡，我以慈悲哀潛，特留此經，止住百歲。其有眾生，值斯經者，隨意所願」，就是很輕易的，願往生就得往生，這樣的事情。

再往後：「佛語彌勒：如來興世，難值難見。諸佛經道，難得難聞。菩薩勝法，諸波羅蜜，得聞亦難。遇善知識，聞法能行，此亦為難。若聞斯經，信樂受持，難中之難，無過此難！」《彌陀經》說「甚難」，這裏也告訴說一切都難，但沒有比這個更難的了，聽到這樣心想：念佛就能往生啊，有這麼好的事情？我們在黑板上列了有十個推理，為何難信，原因種種。時間來不及了，沒辦法了，所以說告訴我們：

「是故我法，如是作、如是說、如是教，應當信順，如法修行」，這是勸我們，佛是這樣講的，真是如是，真實不虛。之所以這樣勸導我們，因為難信，不容易啊！

根據《彌陀疏鈔》，也有十點難信，就我們昨天寫在黑板上的那一段。因為我們在五濁惡世當中修道，本來是一件很難的事，也就是在我們這個世間修行、聽聞佛法是一件很難的事。那麼在五濁惡世當中，要說念佛法門、念佛往生這樣的事情那就更難了。

為什麼這麼難呢？有種種的原因。第一個，我們在世間已經住很久了，久居濁土，聞彼清淨疑無此事。這個世間如此之雜染，怎麼能相信有那麼一個好的地方呢？人們總是說那是「烏托邦」、「世外桃源」，是一種向往，一種幻想、追求，認為沒有這樣的事情，所以「疑無此事」。

第二個，有經教為證，通過學習，多少有點了解，相信了。即使相信，十方佛剎都可以往生，為什麼一定要生西方極樂世界呢？有人發願要往生兜率淨土、東方琉璃淨土、乃至唯心淨土，不一定說一定要往生極樂世界，所以不肯去呀，這就沒得往生。

第三個，即使相信當來可以往生，但是又覺得很遙遠——去彼十萬億佛土，這麼遠，又如何去往生呢？憑什麼去呀？又如此懷疑。

第四個，即使相信不隔方寸，知道並不遙遠，可是由於自己罪障太重了，薄地凡夫如此罪重，又怎麼能夠往生呢？憑什麼去往生呢？又懷疑了。

第五個，即使相信能夠往生，又懷疑：如果要生淨土，應該還有更奇妙的法門吧。只是單念一句名號太過簡單了，這麼簡單怎麼能夠往生呢？對執持名號就能往生又產生懷疑了。

第六個，即使相信持名能夠往生，又懷疑：執持名號短時間怎麼可以往生呢？我們前面不是說薄地凡夫罪障很重，只是持一句名號，一七日就能夠往生，有這麼好的事情嗎？應該很難吶！恐怕要多劫多時間才能夠去，所以又懷疑。

第七個，即使相信七日得生，可是六趣四生都是離不開胎、卵、濕、化，那彼土是蓮花化生，又產生懷疑：蓮花怎麼化生呢？我們這世間怎麼都沒有這樣的事情呢？所以又會產生懷疑。

第八個，即使相信蓮花可以托生，但是我們初入道的人都有種種退緣，云何可以一往生到那裏去就得不退轉，如此之好啊？又產生懷疑。

下面這兩種（指第九和第十），狂慧者常常會這樣。第九個，縱信不退，可是認為彌陀淨土只是下劣的人去念佛求往生，接引的是鈍根眾生，愚夫、愚婦念佛接引往生還差不多，上根利智的人就不必求生極樂了。也就是雖然相信不退，但是認為自己是上根利智，自己可以修，自己可以去，可以隨意往生十方佛土，就不必求生極樂了。

第十個，即使相信將來可以往生到那裏去，乃至自己是上根利智的眾生，那麼其它經典也沒有講到阿彌陀佛呀。我們說整個一代時教，有二百多部經提到阿彌陀佛極樂世界，那還有沒提到的呢？或者有

些地方講有佛，有些講無佛，講自性佛；有時候講淨土，有時候講沒有淨土。所謂自性淨土，認為這淨土不離我們方寸，外面就沒有淨土了。如此懷疑。

那麼前面八種是比較愚癡的人高推聖境，所以不相信；後面兩者是狂者之師而不相信，比較狂的人，沒有完全理解一代時教的義理。

現在也有人說往生淨土實在是太貪圖快樂了，到那裏去享受快樂，捨此土的眾生而不顧，往生到那裏去，要很久遠才能夠來這個世間，這樣不是不能度眾生，而且沒有悲心嗎？有一些這樣的想法。這些道理我們上面都一路看過來了，我們在這個世間，實在是沒有能力、沒有本事，主宰不了業障輪回，你久住在世間只好隨業受生。「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你不知道何時能再獲得人身。到極樂世界，下品下生乃至邊地疑城，它有個時間限制，乃至十二劫花開見佛。你「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更何況十二劫呢，還要更長遠！

就算你得人身，未必能夠真正廣普地去度眾生。眾生何其難度啊！地藏菩薩一直在度，也度不完吶！十方諸佛無量的悲心來度眾生，也度不完吶！眾生剛強難度。所以說你沒有本事要去度眾生，就像經裏面說「少湯投於大冰池」，少少的熱水倒在大冰池裏面，想把這個冰池化了。你一臉盆的水倒在冰池裏有用嗎？北方人知道，那個冰把整個湖都凍起來了，你挑兩桶熱水去倒在那個冰池上，能化得了？不但不能化，而且你自己都結成冰了，是不是這樣？

凡夫去度眾生，是多麼艱難的一件事情。不要認為到極樂世界是去貪圖快樂，我們到那裏是去留學，去去然後就來，「不違安養，回入娑婆」，我們發心都是這樣嘛！因為念佛本身要發菩提心，所謂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眾生」，本身必須是這樣。所謂「下化眾生」，你必須要導歸，悲願自然會讓你回來再度化眾生，這怎麼會沒有悲心呢？

有人說參禪、持咒見性更快，念佛太慢了。我們在座的，大概現在平興寺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持咒，你們見性了嗎？每天都在念，嘴巴也叨咕個不停，你見性快，到底有多快？一樣的！我們的見思、塵沙、無明惑，那麼堅固的煩惱，堅如磐石，不是你持多少遍咒，然後打坐坐幾支香就能夠見性的，沒那麼簡單。

雖然有時候說修行見性易如反掌，但是對眾生來說呢，唐代龐居士有這麼講：你要說易，「百草頭上祖師意」；你要說難，「十斛芝麻樹上攤」。你會修行當然容易，當下就是，煩惱就是菩提，生死即是涅槃。你真正能夠會歸於本性，見性就容易，很快呀！你會嗎？你能嗎？不能啊，所以就難吶！這就難於上青天，不容易。不要以為念佛是一個比較笨拙的修行方法而產生輕慢，不可以這樣，我再三說，只是得度因緣不同而已。

「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為什麼難信？惡道難信。我們在惡道當中，說有那麼好的地方，他不相信，他找不着，也沒見過。人天都懷疑，更何況愚人、顛倒的人，當然就更不信了。世間的智者，有些相似智慧的人他都產生懷疑，久修的人也還產生懷疑，那麼初機剛學的人，一下子有這麼好的地方可去，

他更難信！

凡夫難信，二乘還懷疑呢，你問那些南傳的上座部，他們只修聲聞，他說根本沒有他方國土念佛往生這回事，根本是不可能。我就遇到這樣的法師，說那根本不可能，他說：「你們漢傳的大乘說念佛往生，那根本不可能！」他就這樣講。他也看了，《彌陀經》、《無量壽經》看完了，說那是根本不可能，不但懷疑，他根本不信！真正不信的人，就像你對盲人說黑呀、白呀……他根本不知道。你拿塊白布告訴他說「那是白布」，拿塊黑布說「這是黑布」，說不清楚啊，是不是？

因此，《彌陀經》這裏講淨土法門難信；《法華經》說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也講難信；《金剛經》為最上乘者說實相之法、體性之法，也是難信。諸經論講的究竟是一樣的，同樣的一個道理。《法華經·方便品》裏面講：「以深心念佛，修持淨戒故，此等聞得佛，大喜充滿身。」能夠大喜充滿身，說明他有善根，不於一佛、二佛種善根，乃至於無量諸佛所種善根，所以能夠念佛往生，能夠成佛，能夠大喜充滿身。這是有善根的因緣，才能夠這樣。否則的話，還是很難，所以這裏講「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

解：諸佛功德智慧，雖皆平等，而施化則有難易。淨土成菩提易，濁世難。為淨土眾生說法易，為濁世眾生難。

我們看《要解》，「諸佛功德智慧，雖皆平等，而施化則有難易」。這個地方講「難」，為什麼難呢？他方諸佛都讚歎釋迦牟尼佛「甚難希有之事」，他能夠在這個地方來成佛。諸佛施化有難有易，那是隨

眾生因緣，隨諸佛因地修行所發的願，願力不同，所以有難有易。

「淨土成菩提易」，你看往生到極樂世界就一生補處，所以說「成菩提易」。在濁世當中，在我們這個地方成菩提就有種種難，沒有那麼好的環境讓我們修行，所以說很難，不容易呀！

昨天有一位外來的法師，他聽了幾次以後離開了。他就很感動，說：「真難得！在平興寺還有這麼多年輕的男眾搭着衣在那裏聽課。」他說：「在外面很少看見這種情形。」他感動得落淚。這對我們來說有什麼奇怪？沒什麼奇怪。現在沒人修行啊！沒人去修行，人家聽課都是吊兒郎當在那聽，尤其佛學院的一些年輕法師。他們上課，佛學院上課從來不搭衣的，我看哪個地方都不搭衣的，我們還搭着衣。他說：「大家很認真坐在那裏，靜靜在那兒聽課，非常難得！」而且他覺得很奇怪，竟然還有學《彌陀經》的。更奇怪的是什麼呢？看很多人拿着念佛機、計數器在念佛，他說：「實在是稀有難得！」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自己，我們這些人都不是一般人，是不是這樣？人家看見我們都感覺到很奇怪，說明說外面修行人已經很少了，所以我們這裏在座很多師父出去，又重新跑回來。他在這裏總是覺得平興寺不怎麼樣，不怎麼樣你怎麼又跑回來呢？當時留你，你死活不住，現在偷偷地又溜回來。外面真正修行不是沒有，少了。像這樣兩三百號人住在這裏，專門來學《彌陀經》，念佛修行，實在是難得稀有，我認為也是少啊。他感動得落淚：「哎呀！實在是太難得了，外面沒有啊！」在現在這個濁世修行是一件很難的事。我常常鼓勵大家，你願意出去，就出去看看吧，找到好地方不是更好嘛。就像舍利弗尊者

跟目犍連尊者一樣，你找到好師父互相轉告，得到了你要告訴大家，別自己享受。

解：爲濁世衆生說漸法猶易，說頓法難。爲濁世衆生說餘頓法猶易，說淨土橫超頓法尤難。

爲淨土衆生說法易，爲濁世衆生難。淨土的衆生根機利，他有智慧，你跟他好說；那濁世的衆生，跟他講法是很難，他不相信，不容易相信。我多少年以前都是向居士弘法，居士只是卡在那兒，再往上他就上不去了，只能講三皈、五戒、在家菩薩戒、再來十善，就這樣。然後再講些簡易的世間法，透過世間法而講一些佛法，只是這樣就完了。你告訴他：「念佛，能念、所念了不可得。念心即是念佛，念佛即是念心。」他根本沒辦法了解這樣的事啊！你說「帶理念佛」，帶什麼理呀？理到哪兒帶去呀？沒辦法了解，你跟他講也講不清楚。跟出家人講還好講一點，跟居士講就很難，這是我自己的體會。

過去人家常常請我講經，不願意去，講不了。我們沒有這個智慧，讓人家覺得：好啊，深入淺出。我們只能是淺，不能以淺再入深，你稍微深一點，底下就什麼聲音知道嗎？睡覺的聲音就出來了，打哈欠的聲音就出來，沒辦法！爲濁世衆生說法，是真的很難吶！

「爲濁世衆生說漸法猶易」，「漸法猶易」說什麼呢？三皈、五戒、十善、四諦、十二因緣，這樣講講還可以，還容易。一下子講圓頓，念佛一句佛號就能夠一生成就，一生補處，證三不退，這是圓頓，這樣講就難！禪宗裏面也講圓頓，講頓——當下見性，叫你當下要承擔，你就是佛，這樣也是難吶！一點一點慢慢來，先修善事，做慈善開始，布施一點米、一條被、一件衣服。

幾年前我們常常去收舊衣服，居士很喜歡，舊衣服放在那裏沒有用，其實也挺新的，現在人講究時裝嘛，流行一段時間就過季了，衣服收起來拿去送給人家。我們曾經也有這樣，送到安徽皖北那些地方，大家搶着要。那麼現在這衣服給人家，人家不一定要，有的是穿的了，不一定要啦。現在要的是什麼呢？乞丐他不要米了，乞丐討飯他不要米，要什麼？要錢吶！給他一毛、兩毛他還不要，乞丐還這樣，你說厲害不厲害？實在是太不像話了。世間一下子變成這個樣子，這就難了，你要度這樣的眾生就不容易。

「爲濁世衆生說餘頓法猶易」，大家好樂禪，因爲禪宗在中國有千百年的影響，從唐之前就有了，一直到現在，禪法還是比較普及、興盛，所以講禪法大家還能夠接受，多少受到了影響。那麼淨土也要跟禪宗一樣相提並論，人家不相信，「說淨土橫超頓法尤難」，人家就很難信：那些老太婆念佛，怎麼就頓呢？鈍根的「鈍」還差不多，哪裏是圓頓的「頓」呢？不可以接受，這就又難了。

解：爲濁世衆生說淨土橫超頓修頓證妙觀，已自不易。說此無藉劬勞修證，但持名號，徑登不退，奇特勝妙，超出思議，第一方便，更爲難中之難。故十方諸佛，無不推我釋迦偏爲勇猛也。

「爲濁世衆生說淨土橫超頓修頓證妙觀，已自不易」，這樣已經非常不容易了，淨土法門是橫超的，不需要慢慢來，一生就可以了。所謂說「頓證」就是實相、觀想等等，這樣一些妙觀已經不容易。「說此無藉劬勞修證，但持名號，徑登不退，奇特勝妙」，真是這樣，你看見沒有。講到修觀，修實相、觀想，這樣他多少有些事情可做。你說什麼都不要，「無藉」就不需要依靠做什麼辛勞的事情。你能夠做你做，

不能做呢，像十九願「修諸功德」，二十願那就是說多少修些善；再不能呢，像《觀經》裏面下品往生的，他根本就不修善，就做惡了。

「但持名號」，就怎麼樣？「徑登不退」，直接就登不退位。這是「奇特勝妙，超出思議，第一方便，更爲難中之難」，念一句佛號就能往生，最方便的，「難中之難」，不是一般人所能夠思議的，想象不到。「故十方諸佛無不推我釋迦偏爲勇猛也」，釋迦佛在這個世間，這麼苦、這麼艱難的地方度眾生，是爲勇猛。釋迦牟尼佛也讚歎地藏菩薩了不起：你能夠在地獄當中去度眾生，實在是一件很難的事。諸佛讚歎釋迦牟尼佛：你能夠在五濁那裏去度眾生，那些眾生多難度啊，根本就不聽、不信吶！所以很難，十方諸佛在讚歎。

下面我們看五濁，這是一般的名相而已。

解：劫濁者，濁法聚會之時。劫濁中，非帶業橫出之行（突圍而出），必不能度。

所謂劫濁，「劫濁者，濁法聚會之時。劫濁中，非帶業橫出之行，必不能度。」什麼意思呢？「劫」指的是時間，一段一段的時間爲成劫、住劫、壞劫、空劫。我們這個世界生成後要暫時相續地住在那兒，然後壞滅，最後空了，就是成住壞空這麼一個過程。從時間來說，這劫無所謂叫「濁」，因爲有下面四種濁的緣故，劫也成濁。

時間本來是無所謂濁的，我們現在說：「現在末法了，時代不一樣了。」因爲眾生所做的事情不一樣，

導致這個時代變成不一樣。時代還是照樣，太陽還照樣是東邊起來，夏天和冬天的時差不一樣，你看這幾天早早就亮了，今天早課下來，我在後山吃完飯、掃完地、洗完衣服了，你們底下才打板，我說太陽都這麼高了。其實每年都這樣。爲什麼說時代不一樣呢？眾生造業不一樣。

我記得小時候下雷雨，雷電交加烏雲壓城，狂風暴雨下一陣，等下就沒了。通常下雷雨是三天，三天當中有一天雨很小的，通常是這樣。現在它亂下，多少天也沒有準，晚上也下，早上也下，中午也下，突然間也下，下完了等下就停，停了接着再下，沒有準。爲什麼會這樣？眾生所造的共業，使大氣受到影響破壞。

現在工業的開採，這個礦、那個礦，我看這個地球抽到完了，不知道將來怎麼辦。挖煤、抽油，抽啊抽啊，把它抽幹，「血」抽幹了，對不對？那個「肉」啊、「骨」啊都抽完了，那不是要塌下去了？成住壞滅是自然的。現在還不會，放心好了，但最終跑不了的。所以劫從時間來說，是因爲有下面的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的緣故，所以劫也成「濁」。這個時間上爲什麼變這樣？我們說時代是一樣，人類不一樣。

從公曆來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依然是這樣。我們陰曆多少天？三百五十三、三百五十四、三百五十五，大概是這麼多天，沒有準。弄得不夠了，二十四個節氣排不下了，又來個閏月。那是根據地球的公轉、自轉，少了又補上，然後再來，從古到今都是這樣。爲什麼說時代不同？真的時代不一樣了，就像昨天晚上講的，我們剛出家想吃白米飯，哪裏有白米飯就要去那裏「往生」，

是不是？不一樣了，這是時代不同啊！這裏講叫做「濁」。

那麼這樣劫濁的地方，「劫濁中，非帶業橫出之行，必不能度」。你要超出劫濁這個地方，你要離開，不要受時間的限制，你不帶業橫出，那是不可能得度生死的，是這意思。「非帶業橫出之行」，是不可能的。

解：見濁者，五利使邪見增盛，謂身見、邊見、見取、戒取及諸邪見，昏昧汨沒，故名爲濁。見濁中，非不假方便（意見不容）之行，必不能度。

然後「見濁者」，所謂「見」，就是見解上的種種問題，叫做「五利使」。見解上的五利使與五鈍使合起來叫「十使」。「使」就是煩惱，煩惱有種種名稱，結、使、惑，這都是煩惱不同的名稱。「使」就是使你不自在，這個東西牽引你，使你輪回六道。「利」就是比較容易斷；「鈍」不容易斷，很難斷。「利」就是見解上，後天性受外面的影響，產生了種種見解。

有「邪見增盛，謂身見」，所謂身見，執身爲我，以爲有我這個身體，有種種我見。「邊見」，執有或者執空，叫「邊見」。「見取」，不對的見解他一定要執著是正確的，「非果計果，非因計因」。這樣做有什麼樣的後果呢？比如說修行，我們要斷煩惱，而不是靠燒紙錢的。很多居士初學進入佛門，到廟裏燒紙錢給佛，我說：「你紙線燒給佛幹嘛？你沒看極樂世界那個地方是多麼殊勝，都是七寶，你拿那個紙錢有什麼用啊！」他以爲是那樣的，產生計別，「非因計因，非果計果」。「戒取」，是戒而不持、非戒而持。在印度有很多持非戒：裸形、倒掛、不吃飯、吃樹葉、不吃鹽，這都是戒禁取。

很多居士團體就「非戒執戒」。像秦嶼居士林，平興寺這麼多人在這裏學戒，他不請我們去，喜歡到外面亂請，「這法師台灣來的，是進口的」。請他亂講一通，說受了八關齋戒不能抱小孩。八戒裏面沒有不抱小孩戒啊，問「不能抱小孩者，能持否？」沒有這樣問的嘛！你家庭婦女不抱小孩怎麼可以呢？當奶奶的、當母親的，小孩子不能抱，她說抱小孩犯戒，犯哪一條？怎麼這樣邪知邪見呢？然後也不能煮飯，也不能煮菜，吃什麼？吃空氣呀！他就喜歡請那些所謂進口的法師。

這中國人很怪，所謂說外來的和尚會念經。我們住在這裏，本地的和尚都不會念經，沒有吸引力。請個外來的洋和尚，乃至台灣來的，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他就覺得好一點。很多產品印着「台灣合資」，或者「台灣原產」，他覺得這個比較好。有什麼好嘛！前一段我到福鼎去授三皈五戒、菩薩戒，那些居士就問我：「前一段時間，台灣來的一個法師說念佛不要受戒，受戒不能往生？」我說：「你這是根據什麼啊？」《觀經》也好，《無量壽經》也好，都沒有這麼說啊！你看看九品和三輩往生，持沙彌戒、持八關齋戒一日一夜如何如何。哎呀！真是氣人啊！這就是什麼呢，所謂說末法叫作什麼來着？群魔亂舞！

我們看《觀經》是怎麼說的：「中品中生者，若有眾生，若一日一夜持八戒齋，若二日一夜持沙彌戒，若一日一夜持具足戒，威儀無缺，以此功德回向願求生極樂國，戒香薰修，如此行者……」，這樣佛才來嘛，才能見阿彌陀佛啊！哪裏說不能持戒啦？不研究三經，在那裏亂喊，你們又要請他亂講。再這樣亂講，

就對他不客氣（大眾笑），是不是？

再看《無量壽經》的三輩往生，我們看中輩：「其十方世界諸天人民，其有至心，願生彼國。雖不能行作沙門，大修功德，當發無上菩提之心，一向專念無量壽佛，多少修善，奉持齋戒……」哪裏說不要戒啦？根本就不看經，在那裏亂講。然後你們說：「哎呀！台灣法師告訴不能受戒啊！」平興寺法師在這裏，這麼大個法師在這裏，你怎麼不問呢？沒道理的嘛！界某人是國際聞名，怎麼不可以？現在人家海外都知道界某人，他不問，他非得跑去問人家。

打念佛七在那跳啊跳，他說跳跳業障就跳掉了。那個袋鼠一天到晚跳個沒完，它業障能跳掉嗎？對吧！般舟三昧要慢慢行、慢慢走，也沒有說跳啊。「台灣法師啊，進口的！」好啊，跳啊，你跳去，很多人跳出胃下垂了，吃飽了跳跳跳，胃下垂了吧！還說菩薩不靈，是自己招的。真正告訴你，你不聽，現在人講真話不聽，講假話信以為真諦。我們本地話說「人說話你不聽，鬼說話叫表兄」（福鼎話），就是這樣，告訴你真的你不聽，這實在是沒辦法。這就是「戒禁取」，「戒取」就是「戒禁取」，沒有的硬說有，如此這般。

居士們要注意呀！你們受的八關齋戒那是俗戒，那八條你持好了——或者說九條，開合不同，九條戒持好，那就是八關齋戒，就對了。乃至不小心破一條還有七條，破兩條還有六條，還是有功德的嘛！你不小心，吃了個東西怎麼辦呢？齋破了，戒還在啊！「啊，完了完了，我破戒了！既然破了，乾脆一

切都破了。」佛經裏面講說，有人看兩百五十隻羊，被狼叼走一隻，其它的兩百四十九隻都不要了，有這樣嗎？持一戒有一戒的功德，持半天有半天的功德啊！爲什麼會這樣呢？不要聽人家胡說八道，你持好那八條，你就能解脫了。

《觀無量壽經》告訴你的，乃至持八關齋戒，沒有什麼不能拿籃子啦，不能拿菜刀啦，不能抱小孩啦，床大不能睡就睡在地板啦，如何這般，然後跟老公吵架、打架，「婚姻滾滾」……這樣使一個不信佛的人對佛教徒會有怎麼樣的一種看法！你家裏實在沒有小床怎麼辦呢？我告訴你，拿個被子隔開，你睡一半，實在沒辦法你怎麼辦呢？你另外弄個小床又擺不下。夏天好了，你睡到地板上，那地板也很寬，怎麼辦？那大地更寬，你沒地方待了，你到哪兒呆啊？善巧方便嘛，不犯戒的。之所以不讓睡高廣大床，怕你想入非非，你別想，克制自己不犯戒，戒有分輕和重啊。你不要戒禁取，執著的要死，弄得家裏不合，對不對？乃至不小心你吃了葷，你當素想嘛，怎麼不可以？

我曾經看到一個禪宗公案，有一個大德，有一天，一個很有錢的長者請他去吃飯，又沒準備素的，家裏都是肉、魚、雞這樣。居士說：「師父！來吧。」這是應供啊，他就吃了。吃着吃着，快吃完了，那個居士說：「你再吃啊！雞腿你再吃。」居士一提「雞腿」他就不吃了，什麼意思？他本來就沒作雞腿想，就吃了，一提「雞腿」他產生執著了，就不能吃了，是這個道理。

一切都是如是而已，你不要去執著。你如果說：「好了！這下不執著了，明天買雞腿吃。」不執著

買雞腿吃？有沒有搞錯？所以說你在家裏，如果不小心跟家裏人一些菜飯混淆了，你就吃下去。人家雖然也不相信：吃素吃的根本就不認真、不誠心，亂吃。你不管他，我還是照樣吃，我持戒、我持齋就對了。理應這樣的態度，你就不會跟那些不信佛的人搞得干戈相對、不相融合。

下面，「及諸邪見」，以及種種的邪見，譬如說沒有因果、人死如燈滅、沒有聖賢等等。「昏昧汨沒，故名爲濁」，這些都是因爲昏昧墮落，產生種種愚癡顛倒，所以叫做「濁」。

「見濁中，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你要超脫見濁，我們念佛人叫「不假方便，自得心開」，這個地方說「非不假方便」。要不要方便？要，兩個否定就是肯定。「非不假方便」，不是不假方便，意思是說要假方便你才能夠得度見濁，要不然出不了見濁的。就是說很難度，你要想盡辦法來斷這個見惑。比如說修聲聞初果的人，他要修五停心、四念處、別相念、總相念，一直到暖、頂、忍、世第一，這樣叫做假借方便，一點一點上去。

解：煩惱濁者，五鈍使煩惑增盛，謂貪、瞋、癡、慢、疑，煩動惱亂，故名爲濁。煩惱濁中，非即凡心是佛（無取無捨）心之行，必不能度。

「煩惱濁者，五鈍使煩惑增盛」，什麼是「五鈍使」呢？「謂貪、瞋、癡、慢、疑」，這五種煩惱與生俱來，叫「俱生煩惱」，有生以來自然就有貪、瞋、癡、慢、疑。小孩沒人教他，自然會有貪心、瞋心，有知覺自然會貪，他就想吃啊，或不高興等等。

貪是對可愛或者可樂的境產生貪，瞋是對違逆的境產生瞋，你不順我就起了瞋。瞋是因為貪而起的，就像世間的愛和恨，這兩個是相隨着，有愛才產生恨，沒有愛怎麼會產生恨呢？所以男女戀愛，會把對方殺掉的原因是什麼？他覺得我給你愛了，付出愛了，然後你違背了我，所以他就……因為有愛就產生恨，瞋就是如是，因為貪而產生瞋。癡是愚癡，不明事理，不明因果，這不是白癡、癡呆那個意思。慢有很多種，也是眾生自有，總的說來是包括一切慢。疑就是懷疑，懷疑是最糟糕的，不能夠決定生信，懷疑這個、懷疑那個。

這樣呢，「煩惱惱亂，故名爲濁」，因為有這些煩惱在那兒亂動，所以就成爲濁了。這裏把煩惱分開，分爲見濁和煩惱濁，五利使和五鈍使分開來。

「煩惱濁中，非即凡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要超出煩惱，那你必須沒有貪、瞋、癡、慢、疑才能夠超脫。怎麼樣才能做到呢？你見心就是佛，當下就是佛，凡夫的心就是佛心，這樣的修行方法才能夠度煩惱。要斷這煩惱很難，斷貪、瞋、癡、慢、疑是很難的，四果阿羅漢才能夠斷——斷迷惑，也叫修惑。你要通過漫長的修，才可以斷貪、瞋、癡、慢、疑煩惱。

解：衆生濁者，見、煩惱所感粗弊五陰和合，假名衆生，色、心並皆陋劣，故名爲濁。衆生濁中，非欣厭之行（取捨熾然），必不能度。

「衆生濁者，見、煩惱所感粗弊五陰和合」，就是眾生有見濁、有煩惱濁，感得我們這個粗重的身體，

粗重弊惡的五陰和合。我們有色、受、想、行、識，這個身體和思想和合起來，才有我們人，通常叫做五陰四大和合，假名叫做眾生。眾生也就是眾多條件和合，叫做眾生，在各個地方都可以受生，諸處都可以受生，胎卵濕化的眾生分類不同，故「假名為眾生」。

「色、心並皆陋劣，故名為濁」，「陋」就是不美、很差、陋劣；「劣」就是不勝，所以稱為「濁」。

「眾生濁中，非欣厭之行，必不能度」，你必須要有「欣厭之行」。「欣」就是欣求極樂，「厭」是厭離娑婆。你這個身體蠻好的，自己長得蠻好看的，抹點什麼膏啊、霜啊、露啊，一天到晚在還那抹啊抹啊……身體挺好，長得白白嫩嫩——你執著這個身體，執著這個眾生界，那麼就很難超脫！必須要起「欣厭之行」，才能夠得度。

解：命濁者，因果並劣，壽命短促，乃至不滿百歲，故名為濁。命濁中，非不費時劫，不勞勤苦（應量而飽）之行，必不能度。

「命濁者，因果並劣」，命濁因和果都劣。「壽命短促，乃至不滿百歲，故名為濁」。你能活多久，不知道啊。沒有宿命通，我們每一個人都不知道我們能活多久。現在人壽命增長，能活到八十歲。過去說「七十古來稀」，現在七十正當年。你想安排好好的，現在可以安排一下，我在多少歲幹什麼，哪一天一不小心摔死了，一不小心高血壓、心肌梗塞、坐車翻車、坐飛機掉下來，這都不一定，所以說叫「命濁」。

生命非常的脆弱，時刻都有死亡的可能，所以說「壽命短促，乃至不滿百歲」。當然人的壽命不滿百歲，可是古人講「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想很久很久以後的事情。想很久的事情是沒錯，爲未來打算一下：我如何超脫生死，這是可以的。沒死在那計劃：我的棺材應該怎麼做，我的墳墓應該怎麼做……死了拉倒，那麼麻煩幹什麼呢？

「命濁中，非不費時劫，不勞動苦之行，必不能度」，你要度脫這個命濁沒那麼簡單，怎麼樣才可以？要費時劫，不費時劫那是不可能的。按淨土法門，念佛七日功成，乃至十念、一念得生！所以說不費時劫，也不勞動苦所行。但是這裏沒辦法，你必須辛勞、艱苦。

解：復次，祇此信願莊嚴一聲阿彌陀佛，轉劫濁爲清淨海會，轉見濁爲無量光，轉煩惱濁爲常寂光，轉衆生濁爲蓮華化生，轉命濁爲無量壽。故一聲阿彌陀佛，即釋迦本師於五濁惡世（淨宗千古之蘊一旦發盡稀有哉），所得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覺，全體授與濁惡衆生，乃諸佛所行境界。唯佛與佛能究盡，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

「復次，祇此信願莊嚴一聲阿彌陀佛」。上面是五濁，說大概怎麼能夠超脫五濁，如何如何勤苦。下面告訴我們：按淨土念佛法門，只要有信願的莊嚴，一生持「南無阿彌陀佛」，即可得度。

「轉劫濁爲清淨海會」，因爲長久時間在這裏煎熬，所以是劫濁，現在不要了，到那裏是清淨海會了。「轉見濁爲無量光」，見濁就是我們見解上的種種不圓滿，那麼無量光就是他的智德——智慧的德。

「轉煩惱濁爲常寂光」，這是斷德，所具足的煩惱斷了，轉爲常寂光。「轉衆生濁爲蓮華化生」，就不需要再投胎了，不要胎卵濕化這樣勤苦。「轉命濁爲無量壽」，本來壽命短暫不滿百歲，現在可以無量壽了。一念佛號就如是，「故一聲阿彌陀佛，即釋迦本師於五濁惡世，所得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這就是釋迦佛所得的無上菩提之法。

「今以此果覺」，他已經果覺了。「全體授與濁惡衆生」，我們還沒完全徹知徹見地了解這個事情，現在全盤托出，告訴我們：你念這一句就可以解決問題了，如果修別的你都修不來，那你念這一句佛號，就能夠徹底搞定。

「乃諸佛所行境界」，是諸佛所行的境界。「唯佛與佛能究盡」，也就是說只有諸佛才能夠了解。釋迦牟尼佛知道彌陀的本願如是，十方諸佛也知道這樣的事，所以說唯佛與佛才能夠究盡這樣的道理。「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不是九界的衆生，包括等覺菩薩都沒辦法完全信解這樣的事情，更何況下凡呢？

解：諸衆生，別指五濁惡人。一切世間，通指四土器世間、九界有情世間也。

「諸衆生，別指五濁惡人」，經中說「爲諸衆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諸衆生」別指的是五濁的衆生、一些惡人。

「一切世間，通指四土器世間」，「一切世間」包括四土的器世間。能夠裝載東西的，碗啊、盆啊，它能夠裝東西，叫器。那麼四土是依報，是衆生能夠依止的地方，叫做「器世間」。「九界有情世間也」，

告訴所有的有情都要相信，如果不是這樣就沒辦法得度了。這裏告訴我們一切世間對此都很難信，不管是有器世間也好、情世間也好，都是難信。

## 丁二、教主結歎

解：前勸信流通，是諸佛付囑，此本師付囑。囑語略別從通，但云一切世間，猶前諸佛所云汝等衆生。當知文殊、迦葉等，皆在所囑也。

接下來是「教主結歎」。前面是「勸信流通，是諸佛付囑，此本師付囑」，就是本師釋迦牟尼佛在付囑。「囑語略別從通」，稍微有些不同，這個地方沒有講「爲諸衆生」，所以稍微有別。「略別從通，但云一切世間」，「略」去「別」了，本來是「爲諸衆生」，這個地方「略別」了；「從通」，只是講「一切世間」而已。「別」是「爲諸衆生」，「通」是「一切世間」，就是更廣的意思。

「猶前諸佛所云汝等衆生」，上面也講「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諸佛不可思議功德」。「當知文殊、迦葉等，皆在所囑也」，當時在座有文殊菩薩乃至迦葉尊者，都是他所囑託的範圍。

經：舍利弗！當知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爲甚難。

舍利弗尊者是當機者，「舍利弗！當知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在此五濁惡世行什麼呢？修行、成道、說法，行如此難修難行的事。怎麼難行呢？如果是按照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來修，要以無量劫修萬行，

萬行齊修。捨生命來尋菩提，舍國城而成正覺，多少的國城都不要了，所有自己愛好的都不要了，外財、內財，乃至生命都捨了來證菩提，這不是難行之事嗎？你看佛在被歌利王割截身體的時候，他修忍辱，如此痛苦他不起瞋惱，這就是難行！下面是說證果的難，在這世間行這難行的事情，然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爲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爲甚難」，行難事還不足爲難，要說這樣的法就更難了，就是教法難信的緣故。教法如此之難信，一念、十念都可以超脫五濁登淨土，這不是難信是什麼？念佛號就能夠超度五濁，這樣的事情很難信！佛道難成，他已經成了，難說能說，「爲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他已經都說出來了，這樣來告訴我們。

解：信、願、持名一行，不涉施爲，圓轉五濁，唯信乃入，非思議所行境界。設非本師來入惡世，示得菩提，以大智大悲，見此、行此、說此，衆生何由稟此也哉！

「信、願、持名一行」，信、願、持名這一種行法。「不涉施爲」，不需要修六度，當然你多少修些善就更好了。「圓轉五濁」，不假參究，不勞觀想，只是持名就能夠圓轉五濁，得不退轉。你能夠圓轉五濁，馬上轉過來：轉劫濁爲清淨海會，轉見濁爲無量光，轉煩惱濁爲常寂光等等，這是圓轉五濁。「唯信乃入」，唯信才能夠進入。「非思議所行境界」，不是你能夠想象、能夠說的。

「設非本師來入惡世」，「設」就是假如，假如不是本師釋迦牟尼佛來這個惡世。「示得菩提」，

他證菩提。「以大智大悲，見此、行此、說此」，以佛的悲願，見到這樣難行的事情，行這樣難行的事，說此難信的事。「衆生何由稟此也哉」，我們怎麼知道念佛能夠往生呢？

解：然吾人處劫濁中（此五段應與五必不能度之訓合觀），決定爲時所囿，爲苦所逼。處見濁中，決定爲邪智所纏。處煩惱濁中，決定爲貪欲所陷，惡業所螫。處衆生濁中，決定安於臭穢而不能洞覺，甘於劣弱而不能奮飛。處命濁中，決定爲無常所吞，石火電光，措手不及。

「然吾人處劫濁中，決定爲時所囿」，我們處在劫濁當中，時間上難以突破，被困在那兒了。「爲苦所逼」，在眾苦交煎當中。

「處見濁中，決定爲邪智所纏」，見濁就是被邪的智慧所纏：認爲沒有，不相信等等，被身、邊、邪、見、戒，種種所纏。

「處煩惱濁中，決定爲貪欲所陷，惡業所螫」，貪欲包括財、色、名、食、睡，色、聲、香、味、觸這通常叫做五塵，被這五塵所染了，被它所陷了，惡業就把你蜇了，你就不得自在了，很難出啊！

「處衆生濁中，決定安於臭穢而不能洞覺」，眾生濁就是住在臭穢當中。我們人道當中認爲我們很清淨，四天王天聞到我們人間是臭不可聞吶！我們有時候坐車，前面如果有個卡車拉豬的話，我們跟着後面，你會把車窗的玻璃搖下來。什麼味道啊？就很臭。豬它自己沒覺得很臭啊，它喜歡跟糞便在一起呀，你拿個「美的夢」（床墊）給它睡，它睡不來，是不是？就是說眾生在臭味中而不洞覺，不覺得自己很臭。

抹什麼法國香水，其實很臭，他自己以為是很美呀！尤其那些洋人，我們實在是聞不來，洋人擦身而過，那種怪味道啊，他抹那些東西，自以為很好、很美，自己不會洞覺，沒有覺察。

「甘於劣弱而不能奮飛」，不能夠發起信心來，「甘於劣弱」，大家都這樣，我也就這樣唄！我們常常會問在家人說：「你們一天到晚這樣是不是很辛苦？討老婆、生孩子，如此這般，很辛苦。」他說：「大家就這樣嘛！」他不覺得苦，甘為這樣的辛苦。子女養了一幫，老了以後自己可憐巴巴拿個小板凳坐在臺階那兒曬太陽。年輕人回來說：「坐這裏幹嘛？占地方！」他覺得很自然。然後子啊、孫啊，也這樣跟着他的老爺子一樣，代代相承。老了可憐吶，老不死啊！老人家在家裏多說幾句話，「老人家別插嘴！」你年輕的時候風光啊，訓這個、訓那個，老了你就靠邊站，對不對？退休了嘛，你休說、少說。代代都如是，他不覺察啊，不覺得這是很苦的事情，大家都這樣，所以說眾生愚癡無知，沒有覺察。

「處命濁中，決定為無常所吞」，命濁就是什麼時候死不知道，無常一來就把它吞噬了。「石火電光，措手不及」，很快啊！「石火電光」，石頭有時候碰撞會有火花出來的，那能有多久？閃電「唚嚟」一下，能多久？所以生命很短暫，我們人類的生命實在是短得可憐。

小時候，你在七八歲之前，根本就不知道什麼事情，不諳世事。然後開始讀書，現在讀書要讀很久，一直讀到二十幾歲，所有好年華都泡在讀書那兒去了。現在馬上就要開始中考、高考了，世俗人很緊張，精神崩得很緊。然後讀大學，大學讀完了，現在本科生找工作都很難了。現在世俗人講這麼一句話說：「博

士還能抖一抖，碩士算條狗。」你看見沒有，碩士還是條狗呢，越來越多了，沒什麼了不起啦！你奮鬥了半輩子了，讀書好辛苦，已經接近三十了，然後去找工作。國家公務員現在五十來歲就退休了，沒幹多長就下來了。下來了在家裏實在是沒事幹，就在那裏空虛無聊，養狗、養貓等死，是不是這樣？養貓、養狗等死倒好了，就怕受子女的虐待。子女孝順還好，不孝順你是很痛苦的。就算子女是孝順的，你可樂境過去了也沒了，所以說非常的短暫。你想想看，根本就不自由，人生哪有自由呢？

我們出家也不自由啊！自由嗎？住叢林有叢林的規約，住小廟自己做飯麻煩，都麻煩，所以說不自由啊！很多人找小廟，小廟自由嗎？你在小廟，當家也是你，知客也是你，糾察也是你，維那也是你，照客也是你，然後打掃廁所也是你……你一個人都幹了，自由嗎？不自由啊！「三界如火宅」，這三界沒有一點好的。你能這麼想就好，培養什麼呢？出離心。

解：若不深知其甚難，將謂更有別法可出五濁（當知甚難之旨，從未經道破，確然確然）。燧燁宅裏，戲論紛然。唯深知其甚難，方肯死盡偷心（功在萬世），實此一行。此本師所以極口說其難甚，而深囑我等當知也。初普勸竟。

「若不深知其甚難，將謂更有別法可出五濁」，你不知道淨土法門甚難希有，認為還有其它法門可以出五濁的。這樣呢，「燧燁宅裏，戲論紛然」。「燧燁」指的是滿屋子的煙熏得很厲害。你們有沒有住過那種草房子，屋裏的鍋臺是沒有煙囪的，燒起火來那煙出不去，就在房屋裏面熏。我們小時候就是

這樣，我記得我九歲的時候鍋臺才有煙，之前都是沒有煙囪的草房子，在家裏做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這裏說「燐煇宅裏，戲論紛然」，講這個、講那個都是戲論，沒有意義。

「唯深知其甚難，方肯死盡偷心」，不要偷心吶！知道很難，所以要死盡偷心。「實此一行」，這個「一行」好啊——念佛一行，這才是寶貝啊！「此本師所以極口說其難甚」，是本師極口說出來的，他實在是沒話可說了，說什麼好呢？已經是登峰造極的話了，真是難信。一句佛號能夠超度生死，可是眾生不想去呀，還想呆在哪裏呢？「燐煇宅裏」，熏到暈頭轉向還覺得蠻好。「而深囑我等當知也」，告訴我們應該知道這個世間不可樂。

「初普勸竟」，普勸到這裏就結束了。普勸完了，下面是結勸，然後這部經就圓滿了。

## 乙二、結勸

經：佛說此經已，舍利弗，及諸比丘，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歡喜信受，作禮而去。「佛說此經已，舍利弗，及諸比丘，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歡喜信受，作禮而去。」這是最後。

解：法門不可思議，難信難知，無一人能發問者。佛智鑒機，知衆生成佛緣熟，無問自說，令得四益，如時雨化。歡喜從世界悉檀得益。毫無疑惑名信，領納不忘名受，從爲人、對治得益。投身歸命，契入法界緣起名作禮，從第一義得益。然一一益中互具四益，姑作如此分別耳。上是自行四益。一往不退、

報恩流通名爲而去。盡未來際，化他四益無盡也。

「法門不可思議，難信難知，無一人能發問者」，沒有一個人能夠發這樣的問，所以佛直接就說了。否則沒人問怎麼辦呢？就沒辦法說如此甚深之義。當然大經是有問的，這是因爲大經完了以後，順應另一類眾生得度的因緣，沒有人問的情況下他再一次講《彌陀經》，所以沒人問。

「佛智鑒機，知衆生成佛緣熟」，眾生的緣成熟了，佛見到眾生的根機應該得度，所以不得不說。「無問自說」，這是佛徹底的悲心悲懷。「令得四益」，「四益」就是四悉檀那四種利益，生歡喜、生善、滅惡、入理這四種利益。「如時雨化，故歡喜信受也」，該下雨的時候剛好下了，就像「久旱逢甘露」，不是泛濫成災的那種。

「歡喜從世界悉檀得益」，上面不是講四益嘛，歡喜從哪裏來？「歡喜從世界悉檀得益」。佛隨順世間，說極樂世界黃金爲地，那裏都是寶貝呀！因爲世間缺寶，我們窮得發慌，不是嗎？拼命去開採、去挖、去賺錢，也賺不來幾個寶——黃金很難得。極樂世界都是黃金，多得很，滿地都是黃金，你就想去：哇，好歡喜呀！這下不窮了。都生起這種心，令眾生歡喜。

那裏你想吃什麼都有，因爲這個世間爲了吃飯，好麻煩吶，千苦萬苦只是爲了肚子，是不是？還爲了穿衣，現在人要穿好的，穿名牌，我看名牌不名牌穿在身上也差不多。名牌的一件衣服外套要兩三千，甚至上萬，那穿了幹嘛呢？像我們這衣服，想躺哪兒躺哪兒，脫了扔在哪裏找不着了，丟就丟了唄，

省事啊！這個世間爲了吃穿就很難，到那裏「思食得食，思衣得衣」，你想吃什麼、想穿什麼樣的名牌都有。這樣令眾生歡喜，是世界悉檀。

這是稱性——理本身所具足的依正莊嚴，本來在你心裏面就有的，只是這個道理。然後隨世界悉檀說：「那個地方那麼好，你去那兒吧！」令眾生歡喜，「從世界悉檀得利益」。

「毫無疑惑名爲信」，信受奉行一點不疑惑。「領納不忘名爲受」，領納在心不忘記。這是「歡喜信受」。「從爲人、對治得益」，四悉檀中有世界悉檀，還有爲人悉檀、對治悉檀，爲人悉檀能夠生善，對治悉檀是滅惡的利益。

「投身歸命」，我徹底相信，這樣真能念佛，就能夠消業，生善、滅惡。「契入法界緣起」，所謂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離不開一眞法界緣起。這裏的「法界」是從理上講，一眞法界理解爲眞如，但是法界另外一種意思是指諸法各別不同。上面不是說，了解了法界緣起，那就「一生一切生，一念一切念」，念一佛就念一切諸佛了，生極樂世界和生諸佛國土都是一樣的。所以說極樂世界與華藏世界是相同的，「一生一切生」，也是等於生華藏世界一樣。「契入法界緣起」，就是心性緣起，心具事造，叫做法界緣起。「名作禮」，相信這樣的道理，皈命頂受，作禮而去。「從第一義得益」，能夠得第一義悉檀的利益。

「然一一益中互具四益」，一一利益當中互具四個。意思是說，從世界悉檀來說，一個裏面四個都具足了。你既然能夠從世界悉檀了知極樂世界十萬億佛土的依正莊嚴，有阿彌陀佛現在說法，聽了以後

你就會歡喜，就能夠生善，能夠滅惡，從事持達理持。其它幾種亦復如是。「姑作如此分別耳」，姑且是做這樣的解釋。「上是自行四益」，上面是自行的四種利益。

「一往不退，報恩流通」，所以「名爲而去」。作禮而去，去哪呢？得不退轉，去成佛。「盡未來際，化他四益無盡也」，從自己得四種利益，歡喜、生善、滅惡、入理，自己獲得利益以後，我得不退轉，一旦往生到極樂世界就得不退轉，然後我要報恩。釋迦佛告訴我們要報眾生恩，四重恩中有報眾生恩，所以要重新回來，盡未來際度化眾生，令眾生也能夠得到四種利益，叫「作禮而去」。

《要解》其它的版本這個地方的文有所改動，像我剛才念的這段文也有所改動。蕩益大師有一個弟子叫成實，這些文是他後期給改動的，旁邊那個小字也是他注的。我們這個版本是按改動後的，有人是按照原文，所以有些版本會不一樣。大家如果見到不同的版本，只是有所改動而已。我們剛開始那一段文也是有所改動，我們剛才念的這一段也有所改動，你對一下其它版本就知道了。

### 三、結說

下面這一段，蕩益大師敘述了他寫《要解》的過程，我們了解一下也好，要不然怎麼知道他九天寫完的呢。本身《要解》對《阿彌陀經》註解的文已經完了，下面只是敘述一下寫《要解》的一個過程。

解：經云：「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嗚呼！今正是其時矣（吐心吐膽）。捨

此不思議法門，其何能淑？

這一段文分成四段。第一段，前面這兩行。這一段在說什麼呢？在敘述淨土法門正爲末法修行得度的要道，淨土法門是很應時、應機的说法。「經云：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得度」就是得度生死，這是《大集經》的说法，經裏面說末法修行是一件很難的事情，自己要得度生死是比較難的，唯依念佛能夠得度。「嗚呼！今正是其時矣」，現在正是其時。從蕩益大師到現在大概有多少年？有三四百年了，大概有三四百年的時間。

「捨此不思議法門，其何能淑」。「淑」就是善、清淨的意思。捨這樣不可思議的法門，其它還有比這更清淨、更善的嗎？就沒有了，很難了。三四百年前，按道理說不像我們現在這樣，不像現在看見我們在學《彌陀經》就感激涕零，感動得流淚：「哎呀！這麼多人還念佛呢！」那個時候還不覺得這麼奇怪。二三十年前的出家人跟現在都不一樣了。諸大德，如果再過二三十年以後你們來看看，你想想：我們在那個時候還學《彌陀經》，現在人《彌陀經》都不知道什麼意思了。你會這樣想，真的是如是。以後就看諸位大德的造化了，魚龍混雜嘛，你是龍就沒問題了，能扭轉乾坤。

解：旭出家時，宗乘自負，藐視教典。妄謂持名，曲爲中下。後因大病，發意西歸（現身說法）。復研《妙宗》、《圓中》二鈔，及雲棲《疏鈔》等書，始知念佛三昧，實無上寶王。方肯死心執持名號，萬牛莫挽也。吾友去病，久事淨業，欲令此經大旨辭不繁而炳著，請余爲述《要解》。余欲普與法界有情同生

極樂，理不可却（言有不獲已者）。

第二段，敘述作《要解》的緣起。「旭」，蕩益大師叫智旭。「出家時，宗乘自負」，就說他出家以後剛開始修禪，以禪見性，叫「宗乘自負」。「藐視教典」，他看不起研究經典。「妄謂持名」，他自己輕易地說持名，「曲爲中下」，他說持名是中下。現在人也是這麼認爲啊：念佛那是老太婆修的，誰去念佛、誰去講《彌陀經》，實在太沒品味了。有這樣認爲的。

「後因大病，發意西歸」。大概他母親生大病的時候，他覺得沒有辦法去救她，度不了她。後來他把她母親安埋了以後，就在山上守孝，一邊守孝一邊在那閉關。過了不多久，他就生了一場重病，當時大概二十九歲的樣子，生了一場重病。然後他覺得一點辦法也沒有，才發心念佛的。後來三十歲病好了，就出來了，那麼就「發意西歸」，生了大病才知道。大家都試試看，你認爲我修這樣、修那樣，哪一天你生病了，乃至一個感冒，你有沒有辦法對付它，能不能左右它？我們都沒辦法左右，是不是這樣。

「復研《妙宗》、《圓中》二鈔」，然後他又研究《妙宗鈔》，就是北宋的四明知禮大師作的《觀無量壽經疏妙宗鈔》；《圓中鈔》是明朝的幽溪傳燈大師做的《彌陀圓中鈔》。「及雲棲《疏鈔》等書」，就是蓮池大師的《彌陀疏鈔》等。這三個鈔，義理非常的深奧，非常的好，有心研究淨土法門不妨看看。「始知念佛三昧，實無上寶王」，這個時候才知道念佛法門不是很淺。我們學完《要解》，你才知道《阿彌陀經》不是很淺，淨土法門不是很淺。「方肯死心執持名號，萬牛莫挽也」，不是「九牛莫挽」，他

念佛持名，一萬隻牛拖他都拖不回來了。我們常說「九牛莫挽」，力氣還小了，你說他念佛的信心多堅定，他本來是參禪、學教的。

「吾友去病」，他的一個朋友叫去病，這個朋友在蘇州，他的法名叫正知。「久事淨業，欲令此經大旨辭不繁而炳著」，去病這個人一直修淨業，也想令《彌陀經》的宗旨顯揚。「辭不繁」，不要很多文字。很明確明了的，叫「炳著」，像《彌陀疏鈔》就太多了，就沒辦法「炳著」。「請余爲述要解」，就是去病請他寫個《要解》，簡單一點，易懂一點，文字不要很多。

「余欲普與法界有情同生極樂，理不可却」，我也想與法界的一切有情同生極樂，因為這樣的道理我不能推却。

解：舉筆於丁亥九月二十有七，脫稿於十月初五，凡九日告成。

從「舉筆於丁亥」這裏是第三段，著作的年月。我們剛才說分成四段，上面第二段是《要解》的緣起，「舉筆」這個地方說它的時間。

「舉筆於丁亥」，這個「丁亥」是一六四七年，蕩益大師生於一五九九年，他是四十八歲的時候寫的。「九月二十有七」，就是一六四七年丁亥九月二十七寫的。他是「脫稿於十月初五，凡九日告成」，籠統寫了九天。我們學了這麼久還沒學完，學完能真正明白也就好了！

解：所願一句一字，咸作資糧；一見一聞，同階不退（字字道實，果然果然）。信、疑皆植道種，讚、

謗等歸解脫。仰唯諸佛菩薩攝受證明，同學友人隨喜加被。西有道人蕩益智旭閣筆故跋，時年四十有九。

佛說阿彌陀經要解

下面第四段是回向。「所願一句一字，咸作資糧；一見一聞，同階不退」，「所願」就是回向，希望所有聽到、知道的人都能夠徑登不退。「信、疑皆植道種」，無論相信也好，懷疑也好，都成為道種。大乘法說「一經耳根，永為道種」，只要聽到了，都能成為道種。「讚、謗等歸解脫」，讚歎也好，誹謗也好，他回向說願大家都入理、都得解脫！

「仰唯諸佛菩薩，攝受證明」，這是上求，惟願諸佛菩薩能夠證明。「同學友人，隨喜加被」，同學也好，友人也好，希望能夠隨喜加被他。

「西有道人蕩益智旭閣筆」，大師的三個名字都列在一起了：「西有道人」、「蕩益」、「智旭」。他本來還叫「八不道人」。「故跋時年四十有九」，當時四十九歲，大師在四十九歲的時候寫完了。

原跋：

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古人云：「念自性彌陀，生唯心淨土。」合觀之，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之義明矣。後人不達，捨西方極樂，別言唯心淨土。捨萬德慈尊，別言自性彌陀。不幾心外有佛，佛外有心耶？

靈峰大師深悟心性無外之體，特為此經拈出《要解》。一展讀時，信願持名，人可自操其券。不唯

言簡意周，且使希有甚難之宗，如聲鼓鐸。盡開經藏，無復匱藏。誠古今所未有也。名曰《要解》，其斯爲無上心要矣乎！

古吳淨業弟子正知去病氏謹識。

那麼後面這一段「原跋」是誰寫的呢？是去病寫的跋，就是請蕩益大師寫《要解》的那位道友，他也寫跋說明這個事情。「《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古人云：念自性彌陀，生唯心淨土。合觀之，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之義明矣。」就是說心佛是統一的。「後人不達」，後人不知道。「捨西方極樂，別言唯心淨土。捨萬德慈尊，別言自性彌陀」，他就把西方極樂世界捨掉了，彌陀的名號也不要了，講「自性彌陀，唯心淨土」，這是不對的。「不幾心外有佛，佛外有心耶」，心佛是不二，這樣呢，我以念佛來會歸於自心，就更圓滿。

下面，「靈峰大師」，就是蕩益大師，因爲他住在靈峰寺，所以叫「靈峰大師」。「深悟心性無外之體，特爲此經拈出《要解》。一展讀時，信願持名，人可自操其券。」「不唯言簡意周」，這就是說《要解》言簡易懂、義理周到，非常的好，印光大師也是極其的讚歎。「且使希有甚難之宗，如聲鼓鐸」，敲的音聲剛剛好，跟鼓鐸一樣。「盡開經藏，無復匱藏」，就是說所有經藏的義理都包含在內了，不會把它藏在櫃裏。這個「匱」是木櫃，裝在木頭櫃子裏面，都把它打開了。「誠古今所未有也」，他也讚歎「古今所未有」。「名曰《要解》，其斯爲無上心要矣乎！」

下面說是什麼人所寫。「古吳」，蘇州過去叫古吳，「淨業弟子正知去病氏謹識」，他所寫的。後面那些跋我們就不去管它了。

最後我們總結一下。五重玄義，本經以「信、願」為本經的宗旨，也是結示這部經的綱要，指明我們行持的方向，以及念佛的一些方法、心態都告訴我們了。然後以信、願為前提，從散心到專注，再從事一心到理一心，這麼一個過程。念佛要老實念佛念到底，這樣就不是少善根福德因緣。執持名號自得心開，又蒙佛接引。大師既然把這麼好的事情已經告訴我們了，那我們聽了以後，要體解法門之殊勝，慶幸我們能夠遇到、聞到。「今生不把此身度，更待何時度此身」，這麼好你不馬上修，你要等什麼時候啊！大家深歎法門缺人，修行的人真是太少了。只要修行能夠果證，修什麼都好，你修行要有所消息啊！真修的人、弘揚的人甚少甚少。現在真正講法，能把佛法的義理講出來的人也是少。願諸大德們當下要承擔呵護！

末法時代念佛人也多，念佛人也廣，那我們要告訴大家如何念佛，真正符合經意、佛意、祖師意，這樣去念佛，不要誤導。有人說「念佛必須要念經，不念經不能往生」、「念佛不能受戒，受戒不能往生」，存在這樣的觀點，就要破邪顯正。我們要去弘揚正法，要去承擔！末法時代念佛人如此之多，我們身為住持佛法的人，應該要怎麼樣呢？當務之急是要了解這樣的事情，不要做「摩訶羅」，不要做「啞羊僧」，

什麼都不知道。念佛你要說出一個子丑寅卯出來，知道怎麼念、道理如何，使人生信！

彌陀的大願已經很明確，釋迦佛也諄諄地勸導、勸願，祖師們也苦口婆心，我在這裏也不辭勞苦。如果說我們不修行，那就上不能報答四重之深恩，下不能夠廣引六道眾生之罪苦。那你憑什麼去度眾生呢？憑什麼去報四恩呢？你根本不修行，那麼悠悠晃晃的，這樣就枉聞佛法了，也空出家一趟，也濫於學佛一世，對吧！所以呢，大家對念佛法門要深深了解，對於世間的名聞利養要看做過眼煙云，過去就是了。唯願大家能夠看破放下，一生得大成就。

我們《彌陀要解》就學習到這裏，下面我們回向。這次回向要稍微多一點，表示這次講經的圓滿。我們先要發「四弘誓願」，接着「願以此功德」，然後是「普賢回向偈」。

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

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  
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剎。  
我既往生彼國已，現前成就此大願，  
一切圓滿盡無餘，利樂一切眾生界。

普爲出資讀誦受  
持流通者回向偈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佛說阿彌陀經要解講記》

界詮法師 講述 普隱學堂 整理

出版：大姥山平興寺

地址：福建省福鼎市大姥山鎮

郵編：三五五二〇九

電話：〇五九三一七二七七一八六（客堂）

七七七七五九〇（流通處）

傳真：〇五九三一七五八八八〇

網址：<http://www.pxs.cn>

博客：<http://jie.pxs.cn>

公元二〇一六年十二月

敬請常念：南無阿彌陀佛